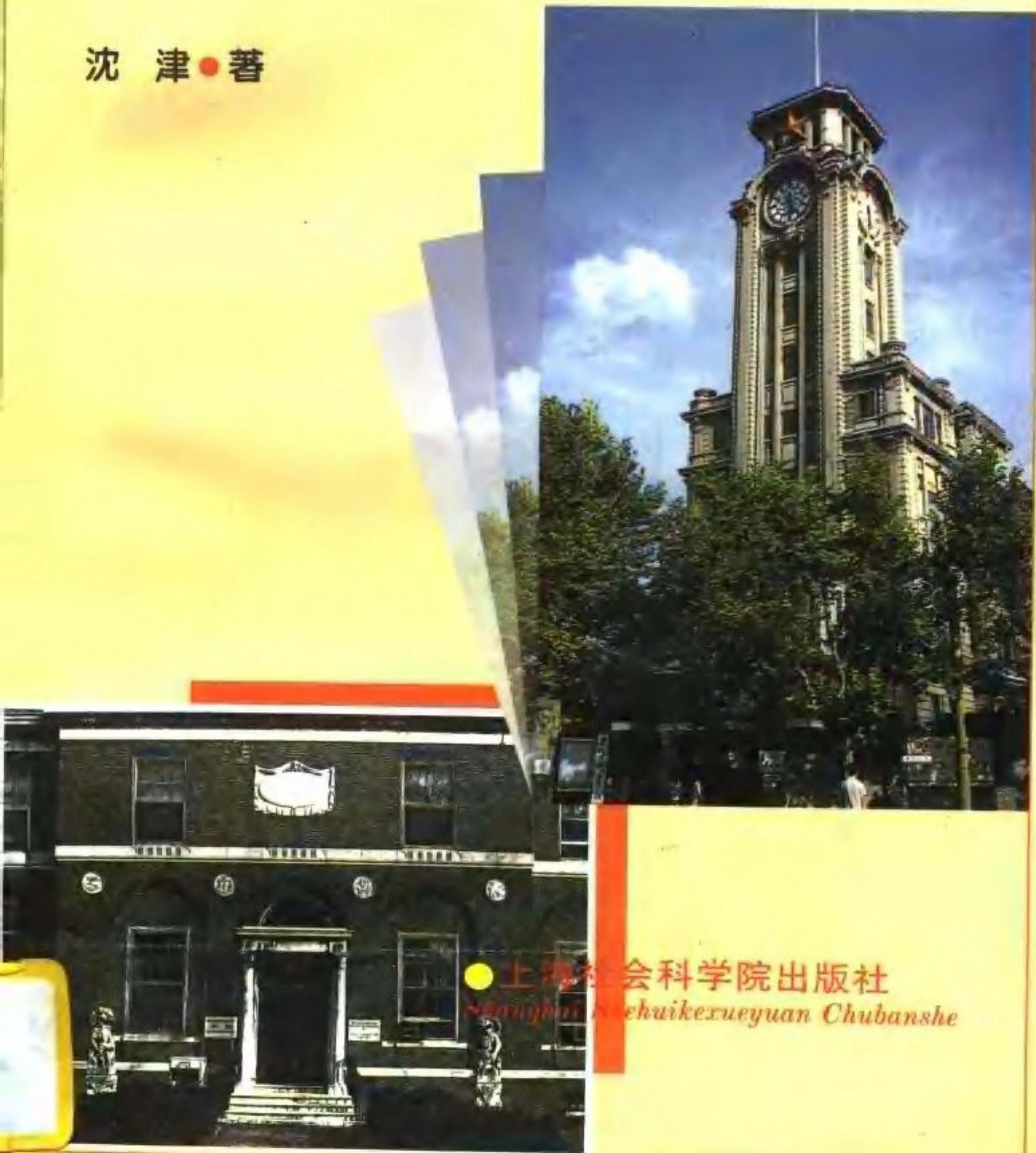


SHUCHENG YICHUILU

書城挹翠錄

九二老人顧廷龍題 

沈津●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

書城挹翠錄

九二老人顧廷龍題



沈 津●著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之 羲

封面设计 闵 敏

书城挹翠录

沈 津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星海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6 字数 330 千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80618—182—2/Z·85

定价:18.00 元

谨以此献给我的导师
顾廷龙先生暨吴文津先生



1994年12月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办公室

- 1 王建詩集/宋刻本
- 2 順齋先生閑居叢稿/元刻本
- 3 俞仲蔚文稿/稿本

王建詩集卷第六
律詩三十首
寄杜侍御

何須服藥覓昇天，粉闥為郎即是仙。
買宅但幽從索價，栽松取活不爭錢。
退朝寺裏尋荒塔，經宿城南看野泉。
道氣清凝分曉爽，詩情冷淡瘦凋。
秋鮮學道儒釋三千卷，身擁旌旗二十年。
春水偶過同戶飲，暖窻時語對床眠。
破除心力緣書癖，傷損花枝為酒顛。
今日忽來歸聖代，一作今

地 順齋先生閑居叢稿

1

順齋先生閑居叢稿卷之一
古歌

延祐四年余與牛君楚臣同官於翰林
國史院始獲相識君京師人不
相知其賢而有文以白衣時用授
國史院編修官未幾求去余私謂從

2

文卷一卷
賦
雜感賦

未夏之煩離子喜指陽之已闕
思康以促子將飾之夕卑天
春以高曙子初凝澗而滿
滿素月沈澗而鑑子時霜雪
之薄以實上其增水兮若重
處子深山樓層樓以就實
子兼餘計之早完夫何著意
而不可化子愁受其何時得
惟實上之夫職子錄當春而直

3

其年同集雁形文无此诗文鸣尚角无注
去与观梅之韵仍用旧韵

其年同集雁形文无此诗文鸣尚角无注
去与观梅之韵仍用旧韵

其年同集雁形文无此诗文鸣尚角无注
去与观梅之韵仍用旧韵

原書用卷五

其年同集雁形文无此诗文鸣尚角无注
去与观梅之韵仍用旧韵

松籌堂集卷之一

其郡楊 借山 著
上屏顯 從志 校

竹溝泉賦

其年同集雁形文无此诗文鸣尚角无注
去与观梅之韵仍用旧韵

1 松籌堂集/明活字印本
2 高攀龙诗文/残稿/稿本

《上阳春》(代序)

沈津同学,天钟才华,精研流略之学。猥与同舟卅年之久。奋发海外,申其志业。为文数千篇,攸待名山之传。先取频年述作辑为《书城挹翠录》行世。承命赘言留念,顾以老年昏陋、拙不成文,爰缀俚句,聊以报命。一九九五年十月潘景郑识,时年八十有九。

卅载共事,风雨图书府。流略既精研,最羨君,英年腾誉。积勤经久,回首忆前尘,许同道。得切磋。幸记忘年侣。

频年航海,奋翼高飞举。簿录拟传经,等闲看,琳琅盈绪。书城挹翠,早见名山远,谬谢陋。惭义途。忘年斜阳暮。

——调寄上阳春

序 言

王 多 闻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室主任沈津先生撰写的《书城挹翠录》，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作者三十多年来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积累，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专著。

《书城挹翠录》共收书志三百篇，约三十万言。其中所选之书，主要为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的藏书。这种以“书志”的形式问世的图书出版得很少，国内各大图书馆迄今尚无一本馆藏书志出版。就此意义上说，本书的出版对我国图书馆界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书城》取材的对象是以难得的、罕见的为主，且重抄、稿本，尤重未刻本，不甚着眼于宋元旧本，因为它们的学术价值更高。所以在这三百种书中，稿、抄本几近三分之一。兹举一例，1986年作者曾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见到一部《沅湘耆旧集续编》，这是一部鲜为人知的未刻稿本。原《沅湘耆旧集》刻出后，影响甚远，特别是三湘人士。而邓显鹤这一续编之举，尤为惊人，因为续编收入的人物较前更多，特别是小传，所记多为它处所查不到的人。稿本未刻，弥足珍贵。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每篇书志都写得较详细，既有全貌，也有主题揭示；不仅记录书名、作者、规格、出版年代等基本资料，还作了比较研究，包括书的存藏、流传状况等等。如此非同于一般的著录形式，它可以直接为读者和专家所利用，免了广稽深钩之劳，使书发挥了积极的参考作用。当然，类此书志昔已有之，若雷梦水先生

的《古书经眼录》就是一部颇有价值的书志专著，但失之过简，少者仅二、三十字，最多不超过四百字，而《书城挹翠录》多则有二千字者，少者亦有八百字左右，并较前人多有发明申义。

比如吴騫稿本《尺苑》，藏上海图书馆，是荟萃古今尺度沿革的综合著作。书志作者介绍此书，有两处做了精确的简述：第一，此书是集尺度大成之作，对学人研究历史上的量器、尺度大有参考价值；第二，指出比较系统地研究尺度沿革、使用最近代的问题，康熙以前，研究尺度者鲜有其人，乾嘉间有翁方纲、孔继涵略有述及，道咸以来则有吴大澂、王国维有所建树，而民国之后的罗福颐则迳自认为王国维是为古尺有专录之始，其实他们都未曾见到吴騫的稿本。经此点化，其源流已清晰可考矣。

又如明嘉靖刻本《针灸问对》三卷，汪省之撰，书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印，系四库底本。但此书各种书目皆作汪机撰，似乎不是大问题，但书志作者还是根据汪机十四代孙汪瑞泉抄本《祁门朴墅汪氏通宗世谱》上记载：机为“之”字辈，家谱中以“省之”排名，“省之”即“机”之字。“省之”、“机”字之辨，或许并不重要，然经此考订却确立了嘉靖刻本《问对》的版本价值，同时补充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著录的疏漏。

1980年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汇编工作，沈津与吴田易两位先生主持经部，我与栾星先生主编史部，当时沈津先生曾说过，各馆送来的善本卡片著录中未把“钤印”规定在内，是一种失策。此话记忆犹新。今看书志，凡有钤印，一一照录，罔有缺遗，此正作者之苦心也。如收藏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的元刻本《易本义附录纂注》就有钤印“慎独斋”、“蓟北李氏”、“东海郡图书印”、“云间徐地”、“张子望文房印”、“汪鱼亭藏阅书”、“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记”等十八方，似此则本书志收钤印之数量可观矣。钤印的功用不仅可印证藏书价值、流传情况，同时，它本身就是艺术宝库中的一个家族。

《书城》还有一个特点是精确细致，遇有版本鉴定有出入必细心加以纠正。如存藏在美国普林斯敦东方图书馆的《昌黎文式》，该馆作明抄本著录，其根据是书后黄淳耀手跋中有“岁在丁酉，应试京都”之句，而黄某为崇祯进士，“丁酉”乃万历二十五年，黄某却生在万历三十三年，不合；后一“丁酉”则为顺治十四年，此时黄已去世十二年了。书贾信手胡编，以至於此。作者还鉴定了此本楷书极精，明人抄本绝无此种字体；纸皆被染以充旧，以人工针锥伪饰虫蚀，实实在在的是一部清抄本。凡此作者皆悉心地一一予以订正。

沈津先生从事图书馆工作三十余年，曾走访国内外许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仅经眼的宋元明清善本、抄稿本不下二万余部。长年漫游书海，勤于积累，学识见深，斯于《书城挹翠录》可见一斑。

我与沈津先生相识于70年代末，是忘年之交。对于他的钻研精神及版本学上的成就甚为赞赏，并且为图书馆学界有这位刚届知天命之年的后继学者备感欣慰。

大连风景秀丽，气候适宜，虽入盛夏，仍凉爽可人。今春四月，海外来鸿，沈津先生年内将出版《书城挹翠录》并属序于我以广同好，每念故人之情深，时感云天之迢迢，遂欣然命笔。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日
于大连图书馆

自序

收在这本小书中的书志,共三百篇,是我从事古籍整理、编目、鉴定、研究工作三十余年的一个小结。这些书志大多写于1987~1992年,有的曾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的《文献》、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的《图书馆杂志》、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书目季刊》、香港《九州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过。

1961年,我从师于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研习图书流略之学。同时,受教于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三位先生都是中国当代版本目录学的名家。那时《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初稿)开始编纂,我在协助三位先生工作之时,学习辨识各代版刻以及明清名家的批校题跋和各种铃印,我几乎把馆藏古籍善本全部都翻看了一篇,包括敦煌写经、宋元明清各代刻本、抄本、稿本、校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画等等。我以为,这种实践是在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讲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至今我十分怀念那段时光,既钦佩顾师和潘、瞿二先生的道德文章,又感激他们无保留地谆谆以教、提携后进的可贵精神。

“文革”劫难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新生。由于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要尽快地把古籍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指示,古籍版本目录之学又获重视。我有幸参与此项盛举,并在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八年实践工作中,我能时时向编委会中的前辈学者、专家请益,又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我曾先后忝任上海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专司特藏以及古籍善本书管理之职,前者和后

者都是世界上负有盛名的图书馆。前者是大陆执牛耳的省市一级的公共图书馆,仅次于北京图书馆;后者是美洲地区排名第一的大学东亚图书馆,古籍善本之藏完全可以媲美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书,就是因为属于珍本、罕见本而被图书馆珍藏起来,在大陆,就是学者要借阅善本以作研究之用,也是不易之事,而一般读者更鲜有机会一睹真貌。我在上海的时候,顾师多次要求我注意藏、用关系:善本书也是书,不仅要保存好,而且要利用它,凡是研究者,我们都应提供方便。多年来,我牢记这句话。由于条件的限制,不少研究人员对于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的情况浑然不知,往往为了一本书而来回奔波,方知有无。那时我总是希望如果能有人将馆藏的每一种善本都写成书志的形式,以供读者知悉,提供一些咨询,那该多好。

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有关目录学和版本学的专书出了一些,这种使读者或学生了解雕版印刷以及版本的各项知识,都是必要的。但是,用书志的形式写成专书的著作似乎太少。三十多年来,我所经眼的各种善本书约在二万种以上,有鉴于此,我很希望有系统地做一些对读者有益的工作,其中一项即是撰写上图善本书志。但是,我虽厕身研究馆员之列,却无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能在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在上图所藏的善本书中选取较有特点的、或它馆所未收藏者写了几十篇,后来又将集部别集类中的罕见本写了近百种,这实在是九牛一毛而已。

海外的中国古籍收藏,对于大陆的学者历来似谜一般,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有限的学者也可以到美国等地访问、参观,东亚图书馆所藏的善本书也逐步被人们所认识。1986至1987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世界高等宗教研究院图书馆作图书馆学的研究。期间,我先后访问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犹他州族谱图书馆等。我除了在那儿演讲、研究、工作外，还对美国收藏的中国汉籍，尤其是古籍善本有了新的了解。在近万种的善本书中就有上千种中国大陆未藏，以哈佛燕京为例，该馆藏明刻本中有 180 余种为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等图书馆善本书目没有著录。

《书城挹翠录》所收的书，除了上海图书馆等馆所藏外，其余多是美国的一些东亚图书馆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当然，海外和香港所藏在此书中的反映也只是沧海一粟。此外，这三百来篇书志的着眼点，不在宋元旧槧，因为宋元刻本历来就被人们重视，且多流传有绪，有著录可循，而稿本（尤其是未刻稿本）、抄本（或早于刻本、或未刻）的鉴定，较之刻本要难，其中不仅有名家的真伪之辨，而且还需了解有无充分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收藏价值，故我选录了稿本、抄本近百种，几乎占全书三分之一。其中美国的收藏不少为大陆学人所未知，如《炮录》、《赵烈文函牍稿》、《梯山汪氏家谱》、《南阜山人诗集类稿》、《蓬庐文钞》、《适园诗集》、《沅湘耆旧集续编》等等。这里，我想说明的一点是，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宋元明刻本约 1,450 种，我已全部撰成书志，凡 100 万字。清初刻本约 2,000 种，现已完成 200 种。这些志稿出版有期，故不在其内。而该馆藏的稿本、抄本约千种，多年前，我曾写过十余种，今选择数种收入此书。总之，出版这本小书的本意仅是希望向读者提供一点信息而已。此书以《书城挹翠录》为书名，盖“书城”者，谓笔者工作之图书馆藏书之多，有“坐拥书城”之意。挹者，汲取也，翠者，宝石也，此指善本书中之难得者。

我在离开大陆之前，顾师送了一张小篆给我作为纪念，上面写的是“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语出孟子“离娄章句”。全文为“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顾师之意在于鼓励我多读书，多思考，多为读者做些有益的事情。在这本

小书结集之时,我非常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师友、同事。顾师廷龙先生为之题署书名,潘师景郑先生填词,王多闻先生为之作序,均使本书生色不少,在此一并道谢。

1995年7月
于美国哈佛燕京

作者简介

沈津,1945年生。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曾师从顾廷龙先生研习流略之学,同时受教于潘景郑、瞿凤起先生的古籍目录。80年代获研究员职称,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至1987年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研究图书馆学。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1992年至1995年,再度赴美国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供职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室。

作者,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积累丰厚,学主实践,尤重抄本,稿本考辨,先后撰有《尺苑》、《高攀龙诗文残稿》等数百篇考辨、数十万言,此外还潜心清代学者翁方纲和柳亚子等的研究,且有巨篇问世。

目 录

《上阳春》(代序)	潘景郑
序言	王多闻
自序	
元刻本《易本义附录纂注》.....	(1)
清初抄本《砚北易钞》.....	(2)
明崇祯刻本《尚书集解》.....	(3)
明万历刻本《尚书揆一》.....	(4)
元刻玉海本《诗地理考》.....	(5)
清初刻本《四礼初稿》.....	(6)
明刻本《礼记通解》.....	(7)
明万历刻本《新刊礼经搜义》.....	(8)
明崇祯刻本《阎红螺说礼》.....	(9)
稿本《春秋年谱》	(10)
吴騫稿本《皇氏论语义疏参订》	(11)
清袁氏贞节堂抄本《五经异义纂》	(12)
明嘉靖刻本《小四书》	(13)
明刻本《新编对相四言》	(15)
稿本《汉书残本考异》	(16)

元刻明修本《晋书》	(17)
明崇祯刻本《增补评林西天竺藏板佛教源流高僧传宗》	(19)
日本抄本《快雪堂日记》	(20)
吴騫稿本《日谱》	(21)
稿本《观妙居日记》	(23)
稿本《敬微日记》	(24)
稿本《梯山汪氏家谱》	(26)
清初抄本《沱川余氏世纪》	(27)
稿本《管溪徐氏宗谱》	(28)
明黑格抄本《天运绍统》	(30)
明黑格抄本《南城召对》	(31)
明蓝格抄本《钦明大狱录》	(32)
明末抄本《甲乙记政录》	(34)
明万历精绘本《边城御虏图说》	(34)
清内府写本《膳房办买肉斤鸡鸭清册》	(35)
明崇祯刻本《汇辑輿图备考全书》	(36)
清顺治刻本《曲周县志》	(38)
清乾隆刻本《平乡县志》	(39)
明万历刻本《重庆府志》	(41)
明嘉靖刻本《庐山纪事》	(44)
明万历刻本《三峡通志》	(46)
清抄本《尧陵考》	(48)
吴騫稿本《尺苑》	(49)
稿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51)
清初抄本《牧斋书目》	(52)
元刻本《小学书集成》	(52)
明永乐刻本刘向《说苑》	(53)

明万历刻本《卓吾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	(54)
明万历刻本《读书笔录》	(55)
明嘉靖刻本《老子亿》	(56)
明成化刻本《龙门子凝道记》	(58)
明活字印本《诸葛孔明心书》	(59)
清抄本《兵录》	(61)
明万历刻本《京营巡视事宜》	(62)
明刻本《类辑练兵诸书》	(63)
清莫友芝校本《读史兵略》	(64)
稿本《炮录》	(66)
明万历刻本《新刊官板批评正续百将传》	(68)
明刻本《新刻皇明百将列传评林》	(69)
明弘治刻本《农桑撮要》	(70)
清初抄本《太医院志》	(72)
明初抄本《金匱要略方》	(73)
明万历刻本《新刊古今医鉴》	(76)
清康熙刻本《苍生司命》	(77)
明嘉靖刻本《针灸问对》	(78)
明刻本《袖珍小儿方》	(79)
明崇祯刻本《治历缘起》	(80)
元刻本《图绘宝鉴》	(81)
明万历刻本《墨池编》	(83)
管廷芬手抄本《书画涉笔》	(85)
稿本《二百兰亭斋鉴藏书画录》	(86)
清陶源绘《徐兰贞女史珠楼遗照》	(88)
清陶源绘《春煖墨香图》	(90)
明万历刻铃印本《考古正文印藪》	(91)
明万历刻铃印本《宣和集古印史》	(92)

明万历刻铃印本《晓采居印印》	(93)
清康熙刻铃印本《能尔斋印谱》	(95)
清莫友芝校本《封氏闻见记》	(96)
明嘉靖刻本《自警编》	(97)
明隆庆刻本《丹铅总录》	(99)
明万历刻本《丹铅总录》	(100)
明崇祯刻本《云笈淡墨》	(101)
清翁方纲手稿本《说部杂记》	(102)
清乾隆刻本《楚庭稗珠录》	(105)
清乾隆刻本《柳崖外编》	(106)
稿本《敬米斋笔记》	(108)
文廷式手稿本《知过轩随录》	(109)
明万历刻本《新刊重考全补发微历正通书大全》	(110)
明抄本《观象玩占》	(111)
明卧云山房抄本《北堂书钞》	(112)
宋刻本《文选双字类要》	(113)
明嘉靖刻公文纸印本《文选双字类要》	(115)
明万历刻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	(116)
明成化刻本《事物纪原集类》	(118)
明万历刻本《新镌编类古今史鉴故事大全》	(120)
明万历刻本《刻注释艺林聚锦故事白眉》	(121)
明万历刻本《鼎雕燕台校正评释注解金璧故事》	(122)
明萃庆堂刻本《楔旁注事类捷录》	(123)
明十竹斋刻本《重订四六鸳鸯谱》	(124)
宋刻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	(128)
宋刻本《平江府磧砂延圣院大藏》	(128)
宋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五种	(130)

大理国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134)
明嘉靖刻本《佛说高王观世音经》	(136)
宋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	(137)
宋刻本《妙法莲华经》	(138)
宋刻本《四经同卷》	(139)
宋刻本藏经五种	(139)
明景泰刻本《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	(140)
明成化刻本《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	(141)
明万历刻本《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	(143)
清严虞惇手抄本《大佛顶首楞严经》	(143)
日本藤原皇后书《文殊师利问普提经》	(145)
明万历刻本《古德禅师真心直说》	(147)
明万历尚友轩刻本《楚辞》	(147)
明万历刻本《楚辞章句》	(148)
明刻本《楚辞集注》	(149)
明刻本《楚骚协韵》	(150)
清乾隆刻本《楚辞韵解》	(151)
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离骚草木疏》	(152)
明成化乔缙刻本《贾长沙集》	(154)
明崇祯单恂刻本《诸葛忠武侯集》	(155)
宋刻本《曹子建文集》	(157)
明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	(158)
明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	(159)
明万历刻本《重订骆丞集》	(160)
明铜活字印本《刘随州集》	(162)
明正德刻本《杜工部七言律诗》	(163)
明万历坊刻本《新刻翰林考正京本杜诗评选》	(164)
清莫友芝批校本《元次山集》	(165)

宋刻本《王建诗集》·····	(166)
清莫友芝批点本《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168)
清抄本《昌黎文式》·····	(170)
清雍正抄本《皇甫持正集》·····	(172)
清初影宋抄本《张司业持集》·····	(173)
明抄本《薛许昌诗集》·····	(174)
明初刻本《贾浪仙长江集》·····	(175)
明天启刻本《唐刘蛻集》·····	(176)
宋刻本《杜荀鹤文集》·····	(178)
明末抄本《张蠙诗集》·····	(179)
明柳金手抄本《禅月集》·····	(180)
清初抄本《广成集》·····	(181)
清康熙刻本《徐公文集》·····	(182)
清知不足斋抄本《孙明复小集》·····	(184)
宋刻本《古灵先生文集》·····	(185)
宋刻本《宛陵先生文集》·····	(187)
明祁氏淡生堂抄本《南阳集》·····	(189)
元刻本《东坡先生往还尺牋》·····	(190)
明万历刻本《新刻陶顾二会元类编苏长公全集》·····	(191)
明初刻本《山谷外集诗注》·····	(192)
明抄本《宛丘先生文集》·····	(193)
宋刻本《倚松老人文集》·····	(195)
清知不足斋抄本《刘给事文集》·····	(197)
明正德刻本《宋东京留守宗忠简公文集》·····	(198)
清抄本《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200)
宋刻本《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牋》·····	(201)
明洪武刻本《罗鄂州小集》·····	(204)
明天顺刻本《朱子大全》·····	(206)

明宣德刻本《晦庵先生五言诗钞》·····	(208)
清裘抒楼抄本《乐轩先生集》·····	(209)
明万历刻本《重刻双溪类稿》·····	(210)
元屏山书院刻本《方是闲居士小稿》·····	(211)
明嘉靖刻本《宋国录流塘詹先生集》·····	(212)
明抄本《后村居士诗》·····	(213)
清抄本《雪砚先生文集》·····	(215)
明嘉靖刻本《石堂先生遗集》·····	(216)
明万历刻本《剡源戴先生文集》·····	(218)
清嘉庆抄本《存悔斋诗》·····	(220)
清初抄本《周此山先生诗集》·····	(221)
元刻本《金华黄先生文集》·····	(222)
元刻本《顺斋先生闲居丛稿》·····	(224)
明正统刻本《青阳先生文集》·····	(225)
清康熙抄本《佩玉斋类稿》·····	(227)
明天顺刻本《倪云林先生诗集》·····	(228)
清抄本《云林先生续集》·····	(229)
清劳氏抄本《铁崖赋稿》·····	(230)
清味梦轩抄本《北游诗》·····	(231)
清知圣教斋抄本《韩氏遗书》·····	(232)
清摘藻堂抄本《元天目中峰和尚四居诗》·····	(233)
清抄本《蓝山先生诗集》·····	(234)
明吴宽抄本《明太祖文》·····	(236)
清初抄本《天衢舒啸集》·····	(237)
清文澜阁写本《中丞集》·····	(238)
明成化刻本《节庵存稿》·····	(241)
明初刻本《圆庵集》·····	(242)
明弘治刻本《梦墨稿》·····	(244)

明成化刻本《彭文宪公集》·····	(245)
明嘉靖刻本《策竹堂稿》·····	(246)
明弘治刻本《彭文思公文集》·····	(248)
明弘治刻本《定庵集》·····	(250)
清康熙抄本《耻庵先生遗稿》·····	(251)
明活字印本《松筹堂集》·····	(253)
明嘉靖刻本《竹庐诗集》·····	(255)
明万历活字印本《思玄集》·····	(255)
清抄本《雪江诗稿》·····	(257)
明隆庆刻本《龙江集》·····	(258)
明万历刻本《石田先生集》·····	(259)
明万历刻本《边华泉集》·····	(260)
明嘉靖刻本《杭双溪先生诗集》·····	(263)
明嘉靖刻本《渐斋诗草》·····	(264)
明刻本《归来稿》·····	(265)
明嘉靖刻本《薛西原集》·····	(266)
明嘉靖刻本《青湖先生文集》·····	(268)
明刻本《子威先生澹思集》·····	(269)
明刻本《介立诗集》·····	(271)
明刻本《古山先生文集》·····	(272)
明嘉靖刻本《鸿泥堂小稿》·····	(272)
明刻本《菁阳集选》·····	(274)
明嘉靖刻本《王同野集》·····	(275)
明隆庆刻本《莺谷山房藏稿诗集》·····	(276)
明万历刻本《白石山人诗稿》·····	(277)
明嘉靖刻本《龙江先生文集》·····	(278)
明万历刻本《郭襄靖公遗集》·····	(279)
明刻本《大朴主人诗文集》·····	(280)

明抄本《林烜文稿》·····	(281)
明万历刻本《陈氏仅存集》·····	(281)
明万历刻本《刻毅斋查先生阐道集》·····	(282)
稿本《文三桥诗稿》·····	(284)
稿本《俞仲蔚文稿》·····	(285)
明嘉靖刻本《凤笙阁简抄》·····	(287)
明嘉靖刻本《松庄文集》·····	(288)
明万历刻本《沈嘉则诗选》·····	(289)
明万历刻本《金粟斋先生文集》·····	(291)
明嘉靖刻本《自适诗集》·····	(292)
明嘉靖刻本《天池玉芝和尚内集》·····	(293)
明嘉靖刻本《沈山人诗》·····	(294)
明万历刻本《欧虞部文集》·····	(296)
明万历刻本《归田漫稿》·····	(298)
明嘉靖刻本《武陵诗选》·····	(298)
明隆庆刻本《长铗斋稿》·····	(300)
明万历刻本《破蟋蟀集》·····	(301)
明崇祯刻本《张毅敏公集》·····	(302)
明万历刻本《黯然堂遗集》·····	(303)
明天启刻本《盟鸥堂集》·····	(304)
稿本《天全堂集》·····	(305)
稿本《高攀龙诗文残稿》·····	(307)
明崇祯刻本《顾太史文集》·····	(311)
明万历刻本《西楼存稿》·····	(313)
明万历刻本《奉使朝鲜稿》·····	(314)
明崇祯刻本《先人文字拈》·····	(315)
明刻本《双鹤轩类稿》·····	(317)
明万历刻本《凤岗存稿》·····	(318)

明万历活字印本《含玄斋遗编》·····	(318)
明万历刻本《乐吾韩先生诗》·····	(320)
稿本《红雨楼集》、《鳌峰文集》·····	(321)
明天启刻本《田子寿诗集》·····	(322)
明万历刻本《玄盖副草》·····	(323)
明万历刻本《温泉李太史冰壑公学余诗稿全集》·····	(325)
明万历刻本《王震孟诗文集》·····	(326)
明兴贤堂刻本《葛一龙集》·····	(327)
明天启刻本《适志斋稿》·····	(328)
清抄本《莲须阁集》·····	(330)
清道光刻本《千山诗集》·····	(332)
明天启刻本《穀音集》·····	(333)
明崇祯刻本《潜初子集》·····	(334)
清康熙刻本《涂鸦集书问》·····	(336)
毛晋稿本《汲古阁集》·····	(338)
清刻本《咸陟堂诗集》·····	(339)
清康熙刻本《咸陟堂二集》·····	(340)
清抄本《邱邦士文集》·····	(341)
清初刻本《息斋集》·····	(343)
清康熙刻雍正增修本《秋笳集》·····	(344)
清康熙刻本《萧山人集》·····	(346)
清康熙内府刻本《御制诗集》·····	(347)
清康熙刻本《寒村集》·····	(348)
清乾隆刻本《严太仆先生集》·····	(349)
清乾隆刻本《白田草堂存稿》·····	(351)
稿本《耘砚山房全集》·····	(352)
清乾隆刻本《抱经堂文集》·····	(353)
清乾隆刻本《吴徵君莲洋诗钞》·····	(355)

稿本《京朝集》	(356)
稿本《曹文正公诗集》	(357)
清乾隆刻本《清芬集》	(358)
清乾隆刻本《切问斋集》	(359)
稿本《南阜山人诗集类稿》	(360)
稿本《蓬庐文钞》	(363)
稿本《姑射山房存稿》	(365)
稿本《曙堂诗稿》	(365)
稿本《笑乡诗稿》	(366)
稿本《邻鹤斋诗稿》	(367)
稿本《适园诗集》	(368)
清同治刻本《定盦文集》	(370)
稿本《城南集》、《宝芸斋诗草》	(371)
稿本《性禾善米轩诗稿》	(372)
稿本《性禾善米轩小草》	(373)
清莫友芝批校本《巢经巢诗钞》	(374)
稿本《赵烈文函牍稿》	(376)
稿本《舒艺室诗录》二卷《余稿》一卷	(377)
清抄本《百兰山馆诗词集》	(378)
日本活字印本《壬癸集》	(380)
柳亚子《磨剑室题跋》	(381)
明刻残页《京本忠义传》	(382)
日本刻本《小说精言》	(385)
稿本《软羊脂传奇》	(386)
明天启套印本《文选尤》	(387)
清嘉荫簪抄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388)
明崇祯周藩刻本《雅音会编》	(391)
明成化刻本《文翰类选大成》	(392)

明嘉靖刻本《拟古乐府》·····	(393)
明公文纸抄本《明文纪类》·····	(395)
明嘉靖刻本《金陵新刊续文章轨范》·····	(395)
稿本《沅湘耆旧集续编》·····	(397)
宋刻本《韵语阳秋》·····	(398)
《北京女报》·····	(400)
清康熙内府刻本《御制避暑山庄诗》·····	(401)

元刻本《易本义附录纂注》

《易本义附录纂注》十五卷，元胡一桂撰。元刻本。二册。半页十行二十字，小字双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上下细黑口，双鱼尾。题“新安后学胡一桂附录纂注”。无序跋。

胡一桂，字廷芳，号双湖，安徽婺源人。生而颖悟，易学得于家教。宋景定五年，年十八领乡荐，试礼部不第。入元，家居讲学，远近师之。延祐初卒。又有《易学启蒙翼传》、《十七史纂古今通要》等书。（光绪）《婺源县志》卷十九有其传。

此本存十卷，为彖传上下、系辞下传至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为十四卷，误。是书原为宋朱熹注疏周易原义，一桂入闽，博访诸名士，以求文公绪论。建安熊去非方读书武夷山中，与之上下议论，归则哀集诸家之说，以疏朱子之言，即为此书。书中一桂所作“附录”、“纂注”，皆以墨圈标明之。

此本旧为汪宪、丁氏八千卷楼所藏。宪，字千陂，号鱼亭，钱塘人，乾隆十年进士，官刑部陕西司员外郎，喜好藏，有《振绮堂稿》。丁氏得此书时在咸丰十一年以后，书已残存十卷，有钤印“泉唐丁氏竹舟申松生丙辛酉以后所得”及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可证。清末，丁氏书散出，多归南京江南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江苏省国学图书总目》皆有著录。然抗日战争期间，该馆损失惨重，是书也随之流出，所以1948年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现存书目》未入其内。

是书原钤有“江苏第一图书馆善本书之印记”，后为人截去右半“江苏第一图书馆”七字，以掩人耳目，柳诒徵编《葑山书影》第一辑中册有书影可核。查诸《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仅四川省图书馆有一残本，存三卷。

该书所识铃印有“慎独斋”、“蓟北李氏”、“东海郡图书印”、“云间徐地”，皆甚旧。又有“张子望印”、“张子望文房印”、“汪鱼亭藏阅书”、“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记”、“八千卷楼藏书印”、“八千卷楼藏书之记”、“八千卷楼珍藏善本”、“八千卷楼”、“钱塘丁氏藏书”、“善本书室”、“善本书室印记”、“甘泉书藏”、“纶音嘉惠艺林”、“公约过眼”。

书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清初抄本《砚北易钞》

《砚北易钞》不分卷，清代黄叔琳撰。清初抄本。十册。藏浙江图书馆。为乾隆年间翰林院励守谦进呈本。封面铃有木记“乾隆三十八年六月翰林院编修励守谦交出砚北易钞壹部计书拾册。”

书中有签注并黏贴小签条甚多，签条有两种，一种下铃有“复初斋”小印，一铃有“此亭”小印。“复初斋”者，乃翁方纲；“此亭”者，清代有张自坤、刘伍宽，但不知此“此亭”是谁人。然而此本进入四库馆后经过翁方纲及“此亭”两人审阅则无疑。据书眉上端黏贴痕迹看，其时审阅所贴浮签颇多，后为他人扯去，只剩残留小签。

翁方纲所写签条，多为书中某句有误，或系应整齐划一等内容。如“此书所采古说凡八十余家，诸如名称颇不划一，盖摘录时不过随便记之，而成书时则宜归于划一也。某氏在上则举其名，某氏在下列举其号”。“凡引用诸说，写正本时宜取原书查对”。“杨氏诚斋一条应删，此说即程传之义也，今按语既驳程说，自不应又取此条，致滋两歧”。“御名应缺笔，此在写正本时逐一留心”。翁方纲在四库馆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对此笔者在翁方纲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存训先生八十荣庆纪念，《中国图书文史论集》，北京现代出版社，1992）一文中有着详尽的介绍，此不赘叙。

《砚北易钞》似无刻本。抄本有民国文素松、王礼培跋，不录。

明崇祯刻本《尚书集解》

《尚书集解》十卷，明孙继有撰，崇祯十年（1637）刻本。十册。半页九行二十四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书口上刻“尚书集解”。题“句余恒叔甫孙继有著”。前有崇祯丁丑来砺之序，次为《禹贡》所载“随山浚川图”。

孙继有，余姚人，字姚岑，号恒叔。万历十四年进士，除刑部主事时，会南京刑部郎中谭一召同时疏劾王锡爵，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继之附和呼应。帝怒，贬谪戍边杂职。给事中叶继美上疏为他申辩，帝益怒，除继有名。后复起用，官至知府。光绪《余姚县志》卷二十三、《明史列传》卷八十五均有传。

来砺的序云：“顾余自总角受经，即知有孙姚岑先生所著《尚书集解》，《尚书》解如直解、会编、传翼、研习录、日记诸书，种类不一，然求其晰义之精，取材之广、赅博简确，则无如是书者。先生为余郡名公，万历丙戌进士，其生平行义，于《尚书》直身体力行……此书久而渐湮，即原本亦多讹舛，未免于《尚书经》有漏义焉，譬之医家以良方疗人疾，而一旦失传，则世无良方，诸方不足贵也。余谓《尚书经》之集解，此疗人良方，诸解可废，此书断不可废，盖不欲以不传没却先生一段疗世婆心也。爰漫为订正，口费校讎工庀事”。

此书第一册有佚名圈点并批语。《余姚县志》卷十七艺文上著录。“孙继有尚书说”（乾隆志案：继有书说，《钦定书经汇纂》中采用之）。是书流传罕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皆未著采。书藏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芝加哥大学远东馆的中文藏书在美国东亚馆中占居前位，善本特藏以经部之书类、礼类为特色，冠于全美，其中不乏孤槧，此其一也。我在1987年2月去该馆，所见普通书库中经部书藏洋洋大观，品种繁多，如有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到此，所获当非

浅少焉。

明万历刻本《尚书揆一》

《尚书揆一》六卷，明邹期楨撰，邹期相编，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本。六册。半页九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无鱼尾。题“锡山邹期楨公宁父著 弟邹期相公寅父编”。前有万历四十四年安希范序，周继昌题辞，期楨序此书登梓始末。

邹期楨，无锡人，字公宁，万历中诸生，与吴桂森师从高攀龙，人称素衣先生。光绪《无锡金匱县志》卷二十一儒林有传。

安序叙述是书缘始颇详，“往余延邹甥公宁以训居儿，先后八年余。公宁日坐塾舍，足不轻逾户阈，课业之隙，日手一编不辍。余间从窃窥之，他所纂辑固甚富，而尤注意《尚书》之学……于金沙王恭简公二记尤所深嗜，旦披夕采，掇精拮粹，汇录成帙，肤语支辞，悉从汰削，余每阅而爱之”。“今得公宁是编，广布宇内，家传户习，由训诂以窥删述之旨。”《尚书揆一》杂引诸儒之说阐论主旨。周继昌评之“详而不秽，简而不略，深而不艰，显而不芜”，恐非虚言。

《尚书揆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著录，唯著录之本为康熙庚戌其门人顾宸刻本，前有高攀龙序，又有《读尚书六要》，仍其孙升所述。而此刻本则有期相“附述仲兄文行社读尚书九要”，曰“要头脑、要融会、要识见、要精确、要虚明、要贯串、要考据、要婉到、要旁采”。此本传世仅见北京图书馆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台湾各公私藏目皆未著录，今藏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元刻玉海本《诗地理考》

《诗地理考》六卷，宋王应麟撰。元后至元三年(1337年)庆元路儒学刻、明修补印本。

王应麟，字伯厚，号厚斋，自号深宁居士，浙江鄞县人，淳祐元年进士。官至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后辞职回籍，隐居二十年，专事著述。此为《玉海》附刻十三种之一。《玉海》为宋代四大类书之一，全书分天文、地理、艺文、器用等二十一门，门下分类。所列门目，率巨典鸿章；所录故实，多吉祥善事。应麟于是书网罗典故，囊括旧闻，用力颇勤。然此书版片入明存国子监，因保管不善，多有毁坏。

是书六卷，元刻仅存十三页，余皆明代补刻。明正德二年先有补刻，然仅四页；嘉靖三十二年又补一页，嘉靖三十六年补二十五页；万历十一年补一页、十五年补四十三页、十六年再补四十七页、十七年续补八页。正德二年至万历十七年，计八十二年，共补版七次。

明历次补版皆由国子监监生从事，故补刻页书口下多刻有监生名，兹录如下。正德二年胡颙；嘉靖丁巳为韩斗；万历丁亥为项德纯、陈君善；万历十六年为罗应选、杨之德、吴允文、孙继衡、余洵、严槃、刘启春、方万仑、孙应贵、朱一昌、于泰衡、李子高；万历十七年为饶与灵，朱一禹。

此书元代刻工为袁、徐、仲裕。明代补版刻工为晏述、李明、邓和、戴序、刘钦、大式、刘仁、刘卞、子洪、王庆、刘仕、胡学、裴魁、许可久、张美、段佑、胡祖、王接、刘岳、胡宗、王应龙、焦方、郭才、郭文、李、相、位、珍、科、廷、言、育、同、月、兹、荣、干、祯、谷、褥、秦、共四十人左右。其中晏述等都是万历初年参与元刻《晋书》补版之刻工。

元刻玉海本《诗地理考》现为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藏。按《玉海》全帙，元刻元印者极为难得。今所传本多明代修补之本，大陆所存全者为十九部，分藏北京、上海、南京等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还有《玉海》全帙，也为元刻明修补本，有正德元年、二年、嘉靖二十九年、三十四年各年补版，为入明以来刷印较早之本。

清初刻本《四礼初稿》

《四礼初稿》四卷，明宋纁撰。清初刻本。一册。半页八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前有万历癸酉（1573年）宋纁序。

宋纁，字伯敬，号栗庵，商丘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永平府推官，正直不徇，擢山东道御史，出按陕西，又擢顺天府丞迁佾都御史，巡抚保定，累进至户部尚书，后转吏部尚书，万历元年引疾归里。纁凝重有识，议事不苟，刚洁清廉，家无姬侍，宦游三十余年，只携老仆数人。其丧归商丘时，士、农、商、贾相迎于道，皆焚香哭祭。民谣有“南出海瑞，北出宋纁”。大江南北多建三报祠，一为包拯、一为海瑞，一为宋纁。卒谥庄敬。

《四礼初稿》卷一冠礼、卷二婚礼、卷三丧礼、卷四祭礼。《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入存目。自序云：“余尝有志未暇，万历癸酉春，得告归，摄药饵，余闲乃汇诸家礼书，参互考订。先求制作之源，次及条件节目之详，其间窒碍难行及有不安于心者，则斟酌变通，谬加损益，斯不失乎本义，简要易从焉而已。然皆据一时之见，未敢遽以为是也，故以初稿名焉。”

是书清初刻本世传不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台北《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俱不载。见本今藏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明刻本《礼记通解》

《礼记通解》二十二卷，明郝敬撰。明郝千秋、千石刻本。六册。半页十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上刻“礼记通解”，下刻篇名。卷一第一页题“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前有郝敬“读礼记”十三篇，计二十二页，凡九千余字。

郝敬(1558—1639年)，字仲舆，号楚望，京山人。万历十七年进士，累迁户科给事中，后因浮躁降宜兴县丞，移知江阴县，又因述职考绩下下，再降，遂挂冠归里，杜门著书。《礼记通解》以仪礼、周礼、论语、孟子各著为解。著作还有《山草堂集》。年八十二卒。

《通解》凡二十二卷，卷一、二曲礼上下；卷三、四檀弓上下；卷五王制；卷六月令；卷七曾子问、文王世子；卷八礼运、礼器；卷九郊特牲；卷十内则；卷十一玉藻；卷十二明堂位、丧服小记、大传、少特牲；卷十三学记、乐记；卷十四杂记上下；卷十五丧犬记；卷十六祭法、祭义、祭统；下十七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卷十八、十九为中庸；卷二十表记、缞衣、奔丧、问丧、服问、闲传、三年问、深衣、投壶、儒行；卷二十一大学；卷二十二冠义、婚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

《礼记》成书后，后代都有考释专著。魏晋以后，见于《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经籍志就有近四十种左右，而现存者仅孔颖达《礼记正义》，其余都已佚亡。综观宋、辽、金、元四代，《宋史》、《通志》等艺文志共著录约七十余种，然而十有八九不再传世，其中尚能得见者仅有宋卫湜《礼记集注》、黄震《读礼记日抄》以及陈瀚《礼记集说》、吴澄《礼记纂言》。有明一代，虽此类著述几达百种之多，然乾隆修《四库全书》时，能够选入者仅胡广《礼记大全》一种，其余皆在存目。

《通解》，《明史·艺术志》著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并云“敬作此注，于郑义多所驳难，然得者仅十之一二，失者乃十之八

九”。“大抵郑氏之学，其间附会讖文，以及牵合古义者，诚不能无所出入，而大致则贯穿群籍，所得为多。魏王肃之学，百倍于敬，竭一生之力，与郑氏为难，至于造家语，以助申己说，然日久论定，迄不能夺康成之席也。敬乃恃其聪明，不量力而与之角，其动辄自败，固亦宜矣。”四库纂修官对作者和此书的评价显而易见。

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提要》，著录此书一部，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今见藏诸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的有佚名朱笔圈点，钤有“棟亭曹氏藏书”印。

明万历刻本《新刊礼经搜义》

《新刊礼经搜义》二十八卷，明余心纯撰。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衢书林刻本。八册。半页十二行二十六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上刻“礼经搜义”。题“壬辰会魁敬若甫葵明余心纯著”。前有万历二十年(1592年)邹观光序、黄洪宪序、袁黄序、余心纯自序。

余心纯，字葵明，湖北黄冈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少稟异才，爽朗不群。初令皖，再令武塘。光绪《嘉善县志》卷十四“选举”载二十六任知县，入觐卒于舟。据黄序余心纯在嘉善任内“而学道、爱人、教化翔洽，所至声称籍甚，盖以经术饬吏治，而非徒托诸空空言者哉”。袁序也称其“规麾布置皆出于寻常俗吏外，而士商民靡然信之，盖以礼为国，其治固易易也。”

《搜义》乃心纯未及第时搜古今说礼家义记之而成，并于诸家言论多有阐发，且多为博士制举作，旨在提要纂玄，阐明精意。心纯自序曾叙述此书刊刻经过：“乃座师选部邹公倦倦属梓。仍洒鸿制冠篇端，比以筮仕皖冲，不遑校正，然成命具在，义勿敢辞。且家弟大若暨门下旧游士环中汪公辈亦频致尺一，相趣不置，遽出而授之书贾周氏传益。……顷补武塘，僻在海虞，薄领之暇，得肆力是编”，

“爰是捐俸翻刊于内省署中”。从此序看，是书当有二刻，一为在皖由周氏所刻，一为心纯于武塘任内所翻刻。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礼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均藏此书，然为十四卷本，与此二十八卷本不同。按是书扉页有“镌楚黄余会魁礼经搜义讲意。三衢书林舒石林、王少山同梓”。三衢，在浙江衢州府，此本似为浙江三衢再翻刻本。

此书流传罕见，中有朱笔、墨笔圈点并批注，朱笔似先于墨笔，笔迹更陈旧。卷二十二后有小诗一首，“一死繇来对一生，了知迷悟不多争，如何满地栽荆棘，白日青天没路行。”诗怀满腔悲愤之情，乃当时世道不平之作。诗后所署时间为“壬午小春有感”。按壬午有崇祯十五年（1642年）、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批注中“玄”字不避讳，或为明末人所为。书藏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明崇祯刻本《阎红螺说礼》

《阎红螺说礼》三十三卷，明阎有章撰。崇祯九年（1636年）刻本。四册。半页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题“古扬阎有章含卿辑并著 男台生非台、晋生昭晋参较”。前有崇祯七年许遂序、九年阎有章自序。

有章，《扬州府志》无传，据许遂序，“今之善说礼者为阎红螺氏，红螺家世显曲，台声称籍甚，文章气谊，宇内所宗。”皆推崇之语。序又云：“出其生平笃志所为说礼者，授之卒業，其书令人心目俱了，而大率补陈灏氏，非摭前人者类益，以便后进之习读。”

是书四库未著录。嘉庆《扬州府志》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有“说礼三十一卷，明阎有章撰”。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四十六云“阎氏有章说礼，三十二卷，存。钟渊映曰江都人，号红螺居士，崇祯九年自序”。艺文志及方志、《经义考》著录卷数皆误，盖未见原书也。此书流传罕见，检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二部，藏南京图

书馆、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此本藏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稿本《春秋年谱》

《春秋年谱》不分卷，清瞿世寿撰。稿本。二册。红格。书口上印有《春秋年谱》，书口下有“香绿居”三字。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年谱》原著录为清佚名撰。查《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香绿居”为瞿世寿，字玉璜，常熟人。前有自序：“余幼失学，寡昧无闻，弱冠后弃举子业，思究经义，遭家多难，又乏师承，廿载望洋，茫无依据。年四十二，薄游闽南，喜得《春秋三传》善本。厥后自闽而燕，自燕而豫、而鲁，搜罗请乞，又得汉、唐、宋诸儒经解数十种。早夜寻绎，印证经文，砂际淘金，木炭钻燧，谬因一得，著为《春秋管见》四卷。七年之间，稿凡三易。窃谓宫墙数仞，幸得其门。五十游秦，旅寓兰田官舍，兰田为嘉禾阮不严先生旧治，先生歿后（甲子十月，先生卒于官），遗编散失，舍中覆瓿墁壁之物，皆其毕生精血所成，虽痛惜之，而无可如何也。忽检废簏，得书数本，系先生批校《春秋五传》，丹黄涂乙，手泽犹新。次其卷帙，止阙昭公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一本，亟取而补缀残齮，整顿装潢，详其意义，回别尘途。始悟圣经本极广大，诸儒以狭小窥之；本极通达，诸儒以固必泥之；本极平常，诸儒以穿凿释之。故诠释愈多，经义愈晦，更叹余数年心力，总为窠臼所拘，问出新硎，亦未畅豁。千秋论定，尚不堪与诸儒同鹄射侯，欲上窥圣人之奥，其可得乎？因取旧本之合于经者，疏通证明之，局于例者，芟彝蕴崇之。四阅春冬，难遵彼周行。后海先河，渊源有自，聊为叙述，以志不谖。时康熙三十一年岁次壬申仲春二月生魄后四日也。”看来作者当为无功名的读书人。

按此书及序中所云《春秋管见》似未刊行，查诸各家书目也不见著录。

铃印有朱筠“大兴朱氏竹君藏书之印”、周孝均“吴江周氏世经堂图书。”

吴騫稿本《皇氏论语义疏参订》

《皇氏论语义疏参订》不分卷，清吴騫撰。稿本。四册。清周广业、鲍志祖校；清唐翰题跋。书口写“拜经楼抄本”，无格。有騫书签。乾隆四十六年騫自序。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吴騫（1733—1813年），字葵里，一字槎客，号兔床山人，浙江海宁人，诸生，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卒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为清代乾嘉间著名藏书家。吴騫笃嗜典籍，遇善本辄倾囊购之，校勘精审，好学之勤，鲜有其匹。所得书籍五万四千余卷，宋元版数十种，皆世所罕观者，筑拜经楼藏之。

是稿例言为騫朱笔修改，书中夹签间有吴氏手笔。数年前笔者整理吴騫《日谱》及其他著作，发现未见书一纸，而此书不在其中。潘师景郑（承弼）先生云，三十年代后期，日人曾有油印之本，看来此书没有刻板流行。此殆騫之初稿，亦哈佛燕京藏秘籍之一。

封面有唐翰题识：“拜经秘籍。辛未三月二十六日得于沪沽书船，东洲新居所购，仅此秘籍，用番银叁饼又陆角”。

翰题又有跋云：“拜经手录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十三册，三十二卷，及《古文孝经》、《皇侃论语义疏》，借读于鲍氏，就其所考经注录之，名补遗，录见题跋记中。此□□□集考得于书船，补遗中之一也。义疏全文，知不足斋已刊于业书中，故不复录，但据十卷中校勘之经注疏，标出之精密详审，读义疏之宝筏也。自序云藏之家塾，以备童观，则固未尝刊布矣，可不宝诸？辛未春三月二十八日，翰题记于东州新居，时五十六，初度悬孤之辰。乡僻忧居，抑塞无聊，慨人心之嶮巇，念伦纪之衰薄，身教而讼，有未如之日也已矣。书附于简端以志慨”。“此槎翁书签。书中书签志祖云云，乃绿

饮先生之伯子也。槎翁补校各条皆手书，宝之宝之。字迹较大者当为周耕崖学博所校”。“是本为拜经初稿，改易再三审矣。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得于东洲新居。”

唐翰题，字鷓安，嘉兴人，贡生，官吴县知县。顾师廷龙（起潜）先生早年有《唐鷓安先生藏书考略》，于唐氏事略述之甚详。耕崖，即周广业，字勤补，乾隆举人，有《蓬庐诗文集》等。

铃印有吴騫“竹下书堂”，又有“鷓安校勘秘籍”。

清袁氏贞节堂抄本《五经异义纂》

《五经异义纂》一卷《拾遗》一卷，清庄述祖辑。清袁氏贞节堂抄本。半页十行二十一字，蓝格。书口下有“袁氏贞节堂抄本”七字。清袁廷桢校、罗振玉跋。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庄述祖，武进人，字葆琛，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进士，官潍县知县。述祖乃经学大师，《清史》卷四百八十有传云：“其于经学研求精密，于世儒所忽不经义者，覃思独辟，洞见本末，著述皆义理宏达，为前贤未有。其余五经悉有撰著，旁及《逸周书》、《尚书大传》、《史记》、《白虎通》，于其舛句讹字，佚文脱简，易次换第，草薙腋补，咸有证据，无不疏通，旷然思虑之表，若面稽古人而整比之也”。又著有《尚书古今文考证》、《毛诗考证》、《五经小学述》、《珍藪宦诗文钞》等。此书乃将易、尚书、诗、礼、春秋中不同之义汇集而纂辑成书。

罗振玉跋曰：“此书庄氏述祖所撰，袁氏贞节堂写本，每叶有袁氏贞节堂钞本款。卷尾有袁又恺题识二行，曰：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借抱经堂校本录，钞胥不知，悉依原本，间有从卢氏改增写正者，今以墨圈识之。袁廷桢临校毕谨识。摭遗之末又有题识一行，曰：六月甲子校毕。又恺，盖临卢氏校本者。又恺先生手书校语，精整绝伦，可见前辈用力之勤，至可敬佩。此书未刊入《珍藪宦丛书》，亦未

刻入《抱经堂丛书》，殆是稿本。近人所著《国朝未刊遗书志略》，但载庄氏遗著《论语别记》，亦不及此，不知有他人刊刻否？光绪甲辰得之吴中。戊申正月十七日，上虞罗振玉题”。

按罗氏得此书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年三十九岁。其时，他在广东，无所事事，日至双门内府学东街阅览书肆，粤东书价廉，乃尽薪水所入购之，藏书自此始。至四月，他又至沪，七月到苏州任事，此书当在其时所得。戊申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先生在北京，创办江苏师范学堂，并任监督。

袁延桡，字又恺，号绶阶，吴县人，监生，藏书万卷，皆宋槧元刻、秘籍精钞，其也精于小学，于罕见图书皆使人抄之，此即其一种也。述祖是书，并未刊刻，查诸孙殿起《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皆未著录。

明嘉靖刻本《小四书》

《小四书》，明朱升辑，明嘉靖元年于氏家塾刻本，为明代所刻启蒙书之一。内容计宋方逢辰《名物蒙求》一卷；宋程若庸《性理字训》一卷；元陈栎《历代蒙求》一卷；元黄继善《史学提要》二卷，共五册。半页八行，四周双栏，白口。书分两段，每行八字，均四字一句，每行叙一事。下为正文，且有旁注；上为注释。每书之第一页上段均有作者简历，与明代坊间所刻蒙学读物不同。前有朱升序及提督学政浙江按察司副使琼海黄芳重刻《小四书》序，后附有朱升诰及传二篇。

朱升，字允升，安徽休宁人，后徙居歙地，元末举乡荐，为池州学正，后弃官隐石门，学者称枫林先生。所纂《五经》俱有旁注，而《易》尤详，又著有《枫林集》，辑有《小学旁注》、《小学名数》二书。此《小四书》即其与友人商榷为斋生所选定之课本，题为《小四书》者，以别于晦庵四书之故。其序云：“首蛟峰《蒙求》，《凡将》、《急就》之

俦也。名物者，小学之先也；次勿斋《字训性理》，学问、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陈先生《历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略次；黄成性《史学提要》，使知传统事迹之祥。此四书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使，精熟融会，宇宙在胸中矣”。朱升认为只有在文中加注，才能使孩童明了易解，便于记忆。其序中有云：“夫读书不可无注解，然注解与本文相离，学者若不能以意相符，则非徒无益，而适滋其惑。故愚于诸经书，往往为之旁注，使学者但读本文，而览其旁注，一过即了，无繁复之劳也。今此《四书》者，或语约而事意多，故旁注不足，则又表注于阑上，使教者有所据依，而学者易于记忆，此区区之至意也”。这一段文字写得较为详明，我们可据以研究明代教育课本之助，也可见朱氏之精心所至。

我国古代教育历史悠久，汉代教初学之所曰书馆，其师称之为书师，学童自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此《小四书》所辑录的内容比较注重历史及实际，知识面广，选材视野也较为开阔。其中《名物蒙求》，仅二千七百余字，但对天文、地理、草木虫鱼、日用器物、耕种操作等作了很精炼的概括和讲述，当然这些内容在总的方面没有脱离封建的思想范畴。

近人胡怀琛有《蒙书考》一书，采有蒙书一百余种，但未收此书。近阅张志公所辑《蒙学书目稿》，收录较多，但此《小四书》仅著录有明刻本、清初复刻本二种，缺漏甚多。今所知者，现存《小四书》的最早版本为明正统元年（1436年）汉阳知府王静刻本；次为明嘉靖元年（1522年）司礼监重刻本；再次为明嘉靖元年（1522年）于氏家塾重刻本，至清代有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刻本；光绪八年（1882年）宏道堂刻本等。

今所见访问刻的蒙学书，脱讹甚多，且版刻漫漶，字句屡经改易，已失原旨。此本首尾完善，楷书写刻，纸墨俱精，为于氏家塾据明初刻本重梓者，亦家刻中之精槧。曾藏独山莫祥芝家，并钤有“莫科”、“莫棠”诸印。今藏重庆市图书馆。

明刻本《新编对相四言》

《新编对相四言》一卷，不著撰人姓名。明刻本。共八页，每半页五行，每行八格，上下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童蒙读本，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蒙养教育，历史悠久，至宋代日益完备，通行蒙学课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大多为宋人编撰或改订。其教学内容，继承了秦汉以来之传统，以识字为主，藉助形象，化难为易。如识“日月”两字师长即以天上之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这种形象教育方法的蒙学教材，便于吟诵、记忆，既适合儿童之年龄特点，又可做到终身受益之效。

“对相”，即每字或每词附图对刻于次行，起图文对照之意。此书始于“天云雷雨，日月斗星”，止于“牡丹芙蓉，粪斗苕帚。”

按张志公“试谈新编对相四言的来龙去脉”一文，提及“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有一本《新编对相四言》，据说是1436年（明英宗正统元年）刻本”、“只从记载中稍知鳞爪，未见全豹”。又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中也提到“有关珠算盘的最早图说，出在1436年的《新编对相四言》”。但笔者取阅张志公所讲的哥伦比亚大学藏本《新编对相四言》，并未发现正统元年刻书之依据，验其纸张、字体，约在明嘉靖至万历之间，成书绝非在此之前。

《新编对相四言》此书传世绝少，除此本外，原北平图书馆亦藏一帙，然非同于此版，今存台湾。又张志公先生藏有另一石印复制本，别于北图和哥伦比亚大学藏本。鉴核板框尺寸，北平本为25.8×16.8公分；哥大本为26.7×17.3公分，张本为26×18公分。北平本据王重民先生考证，也在嘉、万间，其根据在“确言用算盘，始见于景泰元年吴敬之《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至万历二十年程大位《算法统宗》出，算盘之用始广。盖正德、嘉靖间算盘始稍稍普及”。比较张、王两说，王说似更接近实际，如非平日习用之物，也不

会见于孩童所用之蒙养读本。明代《内阁书目》、《策竹堂书目》内皆著录有《对相识字》，此书名曰“新编”，疑或在《对相识字》之基础上加工而成。

此本末有近人祝椿年（荫庭）跋：“此宋本课儿书，看图识字，当时已用此法，共八页，三百八十八字，三百零八图，传留至今，完全无缺，颇不易得。内中不惟筐字缺末笔，所取材料，皆有时代关系，颇堪令人玩味也。时壬戌秋七月既望，荫庭志于藐园”。香港大学出版社曾以此书流传罕见，于1967年影印传布，俾之化身千百，以资了解研究古代教育的史料。

稿本《汉书残本考异》

《汉书残本考异》一卷，清钱泰吉撰。手稿本。一册。藏上海图书馆。

钱泰吉，字辅宜，自号警石，钱复子。先世本何，居浙之海盐甘泉乡。官海宁州学训导，垂三十年，将去，又为州人举主安澜书院数年。生平致力古文词，与兄仪吉书问丛沓，咨询学术，动辄千言。先世遗书万余卷，其自中年即好校古书，假人善本及先辈评点之册，写而注之眉端，如《史记》、前后《汉书》、《晋书》、《集韵》、《元文类》等，皆勘校数周，一字之舛，旁求众证。（光绪）《嘉兴府志》卷二十一列传云：“泰吉积书数十棧，大半丹铅所点勘，于四库名籍几遍”。

此稿本乃据宋刻《汉书》考其异同，颇多泰吉己见。泰吉自三十九岁时，曾从梅会里李遇孙处，假得所藏录何焯校前后《汉书》，精研数年，自有成就。

钱泰吉自跋云：“道光乙巳夏日，遇塘栖劳季言格于吴山书肆，未几，朱述之（金陵人）明府绪曾亦至，两君皆博闻，广收藏，各操乡音不相通，因此笔谈，良久而罢。余亦得闻所未闻。劳君语余，有松崖先生《汉书》校本，逾月，属其从子枕叔颀携示，因倩钟署香、潘稻

孙为抄录，此本桃叔以所纂补钱晦之《续汉书艺文志》属为之序，尚未有以应也。十月十三日，泰吉记”。

按，道光乙巳，为二十五年（1845年）泰吉五十五岁，此事，又见于先生《年谱》之中，云“夏日，与仁和劳季言格遇于吴山书肆，季言尝言惠半农学士松崖征君所校《汉书》曾仿《后汉书补注》摘录成卷。逾月，令其从子桃叔颖携借府君录副本藏之。”格，字季言，一字保艾，浙江仁和塘栖镇人，髫年从治经补弟子员，后遂不与试，人素笃实，累代富藏书，尤以博洽名，精校雠之学，有功于古书史籍。朱绪曾，字述之，上元人，道光初举人，无书不览，藏书甲于江浙，累官浙江秀水、孝丰知县，有循声，后藏书皆付劫灰。署香，为钟继芸，稻孙，为潘诒谷，二人曾分修《海宁州志》。颖，字桃叔，格之从子，仁和人，年少力学，有《续汉书艺文志》是书之序文为泰吉所写，而泰吉写此跋时，“尚未有以应也”。

钱泰吉跋中所云劳朱笔谈，当为书林之佳话。此本未刊。

铃印有“嘉兴钱氏泰吉字辅宜号警石”、“文瑞曾孙”、“钱印泰吉”、“钱印泰吉”（白文小方）、“警石”、“可读书斋”。

元刻明修本《晋书》

《晋书》一百三十卷、《音义》三卷，唐房乔等撰。元刻明南京国子监递修本。半页十行二十字。四十八册。书藏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原著录为宋刻元明递修本。

此本元刻计二百零一页，正德十年（1515年）补刻一百四十三页，嘉靖二年（1523年）计十一页，九年为五十六页，十年为六十一页，三十七年为二千四百七十三页，万历二年仅二页，三年为六百六十一页，四年为二百七十四页，五年为十二页，七年为七十六页，十年为一百十三页。其中补刻最多者为嘉靖三十七年，最少者为万历二年。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监本书籍，绍兴末年所刻，国家艰难以来，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张彦实待制为尚书郎，始请下诸道学取旧监本书籍镂板颁行，从之。然所取者多有残缺，故胄监刊六经无《礼记》，正史无《汉书》。二十一年五月，辅臣复以为言，上谓秦益公曰，监中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镂板，虽重资，费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盖守自淳化以后，历朝皆刻书版存国子监。”

明代南监诸史，乃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板凑合而成，年久漫漶，且某些监生草率不堪，谬误甚多。叶德辉曾云“其书虽至今流传，亦等于书帕坊行，不足贵重矣”。明承宋制，令天下择诸生学行优者，送国子监就学，以育英才，或举人会试不第亦听入监。据《明史·选举志》：“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

是书参与补版之监生甚多，计正德十年王舜元。嘉靖三十七年为瞿伯玉、徐秉直、童志德、吴维洲、蔡详、蒙仁爱、陈柏、张天秩、徐子成、刘梦兆、张天相、徐天相、刘伊、陶博、汪克勤、张坤、洪椿、史世申、蒋率吾、刘杞、董言策、步希刘、冯汝才、萧学、孔估、陈宗尧、胡邦科、彭天宠、孙体恒、秦安畿、王维藩、李应祥、金国珍、王绳祖、戴光、汪钰、沈键、汪极、陈所蕴、李遇、顾伦、顾佾、曹制、沈可珩、冯应旸、熊汉儒、汪伯梓、丁嘉云、史崇经、王以焕、王维基、涂伯恩、饶斗南、钱兆贤、赵子义、丁良策、陆禧、李敬之、赵祝易、胡思孔、王旌、袁之纪、包鼎臣、尹东鲁、周崇仁、仲朴、董守悠、田莘、林大达、李继光、杨文耀、冯达可、韦炫、郎必进、洪誉、李延植、周汝奎、陈燧等共七十八人。万历十年监生为张言德、邓河、张合、张珍、徐廷宾、吕士中、刘科、施三、毛有伦、杨钦、江期、莫应龙、刘智、刘光祖、何华、傅高、刘大能、陶文潮、刘继隆、王接、戴密、王郎、余武、唐章、傅年、陈焕、宗银、胡一风、翟应思、许高、端继会、武光汉、毛惟现、程言、毛诗传等共三十五人。

此书刻工、万历二年有罗六。三年为李坤、杨育、胡机、葛学、吴

序、郑仁、胡存、杨玉、吴廷、裴龙、吴晋、罗六、林遇时、黄里、刘见、戴训、黄干、黄上天、蒋寅、王武、黄友仁、朱桂、戴邦训、王堂、伊学、段锦、朱钦、邓千、戴谷、李春、洪赞、洪平、余世方、傅魁、文潘、吴金、王朝、刘介。万历四年有温志、刘介、黄友仁、胡机、傅魁、易玄、刘士、邓千、林时、蒋寅、易兹、王朝、晏述、李淮、戴谷、罗六、易正文、吴金、段锦、杨育、戴子贤。

明崇祯刻本《增补评林西天竺 藏板佛教源流高僧传宗》

《增补评林西天竺藏板佛教源流高僧传宗》八卷，明许一德撰。明崇祯元年（1628年）杨金蓺林四知馆刻本。三册。有图。半页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书眉刻评。题“清源逸休道人许一德作卿甫诠辑，蓺林四知馆居士丽泉杨金绣梓”。序佚去。

《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记载，许一德，字子恒，号吉巷，泗州人，著籍贵州，隆庆五年进士，官御史，立朝多所建白，迁云南副使致仕。乞休归家居十余年，醇厚谦谨，人称长者。又乾隆《贵州通志》卷二十八乡贤有传。然，此许一德非是书作者，因清源即今福建仙游，作者当为闽地人氏。

卷一收高僧二十六人，卷二收二十三人、卷三二十五人、卷四二十六人、卷五二十九人、卷六二十二人、卷七三十二人、卷八三十二人，共二百十五人。始释迦牟尼佛、达摩尊者，止宋代佛印禅师，所收多唐高僧，编次颇凌乱。按专述释家高僧之传最早为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十四卷，后又有《禅林僧宝传》等，该书题“增补”者，当有原本，再增而补之，而今原本已湮没不存，此本也不见其它各大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今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明代版刻附图之书以万历间所刻最多，然似此每人一图，共约

二百余幅者则颇为少见。此图不甚精，较之明富春堂等刻戏曲之图大相迳庭，或也可见明万历后刻书，为竞争图利，以图配文，吸引顾客之招术。

是书黄纸印，类行纸。扉页“佛教源流高僧传宗、增像评林天竺国藏板、蕪林四知馆杨丽泉绣梓”。卷八末有书牌，“崇祯新岁春月蕪林四知馆杨丽泉梓行”。杨氏四知馆刻书，最早见有明嘉靖刻本《丹溪心法附余》二十四卷，万历间又刻有《醒睡编》九卷，明末清初时还刻有《命理正宗大全》六卷、《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四卷，皆民间通行之书。

铃印为“自如”。

日本抄本《快雪堂日记》

《快雪堂日记》，明冯梦楨撰。日本抄本。四册。半页九行十八字，无行格。

冯梦楨，字开之，秀水人。万历五年会试第一，官编修，与沈懋学、屠隆以文章气节相尚，忤张居正，病免。后复官，累迁南国子监祭酒，与诸生砥名节、正文体，寻中蜚语归，年五十八卒。钱谦益《初学集》为梦楨墓志铭。

是本书口题“快雪堂集”。梦楨有《快雪堂集》六十四卷，为万历四十四年黄汝亨、朱之蕃等刻本。题“快雪堂”者，因其家藏晋王羲之《快雪时晴贴》故名。此日记为集之卷四十七至六十二，计十六卷。始自万历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终于万历三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共十九年，当日人据刻本传抄。

冯梦楨生于嘉靖二十七年，卒于万历三十三年，日记所载为四十岁至五十八岁时。其丁亥日记首云：“余身丁亥游天目以后，有所历夜必记之，甚庞杂不次，今芟共什三为日记，每一披览，陈迹如新，省心寡过，亦一助也，真实居士某识”。梦楨文章誉望，学者以为

高人朗士，且才气踔厉，辞采纵横，不可一世，然其日记却绝少“至理名言”，所记来往友朋也较简，文献价值不甚高。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原著录为清抄本，误。钤印为“沟东精舍”“竹添氏书库”、“樱山文库”，皆日人所钤也。

吴騫稿本《日谱》

《日谱》不分卷，清吴騫撰。手稿本。存乾隆四十八年(1783)至嘉庆十七年(1812)，为吴騫五十二岁至八十岁时所记，前后达三十年之久，次年，即归道山。

据目前所能查到的各种善本书目，史部传记类中著录的日记稿本、抄本大约二百余种。但乾、嘉时期之学者所存留的稿本日记，却是寥寥无几，抑且多为零星残帙。

此稿中有读书笔记、见闻杂录、清朝典故、乡间风俗、友朋往来、藏书史实、鉴赏金石书画、游览山水等等，备载作者本人的经历见闻。其所记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在目前所见的明、清两代学者各种日记中是仅见的。它对于研究作者的生平和考订作者及乾、嘉学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为翔实材料。

《日谱》中有多处批有“当入桃溪客语”、“入诗话”、“亦入诗话”、“又收桃溪”、“尖阳随笔”。按：《诗话》为《拜经楼诗话》。《桃溪客语》、《尖阳随笔》为騫平日所作笔记，内容较为丰富，并已刊刻，可供研究地方史者所参考。但《日谱》中所批之内容，并未均收入刻本，如“薄荷”等条，足见其人著述漏遗者尚多。

《日谱》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吴騫博学多才与为人忠厚，在江浙一带所具的声望。騫轻财好施，见义勇为，每当歉岁，农民颗粒无收，騫必设法为之施赈。《日谱》乾隆六十年闰月朔日，“时以岁歉，约里中同志为粥饲饿者。是日为始，每日自辰迄申凡大小二千余口，于兴福庵按票给筹，第三带盐赈给粥。”初二日，“上一夜以煮粥

不成，于三带设焰口一坛。是日，粥颇香稠，领者莫不欢忭。”《日谱》中还反映了騫为农人着想，同情他们的遭遇。嘉庆十年五月朔日，“蚕麦无收，米价翔贵，贫民抱忧生之嗟，西则海宁，东塔山塘，多有自投于海者。”“前三日立秋，久不雨，桔槔之声，晓夜不彻，为农者亦良苦矣。”嘉庆十六年六月二十日，“立秋，初昏，忽作大风，天气顿凉，始得安寝，然月余无涓滴之雨，农人甚苦。”其在乡里之义举，甚得时人称善。

騫交游甚广，与当时学者如段玉裁、钱大昕、王鸣盛、卢文弨、陈鱣、鲍廷博、周春等人交谊深厚，过从极密。騫尝自制一舟，往来苏浙间，每逢出游，多为访友之行，晤时谈古论今，唱酬杂咏，间或鉴赏书画，《日谱》中时有所载。

吴騫读书重考据之学，尤喜搜罗金石及宋元槧本。作为乾、嘉时的著名藏书家，他和黄丕烈齐名，黄丕烈颜其居曰“百宋一廛”，騫以“千元十架”相应。《日谱》中多处记载騫所见善本，对于藏书之源流、版本之考订、异本之校讎，都有翔实记录。如和陈鱣同观所收宋元秘本《周易注疏》、《尚书》及明代《阳明尺牍》等。又如记载《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俱有心得之处。

吴騫少时曾读岐黄家书，对于医理亦有研究。《日谱》中也记载了一些切实有用的医方。如乾隆五十七年元旦，“周慎斋书治妇人白崩，用棉花子炒焦，取仁为粉，好酒送下，数服即愈。或用荞麦面、好酒和丸，亦佳。”此外，如治肝气痛方等等，也可供今天研究中医药者所参考。

据知，北京图书馆亦藏有《日谱》，为乾隆四十五年部分，仅存二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二日，记騫于乾隆庚子春与陈鱣同游武林，在杭州与鲍廷博、卢文弨、奚冈、赵魏等人往还游宴，评阅善本、名画、古器物之属，又有与鱣唱和诗十七首。此部分《日谱》，民国间邓实等辑《古学汇函》（民国元年国粹学报社排印本）已收。

吴騫撰《愚谷文存》中收有《可怀录》、《可怀续录》，为騫先后于

乾隆三十九年(1774)、嘉庆五年(1800)回乡省墓时逐日所记,并取潘安仁《西征赋》“故乡可怀”之语为名。从时间上来说,虽然和《日谱》有些重复,但内容却不尽相同,二者可以互为补充参证。

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

稿本《观妙居日记》

《观妙居日记》,清李锐撰,一册。今存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一年。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李锐,江苏元和人,字尚之,一字四香,诸生。幼有过人之敏,邃于算学,穷究天元一术,于古法多所阐发。因受经于钱大昕,得中西异同之奥,于古历尤深。嘉庆初,阮元提学浙江,常延锐至杭,问以天算。阮元辑《畴人传》,得锐之力为多。有《天元勾股细草》、《开方说》、《孤矢算术细草》等。

李锐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卒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五十。此为其四十二岁时所记,正为中年之时。日记所载,多为琐事。其与当时著名学者法时帆、阮元、陈鱣、李福、高夔、吴慈鹤、张敦仁等人过从甚密,日记中常有所载,惜记事过简。

四月初七日有“纂五代史司天考补注二卷毕”。此书未见刻本,稿本似已失去。又五月二十日所记有吴县新进士者,云:“是日知小廉归班,春生即用知县,前所报翰林,乃匪人撞冒也。吾苏新进士七人,吴慈鹤、顾元熙、谭瑞东俱庶常,陈春尹主事,蒋泰阶、陶文植中书,李清杰即用县,无归班者”。又八月二十七日所记买人参事:“托吴春生买人参二钱,价二十两。春生言国初以来参价日贵,惟去年、今年乃大贱,盖秧子多(秧子指人工培植的根茎),而自然产者少也。”

清代银钱比价,在顺治、康熙年间,每银一两可换钱七、八百文。至雍正以后,因地方铸钱日多,而致钱价下跌。乾隆末年,银一

两可换钱一千零数十以自一千一百文，至嘉庆初年，银价上扬为九百数十文。如以银一两换一千文为算，则二十两银当为二万文钱。其时米一石，价贵为白银三两，二十两可购米近七石，而买参却仅能得二钱，其贵无比，绝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及。

锐十一月二十八日登舟往江西，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始至南昌，晤张敦仁。十二月初七日记云：“自兰溪至侯城，沿滩人家作水碓，以水激轮圆转，甚利。舟行上滩，持篙者努力叫呼，与滩声相乱。牵夫涉水，水深没股，严寒风雪中，竭六七人之力，才行四十余里，为之恻然。”

清代算学家较著者有华蘅芳、梅文鼎、李善兰、吴嘉善、徐有壬诸人，均无日记传世。此稿本《观妙居日记》，北京图书馆尚存三册，为清嘉庆十年六月至十一月、十五年正月至八月。此虽仅存一年，当亦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的了。又上海图书馆有《观妙居日记》，为清嘉庆二十五年吴嘉泰抄本，所抄为清乾隆五十六年至嘉庆元年、嘉庆九年至十六年、十八年至二十一年，计十七年之久。

稿本《敬徵日记》

敬徵，清镶白旗人，为和硕肃亲王永锡第四子，生于乾隆五十年，卒于咸丰元年。曾获封赏头等侍卫、散秩大臣，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后谥文懿。《清史列传》卷四十一有传。

此日记起自道光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二十五年迄于咸丰元年，共十三年，多记生活起居，所见所闻宫中之事，颇有史料价值，因所记内容史书俱未记载。此援抄数则，以见其一斑。

十七年二月初六日，“内府奏逃太监十四名。”三月二十二日，“召见，问审讯偷佛座事”。可见宫中尽管门禁森严，却也不太平。

二十年正月十一日，记孝全皇后崩事颇详。

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记入廷臣宴之经过，于宫廷礼节记述较

详。“已初散，回园。已正二刻五分走到茶房，侯裕恩同进侯入廷臣宴。午正，上升正大光明殿。先期在戏台两边对台柱子东西排立。乐止，内奏事带上，左右石阶顺牙面石行，至中间分立，计中间除中路左右共四人，向上行一跪三叩礼，退进两傍，稍间边隔，多依次立毡垫后。上命坐，随跪行一叩礼，即盘腿坐。内监上膳，随赏筵，二人一桌。上汤饭。内监赏御菜一品，行一叩礼。饭毕，内监进奶茶，众在本位随跪。上进茶时，行一叩礼后跪坐，候赐茶至，跪起接，一叩毕。饮茶，内监随接碗去，仍跪坐。上视彻馔，内监上彻，众即可盘腿坐，摆果宴毕，派出递酒之人立起，出边隔扇，脱褂。众即立起，俟递酒人进殿跪，众亦跪。上饮酒时，众行一叩礼仍跪，俟递酒人饮赐酒毕，众跪坐。总管进上酒一爵，众不叩。内监赐众酒各一钟，接酒行一叩礼，随饮后将钟放本桌上，仍跪坐，候赐元宵、赐果茶，俱不叩。接果茶饮毕，彻果筵。上命退，众立起，由边隔出行，至中间行一跪三叩礼，毕，退下两边石阶，如初排立。上回宫。是年，在西边第一桌，同潘之次赏蟒袍一件，酱色，缙丝，酱色加宽大卷缎一匹、灯一对、手炉一个、烟一瓶、玛瑙壶一个、旧玉太平有象一件。午正一时散”。

二十五年后所记多为赏银事，用去之银两多有记载。如正月十四日，“给老姑太太家三孙娶媳银廿两；又哈贾首领等随爷银三十两”。四月廿八日，“散端午节费，共用银一千一百九十五两。太太用银二百两，又给裁缝银一百两，给买烟壶银十二两，又还银楼银十七两。”

清人日记传世者仅二百余种，其中稿本更是不多，而多记宫廷之事者鲜见其有。敬徵为清宗室，所记乃第一手资料，虽多为片言只语，当可征信，研清史者当可从中细细研考。

此书有洪业(煨莲)先生跋。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稿本《梯山汪氏家谱》

《梯山汪氏家谱》十五卷，明汪国蔚辑。稿本。四册。半页十六行三十二字，黑格，书口上方印有“梯山汪氏族谱”。框高 29.1 公分，宽 18.9 公分。前有乾隆十二年(1747)赐进士出身文林郎松江府儒学教授八十五世孙汪衡序、汪玘序。又有永乐八年(1410)端木孝思旧序。卷十二末有乾隆十二年汪国蔚跋。凡例九则。

汪国蔚，字丽文，国子监典籍，为梯山汪氏第八十七世裔孙。

该谱自得姓起至始祖，计十五卷，凡九世为一图，次序列之，明宗法，辨嫡长，其卷一为原始图、谱论、姓氏论等；卷二为一至四十四世图并碑、传、铭、赞等；卷三至十五为各房世图。

按汪氏得姓于颖川。其有宗谱，始于“龙骧渡江继起，遂辟新都，乃定宗谱，纪德行、官爵、墓莹于世次之下”。梯山，似在安徽休阳东十五里地。元大德五年(1297年)，汪氏一族即由汪汝功由徽地古城山移居梯山。其迁徙经过可见卷五附录汪仲达所记，云：“宋咸淳四年，先考汝功公因寻山水之胜至古城山，谒显祖庙，乐据形胜之地，遂携诸兄弟卜居于古城山侧。后以长四兄继亡无传，又每见术人云，此山砂水虽奇特可爱，只宜作神庙，而居地犹宜深藏，环护为吉，如此山头太露，露则风吹以至人丁少旺，难为传世之洪基也。于是与二兄仲进复迁古城山麓越二里地，名高梯山而世居焉。”

其凡例有云：“吾汪氏统宗谱，阖族之根本，务当世守珍藏。至支谱，宜世代增修，庶几伦序之礼不乖，而亲亲之义不废也”。“支谱一册，贮存祠匣，祠正轮流职掌。凡生子称月，告祠命名。娶妇三朝谒祖，即注妇姓名于夫讳之旁。葬亲奉主入祠，本家开记父母生歿日晨及葬所在，祠正誊录于祠谱之后，不得懈怠。”“本族支谱，悉遵统宗，汇请订正，续入统宗，百世不易，务宜世守勿替。从前各门所有私谱，紊杂不一，以启后人疑惑，公议概行，缴祠焚化，不得留存。”

如有匿藏后出诬众者，公同惩罚。”

梯山汪氏家谱，最早为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所修，由十四世孙云龙取所藏家乘，重加厘订，别为支谱。后因各门所立之谱不一，其间并有挂误，为此，国蔚锐志重修此谱。

汪谱稿似未刊刻，谱中有后人略为增补。此本藏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清初抄本《沱川余氏世纪》

《沱川余氏世纪》不分卷，明余懋学撰、余光诏辑。清初抄本。一册。题“赐进士嘉议大夫总督粮储南京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裔孙懋学著、二十世理源裔孙光诏辑”。

余懋学，字行之，隆庆二年进士，万历初擢给事中，忤张居正，斥为民，后累迁南京户部侍郎，夙以直节著称。十蠹一疏，尤为时所重，所言好胜必致忿争，终且激成朋党，后果如其言。天启初进谥恭穆。（道光）《婺源县志》卷十五人物有传。光诏，为二十世理源裔孙。

沱川属安徽婺源。婺源，唐置，以婺水绕城三面，因名，婺源之西为沱川，沱川有理源、鄣村、燕山、篁村、东坑等五村，余姓一族多集于前三村。

是书收沱川余氏一支行实、志铭、小传、祭文、墓表、书序等。前为婺源沱川余氏族谱，述七世宜高至二十世光鲁简历；次为沱川余氏派衍源流，为三门十二世，其三门者，为鄣村、理源、燕山；再为沱川余氏宗支歌。

沱川余氏之始迁祖讳道潜，字希隐，号东窗，宋重和元年进士，授桐庐县主簿，有德政。居二年，方腊起事于封源洞，遂弃官还新安，避地婺源之沱川。

《沱川余氏宗支歌》，于沱川余氏一支之行实叙述颇详。兹录如下：“东窗公，字希隐，讳道潜，始自桐安迁沱川，生子一人名曰玩。

二世祖宗字宗元，洗成诩成是其传。洗成五子皆迁徙，曾无一人守故园。三世诩成字君辅，当年生子诚与全。全行小九无后焉。小四诚公泽绵绵，所生四子尽豪贤。子胜世华百三翁，篁村古林是大宗。百七世杰名子聪，百九子强字世雄。聪强世次俱无据，居川内者称附庸。百十二公字世则，三门支派公发脉。五世子法是本宗，生子三人始分析。德忱德谦与德润，长为上舍家声振。德谦招抚艰嗣胤，德润已翁支可认。德忱称为上舍公，分居鄞村川之东。是为本宗六世祖，生子宜高字维甫，卿荐起家官学正，鼎峰遗集传来古，七世宜一生苏莱，莱翁岂及苏翁哉，补一教谕八世祖，三门派自三溪来，莱翁有梓两枝齐。附居庄背瀛水西，何如鼎望三门族，本系教谕号三溪，三溪教谕三男子，长男震一字元起，中男震四字元善，少男震七字元济，震七元济后不传，震四元善燕山迁，震一山长两门祖，晚筑仁斋于理源，燕山震四号梅斋，晞贵志阳三子排，志阳之后居星散，晞阳之后亦非侪，惟有贵阳发早梅。晞阳志阳少栽培，中枝独向燕山开，花开五出占春魁，仁斋山长生八阳，昭阳景阳世绵长，鄞村并茂称四良，理源分为上下房，昭阳闰三字以明，世居鄞村善守成，以明生子曰公售，售生四良齐发荣。景阳闰五以和公，卜居定宅理源中荐辟人材公顺公。良实良大两房分，良大行二定广公，三子号曰梅竹松，猗欵盛哉每竹松，宗支歌兮一曲终。”

稿本《管溪徐氏宗谱》

《管溪徐氏宗谱》五卷，明徐希明纂修。明万历十年（1582年）稿本。四册。半页十行二十字，红格。前有万历壬午徐惟贤序。

徐氏受姓，始于伯益之后，若木佐禹治水有功，封国于徐，因以赐姓。徐姓至管溪，始于元世祖。其先来自奉川联山，时间约在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2年），“有讳元泊者，渡江居衢州，宋高宗朝，有讳徽言者，宋晋宁军，生子显，字宗说，为户部侍郎，绍兴间徙

居庆元路奉化州而家焉。”

卷一为修谱年月、家乘目录、徐氏本源、凡例、徐氏世系外纪、联山世系外纪、谱系辨疑；卷二为历次修谱序、一世至五世附昌二、昌三甫君之派；卷三为昌四甫君长子真五甫君、次子真七府君之派；卷四昌四府君季子真九甫君之派；卷五世系总目、科第、征辟、殿直、宾贡、例贡、学校、赐封、世胄、藩僚、吏员、耄耄、贞节、列传、碑铭、家集目录、诰敕、后跋。

据历次修谱序，明代管溪徐氏共修谱七次，分别为洪武间、永乐十一年、正统十年、天顺元年、弘治三年、嘉靖十八年、万历十年。其中除正统至天顺仅相隔十二年外，余皆三、四十年之久。此稿本即万历十年所修，纂修者徐希明，字允淳，号凤山，行仕一年，三十九岁以《诗经》中嘉靖甲子浙江乡试第三十九名，初授湖广长沙府攸县知县，二任直隶安庆府通判，为管溪徐氏十一代孙。

徐序云：“万历己卯，明还自楚，随遭内艰家居。明父南石翁子麟，时长宗监，暨宗之长老，惓惓以修谱为言，而侄氏大参五桥惟贤，春元望平启东意尤切，盖虑族繁而宗系不明，不免视如途人，若老泉氏谱，苏者之所惧也。越二岁，始集各支之长，各集本支之所生而类辑之。始于嘉靖己亥，终于万历壬午。”

此谱较之前谱“凡名氏之僭犯者改之，混淆者别之，生卒年月之错讹者正之”，其“视旧谱所增，不下数千指”。同时从凡例看，于谱中人物传记，也不拘泥于前修之谱，“族之有谱，犹邑之有志，非徒记姓名，亦以示惩劝也。故不论显晦，凡有学行功迹可记者另立传或述碑铭，少有一善一艺可称者，亦明注不使湮别。若人见在者，虽有善不敢遽述，以俟于后远嫌。”“宗中旧谱止载男子，妇人惟存姓氏，然节妇、贤妇皆关吾宗风化，有功于内者，今悉录以示劝。”“谱中名或与嘉靖年间所修谱内少有不同者，毕因改正而然，当以今所书为准”。

明黑格抄本《天运绍统》

《天运绍统》一卷，明朱权撰。明黑格抄本。五册。半页十三行二十四字。题“涵虚子癯仙编”。前有永乐四年（1406年）涵虚子序。

朱权（1378—1448），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宁王，二十六年就藩大宁，永乐初改封南昌，恃端难功，颇骄恣。晚年托志冲举，日与文人雅士往返自号癯仙、涵虚子、丹丘先生。权博学多才，除对诗文史籍、诸子百家外，竟及释老、卜筮、修炼等学问，又好宏奖风流，群书有秘本，莫不利布之，卒谥献。

“天运”，即自然之气数；“绍统”，统绪也。此书之名，当为天命统绪之意，也为历代人君谱系之专书，自三皇五帝迄元代诸帝，各依其朝代，先谱世系，次纪传授与年号，较之前代诸儒所论者为详。

朱权自序云：“历代相承其谱系，皆有可考，而其世次编年，又多不同，有以兄弟而为子侄者，有以伯叔之祖而世次行列先后者，在五帝之前者，自秦火之后失其真考久矣。虽载诸史籍者，各朝儒生所编年谱不一，又不可得其真。予于是书，究圣图录，用心有年，莫得圣祥。洪武丙子，于御府偶得秘书所藏《历代帝王谱图》校之，与圣诸儒所录，其年代世次多不同，其谱系世次自秦至元有之，自伏羲至周亦无谱系，于是纂成图录，编成世次，乃自古之所未有，集之成书，可为秘典矣，庶不失其天运之统绪也。”

又此书末册为《皇明帝后纪略》，题“奉政大夫礼部仪制清吏司郎中臣戚元佐谨编、奉直大夫礼部仪制清吏司署郎中事员外郎臣郑汝璧恭校”。前有“皇明帝系图”，至“今上”止。“今上”者，当为神宗皇帝。纪事止隆庆六年。又附“皇明帝后忌辰日期”，自正月至十二月止。

题中所及戚元佐，字希仲，号中岳，浙江嘉兴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仕至尚宝卿，长于诗文。

按此明抄本乃据明永乐刻本传钞。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

著录有明永乐刻本，藏北京图书馆，然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却不得见。又，此永乐本今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王氏并云所见之永乐本蠹蚀残阙颇多。此抄本首尾俱全，楷书精写，或可补其缺失。又查《明史艺文志》，朱权有《汉唐秘史》、《通鉴博论》等十余种，然《天运绍统》未及著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明天启元年梁鼎贤刻本，浙江图书馆藏；又有明抄本，重庆市图书馆藏。此本藏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铃印有“北平谢氏藏书印”、“谢氏珍藏”、“鄂氏顺安珍藏”。

明黑格抄本《南城召对》

《南城召对》一卷，明李时撰。明黑格抄本。半页十行二十三字。李时，字宗易，号松溪，任邱人，弘治十五年（1485年）进士，授编修，世宗朝入相，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文康。时素宽平，既入阁，益镇以安静。其恒本忠厚，廷论咸以为贤。事迹具见《明史》。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杂史类存目著录云：“世宗亲祀祈嗣坛，时与大学士翟奎、尚书汪铉、侍郎夏言等侍于南城御殿，召见论郊庙礼制，兼及用人、赈灾之事。时因录诸臣问答之词。史称时恒召对便殿，接膝咨询，虽无大匡救，而议论多本于厚，于是编亦略见一斑云。”

此本即四库所云“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封面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南城召对一部计书壹本”木记。卷一第一页铃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查《四库采进书目》，是书为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之书，当为四库底本。

《南城召对》流传罕见，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台湾各种书目，均不见著录，清代也不见重刻。曾藏清宗室盛昱（伯羲）家，铃有“宗室盛昱藏图书印”，今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明蓝格抄本《钦明大狱录》

《钦明大狱录》二卷，明张孚敬撰。明蓝格抄本。二册。半页十行二十字。清汪宗沂跋。

张孚敬，初名璫，字秉用，后赐名孚敬，字茂泰，永嘉人。正德十六年（1512年）进士。明世宗议追崇所生，孚敬迎合帝意，力折廷臣，历官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为人刚明果敢，持身自廉，然性狠愎，报复相寻。卒谥文忠。有《张文忠公集》十九卷，《奏对稿》十二卷，《谕对录》三十四卷。其事迹俱见《明史》本传。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

是书及嘉靖六年九月，署都察院事侍郎张孚敬以张寅（李福达）先后狱词及上所裁定并所赐敕谕辑录成书。

嘉靖五年七月至嘉靖六年九月，张璫、桂萼等人利用嘉靖帝朱厚熹的昏愎和专断，借李福达之狱，制造的一起株连四十多人的重大冤案。冤案经四十年之后，直到隆庆初年才彻底得到平反。清赵翼尝云：“李福达之狱，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问罪者至四十余人，为嘉靖年间一大事。”（《廿二史札记》）此书除颂扬嘉靖帝朱厚熹之“英断”外，其余主要为马录、颜颐寿等人“罪状”，并炫耀张、桂等人特别上疏陈情之事。

汪宗沂跋云：“同学仪征刘恭甫家多储书，以癸酉秋得《钦明大狱录》二卷于金陵市上，定为明人抄本，因以见示。予闻斯录初刊时，以张永嘉请广颁偏布，今刻本已久消亡矣。往者，梁篔林中丞曾访永嘉故书于温州而未得，仅得其目，中有《钦明大狱录》，与今所得卷数正合，然则是书殆永嘉家藏故物也。夫永嘉虽以大礼骤进，而其入阁适缘大狱，则其钞副于家，冀彰光荣，亦固其所及。夫势焰既息，故帙犹存，竟与党碑社录同资口实，得毋自悔，其为君子谋之太密耶？录中获罪诸公，力治妖贼，皆执法吏也，予独深惜。夫刑部主事归安唐枢开释六疑一疏，证据明确，虽皋陶不能易。不幸而坏

于勋贵之干旋，又不幸而激于言官之攻讦，坐致牵连削籍，正义不伸。然当日之主持斯狱者能庇同类仇举朝，而卒不敢存唐疏于《大狱录》中，岂羞恶之良尚未全泯耶？抑亦以是非明白，无可回护，而特从删削也。予谓恭甫盍补钞唐疏于斯录之后，一若永嘉之储以相待者，今乃得补其遗漏也。恭甫笑以为知言。同治甲戌秋月，歙汪宗沂谨跋”。

刘恭甫，即刘寿曾，毓崧子，一字芝云。同治、光绪中两中副榜，校书金陵书局，文章大雅，治经有家法。祖文淇为左传旧注疏证，两世未成书，寿曾续纂至襄公四年而卒。又有《春秋五十凡例表》、《传雅堂集》、《南史校义集平》等。

封面又有近人题记：“明张永嘉藏之原本，后归刘恭甫所藏，复为缪氏艺风堂所得，以巨价易之于古书流通处者。内附数页即缪氏手钞。癸亥缪氏藏书全数出售，乃由富晋齐王氏作缘归于寒斋”。癸亥为民国十二年（1923）。缪荃孙跋见于《艺风藏书续记》卷二。

卷末有刘寿曾补钞唐疏三页，末为“唐枢论妖贼李福达疏”（从《明史》枢传录出）及缪氏藕香移钞张寅冤狱。

查《张文忠公集》奏疏三：“臣随将臣等捧到敕谕四道及先后会问招稿节，奉钦依发落事理缮写成书，上下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名曰‘钦明大狱录’。夫大狱一榜，固足以示刊罚之公，要之先后招词之参考，情理曲直之攸归，则惟此录为详备耳。兹谨进呈御览，其余欲候命下，分送在京各衙门大小官员各给一部，仍发仰各该巡按转行都、布、按三司，如式翻刊，分布所属衙门，一体颁给，俾中外臣工咸知圣明钦恤之仁，共摅怀德劝忠之念”。又查《明史》卷二百六马录传后有“遂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明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据此，是书除印千七百部外，又有内外各衙门翻刻，然世间并无刻本流传。此明抄本殆为详尽记录此案之秘籍。

《明史艺文志》、《天一阁书目》、《千顷堂书目》皆有著录。

钤印有“仲穆居京师时所得书”、“友年所见”、“钱印应明”、“海

昌陈琰”、“唐华馆”、“拾遗补阙”、“古书流通处”、“浣红楼夫妇读书记”、“陶毅印”等。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明末抄本《甲乙记政录》

《甲乙记政录》二卷、《丙记政录》一卷、《丁记政录》一卷，明佚名撰。明末抄本。红格。半页十行十六字。四册。近人邓之诚跋。

邓跋云：“此书盖记天启四、五、六、七年魏阉之祸，据《邸报》按日编纂，最为得实。夏燮校《两朝剥复录》、《先拨志始》实推勘月日，用力颇勤，惜其未见此书。杨凤苞《秋室集》以《甲乙记政录》为记唐王事，盖只见禁书书目，实未见本书，不免妄相推测。此旧抄本当是原稿，体例殊不划一，恐未必有刻本。己卯之夏，燕京大学图书馆偶从书贾得之，谥为秘籍，因校抄一本，而书数语归之。是岁十月十有二日，五石居士邓之诚。”之诚，字文如，号明斋，又号五石斋。江苏江宁人。曾参加反清和反袁护法运动，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史学教授，其著作最重要者为《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全编》等。

是书有明崇祯间刻本，北京图书馆入藏。谢国桢《晚明史籍考》曾著录。第一册末衬纸有书“右具稟帖，崇祯元年七月”，末册首衬纸书“崇祯元年八月日”字样，此书当为其时用废弃之公文纸所抄。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明万历精绘本《边城御虏图说》

《边城御虏图说》不分卷，明万历初年精写彩绘本。一册。

此图说原无书名，今据图中说明而拟之。分上下两栏，上半为边城各口建立之说明，下半为彩绘各处关隘之图。始“下竿岭口”，

至“石榴嘴口”，计一百十六处关隘。据所列关隘之名，当在古燕地区。

虏者，主要指元亡以后的蒙古贵族。有明一代，北虏为患，每岁秋高马肥之际，至春间冰解，即入寇诸郡，饱掠而去。故明廷历朝皆沿边筑塞，列镇屯兵，并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固东，合称九边。此边城之关隘，当属宣府所辖。

图说当为地方大吏属人所绘，对每处边城何时建立、高度、守兵数目、何处支领开销，由何方带管，并具体管辖地，俱清楚罗列。如“青羊沟口”云：“弘治十七年建立边城，一十一丈八尺高、一丈八尺不等。万历元年题奉钦限，修完茨字十四号、十五号台二座。守口主兵十二名，在易州监督衙门按月俱支折色。上竿岭守口官带管。东至下竿岭口、西至鄆鄆岭口、南至阜平县、北至灵丘县。地方禅南背村稍缓，外通灵丘县一百里，向无虏犯，今有台墙，堪以御虏。”

此图说属史部政书类之军政，明代原装摺本，不多见。查北京图书馆有《喜峰路副总兵张玠下所属董李武提调并喜峰路标下沿边关营台墩边城高险平易女墙山崖军马器械钱粮等项数目》不分卷，为明抄本。此本于明代御虏可反映一个侧面，对研究明代边疆之学者颇有实用价值。

清内府写本《膳房办买肉斤鸡鸭清册》

《膳房办买肉斤鸡鸭清册》，二十四册，四函。存清光绪三十年正月至十二月、光绪三十三年正月至十二月，每月一册。深蓝色封，左上角有黄签，书“膳房办买肉斤鸡鸭清册”，中黄签书“光绪三十年□月分”。纸用薄棉纸，大本。每页骑缝皆钤有“总管御饭房茶房之

图记”满汉文朱色木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膳房之称由来已久,前蜀韦庄“感事诗”中即有“八珍罗膳府,五采斗筐床”之句。御茶膳房是清代内务府负责皇帝及宫内皇室人员、办事人员的饮食及筵宴事务机构,设管理事务大臣若干人,由皇帝简派。管理大臣下再设尚缮正,尚膳副,尚膳,主事,委署主事,笔帖式等官职。尚膳正多由满人担任,为二品官,如光绪末年任事务大臣者即为继增、头等侍卫玉秀、维康等人即是,皇帝饮食及宫中各种大宴均由他们掌管安排。

《清会典事例》载明御用膳房,属下有庖长四名,副庖长四名,庖人五十名。又按清代制度,皇帝和后妃以及宫内人役都有一定之份例,在皇帝之份例中,仅膳食一项,每日用白银五十两。

此清册颇具史料价值,近年出版之清宫琐记或御膳一类图书叙及皇帝饮食,多举乾隆时食单为例,如能再引此清末膳房之清册就更全面了。

清末光绪时,每月仅膳房用银竟达一万四千余两,其时一品官之年俸为白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一百八斛或九十石。光绪三十三年,白银一两合制钱一四八五至一六八三文,而自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〇年米价为每公石合制钱五二五〇文,于此可见清末宫廷帝王后妃人等生活开支之一斑。类此写本,上海图书馆也藏有数册,此等材料如能为学者所利用,当可发挥其应有之文献价值。

明崇祯刻本《汇辑輿图备考全书》

《汇辑輿图备考全书》十八卷,明潘光祖辑。明崇祯六年(1633年)傅昌辰版筑居刻本。九册。半页十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下刻“版筑居”。题“明关中潘光祖海虞父汇辑 邗江李云翔为霖父参订 绣谷傅昌辰少山父较梓”。前有崇祯六年李长庚序、宗教一序、李云翔序。

潘光祖，陕西临洮卫人，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全书十八卷，卷一图、二方輿、图说等、三北直隶、四南直隶、五山西省、六山东省、七河南省、八陕西省、九浙江省、十江西省、十一湖广省、十二四川省、十三福建省、十四广东省、十五广西省、十六云南省、十七贵州省、十八四夷。并附采录诸书目，计《大明一统志》、《缠度分野》等二十九种。

此书乃光祖未竟之本，由傅昌辰得之，并由李云翔续之。长庚、云翔序中皆有叙述。按明代地理輿图及总志之书较多，然多记述都省郡邑之会、山川风俗等，至于厄塞要障、户口钱谷有裨国是者，则不予收载。此书似可弥补其缺。云翔序云：“予不愧续貂，从一统志而损益之，详以诸纪，述及予之耳目所见闻者，自神京以及各省至边陲要害，海运漕河、饷政关隘、钱谷，有裨战守者；古今人物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有关风化者，悉编入帙。”“是书越三寒暑，五脱稿，兹冬月之初始告厥成。”故此书不仅以輿图观，而其备考实可视为小百科全书，大凡古今变置之重轻、山川道里之险易、贡赋物产之饶乏、民风士习之醇浇、名丘胜迹之兴废，观此当可了然焉。

凡例十四则，叙该书选录材料之特点，杂而不乱。如藩封，“是培植天潢最为先务，他刻俱不载，是集于本省下总曰某王系某帝系，并计岁录若干、折色若干，而于各郡县下另注某王并郡王若干同城。”又如“孝妇烈女、文姬智媛，乃风化所关，采风者所必先，岂可遗略。是集虽戍妇村姑，有一节一行者，悉皆载入。”

美国国会图书馆也藏一本，佚失《天文缠度》、《四大部州图》、《天下地輿总图》之前半幅。此本存卷一至十四，然图则完好无缺，藏诸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是书南京图书馆、烟台市图书馆、旅大市图书馆、山西省祁县图书馆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图书馆俱有入藏。

钤印有“香书屋收藏”。

清顺治刻本《曲周县志》

《曲周县志》四卷，清李时茂修，赵永吉纂。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刻本。半页十行二十二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题“曲周县令三韩李时茂蔚芝甫总裁、学博举人太阳王国章莪之甫鉴定”，“邑人赵永吉善甫甫、刘逢源有宜甫、王体、广生甫编辑、王勋积大甫、宋欧友六甫、王熙皋如甫、霍则白亮雅甫同修”。前有顺治十三年李时茂、王国章序，末有赵永吉跋。

曲周之名，始于汉初封酈商曲周侯，武帝建元四年置曲周县。所云曲周，或因邑在河曲水旋而周之故。明清二代，皆属广平府。

是志四卷，第一卷为地理志，分沿革、疆境、分野、山川（附堤堰）、古迹、丘墓、风俗（附节序）、物产；建置志，分城池、县治、学校、仓铺（附里甲）、集市、坊牌、桥梁；秩祀志，分坛庙、寺观、祠碑；田赋志，分地亩、户口、贡赋、催役、收役、盐政、马政、兵饷、夫役。第二卷为职官志，分侯王、县官、佐武、学官；人物志，分忠义孝友、隐逸、节烈（附孝妇慈母）、一行、仙释、流寓；选举志，分辟举、科第、贡士、武科、思荫、世袭、驰封；杂志、分事纪、异纪、灾祥。第三卷为艺文志，分列传、志铭。第四卷艺文志，为记、论、诗。

曲周，明代有嘉靖、万历两志。李明茂序云：“曲周县志，胜国嘉靖辛卯创始于邑令黄公骅，其纂成者则孝廉聂鹤龄、明经姚舜恺。万历癸卯，邑令高公出承周宪使命重修之，其续笔则孝廉荆来贡、明经李重宝，其事简，其它略，而自是以后，书之缺焉未补者，又上下五十年于兹”。“窃不量，谋续邑志于莪之先生，先生曰此盛举也，乃聘名贤开馆于霍氏之墅，共事八人，善甫先生执牛耳，刘子、王子左鞭弭右。”

赵永吉跋云。“目今我曲五十年中职官之姓氏，或湮没无传，而科房册籍亦多散亡未备，老成雕谢，影响徒闻，则难取信之无凭也。史馆人文渊藪，一代之才纷出而肆应之，志则僻壤，原无多奇，聘之

而或不就，与其中者又多宝啬自爱，不肯片语相资，一二空竦，舐笔呵冻，每有疑义待剖，频眉相向，顾影寥寥，则难于协赞之元徒也。……时经五月告竣工，自惟终始之间，二三同事，如跛如盲，一室之内，盗贼中起，有力者先遁，而跛者任目，盲者任足，窃负以逃，怡然交善，遂即此以报侯命，宁敢自拟作史，惟是历历苦衷，不至为之无成耳。”该志始自乙未冬十一月，终丙申春三月，看来以数人之力，费五月之时而成是志，实乃艰辛备至之事。赵永吉，号善甫，崇祯己卯科，清初提选湖广石门县知县，地方未服，旅寓经年未任。丁艰后归里家居。

今嘉靖，万历二志已荡然无存，清代是志当以此为最早，然纪事至康熙十年，显为康熙间补版。其后又有二志，一为乾隆十二年（1747）刻十九卷本，劳宗发修，王今远纂；二为同治八年（1869）刻二十卷本，存禄修，刘自立纂。

此刻传世仅三帙，一藏北京图书馆，一藏北京考古研究所，一即此本，藏上海图书馆。

清乾隆刻本《平乡县志》

《平乡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清杨乔纂修。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刻本。二册。半页九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题“平乡县知县括苍杨乔莲渠纂辑、教谕棘津郑广绪坤裳校订”。前有乾隆十六年杨乔序，郑广绪序。又有康熙十一年赵培基、赵弼；康熙十九年卞三畏；万历十二年王应谨、毛术旧序。

平乡建邑后，蜀汉建兴十五年（237年）大水，建城徙置，改名平乡。宋末元明以至清代为顺德属邑。是书十二卷，卷一为星野、斗枢，娄胃昂毕（灾祥附）；卷二地理上，为疆域、形胜、建置沿革（城池、公署、仓库、邮铺、城镇、市集、里社、乡村附）、坛庙（祠坊附）；卷三地理下，为学校（义学、学田附）、山川（桥梁、闸口附）、古迹（陵墓

附);卷四典礼,分朝贺、秩祀、迎春、耕籍、宾兴、乡饮酒礼、乡约;卷五为田赋,有地亩、户口、钱粮(税课、监茭附)、保甲、递马、物产、风俗;卷六为职官、官师、防汛;卷七选举上,分荐举、进士、举人、贡生;卷八选举下,分例贡监生、武进士、武举、掾仕(训术僧道等附)、武职、封爵(戚畹附)、封赠、宦官;卷九人物,分仕迹、忠节、孝子、义行、隐逸、仙释、列女;卷十艺文上,为记;卷十一艺文中,为记、传、序、赋;卷十二艺文下,为诗、诗余。

杨乔,字南木,号莲渠,浙江缙云县拔贡教习,历任陕西三原长武十载,两署邠州,调繁临潼,终制起复,乾隆十二年十一月任平乡知县。杨序云:“顾自康熙十九年前令卞公重修,迄今已七十余年矣。其间废兴沿革,仕迹人才,盖缺如也,不及早续辑,将愈久而愈难搜罗,其不致淹没而弗彰者鲜矣。而仆曩在关中,三莅岩邑,两摄方州,待罪十有余载,修志之役亦数经矣。继以忧去,乾隆十二年冬,来令兹土,甫下车,亟欲纂著,因办理军需,驰驱八阅月,嗣复连委大差。今岁之春,驾幸江浙,又奉檄承办差务,几无晷刻暇。抵署后,爰进邑之绅士,而谓之曰:修志久廑予怀,今获少休,盍亟襄之。金曰:唯。又商之学博士郑君,君固广川知名之士,而好事文翰者亦颌之,以助于之不逮。仆亦摒挡簿书,广搜博访,昕夕参订,不滥不遗,未三月之久,而其志成。易旧志编年纪事之体为纲八,为目五十有二,哀然成帙,以授之梓。”

又郑广绪序云:“虽然县各有志,而独平之志有不可概论者。平邑民淳俗简,有上古遗风,惜平老成凋谢,文献缺如,片纸贵于璠玕,一节重于千均,取人为善,虽小必采,非悉心搜罗则湮没无闻矣。兹役也,事取其备而义取其严,总期无失乎,万世磨钝之意焉。科第仕宦,前代以来,云蒸霞蔚,至国朝则几于景星庆云;忠孝节义,自旧志康熙十九年以后,泯减者几七十余载”。“旧志编年规模非不宏远,但事迹多略且散漫无所统系,兹则一变旧例,体遵纪传”。郑广绪,字坤裳,冀州枣强县乙卯拔贡,乾隆十一年任平乡教

谕。

是书序后有凡例十条，备述该志之胜于康熙十九年志，如“旧志自康熙十九年前县卞公重修后七十余年，典籍缺如，职官典史内，自雍正年以上姓氏莫考，访诸老成，仅得十一，非敢漏也”。“历代封爵自汉南蛮侯以下共得十二人，旧志仅载萧喜、姚襄等二三人，未免遗漏，今增入”。“典礼所在，王制悠关，旧志缺焉，今人会曲增入”。“风俗物产，原备犹轩采访，旧志缺略，今增之，期于纪实，不嫌琐屑也”。“旧志艺文寥寥，今于乡前辈及曾官此土与侨寓诸贤散失中，搜得诗文若干首登之，以存梗概”。

是志明代最早有万历十二年何允升修、周元治纂本，今已亡佚。清代纂修最早者为康熙十一年(1672年)刻卷六本，赵弼修，赵培基纂；次为康熙十九年(1680年)卞三畏纂修本，已不存于世；三即此乾隆志；再为同治七年(1868年)刻十二卷本，为苏性纂修。该志存志凡三全帙，藏于上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明万历刻本《重庆府志》

《重庆府志》八十六卷，明张文耀、邹廷彦纂修，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刻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纸用四川皮纸。原签俱全。前有巡按四川监察御史李时华序，又有邹廷彦序，后有舒德裕跋。书口下有刻工余坤、余龙、余林、范春文、范会文、夏远、刘广用(刘用)、升、于、宝、攀、世、士、兵等人。今藏上海图书馆。

重庆称府，当在宋代，元代改为重庆路，明代仍称重庆府。现存最早的重庆方志为明成化间江朝宗纂修的《重庆府志》，今存五卷，为长寿、南川、綦江、江津、永川五县。全书共多少卷，今已无从查考，残本藏诸北京图书馆。

张文耀，字芝阳，湖南沅陵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初任

铜梁，精于吏事，后调知巴县，擢御史后，以潘事仍为川东参政，监督有功，历迁按察布政使。

邹廷彦，巴县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擢翰林院庶吉士、户科右给事中，掌管钞发章疏，稽查违误。据邹序云：“万历辛丑冬，夜郎甫平郡太守聊城傅公，锐意绥靖，一切政教，咸与维新。一日，集郡缙绅蹇司马、曹中丞、傅观察，相与计脩举时务。余不佞，得厕末席。傅公曰：郡无志，可乎？余曰：有老成人在。司马诸公曰：子壮年且暇，其勉成之矣。余无以应。明日，傅公遂偕郡丞孙公、别驾萧公、司理梅公，亟币见属。余谢不敏。久之，思纪乘之沦亡，瞻典刑之在望，因不敢辞。第曰：事属草创，愧无糜公廩，无拘岁月，敢不与同社二三子共搜罗，俟鸿裁成一家言，以无负嘉惠至意”。其时，江朝宗纂修的《重庆府志》已不多见，即使邹廷彦等人也仅见残本，且认为江纂之本对于重庆往迹挂一漏万，且鲁鱼亥豕，累牍盈编。李时华序云：“成化间江学士朝宗，曾为郡乘裨谏，然阅万书，宋元以前，不无挂漏，而人物一志，更有差伪，且其帙成鲁成虎，强半不可读矣”。

在纂修过程中，邹廷彦与舒德裕、甘上鯤、刘有谏、蹇宗伊、刘世泽、罗大宇等人广求典故，“取国朝记载二十一史、百家类书及稗官小说，置之治平禅院，同索巴蜀事，令其字比句栉”。同时“上披国朝实录，下采各省郡志，前搜诸史百家，凡单辞片言，有关渝中者，亡不备录”。“对于江纂之本中事所未具者，多有增补；义所未章者，藏而暴之；传闻之讹谬者，厘而正之；至于文字之差伪者，改而更之，凡三易其稿而成”。

《重庆府志》卷一图考；卷二沿革；卷三星野、疆域、形胜、风俗；卷四至七山川；卷八城郭、关梁；卷九公署、行署、属署；卷十学校；卷十一祀典；卷十二礼制、惠政；卷十三至十九赋役；卷二十邮驿、水利、物产、兵防；卷二一宫室、坊表；卷二二古迹、丘墓；卷二三寺观、台司表；卷二四至二八官表；卷二九至三一选举；卷三二辟举；

卷三三封荫；卷三四至四二官迹；卷四三至四八流寓；卷四九隐德；卷五十孝友；卷五一忠烈、行义；卷五二列女；卷五三仙释、土司；卷五四至六二纪事；卷六三至六四外纪；卷六五附华阳国志巴志；卷六六至八六艺文。据李时华序，此书当时应有二十六帙。现残存二十三册，为卷一至三、二六至八六。

此万历本《重庆府志》流传罕见，传世仅此一帙，各公私藏目均未著录。清代道光间纂修的《重庆府志》仅著录“《重庆郡志》，无卷数，明江朝宗撰”，而不提及此万历本。清道光重庆府知府、直隶松潘厅同知王梦庚序《重庆府志》云：“即有明江学士朝宗所撰《重庆郡志》，鼎革之后，亦残蚀不全，心怅然者久之”。重庆府巴县事罗江县知县叶朝采跋亦云：“而自有明江志后，迄今三百年，无人焉起而肩之，是果皆一行作吏，此事遂废哉”。可见在明万历至清道光间垂三百年，竟无人知此明万历年纂修的《重庆府志》。

万历本《重庆府志》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当时成化间江朝宗纂修的《重庆府志》的成果，并且记载了明万历三十二年以前的有关重庆政治、经济、地理、军事、人物以及风俗、灾异等等重要资料，是研究明代的重庆不可缺少的资料。

由于道光《重庆府志》的纂修者没有见到成化本和万历本，而且时间相隔较长，因此在内容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遗漏、不详等方面的问题。如道光本记载“嘉靖七年秋四川大旱”。万历本则至为详细，“是年春三月至夏秋不雨，草薶丛菱，土石瓦裂。居行人即糲渐沥不易得，斗米至四百钱，然市邸犹称绝余，流离饿莩，相转于途，已复疫瘥，殍伤无虑万数，至阖间靡一孑遗者，民物风景，此为僭然一变，盖三巴皆如是云”。又如万历年间的祥异，在道光本中仅有五行的记载，而万历本则多至二十余页。可见万历本《重庆府志》不仅记载明代史实至详，也较翔实可靠，而不似后来的方志缺漏颇多，叙述过简。

此外在万历本《重庆府志》“艺文”中还记载了不少元末明初的

重要史料，如“明玉珍始末”，对陇蜀王明玉珍在重庆的活动记载甚详。再如嘉靖年间有关重庆白莲教起义的资料，有云“嘉靖四十四年冬十月，初，大足人蔡伯贯、田统与富顺、黄一元等师事山西妖人李桐，传习白莲教惑众”。“是月十四日攻破大足，执官夺印，胁入营中”，“所过从者如蚁，焚燹至酷烈，独不妄杀一人，其志盖不在小也”。由此可见，它的史料价值之高。

明嘉靖刻本《庐山纪事》

《庐山纪事》十二卷，明桑乔撰。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刻本。二册。半页十行二十二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题“广陵桑乔”。前有嘉靖四十年（1561年）桑乔序。目录页前有庐山图四幅，为“张时晓刊”。存卷一至三、十至十二。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原《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作全帙，误。

桑乔，字子木，江苏江都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督草场税，宿弊顿清。改监察御史，出按山西。时大同初定，浑源失守，边民被伤者甚众。桑乔躬行塞上，掩尸埋骨，劾将臣鲁刚、季懋辈失机正法，州邑被兵残破者疏免其征赋，又谏止车驾、毋巡边及筹边方略十余条。又曾劾礼部尚书严嵩、兵部尚书张赞、户部尚书张云、工部尚书林廷楫。诏罢云、廷楫。乔疏论之且连四大臣，直声震天下，嵩大衔恨。寻巡按畿辅，引疾去。后为嵩所构，逮赴诏狱，廷杖几死，谪戍九江二十六年不归。念母老而迎养，母后归江都，乔独居一室，惟一仆供扫除汲炊而已。嗜易占，得其微奥。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卒于九江。

庐山雄伟清奇，峰峦秀丽，云雾变幻，姿态迥异。宋苏轼“题西林壁”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乃为脍炙人口的名句。然其有志且存于世者，最早为宋释惠远《庐山纪略》一卷，但所记较疏略。又有宋陈舜俞《庐山记》五卷，乃舜俞谪官后，与刘焕

游庐山，以六十日之力，尽南北山水之胜，昼则山行，夜则发书考证，并参以耆旧所传，考据精核。今宋刻原本仅存二卷，藏日本成篔堂文库。北京图书馆有清抄本，但为三卷。

此本为乔戍九江时所作。卷一通志，为山纪、品汇、隐逸、仙释、杂志、灾祥、怪异、艺文；卷二通志，总论登山道路等；卷三山南自隘口东北行至张公岭；卷四山南自张公岭东北行至七尖山；卷五山南自七尖山东北行至含鄱口；卷六山南自五老峰南行至宫亭湖；卷七五老峰东南至罗汉岭；卷八山南自五老峰东北行至吴章山；卷九山北由吴章山东北行至南湖嘴、山北由吴章西南行至三山涧；卷十山北自分水岭东北行至浔阳江；卷十一山北自分水岭西行至岭末；卷十二山北由乌龙潭西南行隘口。是志载录详尽，且有乔之按语，其采摭群籍，具存其名，源源本本，有条不紊，实当年游览庐山者之重要图籍。

乔序于此书之撰述经过甚详。序云：“乔在九江，屏居庐北林隐庵，省愆之暇，漫辑录庐山古今事既久，遂成篇帙，目之曰《庐山纪事》，藏诸篋笥，聊以自娱，非敢传之作者也。它日，淮海孙公见之曰，夫庐山亚于五岳，而图记弗备，好古者有遗憾矣。是作虽芜秽，然姑以备览考抑，亦仰博雅君子之订正焉……因与四桥陶公、笔山卢公捐俸梓之，射陂朱侯董而成之。既竣，乔执卷而叹曰，嗟夫！纪事有三愆，而鄙倍不与焉。其一，古之名贤如周景式《庐山记》、张僧鉴《浔阳记》诸篇，今不及见，独见其数语于类书中。而宋陈舜俞《庐山记》、马珩《续庐山记》、戴师愈《庐山文物列传》并称名作，亦构之不得，独以己意撰述，去取无章程，潜德休光，多所缺遗，阙而不宣，无以式远。其二，古今名贤篇什不为少矣，乔旅泊既乏典籍，以稽往躅，即今时搢绅先生诸名制，山僧羽流不能珍藏，散逸者十九，虽屡搜罗，亦无从得其迹也，逸世之珍泯焉无闻。进不能焕人文、昭盛世之多才；退不能为兹山增重。其三，九江者，乔之并州也，事宜内山北业既已成编矣，双江方公见之日，是为九江南康言，非为庐山言

也。夫苟为庐山言，则宜先山之面者也，舍其面而背，是先议者将谓斯何，且使子志二郡内九江可也，子以子观庐山，不若以天下观庐山亟易诸。乔无以夺其议也，故纪事先山南”。

《千顷堂书目》卷八著录。《四库全书总目》人史部地理类存目，然所收为清范初补订本。顺治十五年，巡按御史许世昌属南康推官范 据桑志重为补订，以山阴山阳别其条贯，属南康者列于阳，属九江者列于阴。又取桑之后百余年间事迹题咏，缀补于后。又康熙五十九年，蒋国祥曾据桑志重刻。清代庐山志较重要者尚有清释定皓撰《庐山通志》十二卷，也以桑志为基础，稍增损之，无大发明考正。另有清吴炜、李滢撰《增定庐山志》十五卷及毛德琦撰《庐山志》十五卷，后者乃取桑志及吴、李二志汇订而成。是本全帙藏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十一馆。

铃印有“雪翁”、“宸翰楼”。

明万历刻本《三峡通志》

《三峡通志》五卷，明吴守忠辑。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刻本。二册。半页九行二十二字，四周双边，白口，双鱼尾，书口下间有刻工。题“高安吴守忠编辑，黄冈卢国桢校次”。前有万历十九年（1591年）吴守忠序。末有兴山知县旷骥跋。

吴守忠，字子顺，江西瑞安府高安县人，举人。万历十七年任归州知州。见《归州志》卷二司牧。

三峡在四川、湖北之间，地形复杂，陵谷险峭，占国内幽胜迹绝之最。三峡不仅以它独特山水取胜，且其文物及名胜古迹也为世人所称道。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后，由唐迄清，千百年间，不知多少脍炙人口的篇章传世，但专门论述三峡的志书却是罕见。

明代三峡，为府者仅夔州府。为州志二，一为夷陵州；一为归

州。是书卷一为三峡异同，三峡中额设公署卫所、峡考（夔峡、巫峡、归峡）、诗（梁简文帝、李白、杜甫、李频等）、赋（郭璞等）、记（熊相偏等）；卷二为自关夔峡之五言、七言诗、歌、赋、记；卷三为有关巫峡之诗、词、赋；卷四为有关归峡之诗、记、序；卷五为附录（帝王胜迹、圣贤过化、名宦流芳、乡贤遗响、达人流寓、一流芟夷、偏安窃据、夏明升闻、江神显应、岩洞搜奇、崩洪纪异、守江集议、峡俗丛谈、峡志杂录等）。

此书为吴守忠在秭归任知州时“冒险下峡，岁不啻七八往”以耳闻目睹的第一手资料，并参以各种有关志书而成。书中所选诗词赋记等皆为精选，内容丰富，剪裁得当。其重要还在于作者当时所据之部分书籍今已不存，如《楚蜀通志》、《守夔稿》、《夔州志》、《达始志》、《明道杂志》、《文昌化书》等。不少有关三峡之灾异史料及风俗资料仅赖是书而得以保存。如《崩洪纪异》中“兴山县二十年夏六月，夜雨雹如斗，次者如拳，又次者如弹，自东北降至东关革店，山水骤涌涨溢，民舍冲漂，溺死者不可胜计”。“嘉靖丁未，巫山县大水，溢舟入市。庚申水溢，撑舟入城，斗米三钱”。此二条都不见现存之《兴山县志》及《巫山县志》。又如《峡俗丛谈》中涉及三峡地区当时风俗习惯，“夔人重武侯，以人日倾城出游八阵迹上，谓之踏迹。妇人拾小石之可穿者，以彩索系于钗上，以为一岁之祥”。“夔民寡妇多招赘婿，甚至年逾五十，有二三子亦行赘，间亦有弟赘兄嫂。其男子有妻妾者，利寡妇之资产，辄过寡门为赘，久则花费其财产，变卖其人口，遂起讼端”。“语惟侏离服用锦布，占事者以鼠拔辨吉凶，占病者以铜马代金马之神。婚姻论财，缚妇而娶，不论分之尊卑。祭吊索帛，罄家所有，不问人之贫富”。此中也可稽索明代民俗学之史料。

旷骥跋云：“披阅其中，封疆之遐迩恢隘，山岩之崑嵬寥逖，川涛之急汨潺湲，滩迹之突兀漩激，风气之淳浇靡俭，与夫神宇仙宫，雄关窃阻，幽境平郊，诚一览必照。他如古昔圣帝贤卿，儒彦侠逸，

凡生于兹，宦于兹，寄寓于兹，其殊勋劲节，伟略恺译，藻文清兴，以至混一偏安之迹。借借乎其流声音，由斯以尚论其世，莫不想见其为人，随触心动恍然，慨慕悲恨之不已，盖不必躬履步，循攀缘。指顾而披阅所得，虽常目在之无逾，是悉大夫谓卧游信矣。”

此为吴守忠出资“刻之郡斋，以延卧游”专门志书，当时刷印不多，且皆赠送同好，又限于当时之地理及交通条件，致使此书流传不广。明末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四川通志》、《湖北通志》艺文中皆未列入，明清及近现代有关三峡之介绍或专门著作也未提及，流传罕见。今藏上海图书馆。

清抄本《尧陵考》

《尧陵考》二卷，清李文藻撰，段松苓续补。清高氏辨蟬居抄本。一册。半页六行二十字，中无界格，书口下刊“辨蟬居高氏写本”。

李文藻，字素伯，一字苕畹，号南涧，山东益都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进士，天资俊朗，博览今古，不为世俗之学。曾任广东恩平县知县，擢桂林府同知，居官以清白强干称。好聚书，每入肆见异书，辄典衣取债致之，所藏数万卷，皆手自雠校，于金石刻搜罗尤富。有《益都金石考》四卷、《寿山金石考》十二卷、《南涧文集》三卷等。

段松苓，字劲伯，亦字赤亭，益都人。博涉群书，间为歌诗，好李义山，于举业不屈就绳尺，故久困童试。其肆力于古，尤好金石文字，翁方纲督学山东，搜访石刻，青州一府得之松苓者为多。嘉庆元年，孙星衍署山东按察使，以孝廉方正举，松苓力辞不就。嘉庆五年卒，年五十六。有《益都金石记》四卷、《山左古金志》二卷等。

尧陵旧有二说。一谷林说，在山东荷泽县东北五十里，旧雷泽城西，与濮县交界；一神林说，在山西临汾县东七十里。是书卷上陵庙，卷下历代建置祭告。所引史书十余种，如《帝王世纪》、《山东府

志》、《明孝宗宝录》等。其间并有文藻按语，如《山东通志》云：“帝尧庙在濮州东南九十里，故成阳城西，即尧陵也，旧有尧母灵台并中山夫人祠”。文藻按云：“陵在州东南，实六十里，云九十里误”。

据有关史书，尧陵在今山西临汾县城东北约七十里之郭村西隅、滏河北侧。陵之周围土崖环抱，陵阜崇隆，滏水经流其南，陵前祠宇恢宏，松柏苍翠。唐宋元明清历代都不断重修，祠内建筑有山门、牌坊、献殿、碑亭、厢房等，布局整齐严谨，红墙绿瓦，木雕精细，是较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此李书以尧陵在濮州而详加考证，前有图。封面署“齐鲁先吉遗书。尧陵考。益都段松苓撰”。段氏有跋云：“南涧先生主讲丹陵，拟作尧陵一书而未果，后十余年，先生卒官粤西，其遗嘱犹言之。探其行篋，得一巨册，粘乱纸数十通，阅之皆尧陵故事。余悲其志，为之再为摭拾，附以己见，名之曰‘尧陵考’，共二卷。乾隆丙午二月花朝前三日。益都段松苓书”。

文藻所著书，惟《岭南诗集》四卷、《诸城县志》十卷有刻本，余皆未付梓。其曾有遗嘱一纸，上列未成书数种，如《平台啜茗录》等。也有求人增补者，如此《尧陵考》即是。据（光绪）《益都县图志》卷二十五艺文志，文藻之《尧陵考》为四卷，然此段氏续补本为二卷，不知何故。又卷三十七文藻传云：“《尧陵考》亦未成之本，同里段松苓为之编定”。

此书未有刻本，文藻稿本及松苓之续补稿本今已不传，仅有此高氏传抄本延其一脉，近现代之研帝王陵寝史之学者皆未之得见。

铃印有“笃志古学”、“十万卷书人家”。书藏上海图书馆。

吴騫稿本《尺苑》

《尺苑》，清吴騫撰。稿本。二册。

《尺苑》一书，是荟萃古今尺度沿革的综合著录。騫自序云：“闻之屈左徒之言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知古今度制之不齐盖非一

日矣。先王同律度量衡，上以调钟磬，和阴阳，其次定礼义、考制度、作宫室，夫岂细故哉？故《隋书·律历志》特著一十五等之制，明古今之定则不可废也。问尝推度之所始，知其原出上古，爰博稽典籍，凡有尺之名目与夫长短盈绌之制，上自庖牺，下迄近代，聊备考古之一助”。自古以来，礼器百物制度，都和计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尺度的沿革、使用，曾是近代古器物学家和古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康熙以前，研究尺度的著述不多，乾嘉间翁方纲、孔继涵尝略有述及，而集尺度之大成者，则此吴騫之《尺苑》。

此稿本计有“古今尺名录”、“历代尺数考”、“《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表”、“《稗史类编》十七等尺表”、“孔氏汉铜尺记订误”、“周尺考订误”、“周尺辨订误”等内容。“古今尺名录”系吴騫据史、子部有关尺名的汇录，自“伏羲氏尺”始，至“国朝尺”止，计著录了九十八种尺名。又如“孔氏汉铜尺订误”，騫就“汉建初六年虑僖铜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孔尚任《汉铜尺记》中“考订颇多疏谬，爰核其制度，参诸典籍为《订伪》一卷”。作者在稿本中对历代尺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多有按语，对后人研究历代量器、尺度来说，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海宁州志稿》中曾著录《尺苑》，“写本，刊入文集者系删节之本”。查《愚谷文存》卷七，收有“孔氏汉铜尺记订伪”、“周尺辨订伪”二种，内容较《尺苑》为简。

清代道咸以来研究古尺者不乏其人，其中较著者有吴大澂、王国维诸先生，他们的研究颇有建树，遗憾的是没有见及吴騫的《尺苑》。

罗福颐先生的《传世历代古尺图录》序云：“当一九二六年，王国维亦汇所见，由汉逮清之尺度得十七品，著中国历代之尺度，并载在文集，（见《观堂集林》十九）是为古尺有专录之始，综观以上之记录，可见清代以前尺度无专书。而历来古尺之记载，皆藉音律以传”。今罗福颐先生作古，未见及騫之《尺苑》，然而《尺苑》实是我国

第一部有系统有例证的古代尺度的专书，它是古器物学家和古史学家藉以研究的重要著作。

此稿本钤有“騫”、“兔床山人”、“兔床漫叟”、“吴郎”诸印。今藏上海图书馆。

稿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稿本，残存卷十五，为集部楚辞类及别集类的部份，计四十八页，分装两册。书口上题“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红格，九行，与今所见四库全书本同。封面为秋葵色，洒金绢面，湖绉包角，审即乾隆时四库全书馆原装。每间隔一页，皆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骑缝章。细审原书，字体工整，且叶数相连，当为誊正前之清本。书中眉批计两处，在《伐檀集》上批有“在苏魏公集后”六字；在《浮沚集》上批有“在东堂集后”五字。书不甚工，经与上海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底本中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昀批改字体相对，完全出于一人手笔。在眉端上尚有多张夹签小注，粘贴之迹已脱落，这些夹签间也有纪昀所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四库全书馆成立，九年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告成。此简明目录当在《提要》完成后的次年编定，书成，遂有刻本流传。然此稿本与现今通行本相校，稍有出入。

此残稿本钤有“许光宇”及“固始许霁详藏书”印记，印色甚鲜，当为近人所钤。

长期以来，《简明目录》及《提要》的稿本，（除分纂稿外）在清代的各种文集、笔记中鲜有记载，各种公私藏书目录也无著录，可见四库当时的各种底本流传至今，多散失殆尽，传世甚少。今所知仅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二十四册，台湾中央图书馆残存一册以及此简明目录残帙。这些四库的原稿本虽为零星散帙，但仍为研究《四库全书》以及目录学、版本学的学者们不可忽视

的材料。

此书今藏重庆市图书馆。

清初抄本《牧斋书目》

《牧斋书目》不分卷，清初抄本。四册，一函。叶德辉校并题记。半页九行二十字。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叶云，此为钱氏绛云楼书目原本，曾以曹倦圃本校抄，间有陈景云批注本所无者，尤足以资考。景云，吴县人，字少章，康熙时诸生，从何焯游，博通群籍，深于史学，尤长考订，有《读书纪闻》等多种。

按是书又题“绛云楼书目”，所传皆抄本，北京图书馆藏五部，一有刘喜海校注并跋，一有翁同和跋。台湾中央图书馆又有旧抄本。

铃印有“江都薄氏銜藏书画记”、“德辉”、“丽楼藏书”、“奂彬审定”。

元刻本《小学书集成》

《小学书集成》十卷，元刻本。三册。存四卷：四、五、九、十。半页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二十一字，上下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无序跋。

此书乃朱熹晚年所辑经籍贤传及三代以来之嘉言善行，分内外二篇，合三百八十五章，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心术、威仪、衣服、饮食为目。按古时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大学之书，传自孔门。朱氏此小学书即先由是而学。正文后为他人辑“本注”“纂疏”、“考异”、“附注”、“古注”、“附

录”，皆为宋元朱子学派近二十家研习孔门之心得。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未著录数，实为十卷。此缺去内篇（立教、明伦）及外篇（嘉言五）。熹之小学书，元代所刻今所知者，除此本外，另有《标题注疏小学集成》（北京图书馆藏，也十卷，残本）。明代集注之本较重要者计有吴讷《文公先生小学集解大成》（明宣德八年刘氏翠岩堂刻本）、熊禾《文公先生小学集注大成》（明宣德九年梅隐精舍刻本）、陈选《小学句读》（明弘治十八年王锥刻本）等，其中以陈选注本流传最广，版本也最多，然明代集注之本都为六卷。

此本罕见其传，明代集注者似多未见此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公私目录皆未著录。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日本学者阿部隆一《增订中国访书志》云，此书“元末明初间建刊”。按，此的是元刊之印。又李直方先生云，是书又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芯》卷十五、《钵山书影》下册。皆误。《丁志》及《钵影》所载乃《朱文公小学明说便览》六卷，今藏诸南京图书馆，非此本也。

铃印有“佐伯文库”、“澹园所藏”。按“佐伯文库”为日本江户时代天明元年（1781年）佐伯藩（现在大分县佐伯市）二万石第八代藩王毛利高标（字培松）所创设，藏书八万卷，颇多中国宋元明古版，为当时日本有数的几个重要文库之一。1871年，日本废藩置县，文库也随之闭库，书也陆续散出，此书或为其时流失。

明永乐刻本刘向《说苑》

刘向《说苑》二十卷。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西园精舍刻本。半页十三行二十四字，四周双边，黑口，双尾。目录页后有牌记：“永乐丙申孟春西园精舍新刊”。全书字体墨如点漆，计五册。又有明人圈点，墨色甚旧。书为日人重加装订，内裹每页均加衬一薄皮纸。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曾颁刘向《说苑》、《新序》于天

下学校，令生员讲读。此书为朵家著作，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轶闻琐事，参以议论，凡二十篇，借以阐明儒、道家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古籍散佚，赖此以存者颇多。

《说苑》刻本，自宋至清，不断刊刻，今存于世者，当在十数种之上。明代此书流传较多的为万历间新安吴勉学校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此书有明初刻本，十行十九字，非此刻。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明初刻黑口十三行本，疑即此永乐本也。据查，南京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也藏有此刻。

西园精舍乃福建地区私家刻书处，始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天录琳琅书目》著录有至正二十四年西园精舍刻元仇舜臣《诗苑珠丛》三十卷。自至正二十四年至永乐十四年，共五十二年，其间刻书仅知此二帙。

是书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未编目，乃得之日本者。

明万历刻本《卓吾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

《卓吾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明王畿撰，李贽评。明万历苏州阊门刻本。八册。半页九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上刻眉批。题“新安后学吴可期、吴可善校正”。前有万历戊戌李贽序。

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受业王守仁之门，嘉靖十一年进士，历官兵部武选司郎中。夏言斥其为伪学，谢病归，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吴、楚、闽、越皆有讲舍，年八十余不肯已。善谈说，能动人，所至听者云集，学者称龙溪先生。阳明学派，以龙溪、王艮（心斋）为得其宗。事迹具《明史》儒林传。

卷一至四为会纪、问答、会约等七十四篇；卷五至六书札九十一通；卷七序二十三篇；卷八杂著二十二篇、记说七篇、诗十二首、祭文六篇。

李贽序云：“予尝谓先生此书，前无往古，今无将来，后有学者，可以无复者书矣，盖逆料其决不能条达明显一过于斯也。而刻板贮于绍兴官署，印行者少，人亦罕读”。“今春，予偕焦弱侯放舟南迈，过沧州，见何泰宁。泰宁视龙溪为乡先生，……意欲复梓之，以嘉惠山东、河北数十郡人士，即索先生全集于弱侯所。弱侯载两船书，一时何处觅索？泰宁乃约是秋专人来取，而命予圈点其尤精且要者，曰吾先刻其精者以诱之令读，然后梓其全以付天下后世。夫先生之书一字不可轻掷，不刻其全则有沧海遗珠之恨。……秋九月，沧州使者持泰宁手札果来，索书白下，适予与弱侯咸在馆。弱侯遂付书，又命予书数语述泰宁初志并付之，计新春二三月，予可以览新刻矣”。

按李序所云“绍兴官署”本及何泰宁刻本今已湮去不存。龙溪语录，明代单刻传世者有三，一《王龙溪先生语录钞》九卷，李贽评，明光裕堂刻本，十行二十字，仅河北大学图书馆藏；二即此本，流传尚多，几近二十部；三为《石林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祝世禄评，明崇祯十五年刻本，九行十八字，山东大学图书入藏。是书虽作“语录”，实印龙溪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入存目，又万历十六年萧良干刻有《龙溪王先生全集语录》二十卷，另丁宾重镌《龙溪王先生全集》二十二卷，卷数都较《语录》为多，惟无法一一核之。扉页题“新刻王龙溪先生文集，苏州阊门重刻”，黄竹纸印，日人装订。铃印有“环□太原王氏振记”。

此书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明万历刻本《读书笔录》

《读书笔录》二卷，明赵凤撰。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自刻本。二册。半页十行二十二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题“北地赵凤”。前有万历己亥赵凤“刻读书笔录记”，末有万历庚子曾上跋，

跋后有“兴国州陈梦龙梓”一行。

赵凤，甘肃北地人。精历法，曾署学秦州，又署湖北大冶县事。

《笔录》卷上为读律吕新书录；卷下为读洪范皇极录、读易学启蒙录、读太极图录、天文指南论、读参同契录、读书偶见录。皆凤平日读书所得。凤序云：“余做秀才时，喜读性理。余读书，每至意义难解处，辄泚汗交流不肯放过。仰而思之，或累日不栉或通宵不寐，思之不得或日继以月，月继以岁，恍然自迷而悟，则眼界乾坤顿别，真若有神明晤对。然者，窃志得第之景殆不如也，随其所得，笔之小简，用识不忘，久而成帙，则录而藏之，不敢轻以示人。万历甲午，余署学成纪，刻《先在图解》，丙申为怀仁令刻《数学疏义》，不幸贫不能致，载以中途，留之馆家，而逸其半。入楚以来，常有野妇惜荆之意。己亥之秋，余以藩曹署大冶县事，其山多简材，而梓人甚便，视事之暇，爰取《疏义》遗稿削其半而刻之，命之曰《读书笔录》，志其实也”。序中所云《先天图解》，今已不传。

明代此类性命理气之书相似者有薛瑄《读书录》、徐问《读书答记》、乔可聘《读书答记》、何伦《读书辑要》等，除薛瑄著作流传较广外，其它皆较罕见。此本《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也不见于大陆、台湾各公藏目录，殆亦罕见之本。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钤印有“南海冯貽嘉堂所藏印”。

明嘉靖刻本《老子亿》

《老子亿》二卷，明王道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无锡安如山刻本。四册。九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王道，山东武城人，字纯甫，号顺渠，系明代理学大师王阳明弟子。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国子祭酒、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谥文定。《国朝献征录》、《明名臣言行录》、《明诗综》、《明儒学案》、《明诗纪

事》皆有传。

是本佚去作者序文，据王重民先生《老子考》内所引，云“孔子谓赐也亿则屡中，是使赐多言也。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余自中岁颇好读老子书，遇会心处，辄论数语于其简端，积久成帙，不忍弃掷，命童子录而藏之。然圣言高远，非浅学所能窥测，时窃一察，亦直亿度之言而已。正使属中，去知己远，况数穷乎！多言之过，吾亦自知其不免矣”。

老子学说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历代研究者多得不可胜计，战国韩非，就有“解老”、“喻老”的著述。严灵峰先生编著的《中外老子著述目录》著录宋代著作一百十九种、金元两代五十八种、明代一百十三种、清代一百种左右，多专著、读书札记、注疏、解释、考证、校刊、章句、音义等专书。至于论文、杂说、史传、颂赞及关于老子学说之道书杂著就更多了。王道是书也在著录中，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子部道家类及《明史艺文志》卷二也著录此书。

严灵峰先生云此书“大抵以儒解老，间引他说，每章作解，称佳兵不祥章有古之义，疏麤入明刊《王文定公遗书》本。日本尊经阁影印本、嘉靖丙寅安如山精刻，白纸本。余家藏明刻本，有安如山题跋，与尊经阁本稍异”。严氏又有《老列庄三子知见书目》，详列《老子亿》版本。除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朱延禧南京刻《王定公遗书》本外，明嘉靖刻本一藏日本前田氏尊经阁；一即此本，为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大陆所藏仅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一部，严氏所藏，今已捐赠台湾中央图书馆，是知《老子亿》明嘉靖本当有四帙。

清代末年，北京崇华堂曾有《老子亿》排印本行于世。1932年日本东京育德财团曾据前田尊经阁藏本影印流通，多数属赠送，每部并附解说一册，于此书考证颇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燕京馆均有入藏。

是本字体略扁方，为明代嘉靖间刻书通行之匠体。皮纸精印。钤有“于氏东始山序印记”、“损堂藏书善本”、“月明庄”、“直隶教育

□检查图书□”。按“月明庄”一印，为日人反町茂雄所用印，反町于1901年生于日本长冈，为“日本古书肆弘文庄代表取缔役”。笔者曾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从日本购得之宋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书册上也曾得见此印。又“直隶”一印（二行）被倒铃于书之上端，每行之最末一字铃出书外，疑当为“听”、“印”二字。

又此书每卷末皆刻有“无锡后学安如山校刊”一行。安如山，无锡人，字子静，嘉靖八年进士，出知裕州，会户部刮天下田，因履亩丈量，方始事，而部辄更令，如山卒竟其役，民利之。官至四川佥事。事见《无锡县志》。如山之父即安国，字民泰，富几敌国，好古书画彝鼎，购异书，并铸铜活字印书，是中国活字印刷史上重要之人物。严氏藏本有安如山跋，为它本所佚，俟之将来，盼能得见。

明成化刻本《龙门子凝道记》

《龙门子凝道记》三卷，明宋濂撰。明成化十年（1474年）周寅刻本。半页十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大黑口、双鱼尾。前有张璠重刻序，后有夏时正序并宋濂题辞。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又号龙门子，浙江义乌人。元至正中荐授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不赴，隐东明山著书，历十余年。明初奉命重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诰，后因长孙慎牵涉胡惟庸案，全家谪茂州，中途病卒夔州。有《宋学士文集》、《浦阳人物志》等。

据濂题辞云：“濂学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见其一割之用，颠毛种种而老将至矣，于是入小龙门山著书，曰四符、曰八枢、曰十二微，符合言枢、言奥微、言缊也。总二十有四篇，以按一岁之气号之，曰凝道记”。濂于元至正十六年十月四日入小龙门山著书，次年正月一日书成，夏四月五日以此书付其仲子璠重录成编，计上、中、下三卷。四库总目著录此书，入道家类存目，然作二卷，误。

成化间，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张璘至浙，有感于“此刻独亡，学者罕见”而“亟求此集，偶得抄本于金华侯家，反覆渊诵，不忍去手，然卷帙失次，焉马莫分，公暇因为考订成集，以属嘉兴士人周寅缮录，寅且为句读注解，复捐资锓梓”。周寅，字汝钦，性醇笃，安贫守义，乡人重之。

是书明代凡四刻，皆三卷。一为明初刻本，十二行二十一字；一即此本，又藏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一为明正德三年刻本，也十二行二十一字；另一为明刻本，虽行款同另三刻，然非同版。此刻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得之于日本者，钤有“心华藏书”、“日本井氏文炳图书”印。

明活字印本《诸葛孔明心书》

《诸葛孔明心书》一卷，题蜀诸葛亮撰。明正德十二年（1517）韩袭芳铜活字印本。一册。半页七行十四字，四周双边，黑口。题“浙江庆元学教谕琼台韩袭芳铜版印行”。前有正德十二年（1517）韩袭芳序、曾敏序。

韩袭芳，无考。

是书皆言为将用兵之法。韩袭芳序云：“诸葛武侯《心书》篇凡五十，尚膳太监曾公序于首，淳安商公序于后，书之颠末源季，二序已悉矣，余复何言？尝先任江右宁都，寇变不测，得此书助其筹画，收益良多，兹用活套书板翻印，以与世之志武者共之，庶亦得乎安不忘危之意云。”

曾敏序云：“《武经七书》载籍，诚治安要典，御侮良谋，有家国者容可忽耶？亦皆有补于世道，然未有若蜀昭烈军师诸葛孔明《心书》尤切事焉。观其审因、戒备、试将、整师之句，与夫逐恶、知人性、南北蛮狄之篇，虽伊吕、周召复生，诲人不是过矣，大矣哉！且武侯当汉室颓败之际，权臣篡夺之时，犹能以区区之域，扫云翳，清霄

汉，淳太古之风于西蜀者，良可谓不世出之贤才矣。予一寺人，焉敢妄意窃附鄙谈置于篇端，但予侍觐清朝，济济师师，诚有年矣，其于圣经贤传古今史籍，公余之暇，未尝不留意讨论焉，故于此集披阅再三，而不能去手也。尝谓凡为人臣，苟膺顾命，付托一方，欲使佳禾无稊稗之扰，黎庶有讴歌之乐，舍是书何取焉，吁故僭云”。

自明洪武始，日本倭寇即有入侵，正德以降，军职冒滥，为世所轻。民不知兵，兵不知战，沿海战船，皆非专业，见寇船至，多望风逃匿。此书之刊印，当为倭寇伺机入犯之时，袭芳虽掌文庙祭祀，为训海所属生员之教谕，然其卫国保民之心，可见一斑。

按《四库全书总目》作《心书》一卷，入子部兵家类存目。有云陶宗仪《说郛》作《新书》。明弘治间关西刘让锓之于木，始改名《心书》，附以出师二表，嘉靖中夔人张锐重刊，增入夔门图，前载刘让序，后有寇韦跋，皆以为真出于亮所撰。考五十篇之文，大都窃取孙子书，而附以衍义之言。其虽不足道，亦可见伪作者之苦心也。

《心书》，传世有数本，有一卷、二卷、四卷、六卷之别。一卷本，一为此本；一为明刻本，为十行十六字，四周双边，黑口，也藏上海图书馆，皆题《诸葛孔明心书》。二卷本，题《诸葛武侯心书》，有明书林郑少斋刻本，八行十七字，四周双边，白口，藏北京图书馆。四卷本题《诸葛武侯心书》，有明万历三十三年书林郑少斋刻本，行款同二卷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存二卷，为一、四。虽有李盛铎跋，但不见《木犀轩藏书题记及集录》中。又有《诸葛武侯心书》一卷附八阵合变图说一卷，为明黄邦彦刻本，八行十七字，四周双边，白口，藏北京图书馆。又山东省图书馆有《武侯兵要》七种，为明天启三年方淑如刻套印本，内也有《武侯心书》，但为六卷，此藏上海图书馆。

钤印有“杨元吉”、“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

清抄本《兵录》

《兵录》十四卷，明何汝宾撰。清抄本。二十八册，四函。半页九行十九字。前有魏浣初、俞琬纶、陈子壮、陈元素、刘凤、何汝宾序。末有“崇祯元年岁在戊辰仲秋之吉重订于粤之正气堂”。

何汝宾，字仲升，吴郡人，曾统兵镇广东，此书当其驻粤时所撰。是书半录《武经总要》，半录当时所见之兵器，如赵士桢之神器、西洋之火器等。分论将、选士、编伍、教练、射法、乌銃、弩箭、牌艺、地利、天时、水攻、火攻、医药等。

书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屈万里《书志》著录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清写底稿崇祯元年(1628年)重订本”。然按此著录极不明确，使人分不清究竟是稿本还是抄本？如从字面上看，应该当作万历三十四年据稿本重新誊写并经崇祯元年重新修订，如果真如此，那应属“誊清稿本”一类，即属《兵录》之传世最早本子。然细察此书，抄写甚工，字体似多人所为，又墨色较新，无旧气。卷十四第五十页，六十七页“玄”字避讳。据此，是本抄写的时间应在康熙或康熙之后。

屈氏《书志》又云，诸家序及自序末“各钤印记”。据序末所钤作序者及作者印记，可视为稿本之依据。然序末之印计十三方，皆非钤印，而系后人手之描绘，因较为精细，故可蒙人。

《兵录》又名《何大将军兵录》，存世最早之本为明崇祯刻本。因乾隆间修四库书，列入“记载违谬，语多触犯”，予以“毁”去。《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二》、《清代禁书知见录》、《清代各省禁书汇考》皆有著录，故崇祯本传世不多，所知仅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台北中央图书馆(二部，其中一部为原藏北平图书馆者)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六部而已。除崇祯刻本外，清代因禁网所碍，未见有翻刻，而以抄本传世者也仅知数部。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载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

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图书馆有抄本入藏，而北京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明抄本，明抄者，余颇疑之。

明万历刻本《京营巡视事宜》

《京营巡视事宜》不分卷，明张延登撰。明万历刻本。二册。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前有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张延登、翁宪祥序，又有万历四十七年唐世济后序。第一册末刻有“本差书办鲁梦鳌对同 杨元刊住石驸马街”。

张延登，号济美，字华东，山东邹平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选内黄县知县，后补上蔡知县，官至工部尚书，以左右都御史两掌南院，再署刑部，以劳得怔忡病卒。《邹平县志》卷十五有其小传。

自序云：“余寡昧，不习韬铃，癸丑承乏是役，奉命最晚，春操仅一二，进营茫如也。会侍御史伯直艰去，台彦无人，余孑焉独任一切，营务署中绝无文卷可查，四五吏书，又皆新役，问之张目不能答，即答亦不中窍，更觉愤愤。余乃广询博访，每一事必穷其源委，久之渐有头绪，而秋操告竣，年终复命近矣，所欲行者未及行，所欲革者未及革，匆匆报完，只了故事。余自忖不愜于方寸，乃取其急者，条为八议奏之。其余细大不等，各集成纸，皆与营务有关者，不忍弃也。属甲寅正二月，尚未得代，乃拨冗稍次第之，分门析类，曰敕书、曰会典、曰营制、曰数目、曰巡视、曰仪节、曰日期、曰规则、曰循环、曰会同、曰马政、曰班军、曰赏罚、曰奏缴、曰军政、曰大阅、曰杂事、曰纪要，共一百三十四条，虽挂漏甚多，而刍蕘可备。将成，又得虞城杨公《京营纪》二册印正之，昔行而今废者甚多，因益叹成事之不可不知，而恶害己者之利于去籍也，乃并采而存之，名曰‘巡视事宜’，亦若戎政事宜云，命坐营刘光化校梓，备后之同事者考镜焉”。

翁宪祥序云：“于是济美复殚三月之力，上稽典制，下搜故实，凡尺楮尺牍，有关营务者，手自纂集，汇成一编，而就中删其繁芜，补其缺略，大纲细目，条析缕分。盖一展卷而京营事宜，灿然若指掌也。即后来因革损益，间有异同，而成规具在，靡出今日之范围矣。胥吏辈即欲恣行胸臆，安能复去其籍，而蒙上之人以所不知耶？故此一编也，又振饬营务之大要也。不佞受而卒業，不觉掩卷三叹，念济美之领营差也，时既逼迫，力复单子，籍令苟且涂饰，亦可侥幸于释负。而济美数月之内，既于营务无不修举，焕然更新，又得卖其余力，勒于一书，以昭示将来，信非有兼才而又有任事实心者不能及也。”

此类图书，多嘉靖、隆庆、万历间所刻，当时所印不多，今当更为稀见，且于有明一代军事制度，颇有研究价值，有关兵书目录亦不载是书。此似为孤帙，藏诸美国国会图书馆，书未编目，据云得之日本。书中又有墨笔圈点，色颇旧。

钤印有“棟亭曹氏藏书”、“长白敷槎氏菴斋昌龄图书印”、“圣清宗室盛昱伯羲之印”、“马绍基印”、“绍基珍赏”。

明刻本《类辑练兵诸书》

《类辑练兵诸书》十八卷，明戚继光撰，董承诏辑。明天启二年（1622年）刻本。十二册，二函。半页九行二十二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书口上刻“类辑”二字。题“东牟戚继光元敬父著”。前有董承诏、吴淳夫序，并有汪道昆撰“明特进光录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孟诸戚公志”。

类辑者，当为后人分类编辑而成。董承诏序云：“公初为希鞬愚钝针，意主明达，不厌淳复。然中有错出冗泛，掩公金玉，非追非琢不成大观。协司之暇，偶得门人提钩之余，严为厘次，使读者意旨直捷，而人人得衣珠怀璧，私淑愈鼓，将必有继公后尘者，则予之为希

驽愚钝计，亦公心也”。董承诏，武进人，万历丁未进士，天启中官至浙江左布政使。

是书辑录戚继光谈兵之言。卷一、二奏疏；卷三、四条议；卷五将略、卷六兵记、卷七赏罚、卷八阵、卷九营、卷十战、卷十一操、卷十二哨守、卷十三长兵、卷十四短兵、卷十五声类、卷十六色类、卷十七什器、卷十八仪节。

《四库总目提要》著录此书，然入存目，《提要》云：“继光所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储练通论》、《哨守条约》四书，承诏荟萃其说，删除繁复，编为十六类。”卷五将略之绝大部分皆出于《练兵实纪·练将》、《储练通论》及《纪效新书》。然以全书与《明经世文编》相较，则凡《明经世文编》中所有，此书皆已收入，而甚多为《明经世文编》失收。

戚继光乃明代大将，其兵书著作中《纪效新书》传之最广，虽有十八卷、十四卷之分，然也达十个不同版本。此外《练兵实纪》也极难得，至于明部响应所辑《补释戚少保南北兵法要则》则仅有抄本传世。此本传世不多，查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有《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十八卷，为陈士缜批点，也著录为明天启二年董承诏刻本，八行二十一字，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五馆。陈士缜重订之本实际上是据此本再加工而重新刊刻，我认为《善本书目》版本项之著录似应改为明刻本为较妥。是本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清莫友芝校本《读史兵略》

《读史兵略》四十六卷，清胡林翼纂。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武昌节署刻本。十六册。清莫友芝校、跋，黎庶昌校。藏上海图书馆。

胡林翼，字贻之，亦字咏芝，号润之，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

(1836年)进士,改庶吉士,后署镇远府知府,累擢湖北巡抚。治军务,明纪律,尤加意将才。年五十卒于军,谥文忠。有《胡文忠公全集》等。

此《读史兵略》乃胡林翼于咸丰九年进营英山县城,“忧时贤不谙军旅,因取《左氏传》、《通鉴》、《宋元鉴》、《明史》言兵事者,修《读史兵略》,以教将材”。(《胡文忠公年谱》)前十二卷始春秋左氏传,至后周纪止,而编辑时间则止于次年十二月十二日。

胡林翼曾在贵州任知府及贵东道,与莫友芝相识。莫友芝二十一岁时,曾应道光辛卯科乡试,中举第1名,其座师即胡林翼之父胡达源。故友芝致胡林翼诗有“卅载箴言在,曾随弟子听。暗中套摸索,老去飒飘灵”之句。莫友芝九弟莫祥芝,曾被胡林翼委为安徽怀宁知县,莫友芝去怀宁小住,胡林翼请其出任庐州书院山长,但胡友芝并未到任,后即回胡幕为其校订此书。

是书每卷后多有莫友芝题识,兹选其数条如后。

卷一:“咸丰辛酉三月既望,始校此卷,与李眉生、但幼湖对床于鄂抚署,梓人招未至作辍,逾五日乃毕。邵亭瞿叟记。”“四月二十五日,丁果臣将移板之长沙补误,覆勘首十二卷付之,即曰毕此卷至第六卷”。按莫友芝《邵亭日记》咸丰十一年三月十四日记有“晨,小雨,食后止。起载入城,居抚署之多桂园。与但幼湖、李梅生同一室,畅谈竟夜。识丁果臣时清甫”。又四月二十五日,记有“寒雨,夜尤甚。果臣将行,商以《兵略》板子携就长沙梓人补误,连两日夜检,已校出者核定得十二卷付之。”眉生、梅生即李鸿裔,别号香岩,又号苏邻,官至江苏按察使。但幼湖,则不知其人。

卷二:“四月初二日,眉生、幼湖买舟西行,送之还。丁果臣以新印本来作校样,是日即毕此卷。邵亭瞿叟。”

卷五:“四月初日,与菴斋妹倩同毕此。邵亭瞿叟记”。菴斋即黎庶昌,黎庶昌与莫家为姻亲,友芝八弟生芝,即黎氏之婿。

咸丰辛酉为十一年(1816年),时友芝年五十一岁。综观书中

校语,可见其用力之勤。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附录中著录该书稿本云:“此胡文忠《读史兵略》,宋元明三代稿本,其五代以前已刊行,为四十六卷,宋以后尚未及分卷删定,而文忠歿矣。前段板成时,曾在鄂抚署多桂园为之校误,因以此段稿相付,已阅八年,乃检旧篋见之,谨装附昔者校样之后,戊辰伏中。”戊辰为同治七年(1868年),此即为当时莫友芝所见胡林翼稿本,而此跋相距其时已有七年之久。又《郢亭遗诗》卷七有“太湖留别胡咏之林翼中丞四首”,有注云:“时中丞手编《读史兵略》刊本成,同校诸友闻警散去,命往鄂抚署,通订勘整理印行。”

胡林翼《读史兵略》又有续编,俞樾序云:“其宋至明凡十卷,尚未刊行,而文忠已歿于王事。独山莫友芝孝廉,时在分辑之列,守缺抱残,手抄未刊之十册,详校而编分之。今友人觅得原编稿本,排印成书。”莫友芝于胡氏此稿确实贯彻始终,矢志不渝。

钤印有“独山莫友芝字子偲号郢亭畷影山草堂图书印”、“莫友芝字子偲之印”、“莫印彝孙”、“莫绳孙字仲武”。又有“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

稿本《炮录》

《炮录》不分卷,清丁日昌辑。稿本。红格。半页八行二十四字,书口下有“彩玉斋”三字。十二册。卷一第一页下有“丰顺丁日昌编辑”,当为日昌亲笔。钤有“丁日昌印”、“禹生”、“雨生入日”、“一渡沧海两登泰山”印。

丁日昌,字雨生,或作禹生,广东丰顺人,以廩生出仕,官至江苏、福建巡抚,台湾学政,晚年加总督衔,会办南洋防务,节制沿海水师,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亦洋务运动中之重要人物。曾佐曾国藩仿造西洋火器、船舶,其以研究火器见长,非当时大吏所能及。在国事日衰,政治剧变之际,他痛疾时艰,倡行改革,办理海防,整顿

吏治，都有独特见解。又丁日昌家有持静斋，藏书极富，校雠尤精，有《抚吴公牍》、《百兰山馆集》等。

是稿每册扉页皆题“第×号炮录”，计一至十号，每号一册。又有炮录后编一卷，军火杂录一卷。书中所录，皆为各种火炮之制法、尺寸、配药，制火药法，各种枪、火箭、炮车之制造，以及步兵、战马的管理、使用，并有绘图说明之。此书虽名为《炮录》，实乃当时各种枪炮之大全也。

丁日昌序云：“洋人之于军火制造，犹中土士夫之于八股，童而习之，故能月异而岁不同。使中土士夫能分治八股之余力以治兵事，则才力聪明，当较胜于洋人十倍，惜乎无悬的以招者，故浅尝而辄案也。余去年托人赴泰西，购得军火书数册，延闽人王君锦堂、黄君春波逐条翻译。时适高凉有事，余奉命襄赞军务，昼之翻译，夕辄决其秘，而授之匠，得心应手，若虚若实，拉朽摧枯，雷轰电掣。贼既平，王、黄二君顾匠而笑曰：“是书也，其可秘为泔泔洗矣乎”？因识数语于此，使后之有心人以治八股之余力兼治此书，则此书真泔泔洗矣。同治初元七月，丰顺丁日昌于高凉军次”。

由此序看，丁日昌不失为其时有识之士。自明成化后，八股为入仕之途径，然阻滞思想，不利发展，而当时朝廷之政策无法改变。丁氏首先指出中国人在军火制造上并不比洋人落后多少，只是政策上的问题，如此率直说出此种言语者亦清廷明白人。

所谓“高凉有事”、“襄赞军务”，乃为广东大吏檄调，日昌至高州广东提督昆寿营中协助筹划职守，并督办火器。其时，日昌在粤，经其设计监制的火器较多。

按同治三年（1864年）恭亲王奕訢奏折云：“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度时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而日昌在此之前，已充分认识到军火制造的重要性了。《广东通志》列传稿中说，迄同治三年夏，丁氏已先后制成大小礮炮三十六尊，大小礮炮子二千余颗。由于丁氏“学识深醇，留心西人秘巧”，故奉廷谕前

往上海助李鸿章办理军火制造之业务，尔后的江南制造局的筹划、早期海军的建设及轮船航业，都与丁氏有很大关系。

此书不见著录，亦未刻印。一些研究丁日昌及其洋务运动的专著如《丁日昌与自治运动》等，所列征引书目也不见此书。

此书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明万历刻本《新刊官板批评正续百将传》

《新刊官板批评正续百将传》十卷《续百将传》四卷，《正传》宋张预辑，明赵光裕评；《续传》何乔新辑。明万历余仁公萃庆堂刻本。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上刻评。七册。正传题“东光张预公立甫集，东浙赵光裕克荣甫评，潭阳余元长仁公甫订”。续传题“盱江何乔新編集，东浙赵光裕批评，潭阳余元长订刊”。前有万历己丑赵光裕序。

此书正续二集各有扉页。正集题为“标题武经正义百将全传评林，萃庆堂余仁公重订梓”，又有牌记曰：“本斋刊正续百将韬略诸书行世久矣，兹□□敕令细加订释，广而新之。皇国将传即出登坛者拒无人乎？伫□□烟扫天河□，其于武备一大□□，□世主人识”。续集题为“标题武经正义续百将传评林，余仁公重订梓”。

赵光裕序云：“东光张氏揭古百将以传之，而盱江何氏复取宋元名将四十人续之，各各举其行事之实。或以节制胜，或以权谋胜，或以奇诡胜，或以奋击胜，或以用间胜，或善连援与国而胜，或善招降纳附而胜，或善用众、或善用寡而胜，其运筹决胜不同，要皆出独智集众思，上之裨益于国家，下之可法于后人者也。二书相为发明，诚兵家之筌蹄，顾刊刻之鲁鱼亥豕者多，大为学者患。不佞因诸友请释武经校正传，又并取此传以校之，且于凡合于兵法者表之，行事有得失者表之，后先有相符者表之，其余轻重断截处，亦加圈点

分截之，盖惟与一二同志详为讲解，以求会古人之心法焉耳。坊间周氏，请刊本以广其传，其间得失，愚不自知，然学者由此以明传意，是亦由显通微，由粗入精之一助也。四方志士，幸勿以余为炫王云。万历己丑岁孟秋吉旦，东浙古吴赵光裕书于英武堂。”

自宋至明，六百年间，将略诸书所刻不多，流传稀少。查各家书目，今所存者，自宋张预《十七史百将传》始，至明末陈元素《广百将传》止，亦不过二十余种而已。据赵序，可证万历间有周氏坊本一刻，是书又有万历仁寿堂刻本，为十行二十字；另又有《新刻批评百将传》，正集十卷、续集四卷，则为天启起秀堂刻本，十行二十三字。此余仁公萃庆堂刻本，山东济南市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北京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入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为残帙，存正传四卷、续传一卷。此书存国会图书馆，未曾编目。

明刻本《新刻皇明百将列传评林》

《新刻皇明百将列传评林》四卷、附录一卷，明顾其言辑、吴邦正评。明刻本。四册。一函。半页十行二十三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上刻评。题“建业顾其言編集、淮南吴邦正校评。”

顾其言序云：“乃搜罗我朝将臣论次其事，而括以武子数语，一遵张预之旧名曰《皇明百将传》，大都忠诚才勇之夫，英伟绝群之士，恒骈累于开创之初，而鲜少于守成之日，非天之降才尔殊也。……虽然续编之外，名将如林，惜乎文献无征，动猷渐泯，且不谷家无邲侯之书。”

此书《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一》著录，“《百将兵法》一部二本，查《百将兵法》系明顾其言撰，大抵抄撮他书而成，甚为舛陋，其刘挺（缜）一传，尤多指斥字面，应请销毁。”刘缜，字省吾，以功累官四川总兵，同杨镐出辽东，于诸将中最骁勇，大小数百战，有威名，后

战死。按是书自明徐达、常遇春始，至沈希仪、胡宗宪止。附录一卷仅收戚继光、刘綎二人。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台湾公藏善本书目》未收录。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明弘治刻本《农桑撮要》

《农桑撮要》一卷，元鲁明善撰。明弘治二年（1489年）毛泰重庆府刻本。一册。半页十行十八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前有鲁明善自序，张桌序。弘治二年（1489年）江朝宗跋。末有正统三年（1438年）纪振跋、正统十一年（1446年）陈宣跋。

鲁明善，《元史》无传。名铁柱，以父字鲁为氏，以字行，维吾尔族人。

此书成书时间晚于元司农司所辑《农桑辑要》四十一年、元王禛《农书》一年，为鲁明善以农时出发，从古代诸农书中摘取各种作物之种植敛藏之法，以及农民日用切近之事，按照月令时序编就的一本浅显易懂、行之亦易的实用农书。

全书不分卷，十二月令一统到底，唯尽 15000 字之微，然有关农事的“耕植早晚，栽培浅深，孳牧调习，制作食饮，收藏防御”却巨细无遗。

是书最早有元刻本，然今已佚去不传。万国鼎“《农桑撮要》考略”云，元代有至顺刻本二部，分藏常熟铁琴铜剑楼及上海东方图书馆。此说有误。原题“至顺本二部”，后经赵万里等人鉴定，以为明代所刻，非元刻也。又，所云“二部”，今藏北京图书馆，一为八行十五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卷端题“新刊农桑撮要”，为二卷，卷上为一至四月，卷下为五至十二月。字体作楷书，大字刊本，前有鲁明善自序。旧为常熟瞿氏所藏，《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元本子部收入。一为十行二十二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卷端题

“农桑撮要”，不分卷，前有鲁明善自序，张桌序。旧为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真正的元代至顺刻本早已湮没不传。

正统年间，汝南郡守李敏“乃以旧所得写本阅其简编，有益于世，欲布之于民以为法焉。于是校正无讹，谋于贰守维扬时公恭，判府古渝骆公暹节，推仙居金公希厚，金唯而是之，遂捐俸命工锓梓，以广其传”。（弘治本纪振跋）八年后，是本又为莱阳郡守崔恭再刻，“诚有益于民生日用，……命工梓敷布列城，俾之家喻而户晓，詎非吾有司所当务？遂刊之”。（弘治本陈宣跋）又万历中，周履靖辑《夷门广牍》、于《种树书》后附《农桑撮要》，但已被删得七零八落，全书仅余不到五百字，是各种本子中内容最不完备之本。

从内容上看，此毛泰刻本较之明代其它刻本及清代所有刻本完整，尤其是清代所刻，内容多有缺佚，而此本则有多处可补清刻之缺。如种柳、种谷楮、种枣、种皂荚、种麻子、种葵菜、种紫草、种百合、养蚕部分之生蚁、下蚁凉暖总论、饲养总论、分抬总论、初饲蚕法、头眠饲法，停眠饲法、大眠饲法以及收蜜蜂、种蔓菁、锄芋、饭不馊、刈蓝、种荞麦、斫伐竹木、收芝麻杆等二十五条，都是各种清刻本所无的。又此本附有《通俗直说》也为他本所漏佚。《通俗直说》字数不多，但极为实际。纪振跋云：“至于通俗直说，尤为切实，其用心之仁惠之溥，亦将传诸无穷矣。”

此本为毛泰所刻。毛泰，直隶人，字时亨。生而颖异，九岁通经史，十九岁登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毛泰自弘治元年以户部郎中到重庆府任上，时值重庆饥荒大旱，泰极力赈救，全活者数十万人。大旱后，又有瘟疫发生，于是毛泰又设医施药，全活亦众。当自然灾害过后，继之而来就是重新安置灾民，争取时间，抢种补种，此书即其时所刻。

又此本有字体工整之黑笔批注，谛审墨色，当是明人所书。书中不常用之难字，旁注有同音及音义，同时从批注看，也为批注者在农业生产实践之心得。

清代流传之《农桑撮要》，都以《四库全书》本（据《永乐大典》辑录）为底本而重新刊刻。至于一些丛书本，如嘉庆间张海鹏辑《墨海金壶》，道光间钱熙祚辑《珠丛别录》，光绪间新昌庄肇麟校刊《长恩书室丛书甲集》也是依库本而刻。此外如《丛书集成》本又据《墨海金壶》本重印，而《清风堂丛书》本的底本则为《珠丛别录》本。此本今藏上海图书馆。

清初抄本《太医院志》

《太医院志》一卷，明朱儒撰。清初抄本。明代太医院专书。太医院为官署机构。隋唐时称太医署，宋为医官院，金代始改称太医院，明清两代相沿。

《太医院志》，题“携李朱儒宗鲁甫纂、万安罗必炜光国甫参、绣林罗成名宾父甫校”。前有朱儒序，并太医院使加四品服俸鸿胪寺少卿罗必炜序，后有上林苑监右监丞管御医事罗成名跋。

朱儒，字宗鲁，号东山，祖籍吴江人，以赘于秀水陈氏，遂改籍秀水。年未弱冠，贫不自存。有浮屠杨时升者，教以医术，颇精其业。后游京师，朱恭时为太医院判，引为族属，复精究其业，久之，授太医院医士，迁吏目，供奉圣济殿，适大疫多所全活。人有贫病者或以白金投剂中，戒其家人曰：必令自发。病者得金喜，因遂愈。隐德甚多，寻迁太医院判，一年迁院使。儒以医起家，在太医院视院事最久，“于当世之典医国之事稔矣习之，且于记载，靡不窥览”。此《太医院志》的撰述，“其意欲人习医国之事者以究极于经方之旨，寿国以寿天下”。儒有《医四书》□卷，惜未传于世。

《太医院志》分建官考、恩异考、秩禄考、习业考、铨补考、采访考、侍直考、差委考、药材考、著述考、谏诤考、应试考、礼仪考，计十三类。罗成名云：“兹志简而不略，核而不诬，发例书事最得体裁，即与会典诸书并传可也。”

明代吏、户、礼、兵、刑、工六都，职掌分明，且各有史书，记载甚详，而太医院则无专书且述及不多。此志对于太医院之建制、官员、升迁、内侍、征药等等都可供研明史者参考取材。如太医院官员及御医之服俸、院使为正五品，月支禄米一十灸石；御医为正八品，月支禄米六石。又太医院内分科计大方脉、小方脉、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接骨、伤寒、咽喉、金镞、按摩、祝由等十三种。

《太医院志》明万历间曾有刻本。罗成名跋云：“夫余弃博士业应征，承乏院中几四十年，无能有所撰述，恒与儿子道立议梓行之，而立溘然下世矣，惜哉！今罗公右源从事校雠而付之剞劂”。今万历本已不存于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也未著录。此清初抄本乃据万历刻本传抄，今藏上海图书馆，《全国中医联合目录》失收。

此书藏印有“南昌彭氏”、“知圣道斋藏书”、“遇读者善”，又有“常熟翁同和藏书”。

明初抄本《金匱要略方》

《金匱要略方》三卷，汉张机撰，晋王叔和集，宋林亿诠次。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吴迁据宋绍圣三年（1096年）刻本传抄。二册。半页十二行二十四字，黑格，正书。书口写“要略”。有佚名朱笔校签小条贴于书眉。

据马继兴《经典医籍版本考》，《金匱要略方》宋刻本有二刻，一为北宋刻本，“由校定医书局校刊的《金匱要略方》初刊本，约在治平三年（1066年）或稍后，但原版已佚”。一为南宋刻本，其转引日本《经籍访古志》，“开卷首‘金匱要略’，上冠‘新编’二字，考林亿等言，其有‘新编’字当是宋版之旧，且诠次诸臣名衔署于前，而叔和、仲景名氏都在后，此古人修书经进之体式，流传诸本未见如此者。……此书亦无讳字，宋本多讹字，胡元瑞尝论之，知是南宋书舶所刻，然犹不失馆阁之旧也”。

此明初抄本乃据宋绍圣三年刻本传抄，最接近北宋原刻面目。卷三末有当时刻书之公文：“国子监准监关，准尚书省礼部符准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敕中书、尚书省送到礼部状，据国子监状，据翰林医学本监三学看治任仲言状，伏睹本监先准朝旨，开雕小字《圣惠方》等共五部出卖，并每节镇各十部，余州各五部，本处出卖。今有《千金翼方》、《金匱要略方》、《王氏脉经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五种医书，日用不可阙。本监虽见印卖，皆是大字，医人往往无钱请买，兼外州军尤不可得，欲乞开作小字重行校对出卖，及降外州军施行本部看详，欲依国子监申请事理施行，伏候指挥。六月二十三日奉圣旨，依奉敕如右，牒到奉行都省前批。六月二十六日未时，付礼部施行，仍关合属去处主者，一依敕命，指挥施行。

绍圣三年六月日雕。

集庆军节度推官监国子监书库向宗恕、承务郎监国子监书库曾纛、……朝奉郎守国子监司业兼侍讲云骑尉龚原

治平三年三月十九日进呈奉圣旨镂板施行。

朝奉郎守太子右赞善大夫同校正医书骑都尉赐绯鱼袋臣高保衡、朝奉郎守尚书都官员外郎同校正医书骑都尉臣孙奇……举醴泉观兼提举校正医书上柱国彭城县开国公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臣钱象先。”

可证北宋原本乃为治平三年三月十九日奉圣旨镂板印行。

《金匱》除宋本外，元刻有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邓珍刻本（杨守敬跋），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明代无单刻，而入《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及《仲景全书》内，清代曾有翻刻，日本也有不同版本之流传。

据此抄本和现今通行本在内容上略有不同，如“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耆汤主之”。抄本作“防己四两 黄耆五两 甘草貳两炙 白朮叁两 生姜貳两切，大枣拾貳枚擘。右六味，㕮咀，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喘者加麻黄，胃中不和

者加芍药，气上冲者加桂，下有陈寒者加细辛，服后如虫行皮中，从腰以上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以温下，令微汗差”。（腰以上，疑作腰以下）刻本作“防己一两 甘草半两炒 白术七钱半 黄耆一两一分去芦。右锉麻豆大每抄五钱七，生姜四片，大枣一枚，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温服良久再服，喘者加麻黄半两，胃中不和者加芍药三分，气上冲者加桂枝三分，下肩陈寒者加细辛三分，服后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差。”

书后有吴迁识语，云：“金匱要略，诚医家之要书也，然学者漫不之顾，少有蓄之者，今得祝先生均实所藏古本，老眼虽昏，勉强录之。洪武二十八年岁次乙亥秋八月三日甲子写至二十五日丙戌而成，时年七十三岁，吴迁景长识。”计抄写此书费时二十三天，是书朱氏《结一庐书目》著录，题“明洪武初苏州吴迁照北宋版钞”。

又是书乃用旧书之背面抄录而成，旧书为《中庸五十义》、《大学会要》两种。按二书为宋刻本，皆不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台湾公藏善本书目》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以及《艺文志二十二种引得》也未采用。《中庸五十义》题“平湖陈尧道敬之撰”，半页十行十六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下有刻工，避讳至“让”字。查《南京馆阁续录》卷八有陈尧道，云：“字敬之，兴化军人，习春秋，乙未进士，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以太府寺丞除秘书郎，当年四月四日除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宋史·艺文志》，尧道著有《中庸说》十三卷、《大学说》十一卷。又《嘉兴府图记》云尧道，嘉兴人，通五经不仕，与杨维桢辈倡和，有《竹林集》。当为另一尧道。此二书仅知书名，卷数不详，因装订之故，无法知其页数。

钤印有“吴迁印”、“吴景长”、“吴迁景长兰洲秘藏医书药方志此印章”、“明善堂鉴书函印记”、“安乐堂藏书”，以及朱澄“仁和朱澄”、“子清真赏”、“结一庐藏书印”、“仁和朱复庐校藏书籍”，又有“徐乃昌读”。另一“上品”葫芦印，极旧。

明万历刻本《新刊古今医鉴》

《新刊古今医鉴》八卷，明龚信撰，龚廷贤续编。明万历四年（1756年）金陵书林对峰周曰校刻本。半页十三行二十六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八册。前有中宪大夫知江西南康府事刘巡序，又龚廷贤序。

龚信，江西金溪人，精岐黄。龚廷贤，信子，字子才，名云林，又号悟真子。少为儒，后秉父意，承家学，取《黄帝素问》、《灵枢》读之，刻意研精，辄识真要，其名盛称于吴楚、大梁间，有“医林状元”之称。父子俱为太医院医官，传见《金溪县志》。廷贤著述颇多，又有《新铸云林神效》、《万病回春》、《云林医圣普渡慈航》、《新刻医林状元寿世保元》、《鲁府禁方》、《小儿推拿秘旨》、《种杏仙方》、《本草炮制药性赋定衡》诸书。

廷贤行医凡六十年，时居大梁之都，以医名焯焯在诸缙绅间，曾医鲁王妃疾。其序云：“每视疾，则先诊以脉息，次察其病原；而攻治之法，方药之制，又酌其脉病而投之。执是以往，影响不殊。”此医鉴也可视作父子诊病之经验医案。廷贤“既而以脉病治方分门别类，以古今之确论为枢要，间亦窃附己意，参考互订，遗者补之，略者详之，纂辑成帙。医有十三科，此其粗备，厘为八卷，名以《古今医鉴》。”“是书上考诸古，古之明验者取之；下质诸今，今之明验者取之。虽隐伏沉痾，罔不洞察。与鉴之照物，妍媸不爽，有相类者，此之谓《医鉴》，此余命名意也。稿甫成，不敢自秘，爰付诸梓，以公诸天下后世。”

此书卷一题“金陵书林对峰周曰校刊行”、卷七题“金陵书林竹潭周宗礼梓行”、卷八题“金陵书林前山周庭槐刊行”。疑曰校、宗礼、庭槐皆为家族成员。曰校刻书甚多，如《昭代典则》、《汉隽》、《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保赤全书》、《瓦釜漫记》、《新刻簪缨必用

翰苑全书》、《新镌翰林考正历朝故事统宗》等十余种。据茅坤序《新镌云林神馥》云：“而最后有《神馥》若干卷，……因姻对峰周君、图付剞劂。”可证廷贤与曰校之间有着联姻关系。

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著录有《重刻古今医鉴》八卷，为明万历四年金陵书林周四达刻本；又有《新刻增补古今医鉴》八卷，为明金陵书肆周庭槐刻本；又有《王宇泰先生订补古今医鉴》十六卷，为王肯堂订补，明万历十七年叶华生刻本。此本不见著录，诚当孤帙。书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未曾编目。卷中钤有“顺天堂病院印”、“饭蠡氏图书记”，皆日入之印。

清康熙刻本《苍生司命》

《苍生司命》八卷首一卷，明虞搏辑。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刻本。八册半页八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题“花溪老人虞搏天民辑，钱塘徐开先振公校，静观居士程林云来阅，海昌陈彝则子奇订”。前有康熙丁巳李锦序。

虞搏，字天民，自号花溪恒德老人。义乌人。博览能文，因母病遂精医，著《医学正传》，其学以朱震亨为宗，而参以张机、孙思邈、李杲诸家之说。又有《方腋发蒙》、《百字吟》、《半斋稿》。

李序云：“今年秋初，晤云来于钱塘公署，因问云来曰，医方之浩繁者有宋徽宗《圣济总录》、周宪王之《普济方》，迨后《王氏准绳》，徐氏《医统》则渺乎小矣，医家犹有望洋之叹。求其简而精、博而约者，是在吾子，亦有可得闻乎？云来又出《苍生司命》一编，曰此花溪老人虞天明所辑，医家入门之秘本也，金匱要略，如商彝周鼎，古不可遗。此编如粟菽布丝，时不可废。阅集中所载，证有寒热虚实，药有补泻温凉，对病治疗，随获奇验，真指下之航梯，肘后之鸿宝也。……订正剞劂，以公天下，以济苍生，其功不又普乎？”

是书不多见，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中央图书馆善本书

目》俱不载。《四库全书总目》仅著录虞博《医学正传》八卷。此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分元亨利贞四集。

明嘉靖刻本《针灸问对》

《针灸问对》三卷，明汪省之撰。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刻本。三册。四库底本。半页十二行二十二字，四周单边，细黑口。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

汪省之，字机，别号石山，祁门人。曾为邑诸生，弃去。居城内朴墅，少时勤攻经史，后因母患呕吐头痛，虽经其父悉心治疗，仍未痊愈，遂弃儒习医。其肆力诸医经典，融会于一，凡歧黄仓扁之书，靡不探讨，异症奇疾，治之辄愈。其医理强调补气血为主，偏于理气。有《石山医案》、《医学原理》、《读素问钞》等书，其书至今多为医家指南。

《问对》以问答形式阐述针灸学理论，极论误灸之害与巧立名目之诬，多笃实可取。上、中二卷论针法，下卷论灸法及经络腧穴，皆据《素问》、《灵枢》、《难经》、《甲乙经》及诸家著述，设问对以发明其义。

按此书各种书目皆作汪机撰，据机后裔第十四代孙汪瑞泉抄有《祁门朴墅汪氏通宗世谱》，内载机为迁居祁门朴墅支派之第七代，其父为“以”字辈，名汪以望，字渭。机为“之”字辈，其同辈中有融之，中之，赞之，辩之等。家谱中也明以“省之”排名，可证机非名，乃其字，名应为省之。

此为单刻。《千顷堂书目》卷十四医家类著录。《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也著录一帙。查《四库进呈书目》有两淮盐政采进本，此当其本也。

铃印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印。

明刻本《袖珍小儿方》

《袖珍小儿方》十卷，明徐用宣撰。明嘉靖间钱宏刻本。四册。存卷一至六。半页十行二十四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前有永乐三年（1405年）徐用宣序。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徐用宣，衢州人。早年习儒，后究心医学，至晚年贯通其理，深得要领。

徐序云：“事莫难乎医，医莫难乎小儿，何也？盖小儿之证，惟在揣摩推测以得之，古人喻之若草头之露，水上之泡耳。若非烛理之明，曷能疗之哉？古今方书非不多也，然往往得彼失此，不足以备检阅。予因暇日窃搜辑小儿诸家方书，纂成一帙，分为六卷。以脉诀为首，方论、针灸、图形次之，名曰《袖珍小儿方》，总二十四门，共三百一十七方，以便出入之观览，非敢邀誉于世，特为吾家子孙之业夫医者有所循守而不妄也。噫！后之子孙，尚当宝藏而弗坠庸，书此以识云。”

据《中国医籍考》卷七十五，又有潘琪序，云：“永乐间，三衢徐用宣氏始为之。……每叹世传小儿方脉，诸分浩翰，多得此失彼，殊无旨归，于是究竟源流，参以己意，著为论议，择取良方，汇成此帙，珍藏出入，以备检阅，以善其术，以传其后。天顺间，今抚蜀都宪，贵溪丘公时为秋官，幼稚失调，适遇用宣之孙□□于京师，延以诊视，见其观色察脉，听声用药，殊异俗辈，且取效刻期，因询其故再三。□□感公勤恳，袖出此帙以观，乃用宣手录，细字大逾掌，厚仅盈寸耳。……乃今弘治庚戌春，公抚蜀之暇，始得授蜀藩大方伯文安邢公采梓以传”。

《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善本书志》云：“无钱氏序跋，未知刻于何年。卷内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乃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存目著录之底本也。据存目，知此本为天一阁故物”。此本卷一第一页下题“古杭钱宏重刊”，版刻较漫漶，书中无翰林院官

员校笔，非四库底本。

此书传世最早为《新刊袖珍小儿经济良方》十卷，为明弘治刻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双边，今存中国科学院上海图书馆。残存二至四，六至十；次为《袖珍小儿方》十卷，明嘉靖十一年陈琦刻本，十行字数不等，黑口，四周双边，存安徽省图书馆；三为明刻钱宏刻本，十行一十字，黑口，四周双边，有刻工，藏上海图书馆。大陆及台湾各图书馆皆无此钱宏刻本。查日本《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著录有明嘉靖十一年赣州府刻本，十卷，疑即同安徽省图书馆藏本。

按《天一阁重编进呈书目》、《浙江省第五次曝书亭呈送书目》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庚集皆著录“袖珍小儿方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医家类入存目，也作十卷，又云：“其书以脉诀为首，方论、针灸、图形次之，总七十二门，六百二十四方，搜采颇备，惟论断多袭旧文，无所发明耳。是书作于永乐中，嘉靖十一年赣抚钱宏重刊，以是书原本宋钱乙也。”《总目》云是书总七十二门，六百二十四方，而徐序则云总二十四门，三百一十七方。此其不同处很可能是书应十卷，普林斯敦大学藏本似佚去四卷。在余记忆中，此书目录页似有割裂，然其时未曾录入笔记，今执笔思之，疑徐序中数字或亦有剗改之迹，俟之将来，或可再验之。

钱宏，字可容，浙江钱塘人，正德戊辰进士，巡抚南赣右副都御史，此当其任内所刊。

明崇祯刻本《治历缘起》

《治历缘起》十二卷，明徐光启撰。明崇祯间刻初印本。八册，二函。半页九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无鱼尾。黄竹纸，首尾并封面原签俱全。前有目录共六页，为一至五卷。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是书传世不多，王重民先生曾云：“崇祯历书本的《治历缘起》共见过三部，一在罗马，只残存一册；一在纽约；一是北京图书馆新收入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为明崇祯刻清印本。

此书凡十二卷，计四百零六页。除了关于历法的重要材料外，又有印刷史方面的资料，如卷八有崇祯初年为写刻历书用钱之记录：“买泾县吴文连四等纸共银二十二两六钱，写稿太史连纸五十五刀，共银二两七钱五分；刚连纸二十七刀，共银四两五钱六分。”又有装订刻印等工食之记录：“第一次装书工银一两五钱，绫料等银三两三钱三分；第二次装书工银一两五钱，绫料等银三两五钱四分；第三次装书工钱一两五钱，绫料等银五两六钱七分；刻板八版工银一两二钱二分；印书工银一两零七分五厘；书格心、红胶矾共银二钱八分。”

按此或为王重民先生在美所见者。又明代刻书中有如此详细之印书工价记录者极少，此为所见最多者。

元刻本《图绘宝鉴》

《图绘宝鉴》五卷补遗一卷续补一卷，元夏文彦撰。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刻本。四册。民国叶德辉跋。半页十一行二十字，左右双边，黑口，双鱼尾，书口上刻数字，题“吴兴夏文彦士良纂”。前有杨维桢序，又有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文彦自序。藏上海图书馆。

夏文彦，字士良，号兰渚，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居松江（今属上海市）。性孤僻，六艺之外，他无所好，独尝嗜画，遇所适，辄终日谛玩，殆忘寝食。杨维桢云，“士良好古嗜学，风情高简，家藏法书名画为最多，朝夕披览，有得于中，且精绘事”。

卷一为画论，多沿袭前人之说，并叙画迹罕传于世之历代画家

姓名。后四卷，辑载自三国吴至元画家小传凡一千二百余人。末补遗及续补一百余人，合之一千五百余人，乃夏文彦“以《宣和画谱》附之他书，益以南渡辽金国朝人品，刊其丛脞，补其缺略”（自序），旁搜博采所得，然是书若干画家小传，和它书相核，亦有异文。台湾学者翁同文先生“图绘宝鉴窜改旧文致误举例”，可见一斑。是书补遗末有“至正丙午新刊”一行，丙午为至正二十六年。

上海图书馆又藏此书二部，其一为明庐阳王旧藏，有清吴騫、陈鱣、黄丕烈、郭兰枝及民国章钰跋，然板刻漫漶，较另二部为次，且补遗佚去二页，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也藏一部，其中卷二第十七页，卷四第十七页、二十五页、卷五第一至二、六至七页配清抄本。

叶德辉跋曰：“元版图绘宝鉴五卷补遗一卷，黄尧翁所称《敏求记》所载五卷本，为得其真者也，自明毛晋刻入《津逮秘书》，合明韩昂所续为六卷，于是五卷原书遂不复行于世，至今日即毛本亦不易得，况元版乎？前辈藏书家惟孙伯渊祠堂书目载有此本，而尧翁所见为吴氏拜经楼藏书，据云刻已漶漫，似此纸墨精良，字划清朗之本，尤为书中麟凤。尧翁佞宋，余得此欲佞元矣。辛丑八月朔，叶德辉记”。按此跋又见《郎园读书志》卷六。

明代钦天监副韩昂辑有《图绘宝鉴》续编一卷，起明初，迄正德十四年，一百五十年间，采辑得一百七人。

《宝鉴》明末毛晋汲古阁曾刻入《津逮秘书》第七集中。清同治间又为张丙炎刻入《榕园丛书》。民国间又有翻刻本。又日本江户时也有翻刻之本，日本内阁文库有入藏，另又有日本承应元年（1652年）京都吉野屋权兵卫刻本，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艺术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除上海图书馆外，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日本静嘉堂文库也有入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明正德

刻本、明嘉靖间苗增刻本。

明万历刻本《墨池编》

《墨池编》六卷，宋朱长文撰。明万历八年（1580年）扬州知府虞德焯刻本。半页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间有刻工。书前有《重刻墨池编姓氏》，题为“明直隶巡按兼提督学校薪水会川李时成重订、直隶巡按兼提督学校晋江毓台陈用宾等同订、直隶扬州府知府义乌绍东虞德焯重刻、江都县知县慈溪狮峰秦应骢同刊，本府儒学训导繁昌邢德珪校正、县学生员陆君弼、苏子文同校”。又刻有牌记“万历庚辰孟夏梓于维扬环花观深仁祠”。

虞德焯，字光卿，号绍东，浙江义乌人，隆庆五年进士，由行人选兵科给事中，屡迁扬州知府，广西副史，以丁忧归。此书当为虞氏任职扬州时所刻。《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原著录为《明万历八年李时成等刻本》，不确。

是书明刻还有两个刻本，其一为二十卷本又续编三卷，为隆庆二年李荷永和堂刻本。此虞刻本佚去序跋，似据隆庆二年本重刊。隆庆本薛晨序云：“书藏吴中三百年，无刻以传者，是书自宋以来行世之本，以此为最先矣。”“专论字学，至为详博，成一家言，留心翰墨者一览一快。世无刻本，转相手录，未免脱误，又文颇繁复。环洲李公治郡多暇，擅著作，精工书法，乃谋余刻此，校正删润，以补伯原之不逮。余曰，不可。先生坐病废日，积岁临摹，精思笃好，优入晋室，不意宋人有此风韵，贤于玩繁华、虚岁月者远矣。此编力疾十年就绪，不应更为删润。乃取诸书载字学者，令人逐一检讨，参校异同，疏其所可知，而略其所难考，刻贻同志，以广其传，斯不失先生本意云。”

此书标为《四库全书》底本。钤有毛晋“子晋”、“汲古主人”、“毛扆”、“毛扆之印”、“斧季”，均后人作伪。又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

大方印，亦伪，真“翰林院印”，印色自然，此印色偏暗红。且印文中“院”字右半“完”上一点，真印无“、”，伪印加“、”；又“印”字，真印作“厶”，即中间印线不连，下部为“尻”；伪印则中间连起，无点，作“尻”。伪印系翻刻，故笔划线条较真印为粗。以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藏《袖珍小儿方》中钤“翰林院印”较之，真印长宽各为一〇·七厘米伪印则长一〇·八厘米、宽一〇·七厘米。

又查当时编辑《四库全书》时，所进《墨池编》共六次，一为江苏省第一次书目，为六卷十六本；二为两江第一次书目，为六卷十本；三为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六卷六本；四为补造武英殿第二次书目，六卷六本；五为二十卷续编三卷，见江苏省采辑遗书目录简目；六为二十卷本，见浙江采辑遗书目录简目。而《四库全书》所录本为浙江鲍士恭家藏本，为六卷。然是本无鲍氏藏印。

遍阅全书，凡字体模糊不清处甚多，然并无四库馆臣据它本予以重加描写，如若不予描写，抄胥当何从抄录？又书中凡遇玄烨之“玄”字、弘历之“弘”字，皆不避讳，如陶弘景、毛弘、傅玄、桓玄等。以书中“古今字学”一百四十七人，“玄”字三处、“弘”字四处皆不缺笔，而书中卷二第八十三页配清初抄本，“房玄龄”之“玄”字则避讳。按其时避讳甚严，清初至乾隆间又大兴文字狱，故此种灼手处，馆臣们都甚小心为之。再检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二册是书，《四库》本卷一作“宋徐铉校定说文表”，而此本则作“南唐徐铉校定说文表”。《四库》本注明誊写监生为邓洪继。据此，更表明普林斯敦大学此本非《四库》底本。

又此本正文前另纸有《钦定四库全书 墨池编卷一宋朱长文撰△△》字样，书中又有校签贴于眉端，签末题“覆校张虎□”、“覆校张签”。据知任职四库全书馆官员张姓者计十四人，总目协勘官为张羲年；缮书处分校官为张书勋、翰林院编修为张秉愚等，并无张虎□其人。书中未注明据何本所校，所有字体模糊处未

加填补。笔者以为此书当为清张虎□校，贾人得此书后，钤以伪翰林院并毛氏父子印，又以别纸仿四库全书馆格式书写一页，重订于书前，以充四库底本。

此书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管庭芬手抄本《书画涉笔》

《书画涉笔》一卷，清陈撰纂录。清管庭芬手抄本。半页十行，红格、楷书。与《观音大士三十二赞》（元云居寺释明本撰）、《元人二十诸天画像题识》、《元人二十诸天画像赞》（义乌傅壺撰）、《书湖州庄氏史狱》（吴江翁广平撰）合册。

陈撰，字楞山，号玉几山人。鄞县人，居钱塘，以书画游江淮间，遂流寓江都，为毛奇龄弟子。乾隆元年以布衣举鸿胪博士未就。书无师承，画绝摹仿，善草书，工写生，尤精画梅，间作山水，品格极高，与李鱣相伯仲。有《玉几山房吟卷》、《绣铗集》，并辑有《玉几山房画外集》。

此卷所记为陈撰自藏与平日于友朋处所见书画文物、碑刻、珍玩等，共一百四十一条，约二万字。如赵文敏四体千文、赵文敏书杜工部秋兴四首、赵文敏饮马图、王蒙竹趣图、钱舜举秋江待渡图、孙虔礼千文真迹、唐六如雪景、徐天池水墨小册、米南宫行草诗、孙过庭书谱真迹等，于书画递藏源流诸方面，颇具史料价值。

管庭芬，海昌人，喜抄书，留心乡邦掌故，而于目录之学尤为专门。是书末有管氏跋文：“陈楞山先生虽以画名，然生平极邃于学，随笔纂记，不下数十百册。今惟《绣铗》等集传于世，知散佚者多矣。此卷余从青云街冷摊所得，涂乙添改，几不可读，余体认旬日，始得录存清本，盖皆涉录赏鉴家所载书画精品，并以琐碎杂事终之，亦不异采珊瑚于铁网者。先生本籍四明，流寓钱塘，乾隆丙辰通政宁夏赵公以博学鸿词荐，不赴。有谢启极工，事详词科掌录。今所采

题咏皆系两地人，其不忘桑梓可知。至陈沂志跋赵文敏书归去来辞卷，独以讳标之，疑其先世云。余友六舟上人曾藏《鸾江小志》一册，乃先生客仪征时手稿，其漶漫亦与此卷相埒，闻已转贻歙友，不能假录其副矣，并附记之。咸丰壬子孟秋之杪，海昌管庭芬芷湘识。”

钤有“管印庭芬”、“芷湘”。

稿本《二百兰亭斋鉴藏书画录》

《二百兰亭斋鉴藏书画录》一卷，清吴云辑。稿本。一册。书口下印有“二百兰亭斋稿本”，绿格，九行。

是书虽题为“鉴藏书画录”，实为录存《胜国忠节诸贤手札》之全部，又明代三学者手札。所录手札每通均有书人小传、书别（正书或行书、草书）、行数、高阔。

吴云，字平斋，晚号退楼，又号愉庭，归安人。历署苏州知府，笃学考古，至老不疲。此书为吴云手录，原札今已荡然无存，然史料赖此具存。

《胜国忠节诸贤手札》共四卷计五十三家。第一卷十六家，为钟惺（伯敬）、夏言（公谨）、邹元标（尔瞻）、范钦（尧卿）、杨涟（文孺）、魏大中（孔时）、魏学谦（子一）、周顺昌（景文）、周茂兰（子佩）、周茂藻（子洁）、缪昌期（当时）、徐汧（九一）、徐枋（法昭）、徐柯（贯时）、孙世伟（异度）、陈朱明。

第二卷十三家，为沈炼（纯甫）、姜曰广（居之）、王思任（季重）、申佳允（孔嘉）、曹学佺（能始）、徐石麒（宝历）、吴麟征（采皇）、袁崇焕（元素）、冯梦楨（开之）、朱国祯（文宁）、顾锡畴（九畴）、祁廌佳（止祥）、陈字（无名）。

第三卷十家，为赵南星（拱极）、高攀龙（云从）、顾宪成（叔时）、徐如珂（季鸣）、周起元（仲先）、蔡懋德（公虞）、黄道周（幼元）、陈子龙（人中）、马世奇（君常）、李邦华（孟闳）。

第四卷十四家，为范景文（梦章）、倪元璐（玉汝）、史可法（宪之）、刘宗周（起东）、凌义渠（骏甫）、□学东、惠世扬、王一翥、巢鸣盛（端明）、余煌、杨文骢（龙友）、王心一（纯甫）、朱陛宣（德升）、王节（贞明）。

又三家为王文成公（伯安）、徐俟斋先生（枋）、顾笋洲先生（天叙）。

《诸贤手札》资料价值颇高，除史可法二通已见于《史可法集》（上海古籍版）外，余似皆未发表，兹录三札，以窥一斑。

钟惺札。（行书三十二行，高七寸一分，阔一尺八寸八分。首行去岁旁有蓝印半方不可辨）“去岁六月初七日始到家，与王明甫途中相左，明甫归，得读仁兄札，颇悉近状。冬间闻徐美之自吴门还，兄复有字相寄，中路覆舟，俱为河伯所腰截矣。《史记》一书，弟不知费几年磨勘，又无副本，轻为俗子所购，其意只在流行利物，不谓其人违背约言，如此诚不知彼出何策，而不使兄一校也。此时作何下落，书于何日完刻，原本于何日见还，烦一一查问之。弟已于去年十一月葬亲、葬子、葬弟，嗣子亦游洋娶妇，可作无事人矣。静中取《楞严》新旧注，间出己意，约略成书，于《楞严》不知何如，于各注差觉简明，然亦未尝离各注也。此后当研心《法华》，盖此经指点见成，止是证道分见修二分，全未说破，讲者全经，字字俱了，竟成一字不了，若不必求明白，则信心终于不真，纵不敢谤，而不能不疑。今之自谓不疑不谤者非真见，其必然而不疑不谤也，特怵于地狱之苦，而勉为面从耳。兄以为何如？家传一书，系弟一种质实之文，今寄四册奉览。五月遣使至吴门买□条，去岁茶良妙，至今香色味无改，盖由兄手制耳，今岁得如是足矣。偶羽便寄字，不悉友于夏二月初日北上矣。陈镜清诗寄数韵为望。正月元夕。惺又稽首。冲。”

范钦札。（正书，十四行，纸高六寸八分半，阔一尺四寸）“待罪旧治生范钦顿首拜。昨幸获挹台范聆绪论，深慰平生。恭闻召入内台，光济中兴，海内元元，何幸何幸！不肖往年备员江西，致忤严氏，

屡遭构陷，人皆知之。不意近以赈馈何望山者，混诸权门，深用骇惧，谨具疏认罪陈情，良非不得已。伏望门下特赐怜念心迹，倘明衰病余生，皆老翁赐也，敢忘敢忘。干冒威严下怀，不任惶恐。钦生再顿首具。谨质。”

袁崇焕札。（正书，二十七行，纸高七寸五分，阔一尺八寸四分）“皇上之忧毛帅久矣，海内本易为乱之地，而文龙又能为乱之人，雄行海外，莫可谁问。辽海一带，其地其人其事，久已非朝廷有矣。然昔得之耳闻，今得之目击，昔犹属流传，今已成面证。贪逆欺妄之状，罄竹难书。小疏中姑撮其大者陈之耳。一向诞言岛兵数十万，今彼官开来尽各岛之人不满五万，而可兵者又不满二万也。每年之饷无分毫到官兵，毛姓之外，谁不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然罢之不肯，逮之不能，不即此时诛之，后必有变，变而图之，所损所费不知若干也。今崇焕冒罪为此，万不得已，盖明知不利封疆，顾留之以为后患，义之所必不敢出，谅年台高明，必能为不肖主持也。伏惟台鉴不一。名具正幅。左冲。”

铃印有“承溥”、“吴苓芴读书记”。承溥为吴云之子。

清陶源绘《徐兰贞女史珠楼遗照》

《徐兰贞女史珠楼遗照》，清陶源绘。杨葆光跋。一卷。

徐兰贞女史，乾嘉间著名学者、藏书家吴騫笥室也。徐姓。名贞，兰贞其字也，号东湖女史，平湖北墅里人。天性婉顺，幼习女红。家贫母老，年十九而归于騫，时在嘉庆二年，距騫之原配魏孺人去世仅一年之隔。吴騫未刻日记稿本《日谱》有云。嘉庆二年八月初三日，“偕徐姬归小桐溪，时年一十有九，字之曰兰贞”。兰贞喜作小楷，每读唐诗，辄以乌丝栏写之，有《珠楼遗稿》，附于《拜经楼集外诗》后。

陶源，字西畴，荆溪（今江苏宜兴）人。工画山水、人物。此画右

下角有“荆溪陶源摹”、铃有“陶源私印”、“西畴”两小印。

徐兰贞卒于嘉庆十四年八月廿七日，年三十有一，计在蹇家十三寒暑。据《日谱》云，卒前数日即已“疾转脾泄，饮食殊减，意弥忧也。”“病益甚，参药不纳，知莫可挽回矣。”《日谱》九月初一日“视兰贞含，用硃石张氏绵敛法，巳时小殓[殓]，袭衣七称，裳三称，未时大殓[殓]。”九月十一日“兰姬皋复于昧爽”。十二月十九日“举徐姬殓之万苍安葬，黄昏发引。”

兰贞卒后，蹇有“哀兰绝句十九首”，皆写蹇之情意，诗见《拜经楼集外诗》。蹇又有“再哭兰贞”一首：“一寸相思百寸灰，巫咸乍肯下阳台，生无子女维为恻，死有灵香定解回，遗稿转从焚后惜，嫁衣忍向篋中开。”

图之画面绘兰贞手拈红色小花，佩耳坠，戴手镯，插有发簪，倚窗欣赏园中景色。园中有修竹多竿，又有小树几株、山石数座，皆工笔着色绘之。此图左方铃有“兰贞”、“东湖女史”印，当为吴騫所铃。

图中有吴騫题，“嘉庆辛未春日，阳羨陶西畴处士追摹珠楼小影见寄，盖距姬之亡已两载矣，视之泫然，漫题一绝：‘玉碎珠沈日又徂，一回相见一模糊，泉台若记崔郎句，犹展桃花泪眼无。’槎上老人。”辛未为嘉庆十六年，騫年七十九，越二年，即归道山。此诗不见《拜经楼诗集》。

又有清末杨葆光题诗：“‘故应徐淑是前身，三十年华遽返真，得嫁才人应不恨，一篇小传足传神。’‘登临山水惯曾经，到处勾留画舫停，记得拈花微笑日，斜曛催下可中停。’‘名篇十九悼亡诗，老辈多情信有之，天女维摩同一现，灵山香火证情痴。’吴兔床先生箴室徐兰贞女士珠楼遗照。宣统二年庚戌夏五，娄县杨葆光敬题。”

杨葆光，号苏庵，别署红豆词人。上海松江人。

画藏上海图书馆。

清陶源绘《春暖墨香图》

《春暖墨香图》，清陶源绘。一轴。张祖翼题识。杨葆光跋。藏上海图书馆。

此图绘吴騫暨其笱室徐兰贞女史像。图中騫端坐椅上，面部略胖，大耳、隆鼻、蓄八字胡，身着白色皮袄，头戴深灰色皮帽，背景为大幅屏风，绘有山水风景。大书桌上有书八函，又有茶水一杯，笔筒一件，笔四枝，纸一卷，水竽及白盒各一。书桌旁站有身穿兰色冬袍小厮正在濡墨。小圆桌中央设有炭火，又置茶壶二件，显然是在煮茗。右边小桌上供有盛开之水仙一盆，高凳上置放古梅盆景。又有树桩形凳，上设大小兰草、小松各一盆。兰贞头戴灰色皮帽，身穿绿色皮袄，手捧茶壶从屏风后款款走出，窗外山石，树木皆是白雪一片，当是冬时之景。

图为陶源绘，陶源，字西畴，荆溪（今江苏宜兴）人。工画山水、人物。

张祖翼题识云：“吴兔床先生暨笱室徐兰贞女史遗像，光绪三十三年丁未秋七月，桐城后学张祖翼补题，时客上海。”祖翼（1849—1917年），字述先，又号磊庵，安徽桐城人，早年即好篆隶、金石之学，工行楷，偶写兰竹，俱有韵致。刻印师邓石如，著有《磊庵金石跋尾》。

杨葆光跋云：“吴君如九以其从曾祖兔床先生及笱室徐兰贞女士‘春暖墨香图’示余，且谓予曰，是图阮文达有隶书四字，秦小岍侍郎有题识，乱后俱失之。曾请张磊庵补题，程珔彝观察见之，谓为太略，别为之辞，曰：兔床先生名騫，字槎客，乾嘉间名满天下，博雅能文，工书画，精鉴别，所收金石书画书笈甚富，其藏皮处曰拜经楼，刻有《愚谷丛书》，粤逆之乱，散佚殆尽；笱室徐女士亦工诗画，年仅三十而没，没后刻《珠楼遗稿》，而以诸名流挽诗附焉；此图乃阳羨陶西畴处士所绘，今跋已全失，而像尚完好，宣付装池云。予因

为补书‘春煖墨香’四字，而摘叙其语于后，使美人名士长留天地间也。宣统二年岁在庚戌仲夏之月，云间后学杨葆光谨题识”。

杨葆光(1830—1912)，字古醞，号苏庵，别署红豆词人，江苏娄县(今上海市松江)人。岁贡生。官龙游、新昌知县。学问淹博，著作等身，兼工书画。书法晋唐。风格遒劲。画山水超迈入古，客游上海鬻书画以自给。与杨逸友善。尝继逸为豫园书画善会会长，又任丽则吟社社长。卒年八十三。又有《苏庵文集》等。

钤印有“陶源私印”、“西畴”。

明万历刻钤印本《考古正文印藪》

《考古正文印藪》五卷，明张学礼辑。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刻钤印本。四册。半页六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前有万历己丑张学礼自序。卷一题“江都张学礼诚甫汇选，京口刘汝立思礼同选”。卷二至四则题“歙邑吴良止中足，东海徐延年季常同选。”凡例书口下有“歙邑吴文馨刻”。

“印藪”者，集印之大成也，故此谱所收秦汉小玺、玉印、君印、侯印、将军印、大夫印、太守印、少数民族王族诸宦印以及姓名印等皆有收录，而以姓名印居多，占四之三。是谱选印以诸世家所藏原印为主，次及《印史》、《集古录》、《学古编》、《顾氏印谱》等，私印皆按百家姓氏排列，每印下又以楷书释之，颇方便初学。

学礼序云：“予笃嗜此，甚于寒之衣，饥之食，缘以齷齪风尘，虽好弗聚。尝怀一帙，游于齐梁燕冀间，辄得便印，积七千有奇，鲜获别其妍媸。闭户三祀，穷六书之源，究偏旁之旨，取三千方出，而谋之丘隅吴君、玉溪董君、雪渔何君、鲁南吴君。更十数名手，摹其体制，学其丰神，又五祀，始获什五六，余参诸谱，兹历廿载矣，类成一集，名曰考古正文印藪。”

明代集古印谱较重要者，有王常辑《集古印谱》、《秦氏印统》

等，然为刻本，而铃印之本则有罗龙文辑《罗氏古今印藪》、顾从德辑《集古印谱》、《顾氏印藪初稿》，较此本为早。三家用勒石铃印之法，聘用多人摹刻，在当时来说乃开后世铃印成谱之风。

是书应五卷，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五馆入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本乃原藏北平图书馆者），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作四卷，误。正文前凡例有云：“日利白方及唐以后斋堂馆阁通用等印于义合者另集一类”、“各钮形制略具数方以备赏鉴”。审此印谱，并无斋堂馆阁之印及印钮形制，当佚去卷五，存卷一至四。

铃印有“震泽王氏家藏”、“震泽”、“王世琛印”、“王宝传”、“王恒之印”、“兰阶”、“碧芸馆印”、“余庆堂”、“停云”、“吴门”、“神品”、“其人如玉”、“平庵”、“声远”、“湖城”、“敬者民基”。

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明万历刻铃印本《宣和集古印史》

《宣和集古印史》八卷、秦玺考一卷，明来行学辑。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刻铃印本，八册。题“西陵来行学校摹”。前有屠隆序、来行学自序。

印谱之辑，始自宋徽宗《宣和印谱》，后又有晁克一《集古印格》、姜夔《集古印谱》等，今皆佚去不存。是书《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

来行学，字颜叔，杭州人。

来行学序云：“耕于石簪山畔者，桐棺裂，获丹筒一函，内蜀锦重封《宣和印史》一卷，凡载官印千二百有奇，私印四千三百有奇，傍皆音释文字，大都始于弃秦，盛辑两汉，逮隋而止，唐以降无闻焉。”

明代印谱中，以云间顾氏《印藪》，王常《集古印谱》最为流行，然所收古今印章，多所阙略，且古印菑木，原貌失之甚多。来行学少

负印癖，收藏颇多，得此书后，爰为临摹，勒诸铜石，“并出生平所藏古印，悉哀诸家博极往牒，详其封建姓氏，杀青以广同志”。其书中古印多《印薮》所不载，顾氏所不获见闻者。

然张心澄《伪书通考》云：此伪书，根据乃为“此书则自宋以来诸家书目所不载，惟吾衍《学古编》末有明隆庆二年罗浮山樵附录五条，其世存古今图印谱式条内载有宣和印谱四卷，计其年月适在此书初出之时，然则即据此本以载入，非古有是书矣。况桐棺易朽，何以南宋至明犹存，其为依托显然明白”。录此，供参考。

《古印史》扉页有来行学识语，“宝印斋监制宣和印史，夹连四，棉纸墨刷，珊瑚原砂，印色覆印，衣勳绫套，藏经笈面。定价官印一套，纹银一两五钱，私印二套，纹银三两。绝无模糊、剝邪、破损，敢悬都门，自方《吕览》，恐有膺本，用汉佩双印印记，慧眼辨之。来行学颜叔识”。此所云书之特点、价钱、标识，也明人之生意经也。据明初一两白银，值钱一千文。明中叶后，每两值制钱七、八百文以至三五百文。万历后期，银价由五百文升至六百文。以当时米价，每石约合制钱一百五十文至二百文，而购此印谱（官印）一部即索银一两五钱，或可购米约五石之多，其价之昂贵，可见矣。《石印史》大陆，台湾共藏八部。

钤印有“汪文柏”、“柯庭图书”、“汪季子文柏柯庭氏印”、“凤城旧吏鸳水间人”。汪文柏，休宁人，字季青，号柯庭，附贡生。有古香楼，收藏书法名画甚多，诗文之外，善画墨兰，雅秀绝俗，其收藏之书，多为善本。此藏美国国会图书馆，50年代初，得之于日本。

明万历刻钤印本《晓采居印印》

《晓采居印印》四卷，明吴迥篆刻并辑。明万历刻钤印本。三册。题“明古歙吴迥篆”。前有万历戊午刘锡玄序、黄汝亨序。末有万历

壬子欧阳□跋、周仕国跋。

吴迥，字亦步，歙县人。有嗜古癖，工篆刻，制印劲伟，似何震一脉，其繁简相参，布置不赘，于法之中不失古人笔意。

是谱四卷，卷一收印七十四方、卷二九十三方、卷三八十八方、卷四二百八十方。按此书原为每卷一册，然卷三佚去部分，存十一页，后人即以卷三、四合为一册，实应有四册也。谱中有颜继祖、何伟然、钟惺、王象春、叶大受、何璧、吴从先、李维桢、杨文骢诸人印，皆万历间名人，也可见迥之交游。

此书名曰印印，乃刘锡玄所定。刘序云：“吴亦步氏集其手所篆刻以为印章正印，而问名于不慧，且谓印藪、印府诸刻，咸肇嘉名，愿得未曾有之一字，以冠群玉。锡玄试一展卷，则诸文人已兢为品题，谓亦步手笔远师秦丞相、秦羽人、汉黄门；近乃不减文、许、何、顾诸名辈，是宜亦步之珍而集，集而副名山，传通都，与秦汉图不朽，而又何争此一字之名？又何问名于不解文翰之锡玄？……然则亦步所篆刻一印也，所汇集以为正印一印也，所为致文人之品题而收印藪，印府诸集作外护亦一印也，锡玄不敢添加一字，而直名之曰印印以此。”

黄序云：“近时盛推篆刻名手为何长卿，长卿下世，新安有洪复初，吾友温太史、沈济南称其与长卿竞敌。吾里有许士衡，意殊未下，佳者时出洪上。南中今得吴亦步，即解书法，以刀法合之，俊整之中亦复散朗，既生瑜何生亮，恐为洪、许所妒耳。亦步又似宗之潇洒，且博闻强记，不止以刀笔见长，而将来刀笔之长当不止此。”

是谱传世不多，大陆仅西泠印社、安徽省图书馆各一部，又南京图书馆、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有二卷本，疑不足之本。迥又有《珍善斋印印》不分卷、《求定斋印章》一卷，皆万历间钤印本。

钤印有“穆园田”（大）、“穆园田”（小）、“平庵”、“湖城所得金石图书”、“岳阳”、“东海樵夫”、“胜山私印”。

此谱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清康熙刻钤印本《能尔斋印谱》

《能尔斋印谱》六卷，清钱桢辑，清康熙刻钤印本。四册。题“古吴练川钱氏家藏”。第一册有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王撰序、唐孙华、王吉武、陆毅、黄景云、张云飞序。第二册有张氏、顾氏序、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卫洽、吴之泌、许维清序。第三册有陈□序。第四册有胡荃铭序。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印人传》、《续印人传》、《再续印人传》均不载钱桢其人。钱桢，字宁园，一字沧洲，上海嘉定人，钱大昕世父。读书好古，精篆刻，富藏书，能尔斋即其藏书处。嘉定钱氏，代有印人，除钱桢外，桢之子绎，字以成，有《信芳馆印存》，其外孙充芸，字大田，有《大田印存》，大田子世求，字秉田，也精篆刻，有印谱。

卷一四十方、卷二三十八方、卷三六十八方、卷四六十八方、卷五七十二方、卷六七十六方。共收印三百六十二方。钱氏自用印颇多，约在七十方以上。谱成于康熙四十三年仲夏，乃钱桢集明代以来名手所刻印章汇之而成。

张云飞序云：“祁冈钱氏自余外曾王父颐郊公而下，世称博雅，舅氏柏卿公尤洒落嗜古，如商彝周鼎、法书名画、金石印章之属，凡足以供清玩者种种，毕给[尽]迨遭沧桑之变，三世所蓄，沦亡殆尽，印章有存亦什不得一矣。厥孙明经沧洲有先世之遗风，雅好篆刻，广求名人手笔，历年成藪，今并以世传古印汇为一帙，颜曰《能尔斋印谱》。是谱也，大都出自明季文寿承、何长卿、江杲叔诸名家，而近时佳手所篆，间有登焉，非俗工妄摹者可同日而语，庶几仿佛籀文追踪斯篆矣。好古君子得而藏之邺架，实字学之一助也。噫！古今印谱，自宣和以后擅散于世者，金玉之章皆湮灭不存矣。而钱氏之家藏几及二百载而犹存，则兹谱之薪传正未有艾也。”按文、何之

作，稳练自然，雄伟可爱，洵是浙皖之导师。细观钱桢之自用印，参以浙皖两派之刚柔。笔划峻峭，苍劲有神，文字变化，并无定式，大小疏密支配匀称。

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云：康熙四十三年，钱桢辑自刻成《能尔斋印谱》四册六卷。按，此非钱氏所刻。韩说不确。清初钤印之谱传世不多，查诸大陆及台湾重要善本书目，皆不著录是书。是谱虽多名家镌刻，都未标出何人所篆，然谱中整饰严谨的静穆雅致，峭拔飞动的神韵，宛然苍劲老练的沉厚劲健，皆可于谱内窥得。

钤印有“吴兴陆铨”、“庆誉秘玩”、“月河陆氏”、“熙咸珍藏”、“陆庆誉家珍藏”、“陆氏伯子”、“庆誉长寿”、“宣公三十七世孙”、“穰梨馆陆氏珍藏书画印”、“田耕堂郁氏藏书之印”、“心卿”、“郁熙灏印”、“心卿玩赏”、“北村氏兰室收藏印记”、“彭城自得堂印”、“十万卷楼”、“江都薄氏鉴藏书画记”、“祁冈奇赏斋藏书印”。

清莫友芝校本《封氏闻见记》

《封氏闻见记》十卷，唐封演撰。清乾隆卢见曾刻雅雨堂丛书本。一册。清莫友芝校并跋。藏上海图书馆。

《闻见记》宋，元，明以来无刻本行世，至乾隆中方由德州卢氏据虞山陆敕先所录孙伏生家藏本，刊入《雅雨堂丛书》。孙本为吴岫方山旧藏，录于正德戊辰不言所出。孙氏又假秦酉严别本校勘，秦本则朱良育依唐寅，柳奂两本先后各钞五卷者，有至正辛丑夏庭芝跋，盖出于元钞。

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康熙六十年进士，官至长卢盐运使，复调两淮盐运使。诗名早著，一生好刻书，其《雅雨堂丛书》计十一种一二八卷，所刻当代名家诗文集尤多。此本前六卷记典章文物及风俗习惯，七、八两卷记古迹传说，末二卷记士大夫逸事。所述唐人掌故，多可补唐代史料之缺。

莫友芝跋云：“以明隆庆戊辰录宋钞本校此刊本，第二卷石经篇，增出六十三字；三卷制科二十三字，铨曹增六字；四卷尊号增二十六字，露布增八字；五卷烧尾增十九字，图书增二十四字。其一二字足补正者，又各数十处，悉于卷端行润标记，以便观览。此刻所据陆敕先依吴方山，秦酉严两本录校者，不及隆庆旧钞远矣。封氏书虽说部杂记，其述唐代掌故，多史志遗略，足充学者考镜资粮。渔洋亟称之，雅雨亟刊之，皆以此。倘有好事，更以此校付雕，当亦王、卢所深许也。同治己巳开岁日校完，谷日识，独山莫友芝。”“同治己巳睡月，以明隆庆时写本校于江苏书局。邵亭晤叟。”

《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附录一，收有友芝隆庆抄本一跋，即此书跋之前段，然未收后段。己巳，为同治八年（1869年），莫友芝五十九岁，越两年，就归道山，此当为其晚年手校。《封氏闻见记》，传世最早本子仅有明抄本数部，莫氏所据乃为明隆庆抄本，不知此校本较之其它明抄有何优出之处。今莫友芝所据之隆庆抄本已佚去，此当可存其一脉。十年前余西南之行，所见蜀、黔、滇三省善本图书甚多，然其间所见莫友芝手迹甚少。彼辞世仅百余年，著作手稿所剩无几，且影山草堂藏书也星散各地。目前，收藏莫氏所遗文献最多者，应推台湾中央图书馆。今黔南独山建有莫友芝纪念馆，又有莫友芝研究会之设立，当可推动莫友芝研究之进展也。

明嘉靖刻本《自警编》

《自警编》九卷，宋赵善璠撰。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刻本。十册。半页十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三鱼尾。前有嘉定十七年赵氏自序。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赵善璠，宋宗室，太宗七世孙。歙人。字德纯，少苦学登第，为德清县簿，累官尚书郎。是书编辑北宋名臣大儒嘉言懿行，以垂法则，并载赵忠献王普至王忠穆公昫一百六十人姓名字号爵里于前。

其分九类，曰学问、曰操修、曰齐家、曰接物、曰出处、曰事君上下、曰政事、曰拾遗。每类各分子目，凡五十有五。

屈万里《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著录为“明初叶刻本”，“字类松雪体，黑口，殆明代初叶刻本也”，“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云有洪武中蜀刻本，未知即此本否”？事实是该书传世有五卷本，八卷本、九卷本、十一卷本之分。

五卷本为甲、乙、丙、丁、戊五编，为宋刻本，曾见辽宁省图书馆藏，有翁方纲题款者为最佳，十行二十字，白口。又有明初刻本，行款同宋本，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皆有入藏。另北京图书馆又有明嘉靖七年（1528年）蜀藩刻本。

八卷本，仅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唐曜刻本一种，十行二十一字，黑口。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入藏。

九卷本存世有七种。一为嘉靖十九年（1540年）陈光哲刻本，藏南京图书馆；一为嘉靖四十年（1561年）陈善刻本；一为明万历二年（1574年）李华春刻本，藏上海图书馆；一为万历四年（1576年）徐枋壮猷堂刻本，藏南京图书馆；一为万历五年（1577年）李超刻本，藏北京图书馆；又有明刻本二种。此七种皆以每类为一卷，“事君”分上下二卷而附以拾遗。

十一卷本为九行十七字，也明刻本，藏北京图书馆。

此九卷本，缺去拾遗，实存八卷。非屈氏所云明初刻本。瞿氏《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云：“《自警编》五卷前有赵善璠自序，分甲乙丙丁戊五卷，与明刻作九卷者异”。丁丙《八千卷楼藏书志》卷十九著录是书二种，一为明嘉靖四十年滇南刻本，一为明刻校宋本（即万历四年徐枋壮猷堂刻本）。前者云：“有嘉靖十九年三山林庭棊刻于闽中薇垣旧序，四十年云南按察司提学副使钱塘陈善刻于大理序”。后者对是书版刻叙述更详：“予辛巳去国，屏迹龟溪，省愆余暇，集我朝诸公言行，越三年而成编，名以‘自警’，……端平改元再跋，遂钁于九江郡斋，原分甲乙丙丁戊五卷，明洪武甲戌一梓

于蜀藩，弘治壬戌再梓于岭表，嘉靖四十年吾乡陈方伯善，按察云南更刊于大理，改编九卷。万历元年，姑苏徐枋巡视江右，就滇本校刊，四年移抚两浙，重刊于壮猷堂，即此本”。据此，万历元年徐枋曾有刊刻。

普林斯敦大学藏本应为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陈善刻本。屈万里疑此为洪武中蜀刻本，恐误。蜀刻应为嘉靖七年(1528年)蜀藩所刻五卷本，传世罕见，一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藏北京图书馆。

此嘉靖本应有嘉靖十九年林庭楫序，嘉靖四十年陈善序并宋端平元年赵善璠跋，然皆为估人抽去，以充旧刻。

明隆庆刻本《丹铅总录》

《丹铅总录》二十七卷，明杨慎撰。明隆庆凌云翼刻本。十册。半页十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下有刻工。题“博南山人升庵杨慎用修著集”。前有杨一魁重刻序。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正德六年廷试第一，授修撰。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杨慎抗疏谏，明世宗立，充经筵讲席。大礼议争，杨慎与同列伏左顺门力谏，帝命执首事下狱，其及王元正等撼门大哭。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削籍，遣戍云南永昌卫，卒年七十二。杨慎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以博洽冠盖一时，著述之富，推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有《升庵集》，天启中追谥文宪。

卷一天文类、卷二地理类、卷三时序类、卷四花木类、卷五鸟兽类、卷六宫宝类、卷七冠服类、珍宝类、音律类、卷八物用类、卷九人事类、卷十人品类、卷十一至十二史籍类、卷十三至十四订讹类、卷十五字学类、卷十六官爵类、博物类、礼乐类、卦名类、饮食类、卷十七干支类、数目类、怪异类、身体类、卷十八至二十一诗话类、卷二十二至二十七琐语类。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三著录，云“其考证诸书异同者，

则皆以丹铅为名，顾其志揽茝微言曰，古之罪人，以丹书其籍，魏志缘坐配没为工乐杂户者，用赤纸为籍，其类以铅为轴。升庵名在尺籍，故寄意于此也。”凡余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闰录九卷，慎又自为删削，名曰摘录，刻于嘉靖丁未”。其《丹铅余录》、《续录》、《摘录》三种，共四十二卷，后由杨慎之门人梁佐删其重覆，并为二十七卷，合成一集，故名总录。书中考据经传，辩论史实，颇为淹情，但也有考证疏失，论断错误之处。明人胡应麟、陈耀文皆有指摘谬误之处。王世贞谓其“工于证经而疏于解经，详于稗史而忽于正史，详于时事而略于诗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内，亦确论也。”

《总录》最早之本为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梁佐刻本，今存于世者约十余部之多。此凌云翼刻本，乃凌氏出资嘱襄守黄思近据梁刻翻梓之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一部，又一部为原北平图书馆旧藏，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也有入藏。明代又有万历十年张士佩刻本；又有万历间刻本，十行二十字，左右双边。杨一魁序云：“中丞洋山凌公节镇郟台，正色雄刚，威信华夷，泽流江汉，吏民颂戴，四国宴请，乃于公余，博求执文，嘉惠来学，顾有取于梁观察所刻杨太史《丹铅总录》，捐资属襄守黄子思近重刻之，以广其传。郡丞高子持、别驾马子昌、司理冯子福谦实校正焉”。据王重民先生查诸光绪《襄阳府志》，黄氏诸人皆隆庆间任职襄阳。凌云翼，字洋山，太仓人，嘉靖进士，万历初累官兵部左侍郎，提督两广军务，后为南京兵部尚书，乞归卒，有干济才。

此本刻工有连、明、吉、得、宝、良、元、四、方、申、吟。书中有朱笔所注及抄配，日人所为止。装订也日人。

今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明万历刻本《丹铅总录》

《丹铅总录》二十七卷，明杨慎撰。明万历刻本。十四册。半页

十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题“成都杨慎用修著集，江都陆弼无从校订”。卷十三后皆题“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订”。前有嘉靖壬寅（1542年）杨慎序。

此本字体方正。黄纸初印，书口下有“句吴何之源书，何鲸刻。”鲸又刻有《庄子》（明刻本）、《方山薛先生全集》（明嘉靖间刻本）。查此书北京图书馆藏二部，台湾中央图书馆存一部。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钤印有“天上无不读书神仙”、“祖孙文子兄弟叔侄名宦科弟”、“承元文章”、“松坡居士”、“澹浦甲寅重游燕市所得”、“濠上草堂藏本”、“濠堂藏本之一”。

明崇祯刻本《云笈淡墨》

《云笈淡墨》八卷，明木增辑。崇祯十一年（1638年）木懿参等刻本。四册。半页九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题“玉水长卿甫木增纂辑；云间方壶甫杨汝成较；九隆人望甫闪仲俨阅；鹤阳门生解元梁甲壮对；男懿参、乔宿同刊”。前有杨汝成序，闪仲俨序、崇祯十一年（1638年）杨方盛序、傅宗龙序、木增序、王御乾跋。

木增，字生白，一字长卿，号华岳，为阿得八世孙，云南丽江土司，万历年间袭土知府，以助饷征蛮功，晋秩左布政使，年甫三十，即谢职。天启五年，特给诰命，以旌其忠。增好读书，博极群书，深受汉文化熏陶，家有万卷楼，多与文士往还，辑杨慎、张含倡和甚多，康熙十年病逝。

此为子部杂家之书。杨汝成序云“及得其所辑《云笈淡墨》读之，广而大山小山之藏，微而帐中枕中之秘，靡不掇其葩，而撷其奇，即邓林一枝，吉光片羽，亦为之捃抚殆遍。虽茂先之博物，齐谐之志怪，亦何从加兹，乃知公经世出世之学，皆从读书中来……是编所载，虽不皆莲台净土之言，而言三教，可以证道原言，四时五行

可以以资民用；言惠逆果报，可以增长人善根断，除人邪妄；言天地山川、鸟兽草木、饮食珍异之属，可以摄生，可以专对，可以疏淪耳目，破人之颞患。可以借著当前所笏画地，与国王大臣辨析古今疑义，皆大有益于世。且公处钟鸣鼎食之家，不为他声色狗马般乐之好，而独沉酣竹素、渔猎典坟，此一段清明之气，便超出痴憨富贵习俗万万。……是编皆古今书史之所不载，震旦国中之所希有。”

闪仲伊序云“诸家子史以至艺苑精华、稗官瓌说、昆虫草木之蕃变，罔不旁搜详考，间以己意订正之。而三教嘉言，一则阴功报应，二则尤于世道，人心绰有裨益，博闻强记，询可传矣。”

《四库全书总目》所收有六卷本，入存目。今云南省图书馆藏明末刻本，即为六卷本，半页八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残存卷三至六。《总目提要》于此书，以其随笔摘抄之本，大抵直录诸书原文，甚少阐发，又多参以释典道藏之语，未免糅杂失伦，特以其出自蛮陬，故当时颇传之。

卷六为庄释义，有毛晋序、赵士春序。题“天台陶宗仪纂、雪峰木增释文、云间章台鼎校”。此本封里，有木增之谨白，云：“不才不揣谫陋，局于见闻，每于山居无事，触景写怀，偶成《云笈集》、《山中逸趣》、《竹林野韵》、《啸月函空》、《翠居录》以及《云笈淡墨》诸集，业经请政于名公钜卿，有序有跋。然珥笔于人，书写三次，而写者之心与作者之心未必符合，或点画之差，或字句之错，难免亥豕鲁鱼之讹。凡观览君子，幸原谅而裁正之，是亦与人为善之一端也。谨白。”增之著作，大部不存，此书传世，也仅此一帙而已。今藏上海图书馆。

清翁方纲手稿本《说部杂记》

《说部杂记》不分卷，清翁方纲撰。手稿本。一册。清爽良、刘启瑞、陈含光跋。半页十一行，蓝格。书口题“说部杂记”。上海图

书馆藏。

封面上书“已摘其题头入附考之稿本矣，如此本需誊写时，当查取此而抄入之。戊戌五月二十三日日记”。

此为翁氏手书笔记，当任职四库馆时所辑。刘启瑞考之甚详。戊戌，为乾隆四十三年，翁方纲四十六岁。曩见翁氏《四库全书提要稿》残稿数十页，藏上海图书馆；《提要稿》民国间刘承干嘉业堂的传抄本四十二册，藏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提要稿》原稿则藏澳门何东图书馆。翁方纲所作笔记，并有小考。兹录：

《芦浦笔记》卷五。“以上《芦浦笔记》十卷，宋清江刘昌诗与伯著，芦浦乃廨宇之寓斋，因以名其书也。自房在嘉定癸酉后二年乙亥，侵梓于六县斋。后有自跋。此书颇资考据。”

《井观琐言》上中下三卷，明闽南郑瑗。“以上《井观琐言》上中下三卷，颇足资经史考证，其于紫阳纲目尤所究心。郑瑗，明人，而抄本作宋，误也。”

《梁溪漫志》。“司马温公独架园之读书堂文史万余卷，……岂以吾儒友不如乎？当宜志之。”“此条宜刊作座右铭，或刻印章。”《梁溪漫录》十卷，宋费衮著，后有嘉泰元年晋陵施济跋，云顷在戊申之岁，见其副于都城，戊申为淳熙十五年，卷内所记时事亦至淳熙年，则其书作于淳熙中也。开禧初，抄入国史实录院，盖当时取以修国史云。”

《曲洧旧闻》，宋新安朱弁少章。“《曲洧旧闻》”十卷，二百九十余条，起艺祖，讫徽、钦之事，与魏泰《东轩笔录》意义实相类，而事语无雷同。嘉靖三十四年义乌沈敕跋。”

清爽良跋云：“小庵通守出示旧藏苏斋先生《说部杂记》一帙，行草精钞，摘录要义，不坠简牍，苟简溪径，犹存篆分，微意具见，昔人读书精审勤苦，至老不息，与南朝沈麟士相仿佛。曾于陶斋制使斋中，见先生手钞二长帙，一录《御览》，一录《说郛》，提要钩秘，字迹相似，皆天壤之环宝也。先生十岁，即工小楷，为封翁写会课文，

见《复初斋集》。既重赴恩荣，后徜徉数年，始归道山，可谓砚田多谷翁矣。惜公子检讨君早世，身后碑志，略不一具，遗文散落人间，精光自不可掩。顾通守永宝守之，且以诏读父书者有所取法也。宣统己酉嘉平，满州爽良拜观敬识。”

清刘启瑞跋云“右翁覃溪先生手录《说部杂记》一册，万小庵丈属余友鲍执之君见示，且命题字。覃溪曾与修《四库提要》，余疑其修书时摘录。后以《学海类编》目校此，则所见十八种皆在，仅《曲洧旧闻》，非《类编》所有。而《宋景文笔记》，《提要》录三卷本，覃溪云二卷。《珩璜新论》，《提要》录一卷本，覃溪云四卷，卷数皆与《学海》同。其为阅《学海》时摘录无疑。《曲洧旧闻》，或一时浏览杂录入之耳。《岁时广记》，实宋陈元靓撰，前有朱鉴序，后有刘纯序各一。覃溪乃云朱鉴撰，前有自序语，殊失检。《提要》疑《芦浦笔记》自跋刻于六峰县斋，不知六峰何地。而覃溪此册，书作锓梓于六县斋，后六即今六安州。刘昌诗，盖尝为其县令。《提要》据传钞本，岂误衍峰字耶？《梁溪漫志》，备列实录院牒文，与余藏宋本同。其书上下册，各五卷。覃溪所抄多上册语，余皆有之，覃溪或尚未见此秘籍也。册凡三十一页，后四页为王渔洋三种，盖亦杂览录入。虽《学海》亦有《师友诗传》，实无渔洋《诗语》。又翁所见十六卷本，与《四库》所录三卷异。今黄刻三卷，犹或有之，自《带经堂诗话》三十卷行，而此十六卷本已罕见，惜覃溪亦未举其撰人也。覃溪手录甚富，余昔在京时，闻其后人藏有稿本二巨麓，为厂肆人得之，分析出售，获数万金。当覃溪时，中原清晏，宋元书籍，方萃京师，所见既多，又劬心手录，宜其积存如许。此册每纸双行，其提要钩玄处，作篆体以别之。有录入所著者，则以朱笔书于眉，想见老辈读书稽古之勤。余适于苏州得传钞《瘞鹤铭考》稿本，兹所摘尚未录入，意或在编定《鹤铭》后也。《说部杂记》，手书标名，或尚不止一册，考据精审，触处不放遏正，不仅以能书贵之。戊辰冬日，宝应刘启瑞识于韩斋。”

陈含光跋云：“覃溪老人手写《说部杂记》三十二页，所钞皆宋

元明人笔记，而以渔洋《诗话》附焉。自宋以来，凡考据经史，援证金石，核论文义，大抵皆具于诸说部中，而其逸事异闻，又往往足为诗家运用。覃溪兼擅□石、词章、考订三者之胜，宜其录此，以为枕中鸿宝也。翁书小楷最精，然平时所作，每或过于工丽，此则绳头蚋脚，信笔为之，类孙吴郡所称偶然欲书者，尤上乘中之最上上乘矣。壬午元旦书此，后刘君作跋十有□年，刘君家多宋槧，富敌连城，目录学亦极精洽，今尚健在，但目颇苦青耳，后学陈含光题。”

铃印有“叶志诜”、“东卿过眼”、“翰斋过目”、“小庵珍藏之印”。

清乾隆刻本《楚庭稗珠录》

《楚庭稗珠录》六卷，清檀萃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九曜山房刻本。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檀萃，号默斋，望江人。乾隆进士。乾隆初，服官黔粤四载，在黔粤期间，足迹所经，披奇采胜，博采广志，随手札录，而成此书，颇有文史资料价值。《国朝耆献类征》卷二百三十九有传。

前有乾隆三十八年檀萃自序及黄焘（芑莘）序。书名之所以取“楚庭稗珠”，作者自序云：“旅黔、粤垂四年，惟粤差久。黔故楚也，而粤为楚庭，大长霸南徼，西役夜郎，则黔亦粤之所曾属；录所见闻，总曰‘楚庭’。粤故为珠海，游者多艳心焉。珠有九品，而稗珠最下，其量也以升斗计，易粟而已矣”。此也为作者之自谦。

书凡六卷，卷一黔囊，六十一则；卷二粤囊上，五十七则；卷三粤囊下，五十八则；卷四粤琲上，三十五则；卷五粤琲下，二十二则；卷六为粤产。其所谓“囊”、“琲”，作者曰：至胪其目，凡足迹所经而以目纂者，辄投之古锦曰“囊”；或客曹聚语愁置于耳者，联贯排比曰“琲”。黄焘序云，此书“光怪陆离，声华灿烂。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靡不罗举而骈列之。其中九江、五溪考辨甚详，辅翼乎《水经》、《舆图》。若乃前朝轶事，先贤名迹，片善必举，单辞必录，感人心，振

风教，大有合于《荆楚岁时记》、《襄阳耆旧传》之意。”

檀萃文笔佳丽，所写黔、粤之山川、名胜、古迹、掌故、轶事、文化、宗教、风俗、传说以及外地名人入粤之活动，记载颇详。卷四也记有图书版本之事，如《曲江集》、《峤雅》、《海日堂集》等书。又《粤囊》曾被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此书虽乾隆年间所刻，然流传罕见。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曾以此书有相当资料价值，况传世不多，商得陈君葆先生所藏予以影印流传，编入大学图书馆丛书第三种，影印一千册。（陈氏所藏为广州徐信符南州书楼故物）校长李卓敏先生序云：“遍检海内外公私藏书目，传世刻本，只此一部，洵足贵矣。”李棧先生也有识语云：“此书刊于清乾隆年间，距今二百余载，已成海内外罕本，今获影印流通，洵艺林之幸，惜原书黄序及内文，间有残缺字句，然大体完备，不失为传世之珍也。”

198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也以此书作为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加以排印出版，从出版说明中得知编辑者找到两部刻本，一部手抄本，然各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其中一部还可以辨认是九曜山房刻本，比较完整，并说“《楚》目前几乎只剩孤本”。文字模糊，概念也不清楚。又由于编辑出于《说蛮》部分多污蔑少数民族之词，认为也没有多大参考价值，故予以删节。因此广东本只能说是个不全之本。笔者所知此本仅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一部，不知广东人民出版社所用底本是否即此？如是，那书品并不佳。如以陈君葆本、人民大学藏本与哥伦比亚大学相较，哥伦比亚大学藏本首尾俱全，扉页完整，纸张如新，确是三本中最理想之本。

清乾隆刻本《柳崖外编》

《柳崖外编》八卷，清徐昆撰。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刻本。四册。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题“平阳徐昆后

山撰，聊摄任郿佑礼斋、兰佑醴岩”。前有乾隆五十六年李金枝序。扉页有“柳崖外编 乾隆癸丑镌 贮书楼存板”。

徐昆，字后山，号柳崖，别号啸仙。平阳人。《平阳县志》不载其人。

此为笔记。卷一十六则，卷二十四则、卷三十五则、卷四十四则、卷五十五则、卷六二十四则、卷七十六则、卷八二十二则。共一百三十六则。部分附有作者抒发感慨的“柳崖子曰”评语，计九十条。其称之外编，可见李序。序云：“后山以其阐发经义考，据史传之文为内编，其奇见异闻随笔偶录者，则为外尔”。

李序云徐昆乃蒲松龄之转世，颇为荒谬。序云，昆父年四十四得子，周岁设筵，有客至，及视昆，乃曰“公之子吾之师也。问故曰，吾师蒲柳泉，绩学而歿，在去年此日，有句云“红尘再到是金乡，吾遍访金乡县不可得，不图今日遇之”。序又云及《聊斋》事，“询前生事，后山秘不言，问《志异》稿，则有记出者若干篇，与余所藏本皆相符。后山子一人两世，前世师之，今世友之，幸矣。前时快读《志异》稿，每叹柳泉先生歿，无有继者，二十年又快读后山之作数百篇，余又幸矣”。

作序之李金枝，据称曾少师蒲松龄。按蒲氏《聊斋志异》行世后，不少人为之作评、作注，哄动一时，风行百年。又有才子仿其文笔写作，如沈起凤《谐铎》、管世灏《影谭》、袁枚《子不语》等。此书多写鬼怪精灵，男女友情、奇闻异事。其中也有发人深省者，如“城步令”，写县令与女鬼私通，“柳崖子曰，好色而甘死，色之迷人如是。人又谈令死之日，新娶夫人，自家送到，年止十九，色亦不恶，不能忍数日之欲，竟以彼而易此，且曰吾愿足矣，令真迷而不悟矣”。又“李侠客”，写贵公子与伶人事，“柳崖子曰：有钱则蚁附，无钱则鸟散，伶人常态，公子何见事之晚也。割鸡用牛刀，侠客殆为天下负心人作榜样哉！”皆可视为作者对当时社会之暴露、讽刺和抨击。

查《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徐昆《春花秋月词》一卷，

稿本。又《中国丛书综录》有《古诗十九首说》一卷，为清朱筠口授，徐昆笔述，《啸园丛书》收入。然不知三徐昆究为一人否？1969年台湾广文书局辑印《笔记丛编》，收有是书，然佚去序文，并有数页烂版，文字不全，不及是本之初印也。

铃印有“赤龙馆”、“樱山文库”等，皆日人印也。

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稿本《敬米斋笔记》

《敬米斋笔记》不分卷，清缪曰藻编撰。手稿本。一册。半页七行，黑格。题“古吴缪曰藻者”。

缪曰藻，字文子，吴县人，号南有居士，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授编修加日讲起居注官，随迁司经局洗马，视学粤东。性孝友，善鉴别书法名画。有《寓意录》。

此笔记前半记平时所见书画，如宋人蓝关图、柯敬仲竹谱巨册、陈惟允仙山图、曹云西双松图、黄大痴九峰雪霁图、赵松雪行书赤壁二赋、倪雲林画、苏文忠与民师尺牋、（此札今藏上海博物馆）、倪雲林像、赵松雪小楷等数十则，颇有价值。

· 中为节录《魏志·王昶传》、白香山七律抄、杜工部七律抄。后为抄录明沈周《吟窗小会》前卷，凡二十一页，楷书精绝。《白香山七律抄》后有“癸卯正月十三日钞完”。癸卯为雍正元年（1723年），缪曰藻卒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此或为其早年所抄录。

《吟窗小会》为沈周所集古今人小诗警句。石田有《石田先生诗文集》、《石田杂记》、《客座新闻》等，皆有刻本传于世，而此类小品则最不易存。末有缪曰藻录明陆师道、清钱谦益跋，于石田略有叙述。

“长洲县，十八都邑之至低处也，而石田先生世居于此，诗礼相承，文雅不绝，累世不以科第为业，而以诗文自雄。其所以过人者，

不特绘事也，平生著述最多，旋复弃去，此特其一也。率以手钞，然分散零落多不完者，不以先生手钞为高，而各矜其所得也。其取精弘而明辨者如判玄白，而分曲直，信哉！其精诣也。明庵见示，师道外祖赘沈氏，与先生有葭莩之亲，因述其事，固知明庵之见爱也。嘉靖乙丑十月二十四日后学陆师道谨跋。”

“石田先生《吟窗小会》前卷，皆在今人小诗警句心赏手钞者，今为遵王所收，后卷向在绛云楼，为六丁取去久矣。少陵云，不薄今人爱古人。前辈读书学诗，眼明心细，虚怀求益，于此卷可以想见。今之妄人中风狂走□，梅圣俞不知比兴，薄韩退之南山诗为不佳，又云张承吉金山诗是学究对联，公然批判。不复知世上复有两眼，虽其愚而可愍，亦良可为世道惧也。壬寅正月四日牧翁漫笔。”

文廷式手稿本《知过轩随录》

《知过轩随录》，不分卷，清文廷式撰。手稿本。五册。

文廷式，字芸阁，一作云阁，号道希，又号芑德，晚号纯常子，江西萍乡人。生于咸丰丙辰，卒于光绪甲辰，年四十有九。光绪壬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庚寅科一甲第二名进士，授职编修。乙未岁大考翰詹，一等一名，擢侍读学士。以盛名抗直，为忌者中之，罢官，戊戌政变，几陷不测。其于史部尤所长，穷其所至。

此书今藏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知过轩随录》，其辑稿本四种，一《旋江日记》；一《知过轩随录》；一《晋书补逸》，一《经义丛钞续编》，《知过轩随录》仅此四种之一。1969年台湾大华印书馆印行《文廷式全集》时此《旋江日记》等皆失收。《全集》收有文氏日记为《南旋日记》（光绪十二年四月至六月）、《湘行日记》（光绪十四年正月至四月）、《东游日记》（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至二十六年三月止）。此《旋江日记》始光绪十七年五月四日至六月初四日止，时先生三十六岁。据钱仲联先生辑《文芸阁先生年谱》，文廷式是年在

广州，夏有湖南之行。钱氏尝见此日记，然误“旋江”为“旅江”。

又《全集》所收《知过轩随录》，与此稿二册皆不同。此稿一为随录七十三则，可补《全集》本之不足。其中读梅村清凉山赞佛词证以故老传闻一段，乃廷式从盛伯义处得御制行状一刻本，并录九纸，甚长，约四千余字。一为随录黑龙江及俄界情形，计五十八纸，约二万六千余字，诸如铁路、河流、风俗、出产、寺庙等叙述极详。此册题“知过轩随录之十八”，盖册数甚多，据《年谱》后之资料，云《随录》有四卷。不确。

稿本皆用红格纸书写，书口下印有“锦泰号制”、“懿文斋”字样。按文廷式卒后，所遗著作手稿有数十部之多，且多存放长沙白鹅塘外室龚氏家中。民国初年，龚氏将文廷式手稿相继出售，为各地图书馆和收藏家所得，其中以易培基收得最多。

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所藏文氏之稿，得之于台湾李玄伯（宣侗）先生，原为玄伯岳父易培基所有，后印书馆印行《全集》时，商借李玄伯先生所藏部分文氏遗著，而此四种稿本却未采入。

明万历刻本《新刊重考全补发微历正通书大全》

·《新刊重考全补发微历正通书大全》四十卷，元宋鲁珍年撰。万历十九年（1592年）书林陈春积善堂刻本。十册，半页十五行二十九字，四周单边，黑口，双鱼尾，有图。题“临江宋鲁珍辉山通书、金溪何士泰景祥历法、鳌峰熊宗立道轩纂集、乐平吴斋洪理天典历府、章贡云隐池纪本理重类、芟溪陵冈顾乃德敬甫历正”。前有顾乃德、夏溪序。

熊宗立，字道轩，明建阳人，好讲阴阳医卜之术，并设有种德堂，自正统年始刻书，多医术及阴阳五行之书。

顾乃德序有云：“遂强求锓梓，与天下后世公共，予义不得辞，于是遂付与后街积善堂诸梓”。序末有“万历十九年岁次辛卯孟春

月吉日书林陈春茂和刊行”一行。末有牌记云：“通书一书，名色杂出，五行倒论，秘传悉湮。兹因受陵冈全补历正通书一部，命工侵梓，荣惠天下，以便选览。凡我四方君子，务要认取书林后街积善堂茂和续刊，增补图局，明白标题，方为的实者。万历壬辰年孟春月吉旦日陈氏刊行”。此种书牌已转变为广告式宣传，于此也可窥见明末社会商品竞争日趋激烈。所云“书林后街”，似为书坊集中之街道。序末署“万历十九年刊行”，而牌记所署刻书年为壬辰，壬辰为万历二十年（1512年），实是十九年正月始刻，次年正月竣工，历时一年而书成。

北京图书馆有明崇祯书林陈国旺刻本《新楔全补发微历正通书大全》（存乾集三卷），及明崇祯五年书林陈国旺积善堂刻本《精刻张翰林重订京本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二十八卷。据此陈国旺或系陈春后人，陈氏积善堂刻书自万历至崇祯数十年间，屡有续刻。此类阴阳五行之书，多民间坊刻也通俗应用。是书不见各家书目著录，亦罕传之书也。书未编目，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得诸于日本者。

明抄本《观象玩占》

《观象玩占》五十卷附《太乙玉鉴风雨全书》一卷，题唐李淳风撰。明蓝格抄本。十二册。半页十行二十三字。图皆彩绘。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术数类存目著录。是书除台湾故宫博物院代管原北平图书馆藏明初刊黑口本（存卷十一至十五）外，传世似皆抄本，而尤以明抄本为多。最早者为明成化二年抄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又有一部，为九行二十字，明许明元手抄本，十册。许氏不知谁人。此本所附《太乙玉鉴风雨全书》一卷，为它本所无。

钤印有“董印其昌”、“吴城”、“敦复”、“要流传勿损污”，又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吴城，字敦复，号瓯亭，钱塘监生，为吴焯长子，亦雅好聚书，其搜求校雠五十年，丹黄不去手。四库所收为浙江吴玉墀家藏本，吴玉墀为焯次子，城之弟。

查《四库进呈书目》，《观象玩占》共有数次进呈，一见《两江第一次书目》；二见《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三见《浙江省第四次吴玉墀家呈送书目》。吴氏所呈送者作十二卷，二本。然《总目提要》又作五十卷，不解何故。此董其昌旧藏本，虽钤有“翰林院印”，然非四库底本。

又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明抄本全帙计十三部，分藏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馆，又台湾故宫博物院代管原北平图书馆藏明蓝格抄本（卷六至十以旧抄配）。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明吴士安物穆斋抄本。

明卧云山房抄本《北堂书钞》

《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唐虞世南撰，为唐宋著名八大类书之一。存世仅见明代传钞之本及明陈禹谟刻本。此明卧云山房抄本，十六册，系重庆市图书馆珍藏善本。卧云山房，即明代四明范大澈藏书斋中。范大澈，字子宣，又字子静，为天一阁主人范钦之从子，官鸿胪寺序班，喜聚书，所得俸资悉购书藏之，每闻人家有善本，多方借钞，长安旅中，尝雇善书者誊写，多者二、三十人。范大澈卒于万历三十八年，年八十有七。所著有《灌园丛谈》、《卧云山房遗稿》。

钞本卷尾有李孝劼跋，李孝劼为云贵总督李崧蕃之子，清季藏家宗室盛昱之婿，嗜图籍，精鉴别，藏书多宋元本。李跋曰：“此本与《平津馆鉴藏记》所引同，而尤与《经义述闻》内所云钞本《北堂书钞》诸条合，洵善本也”。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卷四著录此书，叙述其得书之经过。全书分三次所得，尚有遗缺，取篋于明抄残

帙，析取增入，配成完编。藏家得珍本，拾遗补缺，甘苦备尝，于此略见一斑。

《北堂书钞》，明万历间为陈禹谟所篡改，陈氏刻本已非原来面目。清代学者严可均批评陈刻：“陈乃何人，臆改之，臆删之，以他书易之，甚且以贞观後事及五代十国之书补之，是惑易之疾，亟当沐以兰汤者也”云云。清初藏家所得抄本，有名的《大唐类要》、《古唐类苑》者，悉皆错误难读。严可均曾合校诸本，相传刊成三十八卷，然亦未见传世。至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南海孔氏曾据孙星衍藏明抄本校勘刊行，其所据有严可均、孙星衍、顾广圻、洪颐煊诸人所校，当推精善之本。傅增湘曾以此卧云山房钞本与孔氏本比勘，“则其文字异同，亦颇有可供考证者，意当时孔氏僻在岭南，未能汇集众本，以致颇有失漏”，“颇足正孔刻之失”。

此本纸墨如新，谛审书体，当经数人手抄，然字多端楷，整齐划一，洵明代抄本中之至佳者。有《离骚草木疏》四卷，亦范氏卧云山房抄本，钤有“范大澈印”、“子宣父”、“范大澈图书印”、“沧瀛外史”、“万书楼”诸印。白皮纸，楷书精写。范氏卧云山房抄本较之明季无锡姚舜咨茶梦斋、常熟杨仪七桧山房、山阴祁承燾澹生堂等诸名家抄本并无逊色。重庆市图书馆李文衡先生说，此本乃数十余年前为某氏得自傅氏者，后辗转流入上海，为天津荣先阁李氏所得。1949年后，李文衡先生为保护文化遗产起见，藏书悉捐赠重庆市图书馆。

宋刻本《文选双字类要》

《文选双字类要》三卷，题宋苏易简撰。宋淳熙八年（1181年）池阳郡斋刻，绍熙三年（1192年）重修本。二册。半页十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下有刻工。序跋及目录皆佚去。

苏易简，字太简，铜山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第一，才思敏贍，

以文章知名，累官翰林学士承旨，眷遇甚隆，尝直禁中，历参知政事，以礼部侍郎出知邓州，移陈州卒。又有《文房四谱》、《续翰林志》等。事迹具《宋史》本传。

《文选》多选录先秦至梁诗文辞赋，较注重骈俪、华藻，故谈艺者多宗之。苏易简此书，取《文选》中藻丽之语，分类纂辑，“芟翦繁芜，掇摘孔翠，门分汇列，璧合珠联，言成数千，都为三卷”（皇甫枋序，见明嘉靖十九年刻本）。四库全书纂修官疑是书非易简所撰，盖因“其中语出经史，偶为汉以来词赋采用者，亦即以采用之篇，注为出典。易简名臣，不应荒陋至此。陆游《老学庵笔记》称宋初崇尚《文选》，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方为合格。疑其时科举之徒，辑成此书，托易简之名以行世也”。馆臣所云甚是。

是书乃袁说友知池州时所刻。袁说友，字起岩，建安人，流寓湖州，隆兴进士，嘉泰中官至同知枢密院，参知政事，学问淹博，又刻有《东塘集》。其知池州时，刻书多种，今所知者，有淳熙七年刻《山海经传》、淳熙八年刻《文选注》、嘉泰四年至开禧元年刻《晋书》。

此本存二卷（上、下，卷上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页系清人钞配）。书口下有“壬子重刻”字样。“壬子”为绍熙三年（1192年），由计衡继任池州。计衡，字致平，绍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出守池州，转朝奉大夫。衡博洽强毅，居官多善政，游太学时，上书言天下大计，高宗嘉之。此书当为其补刻。

原刻本刻工有李彦、曹但、盛彦。补版刻工有刘用、汤仲、杨珍、王明、曹修、王才、黄宝、刘升、唐才、朱辛、唐彬、蒋永、王渊、刘彦中等。其中，刘用、刘彦中、王明、曹修、唐彬刻过《文选》，刘用、刘彦中、唐彬、王明、王才、曹修刻过《晋书》。又此本颍、弘、玄、让、构、殷、征字皆缺末笔；惇、镜、敬字不避讳。

是书入《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存目，且为宋本传世较早的版本，虽佚去部分，但仍为孤帙，曾见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今

藏上海图书馆。除宋本外，明代有嘉靖十九年姚虞、季本刻本，以及明刻本两种。（另详）

铃印有“德兴集学书籍准条不许借出”（楷书长方木印记）、“竹林中人”。德兴，唐为乐平县，五代南唐时改置德兴县，明清时皆属江西饶州府。

明嘉靖刻公文纸印本《文选双字类要》

《文选双字类要》三卷，宋苏易简撰。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姚虞、季本刻公文纸印本。三册。半页十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前有嘉靖庚子姚虞序，皇甫访后序。

是书分三卷，上卷为天道门、地道门、君道门、官职门、帝王门、圣贤门；中卷为文教门、武功门、道教门、释教门、农商门、神道门、人物门、肢体门、性命门、百行门、礼乐门、杂伎门、亲族门、杂录门、仕宦门；下卷为刑狱门、京邑门、室宇门、服用门、器物门、财货门、修身门、宴乐门、畋猎门、行旅门、丧服门、方色门、蛮夷门、寇贼门、百禽门、百兽门、鳞介百虫门、花木门。

此本为公文纸印本，也即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著录之本，又北京图书馆也入藏一公文纸印本。按宋代印书，多用故纸，反背用之，而公牋尤多，元、明两代也皆有之。此本用纸为明代攸县公牋文字，时间在嘉靖十九至二十年之间。攸县，属湖南长沙。姚虞序有“书曷得之自黄州理官皇甫氏也，仍授校证乃檄长沙季守刻之。”姚虞，莆田人，字泽山，嘉靖进士，官至淮安知府。季本，会稽人，字明德，号彭山，师事王守仁，能传其学。正德进士，除建宁推官，征授御史，累迁长沙知府，以言事谪揭阳主簿，落职归。盖此书当为季氏任长沙知府时命人利用府中废旧公牋所印。

是书有莫棠跋：“四库提要谓此书以词赋采用经史语，即以采用者为出典。易简名臣，不应荒陋至是云云。窃谓其书专为文选而

作，所标摘皆在本书，故即各以本篇注所出，检寻乃易，体例亦当如此。若穷流溯源，则自有李善暨五家注存，何待详列乎？固未可以包举四部。诸类书之例，绳之所论，不足为病也。至癩祭订短，则一时场屋所资，风气所尚。虽其人后有媲美伊周之功，当其猎取科第时，即不能不俯首降志以从事。则亦何疑于太简之为此哉？传刻颇罕见。此本明嘉靖十九年莆田姚虞按湖广所刊，言得本于黄州理官皇甫氏，故仿为后序，正其初次贬官时。全书皆用其时公牍试卷模印，可云异观《书录解题》著录是书，卷数相同。宋史志不著撰人，而曰四十卷者，疏矣。棠记。”

苏易简此书除上篇介绍有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刻绍熙三年重修本（存二卷，藏上海图书馆）和此明公文纸印本外，尚有用白纸印刷之本。大陆尚存五部，为南京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山东师范学校图书馆、天一阁、吴江县图书馆入藏。又台湾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也各藏一部。此本今藏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铃印有“独山莫氏铜井文房藏书印”、“莫棠字楚生之印”、“莫天麟印”。

明万历刻本《新编古今事文类聚》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六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宋祝穆辑。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元富大用辑。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书林刘双松安正堂刻本。三十七册。半页十四行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双鱼尾（新、外两集间有下黑口）。题“建安祝穆和父編集，知建阳县事南海邹可张订刻”。新集题“南江富大用时可編集，知建阳县事南海邹可张订刻”。前有淳祐六年（1246年）祝穆旧序。

祝穆，字和甫，初名丙，福建建阳人，幼孤，与弟癸同从朱熹受业，性行温淳，刻意问学，以儒学昌其家，后主持兴化军涵江书院。

又有《新编方輿胜览》。

富大用，字时可，四川南江人。邹可张，南海人，举人，嘉靖三十八年任建阳知县。《类聚》初乃祝穆垂暮之年，将其读书所记仿《艺文类聚》、《初学记》体例加以整理编次。每类首录群书要语，次古今事实，再古今文集，引文完整，且注明出处。宋人遗佚之篇，间有足征者。然精审未备、讹误甚多，富大用依其体例续补而成新集、外集。

祝穆序云：“穆至愚陋，且复善忘，凡观古人嘉言粹行，大篇短章，始固拳拳服膺，久则惘然，不复可忆。未几悔悟，随即疏记，积以累年，遂成钜帖。第丛穰猥杂，每以散无统纪病之，因考欧阳询、徐坚所著类书，采摭事实及诗文，合而成编，颇有条理，暇日仿其遗意，论次旧稿、自羲农以至我守，各循世代之次，纪事而必提其要，纂文而必拔其尤，编成，辄以古今事文类聚名之。”

前集计分天道部、天时部、地理部、帝系部、人道部、仕进部，仙佛部、民业部、技艺部、乐生部、婴疾部、神鬼部、丧事部。后集为人伦部、娼妓部、奴仆部、肖貌部、谷菜部、林木部、竹笋部、果实部、花卉部、鳞虫部、介虫部、毛鳞部、羽虫部、虫豸部。续集分居处部、香茶部、燕饮部、食物部、灯火部、朝服部、冠履部、衣衾部、乐器部、歌舞部、玺印部、珍宝部、器用部。别集分儒学部、文章部、书法部、文房四友部、礼乐部、性行部、仕进部、人事部。新集分三师部、三公部、省官部、省属部、六曹部、枢密院部、御史台部、诸院部、国史部、诸寺部、诸监部、殿司部、诸库局部。外集分东宫官部、睦亲府部、王府官部、节使部、统军司部、诸司使部、诸提举部、路官部、县官部。

是书今存最早有元刻本，次则有明代内府刻本、书林明实堂刻本、嘉靖四十年书林杨归仁刻本、万历三十二年书林唐富春德寿堂刻本以及此本。其中传世最多者为唐氏德寿堂本，约在四十部以上。此本前集目录页刻有“是编告成，惟本朝诸贤所著之文不敢僭书其讳，谨依文选各以字书，又有不以字显者，未免直以讳书之，并

志篇端，庶知凡例云”。扉页刻有“宪台校正官板古今事文类聚大全、安正堂刘元初重梓”，并有红色印记钤有“每部实价纹银三两”。宪台者，御史之别称，后世用作地方官吏对知府以上长官之尊称，然此宪台则不知何人。

此书外集末叶有荷盖莲座牌记：“万历岁次丁未季冬月书林安正堂刘双松梓”。北京图书馆藏《楔王氏秘传知人风鉴源理相法全书》十卷，有“闽建安正堂双松刘朝瑄钺梓”牌记，则知双松名朝瑄。安正堂本目前所知共存五帙，分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安正堂为明代福建名肆，自弘治刘宗器始至万历刘朝瑄止，今可查知的该坊之书近二十种之多，详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

续集卷一为日人抄配。单线装订，日本蓝色面纸，封面每册皆有“圭斋藏书”印记。此本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明成化刻本《事物纪原集类》

《事物纪原集类》十卷、目录二卷，宋高承撰。明成化八年（1472年）平阳府通判李果刻本。十二册。半页十二行二十四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题“乡贡进士南昌阎敬校正 平阳府判成安李果批点。”前有正统十二年阎敬序，成化八年李果序，有杨守敬跋。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此书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封面又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鲍士恭家藏《事物纪原》壹部，计书肆本”木记。《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据此定为“《四库全书》所著录之底本”是因有小签一张，上书“丁丑三月十一日收藏”，审其字体，抑为清代藏书家鲍廷博手书。丁丑为乾隆二十二年（1756年）。又有一长签，上有“□□□□处阅定”，下有“总办拟抄”，皆为红色木记。佚去之字应为“四库全书”四字。签上

又有一小印，曰“臣昫、臣锡熊恭阅”。据此，是本当为纪昫、陆锡熊阅定之本。然查《四库进呈书目》，除鲍士恭进呈本外，还有编修严福家藏本，今《四库》所收为严福家藏本，而非鲍士恭家进呈本。所以此本应为后来发还之本，故《书志》言《四库》底本之说恐难以成立。

《书志》不录杨跋，今补录如下：“赵希弁《读书附志》，《事物纪原》十卷，高承撰。有项彬序。陈振孙《解题》则二十卷，不著名氏，引《中兴书目》十卷，开封高承撰，元丰中人，凡二百七十事。今此书多十卷，且多数百事，当是后人广之。而明正统、成化刻本有阎敬序，又只十卷，亦不著撰人，而所载事则一千八百四十一（《提要》误作一千七百六十五），说者遂谓振孙后又有增益。今海内著录家无二百七事之本，而有毛氏校宋二十卷之本，所载已一千八百余事，则知即振孙所见之本（振孙本当亦无项彬序）。振孙言多数百事者，盖约略言之，故不符，非必明本又有增益也。余所得系明胡文焕刊本，盖又从成化本出，以二十卷校本照之，非唯无溢出者，且十四卷（明刊本卷七）州郡方域门（明刊本门皆作部）“驿下”脱四条，此则阎敬之疏也。此本为节庵所藏，卷首有翰林院印，是官库中物，不知何时流出（余所得宋槧《大观本草》亦有是印）。宋本既不可见，此本非著录家不能有，惜其卷七道释科教部脱两叶，卷九农业陶渔部脱两叶，余为囑抄胥补之，又录宋本“驿下”四条于左，以成完书。节庵见之，以视一瓶之酬为何如？光绪庚子十月廿日杨守敬记。”

此谓“驿下”四条为“敕书楼”、“鼓角楼”、“酒务”、“递铺”。守敬跋此书时年六十二。节庵当为梁鼎芬，字星海，广东番禺人。

按此书为李果据阎敬本重刻。是书最早有宋刻本，十卷，书名作《重修事物纪原集》，为十三行二十一字，存四卷（六至九），藏北京图书馆。次为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阎敬刻本，十二行二十四字，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等五馆入藏。三即此李果刻本，大陆、台湾共十八馆皆有入藏。四为明弘治十八年

(1505年)魏氏仁实堂刻本,十二行二十四字,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馆入藏。此外另有明刻本:

一,二十卷本,存明正统九年(1444年)陈华刻本,九行二十字,存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二,明刻本,十行二十六字黑口本,藏南京图书馆;三,明刻本,九行二十二字白口本,藏北京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重庆市图书馆;四,明胡文焕刻格致书本(然书名易作《新刻事物纪原》)。

明万历刻本《新镌编类古今史鉴故事大全》

《新镌编类古今史鉴故事大全》十卷,明叶向高辑。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余成章刻本。五册。半页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书眉上刻“精选历代名公手札”。题“台山叶向高辑,还初吴迁校,仙源余成章梓”。前有万历乙巳夏葵垣序。

叶向高,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万历十一年进士,选庶吉士,累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居相位,数陈时政得失,帝不能用,遂乞休归。光宗立,召为首辅,屡与魏忠贤抗争,被阉党指为东林党魁,后遭排挤去官。卒谥文忠,有《向高全集》七种。

卷一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卷二至四人物门;卷五至七人事门;卷八花木门、鸟兽门、文史门、珍室门;卷九宫室门、器用门;卷十身体门、衣服门、饮食门。

是书乃叶氏致政余暇休息于绿野之时,因念后生士子终日为应试而营营,故对有关史鉴之书,选其实用者予以分类编纂。夏序云:“台山公始惠然搜繁剔简,采要摘奇,凡史之可垂训,鉴之可示效书,言之可恢识见,拔其数千言,分门定类,寿之于木,以嘉予海内。又思辞命所以传心代面,人人尤不可一日缺,复取自周及我昭代,凡诸贵介尺牍亦得数千言,与本选上下文相蒙者,备著卷端,开淑来学,使后之学者知此束得之于此故事,此故事可用之于此束,

因题为古今史鉴大方故事。”

一书之刊刻，而内容在两种以上者，多见于明代万历间坊肆所刻小类书，此种编纂方法于读书士子可收一举两得之功，于坊贾也可得射利之效。

叶氏编纂的有关史鉴之书，今所存者尚有《历代大方通鉴》二十一卷（明李廷机、叶向高校正，明周时泰刻本，藏台湾中央图书馆）、《鼎锲叶太史纂玉堂鉴纲》七十二卷（明熊成冶刻本，藏北京图书馆）。叶向高所著书如《四夷考》、《后纶扉尺牍》、《苍霞草》等均为清代禁书，此书虽不见“禁书目录”所载，然流传稀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也未加著录。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藏印有“安政七改”、“明伦馆印”、“安藤氏文库之章”，皆日人藏印，装订也日人所为。

明万历刻本《刻注释艺林聚锦故事白眉》

《刻注释艺林聚锦故事白眉》十卷，明邓志谟辑。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书林余彰德萃庆堂刻本。半页十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上刻评。题“百拙生邓志谟集、真如子车天挺校、萃庆堂余彰德梓。”前有车天挺序、王稚登引。

书分二十五部，为君道部、官品部、人道部、法教部、人品部、交际部、德器部、庸劣部、文学部、人事部、吉事部、凶事部、杂剧部、仕进部、天文部、地理部、岁时部、宫室部、花木部、禽兽部、器用部、珍宝部、衣服部、身体部、饮食部。所载皆习见之故实，当为童蒙所设之小类书也。

车序云：邓志谟“暇日尝笔其闻闻见见者，汇为一书，分门别类，网罗千古，包孕百家，而又采拾诸大家之登于翰墨标于尺牍者，列于上以证之。若曰某名公，某名公所用者其取于斯，其取于斯间又附以己札，盖欲观者得其指归，不然读撑犁而不识者，天下岂少斯

人哉？其用志盖已瘁矣。余受而卒業，叹曰是书也，坊间其牛汗矣，然莫若是之最良也，故题曰《故事白眉》，盖取于马氏之五常云。”按三国蜀马良兄弟五人，字皆有“常”字，均有才名，以马良最著，乡谚云“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扉页有萃庆堂余泗泉刻书告白九行，文曰：“古人之事，法戒存焉，观与备焉，诂云灾木，第坊间刻者，非略而不详，则混而失序，博览君子，与嗟不便久之。迺闻许先生手编《故事白眉》，分门别类，搜罗无遗，藏为家珍。余走币求钁，以公四方，愿明公共鉴。萃庆堂余泗泉谨白。”许先生者，当为许以忠，字贯日，吴人。余氏萃庆堂乃万历年间福建著名之书坊，刻书颇多。邓志谟辑“楔音注艺林唐故事白眉”、《精选故事白眉》、《楔旁注事类捷录》、《楔旁训古事镜》等也皆余氏所刻。

是书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未编目，乃40年代末50年代初得之于日本。

明万历刻本《鼎雕燕台校正评释注解金璧故事》

《鼎雕燕台校正评释注解金璧故事》五卷，明徐会瀛辑。明万历元年（1573年）闽书林罗永正刻本。三册。半页十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双边，无鱼尾。上刻评，有图。题“豫抚金心鲁、徐会瀛精集闽书林端源罗永正精梓”。序佚去。

徐会瀛，不详其人。

金璧者，黄金与璧玉也。卷一五十六则、卷二五十二则、卷三五十六则、卷四三十二则、卷五六十五则。总共二百六十一则。

是书选春秋以来史书所载脍炙人口之故事，如凿壁偷光、项庄舞剑、老骥伏枥、火牛破阵等加以诠注，正文上端刻有时人李九我（廷机）、袁了凡（黄）、陶石簪（望龄）、陈如冈（大科）、翁青阳（正春）等十余人之评释。闽建书林，刊书甚多，通俗应用书及童蒙读物所

刻尤伙，此也其中之一种，每卷有图二幅。卷五末有莲座牌记，“龙飞万历新岁书林端源发行”。

徐会瀛又辑有《新镌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三十九卷，明万历书林余献可刻本，藏北京图书馆；《鼎雕燕台校正天下通行书柬活套》五卷，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闽建书林刘孔年乔山堂刻本，藏南京图书馆。于此或可见徐氏所辑多为民间通俗实用之小类书及启蒙图书。此类图书，当时所印不多，且童蒙之物，最易散佚，传至今日更稀若星凤。此本不见诸家书目著录，也罕见之书也。又题“金璧故事”者，明代有《鼎梓校增评注五伦金璧故事大全》十卷，明吴宗礼校增，彭滨评注，万历二十一年书林郑世豪刻本；《新镌京板图像音释金璧故事大成》十卷，明吴国伦校释，明书林郑世魁刻本。然皆较此徐辑本为晚。

今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明萃庆堂刻本《镌旁注事类捷录》

《镌旁注事类捷录》十五卷，明邓志谟撰。明书林余彰德萃庆堂刻本。半页十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上刻评。前有邓士龙序并邓志谟自序。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未编目。

邓志谟，字景南，号竹溪散人，又作竹溪散生、竹溪风月主人，亦号百拙生。江西饶州府安仁县（今余江县）人，所著书自署饶安人。尝游闽，为建阳余氏塾师。邓士龙序中述及：“维余族季明甫，幼称颖敏，擅长博物，综今昔已骸胥臣，披图牒亦媿袁豹。丁年屈首，暂戢翼于云程；壮岁雄心，益游神于艺圃。”邓著有《花鸟争奇》、《童婉争奇》、《风月争奇》、《蔬果争奇》、《山水争奇》、《茶酒争奇》、《梅雪争奇》以及灵怪小说《新镌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镌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镌五代萨真人得道况枣记》等，多由福建书坊余泗泉（彰德）萃庆堂刊行。

余氏刻画，历史悠久，上溯宋，盛于元，明代仍习其业，泗泉萃庆堂即其一支也，其刻画时间当在万历中。扉页有萃庆堂识语六行，“书史亦浩瀚矣，不索其要领而读之，譬之理丝者无绪，棼焉乱也；又譬之涉远者无指南，多岐途也。兹编穷古今天地民物而总之，名曰事类捷录。披却导窾，有庖丁之技；走线穿珠，夺天孙之巧。繁而能约，简而能工，诚后学晬盘举业捷径也，买者幸具只眼。萃庆堂识”。是书又有万历德聚堂刻本及万历名山聚刻本。

此书经邓志谟所引用书目，计选有经传、诸子、正史、别史、图注、志乘、传记、诗话、别集、类书等共一百八十三种之多。其书按事分类，“穷古今天地民物”。士龙序又云：“间尝抒酉阳之逸兴，出武库之遗珍，组织群书，裁成捷录，分门三十，摘词数千，缀狐腋，舒凤苞，文彩绚焉”，为未步入仕途学子所需之小类书。此类图书，今已传世不多，北京故宫博物馆、浙江图书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及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各存一帙。

明十竹斋刻本《重订四六鸳鸯谱》

《重订四六鸳鸯谱》六卷，明苏琰撰，明崇祯七年（1634年）胡正言十竹斋刻巾箱本。十册。半页六行十五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上方刻“鸳鸯谱”。版心下刻“十竹斋”。题“古闽苏琰伯润汇集、华阳孔尚蒙圣初参订、海阳胡正言曰从校正”。前有崇祯七年（1634年）孔尚蒙序、何乔远序、崇祯七年（1634年）苏琰自序。

苏琰，字伯润，福建晋江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罢归复起，巡按贵州。会安邦彦乱，特敕为监军，累败敌阵，黔中以宁。未几，谢病归卒（见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一人物志）。苏琰自序署辛亥，为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当其家居时所撰。《鸳鸯谱》以四六骈体行文，故名“鸳鸯”。该书属小类书，为明

代酬应书启之用。卷一内阁、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翰林院、附国子监;卷二都察院、外都御史、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尚宝司、大领及京官活套、六科十三道通用、御史、六科、术荐、谢荐、亲友、吹嘘汲引、通候称赞活套;卷三中书科、行人司、主试、顺天应天二府尹丞通行、布政司、按察司、运使司、府、州、县、王府、官生、罢谪起废存问、武弁、佐领、杂套;卷四年节、元旦、元宵、茶节、端午、中秋、重阳、冬至、岁除、贺生日、答贺生日、生子生孙、答来贺;卷五山川考略、顺天府、保定府等二十四府;卷六姓纂,列冯、熊、洪、龚、徐等一百二十七姓。

孔尚蒙序云:“唐宋间,欧阳公独推苏坡老为冠政,以叙述衷,惟□恕精尽,恐后此难继,良有以也。沿递至今,浮靡逾甚,舍白雪而歌下里,忘秋实而采春华,贻笑知音,祇伤大雅。惟苏伯润先生所纂兹谱,美秀而文,恍如巫岭行云,清溪片月,天然之妙,绝类长公。曰从氏斋头,秘籍灵笈,奇葩异卉,字内共宝。此道未有佳篇,终属阙事,爰命杀青,梓成袖帙,展卷灿然,供我抒轴。即使倚马削草,墨楯飞书,亦毋须阮瑀操觚也。至若情钟思涌,别具炉锤,则又在点佳之手矣。”按,此序作于崇祯七年,所云:“曰从氏斋头,秘笈灵笈,奇葩异卉,字内共宝”。可见其时正言所为笈作,已为友朋所赏。胡艺《胡正言年谱》载,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正言三十四岁,“为笈,为绘刻”,“笈如云蓝、麦光,尽左伯乌丝栏之妙”。《十竹斋笈谱》辑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而成于弘光元年(1645年),即顺治二年。由此序,也可知正言其时之制笈已经得到人们之喜爱,而其技巧也达炉火纯青之地步。孔尚蒙,四川华阳人,事迹不详,当为正言之友。

何乔远序云:“眉山旧氏伯润先生,与文则笔阵风驱,耽书则学海澜排,使转有神,如脂油之灸毂;谈辨无域,若水碓之翻车,念尺牍之八行,输神情于万里,固所以通纓冕之面谈,代几席于寤叹。唐宋以来,则叙事寓修词之中,叔季而还,乃剪采失为花之意,良由剧

冗难裁，造次易荒，兼以假手郢斤，蒙皮泽虎，职司官曹，恨简牒之丛猥，州县方輿。或山泽之固陋，采雋句于琳琅，名厥谱曰鸳鸯。对语两立，佳话并来。叶廷珪之海录，一句一金；谷子云之笔札，如喉如舌，至地里之未周，或风谣之特异，采诸古文，足以己作；山龙藻火，浑忘缀补之工。人物河山，各极葳蕤之致，载诸篋中，传乎海内，备不羽之鸿飞，修无翼之鲤腹，亦以具刘勰之一门，广陆机之众义云尔。”

明代私人编撰之类书种数颇多，有目可查者即达三百种左右，而以“四六”引入书名的，如明吴瑞登《四六正始》四卷、明李自荣《岳石帆先生鉴定四六宙函》三十卷、明邓志谟《新刻四六旁训古事苑》二十三卷、明章斐然《新刻分类摘联四六积玉》二十卷、明曾汝鲁《车书楼纂注四六逢源》六卷等。此《重订四六鸳鸯谱》也为明末读书士子笈启时所用之参考用书。

十年前笔者为撰“胡正言与十竹斋”一文（载《朵云》第三期、上海书画社1981年），曾遍查胡氏十竹斋所刻图书，历年所见原本二十余种，其刻书中有《四六霞肆》一种，为明吴伟然辑，也崇祯间所刻，和此书同类，皆为骈偶之词，分类编次。十竹斋专营刻书、造笈、发兑，故胡正言不仅是位卓越的艺术家的同时，也是出版家。

此本又有扉页，刻“十竹斋重订四六鸳鸯谱。本衙藏板”。是书不见于大陆及台湾、美国、日本各公私藏书目录著录，颇为罕见。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四六鸳鸯谱》十二卷、新集十二卷，明崇祯书林吕太如刻本，为明阴化阳、苏太初辑，题“东里阴太乙先生、东粤苏紫盖先生汇辑 豫章养恬王世茂、西郛线岭黄国输参阅”（新集则有“书林吕太如较梓”）。前有苏太初序。内容分节序类、姓氏谱、贺寿类、婚姻类、地理类（两京十三省）、表类、颂德类等。新集分先帝王、三公、翰林院、六部等。两本相比，书名相似，但作者和版本皆不同。后者藏浙江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四川重庆市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

书馆。

近年来,研究胡正言及其《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的文章,据笔者所见,约有十数篇之多,其中涉及《重订四六鸳鸯谱》仅二篇。一为王贵忱、王大文“胡正言所刻图书简述”(《十竹斋研究文》,1987年10月,南京十竹斋艺术研究部编),把《重订四六鸳鸯谱》列入版面一类,置于《石谱》、《书画谱》、《笺谱》、《竹谱》之后,云“《重订四六鸳鸯谱》六卷,十竹斋刊袖珍本。已故罗原觉先生藏。原书未见,闻图版刻印甚精。此本见罗原觉先生遗书之抄本目录。未著编辑者姓名。原书今在香港罗氏后人处。”二是王达弗“胡正言和他的三谱——印谱、画谱、笺谱”(载《东南文化》),其也将胡氏所刻此书列之于版面一类。

1986年初,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作图书馆学的研究,因杨振宁教授介绍,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博士的安排下,自纽约飞港,鉴定香港收藏家罗原觉先生藏一批古书。罗氏藏善本中有宋刻元明递修本《通鉴纪事本末》、元刻本《新编方輿胜览》(原作宋刻本)、明天顺刻本《朱子大全》(原作宋刻本)等十种。其中最难得者,非宋元旧槧、明清佳刻以及钞校之本,而是以此明末胡氏十竹斋刻巾箱本《重订四六鸳鸯谱》为最罕见。1993年5月,笔者由美国波士顿飞返香港,承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李直方先生相助,亲自开启特藏书库中之铁柜,罗原觉先生藏书赫然具在,盖因当年开价甚昂,中文大学图书馆无法购入。相隔一段时日后,罗氏后人又减价转售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了,此或系天壤间仅存的《重订四六鸳鸯谱》。

宋刻本《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 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为五代末吴越王钱俶所刻，然仅存上截，约二百五十断行，缺佚甚多。有谈国桓跋，云：“此《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也，宋时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久供养，即雷峰塔所藏者是也。塔倾经现，敬阅一过，福缘不浅。佛历二千九百五十二年岁次乙丑十二月十五日，谈国桓为兰尔先生题。”

《陀罗尼经》于1924年9月25日（阴历8月27日）雷峰塔圯而出，散出时，路人争拾，且遇风毁去甚多。美国国会图书馆此卷残损甚多。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也藏一卷，乃得之香港，然非原刻，当为民国间书估重刻。笔者十余年前，所见雷峰塔藏经一百余卷，北宋所刻仅十数卷，余皆为民国间各坊估重刻售于善男信女者，其中多染色充旧，以欺瞒藏家。

宋刻本《平江府磧砂延圣院大藏》

《平江府磧砂延圣院大藏》，宋延圣院编。宋绍定四年至元至治二年平江府磧砂延圣院大藏经坊刻本。六行十七字。存一千四百七十九种六千零十四卷，计五千三百五十九册，装五百六十一函。此经刊刻历时九十一年，是藏经刊刻时日最长的一次。函编号按千字文排列，始“天”终“烦”。

平江府在今江苏吴县，磧砂在吴县东南三十五里陈湖地方，为洲名，原为费氏所有，寂堂师元于乾道八年（1172年）由华亭来此建一草庵，乃成为开拓农民之佛教信仰中心。师元圆寂后，其徒建

舍利塔，获颁“延圣禅院”扁额一方。

藏经目录卷上有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识语，曰“干缘僧善成、可南、法灯、法如、法界、法超、志圆同募，本院藏主法忠化到，小比丘善源书，劝缘大檀越成忠郎赵安国。都劝缘住持释法音”。此大藏今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除宋元所刻外，余皆补配明南藏本、天龙山刻本及明写本。据当年之统计，存宋本六百九十八册，元本一千六百三十二册，明南藏本及天龙山本共八百六十八册，明写本为二千一百六十一册。

明写本多为万历年间佛弟子抄补，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十(天十)后有“湖广麻城县芝佛院释子常志发心书补大藏尊经，一年不受贿，又舍天字一函，经成裹全。万历二十七年六月初一日写完”。又有部分为万历年间赵志皋夫人舍金求佛保佑抄补的，字体极工整。赵志皋，兰溪人，字汝迈，隆庆进士，万历初官侍读，后为礼部尚书，入参机务。

普林斯敦大学又有影印宋碛砂藏，首册有胡适于1955年12月31日朱笔题记，兹录如下：“碛砂藏经在民国二十年初发现时，已另有一部在北京大悲寺被美国人I. V. GILLIS发现，代葛思德东方书库买得，民国十八年已运到加拿大境内。这一部现存美国普林斯敦大学。我曾作详细的检查，计存宋刻约七百册，元刻约一千六百册，余为配补明南藏本或天龙山本，约八百余册，又有明万历年间白纸精抄补本约二千一百余册，总计五千三百四十八册。GILLIS曾受海军侦探技术训练，颇能鉴别版本。他知道这里面有宋元刻本两千多册，但他在当时实不知道这是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刻的大藏。后来朱庆澜将军在西安发现碛砂藏，他和他的同志朋友也都不知道海外另有一部碛砂藏，残存几千册，可供参校借补。如影印例言中记出‘无从访补’之十一卷，其中七卷，葛库本皆有之(宁三、四、更一、二、三，横七、八)，其宁九、十，葛库亦有之，即影本之宁要十一与十二也。故两本互校，其真‘无从访补’者只有何字之

八、九两卷耳。”胡适先生又有专文详述此藏，题目为“记美国普林斯敦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磧砂藏经》原本”。

《磧砂藏》，除 1931 年发现的西安开元、卧龙二寺所藏（后归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1949 年划归陕西省图书馆），以及太原市崇善寺所藏皆是整部，而略有残缺外，其余经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稿本），知北京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旅顺市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博物馆、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苏州市西园寺、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博物馆、云南省图书馆也皆为残帙。又此藏至治二年后又有明代递补之本，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也为不全之帙。

宋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五种

宋刻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题“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所见有六个版本：

（一）宋福州东禅等觉院刻万寿大藏本。六行十七字。是经六百卷，此存卷一百九十三。一册。为“往”字号。末页题“都劝首住持传法慧空大师冲真，请主参知政事元绛”。计十二纸。此本字体颇类颜真卿体，刷印之墨色极黝黑。藏国会图书馆。

王重民先生《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著录此本云：“余不知在何藏内，亦不知是否为宋刻单本？”其实，此应为福州东禅等觉院刻万寿大藏本。凡万寿大藏本之《大般若经》，除卷一外，在每卷之首皆无题记，卷末则刊有冲真、元绛之名号。元绛之事略，详见《宋史列传》。台湾现代著名的道安法师《中国大藏经雕造印史》云：元绛“其参知政事之任职期间，是在神宗熙宁八年（1075 年）十二月至元丰二年（1079 年）五月。退職后之翌年，元丰三年七十六岁时去世。元绛当大藏经之请主，应在熙宁至元丰年间任参知政事之

时。因在《大般若经》天字函之刊记内，有‘舍钱开此函，用延台算’等字样，由此即可察知”。

此卷版心下记有刻工，有邵保、昌、宗、亨、俊、丁思诸人。丁思名后并加一“刁”字，王重民先生云：“其作‘丁思刀’者，谓为丁思刀刻也。”此似可商榷。因寺院雕板印经，除另聘请匠坊熟练工人外，在寺院里也有僧人为雕板者，称之为雕（刁）字僧，管理雕字僧者称雕（刁）字教首。如著名之《赵城藏·孝帙摄大乘论释》卷七末题：“河间府天宁寺刁字教首至玉”；珍帙《大般若经》第五百七十九卷末附记雕字僧名云“本寺王普慈刁”；枝帙品类足论卷五末跋云“大朝国燕京弘法寺雕造僧普轮”。可证“丁思刁”为“丁思等雕板”更妥。

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和装背工”（《文献》第四期）云：“北宋福州东禅等觉院《万寿大藏》零种，在南宋初印刷者，除载有劝缘施主与北宋刻工外，往往加有印工的长方木戳小印。”此卷卷末有“丁庆印造”小黑印记。丁庆还印有明州奉化县王公祠堂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除此卷外，存于国内者，北京图书馆五卷，为卷二十二、二百四十六、二百七十、二百九十三、五百三十九。辽宁图书馆一卷、为卷三百五十七；泉州开元寺存一卷。为卷一百九十五。九百年来，由于兵燹、天灾等原因，存留下来的万寿大藏本《大般若经》并不多见，大陆所存仅上述七册而已。又据李圆净“历代汉文大藏经概述”，日本宫内省存有万寿大藏及毗卢大藏混合的全藏，惜未有专文论述，并加以区别。我的一位瑞典朋友艾思仁先生也告诉我，他在日本读书时，也见到一些万寿大藏的零本。

（二）宋政和五年（1115年）福州开元寺刻毗卢大藏本。六行十七字。存卷八，一册。为“天”字号。计十四纸。前有“福州众缘寄开元寺雕经都会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证会住持沙门本明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时政和乙未岁八月 日劝缘沙门行崇谨题”。藏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此卷刻工有免、周正、吕、浚。中缝有“日本国僧智光舍换三十片”、“三宗兴化路新峰寺刊补般若经七十五片”、“泉州开元寺僧道成舍”、“周福祐舍”、“信女陈淑懿四小娘舍”。

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也存一卷，为卷一百零三，一册。“盈”字号（“初分摄受品第二十九之五”、“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计十三纸。前有“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雕造毗卢大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时政和壬辰岁十月 日劝缘沙门本悟谨题”。刻工有“奴刊”、“宗”、“遂”。末有“林从造”小黑印记。壬辰为政和二年（1112年）。

又普林斯敦大学总图书馆存卷四百二十九，一册。为“丽”字号。计十三纸。前有“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时政和丁酉岁九月 日劝缘沙门行崇谨题”。末有“陈和造”小黑印记。据说此卷乃从日本东京神田书店购得。丁酉为政和七年（1117年）。

《毗卢大藏》，始刻于政和二年（1112年），至乾道八年（1172年）告成，共五百六十七函，六千一百十七卷。此经的雕造，是由福州名士蔡俊臣、陈靖、葛龟年、张周、林昭、陈芳、卓元忠、赵天与等二十五人为都会首，开元寺历代住持本明、净慧大师法超、宗鉴大师元忠等为证会，由多名劝缘沙门在福州管内巡回劝募善资，调度出版费用，在开元寺之经局内雕板，管勾沙门管理实务。

（三）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明州奉化县王公祠堂刻本。六行十七字。存卷三百、三百二十二、三百五十一、三百八十三、四百三十六、四百五十一、五百四十五、五百四十七，共八册。每册底页印有“明州奉化县忠义乡瑞云山参政太师王公祠堂大藏经，永充四众看转庄严报地。绍兴壬午五月朔男左朝请郎福建路安抚司参议官赐绯鱼袋王伯序题，劝缘住持清凉禅院传法赐紫慧海大师清宪”五行。

明州即今宁波。参政太师即王庆曾，崇宁癸未(1103年)进士，通易、书、诗、春秋，历官资政殿学士。其时家住西社坛桥南，奉祠引年居鄞。著有《南河集》、《易说》、《春秋旨义》、《元元通数》。其子伯序，绍兴五年(1135年)进士，官宗正丞。忠义乡，宋代在奉化县东南一百里。真宗景德三年以鄞阳为忠义乡(鄞阳亦曰海阴)。瑞云山，距奉化县城六十里，宋杨简生于此，生时有五色云起，盖山上乡人异之，因名瑞云山。

卷三百二十二，为“云”字号。刻工为志、求、宾、康、丁、宥、通、陈正。末有“郑显印造。”小黑色木记。藏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卷三百五十一。为“雨”字号。刻工为纯、郑求。末有“陈实印造”小黑色木记。钤有日人“志贺洁藏”印。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卷三百八十三，为“为”字号。刻工为明、训、受、郑求、溢、发、付十。末有“王兴印造”小黑色木记。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卷四百三十六，为“水”字号。刻工为赐、余记、俊、涇、吕大。末有“韩椿印造”小黑色木记。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卷四百五十一，为“出”字号。刻工为侃、才、余中、求、任、畦。末有“何文印造”小黑色木记。计十三纸。藏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卷五百四十七，为“夜”字号。刻工为求、保、元、蔡揖、逵。末有“林彦造”小黑色木记。按林彦还印有《菩萨瓔珞经》、《宗镜录》。计十四纸。此本后半部为颜真卿体。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又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二卷，为卷三百、五百四十五。刻工有亨、宾、宏、俊、平、昌、楷、刘青、郑求、吴銛等人。卷三百为“吕”字号，后有“李意印造”，按李意又印有《大般涅槃经》。卷五百四十五为“夜”字号，后有“林彦印”小黑色木记。

此八册封面皆有极细之小黑点，书名为手写，楷书。

1972年张秀民先生在泉州开元寺见到一册奉化王氏祠堂印《般若经》，为卷一百九十五，末有“丁庆印造”小黑色木记。此卷乃近代高僧弘一法师自日本请归之物。

(四)宋碇砂延圣禅院刻碇砂藏本。六行十七字。一册。每纸三十行。为“雨”字号。刻工为游仁、元。末刻“大檀越成忠郎赵安国一力刊经一部六百部”一行。钤有日本“下野国尾羽寺”印。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此赵安国刻《般若经》，当是宋碇砂延圣禅院所刻碇砂藏之部分。赵安国乃宋室之一族，时间大约在宋理宗绍定年间，其刻经乃由僧俗多人担任劝募工作，派遣至江浙各地募化。除《般若经》外，赵氏还刻有《摩诃般若经》三十卷。

(五)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杭州路余杭大普宁寺刻大藏本。六行十七字。一册。此为“昆”字号。末有“大藏经局伏承湖州路长兴县至德乡白茆保居奉佛弟子钦文言谨施净财，刊造大藏般若经板三卷，所集良因，上荐考钦六三承事，乘兹妙利，超方净域，仍将功德祝扶在堂窈氏色身康健平安者。至元十六年二月南山普宁寺住山释道安题”五行。

普宁寺为元代白云宗的寺院，其雕板为普宁寺住持道安、如一、如志、如贤等募缘，以思溪、福州二藏校勘付刻。于元至元六年(1269年)始刻，至至元二十二年(1286年)竣工。据《昭和法宝内普宁藏目》，共五百五十八函，六千零十卷，一千四百二十二部，又加二十九函，以千字文编号，始“天”终“约”。此经计六百卷，今所存均为残本。北京图书馆存有五十九卷。台湾中央图书馆存二卷，此外上海、北大、山西、辽宁、江苏、浙江、湖北、云南等图书馆亦藏有零帙。此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大理国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存卷第四十一。大理国天开十九年写本。藏云南省博物馆。

天开十九年，当为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卷总长一二九四

厘米，宽三十点九厘米。每纸二十九行，每行十七字。卷首残去数纸，卷末写有“大理国灌顶大阿左梨赵泰升敬造大般若经一部，聊申记云。”边栏、栏线均不整齐，有的粗旷随便，有的整齐划一，不似唐人写经规格甚统一。灌顶，为佛教密宗仪式，凡弟子入门，须先经本师以水或醍醐灌洒头顶。灌，谓灌持，明诸佛之护念；顶谓头顶，表佛行之崇高。阿左梨，即阿闍梨，梵语，僧徒之师，意译为轨范师，谓能纠正弟子品行，为弟子规范。赵泰升者，当为佛门之大轨范师。

云南大理，历史悠久。佛教之入大理，约在唐初贞观、开元之际。南诏文化，本属中国西北高原古文化系统，其后又受汉、唐两代文化极深，其并无任何特殊的文字，所以此类写经全用汉字，书法较粗率，无唐人写经之笔致秀劲，然也刚劲有力。综观残卷，似为一人手书。

卷中每纸接缝处均有“大理国督□印”朱文长方印。据云南省图书馆于乃义先生生前告知，“□”字题为“爽”字，余不及细考，今从其说。又有多方“皇帝圣德奉戴玄珠”朱文长文印，卷中并夹有梵文字母。卷背为《龙吴赵氏族谱》，明代赵汝濂纂修，清赵登瀛增修。赵汝濂，字敦夫，大理人，明嘉诸进士，官至太仆寺卿、都察院右副御史。

值得注意的是，卷中每纸接缝处有似深粉红狭长条纸，纸质坚韧，中印有花纹，各各不同，有花有叶，显然是从一张大纸上截裁成条的。可以设想，如果将这些条纸拍成照片，进行拼配，定然是一幅美妙的花卉图案。从花和叶的图案来看，则是很成熟的作品。用花来作图案，这和大理古时盛产花卉有很大关系。如今在云南所能看到的一些寺院庵观，皆有种种之装饰壁画及版画，或为图案，或为人物、花鸟、或为佛教故事等等，可以看出大理人民自古爱好艺术，故其流风所被，影响至今。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今所存最早之本为唐写本，除敦煌外，尚存二卷，藏诸黑龙江省图书馆和山东省博物馆。而宋代写本也仅

存四卷，今藏北京图书馆和贵州省博物馆。

此经仅残存第四十一卷，云南大理县图书馆也藏有此经残卷，唯不知为卷几，疑为一部。

大理国写本传世极罕，今所知者，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二卷（存一卷）、《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一卷、《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二卷、《大灌顶仪》□□卷（存一卷七）、《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存一卷三十八）、《金光明最胜王经疏》一卷、《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疏》四卷（存四十三页）、《佛说灌顶药师经疏》十二卷（存一卷十二）、《息灾触净散食次难咒棺启请》一卷（存十段）、《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仪轨》一卷、《礼佛忏悔文》一卷，共十一种，除《金光明》、《诸佛菩萨》外，余皆藏云南省图书馆。

明嘉靖刻本《佛说高王观世音经》

《佛说高王观世音经》一卷。明嘉靖四十五（1566年）陶恩刻本。一册，半页五行十五字，上下单边。框高20公分。字体仿宋。卷首为佛说法图，画面绘有五佛，如来后站立四大金刚。次为经牌赞，刊“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次为观世音菩萨端坐莲台说法图。后有念八大菩萨摩訶萨名号，为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訶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訶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訶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訶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訶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訶萨，南无除盖障菩萨摩訶萨，南无地藏菩萨摩訶萨。

此经又称“高王白衣观音经”。为东魏天平年间孙敬德所感得之观音经，然明代莲池大师以之为伪经。据《法苑珠林》卷十七载，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孙敬德造观音像，自加礼敬，后为贼所引，不胜拷楚，妄承其罪。将斩决之前夕，夜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经千遍即可解脱。翌日有司执缚向市，孙敬德且行且诵，临刑满千遍，刀斫自折，皮肉不伤，三换其刀，终折如故。有司以状奏闻，丞相高欢

表请免死，敕写其经广布于世。

此本末有荷盖莲座牌记，刊“内织染局金书官弟子陶恩奉佛因为本官御马监掌印太监陈宪偶遭縲继之中，弟子谨发虔心印造《高王观世音经》一千卷，保佑本官早得解脱此难，永保平安。嘉靖岁次丙寅仲春吉日施”。牌记外又有“东四焊[牌]楼北边灵床胡同沈家印行”，并韦驮造像，图甚精。此经当刻于北京。

按御马监及内织染局同为明代二十四衙门之一，前者设掌印太监、监督太监、提督太监各一，掌御厩诸事。后者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缎匹。牌记所云御马监掌印太监陈宪偶遭縲继之中，指陈宪因故入狱，陶恩托神庇佑而刻此经。

此经又有明正德十六年襄王同妃王氏刻本，万历十八年慈圣文明肃皇太后刻本，均藏北京图书馆。此外，在香港还有二种，一为明崇祯刻本，其莲座牌记上写有“奉佛修因内官监总理太监祈福保安吉祥，信官苏若霖诚心印造《高王观音经》五百卷施诵流通。崇祯元年三月吉旦”。另一为明景泰刻本，书名题“诵高王观世音感应”，图粗糙，不及此本远甚，其有荷盖莲座牌记，刊“镇守密云等处都指挥同知赵汶，正统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为事被监在都察院。景泰元年正月十五日对天启一许《高王观音经》一藏，保右[佑]无事，出监印舍，景泰四年月日谨施。”

宋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唐释实叉难陀译。存七卷，为卷十四、十六、二十五、四十二、四十三、七十七、七十八。每纸二十五行十五字，刻工有罗光夫、马。

卷七十七末刻有“宣差乾州刘元帅希真居士、夫人完颜瑞云同发心愿，刁华严经第八帙一十卷，所将刁经功德追荐祖先父母累世亲姻，同承有作之功，尽证无为乐果，更希蒲宅台眷吉祥如意者。丁

己年六月初一日功毕”。乾州，唐末置，宋因之，寻废，后复置醴州，金复为乾州。刘希真，查《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宋史人名索引》均无此人。丁巳，或为绍兴七年（1137年）。

卷七十八末刻有“京兆府新市街奉佛女弟子张宅李惠明、女婿王福秀、女张惠秀一家等，追荐祖先生身父母，追荐亡夫经历官张福海，保延众家眷。戊午年二月日工毕”。京兆府，应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地区，戊午或为绍兴八年（1138年）。

此本当为民间所刻经。后记中捐资刻经者皆在西北境内，则此本之刻或也在陕西。又字体似赵城藏。此经据著录，单刻本有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刻本、宋朱绍安等刻本、宋宝祐三年（1255年）江陵府先锋隘李安桧刻本、宋刻本四种。此本则不知和何种同版，或别为它刻。此藏上海图书馆。

宋刻本《妙法莲华经》

《妙法莲华经》题“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宋刻本。一轴。原藏傅增湘藏园，有“沅叔审定宋本”印，另纸有傅氏手跋。跋云：“此北宋刻《莲华经》，余十五年前得之吴门积宝斋孙伯渊许。据言吴江垂虹桥畔某寺有塔忽圯，塔中藏此经二卷，其完好者归于湖州蒋孟莘。此卷虽多破损，然余见其蝇头细字，雕镌工雅，楷法精妙，似仿东坡，亟以善价易得。卷末跋文二行，文曰‘此经再将诸本校勘重开，并无讹谬。钱塘丁忠开字’。据此知为浙杭刻本。昔治平元年诏刊七史，即牒下杭州开版，以杭州多良工，故虽细楷如米粟，而刀法精妙，锋颖如新，至可宝也。蒋氏得此经后，曾有影本，余乞得一本。此卷重付装池时，其首卷缺损之处，即取影本补入。女娲炼石，为天地弥此缺憾，亦足快矣。庚辰十月蜀南傅增湘收于藏园。”

《妙法莲华经》共七卷，宋代所刻约有二十多种不同版本，最早

者当为宋庆历二年(1042年)杭州晏家刻本,藏诸山东省博物馆。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稿本),此经宋刻于杭州各书坊约有六种,该残轴乃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以跋文所云“钱塘丁忠开字”,似可补《善本书目》之版本所缺漏。

宋刻本《四经同卷》

《四经同卷》计《文殊师利根本一字陀罗尼经》一卷,题“大唐天后代天竺王藏宝思惟译”;《曼殊室利菩萨况藏中一字况王经》一卷,题“唐三藏法师义净奉制译”;《十二佛名神咒校量功德除障灭罪经》一卷,题“隋三藏法师闍那崛多译”;《佛说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一卷,题“唐三藏法师义净奉制译”。四经合册。宋元丰八年(1085年)福州东禅等觉院刻万寿大藏本。六行十七字。为“效”字号。前有“福州东禅等觉院住持传法慧空大师冲真等谨募众缘,恭为今上皇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祝延圣寿,国泰民安,开镂大藏经印板一副,总计五百函,函各十卷。元丰八年乙丑岁五月日谨题”。钤有“东禅经局”印。东禅等觉院刻万寿大藏专门设有经局,而在经中钤有此印者甚少。是本刻工为余酈。旧藏日本三圣寺,有“三圣寺”园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宋刻本藏经五种

藏经五种为《杂阿含经》等五经。

《杂阿含经》,宋求那跋陀罗译。宋福州东禅等觉院刻万寿大藏本。六行十七字。全经五十卷,此存卷九,一册。计十九纸。末署“详对经弟子黄端、详对经沙门择宁、都句当藏主沙门集成、同劝缘圣泉寺赐紫沙门惠荣、同句当住圣泉寺传法沙门绍登、都劝首住持

传法沙门智贤、前都劝首住持传法慧空大师冲真、左朝请郎权发遣福建路刑狱公事兼本路劝农提举河渠公事权福州军州事兼本路兵马铃辖上轻车都尉借紫王祖道、请主参知政事元绛、证会灵应侯王”。藏国会图书馆。

《大般涅槃经幢陈如品》，题“唐南海沙门若那跋陀罗与沙门会宁等译”。六行十八字。存一册，计九页。宋刻本。国会图书馆藏。

《甘露军荼利菩萨供养念诵成就仪轨》，宋刻本。存二页。末有“陈珣造”小黑木记。国会图书馆藏。

《邑字函音释、杂阿毗昙心论》，宋刻本。一册。存一纸。六行十七字。国会图书馆藏。

《佛说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宋施护等译。宋刻本。一册。六行。经应三十卷，此仅存一卷。是卷上半皆残去，书名前佚去六字。承美国纽约世界宗教高等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杨丽娜女士告知，此佚去之字为“佛说一切如来”。末有“郑保印造”小黑木记。藏国会图书馆。

明景泰刻本《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

·《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卷。明景泰元年(1450年)孔祥刻本。一册。半页五行十五字，上下单边。框高16.5公分。前有扉画，绘观音端坐海波之上，旁置净瓶柳枝，又有童子合十立于小舟上，天空有祥云数朵。构图简单，字体仿宋。正文前为“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开经偈”。

大悲者，救他人苦之心谓之悲，佛菩萨之悲心广大，故曰大悲。

此本卷末刻“差到处州府青田县前急递铺内，见此经发心，请回家侍奉。于丁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果生一男，有此灵验法，通同妻连氏一娘，今用净财刊板印施，次冀万保，合人口遇诸事吉昌如意者”。又有莲座荷盖牌，记云：“大明国京都顺天府大兴县靖恭坊

居，奉佛信官孔祥室人纪氏妙德，于正统十三年五月内。因病患不安，无伸（神）保佑，恭对三宝前，同发诚心，印施《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千卷，用保平安吉祥如意者。景泰元年七月日散施”。

在中国无论何处都没有一种神佛像观音那么普遍地受到尊重及信仰，千百年来，观音即是菩萨中在民间影响最著者。此佛经小册，也为善书，即功德之书，出资者刻板印之施舍与人。其卷末所刻乃为祷求子嗣，祈免病患之语。

处州，浙江境地，明代为处州府。青田，明清时皆属处州府。急递铺，即传送文书之驿递机构，不同于驿站，宋代即有，元代因之。《元经世大典·急递铺总序》云：“十里或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明代急递铺每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司一人，铺兵要路十人，僻路四至五人，遇有公文递到，迅即办妥交接手续，即刻拨兵转送，昼夜不停。明代急递铺之设置，遍于全国各州县。此处所云丁亥年，当为明永乐五年。将此种善书置之于急递铺内，由人索取，或由铺兵转递公文时代为散发，也是积累功德之一种宣传方式。此本当为景泰元年据明初刻本所翻刻流通者。

此经明代又有正德十六年襄王同妃王氏刻本，藏北京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馆藏有清乾隆十二年弘历帝书泥全写本。我旅居香港时，曾见有此经之万历四十年刻本，构图较此本为精。末有荷盖莲座牌记：“在京永清右卫前所军余见居庸县□家庄，奉佛弟子李修身同妻王氏，因育嗣艰难，发心书写一千卷，先年已请僧诵持五千零四十八卷，伏冀圣慈俯鉴征处，弘敷侧隐之仁，广衍多男之庆。万历壬子仲春吉旦喜舍。”今并记于此。

明成化刻本《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

《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卷。明成化五年（1460年）韩安等刻本。一册。半页六行十七字，上下双边。框高17.2公分。前

有扉画，绘观音端坐金光圈内，下为海波，右下有童子合十立叶舟上；左绘夫妇并侍女一人；前又有孩童四人，其中一人跪地叩首。上有祥云。构图不精。正文前为“启请”，文曰“稽首大悲，婆卢羯帝。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振海潮音，应人间世。随有祈求，必获如意。”

白衣观音，又曰大白衣，又曰白处观音，为三十三观音中之第六尊。以此尊常著白衣，在白莲中，故就其被服名为“白衣”。白者，表淳净之菩萨心也。梵名半拿罗缚悉宁，为胎藏界观音院之一尊，莲华部之部母也，民间以送子观音视之。

此为民间祷求子嗣之善书，卷末有“遵化县信士马骢同室李氏妙能，陈氏妙善，发心于成化元年十月内，喜舍净财，印造《五印心陀罗尼经》五百卷，祈求子嗣。又成化四年一月十八日，果生一子，重发心印造经一百卷，不负原许之心，用资印造，所集功德，永保子孙昌盛吉祥如意者。岁次月日”。末为荷盖莲花牌记：“奉佛锦衣卫信官韩安同室卫氏妙福等，于成化五年闰二月内，发心喜舍资材，印造《白衣观音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千卷，祈求子嗣，所集功德吉祥如意者。成化五年月日。”

遵化县，在河北省。韩安身属锦衣卫，当非一般百姓。大凡这类善书，皆为善男信女出资委托匠人刻之，有祈福流通之意。按照佛家之信念，凡生为人，都有父母，也皆有子孙。既有父母、子孙，便会求福祈寿，此乃人情之常。若刊刻善书，并尽己之力广布流传，则其神通天，所祈愿者皆可实现。此类小册，其时所印虽多，如此经韩氏即印有一千卷，马氏印五百卷，然传至今日，却稀如星凤，难得一见，观此可知其时民间信仰之一斑。

此经，上海图书馆藏有明初刻本，又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正统五年刻本。又此本原系太平苏氏继顾旧藏，其藏佛经中约80种于数年前流入香港，又辗转为刘君健威所得，而今则又转入他人之手矣。

明万历刻本《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

《白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一卷，明万历壬子年刻本。一册。半页五行十五字不等，上下单边，框高 20.3 厘米。原藏香港刘健威先生处。

前有扉画，绘观音端坐莲花座，座于荷花池中，一枝荷花上有净瓶。背景为竹林，上有飞燕，左绘有山、树、祥云；池边左首绘七童子，四立三跪，五童合一，一童手持净瓶。

正文前为“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开经偈”。

末有荷盖莲花牌记，云：“在京永清右卫前所军余见居□县□家庄，奉佛弟子李修身同妻王氏，因育嗣艰难，发心书写一千卷，先年已请僧诵持五千零四十八卷，伏冀圣慈俯鉴征处，弘敷惻隐之仁，广衍多男之庆。万历壬子仲春吉旦喜舍”。牌记后为韦驮像。永清、明清皆属顺天府。“居□”疑为居庸县。

清严虞惇手抄本《大佛顶首楞严经》

《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卷，唐释般刺密帝、弥迦释迦译。清康熙严虞惇手抄本。二册。半页九行二十六字，无框格。封面题签“严思庵先生楞严经真迹。裔孙钟瑞竹君氏谨藏。戊子大暑同里后学卫铸署签。”

此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又名《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首楞严经》。经述阿难、富楼那、憍陈如等佛陀弟子求法与弘教故事，借以宣传密宗即事而真，即身成佛教义。曾有学者疑此经为汉人撰述，至今尚未定论。

严虞惇，字宝成，号思庵，严讷之曾孙，常熟人。康熙三十六年（1693年）进士、殿试第二名，授编修。己卯，以顺天科场事牵连革

除归里，起补国子监丞，改大理寺副，历迁至太仆少卿。癸巳，主湖广乡试，榜发，以劳致疾卒。有《严太仆集》，《读诗质疑》。

严虞惇自为诸生，即以学问气节为己任，年近五十始登第，中遭颠踣浮沉又十数年。其学根抵经史，贯穿三通之书，为文典实正大，馆阁文字，多出其手。此本为虞惇手抄，其与佛教有缘，当在其三十五岁之前，也即其境况不佳之时，然其文集有关此类记载不多。查《严太仆集》卷二，记有“往余与先师硕公有十年行脚之订，浮沉宦海，未遂初盟，而先师只履西归，又已八年矣。舟渡淮河，梦瞻礼先师法座，座上大书‘栖云’二字，知我尘缘已断，先师来导我也。觉而赋诗，以申余志”文字。并有诗云：“水中明月观空色，火里青莲离浊波。鸿爪雪泥尘影事，而今真许作头陀”；“法喜维摩真眷属，海山兜率是家乡。‘栖云’示我迷津路，彼岸从教一苇杭。”于此也可见一斑。

此本有翁同和跋云：“此思庵严先生手钞《楞严经》十卷。第一卷末记甲子仲冬己丑日，西陵署中。按甲子为康熙二十三年，是时先生年三十五，憔悴不遇，客游荆楚。西陵者，今湖北黄冈县也。厥后通籍，列侍从，蹶而复起，卒以典试湖广，殁于楚中，岂彼法所谓前缘者耶？先生之学根抵经史，卓然儒林丈人，然尝师事硕揆和尚，有十年行脚之订。其跋半塘寺血书《华严》，署曰法名开良，先生固耽于禅悦者哉？其写经也，有以也夫。光绪壬寅腊月望，邑后学翁同龢记”。壬寅，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翁同龢时七十二岁，越二年，即归道山。

此本为近人苏继庠所藏。苏氏名锡昌，字继庠安徽太平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商学院，后在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数十年，学识渊博。其前半生以研究西方人文科学为主，中年以后始对古籍版本发生兴趣，历年所得善本凡八百余种，佛经所藏尤富。苏氏藏书中部分精本近年始辗转流入香港，后为刘君健威所得小部分，中多宋、元、明刻佛经，颇有难得一见者，此即其一也，我二年前见之。近年

返港办事，乃知此本又转至他人之手矣。

铃印有“严印虞惇”、“宝成”、“思庵居士”、“文靖后裔”；“松禅过眼”、“和”、“翁同龢观”；“均斋收藏”、“太平苏氏”。

日本藤原皇后书《文殊师利问菩提经》

《文殊师利问菩提经》一卷，日本藤原皇后书。计八纸，每纸二十二行至二十四行。末有愿文：“皇后藤原氏明光子，奉为尊考赠正一位太政大臣府君，尊妣赠从一位桔氏太夫人，敬写一切经论及律，庄严既了，伏愿凭斯胜因，奉资冥助，永庇菩提之树，长游般若之津。又愿上奉圣朝，恒延福寿，下及寮采，共尽忠节。又光明子，自发誓言，弘济沉沦，勤除烦障，妙穷诸法，早契菩提，乃玉传灯无穷，流布天下，闻名持卷，获福消灾，一切迷方，会归觉路。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记”。

藤原皇后(公元700—760年)，名安宿媛，又名光明子，为元明天皇时右大臣藤原不比等的第三女。天平元年(729年)八月，册封为皇后，史称光明皇后。其母名县犬养宿祢桔三千代，因此，藤原皇后也称之为桔夫人。藤原皇后是日本历史上非王族出身而成为皇后的先例，她和圣武天皇都是受到唐代佛教的影响，而成为虔诚的信徒。她自幼聪敏好学，姿容秀丽，性情温厚，为了辅助圣武天皇保护佛教，她修建施药院于皇后宫，每年向诸国购药草，且设悲田院，以疗饥饿贫病之民，养育孤儿。皇后重视汉学，酷爱中国书法，她所临摹的书法，也是当时从中国带去的唐代或唐以前的书法真迹或摹本，因此功力深厚，不似一般女书法家软媚娇丽，容止羞涩的姿态。

藤原皇后书此愿经，是为其父不比等、母桔夫人发愿写经，并祝圣武天皇之御福寿，励臣下忠节及沉沦一切众生，传法灯于无穷。愿经的书法笔势畅达。风骨劲健，圆熟的笔触令人感到有唐人

的韵味。现在日本所存天平时期的藤原皇后书的各种愿经，尚有天平十二年（740年）书《大宝积经》一部、《般若波罗密小品经》、《瑜伽师地论》、《光明皇后发愿一切经》，天平十五年（743年）书《光明皇后御愿一切经》。其中的愿经都是为父亲和母亲的祝福而写，并且都有着唐代写经生一样的书体。此外，日本正仓院有皇后书《杜家立成杂书要略》和临写的《乐毅论》，更是院内所藏众多书迹中之白眉。应该说，《文殊师利问菩提经》和其它古写经一样，都是日本古写经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把它们作为整个奈良时代佛教鼎盛期中之代表作，也是无可置疑的。

天平十二年，当为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距今一千二百余年。此类首尾完整，无潮蒸蠹蚀之伤。清末学者陈桀称其可与“玉环缮经、彩鸾写韵，并为天壤奇秘”。可见此经卷确为极难得之珍品。

此愿经乃江标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往游日本时，于一寺庙中得之，当时所得唐以来各种经卷不下百余种，而以此卷为第一奇秘。江标，字建霞，号萱圃，光绪进士，官编修，博学工诗文。清光绪驻日本国公使黎庶昌曾跋此卷云：“日本写经之风，莫盛于唐开元、天宝时，盖彼国数遣使至唐，其时效慕华风倾诚悦服，亦如今日之崇重西法。故凡有写经，概以唐目之，宋元以还，此称不替，然其字体之浓纤厚薄，亦可以时代求也”。“以余在东倭所见经卷数百种证之，其为天平中所写无疑。光绪庚寅，建霞太史往游日本，与余盘桓月余，所得经卷颇多。灵鹫阁中要以此卷为第一，斯足珍已！”

此卷今有江标“灵鹫阁夫妇所藏金石书画”，叶恭绰“第一希有”等印。卷面题签为费念慈所题。后又有费念慈、黎庶昌、陶浚宣、陈桀、潘志万跋，并有缪荃孙、丁立钧、费绍箕、沈曾桐、王同愈观款。今藏上海图书馆。

明万历刻本《古德禅师真心直说》

《古德禅师真心直说》一卷，明释古德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福建开元寺藏经堂释如岩等刻本。一册。半页八行十七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间有刻工。书口上题“真心直说”，前有古德禅师序，后附“高丽国普照禅师修心诀”一卷。

查明复编《中国佛学人名辞典》，“古德，明比丘，住西溪天竺，有《阿弥陀佛经钞演义》四卷，其门人智颐为校定刊行。”疑非此人。

此书为释如岩诸人出资印行，后刻有如岩、圆潭、真西、明丛……各贰钱；真常、悟宗各叁钱；真灿、真威等十四人各壹钱。末为“万历二十六年开元寺藏经堂如岩等重刻”一行。开元寺，在泉州市，唐垂拱二年（686年）始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诏以年号改今名，历五代至宋，旁设支院一百二十所，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合并一寺，寺僧“食指常万”，为福建最大佛教寺院之一。藏经堂，据云今藏经近万卷，有二十余卷宋刻藏经，为稀世之珍。

自唐以来，僧徒多记录师语以传后世，著名者为宋释道原采诸方语录集成之《景德传灯录》三十卷。此书传世似仅此帙，各家书目均未著录。刻工作良、汝、养、江存、魏泗等人。

书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乃50年代初期得之日本者。

明万历尚友轩刻本《楚辞》

《楚辞》八卷，汉王逸章句。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郁文瑞尚友轩刻巾箱本。半页七行十四字，白口，四周单边，眉上镌音释。五册。题“汉刘向子政辑 明冯梦禎开之校”。前有万历丁酉陈基夏序。序末刻有“尚友轩藏板”。

是刻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未著录。卷一为离骚经、九歌传；

二天问传、九章传；三远游传、卜居传；四渔父传、九辩传；五招魂传、大招传、惜誓传；六招隐士传、吊屈原传、七谏传；七哀时命传、九怀传；八九叹传、九思传。

陈序云：“传家谭文辞，则庄骚并称云，间或以庄生浩荡，旨恣诡于大道，其言多幻，眇[渺]不可训。屈骚所称古连类与经传不合，小疵风雅，总之文生于情。庄生游世之外，故清浊一流，醉醒同状，寄幻于寰中，标旨于象先。而屈子以具独醒独清之意，沉世之内，殷忧君上，愤懑混浊。六合之大，万类之广，耳目之所览睹，上极苍苍，下极林林，摧心裂肠，无之非是，辟之深秋，永夜凄风苦雨，郁结于气，宣鬯于声，皆化工斲，岂文人雕刻之末技，词家模拟之艳辞哉！马迁读庄生书，而归之寓言，此可与言。骚也已矣，宋玉而下，有其才而非具情，贾谊有其情而非具才，谊之泣以死也，又其甚者也。亦犹晋人者之嫉物轻世，冗庄之流也。相如因缘得意媚于主上，所为子虚、大人之篇，都丽寥廓，乏于深婉，具情可知，己道不同，不相为谋。呜呼！此又骚之所以作也。学者探易之幽而参于庄，讽诗之深而参于骚，参于庄可以群，参于骚可以怨，具庶矣乎。然庄有善本行世，而楚骚独缺。武林文瑞郁君，素嗜古文辞，博而知约，独制袖珍，敛不盈一掬，而辞搜悉载，祇仅尔半尺，而携藏甚便，旅处陶情骚坛，适兴快哉！是刻诚符节骚人而登之风雅哉！余以暇日过尚友轩，见而喜之，因请公于世，乃妄为之叙云。明万历丁酉仲秋望日，闽陈基夏莘莘子谨识。”

该书传世除此本外，另帙藏台湾中央图书馆。钤印有“戴誉之印”、“餐程氏藏书之章”。

明万历刻本《楚辞章句》

《楚辞章句》十七卷，汉王逸撰。附录一卷。明万历金陵益轩唐氏刻本。四册。半页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无鱼尾，上刻评。

前有万历十四年黄汝亨序，冯绍祖后序。题“汉刘向子政編集 王逸叔师章句 明后学武林冯绍祖绳武父校正。”

此书今藏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饶宗颐《楚辞书目》及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未著录。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书传世不多，仅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湖北省襄阳地区图书馆入藏。

按明万历十四年冯绍祖刻有此书，此唐氏本行款同冯本。冯本卷一第一页书口下有“杭州郁文瑞书”六字，余叶也有记刻工姓氏者。此本无写工、刻工。扉页刻“新刻奋正离骚楚辞评林 万历著雍赤奋岁 金陵益轩唐氏梓”。著雍为戊，赤奋为丑，干支中无戊丑，显是唐贾胡编乱造，再冠以“新刻厘正”之标号，以达射利之的。万历间坊估据冯氏观妙斋本翻刻者，除此本外，又有《楚辞句解评林》，也乃变换名目，窜改冯氏序年。此本因不见专题目录著录，故可补楚辞书目版本之一种。

明刻本《楚辞集注》

《楚辞集注》八卷，宋朱熹撰。附《各家楚辞书目》一卷。明刻本。半页八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单边，无鱼尾。四册。明佚名圈点。无序跋。题“朱子集注”。书藏上海图书馆。

朱子集注乃因后汉王逸《楚辞章句》及宋洪兴祖《补注》二书详于训诂，未得意旨，而槩括旧编，定为此本。自宋至明，《集注》版刻繁多，几达三十种左右，此刻本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未著录。审其纸张、字体，约刻于明嘉靖间。附录《各家楚辞书目》，为集注的其它刻本所无。书目收书八种，为王逸《楚辞》十七卷、《楚辞释文》一卷、《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重编《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龙冈楚辞说》五卷、《楚辞赘说》。其中《龙冈》、《赘说》二书，姜目云“佚去”，而于《续楚辞》、《变离骚》则不著

录。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注》云：“又刊定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二书，录荀卿至吕大临凡五十二篇，为《楚辞》后语”。“晁氏《续楚辞》，凡二十卷，《变离骚》亦二十卷，后语删为六卷。”此《书目》于续楚辞、变离骚介绍较《提要》为详。

铃印有“钱印兴祖”、“孝修”、“兴祖”、“壶中天”、“万年”、“玄览楼藏书印”、“圣庠秘籍识者宝之”、“宋本”、“聚学书藏”、“宜春堂”、“葱石读书记”。

明刻本《楚骚协韵》

《楚骚协韵》十卷，明屠本峻撰。明刻本。半页九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三册。题“明甬东屠峻田叔重协，明吴郡黄姬水淳父校正”。前有隆庆壬申沈九畴序，次为黄姬水序。卷十末刻“吴人章莒书，袁宸刻。”

屠本峻，初名峻，字田叔，鄞县人，以门荫入仕，官福建盐运司同知。其自髫年起即承父训，得授《楚辞》。此书题屠峻，当未改名以前所刻。

卷一为离骚经、二九歌、三天问、四九章、五远游、六卜居、七渔父、八大招、九九辩、十招魂。而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皆不录。协韵者，即叶韵，指南北朝学者因以当时语音读诗经、楚辞，有感于部分诗韵不和谐，故以某些字改读某音。是书所撰，盖因以朱子所载协韵为未备，是以广之故也。沈序云：“……于是吾友屠田叔氏风永音旨，是□□盘，博取韵书，裁衷经训，务求谐畅，积有岁年，遂成协韵十卷，其用心亦勤矣。盖三闾被谗遭放，行吟憯离，托志乐神，乃心宗国。虽乏丝竹之和，以雁歌舞之节，不取谐韵，何从永斯，后之读骚者，其以吾田叔氏为南车也。”又，黄序云：“惜乎王叔师、洪庆善则阙而未协，朱仲晦则协而未详。至于文字之点划，偏旁多所舛谬，甬东屠田叔氏玩诵而病焉，乃精研博考，

积日累岁，辑为《楚骚协韵》十卷。”然姚鼐《惜抱轩书录》则以为屠本峻所增实未必得当。

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著录，但《五种》所引沈序任意删削，如上引序文被删存竟几达半数，且书名也误为《楚辞协韵》。另，姜亮夫的版本著录引天一阁藏本，若此当为四库底本，今已佚去，其是否据见原书著录则无从可知。

此本正文前有“读骚大旨”一卷，分录篇、原协、正字、明钞、示志、解嘲六篇，于作者写作宗旨有所叙述。是书不多见，除此本藏上海图书馆外，另一帙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印有“曾在孙翔熊处”、“翔熊清玩”、“鄞蜗寄庐孙氏藏书。”

清乾隆刻本《楚辞韵解》

《楚辞韵解》八卷，清邱仰文撰。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硕松堂刻本。清盛百二校。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书口下刻“硕松堂”。二册。题“滋阳省斋邱仰文编”。前有乾隆三十五年邱仰文自序。扉页有“楚辞韵解 乾隆壬辰新镌 硕松堂藏板”。藏上海图书馆。

邱仰文，字襄周，号省斋，山东滋阳人，雍正十一年进士，官四川定远县知县，有《省斋自存草》。其邃于易学，由易韵通诸楚辞，故是书序云：“楚辞韵解者，就楚辞纪韵也。韵，天籁也，两汉以前无韵书声类之学，自魏左校令李登始，齐梁间乃厘为四声，迄隋陆法言，则有切韵。切韵者，就李登所书声类细别之也。……不晓通韵，固不可读古人之书，尽废叶音，通不类，亦终口吃，故三声之叶，可尽省通而不类必存叶音，以核其声类之所取，不妨用改音作通韵，读法释义一并详之。”

是书八卷，卷一离骚经，二九歌，三天问，四九章，五远游、卜居、渔父，六九辩，七招魂、大招，八吊屈原、服赋、招隐。其凡例计十

六条。末云：“前十条，已盐通韵之脑，后六条，分别类韵，专为改音谐声而设，观者详之，庶无读古之厄。又是编原为取解韵训义，直撮大意而止，所采不过王逸叔师《章句》、洪兴祖庆善《补注》及朱晦翁《集注》。近世则林西仲云铭《楚辞灯》、毛西河《天问补注》、方灵皋《离骚经解》、王貽六邦采《三间赋》，但据所见随手错缀，每一二语，括其全旨，意取简赅，难遍列名，观者当自得之，间附蠡测，既无可以独标，譬萃千狐，亦不嫌于攘取云尔。”

此书《楚辞书目五种》虽著录，但未见原书，乃辑自《山东通志》艺文，并录陆耀《切问斋集》“楚辞韵解序”，而未及邱氏自序。

作者于是书评估甚高，劝喻士子熟读，以为“资钝者，日以三百计，两月可以读完，三月可以熟复，不过少读时文数篇，即可收之胸中。世传《庄》、《骚》，《庄》实不如《骚》，嗜古则不俗，嗜俗则不古，而有言不信，则亦不可如何矣。”

书中有盛百二校。盛百二，字秦川，号袖堂，乾隆举人，官淄水知县，精研六经。铃印有“臣百二”、“秦川”、“秀水盛氏袖堂图书”。

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离骚草木疏》

《离骚草木疏》四卷，宋吴仁杰撰。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一册。半页十二行二十四字。题“通直即行国子录河南吴仁杰撰”。末有庆元三年(1197年)吴仁杰跋，庆元六年(1200年)方灿识语。

吴仁杰，字斗南，一字南英，自号蠹隐。其先洛阳人，居昆山，博洽经史，讲学于朱熹之门，淳熙五年登进士，历罗田令、国子监学录。又有《古周易》、《汉书刊误补遗》。

此为释草木之专书。前三卷为芳草嘉木，共四十四种。第一、二卷为草木植物三十四种；第三卷为木本植物十种；第四卷为恶草，计十一种。其书正文，每列一草木名，皆先引《屈赋》原文，次引王逸、洪兴祖、沈括、郭璞、陆玕等各家之言，次加己按，并杂引《山

海经》、《尔雅》、《神农本草经》等书以申己见。其书博采众说，征引宏富，考辨扼要，颇可见吴氏用力之勤。是书宗旨在阐发屈原借草木以喻贤愚善恶之微言大义，所引各条，除名物考证外，著重于辨别其所象征之品质善恶。

《朱子文集》中有“答吴斗南书”三篇，皆论学之文，其第三书之后段有“草木疏用力多矣”之语。仁杰自跋云：“仁杰少喜读《离骚》文，今老矣，犹时时手之，不但览其言辞，正以其竭忠尽节，凛然有国士之风，整冠敛衽，如见其人。凡芳草嘉木，一经品题者，谓皆可敬也。因按《尔雅》、《神农书》所载，根茎花叶之相乱，名实之异同，悉本本元元，分别部居，寿之于梓，会萃成书，区以别矣。……独取诸二十五篇，故命曰《离骚草木疏》。”“《离骚》以芴草为忠正，荻草为小人。荪、芙蓉以下凡四十又四种，犹有青史氏忠义独行之有全传也。蕞、蓼、蒺之类十一种，傅著卷末，犹佞臣奸臣传也。彼既不能流芳后世，姑使之遗具万载云。”

《四库全书总目》入集部楚辞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宋庆元六年罗田县庠刻本、明抄本、清方甘白抄本、清抄本，俱藏北京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明抄本。是书明代无刻本，直至清乾隆间方才有刊刻。明屠本峻有《离骚草木疏疏补》四卷，屠氏以吴氏书多有未备，故增添十一种植物，又为求简明，略删吴氏疏文。

此本毛氏汲古阁所抄，底本乃为宋庆元六年罗田县庠刻本。方灿识语云：“国录吴先生以淹该之学，从政之暇，训释诸书，警刊后进，不为不多，比以《离骚草木疏》见属，刊于罗田县庠，吁远矣哉”。又识语后有“州学生张师尹较对、罗田县县学长杜醇同校正、免解进士蕲州学正充罗田县县学讲书吴世杰校正。”吴氏此书付梓，时适为县宰。

按此毛抄，傅增湘曾于1935年见过，题“影写本”。

此本非影宋也，宋本每半叶十行二十一字，版式高阔，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姓名，吴仁杰自序为手书镂版。然此版心字数、刻

工皆无，行款为十二行二十四字，吴氏自序也为楷书，俱不同也。抄本书中数毛抄最著，毛抄中又以影宋抄本为贵，一笔不苟，可谓下宋本一等。此本字体工整秀丽，缮写精绝，纸墨俱佳，当为毛氏精抄入藏者。

据王文进先生以各家书目综合之统计，见诸《明毛氏写本书目》之毛抄，约二百四十余部，但此书不见其中。如今传世之毛抄不逾百种，除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苏州市图书馆三馆有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也有若干部。哈佛燕京藏抄本甚多，几逾千部，其清初抄本则以此本为序首。

钤印有“汲古阁”、“毛氏图史子孙永保之”、“美人芳草”。又有“黔山黄氏竹瑞堂藏书”、“正鉴秘籍”、“雨山草堂”、及“蒋祖诒”、“谷孙”、“密均楼”。又有“均之心赏”、“不可思议”、“曾亮”、“葛君”、“长尾甲印”。

明成化乔缙刻本《贾长沙集》

《贾长沙集》十卷，汉贾谊撰。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乔缙刻本。傅增湘跋。半页九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四册。卷一第一行题“贾长沙集”，次行题“贾谊新书卷第一”，首为洛阳贾生传。前有成化癸卯乔缙序。

乔缙，字廷仪，洛阳人，成化八年进士，由兵部主事擢四川参议，少颖敏，师事河东薛瑄，有《性理解惑》等。是书乔序云：“缙与谊为乡人，恨生也晚，不得追逐后尘，企慕高风于千载之上，公余因取二家之传并谊平时所为论赋，略加彙括，纂而为一目，曰‘贾长沙集’，庶发潜德之幽光，复捐赀绣梓，以广其传。”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是书明刻本一部，无序跋及校刻人姓氏。王云“观其大题贾长沙集四字，皆是剗改补刻，疑原与他书合刻，或原在某丛刻中，其后板片散亡，仅存是书，遂改原来总题

为‘贾长沙集’，因印为此本耳”。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子部儒家类，著录有北京图书馆藏《贾谊新书》十卷，为明刻本，残存二卷，行款同乔缙刻本，疑即《提要》所录之本，惟书名所取不同。是书卷九第一页空去首行；卷十第一页次行刻“贾谊新书卷之第九”，“九”显是“十”字之误；又乔序中“贾长沙集”四字，似为书板刻成后剗改补刻，然不知此书原拟书名为何？

贾谊《新书》版本颇多，明代有弘治十八年沈颀刻本、正德八年李梦阳刻本、正德九年陆相刻本、正德十年吉府刻本，正德十四年何孟春订注本、万历十年胡维新刻两京遗编本，又有万历年间程荣刻汉魏丛书本、何允中刻广汉魏丛书本、天启六年孟称尧刻本等，此成化本当是现今存世贾氏新书之最早刻本。

傅跋云：“贾谊《新书》，今所见者吉府本、陆相本、何孟春本。何氏订注最为疏舛，陆本曾从莫楚生丈假校，旋亦收得一本，视诸本差善，惟此乔缙所刻乃求之积年不可得者，今忽于积学斋案头见之，盖贵筑黄再同前辈旧藏。卷中有新安汪氏、湘潭袁氏，流传有绪，珍秘可知。莫氏又藏有明刻本，楚丈认为乔缙本，今得此证之，彼乃十行十八字，则与陆相本为同种矣。宋刻世不可见，此明初所刻亦罕秘若此，虽与宋本同珍可也。积余属为题记，客中无书可检，姑就所记忆，略缀数语于卷端。辛酉二月初四日，江安傅增湘识。”

是书《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然跋不见《藏园群书题记》。

藏印有“新安汪氏”、“启淑信印”、“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积学斋徐乃昌藏书”。

明崇祯单恂刻本《诸葛忠武侯集》

《诸葛忠武侯集》二卷，蜀诸葛亮撰，明单恂辑。附录一卷，明单恂辑。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净名斋刻本。二册。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下镌“净心斋”三字。题“汉琅玕诸

葛亮撰，明华亭单恂辑”。前有崇祯戊寅单恂序，后有单恂跋。

单恂，字质生，号狷庵，又号尊僧，松江人。崇祯十三年进士，授麻城知县，甫二月，乞养归。工词，有《竹香庵词》、《枯树斋诗集》、《白燕庵诗集》。《华亭县志》卷十五云：“大兵下松江，恂与李待问、章简、张寿孙等分守四门，城破，以父老潜匿，得免。后侨居东郊白燕庵，足不入城市。巡按李森先以地方人才荐，不就，卒年六十有六。”

明刻诸葛文集，世不多见，最早之本乃六卷本，为明正德十二年阎钦刻本，次为明刻本；此外又有万历四十五年钱世奭刻十六卷本、天启九年诸葛清刻四卷本、崇祯五年诸葛羲刻三卷本、崇祯刻九卷本。此单恂刻二卷本为仅见之本，单恂跋云：“予楔武侯集，反覆‘心书’，洎阵说诸篇，其言一本诸仁义，而出奇应变，要妙毕存，直与六韬十三篇相彷彿，宜万世兵家所尚也。独世所传新书一卷，真贋莫辨，姑阙弗录。它若魏氏春秋记，公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训励臣子，则又恨无从考，不胜沉珠断璧之叹云。”查《麻城县志》前编卷六职官，恂任麻城知县一年，时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是书之刻在其中进士之前。

1974年中华书局排印本《诸葛亮集》四卷，为清张澍注本，是诸种刻本中较好之一种，然和此单恂本互校，各有多寡不同。按单本卷上收“梁甫吟”等八十一篇，卷下为心书（计五十篇）、新书（阵要篇、行军篇、谋政篇、险阻篇）；附录为作木牛法、流马法、连弩、八阵图记，又附逸篇二十四篇之目。卷上“问赵云”、“问马谡”、“戒魏延”、“语王建”、“答刘琦”、“叹徐庶、庞统”、“征吴叹”等二十余篇不见张澍注本，而张本中“答李恢书”、“答司马懿书”、“弹李严表”等十余篇则为单本所失收。

宋刻本《曹子建文集》

《曹子建文集》十卷，魏曹植撰。宋刻本。半页八行十五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鱼尾。书口上刻页数，下有刻工。无序跋。题“魏陈思王曹植撰”。卷八、卷十末则题“新雕曹子建文集”。

建安作家中曹植作品存留最多，其词采华茂而劲健质朴。梁钟嵘《诗品》云：“陈思为建安之杰”。唐皎然《诗式》也云：“邺中诸子，陈王最高”，按子建集见于《隋书·经籍志》者为三十卷，《唐书·艺文志》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皆题二十卷，而《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则著录十卷。此本十卷，凡赋四十三篇，诗六十三首，杂文九十篇，与四库著录之宋宁宗嘉定六年刻本不合。又据清朱绪曾《曹集考异》，另有一宋本，为元丰五年万玉堂刻本，也十卷。今传世之宋槧，仅存此帙。藏上海图书馆。

清同治间金陵书局刻丁晏撰《曹集论评》十卷逸文一卷，丁氏尝以《魏志传注》、《文选注》、《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白孔六帖》、《太平御览》、《乐府解題》、冯氏《诗纪》诸书校之，以为宋本脱落舛讹，不可枚举。

是书字大悦目，板刻精妙，宋本中之不可多得者。《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著录。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据此影印，收入《续古逸丛书》之五，又被民国间乌程蒋汝藻辑入《密韵楼影宋本七种》中。刻工有徐仲、叶材、王彦明、刘世宁、刘祖、陈朝俊、李安、于宗、陈俊、魏之先诸人，然皆不见于日人长泽规矩也《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媾”、“遘”字缺末笔，“敬”字则不避讳。

铃印有“华亭朱氏”、“朱文石史”、“书史之记”、“我法斋”、“子孙永保”、“毗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周印良金”，以及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杭州五绶珊藏书印。华亭朱氏，疑为明朱大韶，字象玄，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性好藏书，尤好宋时镂板。周良金，明毗陵人，为嘉靖三十年岁贡，光禄寺署丞。

明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

《支遁集》二卷，晋释支遁撰。明嘉靖杨氏七桧山房抄本。半页九行十八字，黑口，书口上镌有“嘉靖乙未七桧山房”。一册。题“东晋沃州山沙门支道林”。民国莫棠跋。藏上海图书馆。

支遁，字道林，本姓关，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而才拔，善谈名理，年二十五出家，晚始收迹剡中，于太和元年卒，年五十三。慧皎《高僧传》有其传。

集分上下二卷，卷上为诗，计十八首，收咏怀诗五首、述怀诗二首、土山会集诗三首、咏利城山居一首、咏禅思道人一首、四月八日赞佛诗一首、咏八日诗三首、五月长斋诗一首、咏大德诗一首。卷下为文，计五篇，为上皇帝书、座右铭、释迦文佛像赞、阿弥陀佛像赞、诸菩萨赞。遁诗文平淡玄远，淹贯玄宗，旁通庄老，造微之论，倾倒一时。

《隋书·经籍志》云《支遁集》八卷，注云梁十三卷。《唐书·艺文志》则作十卷，而宋志则不著录，或诗文佚于唐宋之间。钱曾《读书敏求记》及《述古堂书目》皆作二卷，疑二卷本或是后人缀集丛残而成。《支遁集》明代仅有抄本流传，清初收入《宛委别藏》，嘉庆时苏州支硎山寺亦尝刊板，然传播未广。同治间徐干刻《邵武徐氏丛书初刻》乃据归安陆氏藏明崇祯抄本辗转传抄而付刻。徐氏刻本后又附有蒋清翊辑《支遁集补遗》一卷，收书二、序二、赞四、论二、诗一，乃从《弘明集》、《明刻释藏》、《姑苏志》、《广清凉传》等书中辑出。

七桧山房，为明代杨仪藏书处。杨仪，字梦羽，号五川，嘉靖五年进士，官山东副使，移病家居，惟以读书著述为事，又构筑万卷楼，藏书多宋元本。仪又有《螭头密语》、《骊珠随录》等著作。《苏州府志》云，杨仪宅在迎恩桥东北，七桧山房当在其内。乙未，为嘉靖

十四年(1535年)。徐本卷末后刻有“崇祯己巳得是集于曹生,舅氏为余录就,八月二日晚李涵冲借余对勘一过,原本乃嘉靖乙未七桧山房钞本,为景阳主人旧籍,五川居士校,各有印记”。此杨氏抄本当为徐干刻本之祖本无疑。是本莫棠跋云:“此明嘉靖中吴郡杨仪抄本,光绪辛亥得于苏州,顷又获嘉庆十年潘奕隽序支硎山僧寒石刻本,盖即从此本转写者。阮氏进本乃据汲古旧钞,篇目相同,近人有藏叶石君抄本者,亦据此本校过,然则此盖吴下最古最著之钞本也。无意遇之,欣赏曷已。”跋后又有傅增湘题识曰:“丙辰八月影钞二卷毕,江安傅增湘谨志”。然查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未有著录。

铃印有“杨氏梦羽”、“华阴世家”、“又玄子”、“五川居士”、“礼部员外郎吴郡杨仪校”,又有汪士钟“曾藏汪闾源家”,潘介祉“潘菽坡图书印”、“潘氏桐西书屋印”,莫棠“独山莫氏收藏经籍记”、“莫氏秘籍”、“莫棠楚生父印”等。

明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

《陶渊明集》八卷,晋陶潜撰。附录一卷。明周显宗刻本。汪兆铭跋。半页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二册。前有周显宗重刊序。书藏上海图书馆。

陶渊明集流传甚广,由于版本文字之不同,致使历代注释家和研究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此本罕秘其传,附录一卷为靖节陶征士诔、陶渊明传、陶渊明集序、陶潜集序录、集私记、集后书、集总论。周序:“予既刻陶集成,客有过而问者,曰奚以刻?曰乐斯刻也。客曰陶乐耶?乐于陶耶?是独可陶,而不可李杜耶?乐必于陶,而舍陶则微乐耶?将取其辞耶、志耶、音声耶?放逸冲淡之致耶?高洁不屈之节、超然达观之见耶?抑感于时而怀抱偶与之同耶?今陶俱在也,果求之天下而皆乐者耶?然我非陶,陶奚以使我乐,陶非

我，我奚于彼而独乐耶？是故陶乐则乐，因乎陶也，乐于陶则乐寓乎陶也，因与寓相去远矣，子奚乐耶？予恍然谢曰，陶我两忘之矣。”由此序看，显宗当为“陶痴”也。周显宗，字子孝，濮州人，嘉靖己丑进士，除秀水知县，历官汉中知府，有《桃村山人自适稿》。

跋云：“癸未七月，龙渝生得此本于故都李需秋，考证知周显宗字子孝，号洞虚，山东濮州人，明嘉靖八年进士，官汉中知府，著有《桃村自适稿》。”见《千顷堂书目》。又《四库提要》集部别集类存目四亦载《周汉中集》四卷，谓前三卷为自适稿，后一卷为感寓录。此本虽不甚精，然罕见，邵、莫两家亦失之，则亦在可贵之列矣。

此陶集装帧为明代包背装，内里衬纸计四页，每册前后各一页，然内容各有重复。衬纸行款为半页十二行二十三字，四周双边。文字中有“箕”、“个”、“闻”、“吃”等异体字。察其内容，乃三国演义中太史慈与孙策交战之事。检毛宗冈本《三国志演义》核之，当为卷八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的上半部分。目前“三国”存世之最早版本为明嘉靖元年（1522年）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70年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流传。此残页之内容也即该本之第三卷“孙策大战太史慈”。今据残存之二页衬纸的字体、纸张、文字等进行鉴定，此种刻本应在明嘉靖刻本之前，或在明成化、弘治间。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载此刻之行款，当另一新版本也。

藏印有“张映初印”、“双照楼中夜读书”。

明万历刻本《重订骆丞集》

《重订骆丞集》六卷，唐骆宾王撰，明黄兰芳评注。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刻本。六册。半页九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下有刻工并字数，书眉上刻评。题“蒲阳黄兰芳订、男大任校”。前有万历三十年黄兰芳自序。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

馆。

骆宾王为初唐四杰之一，诗多悲愤，又善骈文，颇得时人之喜爱。宾王文集自宋至明，历代刊刻者不下二十种，近人万曼《唐集叙录》仅著录颜文选、虞九章及陈魁士注本。按明代注骆集者计十家，最早者当为王世贞注本《锲太仓王氏音释骆丞集》十卷（明书林詹圣谟刻本），后又有王衡等评释《唐骆先生集》八卷（明凌毓楠刻本朱墨套印本）、陈魁士注《新刊骆子集注》四卷（明万历七年刘大烈等刻本）、颜文选补注《骆丞集注》四卷（明万历四十三年颜氏刻本）、陈继儒注《类选注释骆丞全集》（明刻本）、梅之焕《梅太史评释骆宾王文钞神驹》四卷（明万历三十五年闽书林刘大易刻本）、虞九章等注释《唐骆先生文集》六卷（明万历十九年虞九章刻本）、施凤来评注《鼎铸施会元评注选辑唐骆宾王孤白》三卷（明万历余文杰自新斋刻本）、孙养魁注《新刊注释骆丞集》十卷（明徐州兵备副使林绍刻本）及此黄兰芳注本。

黄兰芳，湖北蒲阳人，自称虚白堂主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曾任知府，然《湖北通志》无其传。黄兰芳序云“今观诸刻，中有事本典浅，而或从深晦之；意本高旷，而或以俚掩之。义不相蒙，而时有牵合，疑本当阙，而偶以传伪，将使愆谬相沿，神理不畅，差足病武功矣。岁壬寅，余承乏上谷，度支之暇，因取□□□□为参订焉。信者存之，疑者□之，刺谬者驳之，其冗而无当者竟削之。诸先辈所为评鹭者，仍僭以管蠡，润色而补缀之。草既脱，因付之坊间，盖谬谓成诸家之美，而且毋失乎作者之心云尔。至其注之不必合，而评之不以当也，则俟之大雅君子，余愿执鞭矣”。

此集当刻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上谷任上，除此帙外，又知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也有入藏。

刻工有王溥、张明、朱天祥、徐节、徐茂、李珍、黄松、徐朝、梅宪、朱祥、郭智、王廷溥、钱登。

明铜活字印本《刘随州集》

《刘随州集》十卷，唐刘长卿撰。明铜活字印唐人诗集本。清王振声校并跋。半页九行十七字，细黑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二册。无序跋。

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登进士第，曾任长洲县尉，因事下狱，两遭贬谪，量移睦州司马，官终随州刺史，故其集称“刘随州集”。

是书卷一、二为五言古诗，计六十八首；卷三七言古诗，计二十九首；卷四至六为五言律诗，计一百九十八首；卷七、八为五言排律，计五十首；卷九为七言律诗，六十四首；卷十为五言绝句二十三首、六言诗五首、七言绝句三十六首。总计四百七十三首。

刘长卿集有十卷、十一卷、十二卷之分，十卷本最早有宋刻本，题“刘文房集”，然今仅存六卷。《四库全书》所收为十一卷本，较此本多文一卷。然以此铜活字本所收诗与明弘治十一年李纪刻十一卷本相核，刻本收诗四百九十二首，较活字本多出十九首。又二本编次不同，如活字本卷一第一首为《湘中纪行五首》而刻本却入卷四，作《湘中纪行十首》，活字本佚去《湘妃庙》、《斑竹岩》、《洞山阳》、《云母溪》、《赤沙湖》五首。

明铜活字印唐人诗集，传世极为罕见，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征求意见稿，国内仅存《陈子昂集》、《孟浩然集》等七种。原北平图书馆藏多种唐人诗集之铜活字印本，今皆存台湾，见《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者，即已达二十七种之多，此《刘随州集》亦在其中。万曼《唐集叙录》载是集云：“再有一个明活字本，止诗十卷，不载其文。”又云“江安傅氏曾用以和临洮本勘过，并云颇有异文可取，第属分体编次，已非宋时旧第。馆臣认为编次丛脞，古近淆乱，不知此正唐集原来面目也。”

王振声跋云：“《刘随州集》，明刻有十一卷又外集一卷者，最为

赅备，然编次清整则不及是刻，独惜其一作字尽行刊去，因以十一卷出校，录于上下方，以资参考。旧有丹笔录钟、谭评，不知出自谁手，而前后有乐安、孙氏潜、潜夫诸印记。潜夫，吾邑国初时人，喜校书，有冯已苍、陆敕先诸先生风，藏书家往往有其遗墨，不独汇校《水经》见称赵氏一清，传播艺林也。此评疑即潜夫所录，然其时蒙叟方掎击钟、谭，潜夫独不之信，何耶？抑余尤有感焉。尝见潜夫假校寒山赵氏宋刻残本《论衡》有云，时海寇至京口犯金陵，迁徙纷纷，余独挥毫不辍，其勤如此。而全谢山题汇校《水经》，莫能识其里居，一分孤寒，毕生研讨，不附青云之士多至姓名湮没，是则可为浩叹者已。咸丰己未天中节，文村老民王振声书于守一处和之室。”又卷五末有“咸丰戊午季夏挥汗校，文村居士记”；卷十末“咸丰己未天中节校毕”。王振声，常熟人，字宝之，道光举人，精音韵之学，晚好桐城书，渐入宋儒，有《归文考异》、《文村诗古文稿》。王振声疑是书朱笔为孙潜所为。孙潜，字卧园，一字节生，又曰知节君，常熟人，喜藏书，校书甚多。笔者尝取潜校书数种为之相核，字体绝不相同，可证是集非潜所校。

钤印有“孙潜之印”、“乐安”、“潜夫”、“曾在沈芳圃家”、“曾在海隅沈氏希任斋”、“希任斋秘籍”、“铁如意斋”、“诗外谚藏书”、“非昔居士”。

明正德刻本《杜工部七言律诗》

《杜工部七言律诗》二卷，唐杜甫撰，元虞集注。明正德三年（1508年）罗汝声刻本。半页十一行二十一字，白口，双鱼尾，四周单边，下有刻工。四册。前有正德三年新安郑庄序，末有永嘉黄淮后序。

郑序云：“邵庵虞先生法朱子诗传而注释之，仅一百五十篇，皆律诗也，不啻不泛，深得其旨，惜乎未及其多也。四方学者如景星庆

云，皆欲争先而快睹，虽已梓行，而售者极少。罗君汝声尝以孝友尚义名于乡，其于子美素所羡慕，特发其囊篋所蓄，命工绣梓，盖将以广其传，暴白其心于后，使学者不惟欲其有所自得，而且欲效其为人，不以颠沛流离而忘乎世，其嘉惠之心不亦至耶？呜呼！圣门之才多矣，惟商赐可与论诗；杜诗之注多矣，惟邵庵之注独得其妙。由此观之，则子美之诗非邵庵固不足以明，邵庵之注传之不广，又何以知其学之博而识之深者耶？是知邵庵之注固有功于杜，而汝声之梓行又有功于邵矣。愚也识浅才肤，固不敢妄以序，而于汝声之好事则不以泯，故僭以识其岁月焉。正德三年戊辰七月吉旦，新安郑庄书。”检《新安志》不载罗汝声其人。

杜集元代有虞集、赵汭注本，而通行者以虞、赵二注本为多，如《杜律二注》、《杜律五七言》、《赵虞选注杜工部五七言近体合刻》等。虞注杜工部七言律诗二卷本，明代所刻有朱熊刻本、邓秀夫刻本、冯惟讷删刻本等数种。此罗汝声刻本传世或仅此一帙，周采泉《杜集书录》虽有著录，然误作北京图书馆藏，查是书《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并未著录。是书注者虞集，乃后人之托名，《四库总目提要》及《菽园杂记》皆有述及。

刻工为黄琼、仇人、黄鬻、黄龙、黄旻、黄文迪、中、通、青、虎、良、顺、林、学、正、向、永、玉、海。据序和刻工，此本当刻在新安。

明万历坊刻本《新刻翰林考正京本杜诗评选》

《新刻翰林考正京本杜诗评选》四卷，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书林熊氏宗文书屋刻本。半页十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下刻“宗文书屋”四字。题“工部少陵杜甫集著 陵邑朗峰何焯精选 吉水云溪李承重批释 翰林九我李廷机考正”。后有牌记“万历辛卯年孟冬月书林熊氏绣梓”。

何焯，字文明，号朗峰，南陵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行人，选

兵科给事中，屡升户科给事中，以忧归，复除，卒于官。

此书计四卷，卷一为五言排律；卷二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卷三为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古风；卷四为七言古风、行类、歌类。杜诗风格多样，语言精炼，书中所选多为脍炙人口、广为传诵之诗。

杜诗自宋代即有刘辰翁为之选辑，有《刘须溪杜诗》七卷；元代虞集又有《杜律注》二卷、《杜工部七言律诗注》二卷；赵沅有《杜工部五言律诗注》二卷。到明清二代评选之本则有数十种之多。万历年间书林郑云竹曾刻有虞集注杜诗。题《翰林考正杜律七言虞注大成》二卷；又刻有赵沅注本，题《翰林考正杜律五言赵注句解》三卷。此书名所谓“翰林考正”者李廷机，晋江人，字尔张，万历进士，累官礼部尚书，入参机务，卒谥文节。编有《汉唐宋名臣录》五卷，又纂有《大方纲鉴》三十九卷、《新镌翰林考正历朝故事统宗》十卷等多种。廷机闽人，故建阳坊间多托名廷机，如余象斗、熊氏诸书坊皆是。

是书检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台湾公藏善本书目》，皆不著录，当为世间罕见之本，亦可补杜诗版本之一种。此书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

清莫友芝批校本《元次山集》

《元次山集》十二卷，唐元结撰。清乾隆年间书屋刻本。四册。清莫友芝批校。藏上海图书馆。

元结曾参与抗击史思明叛军，立有战功，后任道州刺史。其为文多涉及时政，风格古朴；诗也注意反映社会现实及民众疾苦，诗曾受杜甫之推重。

莫友芝题识云：“《旧唐书》元次山传，此盖据新书钞，乃错落40余字，岂以意增减耶？今一一校正。同治初元闰月，邵亭瞿叟记”。

卷四末莫氏补钞“桔井”一首，诗云：“灵桔无根井有泉，世间如梦又千年。乡园不见重归鹤，姓字今为第几仙。风冷露坛入悄悄，地闲荒径草绵绵。如何蹶得苏君迹，白日霓旌拥上天”。并批“此诗见《全唐诗》，全与次山风格不似，当系误收，漫写附此，俟考”。

卷六末有“同治初元闰月戊申，皖城学使行馆毕此卷。邵亭记”。

卷八末有“闰月杪日己酉灯下毕此卷。邵亭”。

卷十二末有“同治壬戌九月庚戌朔，独山莫友芝手校毕，于十二卷外搜得冰泉铭及再让容州表，与载本传之自释凡三首，使绳儿别纸写附卷尾，更留余纸以待续得云”。（此段又见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附录。）

全书莫氏手批甚多，如卷十二第一首“唐亭铭”，批有“此铭祁阳有石刻，题作庾。《全唐文》有庾铭，无亭铭，盖用石本。今依校”。

同治元年，友芝五十二岁，时已为曾国藩所揽，是书当在曾幕时所校，也可证莫氏在皖城时读书之勤。又尝见《古今长者录》一书，内钤友芝《同治初元独山莫友芝皖江军次收书印》，并记于此。

元结文集，宋元之刻，皆不见传世。今传之本，皆明人所辑。明代所刻十卷本，有正德十二年郭勋刻本（又有《四部丛刊》本）、嘉靖刻万历十一年镗补刻本、明刻本（以上三种皆题“唐元次山文集”），另有一种明刻本，题“唐漫叟文集”。十二卷本则有明刻本一种。

钤印有“莫友芝图书印”、“莫氏子偲”、“莫友芝字子偲之印”、“莫印彝孙”、“莫印绳孙”、“莫绳孙字仲武”，又有“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

宋刻本《王建诗集》

《王建诗集》十卷，唐王建撰。宋刻本。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板框高 17.2 厘米，宽 12.2 厘米。存目录

三至四、七至九页，卷一之六至九页，卷四之九至十四页，卷六至卷八，总计四十五页，初印精湛，余皆配以清抄本。避讳至“敦”字，当是南宋光宗朝所刻。

王建(约767—830年)，字仲初，颖川(今河南许昌)人。出身寒微，大历十年进士，晚年为陕州司马，又从军塞上。擅长古乐府，与张籍齐名，尤长宫词。马端临云：“宫词天下传播，仿此体者虽有数家，而建为之祖。”其以田家，蚕妇、织女、水夫等劳动人民为题材的诗篇，对当时政治的腐朽和人民生活的痛苦作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传世王建诗集有八卷本和十卷本之别。八卷本有明嘉靖间蒋孝辑刻的《广十二家唐诗》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刻《唐六名家集》本、(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有影汲古阁本)以及《四库全书》本。康熙间胡介祉谷园也刊有《王司马集》八卷。十卷本除宋本外，尚有清康熙四十一年洞庭席氏琴川书屋刻《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又有清光绪八年重刻本)。

《王建诗集》，宋本传世仅存三帙，一即此本，藏上海图书馆；一藏诸北京图书馆，亦有缺卷，其卷二至三、六至十配以清抄本。又一部据云“存前五卷，后半毛氏汲古阁影宋抄补，原为浙人孙凤钧藏书，今不知飘坠何所”。(《中国版刻图录》)。

席刻《唐诗百名家全集》本，“皆系宋人原本，一一校讎而付之梓”。(叶燮《百家唐诗》序)其卷次行款悉同宋本，但经互相比勘，席刻卷二、四、五、六、九内妄为增补不少。如卷二《柘枝词》、《鸡鸣曲》、《送衣曲》、《斜路行》等十首；卷四《早发汾南》、《酬庐秘书》、《题柏岩禅师影堂》等十四首；卷五《望行人》、《塞上二首》、《送严大夫赴桂州》等五首；卷六《上阳宫》、《李处士故居》、《赠贾岛》等四首；卷九《宫人斜》、《春词》、《野池》等三十六首，合计六十九首，系从别本补入。宋本中卷九《故行宫》、《酬从侄再诗本》、《别自栽小树》三首，则为席刻所佚。

席刻多有墨钉，而宋本则小有数处，可补席刻之缺。如卷一第

一首《凉州行》中“边头州县尽胡兵”、“洛阳家家学胡乐”，“胡”字在席刻中被墨钉隐去。

此宋本卷末有“俞子容家藏书 唐寅勘毕”二行。俞子容，名弁，明正德中吴县人。唐寅，明代著名画家，字伯虎，年廿九中乡试第一，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合称“明四家”，善书法，能诗文。此唐寅题识书法潇洒，下铃有“唐寅私印”、“南京解元”二印。谛视宋本，中有朱笔点句，墨色极旧，当寅二十岁（1498年）以后所阅。

目录后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刊行”牌记一行。陈解元者，南宋临安业书者也。陈氏刻书，以唐宋人诗文小集为最多，除《王建诗集》外，又有宋郑清之《安晚堂集》，李龙《梅花衲》、《剪绡集》，陈必复《山居存稿》、刘翼《心游摘稿》等书。近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述之甚详。

此宋本铃有“湘云馆”、“淞涯子”、“安素堂印”、“金志仁印”、“宋本”、“季振宜藏书”、“汪士钟曾读”诸印。前四印颇旧，似明人所铃。查诸增订本《室名别号索引》，“湘云馆”有清仁和孙云凤、释弘储、德清许之雯，似和此印无关。“安素堂”有明嘉兴葛嵩。嵩，字钟甫，弘治进士，由行人擢礼科给事中，孝宗时阅苏州军储，核贵戚所侵地归之民，因劾魏国公徐铺，又偕九卿请诛刘瑾，瑾斥为奸党，遂罢归。葛氏与俞子容、唐寅均为同时人，又为无锡人氏，此“安素堂”可能即为葛氏也。此本清初为季振宜所得，后归诸汪士钟艺芸书舍。

清莫友芝批点本《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

《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二十卷，清方世举考订。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德州卢氏雅雨堂刻本。四册。清莫友芝批点，王秉恩批校并跋、王文焘跋。书藏上海图书馆。

方世举，桐城人，字扶南，一字息翁，博学笃行，不求仕进，好为

诗，晚年注韩诗，酷嗜其体。此编年笺注，方氏以为“注而不笺，则非子夏三百篇小序之旨，又不得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之义”，但笺必须编年，“年不重编，诗终多晦”。因此“一一考诸史，证诸集，参之旁见侧出之书，以详其时，以笺其事，以辨诸家之说”。卢见曾序云“扶南老矣，将售是书以为买山计。余既归其贖，且付畷网”云。

此笺注为莫氏所批点。王秉恩跋云：“此独山莫邵亭先生手点本，哲弟芷升教授所赠者，诗与注均已加墨，前辈读书不苟如此。雪岑记。”

王文焘跋云：“此书原为独山莫氏藏籍，光绪初元芷升太姻丈夫子文焘启蒙师赠家大人者。钤有某府儒学印及‘郎岱厅学正钤记’。儒学印，府名漫灭，存划又不似遵义、思南等字（遵义为莫犹人教授所官，思南则芷升师由郎岱学正所升任者），未敢臆定。郎岱厅学正为芷师补官，藏籍中故多钤之。又有‘莫五’白文长印、‘子偲’赤文长印、‘茈泉莫友芝读本’赤文长印、‘莫友芝印’白文方印、‘则心第五’赤文四格方印，皆钤第一册卷首各页。又有‘双荐山樵’者，白文方印，‘莫友芝’双螭环侧白文方印，钤封面下方。又每卷目录首叶钤‘余事作诗人’白文方印。每册末钤‘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赤文方印，是皆邵亭太姻丈之私印也。自首迄尾，圈点整齐一式，间加眉评，又以它本校此，多诗二十余首，另纸录目冠端，足征读书之勤与宝爱此书矣。家大人游黔时，撰修本黔记略，芷师适掌教南城书院，亦预修官书役，故过从极密，赏奇析疑，时以图籍互假，读校赠答，此书其一也，大人志之册端，尝携自随。丁未、戊申间，大人自廉钦道改组，因羊城楚生姻丈适得黎二樵评昌黎集，持以见示，大人以另纸移录评语，存去集中，今春重易书衣，文焘恐浮签易迭，命工装治，置诸各卷目后。是书又与莫氏增一重缘矣。邵亭征君藏书，凡碑刻十载前已鬻于肆，去秋楚丈亦归道山，藏书千六百余种亦散出，闻黎评昌黎集则尚存在也。独山莫氏，原籍金陵，明季仕黔遂家焉。自犹人教授太夫人以朴学名西南，郑珍、黎庶昌

皆及门哲嗣。邵亭、芷升师、善征三太姻丈接踵健兴，名儒循吏，炳耀南天。曾文正爵相所撰犹人教授墓表，张廉卿裕钊撰邵亭征君墓志，详述靡遗，足千秋矣。楚生姻丈棠，为犹人教授之孙，善征大令祥芷哲嗣，邵亭征君友芝、芷升师庭芝之犹子，随官江南，宗仰世父书法，收藏步趋法则，因滞棘闱，乃筮仕粤东，历任韶州、琼州等府，储书富有，多名籍秘本。辛亥后归江南，卜居金阊，南中大吏多旧交，尝以榷税事任之，所得仍以购典籍书画古器物，去秋归道山，莫氏学派与长物尽散出归他人矣。征君南游后，所得书铃印与黔中异，此书所铃各印外，间罕有知者，故详识之。己巳二月清明，华阳王文焘识。”“按儒学印为安顺府，芷升师曾兼领之，故并铃之。立夏日又识。”

王秉恩，字雪澄，晚号茶龕，四川华阳人。同治十二年中举，随父宦黔，参军幕，叙功以知县用。张之洞督两广时，调入幕府，协创广雅书院、广雅书局，后历充署理潮州知府、廉钦兵备道、广东巡警道等职。辛亥革命后，寓居沪上，鬻所藏古器书画以食，精目录校勘，有《平黔纪略》等书。

文焘，秉恩子。据文焘跋，莫棠去世当在1928年，所云黎批《昌黎集》，不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征求意见稿著录。

清抄本《昌黎文式》

《昌黎文式》四卷，元程端礼撰。清抄本。四册，一函。半页十行二十字。前有至顺三年（1332年）程端礼序。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图书馆。

程端礼，字敬叔，年十五能记诵六经，晓析大义，从史蒙卿游，传朱熹明礼达用之旨。官衢州路教授。又有《畏斋集》、《读书分年日程》。

屈万里《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善本书志》作明抄

本，“并有明黄淳耀手跋，”黄跋云：“岁在丁酉，吾应试于京都，见友人家藏此书，心虽慕之，殊觉此书甚不易得。越三、四年，偶于书肆中遇此书，不惜多金，遂购之，但已参五色笔耳。盖元代程公端礼，其文学与先贤共辙，所以得入圣庙，与先贤并例。昌黎古文，用五色笔如此批点，遂使后学观此，自无虑其难解矣。陶庵黄淳耀谨识。”

黄淳耀，字蕴生，号陶庵，嘉定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南都亡，嘉定也破，偕弟渊耀缢于西城僧舍，门人私谥贞文。据清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六云：“弘光立，不谒选入。大兵围城，佐侯峒曾调兵食。城破，淳耀与渊耀入草庵。庵僧无等，淳耀方外交也，谓曰：君未受职，可以无死。淳耀曰：大明进士，与城存亡，份也。今托上人，死此清净足矣。索笔书曰：进士黄淳耀死于此。弘光元年七月四日自裁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行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没，此心而已。与渊耀分左右就缢，年四十一岁，暴尸七昼夜而无改色。”淳耀弱冠即有志圣贤之学，晚而充养和粹，造诣益深，诗古文卓然名家，有《山左笔谈》、《陶庵集》。是书非明抄本，楷书极精，清末抄手所为，明人抄书绝无是种字体。用纸皆被染色充旧，并有似虫蚀之洞，然非虫蚀，而乃人工针锥钻出。铃印有“黄勤勉堂”、“陶庵”、“淳耀珍藏”；又有“金氏家藏”、“熙堂”。黄氏三印似小木所刻，颇为拙劣。

《书志》云：“黄跋所称丁酉，乃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也”。又黄淳耀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卒于弘光元年（1645年），年四十一。万历二十五年，黄淳耀尚未出生，而后一丁酉，则为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其已逝去十二年矣。跋中所云“越三、四年”，即指黄淳耀崇祯十六年中进士后之三、四年，而此时淳耀又已弃世三年。书贾之信手胡编，颇有令人咋舌之感。

查《昌黎文式》，山东省图书馆藏有一帙，为二卷，著录为唐韩愈撰，宋真德秀辑，元程端礼批点。明弘治秦紘抄本，清张昭潜跋。十行二十一字，同上述抄本。十年前笔者曾去济南该馆阅书，未能

于是书摘录笔记，然疑此秦抄本或为估人觅抄手抄录之祖本，又拆二卷为四卷，抄竣后再施小技，以瞞世人，书估为了射利，真所谓无所不用其极矣。

清雍正抄本《皇甫持正集》

《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湜撰。清雍正蒋氏赐书楼抄本。半页九行十九字，左右双边，黑格，框外有“赐书楼钞”四字。无序跋。

皇甫湜，浙江淳安人，字持正，元和进士，仕至工部郎中，与李翱、张籍齐名。从韩愈学古文，文章奇崛，流于险奥。钱遵王尝云：“孙可之得文章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斯文自有真传。”

皇甫集版本存世最早之本为宋刻本，今存北京图书馆，《四部丛刊》曾据以影印。明代所刻仅存二种，一为正德十五年皇甫录世业堂刻本，传世亦罕；一即明末毛氏汲古阁刻《三唐人集》本，清代似无单刻本，仅有抄本流传。

《集》分卷一赋文、二论序、三制策、四书、五记、六杂著诗。杂著诗末二首为“题浯溪石”、“石佛谷”，为《四部丛刊》本及汲古阁本所无。汲古阁本毛晋跋云：“尝见浯溪诗一篇为元结而作，其辞云……。此诗乃评论唐人文章风格，殊无可采也。”然查《元次山集》，不见有此“浯溪诗”。皇甫集中无诗，诗见于世者，仅此抄本后所附之二首，抑或皇甫湜另有诗集，今已不传。

赐书楼为蒋杲藏书楼名。蒋为长洲人，字子遵，号篁亭，灿四世孙，何焯弟子。康熙五十二年进士。富藏书，历户部郎中，出知廉州府，年四十九卒。有《挹秀集》、《于京集》。此集即为蒋杲家抄本，字体工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征求意见稿著录此书有“蒋杲校”，然检之全书，不见校字。是否别有所据，不得而知。

是书末粘有小笺，云“钞本皇甫持正集，行款与毛本合，中间点

划间存古体，亦与毛本合，惟卷末多诗二首，每卷前添一子目耳，疑即从毛本抄出。汲古刊本风行寓内，而钞手又是乾隆间人笔墨，不解何谓。子清仁兄启事。文田启。”子清者，即朱澄，仁和人，字子清，学勤之子，好聚书，有《结一庐书目》，光绪庚寅病歿。文田，当为李文田，广东顺德人，字仲约，号芍农，咸丰进士。

铃印有“西圃蒋氏手校钞本”、“集斋”、“结一庐藏书印”、“仁和朱复庐校藏书籍”、“徐乃昌读”。

清初影宋抄本《张司业诗集》

《张司业诗集》三卷，唐张籍撰。清初影宋抄本。清刘位坦跋。一册。半页十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前有张洎序。

张籍，字文昌，原籍吴郡，少时侨寓和州乌江，贞元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世称张司业。籍为诗长于乐府，多警句。白居易尝读其集，赋曰“张公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王荆公也有诗句云：“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妙入神。”

张洎序尝云：“自皇朝多故，荐经离乱，公之遗集，十不存一。予自丙午岁迄至乙丑岁，相次缉[辑]缀，仅得四百余篇，藏诸篋笥，余则更俟博访，以广其遗阙云耳。”此集上卷收五言律诗一百十五首、五言绝句十八首、五言排律九首；中卷收七言绝句九十四首、七言律诗七十五首；下卷收古诗八十五首。共计三百九十六首。

司业诗集有八卷、七卷、六卷、五卷、三卷之分。七卷本仅见《新唐书·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五卷本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流传较多的则为八卷本和三卷本。八卷本所收诗词、乐府等共四百四十五首，多出此本四十余首。清黄丕烈尝跋旧抄本八卷本云：“三卷中诗，此皆有之，而诸体中间有多于彼者，此所以为胜也。”清陆貽典云：“宋刻张司业集有二，一本八卷，一本上中下三

卷，而要以八卷为胜，百家唐诗中所刻一卷仅三卷中之下卷耳，其为可笑如此。”

据万曼《唐集叙录》，清顾氏试饮堂曾藏一宋刻三卷本。以此影宋抄三卷本校《四部丛刊》八卷本，可正八卷本之误字多处，如五言今体“送边使”，八卷本作“送远使”；七言律诗“送从弟彤东归”，八卷本误“彤”为“删”；“赠赵将军”一首，误“军”为“事”；七言今体“送辛少府任乐安”，误“乐安”为“安县”等。今宋刻三卷、八卷本均已佚去，仅有清初影宋抄本流传，亦续宋刻一线之延。

刘位坦跋云：“司业集按四库书目云，传世凡三本，一为张洎编，一为汤中编，一为明张尚儒编。张尚儒本凡诗四百四十九首。张本、汤本，河间纪文达公皆未及见，而约略计之，曰张本凡八卷，与汤本、张尚儒本不甚相远。此盖据崇文总目称为七卷，今作八卷也，岂知此张洎本实止三卷，凡诗三百九十六首乎。是本为汲古阁毛氏所藏，又为司业最初编葺，世无刻本，宜珍重传袭之。大清道光甲辰年正月初八日，大兴刘位坦识。”刘位坦，字宽夫，大兴人，藏书极富。

钤印有“毛晋私印”、“子晋”、“海虞毛晋子晋图书记”；“长白毓本务旃父读书印”；“朱学勤修伯甫”、“修伯珍藏图籍”、“修伯过读”、“修伯秘藏”、“结一庐藏书印”。书今藏上海图书馆。

明抄本《薛许昌诗集》

《薛许昌诗集》十卷，唐薛能撰。明抄本。半页九行二十字，蓝格。卷一第一页题“许昌军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薛”。前有张泳序、陆荣望跋。

薛能，汾州人，字大拙，会昌进士，咸通中以监部摄嘉州刺史，累迁至工部尚书，为政严察，绝私谒，癖于诗，政暇日赋一章。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于能叙述颇详。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是书最早有宋刻本，今已不传，清丁丙藏一抄本，《善本书室藏书志》云：“有集十卷，宋咸平癸卯刻于三川，凡四百四十八篇，枢密直学士尚书刑部侍郎知益州张泳序。”“此本凡二百三十篇，绍兴元年山阴陆荣望选录也，有后跋，毛氏汲古阁曾刻之。”毛氏所刻即为《唐人八家诗》本，毛扆曾据宋本校过。

此明抄本卷一、二、三、七为五言，卷四至六，八至十皆为七言。细审此本，无论字体、墨色、用纸，均早于汲古阁本，二本相校，卷数虽同，然编次改易，如汲本卷十《春日北归舟中有怀》、《初发嘉州寓题》则见此本卷八。又篇名也有不同，如《赠欢八娘岁善吹笙》，汲本作《赠欢娘》；《宿仙游寺望月生峰》，汲本易“仙”为“山”；《送禅僧》则改“僧”为“师”。汲本中《升平词十首》（末一首）、《惜春》、《天际识归舟》、《寄河南郑郎中》、《送人自苏州之长沙县官》、《黄河》、《西县作》数首为明抄本所无，而明抄本《斜道中作》等则不见汲本。又此本凡讹字皆用白粉抹去，个别处也有漏补，如卷四《春日重游平湖》中“离人忽有重来日”一句，佚去“离”字。然二本互校，各有佳处，如卷三《戏题》一首，末句“思家不是梦，北会胜高堂”，汲本“家”改“惟”字，“北”易“此”字。

铃印有“皇清官舍”、“顾肇声读书记”、“读有用书斋”、“百耐眼福”。

明初刻本《贾浪仙长江集》

《贾浪仙长江集》七卷，唐贾岛撰。明初奉新县刻本。沈曾植跋。半页十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无序跋。卷末有“奉新县刊”四字。藏上海图书馆。

贾岛，字浪仙，初为僧，名无本，范阳人，后去而举进士，累举不第，生诽谤，谪长江主簿，时称贾长江。会昌初，以普州司仓参军迁

司户，未受命卒。岛每岁除夕，检一年所作诗，祭以酒脯，曰劳吾精神，以是和之耳。“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即其名句。

是书最早有宋刻本，为十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有《贾长江集》十卷，云“今遂宁刻本首载大中墨制云……。”清毛扆曾据宋本手校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唐人八家诗》本。据清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贾集宋刻七卷本曾藏扬州阮元家，半页十行十八字，为书棚本。今宋刻十卷本已佚。

明代所刻有七卷、十卷之分，七卷本以此奉新县刻本为最早。卷一为五古、二、三为五律、四为五排律、五为七律、六为五绝、七为七绝。此刻今存四帙，余三帙藏南京图书馆、吴县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十卷本则有明嘉靖二十九年蒋孝刻《中唐十二家诗》本及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唐人八家诗》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为十卷本，收诗三百七十九首。

是刻字体古朴，纸墨颇旧，为明初所刻，然篇中讹误甚多。奉新，明清皆属江西南昌府。傅增湘曾于常熟丁秉衡处见过此刻，为丁丙八千卷楼旧藏。傅增湘跋云为洪武、永乐间所刻，然跋不见《藏园群书题记》。丁氏藏本今在台湾中央图书馆，著录为明初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载有是书，却著录为明嘉靖刻本，一人一书之鉴定，竟大相径庭，或其先后鉴别不同耳。

沈曾植跋云：“长江集通行十卷，此独七卷，自非唐本之旧，然以明仿宋本相校，异同伙多，而此本与彼所注一作△字，合者十得八九，然则此为长江集别本，宋世固两刻并行也。此天一阁书，得诸沪上。宣统十年正月，寐叟检书记。”

铃印有“曾植”、“海日楼”；“寿祺”、“寿祺经眼”。

明天启刻本《唐刘蛻集》

《唐刘蛻集》六卷，唐刘蛻撰。明天启四年（1624年）吴骞问青

堂刻本。一册。半页七行十六字，四周双边，白口，无鱼尾。

刘蛻，长沙人，字复愚，号文泉子。时长沙岁解举人，多不成名，蛻始及第，号破无荒。其为文奇诡岸杰，自成一家，官至右拾遗，论令狐滈恃权纳货之罪，谪华阴令。有《文泉子集》。

此本前有吴骞“刻唐刘蛻集纪事”，述及得刘集之经过和刻印之事甚详，“读唐代文尝癖刘蛻，恨全书未获睹，壬戌岁，业制举于醉李，偶向缙庐披幡朽简，忽一册首尾蠹蚀，文益漫漶不可句，以意强会，仅辨‘山书’、‘文冢’两篇，反复检认，褰幅隐隐，是桑悦印记，奇士鉴藏，喜愕生信。是夕，灯下摩挲眼力，十字九想，若陟华巅，愈艰愈快。吾友杨收之，同好者也，时住石耳，手录一轴遥报之，二人书沈篋底，所遘名贤，辄谋原集雠正，卒无传本。甲子同在婆髻诗巢，慨然兴怀，愚是复遭沦没，乃萃凡唐编辑迄夫稗纪，补入脱遗，考索同异，次第后先，成六卷，留刘蛻所著精神，换桑悦所传面目，以布艺林。……”然此本佚去熊文举“题唐刘蛻集”，曾见上海图书馆藏此本三部，其中一部尚存熊序。

末有“明吴骞梓于问青堂，时天启甲子”。按吴骞，字众香，江宁人。具孝友至性，而酷耽奇书。《金陵诗征》云：“骞居城南委巷，举文社于天界寺，集者近百人。……刻刘蛻、孙樵，皇甫湜文行世。”又《梨洲思旧集》有“黄宗羲别众香诗”，云“一榻藏书君寂寞，半年旅邸我糊涂”。又按蛻集原书全本十卷，修四库全书时，为汪如藻所进。据纪昀所记，原有四卷之本，乃于英华文粹中钞合而成，初拟写入四库，后得汪本，乃易之。而今十卷之本不可得见，此吴骞问青堂本为校雠精审者，也流传不多。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曾借得原书影印入《四部丛刊》，今所知仅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台湾中央图书馆入藏。此书又有明崇祯十六年黄焯然刻本，藏四川省图书馆等馆。

钤印有“岛田翰读书记”、“岛田翰字彦桢精力所聚”、“内藤虎印”、“耕读斋之家藏”四印。岛田翰和内藤虎均为日本近代著名学

者、藏书家，收藏中国古书字画碑帖甚多。此书亦为自中国带回日本者，现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

宋刻本《杜荀鹤文集》

《杜荀鹤文集》三卷，唐杜荀鹤撰。宋刻本。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皮纸印。字体古朴，遇宋讳皆不避。全书分装四册，第一册为目录。前有顾云序：“日口《唐风集》，视其人，齿尚壮，才力未尽，讴吟方兴方酣。”则《唐风集》乃其原名。

今此本仅卷端下题“唐风集”，与毛氏汲古阁《唐人四集》、贵池刘氏《贵池先哲遗书》本径题《唐风集》不同，分卷编次亦异。清康熙间洞庭席氏琴川书屋刻《唐诗百名家全集》收有《杜荀鹤文集》，分卷编次则悉据宋本。

《唐风集》世多以毛氏汲古阁刻本为最佳，四库所据亦毛刻。以宋本与毛本、席本相较，宋本中“和吴太守罢郡山村偶题二首”、“送人遇乱归湘中”二首，毛本未收。席本和毛本中“闽中秋思”、“伤峡石县病叟”、“赠友人罢举赴辟命”三首则宋本所缺。在某些地方，宋本可正毛本、席本之误讹。试举三例：《秋宿临江驿》一首“听猿鞭马过长安”句，毛本、席本“长安”作“长关”。《春日旅寓》中“江上有家归未得”句，席本“有家”作“有归”。《秋江雨夜逢诗友》之“夜来江上秋无月”句，席本“无”字为墨钉。

宋本唐人小集，传世最少。宋蜀刻本唐人集传世有十一行、十二行本之分。十一行本仅存骆宾王、李太白、王摩诘三集，约刻于南北宋之际。十二行本有孟浩然、李长吉、郑守愚、欧阳行周、皇甫持正、许用晦等集，总计现存十二行本之全本及残本共有十八种，约刻于南宋中叶。此本亦为十二行本系统，即毛扆、朱学勤所称之北宋刻本。按杜荀鹤集及王无功、张说之集，过去仅见前人著录，流传

罕见,以至许多版本目录专家叹为“不传”。此集之发现,实可补宋刻蜀本唐人集之缺。

此本卷三末有“泰兴季振宜沧苇氏珍藏”题款一行。曾经藏毛晋汲古阁、黄翼圣莲蕊楼、清初季振宜、王闻远孝慈堂、汪宪振绮堂,同治年间流入朱学勤结一庐。今藏上海图书馆。

明末抄本《张𨾏诗集》

《张𨾏诗集》一卷,唐张𨾏撰。明末抄本。清叶奕跋。半页十行十八字,无格。一册。无序跋。今藏上海图书馆。

张𨾏,前蜀清河人,字象文,唐乾宁二年进士,调栎阳尉,迁犀浦令。仕蜀王建为膳部员外郎,后为金堂令。𨾏生而秀颖,幼能为诗,登单于台,有“白日地中出,黄河天上来”句,由是知名。咸通时与张乔、许棠、喻坦之、剧燕、任涛、吴宰、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称十哲。

是书传世不多,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清黄丕烈尝见有宋刻十行十八字本,当为唐人小集之书棚本,黄氏并藏一旧抄本。此本或据宋本所抄。𨾏诗曾收入《唐百家诗》、《唐诗百名家集》以及《唐人五十家小集》中,清代似未有单刻之本。此本收诗八十一首,与《唐百家诗》本同。

此抄本乃叶奕舅氏所抄。叶奕跋云:“崇祯四年辛未十月,舅氏伯仁从柳大中钞本为余印写,校时改正十字。十三日夜,叶奕记于南坛之书室。”奕,字林宗,名与树廉相上下,居洞庭山中,性好学,于书搜访甚力,每见秘本,必假归躬自缮写,篝灯命笔,夜分不辍。《读书敏求记》载其得一秘册,即与钱遵王互相传录,虽昏夜,必扣门,两家童子辄闻声知之。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张象文诗集》三卷,为清抄本,收诗或多于此本。

铃印有“林宗”、“义门小史”、“白洪屠钟”、“官羲文章”、“树莲居士”、“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

明柳金手抄本《禅月集》

《禅月集》二十五卷，唐释贯休撰。明柳金手抄本。半页十行二十字，黑格，左右双边，书口刻有“丛书堂”三字。二册。题“浙江东道婺州兰溪县和安寺西岳赐紫蜀国禅月太师贯休述”。前有吴融序、县域后序及周伯奋跋。今藏上海图书馆。

贯休，字德隐，一字德远，姓姜氏，兰溪人。幼而颖悟，七岁出家，苦节峻行。据载其十岁发心念经，每于精修之暇，更相倡和。渐至十五六岁，诗名益著，远近皆闻。其诗以悲愤苍凉之思写清新俊逸之辞。二十岁受具足戒，善画罗汉，工篆体草书，为吴越王钱镠所重。后入蜀，王建礼遇之，号为禅月大师，亦称得得和尚。

是集卷一为乐府古题杂言三十首；卷二至六为古风杂言，计一百三十二首，古意九首、行路难四首；卷七至十八为五言律诗，计三百六十一首；卷十九至二十五为七言律诗，一百二十五首，七言绝句五十一首。共计七百十二首。

贯休之集宋代有嘉熙四年释可灿婺州刻本，其行款为十三行二十字，今宋本已佚，北京图书馆有明末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上海图书馆又有清初影宋抄本。此柳金手抄本后序末有“时嘉熙四年五月十五日婺州兰溪县兜率禅寺住持赐紫禅悟大师可灿重刊”二行，可证为金据宋本传抄。

柳金，字大中，号安愚，又号味茶居士，生当武宗之世，隐居不仕，吴之隐君子也。尝以宋槧手抄改正《水经》错简，考核甚精，又尝摹写唐人诗数十种。是书末有大中题识：“时正德九年六月十三日吴中布衣柳金大中录毕于桐泾别墅之简静斋中，复值病起，聊以诗纪岁月云：‘病愈入城懒，斯文败笔书，山林图自在，风雨欲何如。白

满秧田水，青翻柳浪鱼，不知尘不到，岑寂是安居。”大中抄本传世不多，检《百宋楼藏书志》“乐府古题要解”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录异记”，俱有大中题识并诗。

此书用纸书口刻“丛书堂”三字，按“丛书堂”为明吴宽堂名。吴宽，长洲人，号匏庵，字原博，卒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则大中所用“丛书堂”纸当非宽家所制。

贯休集明代仅有毛氏汲古阁刻《唐三高僧诗》本，清同光间又刻入《金华丛书》中。又清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画记》著录旧抄本一帙，云：“末有正德九年吴中布衣柳金大中手抄题识并诗一首”，“此本乃柳金从可灿本影写”，“收藏有叶氏箴竹堂藏书朱文圆印”。疑柳氏当时手抄或有二本，然孙藏本今已不存。

铃印有清初钱谦益“箴后人谦益读书记”及近人于右任“右任”印。

旧抄本《广成集》

《广成集》十二卷，蜀杜光庭撰。旧抄本。二册。题“唐杜光庭撰”。半页十二行二十四字，无框格。清蒋因培、屠用明题识。近人录清黄丕烈跋。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杜光庭，字宾圣，一作圣宾，道号东瀛子。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一作长安（今属陕西）人。初喜读经史，工词章翰墨之学。懿宗设万言科，其进试不中，入天台山为道士。僖宗幸蜀，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应制。王建据蜀，事王建父子，官谏议大夫赐号广成先生，传真天师，进户部侍郎，后归老青城山白云溪。据记载，其游成都，喜青城山白云溪气象磅礴，遂结茅居之，溪盖薛昌真人飞泉之地。一日，忽谓门人曰：“吾昨梦朝上帝，以吾作岷峨主司，恐不久于世。”后唐庄宗长兴四年，年八十四岁，一旦披法衣，作礼辞天，升堂趺坐而化，颜色温粹，宛若其生，异香满室，久之乃散。

是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云：“宋史艺文志载光庭广成集一百卷，又壶中集三卷。《通志·艺文略》载光庭集三十卷，今此本十二卷，仅表及斋醮文二体”。《十国春秋》所载“序毛仙翁略文”及“庐州刘真人碑记”等五篇“皆不载集中，盖残阙之余，已非完本也”。《总目》又云光庭“骈偶之文，词颇瞻丽，而多涉其教中荒诞之说，不能悉轨于正，独五季文字阙略，集中所存，足与正史互证者尚多，故具录之，以为稽考同异之助焉。”

是集又有十七卷本，藏上海图书馆，为清彭氏知圣道斋抄本，有彭元瑞跋；南京图书馆所藏也为清抄本，有丁丙跋。盖十七卷者，乃出自《道藏》者。北京图书馆有明抄本，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清雍正间抄本。

黄丕烈跋云“此书向藏五砚楼，校近抄本多莫庭又周天醮词一篇，请不赴山陵表一章。余家旧有曝书亭藏钞本，校之正讹五十余字，善本也。汲古阁毛氏所藏，毋忽视之。乙亥秋七月，堯夫”。又有“此苕川韩求仲太史藏本，录计百有六十六帧。丁卯十二月廿又四日于嘉禾，屠用明氏借观。”“道光甲午七月下瀚，辛峰老人蒋因培向芙川仁兄假借三复，以识岁月。”

按，黄丕烈跋为后人所摹。跋后“堯夫”小印伪。近人王大隆先生辑《堯圃藏书题识续录》收有此跋，然未注明出处，仅以墨钉处之。

此本金镶玉装帧。“玄”、“弘”字不避讳。

铃印有“小琅环福地秘籍”、“曾藏张蓉镜家”、“显月斋主人”、“鹤斋”、“菩萨心肠英雄岁月神仙眷属名人文章”，又铃有“汲古阁收藏”伪印。

清康熙抄本《徐公文集》

《徐公文集》三十卷，宋徐铉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翁

杖手抄本。四册。清翁杖跋。半页十行二十一字，无框格。题“东海徐铉”。前有天禧元年胡克顺进徐骑省文集表及批答，又有淳化四年陈彭年序。

徐铉，字鼎臣，广陵人，杨溥时为校书郎，直宣徽北院，掌文翰。李升时知制诰，璟、煜时迁翰林学士，归宋，直学士院，加给事中，后为散骑常侍，故其集一名骑省集，或曰常侍集。集为其婿吴淑所编。铉精小学，校定《说文解字》为世所重。诗致清婉，为文才思敏捷，自成一派。

李昉撰徐氏墓志铭云：“所著文多遗落，今其存者编成三十卷”。《徐公文集》，清代黄丕烈时，即新钞本亦不可多得。今宋刻早已亡佚不存，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征求意见稿，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清影宋抄本。又徐乃昌有影刻宋明州本，似皆可延其一脉。

卷一文赋三首，诗三十首；卷二诗六十九首、歌一首；卷三至五为诗，计二百十八首；卷六至七为制诰，计五十五篇；卷八制诰三十六篇、祭告文二篇；卷九册文九篇、谥议一篇；卷十至十二为碑铭，计十三篇；卷十三记七篇；卷十四记三篇、颂一篇并序、赞四首、铭二篇、哀册文二篇；卷十五至十七墓志二十二篇；卷十八序八篇；卷十九序六、表四、书五；卷二十表四、书五、状二、文九；卷二一应制诗十九首、寄送诗四十九首；卷二二杂诗五十九首、文赋二首；卷二三序九首；卷二四序五首、连珠五首、赞四篇、铭三篇、论三篇；卷二五至二七碑铭十三篇；卷二八记十篇；卷二九至三十墓志，计十二篇。

此抄本凡遇帝讳，均作“今上御名”。又玄、敬、匡、征字皆缺末笔。再“武烈帝庙碑铭”中“告禎符于”下三百六十字、“筠州清江县重修三清观记”中“其守固者其事举道”下五十余字皆佚去。

翁杖字犹张，号洞庭山人，酷嗜藏书，其所抄书，字画均作端楷。其跋云：“徐骑省，南唐旧臣，入宋后于雍熙年间承诏校理许氏

说文者，此则其诗文集十四卷也，世少刻本，近兢相传写，余亦得抄之。余性好书，苦力不副，然苟可及之，则辄买一二，至于今无多也。有可抄者，或命子侄及孙，或自为之，亦仅得十六种。此帙又属手抄，始于去年而完于今者也。或曰子已年箭耳顺，犹兀兀事此，何为耶？余不觉自笑曰，初无所计及，不过犹然适其性之所好，以寄事隙之心思，以运老年之手腕而已。书成辄一喜，装好更可爱，将来归老家山，得时一展玩，或更精力可以读之，是在天假以还其性，便成过望之乐矣。至于传之子孙，有能爱而读之，以慰及吾心者，乃拂云兰至千里名驹也。有以为吾之手泽重而藏之者，亦可谓知礼守成之人。若或漫不知省，遗散出售，则自成不肖，吾何能责之？吾但为前贤流传，亦吾心性之一端也矣。康熙五十一年壬辰腊月望日。洞庭东山翁棫识于金阊凤凰桥康熙字典书局中，时年六十有一”。

铃印有“湖山遵祀乡守义里翁氏”、“天爵太湖公”、“棫”、“翁又张”，又有金元功“金元功藏书记”、“延庚外史”。

清知不足斋抄本《孙明复小集》

《孙明复小集》一卷，宋孙复撰。附录一卷，宋石介等撰。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清鲍廷博校并题识。一册。半页十行二十字，左右双边，黑格，书口下印有“知不足斋正本”。

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人，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十二篇，大约本于陆淳而增新意。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车驾幸太学，赐绯衣银鱼，召为迓英阁祇候说书，官至殿中丞。嘉祐二年卒，年六十六。《宋史·儒林传》有传。

此集收文十九篇、诗三首。《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及《文献通考》皆云十卷，然明代以来并无刊刻，诸家书目也未见著录。清乾隆间，为编《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宋元人集数十家，中有《明复小集》。《四库提要》谓出自泰安赵国麟家，盖从

《宋文鉴》、《宋文选》诸书抄撮而成。此抄本虽乾隆间所抄，仍不失为现存明复集最早之本。

鲍氏题识见于诗后及附录后。前者为“乾隆己丑十二月初五日校于绣溪寓庐”；附录后为“乾隆庚寅正月十二日，从徂徕先生集复校一过。贞复堂记”。己丑为三十四年（1769年）、庚寅为三十五年（1770年），鲍廷博四十至四十一岁时。

此本封面钤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鲍士恭家藏孙明复小集一部，计书一本”木记，又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又钤有“教经堂钱氏章”、“犀庵手校”。查《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及《浙江省第四次鲍士恭呈送书目》皆有是书，前者写明“孙明复小集一卷，附录一卷，知不足斋写本”。此外又有山东巡抚呈送本，然二本皆非四库底本。按四库所收乃为兵部侍郎纪昀的家藏本，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志》卷二十六著录，为清初抄本，今藏南京图书馆。

宋刻本《古灵先生文集》

《古灵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宋陈襄撰。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陈辉赣州刻本。半页十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下有刻工，上刻字数。框高20厘米，宽13.4厘米。前有宋绍兴五年李纲序，末有陈辉跋。今藏上海图书馆。

陈襄，字述古，福建侯官人，庆历二年进士，神宗时为侍御史，其言行皆以古人为法。莅官所至，务兴学校，学者称古灵先生。卒于元丰三年，年六十四。有《易义》、《中庸义》等。

是集乃其子绍夫所编，书分二十五卷，卷一为求贤手诏等；二古赋、律赋；三古诗；四至六为律诗；七八为书；九启；十启状；十一序记；十二内制；十三表奏；十四至十六为奏议；十七、十八为札子；十九详定礼文；二十文；二一议论策题；二二、二三为易讲议；二四

礼记讲议；二五墓志铭。收古律诗赋杂文凡三百六十余篇，以襄居侯官之古灵村，为其诗文集名。末有襄孙陈辉跋，云：“四世从祖密学公，平日所为文章不知其几，厥后哀缀为卷者，仅二十有五，目曰‘古灵先生文集’，以圣天子诏冠之，预有荣焉。里人大夫徐君世昌尝摹刻于家，而其间颇有舛讹，历岁渐久，且将漫漶，辉窃有意于校正，因仍未遑，每以为恨。嗚呼！来章贡，属数僚士参校亥豕，……并侵之木，庶几有以慰子孙瞻慕之心也。”

其诗文中最重要者，应推卷一“熙宁经筵论荐章稿”，此乃襄居经筵时，神宗访以人才，其荐举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轼、苏辙等三十三人。末卷中叶祖洽作行状、孙觉作墓志、陈瓘作祠祀，皆以襄兴学育才，勤于吏治诸事，不及荐贤一举。年谱为襄六世侄孙晔撰，参以三朝实录暨文集行状、墓志、家谱诸书而成。

陈襄文集，宋代所刻当有三本，一即陈辉跋中所云宋徐世昌刻本，今已佚去。二为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建阳刻本，乃清季吴騫拜经楼旧藏，《拜经楼藏书题跋》卷五著录，并云末有“使辽语录一卷，乃诸本所无者”。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有刻工。此刻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也各藏一部，然佚去“使辽语录”。三即此陈辉赣州刻本，传世仅此一部。襄集明清二代皆未有翻刻，仅有抄本流传。

书中讳字殷、完、桓、敬、征等皆缺末笔，敦、慎字不避。刻工有萧冈、黄彦、邓正、刘智、余中、叶松、弓友、肖昌、管十、弓整、叶文、蔡升、吴立、方志、龚整、方仲、祝允、方惠。查《宋元刻工表》，知黄彦、叶松、余中、方惠、吴立于绍兴中刻过明州本《文选》；余中、吴立、方惠又参与赣州刻本《文选》的刊刻，余中还于宝庆中广东漕司刻过《新刻校定集注杜诗》。

是本钤有“翰林院印”，并有“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孙仰曾进呈陈古灵集一部，计书拾本”木记。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古灵集乃为福建巡抚采进本，非孙仰曾本，此当为四库发

还之本。藏印又有明代“文渊阁印”及清代朱氏结一庐诸印。

宋刻本《宛陵先生文集》

《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宋梅尧臣撰。宋绍兴十年（1140年）宛陵郡守汪伯彦刻，嘉定十六年（1223年）至十七年（1224年）重修本。十册。存三十卷，为卷十三至十八、三十七至六十。半页十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书口下有刻工。末有绍兴十年汪伯彦后序。今藏上海图书馆。

梅尧臣，字圣俞，宣城人。以荫生为河南主簿，历镇安判官。仁宗召试，赐进士出身，累迁部官员外郎，预修《唐书》。尧臣工诗，在宋代影响颇大，诗以深远古淡为意，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陆游极为推重，自称“学宛陵先生体”，“读宛陵先生诗”。且云“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锻炼无遗力，渊源有自来，平生解牛手，余刃独恢恢”。刘克庄《后庄诗话》也称尧臣为宋诗之“开山祖师”。

《宛陵集》早期版本有十卷本、十五卷本、四十卷本，又外集十卷，今皆不传，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述之较详。此六十卷本，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宋刻仅此本存世。元刻梅集，据日人岛田翰云，其家旧有元翠岩精舍刻本，乃据宋本翻雕者，今翠岩精舍本不见于大陆、台湾地区及美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盖亦孤帙也。明刻仅二本，一为明正统四年袁旭刻本，一为明万历四年姜奇方刻本。

汪伯彦后序云：“余被命来守宛陵，视事之翌日，有客谓余曰，郡学请镂版印书，公留意否乎？乃问其目，曰梅圣俞诗集。曰遭兵火残编断简靡有全者，幸郡教官有善本。余乐闻而应之，……乃命学官董其事。镂版既成，请序于余，余岂敢辞”。据后序，可知此绍兴本以前已另有一六十卷本，由伯彦命人据郡教官藏善本而翻雕。

伯彦，祁门人，字廷俊，登进士，高宗时擢右仆射，专权自恣，不能有所经画，寻劾罢，帝后思之，拜检校少傅，保信军节度使，卒谥忠定。

此本傅增湘于1930年秋访书日本时，叹为“海内之奇书，传世之孤籍，惊喜赏叹，生平未见”之书。傅氏曾以宋刻影印本校之明刻，以为“文字异同，固不必言，而今本佚收之诗，乃至一百篇，其最著者，如东轩笔录所记之‘书窠’诗，乃赫然具在”。一九二八年，张元济访书东瀛，于日本著名收藏家内野皎亭家获见此帙，审为人间孤本，并摄影携归。十年后，考虑到“叠经兵燹，屡濒于险，恐复亡失，爰付印行”，入《四部丛刊》，于是宋刻孤本才得以化身千百，广布艺林。”

卷十五后有岛田翰跋，然不见于《四部丛刊》影印本。“□□之春，予并井竹添夫子命将校书于野庠，路迂回川越，而到于大宫□越。有新井政毅先生者，受业于渔村海保，翁好古通敏，家多藏古文旧书，中有元翠岩精舍复绍兴刻宛陵集，纸质净致，墨光焕发，凜然于行墨之间，真希世之宝也。予恳请欲必获之，而先生以其书出于先师旧收不许之。既而先生归于道山，其书不知归于何人之手，而残宋本偶为予所获。是书盖系宋嘉定槧本，在现存宛陵集中为最古，较诸秘府明刻本，可以订补今本之讹脱者极多，则其为宋时善本也亦可知也。呜呼！予向失元本而获残宋本，是岂为不获足宋本之讖哉？夏日晒书理所，手校者恍如隔世。追想往日，一则惨然以伤，一则怆然以自悲也。明治三十五年太岁壬寅九月二十四日，岛田翰识于留原荒久井井书屋，二十四岁”。卷十六末又有“是书先大夫及太夫人图章捺铃各卷者，盖记不忘其原也。癸卯二月，岛田翰识，二十五岁”。又卷五十一末有“明治庚子嘉平月，从古泽草堂获之，岛田洸。”

是书字体方正，皮纸印。刻工有金言、潘暉、昌彦、昌茂、金大受、金宣、金明、盛彦、唐彦、唐思恭、卫良、又良、侯琦、刘青、颜友亨、刘友端、唐彬、张才、刘中、陈革、德璋、胜、蔡、夏等人。其中昌彦

刻过明州本《文选》；金大受、盛彦刻有尤袤本《文选》。

铃印有日人“皎亭收藏”、“岛田翰读书记”、“岛田重礼”、“敬甫”、“香山常住”。

明祁氏淡生堂抄本《南阳集》

《南阳集》三十卷，宋韩维撰。附录一卷。明祁氏淡生堂抄本。十六册。半页十行十八字，蓝格，书口下印有“淡生堂抄本”。前有绍兴十年沈晦序。书藏上海图书馆。

韩维，字持国，开封雍邱人，以荫生入仕，英宗朝除知制诰，神宗即位，为翰林学士。元祐初拜门下侍郎，以太子少傅致仕，绍圣中坐元祐党籍，谪均州安置，元符初复官。尝封南阳郡公，故以名集。事迹具见《宋史》本传。

卷一至六为古诗；卷七至十二为律诗；卷十三、十四为绝句；卷十五内制；卷十六至十八外制；卷十九至二十一王邸记室；卷二十二至二十六奏议；卷二十七表章；卷二十八杂文；卷二十九碑志；卷三十书简。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是书，然作二十卷，并云：“卷首载鲜于绰所述行状，而晦跋其后”。今此本三十卷，第一册为序等，首缺第一至十二页，鲜于绰撰行状已佚去，沈序则存。第二册为目录。又《四库提要》所收为三十卷本，乃江苏巡抚采进本，鲜于绰撰行述与沈序并列卷末，与陈氏著录不同。《提要》云：“其集刊版久佚，藏书家转相缮录，讹脱颇多，第三十卷与附录一卷，尤颠舛参差，几不可读。盖沈晦作跋之时，已云文字舛驳，不可是正，今流传又四五百载，其愈谬也固宜矣。谨考定其可知者，其原缺字句，无可校补，则姑仍其旧焉”。可见四库本错讹甚多。此祁氏淡生堂抄本乃韩维集存世最早之本。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征求意见稿，著录此书二部，一即此本，另一为清抄本，有丁丙跋，藏南京图书

馆。

铃印有祁氏“淡生堂经籍记”、“旷翁手识”、“山阴祁氏藏书之章”、“子孙世珍”，又有清初“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朱学勤“仁和朱复庐校藏书籍”、“结一庐藏书印”，以及“徐乃昌读”。

元刻本《东坡先生往还尺牋》

《东坡先生往还尺牋》十卷，宋苏轼撰。元刻本。二册。半页十三行二十四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无序跋。书藏上海图书馆。

是书收东坡尺牋共三百五十八通，计卷一四十一通、卷二四十八通、卷三四十通、卷四三十六通、卷五四十通、卷六三十八通、卷七二十八通、卷八二十九通、卷九三十一通、卷十二十七通，涉及亲朋共三十七人。

苏轼诗清新豪健，艺术表现独具风格，故其集风行海内，四方人士喜读，各地刊刻亦多。元明以来，闽中坊肆镌雕，更是巧立名目，以期广销射利，此往还尺牋即为其一。坡札单刻本元代似仅见二种，一为《东坡先生翰墨尺牋》卷，为十六行二十八字密行细字本，然仅存二卷，为一至二，藏北京图书馆。另刻即此，亦类巾箱。明代则有《苏长公尺牋选》、《东坡尺牋》、《苏长公表启尺牋选》等多种。尝以清道光眉州三苏祠刻《东坡集》卷四十七至五十八所收坡札核之，计收二百八十三人，一千二百八十一通，较此元刻多出数倍。

此坊刻，检之各私家目录皆不著录。第三卷始题“新刊东坡先生往还尺牋”，卷四末有元人卢熊手录诗一首，署“至正十三年丁未昆山卢熊”。

铃印有“子孙永保其用”、“元和陆氏藏书”、“小怀鸥舫所藏金

石书籍印”、“振宜家藏”、“季寓庸珍藏书画印”、“长州王□□珍藏清玩书画印”。

明万历刻本《新刻陶顾二会元类编苏长公全集》

《新刻陶顾二会元类编苏长公全集》四十卷，宋苏轼撰，明陶望龄辑、顾起元补订。明万历刻本。十六册。半页九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无鱼尾。题“太史陶望龄周望甫类编、顾起元太初甫补订”。前有宋乾道九年（1169年）苏峤旧序，并“宋赠苏文忠公太师敕”。

坡公为文为诗，四海传诵，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闾巷田里，皆知其名。其全集自宋至明不下二十种，诗集、尺牍、选本等也有数十种之多。

是书计分元亨利贞四集，每集十卷。元集为年谱、本传、赋、记、序、书后、论、评史、评文选、书事、杂文、嘲、表。亨集为制策、策略、策别、策断、杂策、策问、南省说书、左传、谷梁、公羊、迓英殿进读、青词、词、传、颂、拟作、解、说、赞、铭、偈、箴、奏状、缴词头奏状、札子、御试札子、省试放榜札子。利集为书、启、尺牍、碑、祝文、疏文、祭文、志铭。贞集为外制、内制（赦文、诏敕、敕书、口宣、批答、表本、国书、青词、疏文、斋文、祝文、祭文、导引歌词）、春贴子词、端午贴子词、贺冬至词语、贺年节词语、集英殿宴教坊词语（又春宴、秋宴教坊词语）、紫宸殿正旦教坊词语、兴龙节宴教坊词语、志林上下、别集。

此为陶望龄辑、顾起元补订之本。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簣，万历十七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谥文简。顾起元字太初，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卒谥文庄。明代万历乃至明末，坊间于唐宋名家之集、史纲史评、传奇曲谱一类书籍，多喜请名士批点校订，或有冠以新科状元、进士之名，然其中也有托名者，以图

书籍广销并达射利之的。此虽题“全集”，但并未收入诗、跋。

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书，作四十卷首一卷。实则此首一卷者乃为年谱、本传，原书正文列作卷一。其书之末为“别集”，乃后人所辑坡公轶事，计三卷四百七十二条。尝见台湾广文书局印有近人沈宗文辑《东坡逸事》正续二编，凡三百七十一条，部分见于“别集”之中。

此书存全帙六部，分别藏山东省图书馆、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未入藏。

竹纸印，间有朱笔圈点，色较旧。

铃印有“司马中丞”，也甚旧。

明初刻本《山谷外集诗注》

《山谷外集诗注》十七卷，宋黄庭坚撰、史容注。明弘治九年（1496年）陈沛刻本。六册。清翁方纲批校并补录史季温跋。清翁同和题记。半页九行十九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题“青神史容注”。前有宋嘉定元年钱文子序。今藏上海图书馆。

此书有翁方纲校，卷十七末有“乾隆三十七年二月，看史注外集起，至十一月廿六日始看一遍讫，雪中记”。“乾隆四十年五月十四日重校一遍，至廿六日校讫，青棠书屋记”。“乾隆五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校一遍讫，铅山舟山记”。“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十日赣州使院玉楼前轩校一遍记。”可证方纲于此书用力颇勤。翁氏又有批注，卷一“赠元发弟”，批有“此似不应入诗，只似座右铭”。卷三“丙寅十四首效韦苏州”，批有“遽以此效韦五古，则何以别皎然乎”。于“只取人看好，何益百年身”，批“焉有读此而不警醒者”。卷九“发赣上寄余洪范”，批“己酉五月五日于赣州使院对郁孤台诵此诗。”卷十一“和答魏道辅寄怀十首”，批“此注愒写作愒，盖宋时书

手尚尔，然则陆凡叔编修所藏之藏经墨迹，据此愍字定为唐人写者，亦未有以见其必然也。乾隆壬辰十一月二十日记于燕誉居”。又第三册封面书有“己酉午日晨起校此册，是日赣郡科试生员榜出，文字视吉安郡为稍胜也。翠玉楼南轩记”。书后有翁氏朱笔补录史季温跋，色较淡，审视笔墨，当和乾隆四十年五月校笔相同，补录史跋必在其时无疑。

检方纲的《复初斋文集》卷三“刻黄诗全集序”，知其于乾隆四十七年曾校黄诗三集注，并刊入《聚珍版丛书》，后四年，又奉命视学江西，携其草稿于篋，此本后二次校批即在其时。翁方纲奉命提督江西学政在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四日；十一月到南昌任；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校《黄诗三集注》刻竣，九月则在江西任满。

是书又有翁同龢题记，云“光绪元年七月，从伯寅假此苏斋点本略翻一过。是日大热，伯寅退直，住东华门黄酒铺，与余居相望也。翁同龢挥汗题记”。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三著录此书，作“明刻本”，为一函四册，此六册，当重新装订之故。

钤印有“虞山钱纯孝修氏原名兴祖”、“钱孝修图书印”；“翁方纲印”、“秘阁校理”、“提督江西学政关防”；“翁引达”、“苏孙过眼”；“叶志诜”、“东卿过眼”、“补读未完书”；“伯寅藏书”。

明抄本《宛丘先生文集》

《宛丘先生文集》四十一卷，宋张耒撰。明抄本。清丁晏跋，佚名校。五册。半页九行十七字，无格。题“起居舍人张耒文潜”。无序跋。今藏上海图书馆。

张耒，字文潜，淮阴人，弱冠第进士，绍圣初知润州，坐党谪官。徽宗召为太常少卿，出知颖、汝二州，复坐党籍落职。耒有雄材，尤长骚词。海人作文，以理为主，诗效长庆体，晚年务平淡，而乐府得盛唐之髓。

宛丘集卷数颇为繁杂，参差甚大，题“宛丘先生文集”者即有四十一卷、四十二卷、四十三卷、七十六卷之分；题“张右史文集”者，又有六十卷、六十五卷、七十卷、八十二卷之别；此外又有题“柯山集”十卷、五十卷、一百卷者；“张文潜文集”十三卷者；“张龙阁集”三十卷者，竟达十数种之多。

此书四十一卷，卷一至四为赋，计三十二首；卷五至二十七为诗，计六百七十六首；卷二十八至四十为文类，计九十九篇；卷四十一为序、记、墓志铭十篇，启书六篇。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著录二本，一七十五卷，一七十卷又年谱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为鲍士恭家藏七十六卷本，所收诗文较此明抄本为多，以诗计之，古诗七百十八首、律诗六百二十六首、绝句六百八十四首、古乐府歌七十二首，合计为二千一百首。以文类计之，则为三百零五篇，多出二倍。然此四十一卷本甚少流传，《四库提要》也未提及。傅增湘曾得有一旧抄本为四十三卷，并以旧抄校之广雅书局聚珍本，以为诗文虽少于刻本，然佳处却不可枚举。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征求意见稿，四十一卷本仅著录二帙，除此本外，另帙为清初抄本，藏山西省文物局。

丁晏跋云：“宛丘集为吾乡文献，传世甚稀。往年购得张文潜集二册，有文无诗。己丑春，在京都琉璃厂书肆见抄本张右史集四函，苦索值昂不能购，怅然如有所失。归里后，六月中旬，有持汲古阁抄本《宛丘先生集》来售，亟买而藏之，此本乃阮唐山司寇故物也。考周紫芝书谯郡先生集后，在南宋之初已有四本，一本十卷、一本三十卷、一本七十卷、一本一百卷。《四库》曰《宛邱集》七十六卷。此本四十一卷，与诸本不合。然余所藏粉社诗文集，十余年来裒辑颇多，独宛邱诗文最鲜，得睹此本，喜可知矣。屠维赤奋若且月己卯邑后学丁晏志”。晏，字俭卿，一字柘堂，江苏山阳人。早岁治经，笃好郑学。道光初举人，咸丰中以在籍办团练功，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手校书籍甚多，有《颐志斋丛书》二十二种。跋中所云阮唐山即阮葵

生，字宝诚，号唐山，乾隆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

是书原为十册，经后人重装改订五册。原册封面左方有红色长框，题写书名、卷数，框下钤有“毛氏汲古阁藏”红字。

钤印有毛氏“汲古阁”、“子晋氏”、“毛凤苞印”、“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丁晏”、“颐志斋藏书记”、“山阳丁晏之章”、“四留堂”。

宋刻本《倚松老人文集》

《倚松老人文集》二卷，宋饶节撰。宋庆元五年（1199年）黄汝嘉刻宋补版印本。一册。袁克文题识、题诗并跋；李盛铎、傅增湘跋。半页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双鱼尾，有刻工。

饶节，字德操，抚州人。祝发为浮屠，更名如壁，挂锡灵隐，晚主襄阳之天宁寺，其有诗曰“间携经卷倚松立，试问客从何处来”，遂号倚松道人。陆游称其为当时诗僧第一。

是书题“倚松老人文集”，卷二末刻有“庆元己未校官黄汝嘉重刊”一行。按《宋史·艺文志》载《倚松集》十四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倚松集》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收为抄本，为二卷，末也有黄汝嘉重刊一行，“盖犹沿宋刻之旧。又今所传本，与谢迥、韩驹二集行款相同，卷首标目下俱别题江西诗派四字，与他诗集不同，或即宋人所编江西诗派集一百三十七卷内之三种，旧本残缺，后人拆出单行欤”？

此存二卷，一卷为第一页之后半页、十一至四十八页，皆为诗作，计存一百六十九首。查清刘喜海家抄本及清宣统二年姚埭沈氏仿宋刻本《倚松老人诗集》二卷，皆收七古七十首、七律二百十五首，共二百八十五首。此存者也即上二本卷二律诗上之末五首至下之全部。

刻工有余二、高□、黄鼎、吴元、吴震、余千、刘元、高才、余茂、江、廷、达、宗、升。其中吴元又刻有《本草衍义》、《宛陵先生文集》；刘元又刻有《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春秋经传集解》。是书黄汝嘉原刻仅存八页，后人补刻较原版略低，字体方正，刻印精朗，也宋刻之佳者。帝讳“慎”、“构”、“惇”字，皆缺末笔。

袁克文题识云：“后百宋一廛鉴藏，宋庆元刊本倚松老人文集第二卷，凡存三十九页。丙辰九月，寒云题于上海寓楼”。“乙卯七夕，归三琴趣斋。寒云记于上苑倦绣室。梅真侍观”。袁克文又有题诗并跋，“诗派江西几辈传，倚松遁世有残编，庆元佳刻成孤本，并世于湖两宋鏤。乙卯八月，寒云”。“暮春佳日，偕云姬游颐和园，出城时得句曰：‘近城村市两三家，桃李疏疏半着花，最是好春残未老，长条细叶向人斜’。诗成，适览此帙，即录于册端。丙辰三月十八夜，寒云”。“饶集从无刊本见于著录，四库所收亦影钞也。藏家所记钞本，每卷尾皆有‘庆元黄汝嘉重刊’一行，当即出于此本。此本传为西陂旧物，久非完帙，满洲景氏得自正文谭估，后归吴印臣，印臣知余有佞宋癖，举此见贻，可与《于湖居士集》并珍篋中，宋刊宋印宋人集，得双孤本矣。七夕，喜不成寐，起而书此。”

李盛铎跋云：“饶德操为江西诗派二十五人之一。宋志倚松集十四卷，今行世抄本止存二卷，末题黄汝嘉重刊者，皆从此本抄出也。《四库提要》谓与谢迥、韩驹二集传本行款相同，卷首标目俱题‘江西诗派’四字。余藏景宋本《竹友集》，板式与此本相似，行款则为十行十八字，而所见抄本《陵阳集》标题诗派者，行款确与此同。又明刻《具茨集》标目下亦题‘江西诗派’，卷末亦有‘庆元己未校官黄汝嘉重刊’一行，是皆江西诗派一百三十七卷之存于今者。而诗派宋本，则仅此书与潘文勤师藏《竹友集》同为海内孤本也，抱存其宝之。盛铎”。

傅增湘跋云：“倚松老人集，宋庆元刊本，今存者三十八页半，每页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原板纸只存八页，高六寸六分，阔四寸八

分，补板亦宋刊，第板匡略低四分耳。刊印皆精雅，古香郁然。忆壬子夏初，意园书方散出，余得见此，诧为奇秘，留斋中数日，为沈乙庵、张菊生及椒微师谐价货未成，旋为吴印臣以重值得之，乙庵刻饶集时曾假校焉。抱存兄佞宋成癖，既得意园所藏三经三集，皆为海内孤本，然犹皇皇四索，如饥渴之思食饮，尺书商榷，殆无虚日，因为作缘，以是集归之。余既喜意园之书散而复聚，而抱存通怀乐善，它日俾同志得以从容勘写，为古人续命，为尤足幸也。乙卯新秋，傅增湘谨识”。按此傅跋，不见《藏园群书题记》。

铃印有“公余清趣”、“愚庵”、“文林世家”、“友竹之章”，皆极旧。又有“景行维贤”、“完颜景贤精鉴”、“小如庵秘籍”、“晓沧藏书”、“谭锡庆学看宋板书籍印”以及袁克文“上第二子”、“惟庚寅吾以降”、“刘奴”、“孤本书室”、“人间孤本”、“三琴趣斋”、“寒云”、“克文”、“佞宋”、“后百宋一廛”、“寒云子子孙孙永保”、“与身俱存亡”、“寒云鉴赏之玺”、“寒云秘籍珍藏之印。”

清知不足斋抄本《刘给事文集》

《刘给事文集》五卷，宋刘安上撰。附录一卷。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四库底本）。清鲍廷博校并题识。一册。半页十行二十字，黑格，左右双边，双鱼尾，书口下刻有“知不足斋正本”六字。无序跋。

刘安上，字原礼，绍圣进士，累官侍御史，时蔡京擅政，安上有章直言其罪数十条，未报，又与中丞石公弼率同列廷劾之，后迁谏议大夫，知婺州，宣和初致仕。其诗格意在中晚唐间，颇见风致，文笔亦修洁自好，无粗犷拉杂之习。

是集卷一诗、五言、七言、弹事、奏议、札子；卷二外制；卷三表、启；卷四策问、记、墓铭、颂、铭偈、祝文、祭文；卷五经义。附录为行状，行状末有“按本传行状有诗五百篇，制诰杂文三十卷，中更兵毁。厘其存者为五卷”。焦竑《国史经籍志》载安上集也五卷，与此

本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盖兵毁之余，后人缀拾而成，非其原本矣。《宋史·艺文志》作四卷，则当由刊本舛讹，以五为四耳”。刘安上集传世皆为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征求意见稿著录最早者为清初抄本，藏上海图书馆。

鲍氏题识均在各卷之末。卷一末“乾隆己丑十二月朔，绣溪寓舍校”；卷二末“己丑十二月朔午后校于绣溪寓舍”；卷三末“己丑十二月初二日晨起校于绣溪寓舍”；卷四末“乾隆己丑十二月初二日巳刻校于绣溪寓舍”；卷五末“乾隆己丑十二月初二日校于绣溪寓舍，已刻毕”。又后有跋，“曩从刘考功公藏借抄二刘长史合集，元礼止得半部而已，康熙壬午福州林孝廉吉人抄此本见寄，乃得其全。竹垞老人识”。又有“乾隆己丑七月，传钱塘汪氏振绮堂本，二十六日完。知不足斋识。”按朱彝尊跋为抄手所录，鲍氏知不足斋识语也非亲笔。然于朱跋也可知自明以来，安上集流传甚少，即朱氏初得也仅其半，后乃得其全。

是书封面有木记，虽已模糊不清，然仍可知为乾隆三十八年浙江巡抚三宝送到鲍士恭家藏是书部册之记。钤印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海陵钱犀庵校藏书籍”、“重修东观帝王书”、“犀庵藏书”、“海陵钱氏小天目山馆图书”。

明正德刻本《宋东京留守宗忠简公文集》

《宋东京留守宗忠简公文集》五卷，宋宗泽撰。明正德六年（1511年）刻本。二册。半叶十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前有正德六年金华府知府赵鹤序。

宗泽，义乌人，字汝霖，元祐进士，有文武才，初仕州郡，所至有政绩，知开封府，进东京留守。泽集最著者为请帝还京二十余疏。谥忠简。

宗集版本有二卷、五卷、六卷、八卷、十一卷之分。二卷本为明

张维枢选本，明万历三十三年宗焕所刻；五卷本则此本；六卷本有明嘉靖三十年宗旦刻本及崇祯十三年黄正宾、熊人霖刻本；八卷本则为清王廷曾重编，有康熙三十年刻本及乾隆二十六年赵弘信刻本；十一卷本则题宋宗忠简公全集，为康熙宗文灿刻本。至于康熙后所刻及丛书本尚有多种。

按明万历张维枢选本有宋楼昉旧序，言及曾刻宗集事，楼序云：“昉儿时固已得公方规于四明所刊遗事中，真所谓胆大于躯者，意其语言文字当亦称是，客授金华，始获拜公像，公之曾孙有德出示遗文若干种，因为补缀而袭藏之，适守南徐公松揪在焉，会部使者乔行简摄郡事，筑僧庐于墓左，创祠堂于学宫，总饷岳公珂、太守赵公善湘，继命有德主烝尝所以风厉，扶植之意甚厚，郡博士方君符尤所乡慕，请以有德所授遗文侵梓。昉遂掇取遗事中所载表疏，次第其月日，而并刻之。”然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皆未著录，《宋史·艺文志补》有宗集八卷。《四库总目提要》著录为八卷本，“一至六皆札子状疏诗文杂体，七八为遗事附录，皆后人记泽事实及诰敕记之类也。……考史称泽力请高宗还汴，疏凡二十八上，本传不尽录其文，今集中所载仅十八篇，犹佚其十，则其散亡已多矣。”

是本卷一为书、书状、札；卷二、三为疏，卷四为疏、表（四卷共四十篇）；卷五为诗，凡赋二篇、诗十四首。卷中请帝还汴疏为二十二篇。明代所刻宗集，存世最早者应推此赵鹤编次之本，赵序云：“公文近出王忠文公家，愚为类次，适侍御一山张先生按婺，复加校定，题曰宋东京留守宗忠简公集，盖亦著其图复初志云。”又嘉靖本宗集有文征明序，亦云“是集也，金华守赵君鹤得之于王忠文公家，遂刻以传。”王忠文公即王祜。嘉靖本乃据此本重刻，多出一卷之内容为《宋史·本传》、小像赞、画像赞、题诰诗、复墓田记、附刻文三篇。是本流传罕见，仅此一帙而已。

钤印有清刘喜海“嘉荫箴藏书印”、“文正曾孙文清从孙文恭冢

子”，又有近人“徐乃昌读”印。

清抄本《增广笺注简斋诗集》

《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三十卷无住词一卷，宋陈与义撰，胡稚笺注。简斋年谱一卷，宋胡稚编。清抄本。四册。半叶十行十八字。黑格。清莫友芝校，陈曾寿题诗，民国陈祖壬跋。

是书封面有莫氏隶书“陈简斋诗笺注”。卷八后“己巳六月晦，自第四卷校正此卷毕。是日立秋。”卷十九后“六月廿八日校自十九卷，毕此卷。”“无住词”后有“此卷所据宋本系钞补”，“己巳六月丙寅校自卷廿六至此卷”。皆为莫友芝书。

按己巳为同治八年（1869年），莫氏年五十有九，于苏州江南书局校勘图籍。书前首叶刘辰翁序、简斋诗笺序、胡稚序皆友芝手抄。全书缮写极精，乃莫氏影山草堂托人代抄者。书中夹一纸，有“莫偲翁帐，孟輿经手，代托抄《简斋集》，计字九万七千九百六十，每千字七十文。起四卷至‘无住词’。共计字价六千八百五十八文，付洋六元。”末又有友芝书“又第一本谱日至卷三，仁卿觅钞，付洋一元。”

陈曾寿题诗三首，云：“三宗虚谷主西江，律髓精华每卷藏，珍集为君单管得，故应换骨检神方”。“莫郑边隅并老师，邵亭勤校重残遗。咸同诗格微迁变，可是皈依次祖诗。”“尺一南来更唤归，见挤同列事多歧。犹贤轻背山陵去，齿豁头童待圣时。”“云甫老弟属题。戊子十月陈曾寿。”陈曾寿（1878—1949年），字仁先，号苍虬，湖北蕲水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官御史，工画松，兼山水，诗传家学，有《苍虬阁集》。

末又有民国陈祖壬跋，曰：“余外家旧藏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有《陈简斋集》，凡十六卷，儿时尝取诵习。后得观常熟瞿氏藏宋槧胡仲孺笺注本，卷分三十，而诗仅少于十六卷者，心颇异之。及见徐

君积余所藏元钞外集，则胡笈所无者胥在焉，乃知武英殿本盖合内外集编成者也。近年涵芬楼假瞿、徐二家藏本影印入《四部丛刊》中，江宁蒋氏亦从两家假钞合刻行世，更传钞日本所刻刘须溪评语附焉，而冯蒿庵抚部为作校勘记，于是蒋刻皆号为完善本矣。余观冯记自记，尝假刘君翰怡所藏莫氏钞校本参校。翰怡，吾故人也，然书藏吴兴嘉业堂，无由借读，向往而已。戊子秋，丁子云甫忽持来余斋，乞为题记，盖刘氏遭乱散失，而云甫得之肆中者，欣然留观旬日，取涵芬楼影本及蒋刻校读一过，虽不知子偲先生所据是何宋本，然与瞿本无甚差异，惜当时未见元钞外集，不及合钞。云甫倘能影抄一遍附此书后，为邵亭弥此缺憾，亦书林一佳话也。至莫钞本世所共珍，久有定评，无待赘述矣。新城陈祖壬。”

按莫友芝所云据宋本补钞，不知是何宋本，今陈与义是书所存最早版本为元刻本，藏北京图书馆。《简斋诗外集》一卷之元钞本也存北图。上海图书馆又藏清覆武英殿聚珍版《简斋集》十六卷，四册，亦有莫友芝校并题识，一并记于后。集前有友芝朱笔补钞《宋史·文苑本传》，末为手录“无住词”提要。题识云：“道光戊申二月重装，八日灯下毕一过。邵亭寓公莫友芝记。十三日重一过。”戊申为道光二十八年，友芝三十八岁。

铃印有“莫友芝图书印”、“莫氏子偲”、“友芝私印”、“莫友芝”、“莫氏秘籍之印”、“莫印彝孙”、“独山莫绳孙省散字仲武读过”、“莫经农字筱农”、“莫俊农字德保”、“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病树审定”、“放慵楼”、“伯绳过目”。

宋刻本《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

《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十六卷，宋孙觌撰，李祖尧注。宋蔡氏家塾刻本。四册。半页十二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细黑口，双鱼尾，书口上间刻有字数。题“左朝奉郎元龙图阁待制孙觌仲益撰，

门人李祖尧编注”。无序跋。

孙覿，字仲益，号鸿庆居士，晋陵人。宋大观三年（1109年）进士，后举词学兼茂科，历官翰林学士，吏户两部尚书，立朝正直。知秀州、温州、临安诸郡。因忤执政，归隐太湖滨西徐里。孝宗朝，尝命编类蔡京，王黼等事实，上之史馆。乾道五年（1169年）卒，年八十九岁。

是书总计四十八类，简练明达。覿在当日颇以词翰著，故手柬也典雅，其又身历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四朝，为宋室南渡后文人之最耆寿者。其尺牍中可见覿学术之博异，识见之高迈，自流露于挥洒翰墨之间。清翁方纲跋是书元刻本云：“覿之为人无足道，而此编之注则祖尧当日得自亲所见闻，颇足以资考订”。昔傅增湘曾以明嘉靖清刻本校之元刻，知明本之脱误，不可枚举。其最甚者，如卷五与常守王司谏帖，元刻为十六帖，适脱去一叶，明本遂易其句话蝉联而下，改为十一帖。卷七与常守强朝议帖，脱去半叶，文义全不相属。卷八与胡寺丞帖，脱去五行一二六字，又脱张郎中帖一六一字。张郎中第二帖首三十三字。卷十与邹承务帖，脱大字及注二八七字，与抚州疏山白云如老帖，脱注文半页等，可见宋刻及元本之可贵。又覿《鸿庆居士集》，自卷三十七至五十皆为书帖，然较之《内简尺牍》，又多有不同。是书之书帖，颇有集本所不载者。

此书宋元所刻，今存仅见四部。宋本即此蔡氏家塾刻本，藏上海图书馆，乃为孤帙。元刻今存二刻，一也为十六卷本，书名同宋本。二十行二十字，左右双边，黑口，天津图书馆藏，有清翁方纲，吴荣光跋。另一题《新刊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牍》十卷，二十行二十二字，左右双边，细黑口，北京图书馆藏二部，一有傅增湘跋。明代所刻则存三刻，书名均题《孙尚书内简尺牍编注》，皆为十卷本，一为明成化十七年刻本，九行十九字，四周单边，白口，台湾中央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此本乃为祖尧裔孙李仁所刻，颇精。二为明嘉靖三十六年顾名儒刻本，行款同成化本，北

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八馆藏。三为明万历八年庐州知府叶逢春刻本，十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十二馆藏。清代则有乾隆十二年刻本，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刻《常州先哲遗书》时，也予以收入。

《四库全书总目》入集部别集类，然为十卷之本。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书目》著录，《孙尚书内简尺牍十六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

此本避讳“慎”、“征”、“惇”字。“廓”、“敬”字不避。目录后，有书牌、刊“蔡氏家塾校正”，隶书。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乙部云：“每半页十二行，每行大二十字，小二十五字，无序文及刊刻年月日，后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余向有赵灵均用元天历庚午本所校之明刻，其首有钞补序一通，云庆元三祀闰余之月，梅山蔡建侯行父谨序，以之相证，即此本之序，而今失去耳，元本益从之出也。”又据黄丕烈跋明成化十七年刻本，黄氏曾借得顾五痴家藏宋本于明本对校，宋本“无刻书年月，于分类之目末一叶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合诸此本钞补序文，有云庆元三祀闰余之月，梅山蔡建侯行甫谨序云云，未知即此否也。……顾本实有胜于此本处，可知宋刻定胜元刻也”。（《菴圃藏书题识》）。又黄氏跋又云：“此《内简尺牍》宋本，顾南雅于去冬残腊，仍以归余，易去白金八刃”。可见此宋本于嘉庆间之书值之昂也。

铃印有“马子渊氏”、“玄默道人”；“汪印士钟”、“阆源真赏”；“韩印绳文”、“德均审定”、“尔藩”、“韩应升鉴藏宋元名钞名校各善本于读有用书斋印记”、“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之印”。

明洪武刻本《罗鄂州小集》

《罗鄂州小集》五卷，宋罗愿撰。《罗鄂州遗文》一卷，宋罗颂撰，明洪武二年（1369年）罗宣明刻本。二册。清徐康跋。半页十一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下有刻工。前有洪武二年（1369年）宋濂、苏伯衡、林公庆等序；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赵彛、李宗颐序；郑玉序。末有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赵彛后序并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再序、洪武二年（1369年）王祎后序。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罗愿，字端良，号存斋，安徽歙县人。乾道二年（1166年）进士，幼凝重寡言，颖悟强记，资特颖异，博学好古，法秦汉为词章，高雅精炼，为文亦雄深典雅。以荫补承务郎，通判赣州，淳熙中知南剑州事，迁知鄂州。文章政事，炫誉当时，愿蔼然有循吏风。适天旱祷雨，立日中，得暴疾而卒，年仅四十有九。鄂人怀其德，绘其图像，供之灵竹寺祠。其为官，尤以劝学劭农为先，久之绩用大著。又有《尔雅翼》、《新安志》。事迹附载《宋史》。罗颂，字端规，通判镇江府，知鄂州，绍兴二年（1132年）卒。其为诗文至藏稿数十，笔力高古，时出奇诡跌宕，识者以为有西汉风，生有抱负，一时名士所推许。

罗愿之诗文，皆非苟作，简重谨严，议论纯粹，绝无文人迂冗酸腐之气，此本卷一帝统一、辞一、赋三、古诗十、律诗十八、歌一；卷二论一、说四、问二；卷三序四、记五；卷四行录一、墓志铭二、碑一、箴一、文七、题跋二；卷五札子六、表笈七、书一、启六、语一。附录为曹弘斋撰鄂州太守存斋罗公愿传。《罗鄂州遗文》为铭一、记五。愿文中最好者，推“淳安县社擅记”。引据精博，当为一集之冠，又其文多有关于世数与风俗。勾深致远，曲折条畅，尽达其意之所，赋咏则凝楚音，而宗杜陵，非若文苑之士挟编长以鸣于世者所比。

罗愿平生为文甚多，楼钥极为推服。朱熹也称其文字细密，有经纬可爱。而亦惜其传之不能多，是本为愿七世孙宣明求访于丧乱

之余，并刻梓传世。赵纁序云：“鄂州七世诸孙传道来为丞于江右之靖安，则子常之姻友也，予以流寓南昌，因得会语。询及鄂州集，则兵后刻本亡矣，传道早夜兢兢焉，唯先世遗书泯坠是惧，求访抄写，得所为辞赋、古律诗、杂著、记序、行录、志铭、碑箴、祭文、题跋、奏札、表笺、书启等凡九十三篇，厘为五卷，乃出其囊中写本以见示，且俾予为之校雠，将再刻于梓”。罗宣明，字传道，笃学有文，洪武三年任山阳县令，以廉能著称。

罗愿集最早应有宋刻本十卷，据李宗颐序，愿“当时所为文十卷，刻本毁于兵”。后有五卷本，宋权通判鄂州军州事临江刘清之所编，刘、罗同官于鄂、罗卒后，刘抚柩哭曰，公辅器也，竟止于斯邪？人虽亡，文不可亡。以此刻置邵斋，然于罗所著不能十一，故题之曰小集，岁月晚久，刘清之本至元代亦不复存。一百四十余年后，又有郑玉刻本、郑玉序有云：“予尝得之于藏书之家，读而爱之，乃谋刻之梓，以广传布。从予游者洪氏之兄弟，曰斌、曰杰、曰宅；鲍氏之叔侄曰元康、曰深乐，以其资共成之”。今郑玉所刻之本毁于兵燹，也不存传。明代最早版本应推此洪武二年罗宣明刻本，除中大藏本外，全帙又有北京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日本静嘉堂文库（原陆心源皕宋楼藏本）入藏，合此共五部。明弘治间罗愿裔孙文达再有一刻，曾见其序云：“家藏仅有录本，文达与叔氏臻、兄祺卿、弟文昌、文辉、昊泰、孙麟、侄惟善等惧久而泯失咸为之助，复序锓梓，以广其传”。据文达序，其未见罗宣明刻本，并认为“期欲刊布，未遂而卒”。又有明刻本，为九行十九字本，藏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明天启六年（1626年）罗朗刻本，较洪武本多“新城记”一篇，传世较多，约二十余部，清代刊刻之本则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程哲七略书堂刻本，据程哲序，哲并未见此洪武刻本。其有云“原集五卷，前弘治中刻于裔孙文达，荐更兵燹，流布渐稀，余特取旧本，校雠补缀，授诸剞劂，以广其传。”按程刻有《粤雅堂丛书》本。

按上海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明洪熙元年（1425年）刻

本。疑二馆著录之依据，乃为书中有乙巳赵纁、李宗颐序。乙巳元代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明代有洪熙元年(1425年)。赵纁序有“曩以戊子之夏哭雍郡虞文靖公于崇仁”。戊子为至正八年(1348年)，也即虞集卒去之年，故赵序末署乙巳应为至正二十五年，而非洪熙元年。据此，二馆所藏或亦为洪武二年(1369年)刻本。

《四库全书总目》虽著录此书，然其后附愿兄颂、弟颀、侄似臣之文，末又有明人《月山录》一卷，当为他本。

徐康跋云：“明人重宋版，其时去宋年代近，故明贤书日收集颇多，我朝收藏书较胜国为难，明初至今已五百年矣。此鄂州小集，系明初刻本，较乾隆时所刻远胜。同治二年正月雨窗试笔。子晋康”。康，字子晋，吴郡人，博雅嗜古，精鉴别，有《前尘梦影新录》。写此跋时，康正养痾于赵宗建之旧山楼。

刻工有中、海、寸。

铃印有“赵印宗建”、“非昔居士”、“曾在旧山楼”、“旧山楼秘篋”、“常熟赵氏旧山楼经籍记”、“庚申以后次侯所得”、“子晋”。赵宗建，字次侯，亦作次公，常熟人。旧居北山之麓，因其旧而新之，名其楼为旧山楼，藏秘籍、书画兼古器物，又得苏州汪士钟旧藏，插架益富，铃印又有“随庵观”、“桐溪传生”、“屈印向邦”、“诵清芬室”、“荫堂”印。

明天顺刻本《朱子大全》

《朱子大全》一百卷目录二卷续集十卷别集十卷，宋朱熹撰。明天顺四年(1460年)贺沈、胡缉刻本。一百册。近人蔡守跋。半页十一行二十二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序佚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

80年代后期，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购得香港罗原觉先生藏书一批，此本乃其一也，原作宋咸淳元年刻本。1992年，适逢冯平

山馆八十周年纪念,该馆有善本书展以资庆贺,此本也以宋刻本参展。然此非宋刻,实为明天顺刻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有“明初刻本,十一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双边,刻手不精”。即指此本。

此本金镶玉装。帘纹极窄。凡遇宋讳皆不避。卷五末页末行“晦庵先生朱子大全卷之五”之“先”字,缺去右边小半。又此本几乎所有页之天头地脚,甚或左右余纸,皆遭坊贾切割,再配以别纸。恶估之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抚之全书,实感慨之至。

朱熹文集,宋刻本今存三种,一为宋宁宗时浙江刻本,十行十九字,书口题“晦庵文集”,北京图书馆有全帙,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所藏为残帙。次为宋刻元明递修本,行款同上本,北京图书馆、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藏,皆为不全之本。三即为宋咸淳元年建宁府建安书院刻宋元明递修本,十行十八字,上海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有全帙;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皆残本。又有元刻本,为十一行二十二字,宁波天一阁入藏。明代刻本除此天顺本外,又有嘉靖十一年张大轮、胡岳等刻本,十二行二十二字,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九馆有全帙。又万历三十三年吴养春,朱崇沐等刻本,行款同嘉靖本,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四馆有全帙。

蔡守跋云:“《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精装百册。78 丁卯中秋节,守与香山莫君干生作缘,以二千金购自澄海高氏,实丰顺丁氏旧藏也。据瞿氏铁琴铜剑楼所得仅百卷,云书中遇廓、扩等宋讳,皆为字不成,宁宗后刊本也。卷数与《书录解题》等均合。案王、黄两序则续集、别集,刻非一手,亦不同时,正集固有单行之本。又据成化本黄仲昭跋云,浙本载劾唐仲友事状,闽本不载。又嘉靖本卷六十七‘仁说’小注所云,浙本误收。南轩先生而以‘仁说’序两说考之,定为浙本云云。则瞿氏所收只正集,而缺续集、别集也。持静斋云,宋刊本正集缺序,唯续集有淳祐

王遂序，别集有咸淳黄鏞序。嘉靖本潘潢跋，称文集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与此稍异。朱玉《朱子大全类编》称朱子之季子左所编文集，实八十八卷，合续集、别集乃成百卷，与此尤为不符。唯康熙蔡方炳称原集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与此略（同），但误以续集卷数为别集卷数耳。大约宋本已经久湮，而潘、蔡、朱诸人，仅耳闻而未目睹，是以传闻异词耳。此本以一百二十一卷巨编，经七百余年之久，猷复神明焕然，宝光夺目，盖文公在天之灵默为维持呵护于其间也。有钱谦益牧斋，陆氏春雨堂，鸡山社长及文石史五十四字诸印章，流传有绪，尤足宝贵，愿到处有吉祥云拥护也。是冬十一月，顺德蔡守寒琼，杜门静观三日，识于香港深水步鸭寮。“是冬十月假读，判月寒琼”。“78 丁卯年中秋节，与香山莫生作缘，以贰仟金得之。顺德蔡守寒琼志。”

《四库全书总目》入集部别集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全帙。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皆为残帙。

钤印有“赵子昂印”、“赵氏子昂”、“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之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畀有□宁舍豨”、“陆氏春雨堂家世藏”、“钱印谦益”、“牧斋”。又有“莫干生藏书画”、“香山莫干生藏”、“高氏藏书”、“韞岑读本”、“敦复书室”、“蔡守寒琼”、“蕙白”、“顺德蔡守寒琼辛酉年四十”、“哲夫倾□同观”、“寒琼”、“到处有吉祥云拥护”、“澄海高氏蕴琴图章”。按，赵子昂、陆深、钱谦益印均伪、篆工拙劣、印色暗红一律，书估所为也。

明宣德刻本《晦庵先生五言诗钞》

《晦庵先生五言诗钞》一卷，宋朱熹撰，明吴讷选。明宣德十年（1435年）钱宣刻本。二册。半页九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白口，单

鱼尾。前有宣德十年吴讷序，末有陈敬宗序。

吴讷，字敏德，号思庵，常熟人。永乐年间以知医荐至京，洪熙初用荐拜监察御史巡按贵州，累官至左副都御史，刚介有为，宪度振举，正统年致仕，天顺元年卒，年八十六。谥文恪。有《删补棠阴比事》、《祥刑要览》、《文章辨礼》、《思庵文粹》。《明史》有传。

吴讷序云：“宋室前迁，晦庵朱子以天挺豪杰之才，上继圣贤之学，文词虽其余事，间尝读大全集，观其五言古体，冲远古淡，实宋风雅，而出入汉陶韦之间。至其斋居感兴之作。则又于韵语之中，尽发天人之蕴，以开示学者，是岂汉晋诗人之所可及哉？然集中编载，众体混出，且卷帙浩瀚，获见者鲜。暇日因手抄五言古体，始于拟古，终于感兴诸诗，得二百首，置于家塾，以教子弟，盖欲使知诗章之学，亦先儒之所不废。沈潜之久，庶因有以得其归宿云。”

陈敬宗序云：“今副都宪海虞吴公，慨世人之罕知，乃手录先生五言之作，自拟古至感兴，凡若干篇，编写成帙，既已叙其编端，其婿钱宣公达将锓梓，以广其传也。”

吴讷于宣德五年时曾刊《晦庵先生文钞》六卷，乃从“《朱子大全》总一百卷，于众体之中各录数篇，汇成一帙，凡经书序说及性理书所载者不复再录，盖图易于记诵，非敢有所去取也。”而是本流传罕见。《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今所知者，仅台北中央图书馆一部。

此书又有明成化十八年太平郡学刻本，与《文钞》七卷同刻。是本书前书末铃印二方俱被剝去。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清裘杼楼抄本《乐轩先生集》

《乐轩先生集》八卷，宋陈藻撰。清康熙汪森裘杼楼抄本。二册。清朱学勤跋，清佚名校。半叶十行二十字，黑格，书口下有“裘杼楼”三字，前有宋刘克庄序。

陈藻，字元洁，福清人，林亦之弟子，自号乐轩。是集为其门人林希逸所编。

卷一至三为古律诗；卷四赋；卷五记序；卷六至八为策问，计三十九篇。《四库总目提要》著录。《提要》云：“集中所载诸体诗，颇涉粗率，而真朴之处，实能自抒性情，古文亦主于锻炼字句，不为奔放闳肆之作，与艾轩集体格相近，虽其蹊径太僻，不免寒瘦之讥，然在南宋诸家中，实亦自成一派也”。藻集不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据各家目录，似仅有抄本传世。

是本朱学勤跋云：“裘杼楼乃桐乡汪氏藏书之室，予尝见其书目一册，抄本一百五十五部，七百二十本，此书在焉。计其时当在康熙中叶，今吾浙人无能举其名氏者矣，容再访之。修伯。”“裘杼楼乃汪晋贤家藏书室，与竹垞共辑《词综》者也，前有序文可考。修伯又记。”朱学勤，字修伯，清仁和人，咸丰时藏书家，其藏书处曰“结一庐”。汪森，字晋贤，一字碧巢，清桐乡人，生于顺治十年，卒于雍正四年，年七十四。官户部郎中，有《小方壶吟稿》。其藏书甲于浙西，裘杼楼即其藏书处也。

钤印有“嘉荫簃藏书印”、“结一庐藏书印”。

明万历刻本《重刻双溪类稿》

《重刻双溪类稿》二十七卷，宋王炎撰。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王孟达刻本。十二册。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无鱼尾。字体方正。题“宋新安王炎晦叔著，明新安王麟子砺校，男孟达督刊”。前有万历丙申王麟序。

王炎，字晦叔，婺源人，乾道五年进士，为潭州教授，以荐知湖州，与朱熹交谊颇笃，所居有双溪，筑亭寄兴，以乐天相比。官至军器少监，著作甚多，有《读易笔记》等十数种，然大多不传于世。

王炎诗文博雅精深，具有根柢。是书卷一古赋、辞、颂、乐府；卷

二至九古律诗。卷十长短句；卷十一至十三表；卷十四至十八启；卷十九至二十二书；卷二十三札子；卷二十四至二十五序；卷二十六考古杂论；卷二十七疏。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仅著录炎之《读书笔记》等书，而不及此。《四库总目提要》著录。

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称此本乃明万历丙申尚宝司丞王磷得沈一贯家旧本为校正开雕者，又云“程敏政辑《新安文献志》所采最多，其所未采诸篇，议论醇正，引据典确者，尚不可悉数。盖学有本原，则词无鄙诞，较以语录为诗文者，固有蹈空征实之别矣。”

《类稿》明代仅二刻，一为十七卷本，明嘉靖十二年王懋元所刻，如今尚有数部存世；一即此本，罕见其有。清代康熙间炎族孙王德淇等刻《双溪集》十二卷，其序有云：“我双溪公理学纯深，经济练达，文章彪炳，世所共识，……今考公此集，其始刻之者，则六世孙僞也。其后重刻之者，则十一世孙文魁岩琰也。”可见德淇并未见有此万历本。

钤印有“一六渊海”、“湘潭袁氏沧州藏书”，又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然仅余一角，书中有四库纂修官改正并校字数十处，然查四库所收乃为两淮马裕家进呈之本，此或为另外校正后发还之本。

元屏山书院刻本《方是闲居士小稿》

《方是闲居士小稿》二卷，宋刘学箕撰。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屏山书院刻本。二册。半叶八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前有嘉定戊寅赵必愿序，嘉定丁丑刘学箕后序。末有游彬、陈以庄、刘璪跋尾。

刘学箕，字习之，崇安人，闲居不仕，自号种春子，家饶池馆，有堂曰“方是闲”，故又号方是闲居士。其为文高爽闲雅，得其家传，刘淮称其诗摩香山之垒，词拍稼轩之肩。

《小稿》撰者后序云：“游季仙来山中相访，索余诗文，不置口辞，拒不能为，检寻旧唱和，揭出一百首、新作七十一首、杂著二十七首、词四十一首，集成两编，以酬其雅志。余语尘俗不足道，季仙先世文学彰彰在人口，而季仙伯仲词翰又皆称于朋侪，今弃彼取此，岂厌膏粱而思藜藿，忘黄钟而取瓦缶者乎？”

是书二卷，上卷收诗九十八篇一百六十八首；下卷收六十三篇，为赋、铭、颂、序、记、杂文、词等。《四库总目提要》著录，然云：“上卷古今体诗一百七十一首，下卷赋及杂文二十七首，长短调三十八首……初已椠版，因兵乱散失，元至正辛丑，其裔孙名张者复重刊之，此编盖从刻本影抄者也。”按辛丑，为至正二十一年，而是本为至正二十年所刻，刘张所据翻刊之原本或系此屏山书院本。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之影元抄本亦系据刘张本影抄。此书明代似未刊刻，仅有抄本流传，民国间武进陶湘涉园曾据影抄元至正刻本影刊。又屏山书院还刻有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

铃印有“浙西世家”、“携李项药师藏”、“万卷堂藏书记”、“项靖之印”、“翰墨奇缘”、“季振宜印”、“沧苇”、“御史振宜之印”、“季振宜藏书”、“元本”、“马玉堂”、“笏斋”、“汉唐斋”、“古盐马氏”、“笏斋珍藏之印”、“家在丰山翠霭中”、“结一庐藏书印”、“复庐赘姻沪上所得”。

明嘉靖刻本《宋国录流塘詹先生集》

《宋国录流塘詹先生集》三卷，宋詹初撰。附录一卷。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詹景凤寒松草阁刻本。二册。半叶九行十三字，白口，四周单边。题“裔孙景凤校、璧刻”。前有嘉靖丁巳王畿题词，后有嘉靖庚申周怡、饶鲁、李士英跋，嘉靖戊午汪以湘后序，又有吴景明、吴钦仪跋。

詹初，字以元，休宁人，为学独尊紫阳，始为县尉，有政声，以荐

入太学为学录，上疏请辨君子小人邪正之书，忤韩侂胄罢归，遂入庐山，终其身不出。其所居曰流塘里，故其诗文名流塘集。又因其构读书阁于万松之间，以寒松名阁，故其集又云寒松阁集。

是书为詹初论道之书，遗著凡二十一卷，悉毁于火。詹阳附语云：“先君子自朝归日，惟与海内名贤以讲明斯道为汲汲，所著凡二十一卷，阳不孝，不能嗣守，遭家毁，悉为煨烬，呜呼！恨哉！后二载，之宗大叔体仁先生孙处，见此数纸，阳泪下以故告乞归，装为一卷，藏于家，以少存世守永念之意云。”今所存三卷，惟翼学十章、序经论语二篇、目录上下二篇、诗四十二首。又十七世孙璧识语云：“是集族旧有刻，今湮毁几无传者将二百年，戊午之春，与族叔景凤谋再刻之，盖将因是以绍前芳，非徒刻书尔也。刻成，族长老皆曰，海阳理学，实自先公始……先生书即少而又鲜刻本，人罕得见，是以无所闻……是集刻分三卷，共四十一板。”

《宋史·艺文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不载是书，各家书目亦鲜著录。《四库总目提要》著录为《寒松阁集》三卷，为抄本，乃据刻本影抄。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有旧写本，也据明嘉靖本影抄。

詹集嘉靖以后似未再刻。按流塘为休宁属地，刻工有黄大有、仇宜、黄珽，皆为歙人，可证是书乃为徽地所刻。目录后有“先公是书有刻本、有写本，岁久承传，互有讹字，今以刻本为正，间有殊者，悉注于下，以俟君子定焉。”又有牌记“戊午季春寒松草阁重刻”并“寒松草阁重刻”小牌记。

铃印有“经我眼为我有流水寿南氏藏”、“古修”、“务□之印”。

明抄本《后村居士诗》

《后村居士诗》二十卷，宋刘克庄撰。明抄本。十册。明钱允治、陆嘉颖、清朱之赤题记。半叶九行十九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

前有淳祐九年林希逸序。今藏上海图书馆。

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人，嘉定间以郊恩官建阳令，淳祐初特赐同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官至工部尚书兼侍读，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卒谥文定，其诗初受“永嘉四灵”影响，学晚唐，其后转而推崇陆游，喜用典故成语，诗词颇有感慨时事之作，词风近辛弃疾。

后村集宋代所刻今有《后村居士集》五十卷、《后村先生大全诗集》十五卷、《后村居士诗》二十卷三种，此外抄本《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后村集》六十卷，以及明刻本《宋刘后村先生集》十二卷等多种。此抄本为据宋本传抄者，卷二十末有“门人迪功郎新差照州司参军林秀发”。

卷二末有陆嘉颖题记云：“天启壬戌春分，借江阴李贯之不全刻本补钞于吴门之葑溪精舍，练川陆嘉颖记。”

卷三嘉颖题记云：“后村诗话，先生乡人黄巩谓全集不行，独刊此以表见，时正德庚辰也。予于崇祯癸酉季春二日邻友方正之持示钞本，又校对改正数字。嘉颖记于吴门之西郊草堂。”

卷五末有钱允治书“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父□正，祖夙，莆田人，诗文闳肆，瑰奇超迈，淳祐中赐进士出身，除秘书少监兼崇政殿说书，迁秘阁修撰，后因梅诗忤□相谪，官至工部尚书，致仕加龙图阁学士，谥文定。有梅花百□文集五十卷。十一月十八日阅过。”

卷六嘉颖题记云：“天启甲子春三月乙丑检补于杏花书屋”，并抄录“题长沙王墓”一首。

卷八嘉颖题记云：“崇祯甲戌十二月六日简兴化府志漫录”又抄录“送黄尉岩孙秩满注潮教”、“龙华寺”二首。

卷十一朱之赤题记云：“丁卯初夏四日雨窗检补，十一月十九日晚阅完。朱批，钱少室先生笔。戊辰五月望日雨，坐寿朴亭阅三至十一共八卷。卧庵老人赤”。

卷十二钱允治题记云：“万历戊午十一月十七日，借陆宅书阅竟。功甫记。”又有嘉颖“壬戌三月，江阴李贯之持宋板一帙补□，居葑门程桥市廛中，嘉颖记。”

卷十四钱允治有“十一月十九日晚阅完”。嘉颖有“丁卯初夏四日雨窗检补”，又抄录“宴湖南赵帅”一首。

钱允治，字功甫，吴县人，钱谷子，爱书成癖，酷似其父，与钱谦益善，年八十余，虽隆冬病疡，仍映日抄书，薄暮不止。陆嘉颖，字子垂，又字明吾，嘉定人，天启中官主簿，尝辑古来义仆事为《银鹿春秋》，又有《砚隐集》。朱之赤，字臣庵，休宁人。

铃印有“钱谷”、“钱叔宝印”、“嘉颖”、“子垂”、“吉州颖”、“平原”、“篁山老泉”、“朱印之赤”、“朱卧庵收藏印”、“卧庵老人”、“忠孝世家”、“卧庵所藏”、“籍兰仙馆”、“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松江读有用书斋金山守山阁两后人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之印”、“清泾内史后人藏”。

清抄本《雪矶先生文集》

《雪矶先生文集》二卷，宋乐雷发撰、清赵焯辑。清抄本。一册。半叶九行十八字，黑格。题“九嶷乐雷发雪矶著，钱塘赵焯秋旌辑”。

乐雷发，道州宁远人，字声远，少颖敏，长诗赋，累举不第，门人姚勉登科，以让第疏上理宗，诏亲试对赐及第。因数议时政不用，归隐雪矶，号雪矶先生。其诗旧列江湖集中，而风骨颇遒，调亦浏亮，无猥杂粗俚之弊，视江湖一派迥异。有《雪矶丛稿》五卷，今存世者最早有明活字本，藏上海图书馆，余皆为抄本。

本卷上为“宋宝祐元年癸丑科廷试八事策”；卷下为诗六首（时事、逃户、呈赵汝愚司理、寄姚雪蓬使君、寄李伯辉、读系年录绍兴八年以后事），并游紫霞洞歌、象石铭、游紫霞岩赋。然诗及歌皆见于《丛稿》。是书末有乐雷发十七世孙士恪后序，云：“宋宝祐癸丑

科，我祖蒙赐及第，惟时西北多变，宋祚日蹙，权奸蔽贤，言不见用，忧国愤世，退隐雪砚之滨，徜徉山水，寄怀吟咏，或抒悲歌感慨之词，或赓啸傲岩霞之乐，更与姚雪蓬、赵司理、徐清叟、李伯辉数君子相倡和，皆有诗集传于后。第历年四百有奇，世代四迁，家所藏版数罹兵燹，归隐所制诗赋，尽遭散失，今于邑乘内仅得诗六首、歌赋铭各一篇，附载策后，庶俾后之子孙世相传守焉。”据序，似为其于邑乘中辑得，然是书却题赵 辑，或为赵氏辑得后求序于士恪者。

铃印有“礼培私印”、“扫尘斋积书记”。书藏上海图书馆。

明嘉靖刻本《石堂先生遗集》

《石堂先生遗集》二十二卷，宋陈普撰。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宁德县知县程世鹏刻本。八册。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双鱼尾，间有刻工。题“宋宁德陈普尚德”。目录页题“后学浮梁闵文振搜辑”。前有嘉靖丁酉沈伯咸序，乙未陈衰序，丙申程世鹏后跋。末为宁德县儒学教谕蒋濂跋。书藏上海图书馆。

陈普，字尚德，号惧斋，闽之石塘人。宋鼎既移，隐居不仕，所居有石塘人，学者称石堂先生。刘纯父曾聘主云庄书院，熊勿轩留讲鳌峰，造就益众。延祐乙卯卒于家，年七十二。所著有《四书句解》、《学庸指要》等。

是集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未著录。《四库总目提要》著录为选刻四卷本，即明阮光宁辑明天启三年刻《选镌石堂先生遗集》。此二十二卷本有三种之别，一即此本，一为明万历三年薛孔洵刻本，另则为明刻十行二十二字本。据万历本阮 序称“嘉靖辛酉之变，全集化为秦灰”。辛酉为嘉靖四十年，可见此后陈集传世已不多见。此本实陈集所存最早之本，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仅为传抄宁德县本。

卷一讲义，为大学十首、中庸二首；卷二讲义，为论语十首、孟

子四首；卷三讲义，为易十八首；卷四讲义，为书二十三首；卷五讲义，为诗十五首；卷六讲义，为春秋一首、礼记六首、周礼三首；卷七经说九首、经辨一首；卷八问答十一首；卷九字义一百三十九首；卷十浑天仪论十六首；卷十一论十二首；卷十二书三首、杂著七首、卷十三序十三首、记三首、题跋八首；卷十四策问三首、字训二首、箴一首、文六篇、青词一首；卷十五赋十四首、辞四首、歌六首、吟一首；卷十六古诗五言四十三首、古诗七言十一首；卷十七律诗五言九首、律诗七言六十八首；卷十八绝句五言十三首、绝句六言十一首、绝句七言九十四首；卷十九绝句七言一百二十六首；卷二十绝句七言一百十六首；卷二十一绝句七言一百七十九首；卷二十二为拾遗。

卷二十一后闵文振识语云：“先生咏史之作，题曰诗断，信乎推心穷迹，昭道比义，绳以春秋之法，归诸天理之公。其词严、其论正、其指深、其意远，视古今诸家咏史大有间矣。谓诗之断，不其然乎！予始获稿本于侍御骝山先生，乃其先封君五真翁手录，仅及其半，中多亥豕之讹。侍御属予校订，予遂欲梓传，而恨不获其全，因遍访先生遗文而集几就绪，咏史之阙，尚未出也。梓工既半，始得诸深山学究，然唐宋诸咏亦甚略矣，宁免遗珠之叹乎！姑诠集末，以俟后之君子取足焉。原本错杂讹舛，稍加叙订，其有未详者悉仍其旧，读者幸共考诸。闵文振谨志。”闵文振，浮梁人，贡士，嘉靖十二年训导，博雅能文，持身严谨，改学门学池，修州志、县志、学志，搜采先儒韩信同等遗书梓之，又欲刻林駟、黄履翁源流至论，以身去未成。传见明万历刻《福宁州志》卷七。

卷二十二拾遗，即杂纂二十段，闵文振又有识语云：“先生遗稿漫漶特甚，文诗稍完及阙而少者俱入编矣，其阙甚不可读者欲弃之，则零金碎玉皆至宝也。窃所不忍，则取其成段者杂列于后，以俟知言者择之，以见有道者之遗一言不可忽也，故编拾遗。”是书后又有石堂先生传并梓集文移，梓集文移述及是书刊刻之经过甚详。目

录后有“宁德县知县揭阳程世鹏奉钦差整饬兵备分巡建宁道福建按察司佥事王批发校刻，儒学训导新城潘鹑同校”。程世鹏，福建揭阳人，嘉靖中教谕，矩度严饬，朔望与诸生讲习礼仪，令其遵行，一时风俗为之丕变。传见明万历刻《福州府志》卷四十三名宦。

刻工有叶九、黄一、蔡五。皮纸精印。

铃印有“曹溶之印”、“鉴躬氏”。

明万历刻本《剡源戴先生文集》

《剡源戴先生文集》三十卷，元戴表元撰。明万历九年（1581年）戴洵刻本。四册。清鲍廷博校，赵怀玉跋。半叶十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前有万历辛巳戴洵序、周汝砺序、万历癸酉周仪序、洪武四年宋濂旧序、戴表元自序。藏上海图书馆。

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或称质野翁、充安老人，奉化剡源乡人。五岁知读书，六岁知为诗，七岁知习古文，十五始习词赋。古文多奇语，后师王应麟、舒岳祥，以文章名家。宋咸淳间登进士乙科，屡荐不起，寓鄞授徒甚众。元初以执政荐举教授信州，辄弃去，卒于家。清顾嗣立《元诗选》小传尝云，元至元、大德间，东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仅帅初一人而已。《元史·儒学》有传。

卷一至六记；卷七至十四序；卷十五至十六墓志；卷十七墓表、墓碣；卷十八、十九题；卷二十跋、铭、箴、赞、述、碑；卷二十一赋；卷二十二史论；卷二十三杂著、祭文；卷二十四书启、疏、传、札子、说、谕；卷二十五、二十六讲义；卷二十七古诗五言四十五首、排律十六首；卷二十八古诗七言六十四首；卷二十九律诗五言九十九首、律诗七言四十九首；卷三十律诗七言九十九首、绝句五言二首、五杂组、绝句七言八十八首。

戴表元学博而肆，作文清深雅洁。其集明代仅二刻，一为洪武四年宋濂序刻本，为文集二十六卷诗集二卷，然岁久传稀，仅有抄

本传世。嘉靖三十五年四明周仪得全集旧目，博访旁搜，又辑成三十卷，由表元后裔刻之，即此本，清道光二十年上海郁氏又刻入《宜稼堂丛书》中。清初黄宗羲有选本四卷，收记十六首、序三十六首、墓志铭四首、题后书九首，计六十五首，康熙二十七年马思赞道古楼有刻本。是本卷四“唐画西域图记”后半脱去二百六十余字，鲍廷博墨笔补之，有注云：“此篇缺后半段，虽梨洲先生选刻亦未见也，顷从鲍处善钞本校补，惜世无知之者。介叟时年八十又五。”

赵怀玉跋云：“戴帅初剡源集三十卷，一刻于洪武初宋景濂为司业时，再编于嘉靖中周仪羽可，重刻于万历间后裔戴洵，今世所行者皆此本，而颇不易購，余购之久矣。嘉庆辛未冬，访老友鲍君以文于乌戌，时君病足不能起，留坐榻前，情话竟日，并许以此书见贻。老人善忘，是冬未能即寄。明年春，余有关中之役，及乙亥返里，已婴末病，欲往乌戌未果，而君且归道山。余自苕霅还，迂道乌戌，命儿子葵代奠生刍，值令嗣志祖它出，晤于吴门，因及此书。今年四月，又见志祖于吴兴，复申前说。既别，辗转觅寄，八月始达常州。知为竹垞、秋岳藏本，鲍君亦尝校之，书诚不易觀，而购之者亦綦劳矣。爰识得书所从来，并及鲍氏两世交谊。至于帅初之文，自为宋文宪推服，洎乎国朝，已入四库，久经论定，不更赘云。嘉庆丁丑九月，收庵赵怀玉力疾书。”怀玉，武进人，字亿孙，一字味辛，乾隆举人，官登州知府，好学深思，工诗，有《亦有生斋集》。

钤印有“曹溶之印”、“洁躬”、“亦客”、“葵崖”、“锄菜翁”、“秋岩生”、“老屋三间赐书万卷”、“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印”、“长塘”、“世守陈编人家”、“鲍正言印”、“鲍家田”、“曾在味辛斋中”、“亿孙寓目”、“叔美过眼”、“去疾无恙”、“庆善”、“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鸿爪一痕”、“海宁陈琰友年氏曾观”。

清嘉庆抄本《存悔斋诗》

《存悔斋诗》一卷补一卷续补一卷，元龚璘撰。清嘉庆鲍正言手抄本。清鲍廷博、鲍正言跋，张燕昌题识。半页十行二十字。黑格。第一页书口下书有“长塘鲍氏知不足斋正本，嘉庆乙丑十月慎斋手抄。”

龚璘，高邮人，字子敬。少为徐琬辟置幕下，后充和靖、学道两书院山长，以江浙儒学副提举致仕。龚璘善属文，刻意学书，诗格伉爽。

龚璘诗存世不多，此册鲍廷博跋云：“龚子敬宣城诗凡十一首，顾氏秀野草堂《元诗选》仅刻其九，偶于李竹懒《味水轩日记》中获见全帙，因并句曲、云林二跋录附存稿之后，以补其佚云。嘉庆十年岁在乙丑冬至前二日介叟记于知不足斋，时年七十有八”。廷博卒于嘉庆十九年，年八十七。谛审此跋，非廷博手写，乃正言代笔。

是书鲍正言手抄，正言跋曰：“家塾旧藏《存悔斋诗》，屡经吾祖手校，乾隆癸丑呈送四库馆收入全书矣。老人近理故篋，出所存副本展玩，丹黄满卷，嫌妨病目，令言重录清本。以娱晚景。承命欣然，四日终卷。末附宣城诗帖十一首及游天平山诗一首，又介叟顷时所增入也。嘉庆乙丑冬至前二日灯下，孙正言谨志”。乙丑为嘉庆十年（1805年）慎斋为正言号。

《存悔斋诗》存世以北京图书馆藏元至正五年（1345年）俞楨抄本为最早，其《补遗》一卷为明朱存理辑，为稿本，并有俞楨、张丑、黄丕烈诸名家题跋。北图又有鲍氏知不足斋抄本，鲍廷博校。疑正言跋中所云“出所存副本展玩，丹黄满卷”之本即为此帙。

钤印有“巴陵方氏碧琳琅馆珍藏秘籍”、“功惠私印”，又有“朴孙庚子以后所得”、“景行维贤”、“小如庵秘籍”三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未编目。

清初抄本《周此山先生诗集》

《周此山先生诗集》四卷，元周权撰。清初抄本。四册。佚名临清查慎行校并跋。半页十行十六字，无框格。题“元括苍周衡之著”。前有延祐六年（1319年）袁桷序、元统二年（1334年）欧阳玄序、陈旅序。末有谢端跋、元统二年揭傒斯跋、弘治十一年（1498年）顾福跋。

周权，字衡之，号此山，处州人。工诗，尝游京师，以诗贽翰林学士袁桷。桷深重之，荐为馆职，以母老辞，然诗名日起，唱和日多。

卷一五言古诗五十首；卷二七言古诗八十四首；卷三五言律诗三十首、七言律诗八十首；卷四五言绝句三首、七言绝句五十四首。

是集以权之号名集，又赵子昂尝手书“此山”二字为额以赠。此山诗词俱绝佳，元人中不可多得，同时与往还者，悉皆名人。袁桷谓其意度简远，议论雄深。欧阳玄则谓其无险劲之辞，而有深长之味；无轻靡之习，而有春容之风。陈旅又谓其简淡和平，语多奇隽。

是本乃据明弘治十一年刻本传钞。顾福跋云：“周此山为人，其肥遁高尚之士，在前元一时词林名公，若袁伯长、欧阳原功、陈众仲、谢敬德、揭曼硕，历评其诗，或言其雅健，或言其冲淡，或言其如子石之求诸己。陈提举直谓其有温柔敦厚之德，是则兼文与行而有者。呜呼！邵尧夫有言，删后更无诗，岂真无诗哉？继风雅之遗音者，难乎其人也。巡按河南侍御沁水李公诵此山之音，喜其不激不随，实弼中而彪外者，盖尝屡兴予言之，因命复梓，俾传播于世，与知言之士共之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山诗集传世仅有明刻本一帙，为十行十六字黑口本，藏北京图书馆，余十多家所藏皆抄本。《元史艺文志》著录，作四卷，又云“一作十卷”。按十卷之本，今所存者有元刻本、清文澜阁四库全书本，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所藏后附题咏一卷，为清抄本。又台湾中央馆还藏有八卷本，为旧抄本。

此本有缺名临查慎行跋，云：“焦氏《经籍志》，周权此山诗集十卷，今此本止四卷，盖莆田陈众仲所选定者，非全集也。明弘治朝曾镂版汲中，余所见乃泰兴季氏抄本。诗后间有评鹭，当是莆田手笔，并录存之”。“周权，字衡山，此山其别号，诗集以此名。《经籍志》即载周权此山集十卷，又载周衡此山集一卷，卷帙皆与此本不符，疑焦氏此见必有一讹，俟更考。初白又识”。按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有清查慎行跋。

铃印有“璜川吴氏收藏图书”、“徐康”。吴氏为吴铨，字蓉斋，号璜川，长洲人。雍正中为吉安守，归田后居涑川遂初园，读书其中，架上万卷皆秘籍。徐康，即《前尘梦影录》之作者，字子晋。

元刻本《金华黄先生文集》

《金华黄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元黄潜撰。元刻本。缪荃孙跋。二十册。半叶十二行二十四字，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书口上刻字数。题“临川危素编次，番易刘耳校正”。前有至正十五年贡师泰序，末为金华黄先生行状。

黄潜，义乌人，字晋卿，延祐进士，历诸暨州判官，所至有治绩，累擢侍讲学士，知制造，同修国史，致仕卒，追封江夏郡公，谥文献。其天资介特，清风高节，博极群书，而约之于至精，剖析经史疑难，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属，多先儒所未发，文辞布置谨严，援据精初。有《义乌志》、《日损斋稿》、《日损斋笔记》。

黄潜集计四十三卷，初稿三卷，未第时作；续稿四十卷，则登第后作。元代刻有二本，一为此本；另一为二十三卷本，题“黄文献公集”，为潜歿后五年所刻，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皆有藏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征求意见稿，明代又有十卷本二种，一为明张俭编，明嘉靖十年虞守愚刻本；一为明张维枢辑，明万历刻本。然明本已经编辑者诞妄窜易，又加刊削，已失原来

面目。清代似仅有康熙三十年王廷曾据明万历刻重修本。

此本虽为元刻中最早、最足之本，然卷二十一至四十三配以清抄本。另有全帙旧为清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后流入日本，为静嘉堂物。傅增湘曾获残本，为内阁大库佚书（今藏北京图书馆），其有跋云：“世传黄文献集，以题《金华黄先生文集》者为佳本，其卷次文字与题《黄文献公集》者颇有不同。”

是书封面钤有“乾隆三十年江苏巡抚萨载送到金华黄先生文集计书□本”木记。按《四库总目提要》著录之本为十卷本，浙江鲍士恭家呈送者。《提要》又云：“又有危素所编本，为二十三卷，今皆未见。”据《江苏采辑遗书目录简目》，江苏曾送呈《黄学士文集》初稿三卷续稿四十卷，及《黄文献集》二十三卷两种，纂修官竟未之得见，也四库馆之奇事。

黄溥此集，民国间曾经张元济先生二次影印入《四部丛刊》，初次印本底本为影写本，二次印本为张氏借得常熟瞿氏、上元宗氏藏元刻残本计三十一卷，再配得日本静嘉堂藏十二卷，方成全帙。张氏曾有札记附于后，有云：“全书卷帙繁重，刊时犹有讹夺，属目所及，随笔札存，信乎古书非校不可读，所可贵者损泐漫漶之字，犹可辨认，终胜后来景本之满纸讹阙耳”。并有“是集缀合不易，札校颇瘁心力”之叹。

缪荃孙跋云：“金华黄先生文集，刊于三山学舍。每叶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高六寸六分，广四寸二分，黑线口，双边，版心有字数，语涉元帝提行，元刊元印本。首行题云金华黄先生文集第几，下题初稿几、续稿几、次行题临川危素编，鄱阳刘耳校正，间有题门人编次者，次行有题日损斋续稿者。卷一至三为初稿、卷四至四十三为续稿，宣城贡师泰序，实成于先生未歿之前二年。至先生歿后，家藏日损斋稿二十三卷，县大夫胡君惟信恐其湮没，亟取刻梓以传，宋景濂序之，正统戊午补完印行，杜桓序于后，胡公刻板未睹此足本也。书目亦罕及。元本藏皕宋楼，始表出之，今已归东瀛，钱唐丁

氏景钞副本，假以钞录，荃孙先得明本十卷，张大轮刻别集二卷，又得张芙川录藏二十三卷，已称难得。今宗子岱观察出新得残本二十卷，元板元印，相校一过，补字不少，十九卷觉隐文集序补至四行，可见陆本尚不如此本，惜不全耳。爱日精庐仅得二十三卷，今归古里瞿氏，则卷一至十三、二十三至三十一，止存二十三卷，合之尚缺二十一，卷三十二至四十三，共一十三卷。钱竹汀跋所见黄集云，贡序中廿八卷字乃书估作伪者，洗改痕迹宛然，因疑廿八二字为三十之伪，而不知元刻贡序原文实系四十三卷，初稿三卷续稿四十卷也。生古人后，见所未见，疑窦尽释，岂非快事哉？岁在乙卯冬至前一日，江阴缪荃孙跋。”“此集公手定，以斋名集；以黄先生名集，门人尊之也，至明人重刻则曰《黄文献公集》矣。四库不搜足本，仅以十卷本著录，未免因陋就简。”

铃印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重光”、“子宣”、“边氏空青馆鉴藏经籍书画记”。

元刻本《顺斋先生闲居丛稿》

《顺斋先生闲居丛稿》二十六卷附录一卷，元蒲道源撰。元至正十年（1350年）刻本。十二册。每半页九行十四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卷端下题“男蒲机类编、门生薛懿校正”。前有至正十年前史官金华黄潜序。

蒲道源，字得之，号顺斋，生于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卒于后至元二年（1336年），年七十七。世居眉州，后徙兴元。少时岐嶷不群，乡里异之。岁嗜读书，目过成诵，少长即晓大义，善属对吟诗，未冠文声大振。其作文平实显易，不尚华藻，有承平之风。元初为郡学正，皇庆中官至国子博士，旋以疾去，复被召为陕西儒学提举，不就，恬于仕宦。其以经史授徒，前后五十年，弟子数千人。

《丛稿》共收古赋、古诗、律诗、杂文、乐府、经旨、策问、传、记、

制词、表、碑、书启、序、字说、祝文、祭文、哀辞、墓志铭、行状等。

细检《丛稿》，卷三第五页；卷七第十五、十六页；卷十四第廿三、廿四、廿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五、三十六页；卷十六之第三页；卷十七之第十三、十四页；卷十八之第七、八、十七、十八页；卷廿一之第九页配清抄本。卷十三之第五、六页；卷十四之第一、二页为皮纸，当为明代补版。

是书总目下有张隽题款一行，云：“丙申十一月得之钱生，云周恭肃公家旧物”。恭肃，即周用，吴江人，字行之，弘治十五年进士，仕至吏部尚书，有《周恭肃集》。书中并钤有“张隽之印。”按丙申为康熙五十五年（1716）。张隽，吴江人，一名僧愿，字非仲，又字文通，明诸生，积书甚富。南浔庄廷钺潜修《明史》，隽为明代理学诸儒作传，列名斯集。史案未发，恐不免，逃于僧舍，后史狱起，就逮于杭州被诛。著有《三部略》、《西庐诗草》、《易序测义》等。

此书用纸为草茎纸，这在元刻本中不多经见。中国古代造纸术至宋、元时已为成熟阶段，其时，竹纸和麦茎、稻秆纸的出现，标志着造纸史上的新纪元。此种草茎纸甚薄，有若蝉翼，草茎显而易见。

蒲氏《丛稿》元刻今存二帙，一是北京图书馆；一即此本，藏上海图书馆。此书明、清两代未有翻刻，但抄本尚有数种，较著者有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明山阴祁氏淡生堂抄本（四库底本）等。

明正统刻本《青阳先生文集》

《青阳先生文集》九卷，元余阙撰。《青阳先生忠节》附录二卷，明张毅辑。明正统十年（1445年）高诚刻本。莫棠题识。三册。半叶十二行二十二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题“门人淮西郭奎子章辑”。前有正统十年高谷序、王汝玉序、程国儒序、李祁序。序后附有“青阳山房记”，为新安程文撰。附录二卷，题“后学淮阳张谷

辑”。封面书名为莫棠书。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庐州人。元统元年进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擢翰林应奉，迁刑部主事，不阿权贵弃官，复入翰林为修撰，拜督察御史转礼部员外郎，出为湖广行省郎中，征入集贤为经历，寻改翰林待制，官至淮南行省左丞，赠谥文忠，追封夏国公。尝读书青阳山中，学者称青阳先生，故因以名其集。《元史》有其传。

高谷序云：“先友吴陵张君彦刚，好古尚贤，尝哀辑公之遗文，镂板以传，然其所作散佚四方，弗克尽睹其全，君恒以为憾，至今又数载矣。予宗侄沅陵县丞诚，盖闻彦刚之风而兴起者，临民稍暇，复取忠宣公文集讹者正之，伪者去之，损者补之、遗者益之，积累既久，仍寿诸梓，其意不亦美哉！”王汝玉序又云：“青阳先生文集若干卷，武威余忠宣公所著也。其前集若干卷已绣梓行于世，续集若干卷，及士大夫忻慕公高风大节播之文辞者又若干卷，则维扬张仲刚氏采诸四方，而哀集成编者也。所散逸者尤多，仲刚尚访求之，次第附焉，其用心亦勤矣。”

余阙为文气魄深厚，能达其言，诗则体尚汉魏，优柔沉函，于元人中别有一格。其又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注。阙集明代所刻有九卷、六卷、四卷之分，九卷本以此正统刻为最早，北京图书馆也藏一帙。此外又有弘治三年徐杰刻本、正德沈俊刻本及明刻本计四种；六卷本则有正德二年安庆府同知颜禄寿刻本、正德十五年胡汝登刻本、嘉靖十七年郑锡麒刻本、嘉靖三十三年雷逵、洪大滨刻本四种；四卷本则为明万历十六年张道明刻本一种。如以九卷本和六卷本相校，则二本所收诗文大致相同，然九卷本诗“龙丘长吟赠程子正重出”一首为六卷本失收；六卷本中“两伍张氏阡表”、“染习寓言为苏友作”、“结交警语”则为九卷本所无。又二本分卷略有出入，六卷本诗为一卷，九卷本一分为二；六卷本碑、铭、墓表合为一卷，九卷本则析为三卷。

卷一诗七十八首、卷二碑三首、卷三记八首、卷四序十四首、卷

五书十首、卷六铭四首、卷七墓表二首、卷八杂著二十首、卷九诗十二首、策一首。又有续辑题后一首、记二首。附录二卷，为采集记传慨悼追挽之作，辑者张毅，字仲刚，《山阳县志》卷十五“流寓传”云：“毅博学多才，尤邃于诗。太师英国公张辅奉命征交趾时，闻其才，召为行军椽史，章奏露布，多出其手。班师不受赏，归隐山阳。有诗集。”

下册末有条曰：“青阳集，黄尧圃校过，此正统本为最善，别本皆不及矣。所有签系从别本补录，聊备参考，不可据以补入。嘉庆己未九月三日，漱六居士锡赞记。”按锡赞，即周锡赞。此书曾经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云：“黄丕烈手校，周锡赞、汪士钟递藏，有印记”。然细检全书，并无黄尧圃校语。

莫棠题识云：“四库著录本四卷，其它刻本颇多，有五卷、六卷者。此正统十年刊本，凡九卷，附录二卷，辛亥六月吴下所收，时书友侯世经更持一正德本即重刻此本也，今已得此矣，故置之，光绪癸巳三月展读漫记。”

铃印有“汪士钟藏”、“还砚堂印”、“南阳叔子苞印”、“二泉”、“潘氏桐西书屋之印”、“潘苒坡图书印”、“崦西草堂”、“徐康”、“直民”、“独山莫氏藏书”、“草氏秘籍”、“独山莫氏铜井文房藏书记”、“独山莫氏收藏经籍记”、“莫棠字楚生印”。

清康熙抄本《佩玉斋类稿》

《佩玉斋类稿》十三卷，元杨翮撰。清康熙抄本。二册。半叶九行十九字，左右双边，无框格。题“上元杨翮文举”。前有至元丙子陈旅序、虞集序；元统乙亥吴复兴识语、至正戊子杨维桢序。

杨翮，字文举，习其家学，元末官休宁主簿，历提举江浙学校、太常博士。元政乱还金陵，明祖征纂修《明史》，后以谪死。翮工古文，陈旅曾云：“其言骋而不放，丽而不靡，敦朴而不野，刻雕而不

凿，盖非徒文也。学殖于内，而文达于外也，其用功亦不浅矣。”

杨维桢序云：“如文举获见于吴门次舍，示所著碑铭叙志箴颂论赞，凡若干卷，累日读之，喜其识职，而各毗于律理察而其言沛如也。予自居吴门，阅今之名能文者无虑数十家，类未有及文举者，则知文举之得其本于家，而又丁乎气运之盛于国家者，非庸众人之所同也。”

卷一至二记、卷三至八序、卷九论、卷十题跋、卷十一乐歌、卷十二启、卷十三箴。翻集元代曾有刻本，但未见传世。《劳氏碎金》卷中有跋《佩玉斋类稿》云：“此从朱述之先生借抄，阁本缺逸，已据别本补完。述翁拟刊行其乡先辈遗集，此乃其一也。钱遵王有元刊本，不分卷数，乃是原本，传抄本类皆随意分析，故两本次第不同耳。”按劳氏云朱氏欲刻翻集以传，但其校刻而未果，朱氏抄本今存台湾中央图书馆。此书明清二代似未刊刻，而仅有抄本流传，据各家目录，此康熙抄本当为现存最早之本。乾隆间编《四库全书》所收为十卷本，其卷十乃合题跋、乐歌、启、箴为一卷，内容同此康熙抄本。

钤印有“谦牧堂藏书印”、“谦牧堂书画记”、“徐乃昌读”。

明天顺刻本《倪云林先生诗集》

《倪云林先生诗集》六卷，元倪瓒撰，明蹇曦编。附录一卷，明天顺四年（1460年）蹇曦刻本，清沈曾植跋。二册。半叶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字体遒劲。题“荆溪蹇曦朝阳編集”。前有天顺四年钱溥序，后有卞荣序，又蹇曦后序。

倪瓒，字元镇，自号云林，锡山人。尝筑清閟阁，蓄书画于中，爱写溪山竹石，攻词翰，皆极古意，性狷介好洁。

蹇曦后序云：“若前元云林倪先生，遭世之季，知其不可为也，因放迹于山水，寓情于诗画，才高一代，人皆知重之。今其歿且百

年，遺墨之或存者，咸脍炙于人口，金玉于当世功名似未多让，视歿世无闻者，盖倍徙无算矣。予曾大父西溪翁，至正间与同里彝斋王先生、鹤溪张先生齐称于时，云林恒往来荆溪，交谊既洽，题咏最多。彝斋之季文静，号梅西，旧藏云林集，其孙景升，近出而辑之，予得览焉，不胜追叹。然虑眷缙久，将愈讹而废。因命工鸠梓，用寿其传。”此天顺本，台湾中央图书馆也藏一帙。云林诗集六卷本，除天顺本外，又有明万历十九年倪理刻本、明毛氏汲古阁刻元人十种诗本。据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云，六卷本世尚有一刻，为江阴孙大雅序本。然未见之。

沈曾植跋云：“此即汲古阁刻祖本也，毛氏于云林若有异世同情之感，既梓云林遗事，又从墨迹辑集外传，用心亦已勤矣。顾所刻卷数次第虽同，而不存蹇氏編集之名，又无钱序，第一卷脱‘送吕养浩’诗，第二卷脱‘泛沧浪’诗。此本诸墨钉，毛本皆为空格，而卷一‘别郑明德’体保宁谧，毛本并谧字。卷二‘快雪斋对月’诗‘心境快然同一洁’，毛本脱‘同’字，而加于‘洁’字下。其它讹脱不少，又似不出此本，而出于传抄或重刻者，岂此本明季已罕流传耶？得此逾年，顷乃见毛本校其异同。宣统乙卯十一月，海日楼记。植”。“此刻殊不工，而书体绝佳，周南老言云林所著，张天雨、俞紫芝爱之，为书成帙，藏于家，岂此所从出耶！”

铃印有“植”、“乙盦”、“海日楼”、“毫逊”、“潭月山房书印”、“巽斋所藏”、“霞秀景飞之室”、“寿祺经眼”。

清抄本《云林先生续集》

《云林先生续集》不分卷，元倪瓒撰，清佚名辑。附录一卷。清抄本。王礼培跋。二册。半叶十四行二十字，无框格。无序跋。

此续集乃后人辑佚云林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

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以及杂著(像赞三、辞一、诗序四、跋八、书札三十)。附录为云林墓铭、像赞、寄赠、题云林画等。

王礼培跋云：“云林清**澗**阁集始刊于元末，洪武初刊成即天顺本也。余旧藏一部，已归涵芬楼中。此续集世无刻本，附录一卷则当时名流投赠题画及墓铭诸作，惜无好事者付之手民，孤本劫余，倥竟不传，吾知后人不知有此书，良用慨然！甲子秋夕，王礼培记于小招隐馆”

铃印有“学坐”、“平原”、“樵隐”、“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竹荫馆”、“礼培私印”、“扫尘斋积书记”、“湘乡王氏秘籍孤本”。

清劳氏抄本《铁崖赋稿》

《铁崖赋稿》二卷，元杨维桢撰。清仁和劳氏据何元锡编定本影抄。清劳权校、劳格校并跋。二册。半叶十一行二十一字，无框格。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又号东维子，诸暨人，泰定进士，官至建德路总管府推官，晚年居松江。长于乐府诗，诗学李贺，好驰骋异想，遣辞奇诡，因其风格明初人有“文妖”之讥。

此本收赋计五十首。劳格跋云：“东维子集不载，所作古赋世所传者，仅有《丽则遗音》中三十二首，及铁崖文集中‘土圭’、‘莲花漏’、‘记里鼓车’三首而已。此本计赋五十首，俱《遗音》所未载者，盖后人从《青云梯》录出，以补其未备。观后录朱子新跋，自见初藏桐乡金氏，后归吴县黄氏，钱塘何梦华主簿曾传其副，又重编为二卷，改名《铁崖赋稿》。以紫薇垣为上卷，会通河为末；浑天仪为下卷首，进善旌为末，复删去‘姑苏台’赋第一首、‘玩鞭亭赋’一首。每卷二十四首，止存四十八首，次序移易，非复元本之旧。今《研经室外集提要》所载《铁崖赋稿》二卷，即何氏重编本也。顷从高叔荃借得何氏元本，始知何氏于诸赋中字句又多窜改，不仅移易次第而已。

爰命工依元本影录一本，凡何氏所窜改，悉为标出，使可识别，使不见此本不几以何氏重编者为本耶？道光癸卯五月二十一日季言校毕识。”“此本诸赋题下悉无‘赋’字，与《丽则遗音》同，又版心仅书‘铁崖’二字，凡‘赋’字以及‘赋稿’、‘上下’等字俱系何氏所加，佣书人误依补入，又赋中字句又多从何氏改本，今悉涂乙，以复其旧。是日又识。”“此本虽系影写，颇多讹谬，顷倩力之小史映郎用元本逐字比较一过，改正数十字，然元本亦有讹字，惜不得《青云梯》校之。二十五日夏至，季言又识。”

劳格三跋，俱见《劳氏碎金》卷下，然著录为一卷，且有漏字多处。此本有朱、墨两色校笔，凡朱者为劳权，墨者为劳格，首杨铁崖先生文集目、末《青云梯》第二册铁笛诸赋目、附录《青云梯》第二册铁笛诸赋后跋，又第一册诸人赋后跋，皆为格所补抄。

何元锡，字敬祉，号梦华，又号蝶隐，钱塘人，曲阜孔氏婿，监生，精于目录学，家多善本，嗜古成癖。劳权，字平甫，又字巽卿，工词典。其弟格，字保艾，一字季言，以博洽得名，二人皆精校雠之学。

钤印有“景葵所得善本”、“杭州叶氏藏书”。

清味梦轩抄本《北游诗》

《北游诗》不分卷，元释梵琦撰。清钱天树味梦轩抄本。二册。半叶十一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黑格，书口下有“味梦轩手抄”。题“元释梵琦楚石著”。无序跋。

梵琦，无代高僧，字楚石，小字昙曜，晚号西斋老人，明州象山朱氏子。年七岁灵性颖发，远近号为奇童。九岁弃俗，其受具足戒时年十六。参径山元叟瑞得法，出世海盐福臻，屡迁天宁、报国、本觉诸寺。至正中，名被海内，士夫多归之。梵琦学行超迈，宗教俱通，参禅之外，专志净业，撰有《净土诗》数百首，年七十五卒。

《北游诗》，前有明宋濂撰《佛日普照慧辨禅师塔铭》云：“其别

有《净土诗》，慈氏上生偈，北游、凤山、西斋三集通合若干卷，并传于世。”此册收诗计一百七十七首。北京图书馆藏有清抄本，台湾中央图书馆也藏一帙，题《楚石大师北游诗》一卷，为旧抄本。

此本平湖钱天树味梦轩所抄。钱天树，字子嘉，号梦庐，平湖人，监生。《平湖县志》卷十七有传。“少失怙，承母意，以质弱不应试，顾天分极高，读书不求甚解，发为诗古文，清超拔俗，一抒其情。工写竹，遒劲中有逸致，尤精于鉴赏，笃嗜古籍，凡书画碑碣，以及彝鼎尊壶之属，到眼真贋立判。”

铃印有“钱印天树”、“味梦轩”、“荃孙”、“云轮阁”、“古砖精舍”、“沈燕谋藏书”、“古书流通处”、“友年所见”。

清知圣教斋抄本《韩氏遗书》

《韩氏遗书》二卷，元韩信同撰。清杜氏知圣教斋抄本。一册。半叶十行二十字，左右双边，黑口，书口下有“山阴杜氏钞本，知圣教斋藏书”。题“元宁德古遗韩信同存稿，明浮梁后学闵文振辑刊，署宁德县事新安韩士元重刊。”前有万历辛巳韩士元重梓韩氏遗书序，后有嘉靖戊戌闵文振序、万历辛巳陈文跋。又有附录古遗先生陈公行状，为张以宁撰。

韩信同，字伯循，号古遗，又号中村，福宁人。幼颖悟，十岁日诵数千言，十四五通经传子史，工文赋，尤精骈语。其为学贯穿周程张朱之说，条分缕析，为云庄书院山长，以四书六经为课试，从者甚众。至顺壬申卒，年八十有一。撰述甚富，有《四书标注》、《易诗三礼旁注》、《书集解》、《诸史类纂》等。

张以宁撰行状云：“其诗文原有十余卷，易、诗、三礼各有旁注，书有集解，史有类纂，皆根据义理，不尚华丽。”然信同诸文稿在其卒后，多所散佚。嘉靖十七年，闵文振知宁德，访之数年，始得残遗，编为二卷，刻于学宫。闵文振序云：“而古遗标注虽非四书之全，抑

亦饥羊之存也，乃为校订并搜其讲义、诗文散见诸书流传乡里者，厘为二卷，题曰《韩氏遗书》，捐俸刻置学宫，俾学者因是犹可以知古遗也。”目录后闵氏又有识语云：“先生著作甚富，振访求五六年所得止此，不忍使之无传，故托之梓，世之君子倘藏有先生遗墨幸出而续焉，亦景行一快事也。文振识。”今闵氏所刻嘉靖本不见于世，此为万历间韩士元重刻本。韩序云：“兹氏钜儒，有言熠熠，其学本经术，末文艺，师石堂陈先生，溯其源考亭正派也。所蓄书富甚，佚弗传，仅仅遗书两卷，嘉靖乙未岁已刊行在庠，遭辛酉邑毁板烬焉，其裔弗忍祖书湮灭也，方重梓之矣。……是书也，涵儒道腴，阐自性灵，不徒在舌端发藻，细嚼之，可望人腹，其有味乎，其言之也。其标注，毫分缕析，虽诸儒注疏弗过；其讲义抉玄摘奥，虽关洛辨议弗过；其州学置田记，大裨风教，虽袁州记弗过。其它诗赋词多精丽语，尤振响艺林，虽风雅骚经弗过。”

此为清杜氏知圣教斋抄本，卷上为大学标注、中庸标注、论语标注、孟子标注；卷下为讲义一首、记二首、赋一首、文一首、诗十五首、词一首。北京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均为传抄本。知圣教斋为杜春生藏书斋名。春生，字禾子，山阴人，孝廉，喜抄书，搜罗甚富，尝与其兄煦撰有《越中金石记》。

铃印有“浙东沈德寿家藏之印”、“亚东沈氏抱经楼鉴赏图书印”、“吴兴沈氏药庵父尚絅庐主人所蓄经籍书画金石印”、“授经楼藏书印”。

清 藻堂抄本《元天目中峰和尚四居诗》

《元天目中峰和尚四居诗》一卷，元释明本撰。清汪氏携藻堂抄本。一册。半叶十行十九字，左右双边，黑格。书口下有“携藻堂”。楷书精抄。无序跋。书藏上海图书馆。

明本，元代高僧，钱塘孙氏子，号中峰，字幻住。性睿敏，十五出

家，参高峰于雁荡狮子院，二十四岁始剃落圆具。高峰寂，其隐于湖海，晚居天目；道行甚高，仁宗召聘不出，赐号佛慈圆照禅师。至治三年八月圆寂，寿六十一。元统中，赐号普应国师，有《中峰广录》三十卷。

此四居诗为船居十首、山居十首、水居十首、麈居十首，皆为明本避地时所作。查清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壬集收明本《中峰广录》一卷、《中峰梅花百咏》一卷。《广录》收诗二十三首，其中船居十首仅收四首、山居十首收四首、水居十首录六首、麈居十首仅录一首，皆不全。此中峰诗与《元岳林精堂禅师山居诗》一卷、《石屋禅师山居诗集》一卷合册。

摘藻堂，为清汪文柏堂名。文柏，字季青，休宁人，官北城兵马司正指挥，好藏书。潘耒《摘藻堂集序》云：“吴兴多佳山水，休宁汪子季青，筑别业读书其中，名其堂曰摘藻之堂。”

钤印有“汪印文柏”、“柯庭流览所及”。

清抄本《蓝山先生诗集》

《蓝山先生诗集》五卷，明蓝仁撰。清抄本。一册。半页十行二十字，无框格。前有蒋易序、洪武八年张榘序。

蓝仁，字静之，崇安人。元末杜本隐武夷，崇尚古学，仁与弟智俱往师之，授以四明任松乡诗法，遂谢科举，一意为诗。诗作力追盛唐，规圆矩方，靡不合度。后辟武夷书院山长，迁邵武尉，不赴。《明史·文苑传》附载陶宗仪传末。

是集为仁之子仲穆所辑。张榘序云：“其子仲穆好学不倦，能世其业，尝哀辑乃父平昔所作，以类成编”。卷一五言律诗九十一首、卷二九十首、卷三七言绝句七十首、卷四七言律诗一百二十四首、卷五七言律诗一百六十七首，共四百六十一首。《四库总目提要》云：“仁诗规摹唐调，而时时流入中晚。蒋易作是集序，称其和平雅

澹，词意融怡，语不影馥，气无脂粉，出乎性情之正，而有太平之风。惜其不列承明著作，浮湛里间，傲睨林泉，有达士之襟怀，无骚人之哀怨，即屡更患难，而心恒裕如，要其所作，皆治世之音也。虽推之稍过，实亦近之。闽中诗派，明一代皆祖十子，而不知仁兄弟为之开先，遂没其创始之功，非公论也。”

蓝仁诗集，明代似有二刻，一为洪武刻本，据今存之明嘉靖刻本张桀序后有“洪武庚辰秋蓝山书舍刊”长方木记（按洪武无庚辰，实为建文二年），又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五“吴明经焯尝于吴门买得蓝山集，是洪武时刊，有蒋、张二序”。今洪武本已湮去不存，疑此抄本或为据洪武本传抄。二为明嘉靖五年（1526年）蓝钜等刻后代补刻本，也即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为“明正统刻本”者。今传世也仅三帙，藏南京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原藏北平图书馆者）。嘉靖本乃据洪武本重刻。而清代咸丰时，蓝氏后裔蔚雯辑有《二兰集》（蓝仁、蓝智），为清咸丰七年（1857年）定海蓝氏刻光绪十六年金匱宣敬熙补刻本。兰集流传不多，即今所见抄本也仅上海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四库底本）四部而已。

是书《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著录为六卷，清朱彝尊辑《明诗综》（收蓝诗二十四首）也曾见有六卷之本；又《四库全书》本蓝诗，乃从《永乐大典》内采掇，辑得五百余篇，也厘为六卷。今所存世之刻本及抄本也都为六卷，唯此则为五卷，为何残去一卷不详。

钤印有“曾藏汪闾源家”；“愚斋图书馆藏”、“武进盛氏所藏”。汪闾源即汪士钟，嘉庆间著名藏书家，艺芸书舍为其藏书处，其藏书可与常熟毛氏汲古阁、泰兴季氏并列。愚斋图书馆即清末盛宣怀藏书处，馆在上海住宅旁，藏书近三万卷。

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明吴宽抄本《明太祖文》

《明太祖文》不分卷，明太祖朱元璋撰，明吴宽抄本，一册。明吴宽、项元汴、清吴荣光跋，半叶十行，裱本。藏上海图书馆。

此裱本计十八纸，起自太祖“中都告祭天地祝文”，次为“大祀文”、“即位诏”、“谕安南国王诏”、“谕安南国王陈炜伯陈叔明”、“命中书谕止安南行人敕”、“命中书谕高丽敕”、“辨韩愈讼风伯文”、“驳韩愈颂伯夷文”、“阅江楼记”、“严光论”、“建言格式序”、“尧汤水旱说”等十三篇。按太祖御制文计二十卷，所抄各篇皆分见于卷一、二、六、七、十、十三、十四、十五、十七中。

吴宽，长洲人，字原博，号匏庵，以文行有声诸生间，成化中会试、廷试皆第一，授修撰，侍孝宗东宫，每进讲，闲雅详明。孝宗即位，以旧学迁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累迁掌詹事府，入东阁，专典诰敕，进礼部尚书，卒谥文定。宽行履高洁，不为激矫，而自守以正，于书无所不读，作诗文有典则，书法习东坡。《书林藻鉴》云：“宽作书姿润中时出奇倔，虽规模于苏而多所自得。”邢侗也云：“匏翁书法，法苏学士，浓颜厚面，祛去吴习，亦毕竟赵宋文色耳。”此本乃宽四十二岁时所书，书法自成一派，端楷中自有凝重处。

宽跋云：“臣宽偶获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恭诵再三，窥见圣神高明之见，卓越之识，足为一代之制，百王之法，有非秦汉以下诸君所能及者。又况大哉之言，皆信笔直书，不加斧藻，而事实粲然具备，真典谟训诰之词也。臣缘目青，不能悉录，谨摘集中数篇，篇中数句，录而尊阁于家，盖其言尤切要，亦史氏之所当知者，非敢去取于其间也。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翰林院修撰臣宽谨书。共十九叶子，中补二叶。”查宽《匏翁家藏集》，未收此跋。

项元汴跋云：“此册汴得之于东吴文征明伯子文寿承处，乃先自衡山先生常出示于予。捐馆后，其孙持以属余，恐辞去而遂失先生所珍，且先朝典故所存，不可不重袭而藏之，敬用永宝无忽。就李

丘民项元汴谨识。”

吴荣光跋云：“右文定公手抄明太祖文，李君实曾见之载入《六研斋三笔》，云端整栗，后竟掇魏科，以书法擅一代，盖谓文定援俊秀例入胄所时书也。今此本书于成化十二年，是年岁在丙申，文定四十二岁。文定以成化八年壬辰授修撰，此乃大魁后四年所录，安得谓‘后竟掇魏科’耶？明人考据之疏，于当时尚且如此。至此本笔力端重，乃文定真迹无疑，想尔时尚未专学坡老耳。道光丙申十一月朔，南海吴荣光，时年六十有四。”

罗天池跋云：“吴文定公书，专师东坡，传世者多见于题跋、卷册及便面手札，然皆行草之作。此册小楷九翻，庄重端凝，无欹侧偃笔之习，乃文定矜心当意所书者，历观藏家，均无正书妙迹，是册岂可忽耶？道光丙申春仲，罗天池重装并记。”“丙午冬十月十九日，六湖重观。”

此本栏线自划，每纸皆钤有“项元汴印”。钤印又有“携李项氏一家宝玩”、“查莹”、“映山珍藏”、“依竹堂书画”、“吴荣光印”、“石云山人”、“罗天池鉴定藏之修梅仙馆”、“修梅仙馆秘玩”、“六湖”、“柏氏家藏”、“柏成梁鉴赏章”、“张建锡鉴赏章”、“潘仕成”、“德畬”、“德畬审定”、“官保世家”、“石公所藏”、“朱鹤年”。

清初抄本《天衢舒啸集》

《天衢舒啸集》二卷，明詹同撰。清初抄本。清朱彝尊题识，赵宗建跋，一册，半叶九行二十二字，无框格。题“明吏部尚书詹同著，族孙桄刊，男轸光校。”前有洪武七年宋濂序，末有万历十六年詹轸光跋。书藏上海图书馆。

詹同，字同文，初名书，婺源人，元至正中举茂才异等，除郴州学正，陈友谅以为翰林学士承旨，太祖下武昌，召为国子博士，赐今名。后累官吏部尚书，与宋濂等修日历，为总裁官，次年书成，凡一

百卷，寻以老乞归。同操行耿介，终始清白，卒谥文敏。又有《海涓集》。同与吴浚仲、乐致和、宋景濂齐名，号中朝四学士。吴、乐韵语寥寥，宋亦非其本色，同于四子中遂为翹楚。宋景濂云，同文襟期潇洒，济以雄博之学，故体物浏亮，铿铿作金石声。

是集卷上为四言古诗六首、五言古诗七首、七言古诗三十八首；卷下为五言律诗四首、五言排律一首、七言律诗三十六首、七言排律一首、集句一首、五言绝句一首、七言绝句三十三首、杂体诗十六首、附遗六首。共计一百五十首。按此本乃朱彝尊选《明诗综》所用底本之一，卷二末有“庚辰八月既望，竹垞老人阅选十二首”。此抄本中凡朱笔改正处皆竹垞亲笔。查《明诗综》卷三收詹同诗“题善原道韩干黑马图”、“送德安张用周游庐山”、“题松鹤蔡先生家藏李伯时西岳降灵图”、“题云林丹房为葛元德赋”等十二首，皆为朱氏圈定者。然底本中“题方壶水石图”则未收入。

赵宗建题识也在卷二末云：“非昔居士坐雨梅颠阁校阅一过”，又其跋见于另纸云：“此竹垞选明诗综稿本也，朱笔校正处俱竹垞手笔，今《明诗综》卷三所载悉为改正矣。小传云，同字同文，初名书，婺源人，元末为郴州路学正，遇乱家黄州，入明累官吏部尚书，改翰林院承旨，谥文宪（敏？）。与吴浚仲、乐致和、宋景濂齐名，号为中朝四学士”。

詹集传世不多，《明史艺文志》卷四有詹同文集三卷，又《明史艺文志附编》（国史经籍志）著录有《天衢吟啸集》一卷，又《海涓集》二卷。今《海涓集》不见传本，詹诗也仅于此本可窥一斑。

钤印有“璜川吴氏收藏图书”、“曾藏汪闾源家”、“孙均私印”、“赵印宗建”、“曾在旧山楼”、“非昔居士”、“非昔玄赏”。

清文澜阁写本《中丞集》

《中丞集》二卷首一卷，明练子宁撰。附录一卷，清乾隆文澜阁

四库全书写本。二册。半页八行二十一字，红格。卷一第一页第一行题“钦定四库全书”，次行“中丞集卷上”，三行“明练子宁撰”。封面用灰色绢面。内页有黄纸小条，署“详校官监察御史臣曹锡宝”。卷后有“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检讨臣徐鉴、校对监生臣刘洪。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子宁，名安，以字行，号松月居士。江西新淦人，性英迈不凡，幼从乡长者游，与金幼孜善。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授翰林修撰，以名节自砥砺，由是声望蔚然中外，咸以文学行义称之，建文时，为吏部左侍郎，迁左副都御史，燕兵入，殉节死。事迹具《明史》本传。

卷首为“洪武十八年殿试策”卷上序八篇、记八篇、墓志铭六篇；卷下书跋九篇、赋一篇、五言古诗一首、七言歌行七首、五言律诗六首、七言律诗三十九首、五言绝句六首、七言绝句十三首；续集诗文附诗五首、跋赞各一篇。附录为“忠祠议”、“史传”等。

弘治中，王佐曾刻子宁遗文，曰《金川玉屑集》，其时任提学副使之梦阳始命有司梓之，梦阳又立金川书院以祀之。然弘治本今已不存。现存世最早者为《金川玉屑集》六卷，明正德七年（1512年）新淦县刻本，仅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入藏；其次为《金川玉屑集》二卷首一卷附录二卷，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王文燿刻增修本，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入藏；此外又有《练公文集》二卷手迹一卷崇祀实纪一卷遗事一卷，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刻本，藏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此本又有清康熙间重修本，台湾中央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入藏）清代则有《练中丞金川集》二卷遗事录一卷，清康熙二年（1663年）高槩刻本，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所据之本应为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本，即郭子章重编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本乃泰和郭子章重编，附以遗事一卷，其裔孙绮复增辑之。”

《四库全书》成书后，藏之文渊、文源、文津、文溯、文汇、文宗、

文澜七阁。今文源、文汇、文宗俱毁于兵燹，文津、文溯、文渊、文澜之本分存北京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原存辽宁省）、台湾故宫博物院及浙江图书馆。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文澜之书于兵燹中散出部分，其时，太平军攻入杭州城，文献焚毁，损失甚大。八千卷楼主人丁丙、丁申兄弟，即目击其惨剧。文澜所藏，横弃道侧，俯拾即是。申、丙二人遂深夜潜身诣阁，负而藏之僻地，始避居海上，乱定归里，并移之郡庠尊经阁，依类编目，综一万余册。此本即为散出之本。文澜之本，其封面经部用葵绿、史部用红、子部用白、集部用黑灰，皆绢面；每册首钤“古稀天子之宝”白文印，后页又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印。此本为集部者，皆与之同，殆可证为文澜之本。

然以此本取校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文渊阁本（影印本），文渊本“洪武十八年殿试策“作”制策一道”，折入卷上。此本附录内容较文渊本多出“练子宁谒安庆余忠宣公祠诗”、“犁生赋”、“峡江县练公祠记”、“浩然堂记”、“自靖祠记”等十二篇，计十七页。又文渊本署“详校官编修臣曹成、中书臣刘源溥复勘；复校官主事臣龚敬身、校对官中书臣嵇承志、誊录监生臣胡宗高”。可见两本虽为阁本，不仅内容有出入，且负责抄录、校对之四库馆官员也有不同。

此本曾为罗振常收藏。振常，字子经，晚号邈园，浙江人虞人，少年艰苦力学，工诗古文辞，又旁通东瀛语言，清季维新变法之际，译东籍甚众，中年乃设蟬隐庐书肆于沪上，遂终老焉。罗氏《善本书所见当》未收此书。

钤印有“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御鉴之宝”、“罗振常”、“罗子经”、“罗氏藏书”、“罗振常读书记”、“上虞罗氏终不忍斋藏书”、“振常私印”、“顽夫”。

明成化刻本《节庵存稿》

《节庵存稿》不分卷，明于谦撰，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于冕刻本，王礼培跋，二册。半叶十一行二十三字，黑口，四周双边。前有成化十二年夏时正序，末有于冕识语。书藏上海图书馆。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后任兵部尚书。因佞臣诬陷谦谋逆而被处死，后追谥忠肃。《明史》有传。

是本不分卷，计有杂体诗、五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序、记、赞、祭文等。仇岳撰于谦神道碑，称谦平生著述甚多，然仅存诗文稿、奏议各若干卷，又云祸变之余，稿存仅千百之什一。谦歿后，遗稿多散失，后来刊行者，皆出后人缀拾而成，各本互有同异。今已知者，有《于肃愍公集》八卷，明嘉靖六年大梁书院刻本，为诗六卷、文二卷，又附录梅花百咏诗七律一百首。又有《于忠肃公集》十二卷，附录四卷，为明天启元年孙昌裔重经编次而刻；又李贽有《李卓吾评于节庵集》八卷，为《三异人集》零种。而《明史·艺文志》著录谦集三种，一为《肃愍集》八卷（即大梁书院本）；次为《奏议》十卷、《文集》二十卷；三为《忠肃集》十三卷。

以此成化本与天启本相核，后者内容多出许多，如“寒夜煮茶歌后”、“题寿萱堂卷”等十余篇，《存稿》皆未收录。又如祭文，《存稿》仅收一篇，天启本则多出十篇。然《存稿》中《宋文丞相画像赞》一首则为天启本失收。

此乃谦子于冕所刻。于冕，字景瞻，荫授副千户，坐戍龙门，屡上书讼父冤。谦冤既雪，改兵部员外郎。居官有干局，累迁至应天府尹，致仕卒。冕后序云：“先少保尚书平生所作诗文，惟巡抚梁晋时为多，迨归兵部，适罹匡襄之秋也，虽日不暇给，而犹不废挥洒，然亦罕矣。不幸奸谗构难，原燎烈烈，片只不遗，痛可言哉！越至天顺甲申，恭遇圣明嗣统，明年改元，圣政惟新，渥恩汪涉，漏泽九京，

沉冤昭雪，不肖孤亦得效犬马，驰驱犖下。亟访旧稿无得，仅于士林得抄录者计若干首。如梁晋所作，得之都宪无锡杨公；今南昌二守同邑夏世芳兵部作所，得之少宰昆山叶文庄公。今祠部主事表弟董序，近于乡典之家，又得公进士御史时所作。若画鱼、葡萄诸诗，所谓存什于千百也。呜呼！痛哉！然以屡经誊写，中间鱼豕杂然。去年秋，得告南还，南京大理寺卿仁和夏先生致政家居，间求是正，先生欣然为之手校，而又序其□简，因题之曰节庵先生存稿。”

王礼培跋云：“于少保奏议传本尚多，此则其诗文集，诸家目录皆未见，焦弱侯《国史经籍志》有其目。此本刊于成化十二年，有汪鱼亭、赵辑宁、古欢堂诸家藏印。善化贺瑗为耦耕先生之子。湘乡王礼培记于小招隐馆。”王礼培，光绪癸卯进士，好收藏，藏书多秘本。

此成化刻本极希见，各私家目录皆不见著录。钤印有“行素堂藏书记”、“赵印辑宁”、“古欢书屋”、“汪鱼亭藏阅书”、“中肃”、“善化贺瑗所藏书画印”、“燕谋”、“湘乡王氏秘籍孤本”、“扫尘斋积书记”、“礼培私印”。

明初刻本《圆庵集》

《圆庵集》十卷，明释居顶撰。附录十卷。明初刻本。殷鲜颢、丁祖荫、归曾祁跋，二册。半叶十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题“天台释居顶玄极”。前有荣禄大夫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序。

居顶，字玄极，黄岩人，幼学出世法，聪慧过人，得西邱之正传，性相双融，行解兼至。初住四明翠山，次迁婺之双林。洪武中授僧录，住灵谷，敷座传经，其道大行。永乐间寂。有《续传灯录》三十六卷。

是集存六卷，为一至六。卷一诗、赋、辞五十二首；卷二至四为序，三十六篇；卷五说十一篇；卷六记十三篇。计一百一十二首、篇。余四卷及附录一卷今存宁波天一阁。《天一阁书目》集部三著录。又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之书即此本，为赵元方先生携示者，但作六卷，误也。据杨士奇序，云明太祖闻其名，召至奏对称旨，命为僧录左讲经，升左闾教兼住持灵谷寺，奖任之日重焉。又玄极平生诗文甚富，然多不存稿，其谢世后，其徒崇远收集散逸，仅得其诗赋杂文二百首，厘为十卷。按杨序中“厘为十卷”之“十”字，被估人剗改为“六”，以残充全，傅氏即为其蒙。

殷鲜颢跋云：“天台顶公为诗文数十年，即远游不遑息，圆寂后，其徒汇而刻之，名曰圆庵集，杨士奇为之序，江南北少流行本，故诸藏书家多不载此书，而世遂无知之者。戊午秋，余得之武林，读之能于诸名家外自辟町畦，其古质处如汉尺秦权，博雅处如山经水注，诡逸处如磬轩竭陀，真率处如村谈巷语，众妙毕臻，无美不备，知公之得于此道者深矣。按序云，公字玄极，天台儒家子，壮岁出家，事浮图，师道通。弃去，从名儒游，尽力为诗文，业大进，偶有所作，一时传诵之。洪武中，王十一子椿封成都，知其贤，币聘之，公不去。太祖召为僧录，迁左闾教，住持灵谷寺。所交皆当世贵显有大才，而亦甚奇公才，公由是知名。在灵谷时，虽居方外，然朝廷庆贺事，未尝不与，集中嘉禾、应制诸诗是也。洪武十五年，高后崩，诸王奔丧将还，帝选高僧各一，与之福上人在遣中寓诗于王。其后二十六年巽公之蜀，又为文，以宣王之德化。其卷卷不忘蜀王者，盖以感王之知遇也。公生于元季，流寇之乱尚及见之。洪武中，公年方盛，所作诗文甚多，永乐改元，公将老，而又怀逊国之忧，则绝笔矣。集凡六卷，刻于洪熙，初集不载年岁，以杨序推之，当亦可信。戊午十一月耕石殷鲜颢记。”殷氏所云六卷，也误。

丁祖荫跋云：“是集诸家藏目未著录，字体圆劲，纸质坚韧，确是明初刊本，去元槧遗意未远也。元季多名僧，蒲庵、全室为最著，

东里称公在伯仲间。今二集流传亦罕矣，矧是本之亡来久乎？天壤孤槩，当与予家蒲庵一集共宝之。戊午嘉平初园识。”

归曾祁跋云：“耕石游杭，得明僧居顶圆庵集，刻划精爽，纸墨隽雅，确系明初佳刻本，而诸家藏目未载，比之陈氏之得稽瑞，喜不自胜，出以视余。余案，顶公俗姓陈，台之黄岩人也。父君璋，母氏叶，夫妇奉法华惟谨。兄景星、嫂氏王刲股疗翁疾。顶公响慕真乘。发心出家，投天台和尚无愠，剃落受具。无愠淹博教观，益工文翰，年七十，归自京师，著《山庵杂录》上下卷，顶公与其同门温中等镂板行世。顶公事略，不慨(?)见乡览杂录，而知其得父师之教，濡染有自来。今观其诗文，又知顶公所与交者，皆一时知名士，天资清敏，才解英富，承一心三观之传，通百氏诸子之学，宜其洒翰摛辞，动可观采也。文如送松岩上人侍师使日本序，有曰惟忠与孝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念佛三昧说，有曰治其心实自古立国为政之本也。是则顶公之学，不仅以法雨溉莖草，慈云遮尺地，成宗门著作家已也，殆隐于浮屠，窃取君平卖卜之意欤。己未闰七夕，虞乡归曾祁跋于三薇精舍。”

铃印有“赵氏元方”、“曾在赵元方家”、“赵钊珍藏”、“一廛十驾”、“藏园籍观”、“沅叔审定”。

明弘治刻本《梦墨稿》

《梦墨稿》十卷，明时季照撰。明弘治五年(1469年)魏士华、吴昌期刻本，四册。半叶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双边，三鱼尾。题“四明时季照著”。前有翰林院尚书博士迪功郎饶仲恭序、永乐二年国子祭酒胡俨序、翰林学士奉议大夫王景序、弘治五年广东按察副使李士实序。藏上海图书馆。

时季照，《明人传记资料索引》等书皆未收。按是书卷十有“梦墨生自述”，云“生名某，字某，时其姓，以字行，四明慈溪人。幼能

诗,其师称赏……学古文涉猎经史,未尝释卷。”饶序也称季氏“而于五经四书之旨,周程张朱之学,未尝息荒于心,秦汉以来不逮唐宋诸家之文,未尝绝吟于口,宜其文字之古雅,诗律之精严,而人莫能及也。”查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七,有时铭《梦墨稿》十卷,“名贤录、千顷堂书目、征文录曰梦墨稿,范氏天一阁藏有刊本,永乐间临川饶仲恭为之序,徐象梅称其文奇正间出,变化不穷,希古作者。”或铭乃其名,季照其字也。

是书卷一五言诗、五言近体、五言古体;卷二七言绝句;卷三七言近体;卷四七言诗;卷五乐府、词;卷六赋、文、传、赞;卷七铭、箴、书、跋;卷八记;卷九序;卷十为“梦墨生自述”。其稿署“梦墨稿”,乃时氏尝梦人遗以墨,自是学益进。因号所著为《梦墨稿》。《明史·艺文志补编》之《明史经籍志》及附编之《国史经籍志》著录有李照《梦墨稿》,乃舍其姓氏,误季为李,大谬也。《千顷堂书目》未著录。

李士实序云:“其集旧已梓行,而今亡之。侍御魏君士华,公乡人也,仰止先达,意亦惓惓,间得旧本,喜不释手,因其自□,以付抚州郡守吴君昌期翻刻以传。”此弘治本虽为翻刻,然也时氏诗文集传世仅见之本。

钤印有“章氏珍藏书画”、“清玩草堂”、“瑞□鉴赏书画之印。”

明成化刻本《彭文宪公集》

《彭文宪公集》八卷,明彭时撰。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彭颐刻本。十二册。半叶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前有成化十八年杨守陈序。藏上海图书馆。

彭时,字纯道,安福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宪宗时累官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进少保。立朝三十年,持正存大体,有古大臣风,卒谥文宪。有《可斋杂记》。

《明史·艺文志》中著录此书为四卷,《千顷堂书目》未注录。

《四库总目提要》入存目，也为四卷，云：“其集原本十卷，岁久散佚，此本乃其六世从孙笃福所刻，掇拾残剩，取盈卷帙，不足见所长矣。”此本八卷，卷一至三为序，计四十七篇；卷四记十一篇、传二篇；卷五神道碑铭八篇、墓表三篇、墓碑铭一篇、墓碣铭一篇；卷六墓志铭十五篇；卷七五言古诗五首、七言古诗二十六首、五言律诗十五首、五言排律二首；卷八七言律诗六十八首、七言绝句二十首。按四库所据之本为明万历间六世侄孙笃福编、七世侄孙志桢重梓之《彭氏二文合集》（清康熙五年刻本）中，彭时集四卷，卷一为奏疏十一章；卷二诗，有五言古风二首、七言古诗二十四首、五言律诗七首、五言排律一首、七言律诗三十首、七言绝句十七首；卷三为序八篇、记四篇、跋三篇；卷四为碑铭二篇、墓志铭六篇、祭文四篇。又有附录一卷，辑彭时行实、墓志铭、文集原序、奏疏原序、殿试策一道。此明成化本当是彭时集最早之本，较后世之重编重梓者在内容上多出许多，为罕传之书。

钤印有“龔堦”、“雪庐”、“周越然”、“越然”、“吴兴”、“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吴兴周越然藏书之印”。

明嘉靖刻本《箬竹堂稿》

《箬竹堂稿》八卷，明叶盛撰。明嘉靖八年（1529年）叶梦淇刻本。明叶恭焕、叶古愚跋，近人王礼培跋，八册。半叶十一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前有天顺己卯自序、嘉靖八年叶梦淇序。题“皇明名臣正议大夫资治尹吏部左侍郎谥文庄昆山叶公存稿，奉议大夫同知衡州府事荫孙叶梦淇刊行，乡进士衡阳门生朱希贤校正。”藏上海图书馆。

叶盛，字与中，号蛻庵，昆山人。生于永乐十八年，卒于成化十年。正统十三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代宗立，进都给事，物论推重，擢右参政，督宣府，协赞军务。天顺时以右佥都御史巡抚两广。宪

宗朝擢礼部右侍郎，转吏部左侍郎，卒谥文庄。生平嗜书，手自雠录至数万卷，尝欲作堂以藏之，取《卫风》“淇奥”学问自修之义，名曰“策竹”。

是集卷一三言、四言、五言绝句、五言律诗、五言古诗，五言排律、七言绝句；卷二至三七言绝句；卷四七言律诗；卷五序；卷六说、墓志铭、表、赞；卷七祭文、题跋；卷八题跋、杂记。《明史艺文志补编》著录此书，《千顷堂书目》著录有《策竹堂集□卷》。又《四库总目提要》入存目，云此集“乃盛所自订，凡诗词四卷、文四卷。诗词皆非所长，文有劲直之气，稍胜于诗，然亦无杰构，惟碑志诸篇什，尚颇整饬有法耳。”

此集乃盛自编，始于景泰三年，终于景泰七年，所收皆官岭北及抚广时所作，其时盛当三十三岁至三十七岁时。叶梦淇序云：“策竹堂稿者，先公官岭北及抚广时所作，诗文八卷，共若干首，皆先公手自编定，兹于是而刻之者，存手泽也。淇尝于京师接厚斋老先生语及广中故事，数称先公抚广时，恩威并著，宽猛两宜，每有大功，辄推于人，虽近时名臣声誉之赫赫者，而其实殆不若也。……手泽之藏于家者，子孙容可不寿诸梓乎？推被其泽者之感，以重继其世者之思，盖不容不刻矣。凡为我叶氏子孙者，尚当世守之。”梦淇，盛子，正德中知衡州府，廉能公正，治民如治家，以疾卒于官。

叶恭焕题记云：“此上红点者，乃俞仲蔚所选，将欲录出付梓一部。括苍山人恭焕记。”叶恭焕，盛玄孙，字伯寅，号括苍山人，竟盛遗志，建策竹堂以藏书，王世贞为之记。仲蔚乃俞允文，又字质甫，也昆山人，年十五，为马鞍山赋，长老异之。年未四十，谢去诸生，专力于诗文书法，与王世贞友善，为嘉靖五子之一，有《俞仲蔚集》。又书中朱笔所点有两种，一在诗之篇目或某诗之一第一字上，色极旧，此即叶氏所云仲蔚所点选者。另又有红点，见诸目录之篇名或夹签之篇名上，夹签中有“宜参考乾隆板更正”字样，色泽较新，当清人所为。

叶古愚跋云：“策竹堂稿本，先君之所藏而分授大兄者，被其后人借去十余年矣，屡索不还，仅偿水东日记一部，大兄恒不能忘情焉。今渠后人亡未一载，此书已流落书肆矣，余今得之，不啻赵璧之完归，大兄归当以告之，喜可知也。时丁丑仲夏，古愚识。”

王礼培跋云：“王士禛《池北偶谈》云，叶文庄公集，世无刻本，所传止《水东日记》四十卷。予从其远孙翰林学上诩庵所见公集稿二册，未编卷次，序、记、碑、志、杂文凡二百四十六首，附《宣府志》序例一卷，后有叶氏族谱，甚简质。又一册有巡抚宣府关防。诗文多手稿，皆公亲笔点窜。公文章平实条畅，盖德宣以后弘治以前文体，大概如此。《国史经籍志》载公集四卷，不知何据？学上云，集至今未梓。其弟方蔚则云，公集旧已版行，岁久失传耳。礼培案，此《策竹堂稿》八卷，为嘉靖八年裔孙叶梦淇所刊。《经籍志》所载四卷，当只得此集之半，或文或诗耳。诩庵先生所得公手稿，当别是一集，故文之篇数不合。而《宣府志》序例、叶氏谱，此本皆无之，即所谓至今未梓之本也。其弟方蔚所云，公集旧已版行，殆即指此刻耳。旧有叶恭焕题记云，红点乃俞仲蔚所选，欲录出付梓。其说必有依据。又有叶古愚识语，备述家集之失而复得，不啻赵璧。则是书之珍贵可知矣。宣统二年冬，得之袁漱六先生家。又六年，秋窗曝书，遂为题记。”

此为叶氏家刻，流传亦罕，国内所藏仅此一部，且镌工精良，笔致疏秀，阅之赏心悦目，又有盛玄孙等人题跋、印记，当更难得。

铃印有“叶恭焕印”、“据梧生”、“古愚”、“礼培私印”、“扫尘斋积书记”、“湘乡王氏秘藏孤本”、“杭州叶氏藏书”、“武林叶氏藏书印。”

明弘治刻本《彭文思公文集》

《彭文思公文集》十卷，明彭华撰。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刻

本。十册。半叶九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题“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弟礼校编”。前有弘治十六年林瀚序、杨一清序；末有弘治十六年杨廉、十五年杨循吉后序，又有彭礼跋。末二行题“昆山县举人方鹏、生员陆表校刊，儒士李元寿誉写”。

彭华，字彦实，号素庵，安福人，彭时族弟。自幼笃学，深于六经之言，抱负宏远。年十九，以家学领江西乡荐第七名，景泰五年会试第一。性深刻，多计数，善阴伺人短，与万安、李孜省相结，藉以排斥异己，大臣相继被逐，其遂由詹事迁礼部侍郎，入内阁。逾年以风疾去，卒谥文思。其传《明史·万安传》附见，又见华集卷十之附录行实及墓志、神道碑铭中。

卷一经筵讲章（尚书十三、春秋一、中庸二、孟子一）；卷二颂一、铭二、书七；卷三序二十二；卷四记十七；卷五碑铭九；卷六墓志一、墓表二；卷七行状四、传五、哀辞六；卷八题跋十二、赞文、祭文二十四；卷九诗七十七、词十八；卷十为附录，为像赞二，寿序一、行实一、墓志一、神道碑铭一，哀辞一、祭文二。

彭华集，《明史·艺文志》著录有十卷、六卷本二种。《千顷堂书目》作“彭文思公素庵集十卷”。《四库总目提要》著录为六卷之本，乃华六世孙笃福所编。《提要》云：“所著有《素庵集》九卷，李东阳序，称其文严整峭洁，力追古作者，今未见传本。”此集十卷，或即《提要》所云“未见传本”之书，然此本无东阳序，犹可存疑。

杨序云：“彭文思先生即卒七阅岁，其弟都宪公辑其遗文殆千篇，叹曰是先生心神道术所寓，不可泯无传于后，又追忆先生恒言，以文不贵多，乃属吴门杨仪部君谦择其粹者梓行之，得十一焉。”彭礼跋也云：“先兄文思先生自释褐入馆阁三十四年，诗文颇富，今梓行者仅九卷，文百五十三篇，诗词百余首，盖收什一于千百，岂敢轻有所择哉？……夫先生为文最慎严，数脱稿而后出以示人，或已出而稿之存于家者，时加检阅，辄有删正，故今行者与昔少异，遵存稿也。”

江西省图书馆藏有彭华集四卷，又有附录一卷，乃明万历四十年(1612)彭笃福刻彭氏二文合集本，清康熙五年又有重梓之六卷本，题“六世孙笃福编辑、七世孙志桢重梓”。其集中所收卷一经筵讲章六、重译末王颂；卷二为诗，古风十、五言律诗六、七言律诗二十二、五言绝句二、七言绝句八、词十四；卷三为序九、记九；卷四为传四、题跋七、书三；卷五为碑铭三、墓志铭十四；卷六为行状三、哀辞二、祭文八。附录则为像赞二、行实、墓志铭、文集原前序、后序、文集跋。以弘治本和清康熙五年刻本之内容相核，清刻似仅为原集之一半矣。是书传世不多，各家目录中仅台湾中央图书馆收藏一部。

明弘治刻本《定庵集》

《定庵集》五卷，明张悦撰。荣寿录一卷。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刘琬刻本。三册。半叶九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鱼尾。前有弘治甲子赐进士中宪大夫松江府知府前监察御史宜春刘琬序。

张悦，字时敏，号定庵，松江华亭人，天顺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成化中出为江西佥事，改督浙江学政，力拒请托。孝宗时为吏部左侍郎，两摄选事，众称公允。官至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镇静简易，上下安之，赠太子少保，卒谥庄简。事迹具《明史》本传。

卷一诗类，计二百六十四首；卷二题跋七篇、赞五篇、传二篇、箴二篇、书二篇、表一篇；卷三记五篇、序十二篇；卷四行状一篇、墓志铭八篇、墓表二篇，祭告文三十一篇；卷五奏疏二十二篇。末附荣寿录一卷。是书《明史·艺文志》卷四著录，《四库总目提要》入存目，云：“是集凡诗一卷、文四卷，大抵流易有余，而颇乏隽永之味。”

刘琬序云：“吴淞定庵张先生，际此隆盛，夙赋醇粹，养成笃实之学，自庚辰进士历秋官，擢江浙宪佥推提学，寻升湘蜀宪副，长迁

都察院佥都御史，改刑、礼、吏三部侍郎，转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迁吏、兵二部尚书，参赞机务，以年高七上章疏乞休。……既衰成帙，名曰《定庵集》，复录两京缙绅以及乡士夫所赠送者，别为一帙，名为《荣寿录》。”

铃印有“晓霞”、“晓霞收藏”、“徐钧印”、“长林爱日”、“灵芬馆图书印”、“爱日馆收藏印”、“枫溪戴二蕉珍藏书画之章”、“善化贺学蘧秘籍书画之章”、“善化贺瑗鉴藏之章”、“礼培私印”、“扫尘斋积书记”、“松石秘籍之章”。

清康熙抄本《耻庵先生遗稿》

《耻庵先生遗稿》不分卷，明胡超撰。清康熙胡俊生抄本。潘景郑、范行准跋。一册。半叶九行三十字，蓝格。

胡超，字彦超，号耻庵，青阳人。成化间中式应天举人，成化八年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虞衡司转营缮员外郎。

卷一第一叶第二行有“七世从孙东田俊生倬臣甫录于绿野堂之读书深处”。俊生，字一之，康熙三十一年贡生。诗末并录胡超识语，云“予承乏虞衡，近委治京河，公余因阅唐诗鼓吹，辄亦和之，积二百余首，非敢与唐人驰聘，特写一时之兴耳。予友杨廷光，欲索一观。噫！廷光其知我者，岂以效顰而见诮也，聊具稿以上，且求正云。时成化癸卯仲夏既望胡超识”。癸卯为成化十九年。

是稿收诗七百九十八首、文一篇、祭文五篇。此册乃范行准先生收得并赠给原上海市合众图书馆收藏者，潘及范跋具述始末并详证其书，录如下：

“耻庵先生遗诗一册，不分卷，明胡超撰。超，字彦超，号耻庵，青阳人，明天顺间由选贡卒業南雍，成化戊子中式应天举人，壬戌成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虞衡司，转营缮员外郎，奉使华阳王，馈遗皆不受，强之，勉取其一投诸江，今人以投金名其地，寻上

书乞骸骨归，超好学善诗文，当时有以诗名者，虽千里必从往质之，著有《耻庵集》。《千顷堂书目》著录十卷。此册为其七世从孙俊生手录之本，未分卷帙。末附吴宽所撰‘耻庵说’及成化己亥古剡舜夫钱悌一序，或从稿本移录者。又《青阳胡氏文献录》载超所著尚有《班超传奇》一种，未知有无传本。汤溪范行准先生访得此书，重其为乡贤遗泽，特赠馆以图永久保存，爰略志颠末于后，以告后之读是书者。壬辰除夕前二日，潘景郑识。”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超中进士应在成化八年（壬辰）。

“壬辰之夏，衡阳李涿佩秋以邮片示余，谓寝瘵之久，瓶罍屡空，拟将架上之书以易薪米而属旦夕之命，属为作缘，辞极辛切。乃拨冗往视，尚能坐谈，检视架藏，犹盈三十余篋，中惟诗文集居多，而明刊初印本《文苑英华》及《筹海图编》二书为白眉，医部则多经见者，因稍检若干种，以介友人。其后往返数四，尽为此事。间从秘籍中出示吾邑胡超《耻庵集》，谓此乃人间孤本，历劫幸存。今老病待尽，以予与胡氏同邑人，又宿著缣素，故珍重付托，情意綦至，甚可念也。涿于民国初年曾长吾邑，并倡修邑志，有涿序可考，唯谓此书于三十年前以重值得之杭肆、而涿序自云‘又胡超《耻庵集》，余从其裔孙心农得康熙时抄本一册，无卷数，次第甚紊乱’云云。则此本涿实取于胡氏后人也。《耻庵集》自一见于黄氏《千顷堂书目》后，公私藏家迄无著录，则是书为天壤间孤帙，洵非浪言。龙游余绍宋越园，自负为其乡邦文献之宗，所为邑志，固亦度越前人，以此新会梁启超剧称许之，顾仍以超为龙邑进士并为立传，固不免流于乡曲之见，亦由未睹此集耳。今详汤溪建于成化七年，系割金、兰、龙、遂四邑毗连之地者，明年超始成进士，实开邑进士也。唯《耻庵集》有‘新建汤溪县上梁文’，末有‘成化七年岁舍辛卯闰九月七日邑人进士胡超撰’一行，‘进士’二字，显为后人沾入。超为成化八年进士，固有题名碑录可验也。自超登进士第后，邑之甲科几尽为青阳人，至清始替，然仍为著姓。而数百年来青阳之艺文零落殆尽，不可复

求。此书亦几成断种，赖泚左右葆爱，仅存于世，复珍重付予。予何敢重踏胡氏后人覆辙，以私于一家一姓，随年运而销尽哉？因举以赠上海市立合众图书馆，俾与读者共守之，庶不负泚三十年来抱残守缺之雅志也。又泚守吾邑时，虽无甘棠之咏，然亦未闻有虐民之政，盖犹愈于后来饕餮之徒吮削民脂，惟恐不至者，殆尚存古儒吏之风乎？今泚歿已年余，予始叙此书流传颠末于此，并检泚与予邮片三纸间于册，以助来者之稽证焉。时公元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三日邑人范行准记。”

是书《明史·艺文志》、《四库总目提要》皆未著录，今藏上海图书馆。

钤有“汤溪范氏栖芬室图籍”印。

明活字印本《松筹堂集》

《松筹堂集》十二卷，明杨循吉撰。明万历元年（1573年）上海顾从德芸阁木活字印本。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四周单边，白口，书口下有“顾氏芸阁”四字。卷一第一页题“吴郡杨循吉著，上海顾从德校”。前有万历元年顾从德序。

杨循吉，吴县人，字君谦，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进士，授礼部主事。性狷狭，好持人短长，致仕归，年才三十一。循吉体弱多病，好蓄书，闻某所有异本，必购求缮写。结庐支硎山下，课读经史，并以松枝为俦，不精熟不止，多至千卷，作文构思，竟日不苟。《松筹堂集》即循吉自定诗文之合集。

集凡十二卷。卷一赋，卷二古诗，卷三记，卷四序，卷五碑，卷六至七墓志铭，卷八墓表，卷九至十杂著，卷十一骈俪，卷十二词。杂著中有《吴中水利议》，系统论述吴中水利。循吉以为兴修水利至为重要，不得轻视之。“所谓水利者，今为水害矣。何谓水利？太湖之水善用之则为利，不善用之则是为害也。不善用之，害则今年大潦，

禾尽没，民至饿死，卖子女，拆庐舍，而不得食者是也。害至是弗可再，皆郡中所目见，有去害之道而容不讲乎！所谓致害者，可一言而尽也。不开白茅塘，害也。害何在？害田、害人，害人之好儿女为奴婢，害无罪之人束腹而死。”应该说，在四百年前能这样直言不讳地呼吁上官兴修水利，为百姓着想，这在封建社会的官吏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循吉著述颇多，除《松筹堂集》外，尚有《苏州府纂修识略》、《吴中故实记》、《吴中往哲记》、《庐阳客记》、《吴邑志》、《奚囊手镜》、《篷轩别纪》等近二十种。其中《松筹堂集》和《奚囊手镜》都为循吉的重要著作。据《列朝诗集小传》云：“《奚囊手镜》会粹诸总类书，多人间未见之书，最为该[咳]博”。可惜的是，这部稿本后为刘子威、王元美分得，今已散佚不存了。

“顾氏芸阁”即顾从德，字汝修，为其时松江之望族，其人颇喜金石，尝摹唐张旭书，刻有《烟条帖》。又搜罗古印，摹刻成谱，为《集古印谱》六卷，书口下亦有“顾氏芸阁”四字。

顾从德于嘉靖丙午（1546年）北试时道经吴门，获拜循吉，时循吉寿已望九。从德在与循吉交往中，“感先生之知，而益恨相见之晚”。循吉逝去后四年，从德“钞是集于董子元家，子元雅尚博综，乃与广搜遗文，全并为一函，将登梓以傅，会友人以已刻告，遂中止，然此心终不能愒然也。”后来，从德梦中思及循吉，“告以刻集事，先生亦不答，久之，其意若有所托者。德随索集稿。先生曰：此属之华某，当用他物易归，即自袖中探出一把若鳞珠卞玉相贯者然，方遗易稿者去，而忽梦回枕上矣”。“然友人言集已刻终非实事，今卒登梓，一以酬德挂剑之心，一以慰先生神交之托”。

此活字印本字体歪斜，大小参差，深浅不匀，鱼尾不连，边框断离。卷九第一页书中下“顾氏芸阁”排成“氏芸阁顾”；卷十二第一页排成“阁氏芸顾”。至于书中植字错讹，更是百出，间有漏句。此书流传罕见，今所知者，仅上海图书馆入藏二帙，苏州市文管会残存

卷一至二。明代木活字印本传世不多，而顾氏用活字排印图书似亦仅此一种，别无他书传世。

书中钤有“毛氏收藏子孙永保”、“汪士钟印”，可证曾为明末常熟毛晋汲古阁、清代吴中汪士钟艺芸书舍所藏。

明嘉靖刻本《竹庐诗集》

《竹庐诗集》一卷，明吴琏撰。明嘉靖九年（1530年）刻本。一册。半页十一行十九字，左右双边，上白口，下黑口，双鱼尾。题“南海吴琏著”。前有嘉靖九年胡韶序。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吴琏，字美中，南海人，成化十年中乡荐，二十年成进士，任含山知县，以忧去，起复进贤，引疾归，卒年八十余，又有《洗炭录》。

是集录吴诗二百七十七首，多其家居时所作，其有“自喜”诗云：“堂堂八十翁，自喜无人识。外事了不闻，闭门看周易。”也可窥其心态。胡序云：“近得考部来书，有先人以癸未即世之谕，披緘未竟，涕泗交流。”癸未为嘉靖二年，琏当卒于是年。

此书镌刻甚佳，刷印清整，颇为难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均未著录。《天一阁见存书目》卷四曾有著录，但已散出。今所知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及台湾故宫博物院（原藏北平图书馆者）各一部，合此也仅三部。

钤印有“阳湖陶氏涉园所有书籍之记”、“桐溪传生”、“番禺屈氏所藏”、“荫堂”。

明万历活字印本《思玄集》

《思玄集》十六卷，明桑悦撰。明万历二年（1574年）桑大协活字印本。八册。半页十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白口，双鱼尾。金镶

玉装帧。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是册题“柳州府通判海虞桑悦民恠著、赐进士罗池计宗道惟中校”。序跋皆佚去。故《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作“明活字本”，并云“是本之印，不知的在何年，疑当正德、嘉靖间也。”按此活字本传世不多，国内仅藏七部，为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博物馆等收藏。检上图藏本，前有弘治十八年计宗道序，后序则佚去。又查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知北京图书馆藏本为四库底本，残存八卷（卷六至七、十一至十六），末有万历二年粤西柳融、青城野史李祝后序，且定为明万历二年桑大协活字印本（四库底本），则普大本当亦此本也。

桑悦（1447—1513年），常熟人，子民恠，成化举人，迁柳州府通判，丁外艰归，遂不出。家贫无所蓄，书从肆中鬻得，读过辄焚弃之。童时已自能文，为人怪妄，敢为大言以欺人。有《桑子庸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存目著录此书云：“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悦在长沙著《庸言》，自诩穷究天人之际，非儒者所知。又自称其诗根于太极，则史所云怪妄不虚也。所作两都赋，有名于时，然去班固、张衡，实不可道里计，而夸诞如是，浅之乎其为人矣”。是集名曰“思玄”，据计序“取张平子赋题以为号”。

是刻卷一至二为杂著、卷三文、四碑、五序、六记、七志表、八说赞、九赋、十五言古诗，十一和古人诗、十二长诗、十三五言律诗、十四七言律诗、十五五七言绝句、十六为诗余。是本应有附刻一卷，为悦之志传，然已佚去。

《思玄集》最早有弘治十八年刻本，又有明万历四十四年翁宪祥刻本，清代未有翻刻。今弘治本不可得见，而翁宪祥刻本虽亦为十六卷，但与此活字印本略有出入，如刻本卷一为赋，二为杂著。又如卷三为文，活字本仅有“留穷文”、“吊屈原文”、“吊贾太傅文”；而刻本则多出“祭刘贤良文”、“祭柳子厚文”等五篇。又卷五为序，刻本又多出“节妇陈孺人节寿堂诗序”等五篇。可见此活字印本缺漏

较多,不及后来刻本之完善。

笔者在1987年9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总图书馆观书,也见有此活字本残帙,存一册,为卷三至五,四库底本,乃傅增湘先生早年售出者。北京图书馆所藏和哥伦比亚大学藏本原为一帙,然仍佚去卷一至二、八至十。附记于此,不知有无延津剑合之缘。

清抄本《雪江诗稿》

《雪江诗稿》二卷,明释明秀撰。清抄本。一册。半叶十行十九字,黑格,题“海盐释明秀子呈著”。前有嘉靖十六年仁和姜南序、嘉靖丁酉徐泰元序,末为嘉靖丁酉吴昂撰《石门大和尚传》。

明秀,字子呈,海盐人,俗姓王。成化丁未削发于海宁天宁寺,晚习定于钱塘胜果山。号雪江,又号石汀山人,晚号石门禅师,素与孙太白、郑少谷、沈石田诸人善,卒于嘉靖十二年。

是书名雪江者,乃从其始号。卷一诗二百十三首,卷二诗二百零一首,共四百十三首。按《盛明百家诗前编》有《释雪江集》,收明秀诗一百零九首,仅是本四之一。明秀削发为僧后,谙内典,修戒行,其诗也得元人之遗思。吴昂《石门大和尚传》称其生平诗草累千篇,今存录者十之二三。

姜序述明秀其人其诗甚详:“僧以诗名自贯休始,而唐宋诸高僧继之,……而复有所谓雪江和尚者出焉。尝取其诗而读之,观其臭味清越,膏芬馥播,如入檐卜之林,楠檀蔼然,而清香独异也。其高古澄迈,秀辞峻句,如瞻好坚之树,众木森然,而乔姿孤声也。其圆融宛转,和声绝唱,如闻频伽之鸣,百鸟啾然,而奇音不偶也。由是高标方外,独步吟坛,继响前宗,驰声海内,岂偶然哉?公名明秀,始出家,为海盐天宁寺僧,实为楚石琦公九世法胤,以戒律精修丛林,推为僧会。已而厌之,去游钱塘胜果山,遂构许泉亭居焉,更号石门山人。初与朱西村、陈句溪结诗社,晚得友郑少谷先生,皆海内

闻人。公既没，其徒永钦，将梓行公诗。……”

《明史艺文志》卷四集类有《明秀雪江集》三卷，多此抄本一卷。然据徐泰元序，明秀化去后四年，其徒永钦乃选拾明秀遗诗，得四百余首梓以传，则明秀诗集最早刻本应为明嘉靖十七年永钦刻本。此抄本收诗也四百余首，当从此刻本抄出。

明隆庆刻本《龙江集》

《龙江集》十四卷，明唐锦撰。明隆庆三年（1569年）唐氏听雨山房刻本。四册。半叶十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题“云间唐锦士纲”。前有隆庆三年顾名世序，又朱希周撰“唐公墓志铭”。

唐锦，字士纲，号龙江，上海人。自少以文学名，弘治九年进士，预修《大明会典》，除东明知县，升兵科给事中，累官至江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其人好学不已，凡诸子百家之书，靡不周览，为文章庄重有法，所纂又有《上海县志》、《大明府志》、《龙江梦余录》诸书。生于成化乙未，卒于嘉靖三十三年，年八十。事迹具见序后朱撰墓志铭。

卷一诗八十六首；卷二至四为序，共三十篇；卷五至七为碑记，共十三篇；卷八至十一为墓志铭，计十六篇，墓表一篇、诔一篇；卷十二至十三为行状，计四篇；卷十四杂著二十二篇。

顾名世序云：“先生性嗜史籍，自胜冠至于耄齿，口未尝废称说，凡士民之贤豪有声者，皆愿交亲之，其乐善诤诤，推置自喜，诚其中不能自释也。优游林壑余三十年，逴醇谨躬、孝弟廉让之节如一日，族里化其行，几于还醇矣。自非质有其内乌致是哉。虽天靳其施，而有文足以为训，有子世具居能世其学，是役躬亲校雠，鬻琴书以命梓。忠信姻懿，绍美后先，可谓声施不穷矣。天子盛德之根，岂独无意其间哉？先生官谏议，日奏议凡若干篇，皆论当世大务，今毁不存，所存仅仅止此，又非先生所以垂后之意。……”

是书《明史·艺文志》著录，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一部，乃原藏北平图书馆者。卷一第一叶书中下有“长州钱世杰写，姚起刻”。钱世杰为明代著明写工，除此本外，又有《咸宾录》八卷、《医学纲目》四十卷、《国朝名世类苑》四十六卷、《楚辞》十七卷附疑字直音一卷、《新刻三径闲题》二卷皆其手写上板者。又卷十四有书牌“隆庆己巳唐氏听雨山房雕梓”。按此本潘恩序佚去，目录叶也缺失一叶。刻工有章右之、仇鹏、兆、林志等人。

钤印有“朱域”、“敷九”。

明万历刻本《石田先生集》

《石田先生集》十一卷，明沈周撰。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陈仁锡刻本。八册。半页九行十九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题“长洲沈周启南著，后学钱允治功甫校，陈仁锡明卿编”。前有万历乙卯钱允治序。

沈周，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长洲人。博览群书，文学左氏，诗拟白居易、苏轼、陆游，字仿黄庭坚，以绘事名一时，与唐寅、文征明、仇英并称为明四家。郡守欲以贤良荐，周筮得遁之九五，遂决意不出。年八十三而卒。事迹具《明史》隐逸传。

是集以诗体分五言古二卷一百三十三首；七言古一卷八十三首；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合一卷二十二首；五言律二卷二百零六首；七言律三卷三百八十三首；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各一卷合一百九十九首。石田为诗，传其家学，蕴蓄洪钜，而天姿骏逸，又擅丹青，其于画所题诗词至多，今十不得三四，观此集，仅得一百六十余首。

钱允治序云：“先生遗集一刻于成化甲辰，鄱阳童太常轩为之序；一刻于弘治癸亥，安城彭中丞礼为之序；一刻于正德丙寅，同郡吴文定宽为之序。互有去取，互有得失。嗣后散佚漫漶，莫有爱惜收拾之者，逮今万历中，稍稍复知向慕，欲付剞劂，则不可多得矣。

陈孝廉明卿既刻其先白阳先生集，复欲哀先生集，而苦无善本，不佞为之访于故藏书家，稍获一二，于是按体分类，都为若干卷，付书林翁氏”。

沈周集明代凡有六刻，成化二十年所刻今已湮去不存，余五刻一为《石田稿》三卷，弘治十六年黄淮集义堂刻本，书口上有“弘治癸亥集义堂刊”八字二行，存世仅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省市图书馆各有一帙。二为《石田诗选》十卷，华汝德辑，正德安国刻本，也即《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本，传世极罕，全帙仅一部，藏上海图书馆。三为《石田先生诗钞》八卷《文钞》一卷，瞿式耜辑，又附事略一卷，清钱谦益辑，明崇祯十七年瞿式耜刻本，藏北京、上海、南京等馆，约十余部。四即此陈仁锡刻本，流传较多。其时，陈氏还刻有明陈淳撰《陈白阳集》不分卷，也即《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为《陈沈两先生稿》者。五为明隆庆间俞宪辑《盛明百家诗》本，收石田诗一卷。明代画家所撰诗文集，传世较多者为唐寅集及此集，均在二十部以上。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此本佚去陈仁锡序。仁锡，字明卿，天启进士，授编修，累迁南京国子监祭酒，卒谥文庄。是书字体类松雪，颇遒美。铃印有“孙若英氏”。

明万历刻本《边华泉集》

《边华泉集》八卷集稿六卷，明边贡撰。明万历魏允孚刻本。四册，清毛贻跋。半页十行二十二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前有魏允孚跋。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边贡，字庭实，号华泉，山东历城人，生有异质，襁褓中从祖母学语章句辄成诵。弘治九年（1496年）成进士，授太常博士，擢兵科给事中。贡峻直敢言，孝宗崩，上疏劾太监张谕与太医刘泰、高廷和用药之误。又劾太监苗远与保国公朱晖、都御史史琳用兵之失，辞

义剀切，闻者凜然。后迁太常寺丞，以不善事刘瑾，出为卫辉知府。正德五年（1510年），改荆州。次年即擢山西提学副使。世宗即位，即起为南京太常寺少卿，晋南京太仆寺卿，历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馆，转刑部右侍郎，拜户部尚书，皆在南京。贡早负才名，所交悉海内名士，久官留都，优闲无事则游览江山，挥毫浮白，夜以继日。后因纵酒，而为右都御史某所劾，遂废职致仕。归后筑万卷楼于湖上，蓄书籍金石文甚富，一夕毁于火，贡仰天大哭曰：甚于丧我也，遂发病卒，年五十有七。

明代自永乐后，辞尚纤弱，贡与李梦阳、何景明、徐正卿起而振之，号为弘治四杰。鲁中立《海岳灵秀集》云，华泉之作，虽不逮何、李，然平淡和粹，考庙以前，海岱之才无其伦比……独边华泉兴象飘逸，而语尤清圆，故当其推此人。陈子龙《明诗选》则曰，尚书才情甚富，能于沉稳处见其流丽，声价在昌谷之下，君采之上。贡诗清婉和粹，顾起纶《国雅品》也云，边集中如“绿水阖门道，青山建业城。地入河流渺，天连塞日曛”。“鲁连箭灭遗书在，微子城荒故堞留。千盘鸟道缘云上，五色龙江抱日流”。

是本诗集卷一四言古体六首、五言古体六十六首、七言古诗十六首；卷二骚体四首、乐府四十首、歌行五十三首；卷三至四五言律诗二百七十二首；卷五至六七言律诗三百六十五首；卷七五言绝句二十九首、七言绝句一百四十五首、五言排律十三首、长短句六首、六言六首、六言近体一首；卷八箴二篇、铭二篇、颂一篇、赞四首、诗余六首。集稿卷一奏本一道、疏二篇、序十三篇；卷二序十七篇；卷三书二十四通；卷四墓志铭十篇、行状二篇；卷五祭文二十三篇；卷六杂著二十五篇。

《华泉集》，明代单刻传世者凡三种，一为《华泉诗集》八卷，嘉靖十七年（1538年）苏祐刻本，仅上海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二部；二为《边华泉集》八卷，明刘天民辑，嘉靖十七年（1538年）济南知府司马鲁瞻刻本，存世尚有十余部；三即此本，为魏允孚所刻。魏

序云“先生集旧有本，岁久而蚀，又遗所为文不载，余理济之。明年，从先生仲子搜得数十篇，因叙入集中为重钺之，匪徒不朽于先生之词，且俾论世者有所考见”。允孚，字懋成，号云门，南乐人，万历二年进士，官刑部郎中，与兄允贞、允中并负时名，世称南乐三魏。

毛贄跋云：“边贡著诗八卷文六卷，大名魏允孚叙而传之，或云公文不止世，然千江之波，其水同源；千枝之秀，其木同本，即一波一叶亦可以求水木之本源，安在先生之集不可即此而逆其全耶？”贄，字映雪，乾隆初山东东莱人。

此本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也有入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为残帙。又明代刻《明四家集》及《盛明百家诗前编》也收有华泉诗，前者二卷，后者一卷，皆为选本。清光绪间张祖同辑《边华泉诗集》七卷附录一卷，为《弘正四杰诗集》收入。另清王士禛辑《王渔洋遗书》也收有《华泉先生集选》四卷。

边华之集，查之数种书目，卷数著录均有不同。李开先《闲居集》中收有其序边集之文，云：“全集四十卷，闻将有入梓者”。又李廷相撰边贡神道碑也云《华泉集》有四十余卷，四十卷本或为最足之本，然则不见流传。《明史·艺文志》著录《华泉集》四卷诗八卷；《明史艺文志附编》则著录为《华泉集》十四卷，而《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一则又作诗集八卷文稿一卷。（乾隆）《历城县志》艺文考所著录之卷数同《明史·艺文志》。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本同此本。《总目提要》云：“诗集为贡没后，其里人刘天民所编，时当嘉靖戊戌……其文集亦大名魏允孚所续刻。”然以此本卷六七言律诗与库本相核，刻本“白岩席上奉于蕃侍御留别之作”、“送顾明府之聊城”、“送胡质轩还京”、“送柴廷相少尹之无锡”四首为库本失收；库本“客至”一首则为刻本所无。四库官员将刘辑本与魏刻本混为一谈，误也。又刘本、魏本互勘，所收也各有多寡。

钤印有“毛式□印”、“番愚屈氏”、“荫堂”、“向邦”、“诵清芬室”、“幼平珍秘”。

明嘉靖刻本《杭双溪先生诗集》

《杭双溪先生诗集》八卷，明杭淮撰。嘉靖杭洵刻本。半页九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四册。前有嘉靖十四年晋江王慎中序，后有林东海跋。清朱彝尊题识。书藏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杭淮，字东卿，宜兴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官至南京总督粮储右副都御史，与兄济并负诗名，与李梦阳、徐祯卿、王守仁、陆深诸人递相倡和。其诗格清体健，在弘治、正德之际，不高谈古调，亦不沿袭陈言，颇谐中道。东海跋谓“杭友洵示予双溪公诗一帙，自进士而刑曹、而视学、而长藩宪、而卿、而巡抚，而近者山林之作多载焉。洒叙平铺，宏雄隽雅，细咏之，真若周鼎商彝，篆纹剥古，其谁不敬重焉者，梓而传之也固宜”。

此为四库底本，钤有“翰林院印”满汉文大方印。卷中有纂修官改动之笔迹，如“序不写”、“此首不必写”、“不必写”。卷四“长至日江上二首”（缺一页）上批有“此诗未完，下有脱简，将此诗删去，接下台州道中写”。又卷中贴有小签纸，末署“陈元熙签”、“纂修卢遂”。卢遂为翰林院编修，任四库馆缮书处分校官。

查《浙江省第五次曝书亭呈送书目》有“杭双溪诗集八卷，明杭淮著，二本”。又《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有此书，注明“朱彝尊手跋”。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此书旧为曝书亭藏本。

是书卷末朱彝尊题识云：“康熙辛巳九月十九日竹垞老人读一过，选入《诗综》一十四首”。钤有“竹垞”椭圆印。按卷中朱笔圈点，为朱氏所为，凡诗名上朱笔画“○”者，即为朱氏选入《明诗综》者。《总目提要》云：“各诗内亦多圈点甲乙之处，盖其辑《明诗综》时所评鹭，今《诗综》本内所录淮诗篇数，并与自记相同。”《提要》写淮为乙未进士，《善本书室藏书志》作癸未进士，皆误。

是书嘉靖间凡二刻，一即此杭洵刻本，藏首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博物馆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合此共五部。一为嘉靖间刻九行二十字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及南京图书馆。

明嘉靖刻本《渐斋诗草》

《渐斋诗草》二卷，明赵汉撰。明嘉靖刻本。二册。半叶十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前有海宁许相卿序、嘉靖三十四年赵汉序，末有嘉靖三十四年钱德洪后序并赵伊跋。

赵汉，字鸿逵，号渐斋，平湖人，正德六年进士，官兵科给事中。嘉靖初请遣逐太监崔文，不听，哭争大礼，系狱廷杖，以疾去。后起用，迁工科都给事中，终山西右参政。

卷上收诗二百二十五首，卷下收诗二百二十三首，共四百四十八首。查清朱彝尊《明诗综》仅收汉诗三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存目，云“是集刻于嘉靖乙卯，诗学江西，于尔时为别调，然风格虽异，兴象未深，究不能独绝一时也。”《明史艺文志补编》著录。今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乃原藏北平图书馆者。《千顷堂书目》作四卷，又查清薛福成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卷四有此书，然作十二卷，惜无法得见。

是集卷下癸卯有“六十六吟”，云“嘉靖丁未汉年七十正”，以此推算，汉当生于明成化十四年。

钤印有“周越然”、“越然”、“言言斋善本图书”、“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

明刻本《归来稿》

《归来稿》四卷，明卢琼撰。明隆庆二年（1568年）刻本。八册。半叶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下黑口，单鱼尾，书口上方刻“归来稿”三字。前有嘉靖壬戌詹珊序、曹天祐序；末有嘉靖乙丑侯有功后序。

卢琼，字献卿，浮梁人。正德六年进士，由固始知县入为浙江道监察，赠光禄寺少卿。嘉靖改元，出按畿辅。桂萼疾台谏排己，考察京官既竣，令科道互纠劾。琼言互相批抵报复，非盛时事。帝怒，夺俸三月，而命部院考之，竟以劾勋贵谪戍边。赦还卒，时八十一岁。

卷一易、书、诗、礼；卷二春秋、战国策；卷三序、记、赋、跋、引、传、书、碑、墓志铭、表、文、论、赞；卷四诗，为五言四句、七言四句、五言律、七言律、古诗、排律及附录。

是书乃琼谪戍生还后所作，故取名“归来稿”。卷一有序曰：“琼不自怨艾，以言语文字罪戍辽左，勤劳军务，亲服边役，居常取经书史策，平昔蓄疑者，摭拾衍绎，固知赘疣，亦惟自释而已。又诗文酬答于人，与日俱积。及蒙赐还家，居二十年内，复叨诏给冠带，以示宥过。杜门守约不能已，于求索而鸣者亦若干首，通前编为一帙，名曰‘归来’。虽用靖节之言，盖十年远遣，万里生还，实赖圣恩浩荡，志喜幸之词耳。”卷四又有“诗发乎情，出于田夫野叟者，朴略无伪，故观政与俗亦必以此。予落泊穷边，词惟自咎。虽处荆棘，而旧知新识，远寓书物致唁，不以升沉易辙。及居十年，朝廷肆青，尤令生还，可见圣政待物之洪，可见友朋风俗之厚。久必湮没，悉宣于声，而田夫野叟之言，似亦可信，因记以自慰。”

卢琼鲠介严毅，不与世俗相浮沉，年未弱冠，则六经史书并诸子百家之书均有涉猎。其读古书，尝研析其大义，究极其奥旨。詹珊序云：“庚午领乡荐，联登甲第，授固始令，政迹为汴中第一，当道力荐之，召拜监察御史。公入台中，亟振扬风纪，罔避权势。遇有国家大政暨大疑狱，即力排众议，守正不回，虽举世不敢言者，独言

之，寻以抗直忤时宰，几被倾轧。幸赖圣明优容，只薄罪戍辽。公寓辽十年，乐天安命，杜门著书，凡经史疑难，悉辨释阐明之，要皆发前贤所未发。感时触兴，则赋诗以自娱，虽所处苦甚弗堪，而情况常豁如也。……公自戍辽至归老，二十余年所著作甚富，晚虑散佚，授二郎汇集之，词微有忌讳者弗录，录其可传者为稿，自名曰《归来》，盖取陶赋归来之义。录成，二郎请寿诸梓。”按，二郎者，即琼子边、篚二人。

《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目均未著录，颇罕见。书藏上海图书馆。

明嘉靖刻本《薛西原集》

《薛西原集》二卷，明薛蕙撰。明嘉靖刻本。二册。半页十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前有嘉靖十四年李宗枢序。

薛蕙，字君采，晚号大宁居士。正德九年进士，累官吏部考功司郎中，以议大礼及办张璁、桂萼所论七事，合数万言上于朝，以忤旨获罪，又为陈洸所劾，遂解仕归，后屡荐不出，卒年五十三。学者重其学行，称“西原先生”。文征明有“薛君墓志铭”。事迹具《明史》本传。

卷上诗一百十一首、卷下一百二十九首，为蕙自正德十年（乙亥）至嘉靖二年（癸未）所作古今诗，计九年。蕙少以诗名，王廷相谪判亳州，激赏之，曰可继何、李。后之论者，亦曰弘嘉之际，三君鼎立，古诗自河梁以暨六朝，近体自神农以迄五季，靡不句追字琢，心摹手追，其诗也有清削婉约之气。

薛蕙为严嵩同年，初亦爱嵩文采，颇相酬答，迨其柄国后，即薄其为人，不相闻问，凡旧时倡和，亦悉削其稿。此诗集中无一字与嵩有关，多为致王廷相、何景明、郑善夫、崔铣、刘天民、文征明等人倡和诗。

嘉靖间，薛蕙集共刻有三种，此为最早二本，另二种为《薛考功集》十卷附录一卷《西原先生遗书》二卷。是集《明史·艺文志》未著录，《千顷堂书目》著录。除此部外，又知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及台湾中央图书馆均有入藏。此本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铃印有“金元功藏书记”。金元功，太仓人，富藏书。

明嘉靖刻本《青湖先生文集》

《青湖先生文集》十四卷附录十卷，明汪应轸撰，汪延良编，杨汝辅辑。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汪延良刻本。五册。半页十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下有刻工。黄纸。金镶玉装帧。题“明赐进士江西提学僉事前翰林院庶吉士户科给事中山阴汪应轸著，不肖男延良编，明赐进士翰林院修撰後学诸大绶校，门人长乐县知县南昌杨汝辅辑”。前有嘉靖丙辰翁溥序、嘉靖三十八年叶邦荣序。附录为朱节撰送汪出守泗州序；湛若水撰赠汪之南都序；崔铤撰赠汪任江西序。书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汪应轸，字子宿，号青湖，浙江山阴人。弱冠举于乡，正德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以谏南巡被杖，出知泗州，州土瘠，民情不知农桑，应轸教以蚕缫耕作，由是民足衣食。有吏才，兼以气节著。世宗立，召为户科给事中，岁上三十余疏，咸切中时弊，后官江西督学僉事，父艰归卒，学者请谥清宪。事迹具《明史》本传，明张师泽《月鹿堂文集》卷五有汪传。

卷一奏疏二十四、卷二序四十八、卷三记十、卷四杂著十二、卷五祭文三十三、卷六铭志十、卷七书柬二十八、卷八五言古诗三十一、卷九七言古诗三十、卷十五言律诗四十六、卷十一至十二七言律诗一百六十九、卷十三五言绝句三十二、卷十四七言绝句四十五。《四库总目提要》云：“集中诸奏牍，多侃直之言，颇见风采。诗文则率直朴实，犹守成宏之旧格”。

翁序云：“青湖先生，夙抱奇气，好古力行，其素所蓄积，直欲康济天下，世所谓宏儒硕士，非耶。而沉沦偃蹇，卒不得志于天下，其平生之奇，不征于文，诎可见哉？先生歿，其子延良哀集其文谒余，冀通其父之意，以图不朽。余谛观之，则见其文卓犖奇伟如其人，又

雅驯不诡于道，无放弃离怨之怀，乃叹曰是不足征耶？先生为不歿矣，辄不自量，僭为删定，凡为卷若干，诗文诸体裁咸备，缮写成帙，归其子藏于家，古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将不有望于他日耶？”

是书明《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二及《四库总目提要》存目著录，然不见大陆、台湾、美国各图书馆入藏，实罕见之本。叶序云：“先生仲子连山君延良丞侯官，以儒术而饰吏治，孝思不忘刻集以传，信夫能世其家者也”。此当其家刻本也。镌刻精雅。刻工为刘清、李三、詹崇、刘和、一清、王良、江田、叶兴、刘四、余三、余宗、黄文、刘堂、黄应春、王松、周四、周寿、叶六、周二、在、徐平、徐至、杨良寿、周一。

钤印为“姜公铨鉴藏图书”；番禺汪氏藏书”、“汪兆镛印”、“宣统辛亥得番禺汪氏赐福堂印”、“汪兆镛长寿年宜子孙”、“微尚斋”、“灵壁何氏”、“曼庵墨缘”、“三十二芙蓉山主曼龠”、“何曼龠鉴藏”、“番禺何氏灵壁山房藏”。

明刻本《子威先生澹思集》

《子威先生澹思集》十六卷，明刘凤撰。明刻本。四册。存卷三至五、九至十六。半页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上刻“澹思集”，下有刻工。题“长洲刘凤子威著”。

刘凤，字子威，长洲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御史，官至河南按察僉事，家多藏书，勤学博记。其所撰述，刻意奥僻，或至于俚钉堆积，晦味诘屈，不可句读。《江左脞谈》说刘凤好为诘屈聱牙之文，吴人推服之无敢后。又有《续吴先贤赞》十五卷、《杂俎》十卷等。

卷三七言古诗二十二首、卷四五言律诗七十八首、卷五五言体诗七十七首、卷九七言律诗六十四首、卷十至十二七言律诗每卷皆

六十二首、卷十三上七言律诗八十四首、卷十三下五言排律五十九首、卷十四五言排律三十九首，卷十五七言排律六首、杂体三首、五言绝句七首、七言绝句八十五首、卷十六七言绝句一百零五首。

是本似为单刻，全书应六册。书根上书有“乐”、“御”、“书”、“数”、缺去“礼”、“射”，即卷一至二、六至八。书前应有屠隆序，见《白榆集》卷二。按是本早在薛福成编《天一阁见存书目》时即已残去二册，佚去之卷数与此本合。

此本刻工为刘溥卿，吴郡人。皮纸印，刷印清朗，字体工整。审其字体，纸张，当为嘉靖间刻。

书为明范钦天一阁、清沈复粲鸣野山房旧藏。有“天一阁”、“沈氏鸣野山房图籍印”。范钦，字尧卿，号东明，鄞县人，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其天一阁藏书七万余卷，雄视浙东。沈复粲，字霞西，山阴人，嘉庆间隐于书肆，自壮至老，博览广搜，藏书数万卷，著称越中。

查诸各家书目，刘凤《刘子威集》卷数多有不同，最多者为《鸣野山房书目》著录为刘子威全集一百四十五卷，疑为刘凤之著集大成本。次为《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三著录“刘子威文集三十二卷、又澹思集五十二卷、又客建集□卷、又越览篇□、又太霞草□卷、又禅悦小草□卷”。三为《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皆著录为三十二卷。今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刘子威集》五十二卷，明万历刻本，全帙仅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入藏，它如上海图书馆等十馆所藏多为三十二卷本，当为不足之本。又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刘子威集》二种，卷数分别为三十二卷，五十二卷（原藏北平图书馆者），然著录前者作明万历初年原刻本，后者为明万历年间吴郡刘氏家刻本。疑版本相同，三十二卷本为不足之本。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明刻本《介立诗集》

《介立诗集》六卷，明林时撰。明刻本。心井跋。二册。半叶十行二十二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

林时，字懋易，号介立山人，汝阳人。幼岐嶷，颖悟绝人，六七岁读书，一目成诵。正德十二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嘉靖四十年卒，年四十有五。《献征录》卷六十七有《介立林公行状》、康熙《汝阳县志》卷九下列传也有林传。

卷一诗七十四首，卷二诗七十三首，卷三诗八十首，卷四诗八十首，卷五诗五十一首，卷六诗六十一首。时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内，暇时作文赋诗无虚日，然其文则难得一见，仅康熙《汝阳县志》卷十上艺文有《县学碑记》一篇。

心井跋云：“介立诗集六卷，范氏天一阁藏书，《天一阁书目》及《天一阁见存书目》并云不著撰人。按此书为明林时撰，时字懋易，汝阳人，正德丁丑科进士，南京右通政，自号介立山人，见《千顷堂书目》，故书端书‘林介立诗集’。阮氏、薛氏均未深考，又不见书端之字，亦云疏矣。时庚申二月心井识”。按此书为罗振常跋，然不见罗氏《善本书所见录》。振常，字子经，晚号邈园，上虞人，少年艰苦力学，工诗古文辞，又旁通东瀛语言，清季维新变法之际，曾译东籍甚多，后设蟬隐庐于沪上，遂终老焉。

《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所见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之一部，乃原藏北平图书馆者。是本字体方正，纸白如玉，明刻之佳臬。

钤有“梅花草堂”、“沈氏粹芬阁所得善本书”、“研易楼藏书印”。

明刻本《古山先生文集》

《古山先生文集》四卷，明桂华撰。明刻本。二册。半叶九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无序跋。

桂华，字子朴，安仁人。正德八年举人，为大学士萼之兄。尝从胡居仁门人张正游。

卷一赋；卷二古诗十三首、律诗二十三首；卷三古诗十七首、乐府十四首；卷四律诗五十七首、绝句十七首。卷一“孔子佩象环赋”、“工师求大木赋”、“五老峰赋”、“崇文夜宴赋”四篇，仅录其目。

此书为华弟萼所辑，卷末有萼记云：“先生属文援笔书意，既脱稿不甚惜，而他人往往有得之者。今萼集先生所作，第能录耳目所睹记者，其他散逸则多矣。如《孔子佩象环》等赋，求其稿至今莫得，良以为恨。窃意先生之文，当不横弃道侧，故特存其目为首卷，庶几四方有同萼之所好者，得之或能为吾补入焉，诚斯集之幸，萼之至愿也。”查清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七，仅收华诗一首。又此本题为文集，实仅有诗，与名不符。

《明史艺文志补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然入存目，《提要》云其“所学颇为醇正，诗文则尚未成家”。

钤印有“端居室”、“正青”。

明嘉靖刻本《鸿泥堂小稿》

《鸿泥堂小稿》八卷续稿十卷，明薛章宪撰。附录一卷。明嘉靖刻本。八册。半叶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续稿四周单边。题“江阴薛章宪”。前有正德丙子都穆序。续稿前有嘉靖庚辰张袞序、曾孔化序；后有嘉靖庚申沈翰卿序。

薛章宪，字尧卿，自号浮休居士，江阴人，少为诸生，隐邓阳溪。

上。博闻强记，无所不窥，性喜佳山水。为文平和典则，出入经史，诗则格律精严，不苟一字。《四库总目提要》于其诗文评价不高，以为“皆乏神韵，盖摹古而仅得其貌”。然明都穆序则云：“其文古奥简质，如商彝周鼎，杂然并存；苍绿眩目，不俟摩挲，知非今世之物。其清健严密，又如修仙道人，僻处深山，餐霞饮泉，而尘浊之不能混也。盖君少尝业进士，通易、书、诗三经，屡试，有司不利，幡然弃去，一意古学，每有所作，日锻月炼，弗工弗已。其为人沈静寡欲，而性嗜山水，尝遍游吴越，以至齐鲁燕赵之墟，寻幽吊古，搜奇抉怪……没年六十。”

是书前八卷为卷一赋十三首；卷二辞五首；卷三古诗四十九首；卷四律诗九十首；卷五联句十三首、词十五首；卷六记、志、序文六篇；卷七颂、赞、词八首；卷八铭、诔、碑文八篇。卷八末有章宪子布识语，云：“先考浮休府君，潜德弗耀，所著有《鸿泥稿》藏于家，布等惧其久而散失也，敬用锓梓以传之不朽云。时正德丁丑正月，男布百拜谨识。”可证前集为章宪子所编，且刻于正德十二年。

续稿十卷，卷一赋十六篇；卷二铭、赞、颂、四言诗二十首；卷三凯歌拟招规操乐府辞二十七首；卷四五言古风三十八首；卷五七言古风四十四首；卷六五言律诗四首、排律三首、七言律诗四十八首；卷七七言律诗六十七首；卷八五七言绝句五十首、六言十首、词三首；卷九说、记、序、跋十篇；卷十墓志、碣、铭、碑、行状、传文十二篇。附录为崇祀浮休先生案验、祭文二篇、颂一篇（沈翰卿撰）、诗二首（沈周撰）。续稿为沈翰卿所编，刻于嘉靖三十九年。张袞序有云：“至是公子宪副君甲，搜其散逸，发其余留，属邑儒生沈氏翰卿为之编次。”

《明史艺文志补编》著录，《四库》入存目。是书小稿写工为姑苏周潮，刻工章钺、张鳌。续稿刻工为何升、俞庭。

钤印有“阳湖陶氏涉园所有书籍之记”。

明刻本《菁阳集选》

《菁阳集选》五卷，明范言撰，范应期选。明范应宾刻本。四册。半叶八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下有刻工。题“携李范言孔嘉著”，目录后有“侄孙应期选订、孙男应宾校刻”。无序跋。

范言，字孔嘉，浙江秀水人，幼颖异，四岁能探句出奇，髫年即善属文。因其五世祖提领居吴兴菁山之阳，故号菁山。十五以儒士应试，补校官弟子员，文誉极甚。嘉靖五年成进士，知蒲圻县，后出为大理府同知。其家居三十余年，治别墅郊郭，日与友朋对奕，觞咏不倦。晚岁为崇古雅会，杖履怡然，郡之士人称者谓有香山洛社之风。言天性孝友，博综图史百家，扬榷今古。为文多自卧思，起辄援笔立就，擅称艺林。所著又有《四音存稿》。卒于嘉靖丙寅，年八十三。

范应期，字伯祯，号屏麓，嘉靖四十四年登进士第一，授修撰，累官至国子祭酒致仕。后为恶少所齟齬，巡按邑令共为搏击，自缢死，年六十八。应宾，字光父，号嵩台，万历二十年进士，授高城知县，迁工部主事，督易州山厂，年四十九卒。有《水部集》。

卷一诗一百三十首；卷三序二十篇；卷四序十篇、引一篇、记十一篇；卷五为碑记三篇、歌一首、颂三首、传四篇、杂著七篇。末为《明故奉政大夫云南大理府同知菁山范公墓志铭》，刑部尚书谥恭肃孙植撰。

是本卷二佚去，估人以卷三析为二卷，并将目录页割去部分，书口下页数亦剝去。按此乃家刻。《明史·艺文志》卷四集类著录。刻工为韩三元、毕。

明嘉靖刻本《王同野集》

《王同野集》十六卷，明王樾撰。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刘邦献刻本。四册。半叶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题“象山王樾于长著，衡阳刘邦献校刊”。前有嘉靖辛酉刘邦献序。

王樾，字子长，又字同野，象山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奉诏谕江南、直隶诸郡，所司率故事致赈，一无所受。累官湖广参政。樾慷慨豪气，善诗古文，晚更精诣，有汉唐风格。《象山县志》有樾传。

卷一乐府六首；卷二五言古体三十九首；卷三七言古体十首；卷四五言律体七十二首；卷五五言律体九十四首；卷六七言律体六十五首；卷七五言排律七首；卷八七言绝句十七首、赋一首；卷九杂著九篇；卷十序十二篇；卷十一序十三篇；卷十二记五篇；卷十三墓志铭四篇、行状一篇、传二篇；卷十四疏议二篇；卷十五书三十五通、附录四篇、箴四首；卷十六祭文九篇、偈一首。

此集《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均未著录。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征求意见稿）又有《徐徐集》一卷，又《家乘》一卷，也樾所辑，明嘉靖刻本，藏北京图书馆。民国间张寿鏞辑《四明丛书》第八集收有《徐徐集》，但为二卷，卷一诗二十一首，卷二文八篇。二本相核，《徐徐集》之文皆为此集所收录，疑《徐徐集》或为选本，而此集当为樾集之足本。张序于樾其人其集叙之颇详，兹录于后：“……生平博览全书，过目辄成诵。为文闳肆豪迈，诗更精诣，有汉唐风。从泾阳吕楠、后渠崔铣游，一意反约，为躬行实践之学。复与罗洪先、邹守益、赵时春诸人论辨往复，力阐致良知之旨。当参议江右，尝建王阳明祠，正孙忠烈燧、许忠节逵位，暇则单车过白鹿洞，进诸生讲学。自少有大志，廷对万余言，观政礼部，抗疏论事凡

六端，悉中肯綮。及司营缮，尤以省国用，恤民力为要归。……此集为备兵后州时所作诗文也，凡二卷，余得诸坊间，为明刻本，无序跋。《象山志》录参政著述凡三种，曰《涉江集》、曰《同野遗稿》、曰《杂著》，均无卷数。《徐徐集》不知《杂著》中尝附录否？无可考。今读其诗二十一首、文八篇，即景生情，实事求是，蔼然仁者之言，非徒以文藻胜者也。然即以文藻论亦岂多让哉？因重刻而叙之”。

明隆庆刻本《莺谷山房藏稿诗集》

《莺谷山房藏稿诗集》四卷文集三卷，明李迁撰。明隆庆五年（1571年）龚大器刻本。四册。半叶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无鱼尾。题“豫章蟠龙山人李迁著，门人荆南龚大器校刻”。前有隆庆辛未龚大器序、江一麟序。卷四末为嘉靖甲子曹汴跋《楚粤吟稿》。

李迁，字子安，新建人。幼负才名，素性闲澹，簿书余暇，惟涉书史，吟咏性情。嘉靖二十年进士。隆庆间以南京兵部左侍郎提督两广，兼巡抚广东，后晋刑部尚书，引疾归，卒谥恭介。

诗集卷一五言古诗十九首、七言古诗十一首、五言律诗十九首；卷二五言律诗六十二首；卷三七言律诗一百零四首；卷四七言律诗六首、五言排律七首、五言绝句四首、六言绝句一首、七言绝句三十三首、集句七首。文集卷一序十六篇、记六篇、引二篇、跋七篇、箴二篇、铭三篇、赞四篇、传一篇；卷二祭文三十五篇、碑志六篇、墓志铭三篇、杂著四篇；卷三启札八十七通。

龚序云：“少司马中丞蟠峰李先生所著诗也，先生以洪都世家发迹巍科，历官郎署，晋两京卿贰，康世保民，矫矫著声。每驰聘古今，留心词翰，即案牍盈庭，应酬裕如，逡巡授简，立成篇什，彬彬乎，蓄邃而发昌也”。“已而先生出是集，属器校辑，且命引其端。器寡昧，亦不敢以不文辞。每于师暇捧诵之，见其体裁迥别，意兴畅达，其挈擷章阐，天然自得，不落言筌。古风则究章汉魏，近体则逼

真盛唐，真足以凌嘉往哲，作法嗣来也。又诗非徒作，取其有裨世教尔已。先生每吟咏，辄念及君亲，其抚景兴怀，缘物寄情，已毕见乎辞矣。其与古人，一饭不忘君，举足不忘亲，诚不相先后也。先生文武忠孝于是乎备，诗可以传矣。器岂敢为佞哉？因请寿诸梓，以广其传云”。

据曹汴跋，迂之《楚粤吟稿》为“公门生贺登儒辈，谋刻公诗。”曹序作于嘉靖四十三年，然《吟稿》未见单刻传本，或其时并未刻印耶？

此书为龚大器所刻。大器，字用卿，号少东，一号春所，公安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江西、浙江副使，屡官至河南布政使，致仕卒，年八十有三。

《明史艺文志补编》著录，题“莺谷山房集，刑部尚书李迂著，新建人”。又《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三著录为“莺谷山房稿四卷”。此书钤印有“南面王百城”、“闽中谢又绍鉴藏经籍图史之章”、“谢道承印”、“又绍氏”、“郑联芳印”、“春田氏”、“汉书下酒”、“李宣龚印”、“硕果亭”。书藏上海图书馆。

明万历刻本《白石山人诗稿》

《白石山人诗稿》七卷，明刘仑撰。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刘汝默刻本。六册。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无鱼尾。前有万历十二年刘汝默“白石山人稿引。”书藏上海图书馆。

刘仑，字山甫，无为州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曾为大理寺少卿。“引”云：“先大夫白崖公，以明经登嘉靖癸卯甲辰科第，历官两京，终湖广巡抚佥都御史，年五十一，卒于家。所著诗文书疏凡若干首，题曰《白石山人稿》，不肖孤睹手泽之犹新，溯日月之逾迈，大惧涣失，爰寿诸梓，藏之家塾云”。

是书虽题“诗稿”，实为诗文合集也。卷一七言绝句三十首，词

一首、五言绝句二首；卷二五言律三十八首；卷三七言律七十九首、赞二首、古选十五首；卷四序二十篇；卷五记十篇、表、述、跋、况、行实、墓志铭各一篇、祭文十二篇；卷六小柬计九十二通；卷七疏十七通。

《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未收录。清金是辂《文瑞楼书目》集部有“白崖诗文稿七卷”，即此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此一部。

此本目录九叶，为清人所抄补。钤印有“金星辂藏书记”、“徐坚藏本”、“邓尉徐氏藏书”、“襄新馆藏书记”。金星辂，即金檀，康熙间桐乡人，自幼嗜古，好蓄异书，藏书处为文瑞楼。徐坚，字孝先，号友竹，吴县人，工隶书，善篆刻，有《现园诗钞》等。

明嘉靖刻本《龙江先生文集》

《龙江先生文集》七卷，明胡膏撰。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王正意、王心旗、程琐刻本。六册。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无鱼尾。题“余姚门人王正意、休宁门人王以旗、程琐校梓”。前有嘉靖己未方万有序，末有王正意后序。藏上海图书馆。

胡膏，浙江余姚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曾为徽州府同知。

卷一记、铭十二篇；卷二至五为序文，每卷皆三十六篇，共一百四十四篇；卷六祭文、像赞计四十二篇；卷七杂著十篇。

方万有序云：“龙江公文集，门人浙王君仲实手抄者，携以来海阳，诸青衿子争传录弗暇，爰则胥谋广以梓刻。龙江公闻而止之曰，雕虫小技，壮夫弗为也，近达人亦云刻文集非士夫美事，信哉！余将安用之。……惟龙江公世家、越州文献，早受业于四明先生，弱冠即以文鸣东浙，魁荐省闱。既益自淬奋，幽探微索二十余年，靡书不读，乃见道益真，文益邃，四方负篋从者日众，今江左鸿儒巨卿多出其门。中岁登上第，列官卿寺，名益殷殷动京师，一时文雅，咸心忻

慕执鞭焉。诸有所陈述叙赠，必得公文以为荣，于是制作日积以充。今观厥集，弘肆优博逸超，而清远有棧天之响焉”。

王序也云：“近阅当代既洒落于彩翰，亦讽诵于人口者，孰不曰吾师龙江先生耶？先生自幼英拔，卓然先登，天兴黼黻之性，加以弘丽之识，纺绩坟典，组织篇什，率人所未言者，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也。又性颇嗜诱后进，江左鸿巨多出其门”。

《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未著录。流传罕见，传世或仅此一部而已。

明万历刻本《郭襄靖公遗集》

《郭襄靖公遗集》三十卷，明郭应聘撰。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郭良翰刻本。十一册。存二十六卷，为卷一至二十六。半叶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下有刻工。题“莆中郭应聘君宾著，年友漳浦朱天球君玉编、门人泰和郭子章相奎订、门人晋江王任重尹卿校，不肖男良翰梓”。前有万历丙午陈经邦序。

郭应聘，字君宾，号华溪，莆田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累擢广西布政使，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擢都御史，总督两广，历南京兵部尚书，与海瑞躬行俭素，一变士大夫侈汰之习。卒年六十七，谥襄靖。海瑞曾为撰郭公传。事迹又见《明史》本传。

卷一奏疏十通（参藩广东，巡抚广西时）；卷二至四奏疏三十八通（巡抚广西）；卷五至六奏疏二十八通（再抚广西）；卷七至八奏疏二十七通（总督两广）；卷九奏疏七通（参赞留枢）；卷十奏疏九通；卷十一诸议六篇（南宁太守、威茂兵备副使）；卷十二诸议四篇（岭南分守参政）；卷十三诸议七篇（广西布政）；卷十四诸议十八篇（巡抚广西，又檄文）；卷十五诸议三篇；卷十六家训、宗法议；卷十七至十八纪事十一篇；卷十九序文十五篇；卷二十志铭四篇、传、事迹、碑各一篇；卷二十一祭文三十二篇；卷二十二书翰三十篇，共四百

八十通。

是书《明史·艺文志》未著录，传世或仅见。应聘又有《西南纪事》六卷，《明史艺文志补编》及《四库全书总目》存目皆著录，为其巡抚广西用兵之谋略。其刊版则为万历八年。应聘又有《威茂边防纪实》二卷，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入藏。

刻工为子蟾、岩黄、岩孔文、方、邦、国、光、王、台、文、王、达、沈。钤印有“廉让居珍藏”。

明刻本《大朴主人诗文集》

《大朴主人诗文集》九卷诗集七卷，明沈节甫撰。明万历刻本。二册。半叶八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下记字数。卷一第一叶有“男灌校”。无序跋。

沈节甫，初名廌，字以字，又字节甫，号锦宇，后以字行。乌程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历祠祭郎中，万历间累官至工部左侍郎。尝献治河之策，语凿凿可用。致仕卒，天启初追谥端靖。喜藏书，有《玩易楼藏书目录》，又有《记录汇编》。

文集卷一至二为奏议，计六通；卷三奏议十一通、批驳三篇；卷四记一篇、序十篇；卷五书序三篇、引四篇、杂著六篇；卷六书十三通；卷七墓志铭七篇；卷八行状六篇；卷九祭文十八篇。诗集卷一五言古诗二十九首；卷二七言古诗十五首，卷三五言律诗二十四首；卷四七言律诗五十三首，卷五五言排律五首、七言排律一首；卷六五言绝句三首、七言绝句二十二首；卷七竹花篇十一篇。

沈节甫此集未著刻梓，很可能为其子沈灌所刻。沈灌，字铭缜，万历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官至南京礼部侍郎，光宗立，召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卒后谥文定，有《沈文定公集》。

《明史艺文志》卷四著录有“沈节甫文集十五卷”，与此有别，然今已不存。《四库全书总目》仅著录节甫《记录汇编》而不及此书。按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刻本《马要沈氏族谱》七卷，为明沈塾撰，其子节甫续成之。马要沈氏自宋以来，为吴兴著姓。

明抄本《林烜文稿》

《林烜文稿》二卷，明林烜撰。明抄本。一册。半叶九行二十二字，黑格。无序跋。

林烜，字贞耀，福建闽县人，林庭机季子。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历太仆少卿。任南京工部尚书因灾异极陈矿税之害，请释逮系诸臣疏不报致仕。有《覆瓿草》。其事迹附见《明史》林瀚传后。又《苍霞续草》卷十三有烜墓志铭。

卷一序二十一篇、碑一篇；卷二疏十八通、表五篇、书三十一通。

《明史艺文志补编》、《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仅著录烜《覆瓿草》，而不及是书。

明万历刻本《陈氏仅存集》

《陈氏仅存集》四卷，明陈焯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刻本。四册，半叶八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题“诸城陈焯光字氏著，门人庠生邵浚、张节、张其本同校”。前有万历庚子赐进士第湖广按察司副使、前四川道监察御史丁惟宁序，末有万历庚子陈焯后序。藏上海图书馆。

陈焯，字光字，号后崖居士，山东诸城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榷浙江南关商税，力除夙弊。历屯田司，进员外郎中，奉使督修永陵，以劳绩著，擢正定知府，后出为延安知府。陕西巡抚曹疏荐之，称为三边不群之才，诸郡循良之最。年七十致仕。

去官时军民绘巡边图以献，又立碑颂其德政。传见[乾隆]《诸城县志》卷三十列传。

此仅存集所收皆诗，卷一百四十八首、卷二一百七十首、卷三一百四十五首、卷四一百三十一首。

丁氏序云：“吾邑后崖陈公，盖宇内瑰奇士也。登进士高第，历冬官郎，累迁郡守，寻以兵宪副臬归，行年今将古稀矣。自弱冠迄今，触事濡毫，缘情托素，筒囊之富，无虑百千。顾襟期宏远，雅不愿以诗博名，……。公乃辑篋笥之夙藏，搜里巷之家蓄，共得八百余篇，命之曰陈氏仅存集”。

陈焯后序云：“余弱冠游乡校，登科第，薄宦中外，迄于归田，随所感遇，辄为韵语，以自求适。然于此道实无入门，且明自知其不能，而故不已，若有以使之然者，得非有先入主之如先群之言乎？顾性疏脱，每一稿出，就录即弃，其稿不存，故作多遗忘无从考核。执友少滨丁公知其然，尝谓余：子所为诗词，宜侵之梓，然闻稿多不存者，何也？余曰：自谓为恶道，稿存无益，直须弃之耳。曰：存之而无益也，将弃之而有益乎？苟存之弃之举[俱]为无益，则与其无益而弃之也，无宁无益而存之乎！……遂旁搜遗稿于数十年前，以及近日所为一二合诸杂体，共得若干篇，以少不足胪列门类，直据自登乡举以来岁月前后以为次第，而漫题曰《陈氏仅存集》，盖谓放失者多矣，而所存者仅此什之三四耳，亦纪实也。爰令门下邵生等校正其讹，以复于少滨，而付诸剞劂氏。”

此书《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均未收录。台湾中央图书馆也藏一部。

明万历刻本《刻毅斋查先生阐道集》

《刻毅斋查先生阐道集》十卷，明查铎撰。附录一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查一训等刻本。五册。半叶九行二十字，白口，四

周双边，单鱼尾。题“前广西副使泾毅斋查铎著，门人同邑萧彦、赵士登校阅”。目录后有“男查琪次稿，侄孙查曰俞同校，孙查一训、查一试，曾孙查希显、查希颂、查希頊修梓”。前有万历三十七年樊良枢序。

查铎，字子警，别号毅斋，泾人。生于正德丙子。嘉靖四十四年进士。隆庆时为刑部左给事忤大学士高拱，出为山西参议。万历初官广西副使，移疾归，缮水西书院，讲王畿、钱德洪之学，后进多归之。卒于万历十七年，年七十四。

此《阐道集》卷一奏疏九通、卷二书札六通、卷三书札七通、卷四语录三则、卷五语录三十五则、卷六文类（文序）二十二篇、卷七文类（寿叙）十八篇、卷八文类（记、说）十七篇、卷九文类（墓志铭、行状、传、墓碑、祭文）十四篇、卷十杂吟一百零三首、补赞一首。附行实（查琪撰）、行略（张应泰撰）、祭文呈稿、焦漪园墓志铭。卷四至五之语录，乃为铎致仕归后，在水西书院主讲，欲使水西之学有所归一，其时从游者日众，语录皆记当时问答之言，辨证之意。

《丛书集成》初编收有《泾川丛书》本《毅斋经说》、《毅斋奏疏》、《楚中会条》、《水西会条》、《水西会语》五种。经核对此集，《经说》皆见集之卷五；集中《查参守卫官员违误不职疏》不见《奏疏》。后三种皆为集之卷四所收。而书札、文类、杂吟等皆不见重刻。

据赵绍祖嘉庆四年跋泾川本《经说》云：“毅斋湛深诸经，尤邃于易，今所录者，皆《阐道集》语录中之所载也。余观其所言，而知其学皆从向上一层入手，如云为学在于致知，致知在于心悟。又云多闻择善，多见而识，已落第二义，故当其冥心独造，辨之毫厘，虽经义未必果尽如此，而取熔往说，归于所学，不使稍有抵牾，亦几于直辟蚕丛矣。宜乎一时同学诸前辈群奉为圭臬，而莫敢相抗也。《阐道集》旧传二十卷，今存者十卷，乃近时重刻，不知足本尚有藏者否也，具书于此，以俟知者”。此万历时孙查一训等所刻，当为家刻无疑。绍祖所云“近时重刻”之本或为别本。案，《明史·艺文志》仅著

录铎之《西汉菁华》十四卷，而不及此书。《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三著录，也作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未收录。

铃印有“浙江王金门晚翠轩藏本”、“甘棠居士”。

稿本《文三桥诗稿》

《文三桥诗稿》不分卷，明文彭撰。稿本。一册。清赵文麟、陈宗元跋。半页九行十四字。

文彭，字寿承，号三桥，文征明长子。以明经廷试第一，曾任两京国子监博士。自幼继承家学，篆、隶、真、行、草无所不能，又精篆刻，其印作长期被后人奉为金科玉律，在印学史上有深远影响。

此手稿，收诗九十四首。彭有《博士诗》二卷，见《文氏五家集》卷七至八，共收诗二百八十首。然以手稿相校，此稿中“送杨子任会试”、“送陆修撰举之省覲还鄞”等多首皆为刻本所未收，且已收之者文字上也略微不同。如“丹阳舟中话嘉弟”一首，四库全书本“话”作“同”；末句稿本为“对酒无言泪万行”，库本“万”作“两”。

赵文麟跋云：“比来赏鉴家见古人手笔，残缣剩楮，不惜重货争购，珍于球璧，自唐宋以迄元明，自谓目光如炬，鉴衡不爽。余非不爱古人名迹也，特其真膺莫能辨耳。何则，并世书画不少专门名家，尝见声称籍甚，持素纸踵门请者应接不暇。不得已，授诸其徒，或倩其友规模钩染，遗神袭貌，辄应其所请以去，甚至慧黠之徒，假托盛名，丐润以为糊口计然，则并世者犹难决其是真是膺，何认乎元明？又何论乎唐宋？而鉴古家猥云真膺易辨，或睹其款识，或详其题跋，或别其图章，犁然百无失一。噫，款识可冒，图章、题跋何不可伪之有？今春，延芹生先生课余侄读，出其所藏文三桥书册示余，文与陈先世为中表亲。此册诗笔神妙固不待言，其书有整饬处，有错落处、有涂抹添注处，天然姿媚，笔端具有逸气往来，置诸案头，昕夕展览，殊令余爱不忍释。此真名迹也，此重货所不能购，而宜珍之逾于

球璧者也。什袭藏之，非独墨宝流传，且亦征先泽之所贻者远矣。道光十有九年，岁在己亥仲冬长至前三日，吴县赵文麟谨跋”。

陈宗元跋云：“文三桥先生，世其家学，以翰墨名当时，然余于公之书独罕见，又未获睹公之诗为憾。癸卯春，翠岩叔出此册示元，谨授而读之，琳琅满目，一字一珠，至其运腕之超妙，尤得晋人三昧，駸駸乎登其堂哢其馥焉。后生小子，又何能赞一辞？余先世本文之所自出，独幸二百余年来，此册之得藏吾家，不至流落人间，抑亦公之神明有以呵护之矣。吉光片羽，罕而弥珍，爰志数语于尾末，既为公喜，且为翠岩叔幸。后之人，其永宝之。道光癸卯仲春之月，后学陈宗元谨跋”。

铃印有“吏科都给事中”、“淀沅五秀人家”、“浮丘山人”、“珠泉主人”、“居在吴楚之间”、“存笏堂”、“少恒盛生”、“文彭之印”、“吴门王守”、“王履约印”、“东吴文献衡山世家”。

稿本《俞仲蔚文稿》

《俞仲蔚文稿》不分卷，明俞允文撰。稿本。清金农跋。四册。半页九行，兰格。栏外上端有“文园杂组”四字。

俞允文，字仲蔚，吴郡昆山人。年十五，为马鞍山赋，长老异之。年未四十，谢去诸生，专力于诗文书法，与王世贞友善，为嘉靖五子之一。万历七年卒，年六十七。《明史》有传。王世贞曾刻其集四卷，尝云：“仲蔚好里居，又善病，家甚贫，凡所为行者不厌死而已，然终不能事于谒，而自托古文辞特甚，平生不屑唐以后书，悉置弗读。赋宗楚人，诗汰齐梁诸体，俱有奇思。余文亦能辟易流辈”。

此稿本题“文稿”。第一册收赋十六首、诗九十五首；第二册收诗十一首、七言古诗一百零三首；第三册为记二篇、序十五篇、传一篇、志四篇、碑一篇、行状一篇、颂五首；第四册为文四篇、疏三篇、书十六篇、启三篇、铭四篇、又高士赞三十二首、汉循吏赞十八首、

杂著十篇。

明嘉靖间俞宪刻有《盛明百家诗》，其前编收允文赋四首，诗一百零二首。明万历十年程善定刻《仲蔚先生集》二十四卷附录一卷，其卷一收赋十二首，卷二四言古诗五首，卷三五言古诗一百三十五首，卷四七言古诗九十四首，卷五五言律诗一百八十五首，卷六七言律诗四十三首，卷七五言排律五十三首，卷八五言绝句三十四首，卷九七言绝句五十一首，卷十序三十篇，卷十一记四篇，卷十二传三篇，卷十三墓志铭九篇，卷十四墓表一篇，卷十五碑二篇，卷十六行状一篇，卷十七颂七首，卷十八赞三十二首，循吏赞九首，卷十九铭四篇，卷二十诔三篇，卷二一祭文七篇，卷二二杂著六篇，卷二三书启三十篇，卷二四跋十三篇。

以稿本与万历刻本之细目相核，后者收诗颇多。然稿本赋之部分，如“瑞宝赋”、“白鹦鹉赋”、“桃赋”，“拟艳赋”为刻本所无。又序中“赠医师鲁守正序”、“昆山杂咏序”、“娄江怅别图咏序”、“送赞教陆炼师游龙虎山序”、“送大参龙池王公赴陕西治所序”；杂著中“昆山重建慧聚寺募缘疏”、“重修有唐卜将军神祠募缘疏”等皆为刻本所失收。由此可见，刻本所收也非允文所著之全部。

金农跋云：“新安俞祭酒允文，嘉靖间巨公也，文体妥雅，书法亦工。此其自书手稿，世所罕传，得之者何异神接蓬壶，复游乎！丽农之山，心目为之一快，珍爱又何吝焉。乾隆丙寅秋七月，杭郡后学金农识”。农，字寿门，号冬心。杭州人，流寓扬州。乾隆元年荐举鸿博，嗜古好古，精鉴赏，工书画，为扬州八怪之一。

铃印有“陆时化”、“润之”、“祖诒之印”。陆时化，字润之，号听松、江苏太仓人，监生，好藏书画，赏鉴精确，有《吴越所见书画录》、《书画说铃》等。祖诒，即蒋祖诒。

明嘉靖刻本《凤笙阁简抄》

《凤笙阁简抄》四卷、附录一卷，明凌约言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凌稚德刻本。四册。半页八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下有刻工。题“吴兴藻泉凌约言著”。前有嘉靖丙寅彭年序、王世贞序、王问序、李幼滋序。末有嘉靖丙寅吴岭、须用宾后序。

凌约言，字季默，号藻泉，乌程人。中应天乡试，授全椒知县，历刑部员外郎，所在有政绩。性开爽疏朗，与人和而介，按治不法如律，豪猾惴惴，寻乞归，卒年六十八。又有《椒沔稿》、《病稿偶录》。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十四有其墓表。

明代以简札单刻者不多，重要者如申时行《纶扉简牍》、王锡爵《王文肃公牍草》、沈炼《寒鸿尺牍》、熊廷弼《辽中书牍》、冯琦《宗伯冯先生尺牍》皆是。此本卷一三十八通、卷二四十九通、卷三五十八通、卷四二十四通、附简四通，又附录空庵多病道人自叙。末为颜鲸、洪朝选、王世贞、薛甲、唐枢、陈良谟读凤笙阁简抄。简多为致茅鹿门、罗念庵、归震川、顾箬溪等，皆一时名流学者。约言诗文集今未得见，此其简札，也可窥见其和诸方人士来往之情景。

王问序云：“凤笙阁手简，乃吾常贰守凌侯录其尊大夫藻泉先生作也。先生宏才博学，交游遍海内，自馆阁台省群公以及山林俊茂，凡致词通侯者积若干首。简虽短长不均，其称述敷扬，比事属句，近取远稽，亦人人殊矣，率随意而言，意尽而止。春容乎，大篇不为漫；寂寥乎，短章不为寡，摛藻绘于毫端，摅衷慤于染翰，据所演若不经思核其旨鲜或不当。温温乎，其讽之而非谏也，**壹壹**乎，其陈陈而非激也”。

李幼滋又云：“所至民爱，所去民思，与修同在，位者孰不曰吾欲去然未有脱然者。公官比部通显矣，一旦弃去，公茂异绝伦，西吴

多名公卿，方诸生时，与公校不能出公右，书无所不读，文章追古作者，诗隽丽秀妙，篇什俱存。顾托意二氏，不欲以自名即兹抄之善，非其子稚德刊之，公不欲令人知也”。

是书《明史艺文志》著录。《四库总目提要》未收。台湾中央图书馆也藏一帙。此本书口下有“顾辂写，何贞刻”。按顾辂为吴郡名写工，其所写书版又有《汉书评林》一百卷、《孔子家语》十卷、《管子》二十四卷、《医学纲目》等书。刻工有何祥、夏敖、王龙、何成德、何钊、何铨、何镡、夏邦臣、王采、何鉴、何钤、夏文祥、何钥、何钿、袁宸、金汝南、邵埴、张璪。

钤印有“曾留吴兴周氏言言斋”、“周越然”；熊国琦印”、“熊口登印”、“东湖草堂”。

明嘉靖刻本《松庄文集》

《松庄文集》五卷，明蔡元伟撰。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刻本。二册。半叶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下有刻工。题“温陵蔡元伟撰”，前有嘉靖乙丑蔡元伟自序。

蔡元伟，字伯詹，晋江人。嘉靖间举乡试，授罗田教谕，历署乐安、崇仁同知，并著劳绩。尝作《考德录》，日记所行事。有《四书折衷》、《易经聚正》。

卷一诗五十二首、七言律诗六首、五言绝句二十首、五言古风自述一篇；卷二书五十三通；卷三书二十三通；卷四序二十一篇；卷五记七篇、祭文二十篇、墓志铭一篇、行状二篇、传一篇。

其五言古风《自述》云：“抽簪恨不早，白发乃丘山。弱冠起道心，悠悠四十年。追思一幻梦，俯仰恒慨然。古人弗可作，高风增企焉。良朋复乖违，浊滓谁与湔。所以披黄卷，尚友订吾顽。明训非不勤，无奈气习偏。艰苦深磨炼，依稀寡旧愆。逆途屡摧挫，俗物兼牵缠。排剪去还积，长倚片心坚。卜筑名儒里，幽栖有余闲。师保

凜面命，庸駑强策鞭。大路何漫漫，力绵几放肩。冥苍赖默相，平地将升巅。衰颜难长进，独憩万峰前”。

是书《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均未著录，颇罕见。刻工有虞、德坚、于、陈二、询、奇、仁、台、希、蔡、谟。有“松石草堂”印。

明万历刻本《沈嘉则诗选》

《沈嘉则诗选》十卷，明沈明臣撰，沈九畴选。明万历六年（1578年）刻本。清佚名批。半页九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题“四明沈明臣著，从子沈九畴选，通州张成诏、钱兆贤校”。前有万历丁丑王世贞序、刘凤序、屠隆序，末有沈明臣后跋。

沈明臣，字嘉则，别号句章山人，鄞县人。嘉靖中诸生，其于文益奇有秦汉风。尝与徐渭同入胡宗宪幕府，又撰有《通州志》八卷。其传见《明史》文苑传徐渭传后。

卷一乐府三十四首、卷二五言古诗二十七首、卷三至四七言古诗七十一首、卷五至六五言律诗一百零九首、五言排律三首、卷七至八七言律诗一百六十一首、卷九五言绝句二十八首、卷十七言绝句五十首。共四百八十三首。

屠隆序云：“……世宗皇帝时，尝从胡少保行，间为书记。少保礼先生，待以国士。少保死，先生遂挟笑走湖海，往来吴楚闽粤间。先生少年时，才思敏博，能对客挥长句，落笔百韵不止，咸潇洒出尘，声名以是大噪。及历览天下佳山水，结交海内豪杰，遂以尽文章之大观，所造益精，而所得益艰，往往悔其少作矣。……一日晤先生于张司马公所，一见把臂，欢如平生，遂连宿先生斋中。先生尽出所为诸稿读之，至漏下五鼓不休，如登西华山，下睇黄河若带，踞秦岱，临碣石而瞰沧海，曾不盈睫焉。……先生不屑屑于拟古，而春容璀璨，即言言无不作汉魏声，五言古诗亦自出机杼，而富力劲力，自

令鲍、谢却走，若先生之于唐音，犹伛偻丈人之承蜩掇之而已矣。而尤长于七言古诗，盖海内称独步焉，王元美谓先生布衣之杰。嗟乎！先生独杰布衣也”。

沈明臣后跋云：“不佞少也贱，治经生业不用，用治诗，然于诗性殊好也，而且撰结不甚劳苦，然业必劳苦甚，始脱草如是者垂三十年，于兹计草殆万篇，而自汰去者三之一，以三之二授从子箕仲选，箕仲选复汰去七之六半，而止存四百篇，已而箕仲就太常奏名去会。不佞客海陵，携以随，复以新撰授汤生慈明选，汤生慈明选复得百五十篇有奇，手录在笥，乃张克应、钱子愚、子南知而请授梓。梓就半，通大夫林君登卿知状，谓不佞曰，诸生高谊哉，业不可不使余分谊，乃割奉，于是梓全，就题曰沈嘉则诗选，凡十卷，盖林君命名，而序以王廷尉元美。万历戊寅春日沈明臣跋”。

《四库总目提要》存目收有明臣《丰对楼诗选》四十三卷，《提要》云：“明臣生平所作诗，凡七千篇，属其犹子九畴选定为四百篇，今未见传本，是集为广陵陈大科所校梓，凡为诗四千四百八十九首，较九畴所选增十倍”。此《沈嘉则诗选》传世极罕，四库馆臣未见，故有“今未见传本”之说。《天一阁见存书目》卷四有著录，然仅存卷六至十，今已不知去向。明臣又有《丁艾集》、《用拙集》、《青溪集》、《帆前集》、《蒯缙集》、《越草》、《吴越游稿》、《荆溪唱和诗》，不知是否为《丰对楼诗选》所收。

序后有“长洲吴曜书，袁宸、章国华同刻”。吴曜乃姑苏重要写工，明嘉靖四十一年刻《野客丛书》三十卷、明嘉靖己丑年刻《何翰林集》二十八卷、明嘉靖丁巳刻《修辞指南》二十卷、明万历刻《梦占类考》十二卷，皆曜所写。袁宸也参与刻有《野客丛书》、《何翰林集》。

钤印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

明万历刻本《金粟斋先生文集》

《金粟斋先生文集》十一卷，明金瑶撰。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瀛山书院刻本。四册。半叶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下有刻工。前有万历丙辰范涑序，末有汪从龙跋。目录后有“万历四十一年癸丑菊月刻于瀛山书院，外孙邑庠生汪从龙、汪时震，内侄国子生汪嗣志，外曾孙邑庠生汪鍾鼎、群庠生汪鍾日、国子生汪继美同校梓”。书藏上海图书馆。

金瑶，字德温，号粟斋，休宁人。嘉靖辛卯选贡生，历会稽、庐陵县丞，迁桂林中卫经历，以母老不赴，教授乡里，卒年九十七。

卷一序二十四篇；卷二记二十二篇；卷三说二十二篇；卷四引十六首；卷五祭文十五篇；卷六赞十三首；卷七传二十三篇；卷八行状十七篇；卷九墓铭五篇、墓表一篇、事略一篇；卷十杂著二十六篇；卷十一分疑七十七条。

范涑序云：“先生名瑶，字德温，瑯溪人。持身严肃范，后端师道，学者称粟斋先生。弱冠以持补邑廩士，郡守郑公首拔入紫阳书院，凡九试南北闈不第，乃谒选。初丞浙之会稽，后以你忧服阙，补丞江右、庐陵，先后署篆，廉价多异绩。各生儒稔先生夙养，就讲学，必以实心理奥，辨析几微，竟其归宿，所至大得多士心，谓科甲令弗若也。越两考擢桂林卫经历，归省，以母垂白在堂，遂投檄，历届耆年，而发犹墨，自是日以著述为事，历年九十四，犹侵晨往馆，暮归，以为常，而耳目聪明，心思渊彻，不减于壮强，故纂辑盈笥，苍苍者有以相之乎？今其外孙汪从龙氏诸生梓所集于瀛山书院者十一卷，始于序记说引，以至 著书疑皆馆笥所藏，敦宗盟扶世，教厚民俗，以补经传之所未备，为后学考德问业之蓍龟，非如世之应酬炫彩，聊以自娱。……其初集有《传习录》、《雍听录》；其集之大者，有《周

礼述注》、《六爻原意》、《十七史摘奇》、《瑯溪金氏族谱》；其考究经传异同，有深造而自得者，则杂著《书疑》二卷，多发明宋儒所未发，而洙泗之渊源，将可默识乎！”

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入存目，云“是集乃其外孙汪从龙所梓，文颇有跌宕之致，其阐发经义之作，大抵空言多而实际少，盖其说易、说周礼，即多以臆断云”。按上图又藏此刻一部，另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者乃原藏北平图书馆者，有“翰林院印”。

刻工有黄德聚、黄光清、黄大年、黄奇、叶茂实、之、元、正、拱诸人，皆新安派刻工。藏印有“徐姚谢氏永耀楼藏书”。

明嘉靖刻本《自适诗集》

《自适诗集》十三卷，明谢矩撰，明嘉靖谢汝仪刻本，六册。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前有丰熙序，后有嘉靖八年林魁、陈璟后序，并正德戊寅叶应聪撰“修孝义堂记”、谢汝仪撰“孝义堂刻扁引跋”。题“曾孙表、章编辑”。藏上海图书馆。

谢矩，字原规，鄞人。《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四孝友二有其小传，云：“以父命为人后。兄员坐事谪戍凉州，矩裹粮匍匐，走万里资送，终其身不衰。后以例籍父及妻子俱赴戍所，矩独以别籍免。矩曰，奈何使父与嫂侄独困苦耶？力请与偕抵吴门。父病死，矩哀毁几绝，以父枢权厝旅舍，相嫂侄抵京师，适偶例以家属放还，遂复至吴门迎榱归葬。明年史没戍所，矩又间关数千里，函骨归柩先塋，抚其遗孤。苞绅高其行，扁其堂曰孝义。”矩为四明孝义处士，暨其兄寻乐先生皆以文行起东南，其流风余韵，衣被鄞地。昆仲二人晚与香雪坡、樗轩二五、徐梅江、章终慕、傅药栏、袁德邻诸英结社，以诗共娱，据丰熙序，诗初有前后二集，先生歿后，册乃逸。”

是书卷一五言古诗，卷二七言古诗，卷三五言律诗，卷四至九七言律诗，卷十五言七言绝句，卷十一杂著，卷十二附录孝义处士

行实、孝义处士传，卷十三附录乐诗文并赠挽。

书乃矩曾孙表、章所辑。《天一阁书目》集部卷四之二作明谢表、谢章撰，非也。丰熙序云：“吾鄞诗派在国初最盛，盖豪隽生贞元之会，宣大和之气，若自适谢先生，与其昆寻乐先生皆号豪吟，寻乐方期用世，遽遭坎坷……诗初有前后集，先生没后，册乃逸。其曾赠御史表、庠士章搜辑断稿得若干什，今玄孙汝仪金闽臬，校刻漳台，附以寻乐残稿，总十三卷。”按汝仪，字国正，号果庵，正德九年进士，授余干知县，擢监察御史，在官清廉，后自云南参政迁江西按察使，便道归省，遭祖母丧，遂以哀毁卒。此本当为汝仪以闽臬佥事按节漳南时所刻。

矩集传世极罕，明祁承焯《两浙著述考》、《明史艺文志》及《四库总目提要》诸书皆未著录，《千顷堂书目》也仅著录矩兄寻乐先生《鸣穷集》，而不及此书。

明嘉靖刻本《天池玉芝和尚内集》

《天池玉芝和尚内集》二卷，明释法聚撰。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明源刻本。一册。半页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题“觉庵居士祖觉选集”。前有忘言居士林树声跋。嘉靖甲子罗汝芳序，嘉靖三十七年天池老人法聚后序，月又玉芝禅师塔文。

法聚，字玉芝，姓富氏，嘉兴人。年十四出家海盐资圣寺。工诗。嘉靖癸亥卒，所七十二岁。

上卷上堂十首、小参十四首、颂古十一首、偈五十一首、赞二十首、铭五首；下卷法语十六首、序六篇、记三篇、书问十二通、杂著七篇。

罗汝芳序云：“内语凡二卷，僧明源为其师玉芝刻也。玉芝初得法于梦居，随隐居武康天池山，名闻远近，宗其教而归者数千掩众，开示指陈句皆要义，录久成帙，争共诵传。岁癸亥五月，玉芝忽入

寂，其录益为从所重。僧明源乃谋刻之，欲予叙其首。夫予固慕玉芝之久而且切者，叙安可辞？顾浅劣不足以窥其法要耳。然闻玉芝初参梦居云，何以得不落人圈缿，梦居与一掌，玉芝遂大悟。则玉芝之法，原非由言筌得者，吾人又何以言筌而得玉芝也哉？窃领诸方普同真证，谨书此以俟”。

《明史·艺文志》卷三子类著录，有《玉芝语录》六卷，《内语》二卷。

钤印有“枕流轩图书记”、“知非楼所藏书”。

明喜靖刻本《沈山人诗》

《沈山人诗》六卷续集十卷，明沈沾撰。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宗臣刻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王百祥修补印本。四册。半叶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书口下有“麻沙”二字。题“首乾卢学易遴选，子相宗臣编梓”。前有嘉靖庚申奉议大夫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宗相序，次为沈山人肖像及李春芳撰像赞。续集题“子云袁孟龙遴选，化远王中孚校梓”。有嘉靖甲子王中孚序、万历癸丑王百祥跋。藏上海图书馆。

沈沾，字伯雨，天性孝龙，与其兄雷、弟鬲，筑三髯雅居于湖上，饮酒赋诗，龙爱弥笃。箪瓢屡空，辞受不苟。杖履超然，有物外之志。著有《雨田集》、《孝顺卷》等。咸丰《兴化县志》卷八有小传。

卷一五言古诗九首、卷二七言古诗二十九首、卷三五言律诗四十二首、卷四七言律诗七十首、卷五五言排律十一首、卷六七言绝句十三首。续编卷一楚词八首、卷二乐府二十六首、卷三五言古诗十三首、卷四七言古诗十八首、卷五五言古诗五十首、卷六七言律诗四十四首、卷七五言排律五首、卷八七言排律一首、卷九五言绝句三十五首、卷十七言绝句三十四首。

《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未著录。王重民《中国

善本书提要》著录，然续编仅为五卷，似残去其半。宗相序云：“沈山人者，雨田先生，讳沾，伯雨字。性灵敏，古今书、传、经一涉猎即能条悉大旨，与人论世事，画成败，率常叹赏一座，情间旷而冲美不少，淆溷世盆中，故发为诗歌，逸而不俚，艳而不靡，婉顺而不恙疾，冲古而不浅淡，盖备王、孟二家之长焉。山人多作诗，不喜存集旧稿。予自肇庆入比部，乃招山人为秣陵之游，始仅索其稿凡三百篇。吾儿臣，从稽勋郎，出参闽政，予以山人集授之。臣亦予告曰，先生素善我者，南北风尘中，尝彼此有唱和，及归芙蓉馆，每举觞而咏之。臣喜山人诗，恐终托诸溟滓也，行将哀编万花谷集，此集盖有可少，然竟未篋去，及己未岁，臣督学闽上，适卢子首乾、潘子启明二君，以诸乡先生稿寄臣，盖山人集与焉。时臣疾已剧，得之甚喜，曰：“此可以毕吾志，恨不能强起为一传述也”。遂以所与酬答者命梓之，付其仆曰：“谢予父幸为叙其故谢沈山人状，予疾未能也。”庚申夏日，乃得其所梓归，予深嘉山人之诗，复以重哀吾儿之志也。”

王百祥跋云：“庚子之岁，先君以贡事寓金陵承恩寺中，适江右老学究锥病谋归，无以为装，因向先君曰，予有板刻一付，乃公乡人诗也，桑梓之遗，远人之急，先生得无意乎？读之知为兴化沈山人诗。山人亦素善先君者也，乃出囊中装易之，及欲刷行，而中多残缺，遍于昭阳亲友，绝无此集，几欲付之丙丁。今年春，偶从闽友方伯郊馆中检得旧本，始能校阅诠补，复为完刻，然书成而先君已不及见矣。俯仰今昔，感慨系之。夫是刻也，觅之同邑同时而绝不可见，乃一得于豫章之人，一得于八闽之友，相去数千里，相隔数十年，而又皆与予你子相遇，不亦奇域！”

沈宗臣，字子相，扬州人。嘉靖进士，由吏部考功郎历稽勋员外郎。文章与李攀龙、王世贞相切磋，为嘉靖七子之一。杨继盛死，臣贖以金，出为福建布政参议，卒年三十六，有《宗子相集》。是书当为宗臣出参闽政时，其父属为刻之闽者，故书口下又刻有“麻沙”二字。续集则为王百祥补刻者。

铃印有“楚汉阳张卿冈藏书之印”、“于氏世守”、“右任之友”。

明万历刻本《欧虞部文集》

《欧虞部文集》二十二卷，明欧大任撰。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程懋易、程烈卿刻本。十六册。半页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题“岭南欧大任桢伯著”。前有万历十二年（1584年）方沆序，末有程懋易跋，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欧大任，字桢伯，号仑山，广东顺德人，早稟家教，聪慧绝伦，稍长，博涉诸史，攻古文辞。年十四补诸生，督学林云门、张希举尝合十郡隽异士试之，皆第一，名噪胶庠。嘉靖癸亥，以岁贡廷试，瞿景淳得其卷，惊曰一代才也，进呈列首，由是声称益甚，后升国子监，寻改大理寺左给事，迁南京工部屯田主事，再转虞衡郎中。王世贞誉其五子之一，年八十卒，传见（咸丰）《顺德县志》卷二十四列传四。

卷一赋一首；卷二颂十七篇；卷三铭七篇；卷四至七序七十篇；卷八至十记二十五篇；卷十一行状八篇；卷十二碑四篇；卷十三墓志十一篇；卷十四诔、哀辞各一篇；卷十五传十一篇；卷十六祭文十八篇；卷十七札疏六篇；卷十八赞十九篇；卷十九跋五十八篇；卷二十杂著十篇；卷二十一至二十二书五十七通。

方沆序云：“桢伯仅从明经里选，北游上国，出为诸生大师，入拜雍馆、廷尉、虞部，得与当世文章家济南李先生、琅琊二王先生、新都汪先生、吴兴徐先生、武昌吴先生相遇中原，并建旗鼓，并称诗日以工，直溯建安、大历，而上之所至，有《南囊》、《北辕》、《辋中》诸集，駉駉乎，人诵而家传矣，乃其所为古文辞，则大洗诘屈钩棘之习，上自先秦两司马、下至六朝隋唐，极意取材，触事而发大旨，一归于温厚尔雅，即王先生之雄博登坛，汪先生之雍容节制，桢伯以偏介乎其间，未尝不旗相靡而心相重也……语曰：南海之羽，出疆

始珍，欧先生类之矣”。

是书乃大任门生程懋易、程烈卿所辑刊，程懋易跋云：“……索诗若文者足迹满户外，每一诗出，人争传诵，好事者梓其诗凡十余种，今汇梓为欧虞部诗集，从今官也，曩佣馆时，每见先生一文成，辄收其草亦既充篋矣，并索其家居及广陵、浮光所著合梓之。亦名曰《欧虞部文集》，从诗名也。先生诗每集辄有宗工为之序，顾未有论其文者，以集末出故耳。懋易不佞，于是集也，与家侄校写凡四阅岁而卒業”。方序也云：“新都程氏两生懋易、烈卿雅从欧桢伯先生游，乃裒辑先生文若干言，付之斲削，永垂不朽”。

欧大任自万历十年任工部虞部郎中，掌帝都之街道、苑园及草木、山泽等，而其重点在营造宫殿陵庙城垣，并督修孝陵，帝虽有白金文绮之赐，然大任已怀去志。十二年秋，建玄武门，工竣即得旨道归，是书即刻于其督建玄武门时，大任卒于万历二十三年，也即是本刊刻十一年之后。按《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欧虞部文集》为万历二十年（1592年）刻本，不知根据何在，或为后来之翻刻。

《欧虞部文集》有六十五卷本，为禁书《清代禁毁书目》入“全毁”之列，此本《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著录，甚罕见。日本内阁文库也有入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著录《欧虞部选集》十四卷一种，明万历刻本，台湾中央图书馆则有《欧虞部集》三十四卷，清初刻本，非足本，其子目为《思玄堂集》八卷、《雍馆集》四卷、《浮淮集》七卷、《辋中稿》一卷、《十先生传》一卷、《旅燕稿》四卷、《游梁集》七卷、《南翥集》一卷、《北辕集》一卷。

原《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作二十卷，误，卷一第一页书口下有“吴门高洪书，郭昌言刻”。刻工又有郭泰初，高及郭氏三人皆苏州人，高曾写有《国朝名世类苑》四十六卷。

钤印有“古万川温氏藏”、“丹铭”、“温氏丹铭”，“右任之友”。

明万历刻本《归田漫稿》

《归田漫稿》二卷，明钱腾蛟撰。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刻本。二册。半页八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题“虎林钱腾蛟子雨甫著”。前有万历二十四年张朝瑞序，万历丙申沈文序。

钱腾蛟，字子雨，号云川，仁和人。嘉靖举人，由邑令擢知海州。忤当轴，左迁潞安别驾。会西部警事，腾蛟厉兵治饷，寻引归。

卷上五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十五首、五言律诗三十五首、五言排律二首，卷下七言律诗七十首、七言绝句十六首。

张序云：“云川公天性隐厚，原慙□录，士林推长者。往者刺海州，不佞为公部民，公郭礼荐绅，绥字氓庶，温温□充，真仲卿次公侍亚也，州人焱附焉。公代去，卧辙者踵相接，迄今尸祝未忘也。其投簪税驾，养高衡泌，多寄意诗酒间，诗累成帙矣”。

沈序云：“公少嗜古，于书靡所不镜，所为文琢以秦葩，镂以汉藻，卑晋魏六朝而下之，诗则五七言，古建安也。近体律大历贞元乎？乐府歌行，吾不知其所祖，骚人之遗烈矣。总之抒性灵而鸣心得，则三百篇前茅哉，乃今独以其诗行，诗亦独以其归田草行。盖公下帷流览博洽，即时时不废吟讽，然其十九治博士业，仕则十七治簿书，至解组抽簪而后，三径菊松间，益得独肆力于声歌，以故归田草最著。今读其诗，固已金筏竞津，浸浸名场矣”。

《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皆未收录。

铃印有“丰华堂书库宝藏印”。书藏上海图书馆。

明嘉靖刻本《武陵诗选》

《武陵诗选》六卷，明施渐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王其勤刻本。沙彦楷跋。二册。半页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

尾。题“明无锡施渐著”。前有嘉靖丁巳王其勤序。

施渐，字子洞，无锡人。少小即好诗歌，既长，乃工举子业，竟以序贡授海盐丞，寻罢去，归老蠡川田舍，盖终身不遇，赍志而歿。其诗盛有名称，不群于时辈，情才不骋，华而发挥合则。其友俞宪云渐诗“苦心考索，竭力磨洗而后工者，大都精雅闲远，绝类王、孟，至于趣味悠深，声调隽特又在韦、柳、钱郎间”。曾校刊《皇明名臣言行录》。《荆川先生文集》卷十四有“施推官墓志铭”。

王序云：“锡山武陵施君，博综群书。精极理，致本性，情而寄兴，黜浮靡以成家，直遂而引高者，可敬可仰；温厚而就下者，可爱可亲。长而数十语，不觉其繁短。而四五言曲尽其旨，平淡处，多类孟浩然诸篇。而摩诘黄雀诸词，似不能出施君之右，是在熟读君诗者，自可见矣”。

圣犹氏跋云：“武陵先生与曾王父昆季交契最深，唱酬亦甚富，有集所未尽者，如‘山园’诸作，原稿具存。先辈谓其诗精雅闲远，绝类王、孟，家郁州《国雅》评亦云，萧条冲寂，卓乎名家。大抵先生诗品、人品俱吾邑第一，惜其后嗣不振与寒家子姓，真不胜鲁卫之感。晚学圣犹氏跋”。

沙彦楷跋云：“按荆州集‘施闾墓志’，渐实闾龚氏妹之子，其父廉命字而子之后。闾自有子曰涣，旋夭死。迨闾卒，渐行三年之丧，以子报之。然志中谓闾尝录《水东日记》，所载周氏之事及朱子答汪尚书之书而自题其后，盖不以周氏之祭其外家为是，而以朱子为外家，立后之言为不可易也，惟渐迄未归龚氏本宗。万历《无锡志》艺文类载施渐《武陵诗选》，各门内复常引其诗，而传人物则无渐名云”。“渐字子洞，未见荆川集中”。“集内有圣犹氏录补诗多首及跋，并引顾起伦所辑《国雅》称为家郁州，又在‘顾宪副洞阳清泾庄杂咏’后跋称先生与曾王父昆季交契最深云云，知为泾阳洞阳后人也”。沙彦楷，字武曾，江苏武进人，回族。清末毕业于京师法律学堂，早年从事司法工作，并任众议院议员，1925年起长期以律师为

业，抗战胜利后加入民社党，后另组民社党革新委员会，历任副主席、主席。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70年去世。

是书《明史·艺文志》未著录。渐诗又见《盛明百家诗集》本，但仅一类，所收甚少，此集极罕见。藏上海图书馆。

钤印有“蕉林藏书”、“蕉林梁氏书画之印”、“观其大略”、“绣佛斋”、“梅花堂”。

明隆庆刻本《长铗斋稿》

《长铗斋稿》七卷，明冯迂撰。明隆庆四年（1570年）汪稷刻本。四册。半页十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下有刻工并记字数，题“上海冯迂著，门人汪稷校刊”。前有隆庆四年（1570年）潘恩序，朱察卿序。

冯迂，字子乔，父淮，原籍昆山，耕于浦滨，遂为上海人，隆庆中与朱察卿以布衣称于诗。

卷一五言古诗五十一首、卷二七言古诗五十首、卷三五言近体七十六首、卷四五言近体七十一首、卷五七言近体九十一首、卷六七言近体九十二首、卷七五言排律七首、七言排律二首、五言绝句十二首、七言绝句二十首。

潘序云：“《长铗斋稿》者，上海冯君子乔所著诗也，子乔负隐君之行，居然瓠落，啻于逢时，类古齐客冯欢，遗有一剑蒯缞耳，且又同姓，乃以长铗名斋，因以名其集稿云……子乔，名迂，父雪竹先生，以诗人离于时”，“冯氏父子，陆沉寰阙之区，性逸云霄之上，作诗取材汉魏，效法盛唐。雪竹之论辞俊逸，气格清新，庶几入室，子乔采掇菁英，铺张平实，可谓升堂，叔氏子潜六，能嗣音步武。近时韦布之士，父子称能诗者，必推先冯氏矣；说者评雪竹之诗，犹宋苏明允之文；子乔伯中，则子瞻之流亚也”。

是书乃迂之门人汪稷所刻，朱察卿序云：“冯先生子乔，所著诗

赋文章各若干首，其门人汪生德馨先请刻其诗”。

此本卷一第一页书口下刻“长洲吴曜书，沈乔刻”，卷七末又有“长洲吴曜写，沈乔、沈元一同刊”。刻工又有姚起，吴曜为吴郡名写工，又写有《梦占类考》十二卷、《野客丛书》三十卷、《修辞指南》二十卷，沈元一即沈玄易，又刻有《梦占类考》及《国朝名世类苑》。姚起又刻有《龙江集》十四卷。

《明史·艺文志》卷四集类、《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四集部著录，《四库全书总目》未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上海图书馆及台湾中央图书馆各藏一部。

铃印有“叶氏箴竹堂藏书”、“石林后裔”、“龟山范氏文房”、“许”、“许氏鞠霜楼藏书”、“许艺霜楼所藏”、“家在小瀛洲行舍”、“鞠霜楼”、“叶启发家藏书”、“叶启发读书记”、“叶启发藏”、“叶启勋”、“定侯所藏”、“拾经楼”、“东明所藏”、“东明审定”、“懋斋”、“懋斋秘籍”。箴竹堂即明叶盛堂名，鞠霜楼不知谁人，叶启勋、字定侯，号更生居士，生于光绪末年，湖南长沙人，叶德辉从子，其藏书楼曰“拾经”，盖取拾经眼之书之意。

明万历刻本《破蟋蟀集》

《破蟋蟀集》四卷，明余世儒撰。明万历元年（1573年）刻本。一册。半页八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题“念山余世儒著”。前有万历元年刘昭文序、隆庆己巳年余世儒序。

余世儒，字汝为，婺源人。举人，曾任知台州。

卷一序十三篇；卷二记二篇、志铭二篇、行状一篇；卷三赞十五首；卷四祭文二十七篇。

刘序云：“……此昌黎韩公谓儒者之于患难，其玩而忘之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而念山余公节取是语以名集，其亦有感而托焉者也。公早以才美著声，奋迹南畿，九上礼闱，乃仅小试

其端于瑞邑，未几，有郑之役，商山之补，其中郁抑变故，可悲可愕，纷至而突来。其言曰，自余之拜官也，孰非蟋蟀时哉，而公处之有道，不怨不尤，方且恫瘝，旷勉职守，以无恶于志，无负所学。暇则染翰摛词，宣畅性灵，敷昭物则。自瑞安历郑商，迄于南康，凡为序记、铭状、题赞、祭告、书翰、杂著、文移及古体、近体诸作，无虑数万言，汇为八卷。诸生张谟、郭曰员、吴谏凉，钟惟经、刘期第，奚元愈，赖以显既卒业，付诸梓文，因展阅而三复之，泐泐洋洋，其道德之光，周汉之轨，艺林之钜匠，昭代之名家，惟其自得也。……”

是书《千顷堂书目》著录有《破蟋蟀集》八卷，又未信稿八卷，《念山集》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未收入。刘序也云此书八卷，然该书目录颇全，确为四卷，并无割裂之嫌，疑此书先刻四卷，书翰、杂著、古近体诗或为后来补刻。卷三有“写真赞”二首、“续赞”二首，均写其官拜商州、南康时之景况。

明崇祯刻本《张毅敏公集》

《张毅敏公集》十卷，明张养蒙撰，附录一卷，明崇祯三年（1630年）刻，清乾隆九年（1744年）补钞本。十册。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题“高邮张养蒙端叔甫著”，前有万历癸巳（1593年），邹元标序、冯琦序、魏光绪序、姚希孟序、天启三年（1623年）王允成序，后有崇祯庚午（1630年）张光奎跋、乾隆甲子（1744年）七世孙张玉绳跋。

张养蒙，字端叔，别号元冲，泽州人，生地嘉靖甲辰，卒于万历乙巳。万历五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礼部给事中，官至户部右侍郎，督东征兵饷，壬寅移疾归里。养蒙幼颖异，所授程书，过目辄成诵，治尚书不由师授，其通达正直，廉介忠诚，少而嗜学，至老不衰，于书无所不窥，而注意于通鉴纲目，常举以训后进，诗工五言，奏事忠恳，卒谥毅敏。

卷一东台谏草二十篇；卷二督江疏草十六篇；卷三都宪疏草十八篇；卷四督饷疏草二十六篇；卷五佐什疏草二十四篇；卷六书一百二十一通、启十二通；卷七序十六篇、记二篇、行状二篇、墓表五篇；卷八墓志铭十七篇；卷九祭文二十四篇、阁试五篇、程士四篇；卷十五言古诗二首、七言古诗二首、五言律诗二十首、五言排律七首、七言律诗二十九首、五言绝句八首、七言绝句二首，附春联。又附录一卷为张公墓铭、张公行状、张毅敏公传。

养蒙此集，始刻于崇祯庚午，后遭寇乱，毁去部分，乾隆甲子，七世孙玉绳等人补缺其残，补抄之页均附于后。

玉绳跋云：“先毅敏公奏议文集十卷，成于明崇祯之庚午，乃先光禄公为山左参政时所刊也，遭流寇之乱，缺略不全。余少时常见先大人暨仲叔坐论时，每言及此，即太息长叹，恨不立为补全，奈家贫无资，有志未逮。甲子春，余奉学宪札，委充乡贤祠奉祀，慨板之不完，而又伤所藏之非真处也，爰承仲叔命，率胞弟玉衡、堂弟玉绶叙其残篇，始知共缺一百六十九页，藏诸密室，俟力量稍足付梓，以行于世，此余之志也。至先光禄酉阳治绩，酉阳公牋全齐，鹺政录板之全否尚未可知？盖此时强梁者犹视以为奇货可居云”。

是书《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皆未收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上海图书馆入藏一部。

明万历刻本《黯然堂遗集》

《黯然堂遗集》六卷，明潘士藻撰，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刻本。十二册。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题“新安潘士藻去华父著、秣陵焦竑弱侯父校、门甥余懋衡持国父阅”，前有万历庚戌（1610年）邹元标序。

潘士藻，字去华，号雪松，婺源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历官御史。时内侍侯进忠、牛承忠私出狎妇女，逻者执之，为所殴，诉于士藻，

为牒司礼监愆两阍。时张鲸方掌东厂衔之，会火灾修省，士藻直言，鲸激帝怒，谪广东布政司照磨，寻擢南吏部主事，再迁尚宝司少卿，卒于官，又有《洗心斋论易述》。事迹附见《明史》李沂传。

卷一奏疏一篇、论三篇、说三篇；卷二序三十九篇；卷三行状六篇、墓志六篇、墓表二篇、墓碣二篇、传十篇；卷四记七篇、碑三篇、上梁文三篇、书八通、祭文十七篇、诗东瓯草十四首、燕台草四首、广南草十三首、山居草十九首；卷五尺牍八十八通；卷六尺牍八十七通。

邹元标序云：“去华生平以友为精神，而友以去华为心膂，一见怒者平、欲者释、狭者广、孤者弘、弱者植、蔽者开，令人勃有生气，如群饮于河，各随其所，量而入予，于是知去华入人深矣。去华晚始第膏华，半竭制义间，士有问艺者，去华喜动眉宇。令所著诸作，去华第而为时所迫以应，然非去华所长。夫以去华非所长尚尔尔，使去华早入金马著作之庭，所造安可量，而又记当时以文鸣者。去岁私语予曰，轮辕徒饰，传必不远，以是知去华之所殚精，其必有独得者在，读兹籍者，时时见去华如新矣”。

《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五、《明史·艺文志》著录是书、《四库总目提要》未收，而著录《然堂类纂》六卷，入子部小说家类存目，《类纂》乃以士藻所闻见杂事，分类纂叙，大抵有警世之意，此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上海图书馆入藏。

钤印有“杭州叶氏藏书”、“武林叶氏藏书印”，盖叶景葵先生旧藏也。

明天启刻本《盟鸥堂集》

《盟鸥堂集》三十卷，明黄承玄撰。明天启四年（1624年）黄申锡等刻本。六册，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题“携李黄承玄履常甫撰”，前有天启甲子（1624年）陆应阳序，目录页后

有“门人许恂如恭伯甫，谢岳钟安孟甫、季鼎钟景侯甫编辑；男申锡、卯锡校订”。

黄承玄，字履常，秀水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出理张秋河道，时议浚伽河以济运，承玄实经始之。历官副都御史，巡抚福建，所至有声绩，又有《北河纪略》、《河漕通考》等。

卷一至三奏疏二十道；卷四至五议十四篇；卷六至七序三十一篇、跋一篇；卷八至九考二篇；卷十碑记二篇、墓表二篇、赞一首、行实二篇、行状一篇；卷十一至十二祭文六十四篇；卷十三古诗六首、排律三首、五言律诗五十五首、七言律诗六十三首、五言绝句七首、六言绝句十三首、七言绝句四十八首；卷十四至十九启二百九十七通；卷二十至二十七书柬七百五十通；卷二十八咨文五篇、揭二篇；卷二十九至三十公移二十九篇。

是书较罕见，仅《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五著录。《明史·艺文志》仅有承玄《河漕通考》、《安平镇志》，《北河纪略》，《四库全书总目》也只收《河漕通考》，入史部地理类存目。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此集，为崇祯元年携李黄氏家刻本，有清赵晋祺题记，但仅存五卷，为奏疏三卷议二卷，此本藏上海图书馆。

钤印有“王培孙纪念物”。

稿本《天全堂集》

《天全堂集》不分卷，明安希范撰。稿本。五册。半页九行二十四字，无框格。题“锡山安希范小范甫著”。前有何乔远序、李维桢序、陈继儒序。

安希范，字小范，号我素，无锡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授部部主事，疏请复高攀龙、吴弘济官，忤旨罢斥为民。希范恬静简易，尝于东林讲学。会熹宗嗣位，将起官，已卒。其墓表云：“公天赋奇，乙酉丙午联第，年才二十三耳。官行人，当入台省，格于年不赴，授礼部

主事，迎母入京，以方秉家不肯行，告改南司封，时朝事初变，当国者有伎心，公上疏剖其邪正是非，疏奉逮问。旋得释，削籍归，杜门杜口，不涉朝事，日奉母极欢”。生嘉靖甲子，卒天启辛酉，得年五十八。

是集收四言诗四首、五言古诗五十四首、七言古诗二十七首、五言律诗一百七十首、六言律诗一首；书札外篇首卷七十八通、外篇次卷七十三通、外篇末卷十五通、内篇六十七通，总共二百三十三通。

安希范之诗，早岁步武唐人，晚岁则闯入陶、韦、白、苏间，清通简劲，不染尘心尘事，其书札多致当时名士者，内容颇具史实。其孙璇曾有云：“盖先大夫十年朝宁，廿载林皋，出处既别，立言自异。公廓罗先生当贻书勉之曰，吾辈出则伊周，处则巢由，先大夫真有不负此言者，故书内、外篇，以见出处之大概云”。“先大夫一生始终以忠孝节义为尽性之功，山林泉石为陶情之境，四十年屈伸显晦，梗概略见于尺牍中，故较年谱似加详矣”。

安希范集子，有乾隆四十六年安吉刻本，为四卷附录一卷，题“胶山安希范我素氏著、冢孙璇辑、六世冢孙经传校录”。卷一为疏四篇、附录；卷二记三篇、序四篇、传一篇、启一通，书后一篇、祭文一篇；卷三书札三十七通；卷四五言古诗十首、七言古诗三首、五言律诗四十一首、七言律诗三十一首、五言排律四首、五言绝句八首、七言绝句十一首，附录为墓志铭、墓表、祭文。

此书刻本辑者为安璇，其底本即此稿。稿本中部分之诗，注以“删”字者，多不见刻本，计四言诗删去三首、五言古诗删三十七首、七言古诗删十八首、五言律诗删一百零二首、书内篇删十五通、外篇首卷删二十二通、外篇次卷删十二通、外篇末卷删五通。如稿本“与秦舜峰”、“答杨意白年丈”、“与孙月峰制府”、“与闵四府”等皆不见于刻本。又如稿本“寄万老师”中删去“东事渐炽，议论未有归一，时事茫茫，不知将何所底。故相已去，朝政方新，老师之超擢不

日矣，天下事正赖吾辈出而主持，敬拭目以俟”。刻本“寄万二愚老师”则因政治原因而删去。

《千顷堂书目》未著录。此本今藏上海图书馆。

钤印有“孙毓修印”、“小绿天藏书”。孙氏小绿天藏书，今多藏诸上海图书馆。

稿本《高攀龙诗文残稿》

《高攀龙诗文残稿》一卷，明高攀龙撰。稿本。一卷。胡汉民、冒广生、孙保圻、叶恭绰、汪兆镛等跋并题诗。

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以疏诋杨应宿，谪揭阳典史，家居垂三十年。熹宗立，官左都御史，揭发崔呈秀秽状，为魏忠贤所恶，削籍归。珰复矫旨逮问，肃衣冠，草遗表，投池中死。攀龙出赵南星之门，渊源有自。其学以格物为先，兼取朱、陆两家之长，操履笃实，涵养邃密，粹然一出于正，为明代大儒，又与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讲学其中，宪成卒，攀龙专讲师，世称高顾。崇祯初谥忠宪。

此残稿，为“春平同集虚顾丈、元□许丈、鸣阳伯兄续去岁观梅之约，仍用旧韵”、“陈賁闻墓志铭”、“柬赵师”、“柬朱平涵阁老”、“和叶参之年兄过东林废院十首”、“柬刘念台太仆”、“水居饮酒诗”高攀龙的《高子遗书》刻于崇祯五年，再刻于康熙二十八。乾隆初曾遭禁毁，后因乾隆三十八编辑《四库全书》，《遗书》收入《四库全书》中，此后乃稍稍复出，并有它刻传世。攀龙又有诗集单刻，先为八卷本，有崇祯刻本及雍正十二年刻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高子未刻稿》六卷，为抄本，乃原藏北平图书馆者。

胡汉民跋云：“高忠宪遗墨一卷，遐庵兄得之姑苏城内，诗文稿各半，非一时所为，而皆涉笔不苟，所谓造次颠沛，必如是也。东林废院诗末句，涂改再三，犹留墨勒，岂与王荆文悔题此君亭句同意

耶？民国二十一年三月，汉民获观敬识”。

冒广生跋云：“白鸟青鸪又一时，年年春信到苔枝，梅园车马纷如织，谁解拖云细雨诗”。白鸟、青鸪、细雨、拖云，并观梅诗中语。

“地下真从屈子游，沾襟热眼湿千秋，心声莫作闲闲看，已种茄花满地愁”。陈贲闻墓志，通篇以屈子立论，已为被逮不辱赴水张本。《遗书》刻本有眉批，感吾兄亦先生，自感千秋万年，谁不沾襟十六字，盖贲闻吊几亭语也。

“皮骨门生亦仅存，强谈星学慰师恩，那知万死崔呈秀，缙骑明朝也到门”。柬赵师有台造脱运云云。《遗书》中删去，此当作于天启壬戌，高邑提问追赃之后，明年丙寅三月，忠宪亦被逮。（乙丑误壬戌）

“香火祠堂计已迂，尺书郑重念黄炉，相公扑笔铭幽日，曾践平生宿诺无”。柬朱阁老，以缪仲淳香火院碑文预恳，后来忠宪墓志为阁老所作，缪碑不知竟成否？

“记访匡庐白鹿踪，一般桑梓失维恭，为良迁地都容易，可奈滔滔守已聋”。东林书院今为小学校，殊不足以动瞻式往游，庐山白鹿洞亦改林场，似于敬恭之义微矣。

“拳拳师友切磋坚，取义岁仁有后先，想到从容戴山死，了无相见愧黄泉”。戴山殉节，其从容为胜国诸臣仅见，盖与忠宪同得力于讲学者深。

“欲买扁舟问漆湖，可楼陈迹料全无，怀贤好古吾徒事，恍继虞山更画图”。忠宪集中水居不一见，其居在漆湖，有可楼，吾往尝同裕甫游庐山，张宜仲太史作图，故以末一诗坚之。

裕甫仁兄出高忠宪手稿属题，初欲为之笺证，行篋既未携书，又衰老善忘，未敢下笔，置案头遂逾年，就卷中诗文各赋一诗归之，非初志也，癸酉六月，如皋冒广生敬题。

“仰之。乙酉春，九十四老人杨志濂敬题”。

“吴县吴湖帆同观”。

“壬申七月，誉虎先生携此卷，至湖帆四欧堂，因得拜观，藉志眼福。霜崖吴梅”。

汪兆鏞题诗云：“讲学流风不可追，丛残遗墨尚淋漓，揭阳岭下怀前迹，想见援琴静赏时”。公早岁谪官揭阳县典史。

“蒿目纷纷斗触蛮，漫天风雨涕泛澜，低徊一室千秋句，自写槎牙露肺肝”。用卷中诗语。

“汉宋而还党祸深，唏嘘葵藿刈工林，古今第二泉边梦，帐触寒灯夜夜心”己巳春，过梁溪，曾访东林书院故址。裕甫兄属题高忠宪公手稿卷子，即正。壬申端午前二日，罗浮汪兆鏞”。

叶恭绰跋云：此明高忠宪公手稿，余于今春得之吴门，别无题识，然以笔墨及涂乙处观之，其为公之真迹无疑。以刊本《高子遗书》及中华书局出版之公诗手稿（此实非手稿，详见高君汝琳书札），与此互勘，字句颇有详略异同处，兹列举于次，以资参证。

观楼诗：手稿本标题作“丙寅春半同友人续去岁观梅之约，仍用旧韵”。《遗书》本无此诗。“迎树幡”，鄙意“幡”乃“幡”之草写，手稿本作“幡”者非。“去岁花非”，手稿本作“花飞”者，误。

陈贲闻墓志：“为文自祭云云，倏然而逝”。《遗书》本作“为文自祭，文具集中，当世传诵之”。“贲闻陈姓，讳山毓，至制义百篇藏于家”。《遗书》本仅云“贲闻，讳山毓，父亭公，为王官，福建按察使，所至有惠政及民，配宜人盛氏，生二子，贲闻其伯也”。绰按：“宜人”应作“淑人”。此稿不误，《遗书》本误。“世之人，谁不读书”下，《遗书》本尚有十二句。

柬赵师：“伏看台造，明年七月即脱厄运”，此二语《遗书》本无。“临书不胜心结气寒，薄修为教师寒具”。此二语《遗书》本无。

柬朱平涵阁老：全首为《遗书》本所无。可证《遗书》本尚有疏漏，或当时于全稿具有选择也。

和叶参之过东林废院：《遗书》本只“满目蒿莱”、“竹径茅斋”、“城头曾筑”三首。手稿本十首全。“党人不死刈葵藿”，“刈”，《遗

书》本作“倾”，手稿本作“刈”。“黄鸟声声树影疏”，“树”，手稿本作“弄”，《遗书》本作“树”。

柬刘念台太仆：“此迹一著”，《遗书》本作“之著”。“有人欲倾文姚二丈”，《遗书》本无此句旁注。“会吴祖老为弟致意，尚未及一走谢也”。《遗书》本无此二句。

水居饮酒诗：《遗书》本只“忧危不为己”、“有弟知我好”、“春心畅人意”三首。手稿本全。“天却多此花”，《遗书》本“多”作“无”。

余无异同者，不赘述。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卅一日晨，叶恭绰识于广州二沙岛天风楼南窗下。

冒广生又跋：“陈贲闻墓志，刻本发交均作几亭，此漏记。又配某淑人，刻本作配宜人盛氏，当是后来写定。明人最重封典，非遇覃恩，不得领制诰，有阶至一品不得封，或封只七品，五品者仍从五七品。称谓弘治中先得庵官福建左布政，而家谱所载墓志及寿文，于其父母仍称奉直大夫，宜人所以重君命，不似后来一味僭越。裕甫留心国故者，此又不可不知也。六一翁冒广生并记”。

叶恭绰又跋：“民国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重展此卷，敬念昔贤造次颠沛，蒙难艰贞，守死善道之概，令人兴起，恭绰谨志”。“读致赵高邑书，参以《明史》，知先生素志久定，余藏高邑手札多通，盖在任冢宰时，忧危溢于楮墨，群阴蔽翳，君子道消，念之令人陨涕。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八日，恭绰又识”。

孙保圻跋云：“右诗文稿七通，点窜淋漓，朱墨交错，未署作者姓氏，遐翁藏之有年，装潢成卷，见其中有水居饮酒，过东林废院诸题，因取《高子遗书》详为检校，识其异同，始知即当年忠宪公手书底稿。芟削增改处，皆极经意，原句虽一再涂抹，然犹隐约可辨，断非他人所能假托，惊叹宝护，不啻获一珍珠船也。晴窗茗罢，出示索题，谨案忠宪为吾邑先贤，其用功由小学入手，而宗旨从大学得力，修悟兼到，世称纯儒。不幸罹膺滂之祸，洁身殉道，赴水自沉，崇祀东林，《明史》有传，无待再述。至于坊间所刊行之诗文写本，流传颇

多,体势不一。大抵真书则端严静穆,取径于辛幼安与钟元常;草书则俊利纵逸,殊有落花迴雪、随风飞舞之致,好古家每以前者为真,后者为伪,自矜玄鉴。余意真书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书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运笔本自不同。今取此卷陈贲闻墓志,与中华书局印行之诗稿本细加对勘,则其中如得字、焯修字、武塘字、哉字、赋字、吴字、然字、厚字等,结体用意,无不纤悉吻合,由此观其会通,真伪之争可以冰解的破矣,又冒君疾斋题诗,有欲买扁舟问漆湖,可楼陈迹料全无之句。低徊咏汉,情见乎词,但阅世七址年,可楼之毁而复建者,已历三次。忠宪昔作水居,曾自记云,洲可二十步三分赢,一以为广。其外池周之,其外堤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形势了如,尚无今昔之异。可楼,则结构屡易,非复曩时旧观,然疏达明洁,差胜于前,凭栏小憩,一俯仰间而山川景物之美,远近可以毕见。忠宪有知,魂魄犹应恋此,无可疑也。惟是文武道穷,运逢百六,明哲保身四字,遂飞诵于士夫之口。及读卷中与刘念台太仆书,则又念是非之易淆,人情之难测,愀然与遐翁有同感矣”。“与刘念台太仆书,有现前道理极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的意思,以害世教诸语。民国三十四年春季,邑后学孙保圻谨跋。时年七十有一”,“前跋书竟,翌日重观,始知第十五行与下中上脱落‘有正书局出版之卞氏二隐君传’十三字,补记于此。不胜吾衰之叹,保圻又识”。

明崇祯刻本《顾太史文集》

《顾太史文集》八卷,明顾天竣撰,明崇祯九年(1636年)顾循、顾舒刻本。四册。半页八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题“昆山顾天竣升伯甫著;男循星源、舒中颖甫辑”。前有陈懿典序、崇祯丙子钱谦益序、崇祯乙亥韩敬序、崇祯甲戌张鲁唯序、崇祯甲戌叶培恕序、顾锡畴序。末有顾循、顾舒跋。

顾天竣，字升伯，号开雍。昆山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好学广问，深心矫思，以讲求所谓济时之业。授编修，考最，升修撰，其阅古人书，不轻标识，间有指示，必洞彻精髓，与皮相者绝异。而犹最留意知人之学，才无钜细，欲使各得其任。奉使朝鲜还，迁左春坊谕德，兼翰林院侍讲、左迁行人司司正。谢政归，卒年六十七。

卷一诏一道、册文一篇；诰敕十六道；卷二策三篇、表一篇；卷三序二十一篇；卷四寿序九篇、记二篇、传二篇、行略一篇；卷五墓表一篇、志铭十篇；卷六祭文十五篇、祝文一篇、引文一篇、题跋三篇；卷七尺牍六十四通；卷八诗四十七首。

顾循、顾舒跋云：“先君为诸生时，已旁搜诸子百家，篝灯占晬，达旦不休。壬戌成进士，读中秘书，盖得肆力研讨于古人一言一行，务求推见隐征，发其精神，至人品短长得失，百世未能明者，一经搜剔，便觉跃然。己酉之春，为时贵所嫉，弃官南归，杜门谢客，日取诸儒语录，探索旨趣。平生发为文章，非根极理要，则包孕经论；虽微吟短帙，皆有见而作，非漫然者，故所著亦不能多。先是郑太史刻《六翰林稿》，先君居其一，业已脍炙人口。兹叶父母懋郭缙好，甫下车即询及先君笥秘，启囊惊塞，捐俸佐梓，循史弟欣夙期得，遂悉发所藏，公之梨枣，俾尝鼎者弗以一脔止也。痛念先君雅负奇才，有志当世，而中遭沦蹶。迨公论既定，举朝方属意东山，而天复夺之，功业不显于时，庶历世之后有同心者，读先君遗文，采其绪言，施诸实用，则所籍以不朽者于是乎在”。

《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五、《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上海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各藏一部。

铃印有“吴郡叶氏访求乡先哲遗记”。

明万历刻本《西楼存稿》

《西楼存稿》十八卷，明邓原岳撰。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邓庆采刻本。八册。半页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有刻工张祐。题“闽中邓原岳汝高著，友人谢肇浙在杭选，男庆采校刻”。前有李维楨、窦子称、翁正春序，并谢肇浙撰“邓汝高传”，末有邓庆采跋语。

邓原岳，字汝高，闽县人，美须髯玉立，三十一岁举于乡，万历二十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湖广按察使副使。工诗。出视滇学，拜楚参藩，督饷渡淮，过家十五日而卒，身後始拜宪副之命，仅五十岁。其为文章模矩秦汉，诗以气格胜而卒归之盛唐，以文采著称。

此书《明史·艺文志补编》著录云“西楼集十八卷”。卷一五言古诗；卷二七言古诗；卷三、四为五言律诗；卷五至七为七言律诗；卷八五言排律；卷九五言绝句；卷十七言绝句；卷十一至十三为序；卷十四传、墓志铭；卷十五墓表、行状；卷十六祭文；卷十七启；卷十八尺牍。

庆采跋云：“至于杂著杂文，则什三家藏，什七散逸，呜呼！孝子于亲，思其居处，思其所乐，矧先公遗诗，生平之精神寓焉者乎，于是乃搜辑成帙，合诸诗集汇刻之，命曰《西楼存稿》。盖先公读书西楼，自幼而壮，即千秋後魂魄亦游此楼也，举以名集，识永思乎”！

按此本为《存稿》之最早刻本，上海图书馆虽亦藏有一帙，然与此不同版。此书明天启、崇祯间曾有翻刻，台湾中央图书馆藏《西楼全集》十八卷，题“门人韩日缜绪仲订，孙男尔缜天士重刻”，即为汝高孙尔缜重刻本也。

藏诸美国国会图书馆，未编目。

明万历刻本《奉使朝鲜稿》

《奉使朝鲜稿》二卷，明朱之蕃撰，《东方和音》一卷，朝鲜柳根等撰。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刻本。四册。半页九行十八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下有“南京张节刊”，题“江左朱之蕃著”，《东方和音》题“朝鲜国议政府左赞成柳根著”。

朱之蕃，字元介，号兰岫，荏平人，著籍金陵。万历二十三年中进士，时三十五岁。工书画，仕至吏部侍郎。出使朝鲜，尽却其赠贿，朝鲜人来乞书，以貂、参为贄，顾橐装鼓厚，尽买法书名画古器收藏之，卒赠尚书。

卷一诗二百零九首、卷二诗四十一首。又杂著一卷，为赞五首、记三篇，并题、祭文、小引各一篇。东方和音一百首。其诗为之蕃出使朝鲜途中及抵朝鲜后所作。之蕃万历三十三年被任命使朝，出都则在次年仲春十六日，之蕃使朝之路线，乃道出山海关，历辽阳，并渡鸭绿江，至夏杪入关。途中与馆伴周旋，有倡必和。卷二第一首为“镇江堡卧病忆朝鲜游历”，云：“风雨长途力易疲，经旬伏枕笑支离，异邦寝食应难习，千里归程计转迟，碧涧回环鸣石齿，青山寂历点花枝，月余总属游仙梦，别后如思未觉时”。

柳根，字晦夫，自号隐屏居士，状元。朝鲜国议政府左赞成，有《西垞集》。其时柳根为远接使。柳诗后又收有议政府领议政柳永庆，领中枢府事李好闵等三十位朝鲜官员所作诗七十二首，之蕃识语云：“东国西垞柳君，迓于江上，相从往返，和章遂尔成帙，爰并梓以贻同好。诸君所和，随其多寡，附存于后，以纪一时共事之情，传之有永云耳”。

中朝两国，素敦亲睦，交往使节，皆极一时之选。诗词唱酬，亦非它国所及，迄今流传篇什，不胜枚举。清朱彝尊《明诗综》云：“朝

鲜君臣，最称好事，使君轺轩一至，即命馆伴远迎，属和诗草，连篇累牍”。洪武以后，代有往还。

《明史艺文志补编》、《四库全书总目》(入集部别集类存目)皆作《奉使稿》，无卷数。《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五作《使朝鲜稿》四卷、纪胜诗一卷、南还杂著一卷、廷试策一卷、落花诗一卷，与此不同，所见或为另本。此书传世罕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此一部，为上海图书馆所藏。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朱之蕃《朱兰嵎太史咏物诗》一卷(明刻本)，又民国间金武祥辑《粟香室丛书》中也收有之蕃《江南春词集》一卷。

明崇祯刻本《先人文字拈》

《先人文字拈》十卷，明杨鹤撰、杨嗣昌编。明崇祯十年(1637年)刻本。四册，陈乃乾跋，半页八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题“孤儿杨嗣昌纂”。前有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序。

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雒南知县，擢御史。上疏请东宫讲学，寻出督两淮盐法，巡按贵州。天启初，起太仆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未莅任魏忠贤以鹤党护熊廷弼，除鹤名。崇祯元年，召拜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后拜兵部右侍郎，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鹤素有清望，然不知兵，吴甡劾鹤主抚误国，帝怒，逮鹤下狱，卒戍袁州。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初授杭州教授，历户部郎，以病归。崇祯初，起河南汝州副使，以父被逮，三疏请代得减死。寻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帝异其才，擢兵部尚书，后改礼部尚书，晋东阁大学士，参机务，仍掌兵部事。然疆事益坏，廷臣皆劾其误国，乃落职。视事未几，以叙功复之。及罗英山之败，帝大惊，特旨仍命督师，赐上方剑，以便宜诛赏。嗣昌被命即行，抵襄阳，大犒三军，屡败张献忠于

兴安。未几有玛瑙山之捷，军声大振，后为献忠自蜀下夔门攻陷襄阳，襄阳王遇害，嗣昌方上疏请死，闻洛阳已于正月被陷，福王遇害，益惧不食而卒。（同治）《武陵县志》卷二十一有传。

是编存春夏秋冬四部，每部二卷。计春部诗文五十五篇；夏部序、柬、诗、札四十篇（首）；秋部文、札二十四篇；冬部序、柬、札五十篇。其分春夏秋冬者，乃以春为清娱之属、夏为经世之略、秋为周孔之学、冬为梵竺之谈。又有闰集，为酬酢之余所作，凡五部十卷。今闰集二卷佚去。按此书排列次序甚乱，明人集中似如此者颇少见。

杨嗣昌序云：“先人性不近名，不耐攒眉努目作咬姜呷醋文字，惟意兴偶至，拈笔疾书，淋漓洸洋，取自适而止，或时付友人，将去都不留稿。孤平生有见，辄纂存之，先人复时取看，久之常失所在，既从事四方，不恒侍左右，岂惟纂存之难，获见亦罕矣。不意道山归去，付嘱无凭，多生浩劫，浮木因缘，忽焉暂断，攀号雨血，欲以何为思！想先人性灵生面，毕意文字之中，犹可追溯一二，掀翻故麓，托访交知，但得半偈微言，流通宇宙，即是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因之不逾年月，不别体裁，惟取信手拈业，即付筑氏。间旁疏一二语，尾赘三五行，资破句以显全提，同百川之映孤月，斯为先人文字拈，抑亦拈先人文字指也”。

陈乃乾跋云：《文字拈》十卷，明杨嗣昌编其父鹤之诗文也。分春夏秋冬闰五集，此佚其闰集。据嗣昌序，知闰集为酬酢之作，无关宏旨，况此书传世甚罕，更不可以残帙少之，杨鹤崇祯二年以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主抚误国，谪戍袁州。嗣昌亦官宣大山西总督，以兵败忧死。事迹俱详《明史》本传。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杨氏父子皆有清望，迄无成功，先后一辙，而边事遂不可问矣。后之览鉴斯集者，岂徒玩赏其文辞已哉？乃乾庚午三月重编南洋中学藏书目，检阅及此，改定数字，距写前跋时，匆匆十一年矣。

是本书口下有“江右阳尔玉写刻”。

《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均未收录。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上海图书馆藏此一部。

铃印有“峰琴过眼”、“王培孙纪念物”。

明刻本《双鹤轩类稿》

《双鹤轩类稿》二十六卷,明魏应嘉撰。明万历至崇祯间递修本。八册。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无鱼尾。题“广陵魏应嘉示图甫著,弟应龙有翼甫校”。前有万历己未李宗延序,万历戊午魏应嘉自序。

魏应嘉,字示图,江都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是书卷一为家园稿、卷二北征稿、卷三至六天中稿、卷七东阊稿、卷八至九庐居稿、卷十续北征稿、卷十一至十二东莱稿、卷十三至十六需次稿、卷十七至十九皇华稿、卷二十至二十一奉常稿、卷二十二棘手稿、卷二十三 寺稿、卷二十四至二十六田居稿。均按年编次。

田居稿有“庚午中秋”诗,庚午为崇祯三年。又有“八月二十三日轩中偶题四首”,则是书所刻,似始于万历末年,而刻竣则在崇祯三年之后矣。

此书不见各家著录,颇罕见。《四库全书总目》仅收有《伙坏封疆录》一卷,云“应嘉依附阉党,代为搏噬,观其自序,殆不知世有廉耻事,实京卞惇确之所不为附也”。

卷一第一页书口下有“南京刘凤刊”。

藏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明万历刻本《凤岗存稿》

《凤岗存稿》十六卷，明张宇撰，明万历十年（1582年）刻本，六册。半页九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题“温陵张宇仲矩著，孙步瀛、侄孙荣登同梓”。前有郭良序、万历壬午李伯芳序。

卷一至五序三十五篇；卷六记四篇；卷七祭文十八篇；卷八墓志铭二篇、诔、哀辞各一篇；卷十至十四书、启九十八通；卷十五至十六杂著十四篇。卷九佚去。

李序云：“先大夫雅喜古文辞，然不喜用文名，甫脱稿，辄为好事者持去。兹孤不佞梓存者，□永感公辱好，于先公幸莅邻邦，敢以序辱，庶以公而行于远乎！……张公宰余邑，有惠化，邑人示其文，犹父母之手泽焉……夫文不在华藻，而贵经济；词不在浮夸，而贵实用。余尝阅公所遗之诸序，曰飒飒乎，雄哉！其班马之风乎？其词贍而不秽；又尝阅公所遗之书启，曰渊渊乎，远哉！其欧苏之风乎？其文详而有体；又尝阅公所遗之杂著，曰油油乎，思哉！其屈宋之风乎？其文简而直、核而当。岂非其少负奇才，造诣精粹，于书靡所不读，蕴诸中者，遽以弘矣，故其肆诸外者，如万仞涌泉，旁溢四出，六御奔轶，长驾千里”。

是书《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皆未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此一部，藏上海图书馆。

钤印有“南海康氏万木草堂藏”，盖旧为康有为所藏也。

明万历活字印本《含玄斋遗编》

《含玄斋遗编》四卷别编十卷，明赵枢生撰。附录一卷。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赵颐光活字印本。三册。半页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题“璜溪赵枢生彦材撰，梁溪顾冶世叔校，太仓

曹子念以新闻”。别编前为附录，收黄姬水撰“含玄斋说”、王世贞撰“赠赵伯子彦材叙”、王稚登撰“赠赵彦材先生序”、龙德孚撰“赠彦材先生诗叙”。后有万历甲午赵颐光跋。

赵枢生，字彦材，太仓人，布衣。

《遗编》卷一诗，为五言古二十五首、七言古六首、排律一首、五言律三十二首、七言律七首、五言绝句二首、七言绝句六首；卷二赋十五首、碑铭一篇、赞一首、祭文三篇；卷三论七篇、说六篇、问二篇、策问一篇、演联珠四篇；卷四书四通、诗序七篇、记、传各一篇。别编卷一史元考、京省考、同仇考；卷二国学考、制举考、征辟考；卷三五生考；卷四至五职官考；卷六节帅考；卷七东夷考、安南考、哈密考、边裔考、海帆考；卷八山岳考，河海考；卷九摭奇考；卷十名物考、鱸鲟考。

赵颐光跋云：“先君少尚文苑，继而著书，后复尽去之。每意所至，援笔直书，岁不下数十万言，言皆玄远。不肖辈数数诸编以成帙，绝不以示，即间示不肖三人者，必因其短而训导之，不泛以词藻为也。癸巳季秋晦，乃得请于先君，时先君病已二十余日，犹亲启篋，召母氏共付之，曰余病不及矣，可请知我者校阅，汝其慎之，余不惧损其名，惧后之人误焉耳。不肖辈受命而出，翌日次稿中篇目以进，则怫然不悦。曰，……以治身者为内篇第一，论事者为外篇次二，经术者为余篇次三，题曰‘含玄子’。含玄，盖先君斋额，亦以自号焉者。惜乎旧稿弃去已久，求莫可得，自隆、万壬癸迄今二十年间，盖已六十七册，而他稿不与焉。不肖复承命跪请梁溪顾世叔先生辈共为编校。先生嗜书而淡世，遂得尽□先君所遗书。继而复探断烂[残]笺筒，及友生家所存片纸只字，仅得早年文若干篇，一一托之世叔，世叔闵诸之牵牵无依也，亦任之不辞，于是内篇取十之四，外篇十一，余篇十二，其诗若文为遗编，聊存二十之一，从先志也，其纂辑诸类为别编，姑以一十九种分作十卷，而未脱稿者倍之，皆外是矣”。

是书《明史·艺文志》卷三子类著录，有赵枢生《含元子》十六卷别编十卷。又《明史艺文志补编》著录《含元子》十二卷及别编十卷。《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三作《含玄集》四卷又别集十六卷。《四库全书总目》将《含元子》十二卷入道家类存目，又一种《含元斋别编》十卷，入类书类存目。此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上海图书馆一部。

枢生所著诸书，有含玄子内编、外编、遗编、别编、赓编（即续编），通三十四卷，皆由顾冶排比成帙。此本卷末有“海虞品三系书并刻”，卷十末又有“万历癸巳十月朔至甲午七月晦，野鹿园校完”二行，“子云烝、日熹、颐光次”一行，盖是书校核费时九月。此为活字印本，非铜活字，明代嘉靖以来，以一家之力，刻就活字排印的家族著书者不多。按北京图书馆入藏有《含玄子》十六卷，也活字印本，与此本行款同，由此或可考定枢生著作均由其后人活字印刷传世，也可窥见明代中叶江苏地区富庶之乡经济和手工业之发展。

钤印有“硕果堂”、“吴郡叶氏访求乡先哲遗书记”。

明万历刻本《乐吾韩先生诗》

《乐吾韩先生诗》一卷、遗事一卷，明韩贞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许子桂等刻本。四册。半页九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下刻字数。诗前有韩贞肖像。前有万历戊戌余尚友序、宗彝序，末有黄大成跋。藏上海图书馆。

韩贞，字以中，号乐吾，扬州兴化东乡人，世业陶。时泰州朱恕樵薪养母，从王艮讲学，贞慕其行，从之游。后乃师事艮子襃，粗识文字，有茅屋三间，以之偿债，遂处窑中。自咏曰：“三间茅屋归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久之觉有所得，遂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即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不绝。《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有其传。

此诗集收五言绝句一首、五言律诗七首、六言二首、七言绝句六首、七言律诗六十九首。明代以来,以小手工业者而在诗文中别具一格者甚少,仇十洲原为漆工、齐白石曾是木匠,然皆改行作诗为画,终而成其大家。

“遗事”次行有“同邑后学许子桂、沈孙复、朱应达等九人,宝应后学张国礼等三人同辑梓”。是书《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皆未予著录,传世颇罕见。另台湾中央图书馆一部,合此二部而已。

稿本《红雨楼集》、《鳌峰文集》

《红雨楼集》不分卷《鳌峰文集》不分卷,明徐爌撰。稿本,十二册,用纸凡二种,一兰格,一黑格,皆十行,藏上海图书馆。

徐爌为闽县布衣,初字惟起,后乃更字兴公,故坛苑之人皆从徐兴公称。爌博闻多识,善草隶书,万历间与曹学佺狎主闽中诗坛,以博洽称于时。爌生于隆庆四年(1570年)。

其集为启七十三通,碑铭二篇、祭文七十篇、序五十九篇。、尺牍七百二十四通、疏二十三篇、偈二首、记四篇、墓志铭十八篇、像赞九十九首、其它如引、祝文、论、策、表、颂、考、说、述、书事、议、约、卦均有,然多零星之篇。

集中最有价值者在于其书札,多为致王稚登、屠隆、谢肇浙、钱谦益、练克孝、毛晋等人,而究其字数,约达二十万字。明代三百年间,名人辈出,文集繁多,但细加翻查,则所收尺牍如此之多则不多见。此集尺牍乃为大宗,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人之间交往、学术思想、藏书史实等,资料价值甚高。为研究明万历至崇祯间史料之绝好文献。

谛视稿本,有多色抄写之字迹,其中徐爌亲笔抄录的每册皆有,并有徐爌批语,又有朱笔,墨笔圈点。书眉上端钤有红色“选”字

木记。如在“林初文先生文集序”上，有朱笔“集不刻，必删”，眉端又署“不”字，“诗经考序”上端有墨笔“代作”二字；“台屿陈氏族谱序”，墨笔批“必删”，“祭钟封君文”上批有“代合郡缙绅”。

铃印有“注韩居士”、“有美一人”。

明天启刻本《田子寿诗集》

《田子寿诗集》八卷，明田九龄撰，附田国华诗集一卷，明田宗文撰。明天启七年（1627年）刻本。四册。半页九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潘景郑跋。题“楚西田九龄子寿甫著、章华孙斯亿兆孺甫校、东陵杨邦宪洞岳甫阅、从孙裔田玄太初甫编”。前有丙子孙斯亿序、辛巳吴国伦序、殷都序、万历二十九年（1601）孙羽侯序、杨邦宪序、庚辰周绍稷序。末有丁卯从曾孙玄沐跋。田国华诗集，题“澧水田宗文著、侄田楚产辑、华容孙羽侯选”。半页八行十六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前有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孙羽侯序、天启二年（1622年）田楚产序。

田九龄，字子寿，澧水人，曾从孙斯亿学诗，其生平大概可详见田玄跋、潘景郑跋。

卷一古乐府五十一首、卷二五言古诗四十四首、卷三七言古诗十五首、附五言排律七首、卷四五言律诗八十首、卷五五言律诗七十八首、卷六七言律诗六十九首、卷七七言律诗八十首、卷八五七言绝句八十一首。田国华诗集收诗一百十二首。

田玄跋云：“子寿祖赋性豪宕，明敏慧昭，泊如寒生，家无长物。落落耽书史，朝暮不释卷，即善壮饮亦不足乱书史之一念。裹粮无处不至，侠游无人不赏。师氏章华孙太史，生死大见交情，其所历览名公，靡不激拔孤裁，为其揆藻钟炼，大擅登坛，汉魏而下，迥迈风马牛也，愧我家邨，曾未一付梨枣，缘我祖存，尚未薰脱，迄予父纁理世传，援刀待梓，竟以家难不遂所愿。藐予不斐，翻思岁月，悚然

汗下，乃手录一帙，从敝篋中扫来，以付剞劂。虽不足以尽当时之所长，然一斑一脔，皆足表见，聊从慰前人之苦心，亦以毕吾三世殷殷无己之念也”。

潘景郑跋云“《田子寿诗集》八卷，题楚西田九龄子寿甫撰，……按子寿事迹未详，据诸家序称，尝少游吴越，经天台、临沧海，大观远览，思放气豪，又尝欲见王弇州先生，以千里负笈裹粮为难，知其人僻处徼外，为巫黔溪洞间，钜姓倜傥，自拔流俗，而能匠心矢笔，亦绝域瑰奇之士。惜其明超无闻，怀才自放，岂志有所不逮欤？后附其从子国华诗集一卷，题澧水田宗文著，侄田楚产辑，华容孙羽侯选；前有万历二十九年孙羽侯序及天启二年田楚产序，知其享年不满三十，诗格业已老成，所为诗多忧郁萧瑟之语，岂亦感时不遇者耶？审是书，刊于天启时，盖出于子寿从曾孙所辑，而子寿当为嘉、隆时人无疑焉，旅居惜无从检考矣。此书藏家未有著录，有太原叔子藏书记一印，审是孝慈堂故物。丙子季春，以六金得诸坊肆，戊寅仲秋，携来沪寓，曝书检得此帙，为识数语于尾。是月二十二日，吴县潘承弼跋于沪滨润康村寓庐。”

是书《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皆未著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上海图书馆收藏一部。

钤印有“太原叔子藏书记”、“桐轩主人藏书印”。

明万历刻本《玄盖副草》

《玄盖副草》二十卷目录二卷，明吴稼蠡撰。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刻本。六册。半页十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无鱼尾，题“吴兴吴稼蠡翁晋著”。前有吴梦旸序、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臧懋循序。

吴稼蠡，字翁晋，孝丰人。官南京光禄寺典簿，累迁云南通判。少以诗见称于王世贞。工乐府，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其如健儿

骑骏马，左右驰突，靡不如意。

玄盖者，天目山之别名，副草者，谓尚未成正本也。稼澄之诗，原本风骚，融会今古，发幽间深沉之思，卓然成一家言。是编卷一至四五言古诗一百五十六首；卷二至七七言古诗一百四十八首；卷八至十三五言律诗四百首、六言律诗六首；卷十四至十八七言律诗四百零三首、五言排律十八首；卷十九五言排律十一首、七言排律三首、五言绝句五十五首、六言绝句四首、七言绝句二十五首；卷二十七言绝句六十二首、杂言七首。

卷一有“悼亡五首”，其一云：“闺人限各天，破境指心期，一旦罹疾痹，针药所不治，旅客梦若鸳，摧怆先星驰，讵谓息趾日，属纆已淹时，衾裳陈中堂，膏沐竟难施，昔往犹欢颜，今来成陈尸，生死效执手，痛无永诀辞。”读来情意凄切，感肠至深。

吴稼澄以三礼世其家，其大父起于正德间，有《茗源存稿》。其尊人起于嘉靖间，有《天目岁编》，并行于世，然稼澄却卒难一第，故其才一泄于诗而宜乎工。吴梦旸序云：“曩者，弇州、太函两公之名倾寓内，士人附之如趋命，然两公所遇如翁晋称素交者，仅倭指教，盖弇州旧为中丞（稼澄尊人）同舍郎，诗实推重中丞，尝自谓峻伯进我于社。峻伯，中丞字也。及中丞没，获翁晋而喜曰，吾友有子，不死矣。太函，则中丞所举士，获翁晋而喜曰，吾师有子，不死矣，于是两公交赞翁晋，不置口会，知名之士方视两公月旦为轩轻，莫不侧目，翁晋唯恐名出其上，而翁晋则谓，吾实父执两公而庄事之，岂屑屑为名地哉？两公闻而谊之，时负才者竟为新声，翁晋独斤斤循前人矩获不少变，或谓诗贵悬解，无取积功。翁晋则谓，吾宁为赵营平之入羌，而不敢以□胜；或谓诗贵独运，无取博牧，翁晋则谓，吾宁为王颍阳之入，而不敢以实胜；或谓诗贵奇阙不究，无取规规常道，翁晋则谓，吾宁为武侯之不入陕，而不敢为凉公之入蔡，以间道胜。人方求工，于句字而怀日疏，取合乎情境而音日窒，翁晋则法严于章而句字协，音畅于格而情境谐概。读其诗，而可以想见其人为长

者。折体而论，其为古体，于汉魏以来诸作者无所不窥，降而为唐之初盛者有之，而卒未尝为中晚之为古也。其为近体，于唐之初盛诸作者无所不窥，降而为中晚者有之，而卒未尝为唐以后之为唐也，至其为康乐、为少陵，晚而有专诣焉”。

此本楮墨清妙，古泽如新，《明史艺文志补编》著录，《四库全书总目》入集部别集类存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仅有著录此上海图书馆一部。

铃印有“廷霖之章”、“满城张氏藏书印”、“味古山房”。

明万历刻本《温泉李太史冰壑公学余诗稿全集》

《温泉李太史冰壑公学余诗稿全集》十四卷，明李镐撰，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如龙刻本，四册。半叶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题“明国子司业前翰林编修李镐叔荆撰。”书口题“温泉李太史公诗集”。前有洪武十九年苏伯衡序、正统十二年谢济序、嘉靖二十一年七世孙凤序、万历四十三年八世孙李如龙刻书颠末。序后为“司业公传”。

李镐，字叔荆，别号冰壑，自幼岐嶷，稍长，肆力于经史，尤邃于易，长于诗，绝无仕进念，居家以孝友闻。后升翰林院编修，令授皇太子诸王经，日登东华楼进讲，诏升国子监司业，掌中都国子监事。镐天性刚明，清修苦学，经传子史，靡不精研，诗文也力追古作。

此本卷一为四言、五言乐府诗；卷二至九为五言古诗；卷十为五言绝句；卷十一为五言律诗；卷十二为七言绝句；卷十三为七言律诗；卷十四为七言古诗，末则附南昌举人刘斯华题温泉八景回韵诗八首。是书题“学余”者，乃镐与皇太子、诸藩王、诸生讲学之余暇所吟咏，宦邸之所辑者。其古诗祖汉晋，律诗宗盛唐，故谢济序谓其“法而雅，详而典，肌丰而骨强，色正而语和。”苏伯衡也云：“读之其气淳而正，其声和以平，其词雅奥，其趣深以远。”并非夸张之语。

李镐集明代共有三刻，一为正统十二年(1447年)镐孙昌嗣刻本；一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七世孙瑞翻刻本；一即此万历四十三年八世孙如龙刻本。今正统本早已湮没不传，嘉靖本又付诸祝融，而此万历本也稀如晓星。凤序云：“学余稿百余卷，吾先祖叔荆公职教两京十有七年，暇日之所著也。欲返田里，刻传子孙，矜式后学，不幸捐馆于任，未克成就。厥后五十余年，幸得贤孙昌嗣公克念厥祖，始刊于正统丁卯，越今百有余岁，世远人亡，板籍煨烬不存。兹又得不肖孙凤访求诸宗族亲朋平昔所能收者編集，始终全卷，又增刊于嘉靖壬寅，可谓前有继而后有述矣。”如龙序叙之更详，“初家修时所著有《鷓鴣集》，有《周易蠡测》，但入京之后杳不可知”，“长孙昌嗣公即就赘婿家赎归，正统十二年丁卯乃付之剞劂氏，刻以遗后。久之年深，残缺者半，至嘉靖壬寅，六世孙昆洋□凤敏，七世孙瑞等慷先泽之就泯，再为翻刻，讵刻方告成而随付于回禄。万历丙申，邑侯巍石陈公举公乡贤，命取公诗文达当事，已而万历壬寅县续修邑乘，遍取邑中先达书辑，以备考核，是时学余稿仅存一二部，以其一呈之志局。太史吴公，实当总裁之任，接览之而啧啧称赏，留篋中几八九年。岁甲寅，吴公适有内阁之行，遂归其原刻，赐文弁其卷首，俾嗣刻广其传，诸裔孙由是鸠工集货，重行钜梓，权輿于乙卯岁之阳月，迨腊而观厥成焉。”

是书《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等皆未著录。无铃印。

明万历刻本《王震孟诗文集》

《王震孟诗文集》四卷，明王龙起撰。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龙光堂刻本。二册。半页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题“闽漳震孟王龙起著，社友宜缙甫黄袞、弓甫陈士奇，体贞甫唐孚、文黄甫王甲、美卿甫陈琦、佛顶甫黄如英同选”。前有“万历己未兰嵎生朱之蕃序、焦竑序。扉页刻有“闽漳王震孟先生，诗文集初选

龙光堂藏版”。

王龙起，字震孟，福建漳州人。

诗集卷上七言古诗三十九首、五言古诗三十七首、长短句十七首；卷中七言律诗一百零五首、五言律诗九十八首、附排律七首；卷下七言绝句一百五十首、五言绝句三十五首、杂体三十九首、词四十三首、赋五首。文集收序十七篇、启四通、疏一通、记二篇、说、哀辞、祝寿文、哀文、祭文各一篇。

《明史·艺文志》、《四库总目提要》皆未著录。

、铃印有“宛平王氏家藏”、“慕斋鉴定”、“汪鱼亭藏阅书”、“胡氏茨村藏本”。

明兴贤堂刻本《葛一龙集》

《葛一龙集》十四卷，明葛一龙撰。明末唐少村兴贤堂书铺刻本。十册。半页八行十六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前有滇中唐泰序。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未编目。

葛一龙，字震甫，江苏震泽人，以读书好古破其产，由贡生选授云南布政使理问，居无所，谢病归，卒。据周亮工《读书录》，一龙生于隆庆元年（1567年），卒於崇祯十三年（1640年）。唐泰序云：“先生为诗三十余年，海内巨公服膺先生者不胜俚指，而深知先生诗者，惟曹能始、钟伯敬两公。曹曰古，钟曰厚，可谓颊上三毛矣。乃读近作，取精多用物弘，包罗万有，睥睨百代，细按之，又皆元气流行，浑然不露其象，真希声也。”“游洞庭者，以不交震父不来游。震父之名几与两峰并私怪”。“又尝见《艺苑掇英》载有曾鲸绘有设色纸本葛一龙像卷，当存其真也。”

是书分为《弄闲草》一卷，《尺木斋诗卷》一卷、《修竹编》一篇、《独往篇》一卷、《艳雪篇》一卷、《矫褐吟》一卷、《新绿斋》一卷、《鹧鸪集》一卷、《佛客斋集》一卷、《滇茶百韵诗》一卷、《新诗》一卷、《索

解草》一卷、《旅声》一卷、《筑语》一卷。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载葛一龙尺木斋等集，而不著录集名及卷数。按北京图书馆藏有《葛震甫诗集》十七卷、十二卷二种，均著录为明末刻本。前者四册，后者三册。此十四种，计十册，册非薄册，惜无从比对。据新修《吴县志·艺文考》称，一龙所著凡十六种，合编为《震甫集》，计十七卷。如此，则此本佚去三种。北图又有一龙稿本，二册，分《修竹编》、《尺木斋诗选》、《艳雪篇》、《新诗》、《索解草》、《独往篇》、《新绿斋诗》、《补集》凡八种。又台湾中央图书馆也藏有一龙手稿《葛震父修竹编》一种。

此集扉页有木记，云“本坊精选新旧足册好板书籍，倘有残篇短缺，认明兴贤堂书铺唐少村无误”。此《中国丛书综录》失收。

明天启刻本《适志斋稿》

《适志斋稿》十卷，明许乐善撰。明天启五年（1625年）刻本。六册。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题“云间许乐善修之父著，小友胡绍寅稚明甫较”。前有天启乙丑徐光启序、钱龙锡序、钱希言序。卷一第一页书口下有“金时通泰卿写刻”。

许乐善，字修之，号惺初。知郟县，入为河南道御史，累晋南通政使，请告归。在郟蠲除酒税，修筑邑城，郟民赖焉。值张居正夺情，都御史率诸御史公疏慰留，乐善为居正门下士，独不署名。疏请停征矿税，建言得罪御史曹学程，举朝称之。其后两起卿秩，旋赴旋归。卒年八十，赐祭葬。

适志斋者，许氏燕居读书处。卷一赋四首、四言古诗一首、五言古诗十八首、五言律诗五十九首、五言排律十三首、五言绝句三首、七言古诗二十三首；卷二七言律诗一百四十四首；卷三七言律诗八十二首、七言排律二首、七言绝句三十三首、词十五首；卷四奏疏二十三道；卷五奏疏二十三道；卷六序十六篇、跋三篇、记六篇、传二

篇、赞五首；卷七启四十五通、书简二十七通；卷八书简三十七通；卷九墓表一篇、祭文三十六篇、疏五篇、对联二十二副；卷十制义十三篇、论三篇。

徐光启序云：“夫诗以言乎志也，惟文亦然。志有苞塞而不喻，则必托诸言以自见，言人人殊，归之乎志，志亦人人殊，要之乎适。文而六经，诗而三百篇，夫孰非自喻适志欤？而读者与作者亦已足以相喻，非若后世之**繡**章绘句，以徇时好，志反为辞所掩。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也纳言。惺初许公，弱冠登朝，扬历中外，中更里居者几二十载，雅意好道，习于养生家言。构一斋，曰‘适志’，日惟焚香默坐，燕息其中，今且几大耄矣。生平踪迹，出入朝宁乡邦间，于朝多立功，于乡多立德，而于其间复不废立言，诗及古文词积渐成帙，总命为《适志斋稿》，藏之篋中，不以示人。一日出而授余曰，不腆敝帚之业，无当作者，而一生出处略具于兹，念不忍弃去，将以灾木，而欲徼惠一言序之。余与公有连，不得辞，则受而卒焉。大都言简意足，能以真率少许，胜人多多许。其赋则潘、陆之遗也，其诗则陶、白之致也。其诸所为奏牋、序、记，则晁、贾、韩、欧之概也，而总之诗与文各如其志之所欲言，取适而止，旁及词曲，间亦能为新声。即属对中，且有巧思而至博士家言，亦复间一游戏，依然旧业，又宛如新裁，有少年生所不敢望者。盖志廊庙，则言廊庙，志江湖，则言江湖，又或志恬，退则廊庙，而言江湖，志忠，进则江湖，而言廊庙。海内士大夫读公之诗，若文者其喻公之志也。夫天启丑夏五月，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海上徐光启撰。”徐序《徐光启著译集》未收，当为佚文。

《明史·艺文志》卷四著录。

清抄本《莲须阁集》

《莲须阁集》二十六卷，明黎遂球撰。清抄本。八册。半页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双边，黑格，书口上印有“莲须阁集”。题“番禺黎遂球美周著”。前有崇祯戊寅（1638年）间足道人何吾驺序、王思任序、陈宏绪序。

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生而岐嶷，博学能文，天启七年举人。初上公车，四方贤士争识面，名噪京城，南归适丁外艰，遂杜门著述，肆力诗古文辞，善画山水，再试春官不第。礼部侍郎陈之庄以经济名儒荐，因母老不就。甲申变後，之庄复荐之唐王，遂出受兵部职方司主事，提督广东兵赴援赣州。城破，与弟遂珙死之，时四十有五，谥忠愍，赠兵部尚书。又有《周易爻物当名》、《易史》。《明史》卷二百七十八有传。

卷一赋、卷二四言诗、卷三五言古诗、卷四七言古诗、卷五五言律诗、卷六五言排律诗、卷七七言律诗、卷八七言排律诗、卷九五言绝句诗、卷十七言绝句诗，卷十一论，卷十二策，卷十三书、卷十四书、卷十五碑记、卷十六记、卷十七序文、卷十八集序、卷十九传、卷二十铭（原缺）、卷二一题跋、卷二二缘疏、卷二三行状、卷二四墓志铭，卷二五祭文，卷二六杂文。

明启、祯间，遂球与陈子社等人修复南园旧社，有南园十二子之称，其诗作格调高华骏爽，痛快沉着，颇能继承南园诗社传统。其文也雄奇。陈宏绪序云：“曩粤东黎美周遗予迦陵集，予读之竟亟语茂先曰，当吾世乃有斯人，子美、太白未足多矣。胸臆中时时有一美周，恨未一见其人，以快向往。丙子冬，美周偕计北上，特舣舟访我章门，得尽读其莲须阁文钞，然後乃悔曩之知美周之茂也。美周之文雄肆无所不有，而尤能开阖变化，淋漓慷慨，如西汉之人之所为，

北地之所不能兼者，美周遂能兼之奇矣！……今美周崛起南海，当二百余年休养生息之后，日星河岳不能秘其灵，天地鬼神不能隐其秀，其需然而兼他人之所不能兼，而以翱翔于数千载也，岂徒然哉？读美周集者，可以深世道之庆矣。美周负大过之资，而廓包举之学。其所兼长，不仅诗歌古文，所著《周易爻物当名》辨证居往来，析动静内外，有皇极启蒙之所未尽。又能情涉浮屠氏，抵掌于成住怀空，有无真幻戒律性相之说，每令禅学之徒聚族听之，辄复项缩舌拮而去。世恒言异人难遇，如美周者抑岂不足以当异人之目哉”。

是书《明史·艺文志》卷四集类著录，作“黎遂球文集二十一卷诗十卷”此本今已不存。清康熙间黎氏后人延祖刻有遂球《莲须阁集》二十六卷，全帙传世不多，今所知仅北京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入藏。按此为集书。《四库全书总目》仅著录黎氏《周易爻物当名》，入存目，而此集不载，盖因其时浙江省第六次呈送图书时虽有进呈延祖所刻黎集，但“词意违碍”，并有“诞妄字句，需删毁净尽”，故此书被馆原列为“全毁”之目。此抄本即据康熙刻本传抄，审其纸张、字体，当清代中期所抄。此本应有延祖识语，但未见。延祖识语谓“先忠愍著述，甲申之变，虔州殉节，国事家难频仍，片板只字，悉归秦烬，底录无存至今，海内名贤或贻书远取，或选录为传，但篇牍治繁，株守食贫，重镌资乏，兹勉选刻什之一，以公同好。”可知当时全集之刻，仅选十之一，其遗佚多矣。又是书何、王、陈三序非为此书原有，乃抄录者移自《莲须阁文钞》者。按《莲须阁文钞》十八卷，皆黎氏之佚文，亦延祖及遂球门人王鸣雷合编，文皆和此集不同。《文钞》今仅存清抄本，藏广东中山图书馆。遂球又为《迦陵集》一卷，为明崇祯十七年四知堂居士抄本，藏北京图书馆。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铃印有“陈澧”、“屈向邦印”。

清道光刻本《千山诗集》

《千山诗集》二十卷首一卷补遗一卷，明释函可撰。清道光刻本。四册。半页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题“博罗剩人可禅师著，书记今羞编”。前有“剩人和尚像”并顾梦游序、韩履泰序，今羞序，今何序。又有函是撰“千山剩人可和尚塔铭”、郝浴撰“奉天辽阳千山剩人可禅师塔碑铭”。

函可，字祖心，号剩人，又号楂楂，博罗人。俗姓韩，名宗隸，字犹龙。少聪慧，为名诸生，才高气盛，曾与黎遂球，梁朝钟辈游，有康济天下之志，侍父宦两都，声名动一时，因悟人世泡幻，遂绝意功名，二十九岁辞母出家，住罗浮华首克都寺。戊子出关，入普济寺，苦行精修，又集诸流入为冰天诗社，曾历广慈、大宁等七刹，会下各五七百众，乃至开法，诸辽海王臣道俗称佛出世，大关以东，奉为鼻祖，其声名也洋溢于朝鲜、日本。年四十九卒。

卷一古歌谣三首、风雅体三夔、骚体一首；卷二乐府三十首；卷三至四五言古诗八十首；卷五七言古诗二十二首；卷六至七五言律诗一百四十七首；卷八五言排律七首；卷九至十三七言律诗三百三十五首；卷十四五言绝句六十七首；卷十五至十七七言绝句二百八十六首；卷十八六言诗四首；卷十九杂体八首；卷二十冰天诗社集诗。补选一卷应有七言律二十七首，是本佚去。函可诗因感伤人伦之变，故率多哀怨。其“寄弟”诗云：“抱病多年苦未疗，那堪独一身留，黄沙万里休予念，白骨全家赖尔收。旧阁遗编鱼腹饱，空天落月雁声愁，相逢恐是他生事，极目鸽原泪自流”。

其诗集题“千山”者，闾因其後主法辽东山阳寺，而千山为辽东半岛主干山脉，故名。函可卒于顺治十六年，其诗集应在其卒后传入粤地。是书目录後有“邢子才耐解误书，今昔美谈，然抄誊之多错，校订之难精，亦可见从古而斯矣。是集自沈阳传入岭南，历今四十余年，录更多手，藏不一人，或因只字之偶差，遂昧全句之微首，

人湮地远，既就正而未由，乌变乌形，复倘仿而难辨，悉依原稿，以存夏五之疑，不敢妄更，致蹈金根之缪”。故函可诗最早有康熙四十二年刻本，为广州海幢寺华首常住所刻。今和序后有云：“禅师遗稿至粤海幢，阿字和尚、乐说和尚、居士韩十洲先生皆为藏弃，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冬华首常住始合诸本汇集之，镂板广为流通。黄华寺所存金陵诸作後至，另为补遗。”卷末又分“重刊长庆语录瞎堂，千山诗集捐资”创名员。观其字体、纸张、刻书风格，此非康熙原本，又有补遗一卷，似应为道光间重刻。今康熙原刻不可得见，广州中山图书馆所藏原著录为康熙刻本，实也为道光时刻。

是书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清代禁毁书目》“违碍书目”著录，又补遗一：“千山诗集四本。查千山诗集，释函可撰。函可与金堡唱和，词气狂悖，应诸销毁”。又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云千山诗集二十卷，博罗释函可撰，无刻书年月，约道光间刻。1971年9月，南海何氏至乐楼有鉴于其书罕见，借得锦岩何蒙夫藏道光广州海幢寺本影印流传，为何氏至乐楼丛书之三。

明天启刻本《穀音集》

《穀音集》一卷，明何其伟撰，明天启刻本。一册。半页九行十九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题“岭南何其伟丽充父著”。前有天启乙丑赵维环序，末有后跋（佚去后页）。藏上海图书馆。

何其伟，号玄洲，番禺人。

穀音者，新雏孵出时之叫声。《庄子》“齐物论”云“其以为异于穀音，亦有辩乎”？唐成玄英疏云：“鸟子欲出卵中而鸣，谓之穀音也”，其伟以此名集，当有自谦之意。

是集诗计一百十五首。后跋云其伟诗“沉酣六籍，陶铸古今，芥视轩冕，逃喧泉石，故能胸吞烟雾，笔卷风云，入齿雪飞，出袖霞迸，或托莺花而发兴，或倒觞^榼以助词，或眺山川而写景，或感风物而

寄怀，歌咏自畅，不一而足”。“穀音则发乎天性，动乎自然，不琢而韵，不磨而声，不叩而鸣，不知其起，不知其止。是鸟之始鸣，其混沌之窍也，而是集似之，倘所谓太音希声，不与众喙争者耶？”

其“癸丑八月十三日”诗前有“六十一自述”一首，按癸丑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向上推算，则其伟应生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有“七十一自述”，云“老大无闻抵自伤，年末两鬓觉俱苍。豪吟搦管蚕声落，高枕抛书蝶梦长。闲爱观棋柯不烂，兴狂浮白酒无量。从兹济胜差堪健，五岳峰头遍举觞”。其伟当是无功名之文人，且天启三年仍有诗作。

此集为其伟子载宠所刻，载宠，字子玉，举人，天启五年任浙江富阳知县，见民国《杭州府志》卷一百四职官六。《中文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作何候刊，误。

是书清同治《番禺县志》卷二十七艺文三著录，但《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未著录，也不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甚罕见。嘉靖间有王良枢撰《穀音集》、黄徽撰《穀音》皆同书名而不同作者也。

钤印有“阳湖陶氏涉园所有书籍之记”，盖原为陶湘所藏。

明崇祯刻本《潜初子集》

《潜初子集》四卷，明岳元声撰。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岳汉等求志堂刻本，四册。半页十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下刊“求志堂”。题“长水岳元声石帆著；男潢、洵辑；孙粉、程较”。前崇祯壬午（1642年）吴桥苑景文序，序后有临川汤开远撰“潜初子传”。

岳元声，字子初，号石帆，别号潜初，嘉兴人。宋忠武王十八世孙。少负异姿，九岁博通经史，尤精心于易。稍长，从贺道星游，倚马千言，超妙入神。万历壬午举于乡，癸未联捷，初仕旌德令，迁国

子监丞，进工部郎中。后削籍归，建天心书院，崇祀四先儒于堂，与四方士讲习理学、易乘。天启初，起历太仆卿，晋南京兵部侍郎，劾魏忠贤不法事罢归，有“监丞铁面”之目。卒年七十二。有《图书编》、《圣学范围》、《易象图说》等。

卷一奏疏十道；卷二五言古诗四十首、五言排律二首、五言律诗六十首、五言绝句三十九首、六言绝句六首、七言古诗二十八首、七言律诗四十八首、七言绝句四十首；卷三序三十三篇、引十四篇；卷四记九篇、传四篇、说十篇、议四篇。

范序云：“先生不独以气节著也，盖先生德业备乎已，而尤逊志于易，观象绘图，探颐索隐，其足于子明、尧夫间分置一座，以其余绪发为文章，寻统系于理局，致丰美于性术。浑浑焉，灏灏焉，若星纬之经天，而江河之行地也，岂与夫织章组句，选字镂词，争绮靡之波荡已哉？”

其奏疏第一篇为“止选宫侍请停铜具疏”，“谏止选良家女入宫。……先是陛下诏下礼部，选良家女子三百入宫，预教应用。臣闻之道路之言曰：陛下选进宫女未及十年，老者计岁不过三十，少者计岁不过二十余，残疾者岁计不过十之一二，而何以缺乏至此？已而部臣疏请停止，陛下未可其奏，下五城兵马奉诏选择。臣又闻之道路之言曰：近日报选宫女，巧者嫁，贫者逃，有力者潜藏，媒妁未须遣嫁已毕，丁男一日而数娶，处子十室而九空。夫深宫富贵，其荣于筵屋也明甚，而又能禄养其父母，宠光其亲戚，宜人情深愿而何以趋避若此？臣于前月二十八日，途经诸王馆，则又闻之道路之言曰：今日宫女之选，有断发者，有剥面者，有毁伤肌肤者，有逐臭自涂者，有牵衣把臂而号泣于道者。夫女无妍媸，入宫见妒，及反以妍为媸，而悲其所乐，何以倒置若此已，从诸王馆选而进之陛下也。则又闻之道路之言曰：今日与选者九百余人，中者不过三十余人，且未几而罪及兵马，未几而罪及宦官，又未几而罪及宫人。夫六尚局诚缺人取数，备使令而何以不当心意，辄触陛下雷霆之怒若此

……良家女子报者数十，拔百得一，留则相悲于道，退则相庆于家，此日人心，陛下能无痛念，宜停也。且自万历十一年之选，计于今不数年间，闻多有毙杖下者，正恐今日二百之选，不足当陛下数年之鞭撻，则异日更有老疾不堪之诏，陛下又何以示中外乎？臣又愿陛下少停鞭撻，令见在宫人须臾无死，而以生事陛下也”。

《千顷堂书目》卷二十五著录，作十二卷，又潜初杂著十卷《四库全书总目》仅著录《圣学范围》，而不及是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上海图书馆入藏。

清康熙刻本《涂鸦集书问》

《涂鸦集书问》二卷、杂录一卷、附录二卷，清释圆捷撰。清康熙刻后印本。三册。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书口下刻字数。题“去顶杂碎比丘一机圆捷”。前有顺治辛丑释传檀序、庚子圆捷自序。后有辛巳释光鹭跋。杂录前有己巳自序，末为释超玟跋。

圆捷，字一机，别号逢场。番禺李氏子，家世显贵。明季诸生，以文章气节闻名。两京陷落，乃出家为僧。得具戒于道血，依住学律，历主庆云寺、光孝寺，退居刍庐，修净土法。捷持戒精严，名闻诸方，能诗，与士大夫游吟为乐。《鼎湖山志》将其列入通达禅教耆宿、严净昆尼耆宿、修造功行耆宿。

《书问》卷上收二百十八通、卷下收一百八十通，计三百九十八通，多致佛门大师、居士、尊者、比丘，也有致文人学士者。于中可见其与各方人士之交游，也可窥明末清初佛门人士景况。光鹭跋云：“所载大抵蕴澹泊宁静之怀，禀清莹洁净之质，具聪明特达之姿，负坚刚肮脏之骨，出纲常名教之门，入枯槁寂莫之室，以高标独立之身，处颓波浊流之日，奋恶辣孤硬之手，掺锋芒圭角之笔，为嬉笑怒骂之文，挽脂韦滑稽之失。世之受其笑骂者鲜不以为轻薄而妒嫉

之，由是而独行踽踽，穷年兀兀，大不理于众口，弗见容于造物”。

杂录所收乃其对出家後之境界不能忘怀，有以出家事叩者，因为作出家颂，为苦、乐、难、易、好、丑、福、寿、尊、贵、高、大、真、假、智、愚、急、缓、闲，忙二十首，俾世人喜惧利害，毋等闲视。文字通俗，读来颇有朗朗上口之感。附录二卷为文部赞、文部铭、文部杂著、文部启。

其集称之为“涂鸦”，盖谦称学浅才疏，井窥管见，信手文字而已。自序云：“爰有以文字属者种种，机曰，非所长，乞垂谅，罔听也。无已为草，随草随付，或稿不稿，稿则投水火弗留也。历年余，而属者众。俚语多人曰，奚不集？机曰，然。遂集之。集从兹始。会东官莫子武公过我视之，借而去，不返其集，从此无之无、无心更集。庚子秋，作先大师栖老和尚行状，随又集。恨平生懒学，语句支难，亦念学道人何用苦求工拙，取事了便止，故所作率信笔成，不图饰庄以为文也。”圆捷之诗文多不存，毁去甚多。据李朝鼎撰圆捷塔志铭，圆捷除此集外，又有《逢场辨惑》，皆脍炙人口，诸方丛席，往往奉为龟鉴。

是本乃释光鹫所编，刊刻当在康熙辛巳以後，光鹫跋中提及圆捷晚年汇集生平著述名曰“涂鸦”，又述辛巳之夏捷授书命为编次之事。按此《书问》前应有《涂鸦集》四卷，此本佚去，广东省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全帙。又，辛巳为康熙四十年，陈垣《释氏疑年录》载捷卒于是年，然捷塔志铭作卒于康熙四十七年，则捷年七十有九。李目作康熙三十七年卒，误。是书刊刻字体非通常所见之匠体，也非娟秀之楷书，而通体皆为行书，当圆捷自书也。刻工甚佳，不失原意。

此本藏中文大学图书馆，该馆另藏一部，也佚去《涂鸦集》四卷。存六册。

毛晋稿本《汲古阁集》

《汲古阁集》四卷，明毛晋撰。稿本。毛晋（1599—1659），字子晋，号潜在，常熟人，为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藏书多宋元本，汲古阁为其藏书处。毛晋曾校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等，钱谦益曾有“毛氏之书走天下”的赞语。藏上海图书馆。

稿本前有周荣起题词、徐遵汤序。计有《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和友人诗》、《野外诗》四卷。每卷前分别又有陈瑚、金俊明等人序。毛晋《汲古阁家塾藏板目》载有《隐湖唱和诗》、《昔友诗存》等，有注云：“以上皆汲古阁主人自著，未刻”。此本用黑格纸，十行十九字，版心下印有“汲古阁”三字，当为毛晋家中抄书用纸。卷一第一页作者下钤有“毛晋之印”、“毛氏之晋”朱文小方印。全书行式井然，字体工整秀丽，缮写精良，凡遇有错字皆用白粉涂去重写，可证确为毛晋待刻的眷清稿本。

据毛晋《和友人诗》云：“余自丁巳岁，治诗叔子魏师之门，得尚友诸君子，辄以诗篇见赠，或遥寄邮筒，或分题即席，不揣矢和，迄今癸未，纸墨遂多，展卷再读半属古人，不胜今昔之感也。倩笔采成副本，且摘佳篇，谨附俚句于后，”由于毛氏为人恭谨，交往多当时名士，因此常有吟咏唱和之作。仅从“和友人诗”来看，就有娄坚、陈继儒、宋珏、徐爨、冯梦龙、胡震亨、冯班、钱谦益、程喜燧等六十余人。

在毛晋的诗中，不见明末文人吟风弄月之病。清王应奎《海虞诗苑》选其《樵人十咏》，如《樵斧》云：“执柯敢惮劳，入山候天曙，劈开烟合枝，斫断虎生处。静中落一声，狡兔为逸去，笑彼秉钺人，边陲劳远虑”。又咏《樵担》云：“深入榛棘丛，恣取无拘束，负重识路遥，山腰几回曲。一肩换斗酒，只眼迷红绿，斜挂王者香，赏音和谁属”。其下笔高逸，诗作具有风人之意。金俊明序《野外诗》云：“吾友子晋天瞻才章，兼敏研诵。奇闻秘志，靡弗遍览，亦既著作等身，

丹黄满阁矣。当其含毫对景，特富吟怀，泉涌虞纷，蔚为灵构。和古引遥集之思，和今追应声雅，和友治好我之襟，而杂兴偶唱不酬次者，则野外区之。今读斯编，何其幽异古隽，苍翠欲滴，奇芬朴人也。剔抉隐翳，似稗官史流；考验时物，似老农月令；康乐之奥博，多形于山水；靖节之高古，偏放于四园，其信然欤！”道出了毛晋诗作的特色，也说明作者运思吐语，均自得工妙。

此稿本清道光间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由于瞿氏念及毛晋一生校讎，刊布遗书，厥功甚伟，而其著作流传不多，诗更不为人所知晓，为了不使毛晋自著湮没无闻，故延请乡贤王振声（文村）为之勘校，将卷端原题《和古人诗卷》改题为《汲古阁集》，并于咸丰十年（1860年）据毛氏稿本刻板印行。板成，即刷印数部样本，然不慎于火，板片全毁。民国间常熟丁祖荫设法借得此稿重新为之刊印，收入《虞山丛刻》。今藏常熟市图书馆，为瞿凤起先生所捐赠。

清刻本《咸陟堂诗集》

《咸陟堂诗集》十七卷，清释成鹫撰。清刻本。六册。半页九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题“东樵山人迹删鹫著”。前有康熙四十六年李来章序、刘临序，罗颢序。

成鹫，字迹删，番禺人。明孝廉方国骅子。年十三，补诸生，中年削发，学佛于鼎湖，晚栖大通古寺，号东樵山人。一时名卿钜公，多与往还，藩使王朝恩、学使樊泽达，给事郑际泰盛誉之，名益显，诗文最富。戒律精严，道范高峻，年八十余卒。

李序云：“平生所著咸陟堂诗文集，共若干卷，常欲秘之，为有力者夺之而出，中间写景抒情，旨多旷达，怨尤之思，悲愤之气，靳然不见於笔端，非通权达变，乐天知命者未易得此也”。

卷一五言古诗二十九首；卷二至五七言古诗一百八十首、卷六五言排律八首；卷七至九五言律一百六十三首；卷十至十五七言律

诗五百三十八首；卷十六为四绝二首、五绝十首、六律一首、七绝七十三首；卷十七七绝二十七首。共一千零三十一首。

成鹫善诗，清沈德潜《国朝诗别裁》云：“本朝僧人鲜出其后者”。《番禺县志》也云：“识者谓其笔响风雷，崩山立海，凡蛮烟黑雨，渴虎饥蛟，草木难奇，剑啸芒飞，直归纸上”。

此为禁书，《禁书总目》、《违碍书目》著录。《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二》云：“查咸陟堂诗文集，系释成鹫撰。集中词气多涉愤激，应请销毁。再此书文集内尚有缺卷，应行令该督抚，再将全部查明缴销”。

按成鹫之集乃为诗文合集，郑玟序《咸陟堂二集》也云：“公所著咸陟堂诗文集二十余卷，盛行于世”。（序中所云卷数有误）然此仅存诗集十七卷，缺文集二十五卷。康熙原刻本传世极罕，台湾中央图书馆未有入藏，北京首都图书馆及江西省图书馆各有全帙一部，作清康熙耕乐堂刻本。北京图书馆仅存文集二十五卷。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也为不全之本。据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清道光二十五年曾有此书之重刻本。今观此本字体、纸张，不似康熙间原刻，颇类道光时重刻之本。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钤印有“语冰海堂”（方）、“语冰海堂”（长）、“随斋”、“禺山刘氏”。

清康熙刻本《咸陟堂二集》

《咸陟堂二集》五卷，清释成鹫撰。清康熙刻本。十册。半页九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题“东樵山人迹删鹫著”。前有郑际泰序，郑玟序。

卷一颂一首、诗二百三十六首、赋四首；卷二序、跋、祝文、记、传、说、书、墓志铭、启、疏、引、募文、赞、诔共七十六篇；卷三问答、序、寿文、墓表等二十四篇；卷四诗六十六首；卷五诗一百十六首。

又卷三第八十页后附有“归隐鹿湖山留别书”并“鹿湖山草”，有诗四首，题“鹿湖山人成鹜撰”。

按郑玟序仅云：“近有同志续刻其二集”，并无所刻卷数。此二集也属禁书，传世不多，仅北京图书馆有三卷之本，卷一为诗，卷二至三为文。此本卷三后尚有诗二卷，每卷第一页第一行题“咸陟堂二集诗四”、“咸陟堂二集诗五”，凡九十七页，当为后来之“同志”搜得鹜诗再为之续刻。清道光乙巳曾有重刻鹜集，为文集二十五卷文二集八卷赋集一卷诗集十七卷诗二集六卷，当成鹜集最足之本。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钤印有“漠白草堂袞西僧印”、“鹤禅山人”、“萧艾室藏”、“萧艾室藏书”。

清抄本《邱邦士文集》

《邱邦士文集》十七卷，清邱维屏撰。清抄本。十二册。半页九行二十字，无框格。题“宁都邱维屏著”。前为魏禧撰传。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邓霖序、杨龙泉序、康熙五十八年邱尚志序。目录页题“男成和昭衡编次、孙志本既溥校字”。

邱维屏，字邦士，宁都人。宁都三魏（际瑞、禧、礼）之姐夫，明诸生。避乱隐居翠微峰下，称松下先生，为易堂九子（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魏际瑞、魏禧、魏礼）中之佼佼者，魏禧尝从之学古文。为人高简率穆，读书多玄悟，性静默，志意慷慨，桐城方以智称之为神人。少补博士弟子员，试辄冠其曹，自定鼎后，遂弃诸生服。尤精泰西算术。康熙十八年卒，年六十六。又有《周易剿说》等。

维屏为文，深思穷力，字不轻下，尝数月数日不成篇。既脱稿，随手散漫，或为鼠啮，或被人传览流失，亦不自惜。是书卷一自序、卷二杂著；卷三说；卷四论、疏；卷五书；卷六至九序；卷十引；卷十

一记；卷十二跋、书后、题、赋、四六；卷十三墓志铭、碑铭、表、碣；卷十四碑志、碑铭、墓表、墓碣；卷十五传、事略、述事；卷十六吊祭文；卷十七诗。每篇皆有自评及他人评语。

邓霁序去：“予阅先生全集中，非特玄空，五行义、洞天髓解、紫微斗数解、京房卦气考论篇，泄大易之秘。他如寿元仲诗说，而康占数序之类，悉以易数之理，按卦气相为摩荡，俾人罔迹其端倪。盖诚见上下古今世道之循环、国运之更迁、天时人事之消息盈虚、得失进退，要皆准定数定理以为衡，触处而无非易。夫洁净精微，易数也。先生仰观天，俯察地，探索微隐，钩致深远，以春夏气之放为纵，以秋冬气之收为擒。擒纵相生，研入理窟，奥折出之，以自成一家，故其文之洁净精微亦如易。”

是书乃维屏同里诸子并族戚哀赏剞劂。杨龙泉序云：“先生雅，不求人知，诗文脱稿后，多散佚，草亭彭先生每手录藏之。先生没三十余年，人皆愿见其遗书，不可得。先生之子成和文学能嗣其声，惜其早逝。今族戚协谋，计工任费，先生文集，公诸当世。”此本“玄”字避讳，审其纸墨，当在乾嘉之后所抄。

此书原为禁书，《禁书总目》、《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清代禁书知见录》著录。《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一云：“查邱邦士集，邱维屏撰，明末诸生。其文多入本朝所作，中间挖空字句甚多，皆原系悖犯字面，且议多狂诞，应请销毁”。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也有入藏。又广东中山图书馆有清方功惠碧琳琅馆抄本。按清道光间彭玉雯辑有《易堂九子文钞》，收邱氏文钞二卷，又《国朝文录》也收维屏文录一卷。此则为其集大成者。

钤印有“潘安国印”。

清初刻本《息斋集》

《息斋集》四卷外集一卷续外集一卷补遗一卷，清金之俊撰。清初刻本。四册。半页八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题“松陵金之俊岂凡著”。前有顺治十六年（1659年）钱谦益序、顺治六年（1649年）王铎序、顺治六年（1649年）胡世安序、顺治六年（1649年）岳瑛斗序、顺治五年（1648年）陈名夏序、顺治六年（1649年）吕官序、顺治五年（1648年）程芳朝序、顺治六年（1649年）自序。外集有顺治五年（1648年）王铎序、陈名夏序、孙承泽序、自序。续外集有顺治十八年（1661年）龚鼎孳序，目录页题“松陵金之俊岂凡著、溧阳陈名夏百史评、文安门人邢浚、携李门人张三省校”。

金之俊，字岂凡，吴江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兵部右侍郎，李自成陷京师，之俊被拷索。后降清，仍原官，疏请先下蠲租之诏于畿甸，以慰民望。擢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迁兵部尚书晋少保兼太子太保，调督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国史院大学士，充会试主考官。官至秘书院大学士，康熙间致仕，卒谥文通。传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九。

卷一序三十九篇、记、跋、说、墓志铭、赞、书序、传十六篇。卷二序十篇、记、墓志铭、引、说、哀文、祭文、杂文、铭二十五篇。卷三寿序等六篇、墓志铭、书事三篇。卷四寿序、墓志铭十篇。外集为诗、颂、偈凡三十六首，又收序、引、疏十九篇、像赞四首。续外集收序、疏、记、说、题辞十六篇，又收引、文、偈三十四篇。为之俊禅悦之作。又有补遗，收序、记、约、偈、题、记、铭、说十二篇。多有超悟解脱、直逼彼门中尊宿语，乃写意中所见。

金之俊少从其父瞻礼云栖和尚，继读礼山居，又从天童、磬山暨博山、雪关、南涧、箬庵诸老衲游。曾涉猎古文辞，日取其外王父茅坤之八大家文钞，读之反复，颇得鹿门之学。钱谦益序云：“岂凡风云玄感，誉望在玉衡大斗之间，非子初所敢望。以其所撰著，征诸

鹿门，出车合辙，则亦太史公之子幼也。岂凡自叙其集，以谓闻鹿门之绪言，取八大家文钞读之反复，始知为文之道端不外是，岂不信哉”？

其以息斋颜室，并取之为集名，盖有自强不息之义。卷一有“息斋说”，云息斋为其“于长安退食之暇、闭门却扫独坐，燕息于其中者也”。“日省于息斋之中，读易与中庸”。此文备述息意，直探理奥。卷一至三每文后皆有陈名夏评。陈名夏，字百史，溧阳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官修撰。福王时，以名夏曾附李自成，定入从贼案。顺治初降清，累官秘书院大学士，循私植党，揣摩执政意旨，以迎合固宠。后被宁完我所劾，复与刘正宗共证名夏揽权市恩欺罔罪，绞死。有《石云居诗文集》。

此为金之俊集之最早版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也有入藏。顺治、康熙间又有《息斋集》十卷、《佐枢疏草》五卷二种。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金祖彭重新刻成《金文通公集》二十卷，至雍正元年（1723年）端介堂又有《金文通公集》二十六卷诗集六卷外集八卷，为金著之最足本，北京图书馆等馆均有入藏。又清康熙七年（1668年）邹漪辑《名家诗选》，选之俊诗作为《金岂凡诗选》一卷。

铃印有“孙士凤”、“寄怀翰墨林”、“采贞之游”、“萧艾室藏”、“萧艾室藏书”。

清康熙刻雍正增修本《秋笳集》

《秋笳集》八卷，清吴兆騫撰。清康熙徐乾学刻雍正四年（1726年）吴振臣增修本。二册。半页十一行二十字，左右双边，黑口，双鱼尾，后四卷为白口，题“吴江吴兆騫汉槎氏著”。前有吴兆宜小引，末有雍正丙午吴振臣跋。扉页有“衍原堂藏板”。

吴兆騫，字汉槎，吴江人。少有俊才，名闻远近。顺治十四年举

人，次年以科场寅缘事遣戍宁古塔，在塞外二十余年，日与羈臣逐客饮酒赋诗，气壮而才丽，后纳醵赎归。逾年卒。

是书卷一至三题秋笳集。卷一赋八首、卷二诗一百二十一首、卷三诗一百十五首；卷四题西曹杂诗，收诗三十二首；卷五题秋笳前集，收诗八十四首；卷六题拟古后杂体诗，为三十首；卷七题秋笳后集，诗五十九首，补遗十首；卷八前五页题杂著，六页后题后集，收表一篇、序三篇、书三通，又附兆骞致徐乾学札。前四卷为徐乾学所刻，后四卷为兆骞之子振臣所增，皆兆骞戍所暨赦还后所作。其前集及杂体诗二卷，乃少年所作。兆骞垂髫之岁即好吟咏，加以身际艰难，著作颇富。其在宁古塔时，因老羌之警，诗文稿遗失过半，后扶柩南还，又覆舟于天津，沉溺者又过半，故振臣所补多从旧处搜罗所得，殆未及兆骞诗文十之一二。

《四本全书总目》集部入存目，云“兆骞诗天分特高，风骨道上，又荷戈边塞，穷愁之语易工，故当时以才目之。而立身一败，万事瓦裂，其诗亦颇为当代所轻，特其自知罪重谴轻，甘心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犹为可谅，故存其目焉。如兆骞者使其谨守防检，克保身名，岂非国初一作手哉”？

是书以“秋笳”为名，取蔡琰“胡笳十八拍”也不足喻其凄怆之意。兆骞遭难十八年，亲友也罕以书见及。徐乾学赏其才华，故为言于纳兰性德，顾贞观也为乞援，后兆骞得归，乾学之功为最。徐氏欲刻吴氏之集，详见于兆骞致徐札，云：“伏承书问，又以仆衣食之忧，辍俸相饷，为德其厚。至欲索仆生平撰著付诸剞劂，无使泯没，嗟乎！此岂仆索望所及哉？……万里冰天，极目渗沮，无輿图记载，以发其怀；无花鸟亭榭，以寄其兴，直以幽忧惋郁，无可告语，退托笔墨，以自陈写。然迁谪日久，失其天性，虽积有篇什，亦已潦倒溃乱，不知其所云矣，……今不鄙仆，欲序而梓其所作，使天下知劫灰寒灶，犹有燭光，则仆虽终沦废，岂有恨哉？少作故有刻稿，患难后度已散失，请室诸咏，稍有存者，今所录诗赋若干篇，皆己亥出塞后

作。昨岁插哈喇之变，仓卒中遗亡百馀篇，睽离日久，无所取正，恐日就 陋，不复自知，望加删定，以质当世”。

此增修本大陆所取藏几近二十部，咸丰刻《粤雅堂丛书》、清末排印《风雨楼丛书》均收有是书。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清康熙刻本《萧山人集》

《萧山人集》一卷余集一卷补遗一卷，清萧诗撰。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刻本。二册。半页九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题“云间萧中素芷崖撰，同学邵式诰晴岩、陶尔邃颖儒、钱兴谐耕吴、黄廷宠庆臣同订”。前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王九龄序、吴骥序，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曹伟谟余集序。

萧诗，字中素，号芷崖，以字行，松江华亭人。业木工。少颖悟，喜读书，后为诸生，终其身执艺食力，不干求名利。业余工诗，为当时所重，又精音律，兼善书画，常自称萧木匠。生於万历三十五年六月二日。(嘉庆)《松江府志》卷五十六有其小传。

明清以来，诗人不知其数，然雕斲者以工艺文字传世，则是不可多得。此集当是其晚年手定付刻。补遗一卷，则为近人陈乃乾先生据旧抄本《松江诗钞》、《书台诗钞》所录。萧诗卒年无考，据其云见康熙帝己巳南巡，其年约在八十三岁以上无疑。

王九龄序云：“……家贫食力，世传公输子业习而安焉。姿性聪颖，被服儒雅，里之人无论智愚咸敬而爱之。生平笃好经史，一过目辄成诵，于书无所不读，独不肯事举子业。少时或劝之应郡邑试，每笑而不答。闲居无聊，出其才华，发为吟咏，清新雄丽，直造三唐阃奥。往往一篇方成，即脍炙人口，为名流才士所衿式。”

萧诗尝曰：吾匠氏也，衣食足以自给，诗酒足以自娱，丝竹丹青足以悦耳目，高贤良友不远千里而至，人生之乐，莫逾于此矣。其诗

通俗，不宗一家，也不沾沾于古人之绳墨，意之所至，触口而吟，对景生情，托物见志，寡牢骚蕴愤之词，多温厚和平之意。其有咏汤婆子诗云：“雪夜微酣入睡乡，喜君先到合欢床。知寒总为心尝热，荐暖应知德不凉。锦袱裹包羞涩貌，温泉涵养粉花香。三冬莫问伊谁伴，别有铅华小髻妆。”其诗又有“东海萧然一老痴，痴怀还道少年时，远途不使孤筇力，顽石犹思只手移。骚雅社中分险韵，儿童队里赌弹棋。傍人莫笑须眉白，今岁才交八十期”。其二又云：“白茅铺屋槿编篱，廿载栖迟事事宜。扶杖透迤行曲径，濯缨宛转向清池。以挑野菜为朝课，将拾枯枝作午炊。如此苦辛还自得，每逢花月有新诗”。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仅上海图书馆一帙。

清康熙内府刻本《御制诗集》

《御制诗集》十卷二集十卷，清圣祖玄烨撰。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内府刻本。四册。半页六行十六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题“内廷供奉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臣高士奇谨编次，巡抚江宁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宋萃谨校刊”。前有康熙四十二年高士奇、宋萃上表，末有康熙癸未（四十二年）高士奇、宋萃跋。

玄烨，即清世祖第三子，八岁即位，年号康熙，乃有清一代颇有作为之君主，其文治武功，曾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极大之贡献。

此诗集卷一至十古今体诗三百八十八首；二集卷一至十也古今体诗，四百零四首。合共七百九十二首。玄烨诗集单刻者计三集，此一，二两集为高士奇、宋萃奉旨编辑校刊。宋萃跋云：“今年春，恭逢六龙阅河南幸，臣乃得于对扬之下，奏请圣制诗集鸠工梓行，蒙允臣请，颁发御制诗集十卷二集八卷。又命臣士奇赍到续集二卷，共二十卷，臣盥手跽诵，如闻钧天广乐，猗与盛哉”。此当为最初刊刻之本。后又有第三集之编刊，为八卷，康熙四十三年内府刻本。

玄烨文集计有四十卷、二集五十卷(康熙五十年刻)、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雍正十年刻),此本诗集前十卷见於文集之卷三十一至四十。

帝王之诗,大率与政治相表里。玄烨诗中如征讨吴三桂之割据势力、统一台湾、镇压准噶尔叛乱等皆可以诗证史。其政治地位,故诗作较少矫饰和矜夸,也无倚红偎翠,无病呻吟之态。其诗题材广泛,率真自然之情。其体恤百姓之作,如二集卷十“见泰安等处数州县饥民亟命设法赈济”云“东路行犖到,人食正荐饥,呼庚儿女盼,宸游众所依。村中皆菜色,散去掩柴扉,救荒先发谷,转漕迅如飞。两旬无多日,有司报民归,地丁既已贲,私派务全希。尽力专邦本,留意欲国肥,麦秋犹可望,黎命其庶几”。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一至三集,为最全之本。北京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皆未入藏。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清康熙刻本《寒村集》

《寒村集》三十六卷,清郑梁撰。清康熙刻本。十二册。半页九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前有黄宗羲序。

郑梁,字禹梅,号半人。慈溪人。康熙二十七年(1660年)进士,选庶常,改户部主事,升员外,迁升刑部郎中,官至高州知府。工诗,善画山水,晚年右臂不仁。雍正《慈溪县志》卷十文苑有传。

是集为诗文合刻,诗分十一集,为见黄稿诗删五卷、五丁诗稿五卷、安庸集一卷、玉堂集一卷、归省偶录一卷、还朝诗存一卷、玉堂后集一卷、宝善堂集二卷、白云轩集二卷、南行杂录一卷、高州诗集二卷。文分四集,为五丁集二卷、半生亭集一卷、息尚编四卷、杂录二卷补一卷。

此存三十四卷,佚去见黄稿二卷。全者藏北京图书馆、南京图

书馆等十一馆。其所题集名，俱有所由。如《半生亭集》，以其康熙三十八年春中风，右体偏废，因自号半人，又作亭于卧榻之侧，故以半生以名其集。又其作《息尚编》者，乃因其病剧，遂欲焚笔砚，自以为必死，然荏苒中秋，未遽缘绝，后又积诗文得若干首，以志一息之尚存。《安庸集》则为其年五十一时，以为能力已衰，志所灰冷，惟庸人自安而已。又其取“五丁”名集者，盖因梁生于丁丑至丁巳，已五逢丁，故名。杂录者，为梁中风后偶有所忆，与见诸他处者，因不次年月，又不拘体式，故曰杂录，所收多为跋、祭文、寿序、集序、书，志等凡六十二篇。

《四库全书总目》入此集于别集类存目，也作三十六卷。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书为清康熙紫蟾山房刻增修本。然审视此本，似无增修，又无紫蟾山房字样，抑或付梓佚去扉页耶？查紫蟾山册房为扬春如，也慈溪人。

梁受学于黄宗羲，尝谓陈师道年三十一见黄鲁直，尽焚其稿而学焉。梁见宗羲时，亦三十一，故诗文皆以见黄稿为冠。其文得之宗羲者为多，而根柢较宗羲少薄。梁与黄师生之情颇深，黄卒后，梁有“哭南雷师墓”四首，其二云：“毓秀钟灵三百年，苍天此意竟徒然，忠臣孝子仇空报，复社东林脉仅延。遗老文章泉石媚，大儒事业简编传，一生寒饿犹归尽，啼杀南雷树上鹃”。其四又云：“六十年来潦倒身，交游天下不无人，若论千古相期切，谁似先生属望真。从此余龄虽宦达，终如薄海一孤贫，三年筑室寻常事，惭去高凉拥画轮”。（南行杂录）也可窥见二人情谊。

铃印有“竹泉山房”。查《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竹泉山房”为胡光莹，字画溪，宜春人。此本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清乾隆刻本《严太仆先生集》

《严太仆先生集》十二卷，清严虞惇撰。清乾隆严有禧刻本。四

册。半页十一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题“常熟严虞惇思庵”。前有蒋廷锡序、乾隆元年杨绳武序。目录后有虞惇子鏊识语并雪严肖像，后附杨绳武撰“皇清诰授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严思庵先生墓表”。

严虞惇，字宝成，一字思庵，常熟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授编修，馆阁文字多出其手。科场狱兴，以子侄连售有嫌，坐镌秩，寻起大理寺副，累官太仆寺少卿。卒于康熙癸巳，年六十四。著有《诗经质疑》、《文献通考详节》等。《清史稿》列其于文苑姜宸英传末。

卷一至三诗七十八首；卷四至七序三十四篇；卷八记、书、书后、题词九篇；卷九墓志铭四篇；卷十墓志铭、传九篇；卷十一神道碑铭、墓表、祭文八篇；卷十二策问十道。

昔昆山归有光为有明一代大家，官止于太仆，论者皆以虞惇名位适与有光相符，且居相近，世相接，文章学问先后辉映，从学之士欲为刊《严太仆集》，继归太仆后。然观有光所作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颇受时人所重。严氏虽研经读史，制举业外兼工诗古文词，但并不以文传。归严相提并论，实大有径庭之别。

集为虞惇长子鏊所辑。鏊，贡生，候选知县，以子贵封中宪大夫。是书刊刻为虞惇孙有禧，蒋序云：虞惇其为诗写所自得，不屑规模一家，而暗与古合。圣祖晚而知之，频司文柄，尽瘁以歿。遗书甚富，子鏊能保守不失，距今几二十年，孙有禧始克谋梓，而以力之不足，爰先取诗、古文刻以行世，其著作将次第刊焉。”有禧，雍正八年进士，任山东莱州府知府。又虞惇通籍后，诸名宿如有应酬，多委其代笔作文，今集中凡代笔者，皆于题目下别标“代”字，计十六篇之多。

此书开花纸印，以楷书入梓，故写刻俱极精雅。咸丰中板毁于火，传本渐稀，光绪间，虞惇七世孙忠培又集资重刻，有光绪九年（1883年）严氏西泾草堂刻本，是书流传不多，台湾中央图书馆未

入藏。《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铃印有“叶氏德辉鉴藏”、“观古堂”；“海绡翁”、“永感堂”、“曼生”、“荫堂”。

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清乾隆刻本《白田草堂存稿》

《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清王懋竑撰。附录一卷。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刻后印本。六册。半页十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题“宝应王懋竑予中甫著”。前有乾隆壬申雷铤序。目录后有“山阳后学邱敦美写”。

王懋竑，字予中，宝应人。康熙五十七年（1770年）进士，性耿介恬淡，官安庆府教授，雍正初应召特授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钦点顺天乡试同考官，以邃于经术称。乞病归，杜门著书。懋竑精研理学，于朱子遗书研思最久，有小朱子之目。其所作《朱子年谱》，于前人之本订补舛漏，颇多发明。乾隆六年卒，年七十四，又有《读书记疑》等书。

卷一至九为杂著，六十二篇；卷十至十三奏一道、书三十六通；卷十四序十二篇；卷十五至十六寿序十八篇；卷十七祭文十一篇；卷十八行状一篇；卷十九记二篇、墓志铭三篇、详稿一篇；卷二十启十八篇；卷二十一至二十四诗二百二十首。附录一卷为“崇祀乡贤录”并“行状”。

雷铤序云：“先生笃信朱子，考究研析，源委了然，其详见于集中及纂订朱子年谱。其他著述非有关于身心与当世之务不苟作，其表章[彰]人善，虽微贱不遗。其见诸吟咏者，亦与风云月露之词迥异。先生於学，可谓潜心用力，俯然日有孜孜者矣。独惜其以广文散僚，受世宗宪皇帝特达之知，授以史职，旋以忧归，而竟以病故，未及展布於事业也”。

此书《四库全书总目》入别集类存目，盖馆臣以懋竑长于考证，

而诗文则未能过人之故。《总目》又著录《白田杂著》八卷于杂家集类，以此集与《杂著》核之，《杂著》所收之文乃自《存稿》析出另行编定者。《存稿》为懋竑子箴聪等刻于乾隆十七年，然后附之“崇祀乡贤杂录”及宝应县知县火秉礼撰祭文。署乾隆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当为后人重印懋竑集时增补之刻。

此集大陆所藏几近二十部，懋竑又有稿本传世，如南京图书馆即藏有《白田草堂稿》不分卷、上海辞书出版社藏《白田草堂续稿》八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白田草堂存稿》不分卷，北京图书馆藏《白田草堂杂稿》不分卷。又按，《存稿》曾为《广雅书局丛书》收入，然为八卷。《国朝文录》续编又收懋竑杂文，为《白石草堂文录》一卷。1972年，昌彼得主编《清名家集汇刊》，以此本“传本颇寡”而据台湾大学藏本影印，但影印本佚去“钦定国朝诗别裁集沈德潜纂评并内府传旨懋竑之记录，及“崇祀乡贤录”。

钤印有“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藏书”，盖是书乃由内地流出者。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稿本《耘砚山房全集》

《耘砚山房全集》十五卷前明小记一卷，前明杂事诗一卷、文集二卷、百六吟一卷、时艺偶存一卷，篷窗吟一卷、诗话二卷、却睡录一卷。清邵履嘉撰。稿本。六册。半页九行二十一字，无框格。诗集题“北平邵履嘉思田氏著，弟大业思余校订”。前有乾隆甲戌沈维材序，邵大业识语，乾隆庚午姚之琅序。

邵履嘉，北平人，早年以病弃举子业，奔走衣食于弟侄署间。喜诗文，游历几半天下。据文集邵大业己巳序“今行年六十有六”，邵履嘉则生於康熙二十三年。

诗集二十五卷，计卷一晋吟三十一首；卷二吴吟四十三首；卷三悼梦吟三十九首、附感音吟；卷四永叹吟十二首；卷五路吟十八

首；卷六楚吟三十六首、附一由吟；卷七行因吟十三首；卷八默吟二十五首；卷九骤行吟二十六首；卷十越吟十六首；卷十一鼠思吟十七首；卷十二戴笠吟二十三首；卷十三书空吟十七首；卷十四落花吟三十七首；卷十五赋物吟三十四首；卷十六复燃吟十首；卷十七盐雪吟十五首；卷十八悲来吟二十首；卷十九病中吟七首；卷二十尚古吟十二首；卷二十一循檐吟十首；卷二十二共城吟十五首；卷二十三衙源吟十一首；卷二十四后吴吟六首；卷二十五逊咸吟十二首。总共五百零八首，各集均有友人为之序引。《楚吟》有“耘砚额名命自先人，同好咸云终身定评，以三折肱见推，愧谢以诗”及《共城吟》“自题全集以代酒脯之陈”。皆反映作者之心情及步入老年之情态。

前明小记，乃履嘉读书时凡有所见，欣然所录之笔记，可佐典籍之不逮。文集卷上多为邵氏一族行略记实，计三十四篇；卷下则为其往来弟侄署中，代为所拟灾浸水旱祈祷之文，计三十二篇。诗话，乃作者辛未夏五月自吴门随众赴卫粮船遭阻，又因水大难行，故取所写之书并所记忆之事，录为诗话，颇有裨于诗教。上卷一百则，下卷五十八则。却睡录者，作者之笔记，乃其于“夏口炎炎，聊借一编作引睡具，遇有会心即笔之，乃乐此不疲，而睡魔返遁矣。”故名“却睡”，计一百五十一则。

此为邵履嘉之堂弟大业及侄等整理之缮清稿本，每册皆钤作者名印，曰“邵履嘉印”、“遂思”。此稿似未刊刻，查诸各家书目及《贩书偶记》等，皆未著录。

此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清乾隆刻本《抱经堂文集》

《抱经堂文集》三十四卷，清卢文弨撰。卢文弨，字绍弓，号砚渔，又号槩斋，晚更号弓父。其先自余姚迁州，遂为杭人。生于康熙

五十六年(1717年),卒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年七十有九。

卢文弨自幼颖异,长而师事其岳父桑调元。乾隆三年举顺天乡试,七年考授内阁中书,十七年以一甲第三名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二年命尚书房行走,遂由左春坊左中允荐升翰林院侍读学士。三十年典试广东,旋提督湖南学政。三十三年以学政言事不当,例议左迁。次年,以继母张太恭人年高,遂请归养。晚年主讲江浙各书院,教授经籍。

卢文弨一生好校书,以校勘名世。自少至老,寒暑无间。金生题“卢弨弓编修检书图”云:“卢郎温润乃如玉,独有校勘严校讎,目劳手倦苦相角,授经余力闲须臾。矧当退食百城拥,纵横穿穴资旁搜,寻纵宛转蛇赴壑,得隼掣曳鱼衔钩。后先佐证每连逮,新旧逋责期必收,时时堆案碍双肘,正似獭祭陈沙洲”。此诗正为文 校书之真实写照。

其藏书数万卷,皆官俸脯脩所入,不治生产,悉以购书,筑抱经堂以藏之。又与当时藏书名家吴騫、黄丕烈、陈鱣、鲍廷博等人相往来,切磋学问,互为砥砺。

此《抱经堂文集》,收文弨所作对策,朝考卷、散馆卷、序、题辞、跋、书、议、策问、答问记、传、墓表、墓碣、墓志铭等四百九十五篇。据文集目录后嘉庆二年萧山徐鲲跋,乙卯春,文弨曾整理自著文集,至冬十一月已刻成二十五帙,尚未定卷次先后,遽归道山。后乃鲍廷博任剞劂藏工,“以鲲与先生有知己之感,因属校讎。”“幸孙颐谷侍御相与商榷采选,指示体裁,又与桑孝廉典林定标目之例,去取严审,庶无遗憾”。又据严元照《悔庵学文》卷八“书卢抱经先生札记”云:“文弨垂没之年,始以文集付梓,未及五之一,即下世。钱塘梁同书为刊成五十卷,而芟汰已甚,非复原稿之旧”。梁刊五十卷未之得见,此三十四卷本,乃当时通行之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清代文集丛刊之举,此本也在其内。

清乾隆刻本《吴徵君莲洋诗钞》

《吴徵君莲洋诗钞》不分卷，清吴雯撰。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刻本。四册。半页八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题“河中吴雯天章著，江左苏尔诒薇谷、河东刘贄稼庄参订。”前有王士禛序、乾隆丁亥苏尔诒序，刘贄凡例。扉页题“吴徵君莲洋诗钞，乾隆丁亥秋镌，止轩藏板”。

吴雯，字天章，蒲州人。于书无所不读，性淡洁，家贫无以为养，以升斗奔走四方，所至知名士辄愿与游，胸中泾渭，不徇世俗，毁誉凉燠，以为亲疏。康熙间以诸生召试鸿博不遇。工诗，峻洁微远，自露天真，王士禛目为仙才。

是书不分卷，收五言古一百九十一首、七言古一百四首、五言律一百五十三首、七言律一百十七首、五言排律八首、七言律一首、五言绝七十六首、七言绝二百九十四首。总共九百四十三首。

吴雯诗才超逸，有元好问遗风，其诗一刻于吴中，再刻于都下，三刻于津门，然今皆未之见。王士禛删定雯诗，存千余首，雯歿后，未及刊行。今所存于世者，一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汾阳刘组曾刻本，为十二卷；二为《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之十卷本，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蒲州府同知山东孙谔刻本，乃从雯侄秉厚得士禛所定原本简汰重刻，详载士禛之评，并以刘组曾本所遗者补刻于后，以所辨墨迹补之，其士禛所删而刘本误刻者，咸为汰去。为古诗二卷、近体五卷、补遗一卷、诗余一卷、文一卷，冠以墓志而附以同时唱和题咏之作，收诗四百三十八首。三为《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之二十卷本《莲洋集》，为浮山张体乾所刻，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荆圃草堂刻本，收诗二千零六十七首。四即此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苏尔诒序云：“予于稼庄广文署读莲洋集，知其为奇伟非常之士，而以布衣终老，所遭正与义山无异。其为诗也，亦与义山异曲而

同工，每读一过，而予之志与情不自知何以油然而生也。因搜司马双清堂中所藏诸刻及绢素手迹，与稼庄参订授梓，亦以徵君之诗久已流传，选者不一人，刻者不一地，而其中评点者不过十之一二，是以分编阐发以志景慕之意，非敢云品鹭高下也”。又刘贇凡例也云：“徵君生平所著诗最伙，吴中、都下、津门之刻为诗无多，临汾刻本搜罗几尽，刻于蒲郡丞署者则多所去取矣。贇与苏子薇谷得太原司马双清堂所藏诸刻本，并手稿绢素之未经问世者翻披编辑，以艰于镌刻，先择尤雅者登马”。此所云临汾刻本乃指刘组曾本。

此本“王士禛序”四字曾被挖改重刻。“禛”易为“正”，乃避雍正帝胤禛讳。观其纸张墨色，是本之印当在乾隆之后也。

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稿本《京朝集》

《京朝集》三卷，清张问陶撰。稿本。一册。藏上海图书馆。

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以遂宁城西有船山，故号船山，亦称老船。又因状似猿，又自号蜀山老猿。乾隆二十九年进士，由检讨累官莱州知府，以病辞，侨居吴门，留虎丘养病，自号药庵退守，颜所居曰“乐天天随邻屋”。

是集之诗始癸丑（乾隆五十八年），止乙卯（乾隆六十年）。卷一计一百零七首、卷二计二百二十三首、卷三为一百八十八首，合计五百十八首。查问陶《船山诗钞》计二十卷，《京朝集》为其中之卷十到十三，共四卷，第十卷为七十八首、第十一卷一百十九首、第十二卷一百零一首、第十三卷一百零一首。其第十三卷为丙辰、丁巳两年所作，稿本缺之。若以前三卷计，《诗钞》仅收诗二百九十八首，稿本则多出二百二十首。

张问陶幼年发愤攻读，其嫂陈慧殊，工诗，时称“女翰林”。工余率弟妹吟哦，于问陶影响颇大。少年时即崭露才华，被目为“青莲再

世”。十五岁时有“壮志”一诗抒怀，云：“咄嗟少年子，如彼玉在璞，光气未腾天，魑魅抱之哭”。少年壮志，气概不凡。问陶工诗，诗名满天下，沉郁空灵，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自谓“我诗有生气，譬应变将略讵出经史，纵有乖文体亦能自迥出”。据《船山诗钞》序，其自十五岁乾隆四十三年始，至四十岁嘉庆八年止，二十六年间共得诗三千五百五十二首，删存一千七百四十六首。

是稿封面问陶署“船山诗稿京朝集”，又书有“此卷失去年余，甲子四月十一日，杨冠山自江南来，始知为田桥携去，旗山在浙江得之，遂交冠山寄还。是日灯下记”。眉端批有“存”、“应存”、“删”字样。卷一后有“癸亥闰二月十一日泊舟燕子矶雨窗读至此。田桥识”。卷二后又有“甲子正月初二日将之任太平，细读一遍，交冠山寄还。旗山记”。按癸亥，为嘉庆八年（1804年），甲子为嘉庆九年（1803年）。冠山为杨周冕，田桥为彭蕙文。旗山不知为谁，但非为管恺。

稿本《曹文正公诗集》

《曹文正公诗集》一卷，清曹振鏞撰。手稿本。一册。封面署“苏斋批阅曹文正诗草 后学王仪郑题”。清翁方纲批，沈塘跋。

曹振鏞，字佃笙，又字恻嘉，徽州歙县雄村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历官至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服官五十余年，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侃侃以老臣自居。卒年八十有一。张星鉴《仰萧楼文集》“书事”有其传。

此集共收诗八十首，并经方纲二次阅看。封面有翁方纲评语，谓“藻韵有余而肌理不密。癸丑六月，小石帆亭上书”。“肌理之所以然，则非一语能尽。甲寅十二月廿日复看一遍。覃溪。”集中方纲批注甚多，如《梅豪亭歌》批有“此首稍见气格矣，然亦不入格，亦尚不可存”。《夜梦先太夫人》批有“亦尚不能存，境虽真而词不足称

之”。《苦雨》批有“删，此最软弱，‘由来’二字非大力量不可用。”又如《太白问津处怀古》一首批有“不能存，题不佳，涉于浮历矣”。方纲于诗中应酬之作也多批有“不应存”，此类“删去”、“不能存”之诗共十三首。

曹振鏞在五岁时，其母程太夫人教以唐诗，即能成诵。其早年乡试中举第十九名，座师即翁方纲。翁方纲《复初斋诗集》中有十二首诗作述及曹振鏞，可证二人关系之密切。又翁方纲批注此诗集时在乾隆五十八年，年六十一岁，次年再复看一遍，而曹振鏞其时亦已三十九岁矣。

按翁方纲评语曾两次论及“肌理”之说，可见其精心汲古，宏览博闻，并于金石谱录书画碑版之学，尤能剖析毫芒。他的诗宗西江派，诗作多达六千余篇，自诸经注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溢溢于其中。其论诗法，有继承，也有创新。其序《志言集》云：“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于《神韵论》中云：所谓“穷形尽变”之法，是“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者”。翁方纲于诗反对因袭，要求尽变，于此诗集中也有反映。

此集似未刻。曹振鏞又有《话云轩咏史诗》，编有《字四六话》。《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仅收振鏞《曹文正公行述》一卷，而未及此书。

清乾隆刻本《清芬集》

《清芬集》不分卷，清桂馥撰。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印月草堂刻本。一册。半页九行十九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下镌“印月草堂”。题“慈溪桂馥洁泉著”、“仁和钱琦湘莼、商邱陈淮药洲、建宁朱仕琇梅崖参订”、“受业姚尔德、汪得稻校阅”、“男廷嗣、廷彩、廷萼阅字”。前有乾隆四十一年朱仕琇序、乾隆丙申钱琦序、陈淮序。扉页镌“印月草堂诗刻、乾隆丙申年镌、本宅藏板”。藏香

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桂灋，字岳中，号洁泉，又号浣斋，慈溪人。以举人充咸安宫教习，乾隆十三年登进士，会教习期满，授直隶新乐县知县，调补四川德阳县。居官抚字有方，民爱之如父母，积劳成疾，未几去官，卒于蜀。宦囊萧然，书篋外无长物，论者谓不愧清节家风云。又有《四书注疏考证》、《读史随笔》、《寸积录》。光绪《慈溪县志》卷三十二列传九有传。

书为嗣子廷嗣所刻。清芬者，德行高洁之意也。廷嗣，字海洲，号虚筠，禀承家学，辑先世遗诗为清芬集，多至数十人，溪上文献，桂氏独全，皆廷嗣之力。有《印月草堂诗》初刻四卷续刻二卷三刻一卷。此集于灋诗《柑亭集》、《江北行胜草》、《西征草》、《漱余亭钞》、《西苑草》、《蓼花楼草》、《子丑合钞》、《寅秋寓笔》、《官馆退余草》中选录，计一百零一首。灋诗多赖此以存。

是书不多见。钤印有“萧艾宝藏”。

清乾隆刻本《切问斋集》

《切问斋集》十六卷，清陆耀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晖吉堂刻本。八册。半页九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题“吴江陆耀朗父甫著”。前有乾隆四十一年冯浩序。扉页镌有“切问斋集，乾隆壬子年开雕，晖吉堂藏版”。卷十六末有“吴门刘万传刻字。”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陆耀，字朗夫，一字青来，吴江人。自少居贫力学，以古贤达自律。乾隆间举顺天乡试，授中书，荐历户部郎中，累官湖南巡抚，清勤自励，所至有绩，其学无所不通，工诗善书画。乾隆五十年卒，年六十三。冯浩《孟亭居士文稿》卷三有其墓志铭。

卷一至三述闻上、中、下；卷四至五为书十七；卷六至七序二十九；卷八记四、说七；卷九书后八，箴铭八、祝辞及赞八；卷十传三、

碑碣六；卷十一墓志五、行状四；卷十二议稟十八启四；卷十三条议九，檄四、札二；卷十四约一、示十二；卷十五乐府杂体十四、五言古体四十四；卷十六七言古体十七、五言近体八、七言近体十八。

是书以“切问”命名，取布帛菽粟，日用饮食之意。冯浩序云：“未尝求工于文，不诡其辞，而辞自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亦遂炳炳麟麟，精采焕发，传之后世，有不可磨灭者斯，则文之美盛者矣。”陆耀又辑清初经世之文，也以“切问”名之，为《切问斋文钞》三十卷。其生平治学，以致用为归，自言学无师授，少年时颇专力于诗，逾四十岁，乃始留心经籍。冯序言其为文“长篇连卷，博大雄深，或言简意赅，肃括精当，或援据明辨，智者读之而心醉；或浅易真挚，愚夫妇听之而点头，举凡天时地理，德行政治之务，罔不探颐剖微，摘真握要”。

陆耀集又有江苏书局校刻本，为十二卷，当为后人所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有程晋芳、李东琪序（无冯序），又有沈炳垣点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

钤印有“今关天彭藏书之印”、“编书局藏书印”。

稿本《南阜山人诗集类稿》

《南阜山人诗集类稿》五卷 教文存稿十五卷，清高凤翰撰。稿本。八册。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高凤翰（1683—1749年），胶州人，字西园，号南村，晚号南阜山人，又号归云老人，尝自称老阜。因患风痹，右臂不仁，以左手作画，又号尚左生。凤翰工于书画，笔墨洒脱，不主故常，尤豪于诗。篆刻印章，苍劲主古朴，全法秦汉。以诸生举贤良，历歙县丞、绩溪令，均有政声，遭谗罢官。性嗜砚，所藏皆手琢，自为铭词，有《砚史》传世。

诗集类稿五集，为一击林集，凡二百十首；二湖海集，凡四百五

十首；三岫云集，凡五十一首；四鸿雪集，凡一千一百四十首；五归云集，凡四百六十七首。五集合古今诗二千三百十八首。

敦文存稿十五卷，卷一序、卷二传、卷三记、卷四书、卷五表状志铭题跋书后碣、卷六文、卷七说、卷八赈荒八议、卷九修城条议、卷十江行日记、卷十一南行日记、卷十二皖江纪行、卷十三赋、卷十四尺牍、卷十五杂著。

第一册封面有高氏手书，云：“□自戊子有订稿，前此烂纸久如败猬，盖自骑竹缚鸡以来，已多俚语，茫茫烟海，略无端绪，顾影一笑，有付之书灯焰火耳。概综生平，约举四部，类稿各编，庶使林泉之响。不杂鞅掌，纪以年叙，用验功侯，亦今后之览者，按纪检披，行踪可绘，尚其有触绪纷来，千载如揭，浇酒向空，呼高生而哀其志者乎？雍正甲寅七月廿有四日，海陵坝署自题。”雍正甲寅为十二年（1734年），即凤翰五十二岁时。

凤翰咏诗天分绝高，兴之所至，时有佳句清词，少时曾有诗偈，王士禛，极称赏之。诗集类稿后有“骑竹集补遗稿”，有云“戊寅、己卯之间，随先君子在淄川，余年甫十五六，于时已有小作，未堪作集，特别存之，以识少日心血。”

书中卷末多有“乾隆甲子山人自编 男汝魁 孙攀鳞存 甥王泰来手录”字样。如第一卷、第三卷。第四卷则题“右第四卷计诗九十首，乾隆甲子山人自编 男△△ 孙△△存。”全书八册，为凤翰手书及其甥王泰来手录。凡凤翰手书者，多题“高△△”，为行书，挥洒自然，秃笔；王泰来书为楷书。余曾以此书照片寄沪，请潘师景郑（承弼）先生再鉴定，潘师曰此乃稿本。按甲子，为乾隆九年（1744年），越五年，凤翰卒。

稿本中稍有改动，也曾经后人校过。第四册末有“咸丰二年六月十三日校过”、第五册末有“癸丑十月二十日校毕”、第六册末有“癸丑十一月二十八日校毕”、第七册末有“癸丑十二月初一日校毕”。癸丑为咸丰三年，校者不知为谁人。

孙殿起《贩书偶记》著录《南阜山人集文存稿》十四卷(未记杂著),题“胶州高凤翰撰,底稿本”。疑即哈佛此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南阜山人诗集类稿二十一卷·文存稿十五卷》,为清抄本。凤翰尚有归云续集、青莲集、骑竹集等,北图藏抄本可能较全。

凤翰此集未刻,仅见《南阜诗集》七卷,为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高元质刻本,收诗甚少。

凤翰晚年贫病交加,曾云“盲子顽孙,篋笥谁付,不知后来所作尚复几许,亦不知得成卷与册否?尚有人拾取于蛛丝囊腹之余,以少得流传于人世否?露电茫茫,老病日笃,死且不知何时,而犹惓惓于此故纸巢中物,愚哉南阜,不值达人一笑矣。”其六十一岁时(癸亥)曾作“南阜山人生旷志铭”及“南阜山人自遗老妇墓志铭”,为研究凤翰之极有用之材料,兹录如下。

南阜山人生旷志铭:“山人姓高氏,名凤翰,字西园,胶之计斤里人。以康熙癸亥生,生四十五年,而为雍正丁未,以秀才举孝友端方科,授修职郎,任江南徽州歙县丞。风尘牛马,碌碌者十年而为。乾隆丁巳,行役入扬,痹发后,诸任事以左手,感元人郑遂昌尚左故事,因更号后尚左生,漂泊江湖,浪迹吴越者五年。岁辛酉始北归,归而再病再起,支离卧榻者又二年,为再癸亥,则山人生岁之甲子一周,年六十一矣。于是乃自置棺,营生旷,作志铭,手书入石,留西亭。呜呼!老病酷缠,孽缘不了,未知死期当在何日也。铭曰:‘知其生何必知死,见其首何必见尾,嗟尔生事类如忽’。乾隆八年七月十日造。”

南阜山人自遗老妇墓志铭:“老妇傅,遵古名以母家姓,无字。山人同邑人,少山人一岁,以康熙甲子生,辛巳来归,时老母已先没,不逮事姑,而反待豢于老父者五年,而父又没,是此亦不逮事翁矣。然至今每祭必诚洁,以是知其能孝,此亦类欧阳母所为陨涕于告儿之哽咽也。其他遇妯娌娣侄儿女子妇,以及乡里家人,无亲疏少长贤愚贵贱,比比煦煦,惟伤其意,其或柔懦过当,时迂倒置,受

欺侮，甚至旁观代为不平者有之，犷悍姿睢，则生平从未有也。性慈惻，顾不甚别理道，每饭时，有饥者在旁，必推案与。即值粥少，则饥肠霍霍自甘之，不为改。以故村中至春时，邻有妇媪乏食者，辄相邀互约曰，去之，西院二婶家饭大好分吃。以山人行之，居阖宅之西偏，故从其行而西以别之，款洽结爱，如私眷属，故呼婶者匿之至，不以娘子尊也。要此皆仁厚细事，非礼法无足称，言之亦聊以见村婆子老实呆状耳。独其事山人挚而能敬，历年四十余，勤苦白头无怨恨。有足深念者，妇生不知书，顾喜为山人助雅事，典衣换印，解钏收书，脱簪珥供宾客，倾奁罄资，晏如也。山人壮好游，日走四方，妇赤手提儿女，山人常内愧之。雍正丁未，山人以保举走江南，失妻子顾，辛亥岁歉，妇乃就食于歙丞，丞既卑官，山人复竦拙，其困惫殆过于家居时。甲寅春，以扬州鹺部，视事泰州坝，禄入少贍，自此至丙辰，妇得不苦饥寒者，才三年耳。丁巳病罢，，妇先归，田庐已荒，贫益甚。及辛酉，山人垂囊还里门，百凡支应倍往时，老病昏瞢，不自悔治生拙，反日诟妇无盐米才，又一切烹饪，非妇手成不当意，间有误，呵骂辄不可堪，妇犹恐山人□重其病，不敢怨，阖户饮泣而已。嗟夫！妇以富室女，为薄宦妻，而一生荆布不完，其居处安适曾不得一日，如贫家妇也。伤哉！乾隆癸亥秋，山人自营生旷，制铭志，因并为老妇揭苦状，告儿孙，以俟他日刻石纳墓中。铭曰：‘嫁黔娄，老穷愁，安无尤，吉无咎，汝于妇也固无羞’。”

铃有“鹤泉过目”印。

稿本《蓬庐文钞》

《蓬庐文钞》八卷，清周广业撰，周勋懋、勋常辑。八册。元行二十三字。

周广业，海宁人，字勤补，号耕崖。乾隆举人。幼慧能文，家贫力学，长而博览群籍，弱冠游于庠，为名诸生者三十年。曾三试礼闈

不第，倦游而归，仍授徒武林，后掌教广德书院，兼修州志。其著作有《孟子四考》、《文昌通纪》、《关帝征信编》、《重修广德州志》等。

书计八卷，为一策、考、文；二记、说；三序；四跋；五书；六行略；七传、墓志；八杂著。

吴騫序云：“予读亡友周耕崖孝廉《蓬庐文钞》，而深叹其学之博，才之贍初，不从古人足迹求生活者。盖君之学以六经根柢，子史百家为枝叶，所谓本之固者其实懋，是以所著皆体大思精，闳深奥衍，能发前人所未发”。数年前我整理吴騫手稿日记《日谱》，搜集騫之友朋手札，其中多处记有与耕崖来往之事，可证两人最为相好。

孙殿起《贩书偶记》云：此书“旧抄本，首有张骏题辞，次嘉庆辛未夏四月吴騫序，次嘉庆壬戌年松霭周春序”。1940年夏北京燕京大学图书馆曾以馆藏《蓬庐文钞》旧抄本付引得校印所排印，云“原书每半叶九行，宽营造尺四寸四分，每行二十三字，高七寸半”。孙氏所记和燕大所藏旧抄本实乃一本，即孙氏售于燕大者，今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稿本即此本。

稿本中略有改动，且为周勋懋持以请周春、吴騫、张骏求题序之本。周勋懋跋云，“先君子嗜古好学，随见随录，不解劳瘁，其辨论条记，悉记于《三余摭录》、《循陔纂闻》诸书中。至于古文记序，半为同人敦请及代人捉刀者，不自收拾，零散居多。戊午春，突罹大故，于苦块中过家松霭先生处，拜求传略。先生曰：‘尊公所有著述，仆均得过眼，惟文集未曾一睹卷帙几何’。懋一时茫然，不知所对。退与勋常弟言，俱泣下。即检诸行篋书笥，遗稿哀然，仅存手泽，亟为抄眷，编次计八卷；今书前周春序及吴騫序后皆有印记可证，且卷中有騫之手笔及末有騫亲笔“嘉庆庚午秋兔床弟吴騫撰序”数字，并钤有“槎客”及“吴騫读过”印。此非旧抄本，当为稿本也。

按此书后有周氏种松书塾刻本，当为周勋懋、周勋常家刻，《贩书偶记》未著录。

稿本《姑射山房存稿》

《姑射山房存稿》不分类，清缺名撰。稿本。一册。半页八行二十四字。无框格。

存稿收诗八十四首。封面题“辛巳迄戊子”，当为乾隆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诗中有“同诸子集戴农南师斋即席分赋”，“寿农南师”。按寿南为戴永植，雍正举人，曾官龙阳知县，改余姚教谕。稿本又有缺名为之批点，如“秋草八首”，批为“通体才气极横溢，但少精彩结构，亦欠紧严”。封面又有“无多也，只得一半功夫”。

清代署“姑射山房”者，有俞思谦及黄仁二人。俞思谦，字秉渊，海宁人；黄仁，字研北，娄县人。钱泰吉《海昌备志》卷四十艺文十四有云，俞思谦又有“姑射山房诗草”，编入《静余楼诗集》，今《静余楼诗集》不及得见，无法相核，则作者是否俞氏，当再考之。黄仁无考。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稿本《曙堂诗稿》

《曙堂诗稿》十卷，清箫霖撰。稿本。四册。半页十行十九字，浅色格。题“江都箫霖雨垓父著”。无序跋。

箫霖，字雨垓，乾隆时人，丙子乡试，年甫及冠，以大挑分发云南为知县。诗作甚工，疏放恬淡，不屑描头画角竞为新巧。一令以终，远宦久羁未得归里。（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六有传。

《诗稿》，卷一诗五十三首，卷二六十三首、卷三五十九首、卷四四十六首、卷五五十九首、卷六五十二首、卷七五十九首、卷八六十一首、卷九六十七首、卷十七十四首。共五百九十三首。诗集除卷一为其里居时作外，卷二至卷十皆其任官滇中之诗，自壬辰始，至壬戌止。

诗集卷十有“六十初度咏怀四首”。有云：“正及公孙应诏年，那堪漂泊到穷边。千山觅路愁鞍马，八口谋生笑砚田。劳我杼机灯火下，助他歌舞戏棚前。一般案牍倥偬处，回首风尘意惘然”。此诗时在丁巳。按丁巳为清嘉庆二年，则箫氏当生於乾隆三年。

作者在滇多年，诗稿间有咏滇俗、滇景之作，然其心系故里，故诗作中也多有流露返回内地之意。如“五十初度咏怀四首”有“待得三年边秩满，一肩琴鹤出昆明”。其“不寐偶成”：“怪底客窗归梦少，梦中归去已无家”。其诗稿最末二首题癸亥，是年始获命归里。

此诗稿为眷清稿本，行格内间有挖改补字之迹。纸用云南薄皮纸。无铃印。又按霖之诗集又有《爨余集》、《昆海集》二种，也滇中所作诗，据云遍行滇中，而乡邦流传绝少。此诗稿似未刊刻，各家书目皆未著录。

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稿本《笑乡诗稿》

《笑乡诗稿初集》一卷《二集》一卷，清张恒润撰。稿本。二册。

张恒润，其简历不详。稿中所贴签条多为“铁岭王霞帆评”、“逸樵评”、“鸳湖姜梅倩评”。初集始嘉庆十八年（1813年）、迄二十五年（1820年）；二集始道光年（1821年）、迄十年（1830年）。

诗中有“嘉庆丙子闰六月五日作”一首，云：“功名空复问残编，虚掷光阴二十年，不耦定因生闰月，晚成应为属秋天。贫家多累思归佛，美酒开怀胜似仙，无路请纓今弱冠，且将心事附林泉”。作者当为贫困而无功名的读书人，诗中流露出怀志不遇，只得将心事转向山林泉石的颓丧寄情。又此诗下有注，当为恒润后来所书，云：“生于闰月者再遇闰月，俗以为真生日，自九岁乙丑，二十岁丙子，三十九岁乙未，凡三遇焉，此后致癸酉，则七十七岁矣。”乙丑为嘉庆十年（1805年）癸酉为同治十二年（1873年），则恒润当生于嘉庆

二年(1797年)。

此稿似未刻,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均未著录,今藏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稿本《邻鹤斋诗稿》

《邻鹤斋诗稿》一卷五言排律一卷,清陈幼慈撰。稿本。四册。半页八行二十字,无框格。题“获舟陈幼慈慕堂未定稿”。前有作者自叙,清宋体淳、潘景跋。清范今雨,田伯威、朱庆元、许荣、黄爵滋,郭松年、张镛、何垣、许宜昌、许福昌题识。书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陈幼慈,简历不详。“邻鹤”为斋名,盖因曾就馆沈阳,其师有双鹤纳之沈地,天寒宿鹤,非温室不可,故与之比邻,遂颜书斋曰“邻鹤”。

诗计一百八十四首,五言排律五十首。其诗有“五十初度”,云:“太息韶光似水流,霎然五十到今秋,自知蒲柳终当弃,谁说桑榆晚可收。华发尽随衰草变,朱颜不共好春留,浮云过眼经如许,一任无闻也便休”。“年来百计觅生涯,寡见真成井底蛙,媚灶徒工烟每断,挈瓶少智酒难赊。倦行盘曲千程路,幸免沟湟八口家,一饭昔人思冥报,斯言今日信无差”。可见作者生活状况颇窘。

宋体淳跋云:“丁亥夏,予于李香雨座次见戴山陈获舟丈,白发数茎,飘飘有仙气,竟日不苟言笑,心识为非常人。款接之,知向以薄宦游江南,不偶于俗。见废来京师,困蹶衣食泊如也,益相重。越日赠以诗,而获舟耳余诗名,遂出所著诗属定。大都傲岸,自喜不工,为恬密蕴藉一派。古云言者心之声,又云诗言志。读获舟诗,可见获舟之情性矣。因点次其尤雅者十之五归之。元和宋体淳”。

潘景跋云:“景与获舟别廿余稔矣,辛卯□旋里葬亲,遇于软红旅舍,相逢皆老。谭次示以诗集,捧读一遇,内有见怀之什,拳拳旧

雨，历久弥真。意昔春明联艺，意致雄豪，今各雪满头颅。天涯沦落，一往深情，不堪回首，思之默然，恍然。韵泉愚弟潘景拜题”。

铃印有“契莲”，“静斋”、“福昌”、“庆周”、“臣滋”、“心清闻妙”。

稿本《适园诗集》

《适园诗集》五十二卷，清袁景澜撰。稿本。二十四册。清刘禧延、潘钟瑞、孙融批并题识；叶廷珪、张源达、张鸿卓、元树澜题识；近人屈向邦跋。半页十一行二十一字，无框格。题“元和袁景澜文绮”。前有道光癸卯殷寿彭序、己丑陈仁泉序、己亥沈宝禾序、又王粲英、许锜等人题词。

袁景澜，一名学澜，字文绮，元静春居士易后，江苏元和人。诸生。少小孤寒，独溺于学，从吴江殷寿彭游，以能诗著声吴下。诗沉博绝丽，盖瓣香于太白、长吉、玉溪之间。构静春别墅，更字春巢。兵燹后，奉母迁居城中，课子及孙，所著诗文，皆自刊定。民国《吴县志》卷六十八有传。

其自序云：“余生幼孤，备历艰辛，秉性静默，不慕荣利，恬淡世好。自成立逮著齿，随遇即纪以诗，如候虫时鸟，自鸣其籁，自适其性，不求人知，人亦无知我者。日月寝淹，篇什遂多，不论工拙，稿辄恕存，藏之篋衍，以自省览。前尘昔梦，开卷如昨，使一生心血，不致沦灭，亦正如蚕之作茧，豹之留皮，自成为天壤间一物而已。他时幸遇知音，则流水高山，牙琴获赏；不幸而饱蟪蠹、覆酱瓿，中有数存，我无容心焉矣”。卷五后又有自跋云：“余幼年失怙，辛苦营家，处境艰难，知心绝少，居平，无他嗜好。惟以读书吟诗为事，亦聊以遣闷耳。后时时应试，欲搏一第，而竟不可得，八赴省闱，毫无寸进，虽时获房师李金芝、王成璐、单听诸公荐举宏奖，均为主试者所屏。四十后亦不复应举矣，今年逾五十，而时值兵戈，更觉生理艰窄，读旧作

诗，不觉重有感于身世间也”。于此可见作者之心境及诗作之旨意。

卷一至八古今体诗八百八十首、卷九田家四时诗七言绝句一百首、卷十至十三古今体诗四百二十八首、卷十四十国宫词七绝一百首、卷十五古今体诗一百十六首、卷十六续咏春秋乐府七古一百首、卷十七古今体诗一百二十六首、卷十八姑苏竹枝词七绝一百首、卷十九古今体诗一百九首、卷二十西泠游草八十三首、卷二一至三二古今体诗一千二百六十六首、卷三三续咏姑苏竹枝词七绝一百首、卷三四至三六古今体诗三百三十二首、卷三七庀下遣愁集一百二十六首、卷三八藁林操缦集一百零四首、卷三九沪游集一百十八首、卷四十廛隐集一百三十八首、卷四一海上归帆集一百零七首、卷四十至五二古今体诗一千三百四十首。总计五千七百十一首。

董康《书舶庸谈》卷二曾述及是书：其于日本田中氏文求堂所见为钞本，卷册同此稿本，“中或称杏花春雨楼，亦称听香楼集，……如十国宫词、春秋乐府、姑苏竹枝词，俱可析出单行。余作惜多流连岁序，题为写胜游，若刚约为五分之一，固道咸后一作家也”。又云：“阅《适园诗集》，中年以前之诗，才华丰蔚，词旨幽研，晚年颇颓唐”。

此稿本诗之标题上多钤有“刻”、“选”楷书小印，留为作者欲付梓人前所作之标记。后半用纸书口题“适园丛稿”，下有“巢史遣闲著”，绿格十一行。是书卷五十二“自题后课孙图”有云“昔在戊午春，余年五十五”、又第十册钤有小印“生于甲子”，则景澜生于嘉庆九年（1805年），卷五十一有“七十初度自述七律二十四首”，小注甚详，如咸丰三年，景澜以田租助饷，李鸿章奏奖侯选詹事府主簿，均可补志书之不足。是书同治间有木刻本，谢国桢曾得之，六册，计分苏台揽胜词二卷、虎阜杂事诗一卷、姑苏竹枝词二卷、田家四时绝句、吴俗讽喻诗、柘湖道情一卷、吴门新年杂咏一卷、吴门岁著杂咏一卷、西泠游草一卷、金陵游草一卷。或皆为自稿本析出者。

清嘉道间，谙于吴中掌故，且有专书面世者推顾震涛《吴门表隐》、顾禄《桐桥倚棹录》，数年前皆有标点本出版。此袁氏所作虽为诗集，然颇多近代江南之风与民情之作，大凡市井变迁、民俗节日等等，如“观吴门三乡赛会歌”、“黎里秋灯词”。其诗咏“小除夕”云：“几声腊鼓报春回，煨酒消寒拨旧醅，童子穴窗窥雪落，家人祭灶喜年来。神前卜岁占鸡骨，床下储粮蓄芋魁，村老醉能谈往事，夜阑相伴画炉灰”。又有“县吏催租”诗，“年荒迫厚敛，虎吏吓贫民。手持官符下，输租限日辰。声声打门急，鸡犬惊四邻。东家责酒肉，西舍索钱缙。追呼扰村巷，到处生嚣尘。萧萧邠老室，风雨句初新”。生动刻划了酷吏贪贿行径和嘴脸，可为研究其时社会文化、经济史及江苏地方文献者参考。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袁氏《适园丛稿》不分卷，版本项作“诸家评点底稿本”，二册。又有《姑苏竹枝词》一卷续一卷，为抄本，一册。不知内容与此稿本有何不同，或有可补者。

铃印有“袁氏文绮”、“袁印学澜”、“春巢”、“适园”、“元和袁学澜印”、“袁印景澜”、“景澜词翰”等四十余印。

此稿本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清同治刻本《定盦文集》

《定盦文集》三卷《续集》四卷，清龚自珍撰。清同治五年（1866年）刻本。清江标批并题识，拳盦批并跋。藏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定盦之文，雄奇超绝，“文词俶诡连犴”，隐晦曲折，须细细索解，方能悟出本意，其在清代及近代诗坛上以独特风格而为读者称颂。此定盦集有江标批并题识。题识云：“定盦文，余尝见潘凤洲鸿手批本，考订颇多，今在陶小沚同年处，它日当乞假一校也。标记”。江标，元和人，字建霞，号萱圃，光绪进士，官编修，博学工诗文，刻

有《灵鹫阁丛书》。

按此本除江标批外，又有署拳盦者批注甚多，拳盦不知何许人。兹录数条，以窥一斑。

文集卷一后拳盦跋云：“胡甘伯尝以汪容夫、龚定盦、魏默深为国朝古文三大家，谓汪文内宏肆而外谨严，龚文内谨严而外宏肆，魏文亦谨严亦宏肆。戴子高则谓汪文似不及龚，汪仅能及于汉，龚则已造于秦。予谓汪非不能及龚，龚实不胜于魏。存此三说，以俟深知笃好之人。丁亥四月二十五日”。又云“近数十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张南山谓定公得志恐为王荆公，岂非以其好议兴革而逆亿其将来者哉？然则唯唯诺诺奉行故事，小廉□谨以与功名终始，其真韩魏公赛郑公流矣。五月十一又记。”“龚之人，龚之文，皆庄骚也，汪其淮南流亚乎，魏未可同年语。拳盦涂。”

《定盦续集》卷四“王冲瞿墓志铭”旁批“奇人须此奇文，然叙事煞有关系，非浅人所知”。

古今体诗卷上破戒草批有“定公诗五言古、七言绝，神妙不可几及，七古则不可学，才太横也”。“定公诗兼有古文家法，金石气重，故无语不雅，又时时有弦外之音，非深于此道者不能究也。”

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以定盦师友潘鸿、祝心渊、浦炳、孔嗜澹、吴昌绶、流碧精舍（即王骞）等七家手校本互相校核，分别处理，然未见此本，似此本亦可为研龚氏者提供佐证也。

稿本《城南集》、《宝芸斋诗草》

《城南集》、《宝芸斋诗草》，清叶名澧撰。稿本。二册。蓝格。题“汉阳叶名澧润臣著。”

叶名澧，字润臣，号翰原，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七年举人，官内阁侍读。家门鼎贵，依然寒素，汲引人才，惟恐不及。拥书十万卷，

有志纂述，所著有《周易异文疏证》、《战国策地名考》，皆未卒业。又有《读易丛记》，已刻。咸丰九年歿于杭州。

《城南集》收诗九十六首，《宝芸斋诗草》收有七十二首。

《城南集》前有山阳潘德舆评语和张际亮题词。潘德舆云：“作者性府昭旷，伦纪敦笃，已得诗人大根本，而涂径复至正，陶洗复至洁。故偶然命笔，皆古雅可诵，能动人温厚之心，如此作诗，虽未遽宣扬政治，而已大有益于风教矣。”

叶名澧为翁方纲弟子，《宝芸斋诗草》中有“过翁覃溪先生宅有感”一首，云：“嵩阳萝杳乌云散，石墨楼空夕照留，几辈清尊开北海，百年华屋感西州。学宗鹿洞儒流仰，迹重鸡林贾客求，树影当门稀过辙，蝉声邻寺送残秋”。翁氏年八十六而卒，晚年境遇不佳，身后萧条，名澧闻翁氏曾孙女溷迹市中，贫无以度，引为己女，择名门子嫁之，此事在士林中皆颂其贤。

钤有“叶名澧”、“凤梅里人”印。又有“玉阶之印”、“蓉石读过”二印。玉阶为黄玉阶。此书藏哈佛燕京图书馆。

稿本《性禾善米轩诗稿》

《性禾善米轩诗稿》一卷，清徐士燕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手稿拓印本。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徐士燕，号谷孙，嘉兴人，廩生，擅篆书。有《读杜质疑》、《竹里述略》。

此诗稿实乃“仿清仪阁杂咏十二首”，为咏长生无极瓦、金错弩机、五铢钱范、徐奉砖、瓷碗、赵文敏兕觥、江鸣皋瓷阿罗汉、双石、魏子一砚、巢贞孝砚、钱半完名印、顾云美金石之遗印。每诗旁皆拓有器物原形，互为印证。今原器物大约多已佚去不存，于此可窥一斑。

士燕跋云“张叔未舅祖《清仪阁杂咏》作于嘉庆戊辰，是年浙西

大水，因以忧时闵农之意，记诸赋咏。其首章云，‘编宜唱出新诗卷，消却风波水国愁’。盖自序其志也。今年夏小旱，闵雨者再辄得雨，喜不自胜，爰杂举古物小品味之，得十有二首，虽忧乐可感，意各不同，而瓣香有自，窃愿从无已后云。”

士燕乃张廷济之外甥，诗稿曾请张氏题，有“道光二十七年丁丑元旦谷孙彦士徐甥标题，八十岁老者张廷济”。钤有“眉寿老人”、“嘉兴张廷济叔未甫”印。张氏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卒于道光二十八年，也即题引首之次年。

此稿又有黄锡蕃、钱聚朝、蒋愧识语。蒋愧识语云：“捧读诸作，才调格律，酷似清仪阁，可谓善于学步，拟欲题诗，明日将泛舟笠泽，匆匆行色，未遂所领，歉何如之”。

稿本《性禾善米轩小草》

《性禾善米轩小草》不分卷，清徐士燕撰。稿本。一册。半页九行十九字，绿格。前有道光九年（1829年）马华鼎序。扉页题“性禾善米轩诗稿。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元旦。八十岁老者张廷济”。为双钩所摹。

徐士燕，（光绪）《嘉兴县志列传》仅有十数字记载。《艺文》更略，只载士燕“《读杜质疑》、《竹里述略》”二种。据马华鼎序：“徐子谷孙，吾友籀庄先生子也。初，先生艰于嗣，年逾四十始举谷孙，钟爱特甚，祖父亲教之读书，而谷孙性英敏，十岁即能赋五字句，其表伯古村张先生亟称之。夫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谷孙年才舞象，而颖悟如夙成，知胎孕于家学良深耳。”查《岁贡士寿臧府君年谱》（古学汇刊本），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六月十七日，士燕生。

此集为未刊稿本，收诗凡八十五首，又附思贻居偶吟稿一卷，计二十三首。部分诗作上有张廷济批语，如“挽张南桥表叔邦梁”，

批有“不堪再读”。“偶然作”，批有“得古意”。“次韵汉河内工官弩机诗”，批有“读书善悟”。除诗之外，又有文稿，多为考释金石文字，如“释周祀刊敦”、“汉朝阳少君钟考”、“八凤寿存瓦当跋”、“唐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残石并摹本跋”等，计二十三篇，也未刊刻。

徐士燕为张廷济甥，张廷济字叔未，嘉庆三年解元，因屡蹶礼闱，遂结庐高隐，以图书金石自娱，工诗词，精金石考据之学，其题此本诗云：“白玉满庭中，纷纷自太空，太平真有象，来岁卜年丰。谷孙外甥孙今年九岁，对雪咏第一句，喜其聪颖为续全之。道光丁亥十二月廿二日，未翁”。丁亥，为道光七年（1827年）张廷济卒后，徐士燕奉父命，会葬张氏于金坛桥，时为咸丰元年事也。

此本今藏上海图书馆。

清莫友芝批校本《巢经巢诗钞》

《巢经巢诗钞》九卷，清郑珍撰。清咸丰二年（1852年）刻本。四册。清莫友芝批校并圈点。藏上海图书馆。

郑珍，字子尹，晚号柴翁，道光十七年举人。后连试进士而不第，官至贵州荔波县训导。同治二年以知县分发江苏，不就。珍精研小学，通达六经，名物训诂，诗文书画均有造诣。其诗气势磅礴，独辟蹊径。友芝与郑珍皆以诗文而驰名西南，有“黔中二杰”、“郑莫”之称，也被誉为“西南巨儒”。

诗钞起道光丙戌，止咸丰辛亥，共二十六年，计诗四百九十首。郑珍卒于同治三年（1864年），辛亥后所作又有“续钞”、“遗稿”、“后集”、“逸诗”、“诗钞外集”、“遗诗”诸种不同名目，收诗多少也有不同。

郑珍长友芝五岁，友芝以兄事之。友芝序有云：“自二十年前，友芝侍先君遵义郡学，子尹居东八十里乐安溪上，每以秘册互假写

勘，时常往来。丁酉以后，春官奔走，郡乘牵绊，两人共晨夕尤伙。至辛丑先君见背，即卜兆乐安溪上青田山，复结庐其间，以近吾子尹也。计订交到今且三十年，虽中间饥驱离索，不常合并，而靡不以学行文章相砉砥。”友芝诗作，自道光二十四年以下八年者，有“邵亭诗钞”，是书为子尹所删定并作序。据此，可知郑莫两人之至好深交。

此册经友芝手订批校并圈点，卷一“芝女周岁”，批有“此诗若在道上作，即须著明，若归家作，即作前论”。卷二“凉夜”，批有“此诗应删而失删”。卷三“三月十日沙洋”批有“入韵二句，意境不惬”。卷六“飞云岩”，批有“岩奇绝，经巢此诗未极其胜”。卷八“赠老友赵兰圃商龄，芷庭锡龄兄弟并示□廷璜二首”，批有“经巢绝句，当以此等为上乘”。卷九“十六日送子何归覲”，批有“此等诗，经巢集中亦不多见。”又“十一月二十三日携儿子游铁溪至石厂”批有“兴隆周草亭，亦名瑛，不知是一人否？守镇远者，莆田进士，非草亭也”。友芝直率所书，也为真知子尹者。

据 1940 年《贵州文献汇刊》第 4 期，李泮“跋巢经巢诗钞”，跋文称其所见该咸丰二年刻初印本，上有友芝朱笔眉批及郑珍墨笔校正之字，又云重要修改有九处，主要增注两处。现李氏所见莫批本不知所归何处。又据传，当年修改后之版片今存遵义市图书馆，未知确否？

贵州省博物馆藏《巢经巢未刊诗稿》不分卷，抄本，也有莫友芝批校，然未见。又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咸丰刻《巢经巢诗钞》一帙，曾藏莫友芝家，然无莫批。

钤印有“莫友芝图书印”、“莫绳孙字仲武”、“莫印经农”，又有“此书曾藏长沙龙毓莹字伯贤媚夜书楼”。

稿本《赵烈文函牍稿》

《赵烈文函牍稿》，不分卷，稿本。五册。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藏。

赵烈文，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负王佐之略，擅倚马之才，曾为曾国藩戎幕，凡运筹决策以及军书章奏，多出其手。晚年寓居常熟，覃精金石，有《天放楼集》，薛福成曾论列曾氏幕府人物，目烈文为弘道，非过誉之词。同治八年，曾氏专摺奏调烈文至保定，考语有“随臣营多年，素讲爱民之道，熟于史学，庶以儒术润泽吏治”云云。此稿即为烈文离开曾幕后去地方任职之公文函稿。

函牍稿无年份，部分有月日可证，大致为元月至十二月。陈乃乾先生《阳湖赵惠甫先生年谱》，赵烈文于同治八年冬十月，奉委署理广平府属之磁州；十一年正月奉钱调甫（鼎铭）檄，署易州知州事，时年四十有一。证之函稿，似为署理易州时之事。如七月初九日，有“覆谢磁州绅士王送碑拓”云：“兹从南中印到《验方新编》若干部，因念磁境歧黄家颇少，间阖病疾，往往求医不得，用特附便寄去十部，望即查收，转分城乡士友藏弃备用，其远僻处尤宜留念，是为至要”。可证为烈文离开磁州时所书。

函稿用黑格十行纸，书口下印有“能静居钞书”。除少数信函为赵氏手拟外，余皆州僚所为，而经赵氏改定者，每函后皆有赵氏手书“照缮”二字。收信者多为地方官员或本家亲戚，如致恽小山、陈松泉、赵维楨、天津府马、苏抚张、署运司祝、河南钱中丞、两江制军李、臬宪范等。如遇节日（中秋）必有函致邻近各府、县、厅、州之官员，以示祝贺。

函稿又有关于官场馈赠财礼之内容，如“致涞广”：“顷奉天津府马太尊来函，以爵相少爷于九月二十六日起程晋京，择于十月初

三日就岳家张大人宅入赘成礼，十月二十二日回署。所有各僚属应致喜礼，诚恐参差不齐，现经马太尊切囑天津任令先为筹垫，分别代辨，按十府六直隶州四路厅各率僚属代辨款幛水礼，所有分资，每份若干，俟辨妥后再为核算奉致。此外，如有另备致送者，似须于十月二十二日以前送致，各等语用特飞布以闻。至分金应须若干，俟续得津信再行奉达”。“爵相少爷”，当为曾国藩之子曾纪泽。

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有“能静居函稿”不分卷，稿本，藏南京图书馆，惟一时无法核对之。

稿本《舒艺室诗录》二卷《余稿》一卷

《舒艺室诗录》二卷《余稿》一卷，清张文虎撰。稿本。上海图书馆藏，一册。

张文虎，字孟彪，号啸山，自号天目山樵，上海南汇人，诸生。博览群书，精于象纬律吕之学。尝校勘《守山阁丛书》、《指海》、《小万卷楼丛书》等书，举凡数百种，世称善本。又应金陵书局之聘，独校《史记》，成《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晚年主南菁书院讲席。

此稿本收诗上卷六十四首，下卷六十六首，余稿三十七首，计一百六十七首。书眉上钤有红色“选定”木记，当为文虎选刻入集之标识，计“选定”者上卷四十七首，下卷二十七首，余稿二十首，共九十四首。经与文虎《舒艺室杂著》中的《诗存》相核，稿本中凡经“选定”的诗大部已刻入《诗存》，仅“游烟霞水乐石屋三洞”等数首未刻。其中无“选定”字样之诗刻入《诗存》者颇多，如“钱梦庐天树，当湖老名士也，以嗜古好客贫其家，性喜竹，倩工仿竹里煎茶图寄予，云欲令我者题之，勿泥图意，赋此以答”等多首皆是。由此可见，此稿本迥非文虎之定稿本。文虎于诗、古文词涵咏百家，而能自见面目。王庆勋称其“十年来不甚作诗，亦不喜人谈诗，而好读小雅，谓胸臆间事，古人先我言之，即详且尽，口诵心维，胜于自写。”

稿本书口下有“守山阁”三字，“守山阁”乃金山钱熙祚斋名，盖文虎馆金山钱氏三十年，此稿本当馆钱时所成。封面题“张啸山古今体诗”，又有王庆勋题款一行，“咸丰八年二月廿三日王庆勋读于自在轩僧舍”。庆勋，道咸中上海人，字叔彝，寿康子，附贡生，少慷慨有大志，曾著有《治安堂初稿》八卷《二稿》八卷《诗余》三卷《试贴诗钞》一卷，并辑有《应求集》四卷等书。庆勋所辑刻的《治安堂全集》中收有文虎《舒艺室诗》一卷，这些诗已为《舒艺室杂著》所收。

清抄本《百兰山馆诗词集》

《百兰山馆诗词集》《诗集》五卷、《词钞》一卷，清丁日昌撰。抄本。三册。屈向邦跋，半页十行二十五字，无框格，题“丰顺丁日昌禹生”。无序跋。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丁日昌，字禹生，一作雨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贡生出生，入曾国藩幕，后至上海专办军事工业。历任苏淞太道、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与江苏、福建巡抚等职。晚年会办南洋海防，节度水师，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李鸿章曾谓日昌“洋务吏治，精能罕匹，足以干济时艰”。有《抚吴公牍》、《持静斋书目》等。

百兰山馆为丁氏在上海时期之读书处，同治四年（1865年），丁氏结识何绍基，何即为之题“百兰山馆”。此集始自壬寅（道光二十二年），止于辛巳（光绪七年）。卷一诗八十五首、卷二八十二首、卷三六十九首、卷四四十四首、卷五四十首；词钞十六首。卷三为旋琼之草，作于戊午（咸丰八年），时日昌官琼州训导，自潮至琼途中所作，有云：“有得即录，不复问其工拙。古云劳者善讴，余境虽劳，而讴不可谓之善，姑存之以当日记焉已尔”。卷四为咸丰十一年后作。其时太平军李秀成部进入江西吉安府。丁氏和知府弃城而走，因被革职。流落上海、扬州、山东等地。后上书曾国藩，入曾幕，并结识李鸿章、莫友芝诸人。由于曾国藩之奏请，开复原职，并到上海

任职。卷五则为其奉命赴粤办理洋务后所作，其时在同治五年，也即其升任苏州藩司之后。

《粤东诗话》评价日昌诗云：“雅淡朴淳，诗情甚挚”。何绍基也盛赞之，有“老猿虽狂，退避三舍”之语。其卷一第一首“决堤叹”，为日昌十九岁时所写，诗中对自然灾害下的人民生活寄以莫大同情。诗云：

“七月七日大雨倾，潇潇嘈嘈至五更，七月八日河堤决，浩浩荡荡田庐灭。百丈洪涛破地流，登山未得且登楼，楼头顷刻被水覆，百万生众齐一哭，水哉水哉将奈何。平原万顷成沧波，一连五日流始息，骷髅白骨堆荆棘，秋风萧瑟秋草柔。饥鬼夜哭声啾啾，即今死者何用食，生者田畴耕不得，老牛负犁鞭不动。沙泥淤塞苗难种，耕时欲过秋既深，新秧一束值千金，卖男买秧布屋角。秋霖不继仍黄落，去年嫁女足供粮，今年嫁妻赋莫偿，老弱看看沟壑满。壮者终将四方散，吏胥催租急如虎，推门无人室无釜，空堂时时出饥鼠。”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广东海阳发生水灾，河堤决口。是年，丁日昌中秀才，此诗乃为其写实之作。集中有致潘祖荫、翁同龢、曾国藩、郭嵩焘、何绍基、莫友芝等人诗，皆咸同时重要人物。

丁日昌中年嗜收藏古籍。在上海时，正逢郁松年(秦峰)宜稼堂书散出。其收得甚多。郁氏藏书多为黄丕烈百宋一廛、汪士钟艺芸书舍旧藏。故日昌诗中有云：“潢池忽兴波，焚毁逾十稔。琅环付一炬，见者泪辄饮。我时苦搜罗，如吸杯底沈。百宋在一廛，往往得神品。”丁日昌藏书目录计有四种，一为同治四年(1865年)幕僚林达泉所编《百兰山馆藏书目录》，但未刻。同治七年(1868年)莫友芝所编《持静斋书目》四卷续增一卷，书后附莫友芝《持静斋藏书纪》二卷，并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刊刻。光绪六年(1880年)，丁日昌又将莫、林所编二目合为一书，重加校订为《持静斋书目》一卷。

丁日昌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走洋务自强道路的倡言者之一，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首批创办者之一，于江南制造局、天

津机器局的创办作出过重要贡献，为经略台湾提出过积极的建言。故其卒后，翁同龢曾有挽联曰：“政积张乖崖，学术陈龙川，在吾辈自有公论；文字百一廛，武功七二社，问何人具此奇才”。

《广东文征》记载，日昌所著《百兰山馆诗》已刊行。然未之得见。曩尝见有民国间排印本二册，题《百兰山馆古今体诗》五卷附录一卷，也无序跋，当为后人所辑。然二种相校，排印本卷一一百四十八首、卷二一百七十七首、卷三一百五十二首、卷四七十五首、卷五七十九。附录为词十四首、楹联四十一则。此本或据稿本传抄，抄手虽新，然其内容当为研究丁氏文学作品和生平之重要资料。

日本活字印本《壬癸集》

《壬癸集》一卷，王国维撰。日本京都圣华房木活字印本。每半页十行十八字，左右双边，白口，单鱼尾。纸用日本皮纸，单线装订，计十五页。末有牌记：“大日本京都圣华房以江州旧木活字印行”。

《壬癸集》所收古今体诗二十首，皆王国维壬子（1912年）、癸丑（1913年）两年所作，时王氏正旅居东瀛。据赵万里先生《王国维先生年谱》，王氏于辛亥（1911年）三十五岁时，携眷随罗振玉往日本。《颐和园词》，王国维作于壬子二月，“罗振玉见而激赏之，为手写付石印，其后又改订数处，而以夏秋间所作《送狩野博士游欧洲》及《蜀道难》二首，附录于《颐和园词》后，署名《壬子三诗》。”“癸丑三月三日上巳，京都大学诸教授及罗先生等，各以所藏右军兰亭帖佳本展览，先生亦与焉，且以诗记其事。”

此日本活字印本，间有讹字，如末首“癸丑三日京都兰亭会诗”中“文物千秋有废兴”句，“文物”倒为“物文”。又如另首句中“高秋风日过重阳”，“过”字改作“近”。集中活字俱作宋体，活字所无则以手写体刻木排印，如“擎”、“勃”等字。

《壬癸集》，罗振玉于一九一五年曾辑入其《雪堂丛刻》内，后收

入《观堂集林》。此日本活字印本，国内流传不多，知者亦罕。赵万里先生《王国维先生年谱》及《王国维先生著述目录》中都未述及，足补王著版本之遗。此书今藏上海图书馆。

柳亚子《磨剑室题跋》

《磨剑室题跋》，柳亚子撰。沈津辑，计收柳亚子先生所撰题跋二百七十余篇，七万余言。

柳亚子先生喜聚书，于乡里文献和南明史料，更是千方百计地搜求，尝云：“余自束发受书，即有志里中文献，尤喜考求宋明末造忠臣义士、佚民遗老之书。盖当宇宙膺腥，华夷混合，而能艰贞蒙难，舍命不渝，其孤忠亮节，有非人人所能几及者，非从以文字为粉榆重也。稍长，从陈子巢南游，搜讨益力。”（《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序）数十年来，先生积聚可观，在吴江地区，所藏首屈一指。抗战期间，先生苦心收集的南明史料，皆在香港九龙寓所中不知去向。

1949年建国后，先生积极支持祖国图书馆事业，将所收藏的乡里文献及部分书信资料悉数捐赠上海图书馆保存，这种保护图书文献，化私为公的高贵品质，值得表彰。

柳亚子先生收集的许多乡里文献中都有先生题跋和识语，跋语广征博引，考证精当，庶可补《吴江艺文志》之未备。先生所跋，皆有时间可证，又可补先生年谱之遗。

我在幼年先祖父曾嘱读亚子先生诗文。我极佩服先生才思敏捷，写作勤奋，而辑柳跋，始于1980年秋，当时在北京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之役，与吾师顾廷龙先生朝夕相处，时时请益。一日，我问顾师，如将柳亚子藏书中跋文抄辑，集为一编，师以为如何？师曰，甚善，亚老书跋翔实致用，可为历史工作者提供文献之参考，也可为研究亚老提供资料。返沪后因业务繁忙，不暇及此，时抄时辍，后稍有余闲，遂致力于抄录之役，费极两月之力，得以竣事。

据所见明清以来学者书札、题跋之中，数亚子先生手迹最难辨认。其书笔部分极为草率，不易辨识。亚子先生自己也说：“我写字的毛病，就是太快，太随便，倘然把一个一个的剪碎了，连我自己也会不认得的，这如何要得呢？”我在辑录过程中，遇有不识之字，均请教于师友，并核对有关资料，而得以冰释。今《题跋》早已完稿，交诸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柳亚子文集》之最后部分，我想此也是对亚子先生的一个纪念。

明刻残页《京本忠义传》

《京本忠义传》残页二纸，《水浒传》之早期印本也。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单鱼尾、双鱼尾不等，四周单边，边框长 19 厘米，宽 12.5 厘米。残存第十卷第十七页的下半页、第三十六页的下半页，并各残存前半页的后三行。间有断句，字体方正。皮纸精印。版心书名题“京本忠义传”。今藏上海图书馆。

残页《京本忠义传》是 1975 年夏在一包明刻残页中偶然发现的，当时因其字体、纸张俱似明嘉靖物，故特翻检各家书目并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但均未著录。次日，质疑于吾师顾廷龙先生、潘景郑先生，师俱曰，此虽明刻残页，但不可小看，汝应细加查证。

此二纸残页上端皆有相应的内容标题，第十七页是“石秀见杨林被捉”，第三十六页是“祝彪与花荣战”。在十七页前半页标题存一“饭”字，三十六页前半页标题则存一“家”字。在标题两端都插有简易图案。

按郑振铎先生《水浒全传序》云：“这（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以前的原本，大约和许多古本小说一样，全书只分为若干节或若干条，每节或每条之前只有内容提纲似的一句话作为标题”。此推断，颇有启示。残页就是有标题，估计回目也是应该有的。目前认为传

世最早的刻本为郭勋本,但郭本有回目而无标题。

今所遗存古籍之中,元刻全相平话小说和明成化间刻说唱词话,多上图下文,图上刻有标题。此残页之标题和图案,应为演变之遗迹。

此虽仅存二纸,但可知其应为二十卷一百回本。明代戏曲家李开先《词谑》云:“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以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一事而二十册者。”《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也以为“《词谑》此处所云二十册,当等于言二十卷”。因此“知正、嘉间诸公所读水浒传皆是二十卷本”。明末清初藏书家钱遵王《也是园书目》中也有《旧本罗贯中水浒传》二十卷的记载。北京图书馆所藏《忠义水浒传》也为明嘉靖刻二十卷本(残存八回)。根据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水浒》本子,明代万历年间刻本都为二百卷刻一百回本,如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刻本等,都是卷回一致。而明嘉靖刻本则为二十卷一百回本,卷回不一致。若以残页推算,版心标明为卷十,内容是“三打祝家庄”,正与天都外臣序本和容与堂本之第四十七回至第五十回同。以五回一卷计之,正好第十卷为第四十六回至第五十回,完全相符。是此,则二纸残页应属二十卷一百回本无疑。

《水浒》版本繁多,但基本上可分简本(即文简事繁)、繁本(即文繁事简)两个系统。按二十卷一百回本均属繁本系统。但同属繁本的不同刻本,文句也不尽相同,其中尚有繁简的区别。以繁本中的容与堂本水浒和残页相较,残页的文字简一些,文言气稍重,而容与堂本则对故事的描述及人物的刻画都较为细致。如残页第十七页上“石秀道:‘蒙赐酒饭,已都吃了,即当厚报’”。容本用通俗的笔调改作“石秀道:‘酒饭小人都吃勾了,即当厚报’”。又如第三十六页,“祝彪道:‘今日□(上)阵与花荣斗了五十合’”。容本改作“祝彪道:‘这厮们伙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枪法好生了得。斗了五十余合,那厮赭走了’”。这显然是容与堂本曾经加工修饰了的。

文繁事简、事繁文简两种本子,推想其发展过程,单从文字的繁简来看,当是由简而繁,再由繁而简的。接近原本的简本,在经过不断文学加工后而成繁本,而繁本则经后来删削,乃成简本。从残页“蒙赐酒饭”、“今日□(上)阵”等句,与容与堂本比较,是属于由简而繁,即原本的句子较简,而不是后来删节之简。据此,当可看到两个同属繁本的本子,也表明了由简而繁之过程。至于那种由繁而简的本子,如明万历间刻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事繁文简本),那是大段删节,与残页根本不同。

残页与容与堂本所不同的词句,检阅 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水浒全传》校勘记中所用九个本子,无一与之相同。明郭勋本和明嘉靖本不可得见全书,但郑振铎先生曾推重的天都外臣序本乃是郭勋本的一个忠实复刻本,而在不同之处中均未有出校。此说明了残页的独特之处,看来,残页应早于郭勋本,当为繁本系中较早的一个本子。

残页中简体字颇多,如“個”作“个”;“樂”作“栾”;“答”作“荅”;“莊”作“庄”;“榮”作“荣”;“數”作“数”;“趕”作“赶”;“事”作“事”等,这与元明所刻部分小说习用之俗字相同。

清初,《水浒》被禁,顾师以为《水浒》既被禁毁,书坊即以废纸处理,利用其纸质较好,被作书面之衬纸。审验书面纸为血牙色粉纸,亦为清初流行用纸。明代所刻各种版本之《水浒》,流传至今,已稀若晨星,郭勋本赖《宝文堂目》著录,因得知之,而此《京本忠义传》残页,因被作衬页乃获遗留,从其字体、纸张、卷回、标题、图案证文,应更接近于原本《水浒》的面貌。

1979 年 9 月,上海图书馆依据此残页原件之大小,予以影印,为研究《水浒》提供了新的见证。

日本刻本《小说精言》

《小说精言》四卷，日本冈白驹译。日本宽保三年（1743年）京师书坊风月堂庄左衙门刊本。五册。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题“西播冈白驹译”。前有宽保癸亥冈白驹序。皮纸印刷。

冈白驹（1692—1767年），字千里，号龙洲，为日本德川幕府中期肥前莲池藩的儒者，曾译有通俗小说，声誉甚高。卒于明和四年，年七十六。有《周易解》、《书径二典解》、《左传解》、《孟子解》等。

序云：“属者有梓小说者，余译以付之，又别为之译义，因叙小说所繇，读者求诸字故，以此为一隅，思则过半矣”。是书卷一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卷二“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卷三“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卷四“陈多寿生死夫妻”。每卷后皆有“译义”，就汉语某些词汇用日文释之。按此四篇均以明冯梦龙《醒世恒言》为底本，分别采自卷三十三、卷八、卷二十一、卷九。

扉页署“龙洲先生译”。又有风月堂主人泽文拱识语，云：“小说亦一家已，葑菲胡累于下体？海舶攸贡，年以百往，俚言贱人，微直爰居之钟鼓也。龙洲先生所译，意义涣释，宛乎如面听西人警欬，粤寿梨枣，以广其传，据此薪之，三隅其庶矣”。并刻有“小说选言、小说奇言、小说恒言、小说英言嗣出”。类四末刻“宽保三癸亥岁七月发行，京师书坊风月堂庄左衙门”。于此可知，该书坊以刊刻发行小说为主。

今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稿本《软羊脂传奇》

《软羊脂传奇》二卷，清孔传铤撰。稿本。二册。半页九行二十字，无框格。题“补闲斋编词”。前有康熙五十年（1711年）西峰樵人题诗。上海图书馆藏。

孔传铤，字振文，号西铭，别号蝶庵，山东曲阜人。袭五经博士，学赡才敏，工书画，精篆刻。康熙、雍正间屡膺大典。又有《补闲集》、《清涛词》。

传奇分三十四出。卷上计十七出。第一出大概、第二出授宝、第三出家庆、第四出养盗、第五出献媚、第六出饯母、第七出市诱、第八出邸聚、第九出局始、第十出几谏、第十一出搜主、第十二出诳继、第十三出局赚、第十四出情释、第十五出悟化、第十六出谋劫、第十七出盗炙。

卷下第十八出泣玉、第十九出遇主、第二十出覬艳、第二十一出吁准、第二十二出迷讯、第二十三出褫印、第二十四出伙逸、第二十五出闹、第二十六出吐情、第二十七出贿索、第二十八出刺道、第二十九出仇媒、第三十出真聘、第三十一出冤勘、第三十二出释衅、第三十三出诛盗、第三十四出会玉。

此剧演李兆骞有“祖传玉碗，白如截肪，腻若羊脂，雕琢精工，玉情温润，隆冬盛酒自暖，盛夏注水生凉，再以热汤濯之，即使软缚如绵，少停，坚莹复故，古人皆以软羊脂名之”。并以软羊脂聘娶河内防御使完颜盖之女蕊琼之事。

西峰樵人题诗曰：“软玉何曾奉紫貂。木香亭畔更魂消，蕊娘无限相思曲，肠断歌儿白管箫。侠士由来能几多，才人方可作荆轲，谁知至正年间事，玉笛新声永不磨”。下钤“西山草堂”、“陈山人”印。

前北平图书馆有此剧抄本，题“阙里补闲斋蝶庵填词、梁汉辟

疆湘槎参评”。抄本曾于北平图书馆戏曲展览会展出，今为台湾故宫博物院代管。

铃印有“传铤”、“西铭”、“继浩敬藏”、“有谁识醉翁深意”、“怡斋鉴赏图书”、“□□子孙永宝”。

明天启套印本《文选尤》

《文选尤》十四卷，梁萧统选编。明天启二年（1622年）刻三色套印本。十四册。半页八行十八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上刻评。题“梁昭明太子萧统选，明西吴邹思明评阅，男德延校”。前有朱国祯序、韩敬序。后有梁昭明文选旧序，天启二年邹思明后序。

《文选》为现存最早之诗文总集，选录自先秦至梁之诗文辞赋，约七百余首，较注重骈俪、华藻。历代有关文选之注、评等约数十种之多。此《文选尤》者，乃邹思明“暇日诸郎君所趋庭而相授受者”，其取《文选》中优异突出之篇约十之六，于脉络指陈处细为分析，而隐微幽远之言聊为解释。又有凡例八条，述选录之准则。

朱国祯序云：“文选其有所折衷矣，合观于众体中，有全收有仅存其一，而精者定析，观于各体中。有去其一二，有去其四五，而博者删注，有芜而障目者削，当而愜心者笔。其修之也确，批评则酌人已之见，丹铅互加，务以中机而阐玄；其赞之也玄，是先生之折衷，文选与折衷六籍者同符，则谓之文选尤也。”

邹思明，字汝诚，号见吾，乌程人。嘉靖四十三年举人。云慧性成，力研坟典，而居恒好谭名理，学有本源，早年藻思横发，辄建支坛旗鼓，曾令霍山、彭泽两县，以清介称。

是书三色套印，凡总评、分脉用朱色；细评探意用绿色；释音义、解文辞、考古典则用墨色。书中圈皆朱色。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目著录。北京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

方图书馆均有入藏。然国会馆著录为“明朱墨印本”，普大葛馆作“吴兴闵氏刊朱墨绿本色套印本”。前者应作三色套印本，后者吴兴闵氏则无根据。此本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清嘉荫蓀抄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二十六卷，宋魏齐贤、叶棻辑。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刘喜海嘉荫蓀抄本。四十册。清刘喜海跋、宝璜题识。半页十四行二十五字，蓝格，书口上方印有《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栏外刊《东武刘氏喜荫移宋本校钞》。前有绍兴庚戌许开序。目录不分卷，题目下列作者名，后有圣宋名贤总目。

魏齐贤，字仲贤，自署钜鹿人。叶棻，字子实，自署南阳人。余皆无考。

是书皆录宋代之文，骈体居十之六七，虽题曰五百家，而总目所列姓氏，自范鲁公质至田莘老、裘万顷，实五百二十家。其网罗宏富，散佚、遗篇、坠简，有赖此而传者非少。然卷帙既盈，所录不免冗杂，中多采宦途应酬之作，以充卷数，不能一一精纯。又仿《文选》体例，于作者只书其字，人远年湮，亦往往难以考见，此自为其不足之处。清彭元瑞选《宋四六集》，其文乃多出自《文粹》。

卷一至二贺表、卷三贺笺、卷四至二十二表、卷二十三至四十三贺启、卷四十四至五十七谢启、卷五十八至六十四上启、卷六十五贺启、卷六十六制诰、卷六十七制诰、奏状、奏札、卷六十八万言书、卷六十九至七十书、卷七十一至七十七叠幅、卷七十八札子、卷七十九至八十六尺牍、卷八十七至九十青词、卷九十一至九十八疏、卷九十九至一百一祝文、卷一百二婚书、卷一百三生辰赋颂诗、卷一百四至一百六乐语、卷一百七劝农文、檄文、卷一百八至一百九上梁文、卷一百十至一百十七祭文、卷一百十八至一百二十挽

词、卷一百二十二记、卷一百二十三序、卷一百二十四碑铭、卷一百二十五铭、赞箴、卷一百二十六颂、题跋。

是书传世有宋刻本，为残缺不全之本，今存四十册，藏北京图书馆。为文粹一百卷、目录七卷，清初曾藏季振宜处。傅增湘于1922年代蒋孟莘（汝藻）所收之本即此本，目录及每卷卷首均有挖补痕迹，盖为估人剗改，欲以残书充完本也。傅氏又曾见一宋刻残本，行款俱同北图本，存四卷，为卷二十八到三十一，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又上海图书馆也存二卷，为卷三十二至三十三。

元明两代，此书皆无重刻。明清两代之传抄本，卷数多有不同，且颇纷杂。据各家书目，今所存者有一百五十卷目录十卷者，为清抄本，有清孙均、姚椿、近人丁国钧跋，旧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今藏北京图书馆。次为一百十卷目录七卷者，为明黑格抄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清抄本，藏浙江图书馆；清孔广陶岳雪楼抄本，有傅增湘校补并跋，藏北京图书馆；清紫格抄本（原缺卷二十、九十七、九十八），藏台湾中央图书馆；清乾隆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三为一百零八卷者，有明蓝格抄本（缺卷二、三）及清顾氏艺海楼抄本（原缺卷九十七、九十八），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四为一百零五卷目录七卷者，为明抄本，藏上海图书馆。五为一百卷目录七卷者，为明抄本，藏北京图书馆。六即此一百二十六卷本，除此本外，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旧抄本、清王宗炎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旧抄本；日本静嘉堂文库也有明抄本。

《宋史艺文志补》集部及《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著录，皆为一百十卷。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明抄本后有宋嘉定三年宋均跋，云嘉定二年冬，其于苕溪得之王君者香，者香出其舅叶篆编《文粹》见示，因言是书初编一百卷，刊行后一时纸贵，既思书以四六为宗，宜多采表启诸作，乃复广搜旁辑成百五十卷，未及梓而卒，然则是书无刻本，弥足贵也，急假归，偕同志友人分写六阅而毕”。由此可见，宋代并无一百五十卷之刻本。至于清朱彝尊云见徐炯家有宋刻二

百卷之本，或误一为二。

此本为刘氏于道光二十八年借许宗彦鉴止水斋藏抄本传抄，虽多人抄写，然字体精整，一笔不苟。其所用格纸乃专为此书而雕板。许宗彦，原名庆宗，字积卿，浙江德清人。嘉庆四年进士，授兵部车驾司主事，就官两月，遂引疾归，居杭州，杜门著书，精天文，喜异书，藏奇满楼。

刘喜海题识云：“道光戊申冬日，借许氏鉴止水斋影宋抄本过录”。此处所云“影宋”，非也。又有跋云：“按四库提要，著录一百十卷，云寻检首尾似无缺佚，疑朱竹垞所见宋刻本（徐炯家藏）称二百卷，或记忆未审，或偶然笔误。今据此本乃一百二十六卷，首尾亦颇完具，是一百十卷似非足本，即此一百二十六卷似亦仍非足本。宋刻二百卷之说，应无，可疑也。道光庚戌古重阳日曝书偶记。燕庭”。“案《养新录》，钱氏所见百卷本题衢山精舍叶綦子实编，富学堂魏齐贤仲贤校正。此本无之。又每卷或析为上下，或上中下，究以未获一见刊本为憾耳。庚戌十月朔，燕庭又志。”。“钱宫詹又云，吴兴刘氏藏本亦只百卷，意竹垞并所析之卷计之说亦未确”。喜海，字燕庭，一字吉甫，山东诸城人。道光十七年官汀州太守，官浙藩时，以风雅好古，为某中丞劾罢。尝手辑金石文字逾五千通，藏书亦富。庚戌为道光三十年。喜海生于乾隆五十八年，卒于咸丰二年，此书盖喜海五十五岁时嘱人抄录，五十七岁作跋，逾二年而归道山。三年后，即咸丰五年四月，此本为宝珣所得。宝珣有题识云：“沈阳东山宝珣得于宣南书室，时咸丰五年四月，谨记于思补过斋藏书之室”。

铃印有“刘喜海”、“燕庭”、“燕庭藏书”、“刘印喜海”、“文正曾孙文瀚从孙文恭冢子”、“御赐清爱堂”、“东武刘喜海燕庭所藏”。又有“世杰珍藏”、“世杰之印”、“竹铭”、“竹铭藏书之印”。

明崇祯周藩刻本《雅音会编》

《雅音会编》十二卷，明康麟撰。明崇祯四年（1631年）周藩刻本。二十四册。半页九行十八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前有崇祯四年朱朝瞞重刻序，天顺癸未康麟自序，又有天顺癸未王钝后序。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康麟，字文瑞，广东顺德人。天顺中官福建按察司佥事，性嗜吟，每于柏台暇日，开阁熏炉，博取诸家选唐诗，潇潇讽咏，喜不去手。

雅音者，规范之正音。明方以智“通雅意义杂论”云：“雅音宜习，正韵为经”。此《会编》收诗计三千八百余首，以平声三十韵为纲，取诸诗案韵分隶。

康麟序云：“予于案牍之暇，手录诸先正所选之诗，李、杜、韩三家集，特取其五言七律、绝律凡若干首，各以本韵蕞为一，名曰《雅音会编》，厘为十有二卷，藏之中笥，姑以私便检阅而已。天顺癸未春，余按清漳，暇日出以示诸校官之知诗者，令其拾遗补误，因复余曰，是编之作，提韵以举其纲，分类以详其目，披览之次，如阅府库，奇珍异货，并布条例，使人应接不暇，其嘉惠后学之志至渥矣。盍寿诸梓，与四方学者共之，不几于仁者之用心乎？予耳其言有理，肆俾术善本之伪，缮写成帙，用侵诸梓，以广其传，是亦表章先贤之珠玉，非敢妄有僭窃于斯也”。

是书为明周藩朱朝瞞重刻。朱序云：“予藩维之暇，善读唐人诗，而尤耽于近体，每一拈韵，欲考诸古作，以自印证，第音杂携出，未易翻览，怅然久之。偶□笥中得雅音会编，乃羊城康文瑞先生所铨次者”。“即初学士置之几案，携之奚囊，未必不为唱和之一助焉尔，予因寿梓，以广其传，或足称词林源宝乎”。《明史》卷一百“诸王

世表一”列“朝瞽，为恭靖王勤讷嫡子，万历六年封”。其序末则书“周国上雒王无欲道人养明后学提一子朱朝瞽”。藩府刻书在明代自有其特色，周藩刻书不多，可考者仅有宣德五至六年刻《诚斋壮册百咏》一卷、《梅花百咏》一卷、《玉堂春百咏》一卷；嘉靖十六年刻《西湖百咏》一卷；嘉靖十七年刻《金丹正理大全》四十一卷。

此书昌彼得“明藩刻书考”未收录。《四库全书总目》以其所列始音、正音、遗响，亦沿杨士宏《唐音》之例，无所发明而入总集类存目。据知现存之版本有明嘉靖二十四年沈藩勉学书院刻本，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九馆入藏；再有明万历二十二年沈藩刻本，仅北京图书馆一部。此崇祯本，台北国防研究院图书馆也藏一部。另据《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有明初刻黑口本，明天顺七年漳州刻本、明剡溪王钝校刻本三种。

明成化刻本《文翰类选大成》

《文翰类选大成》一百六十三卷，明李伯珩编。明成化八年（1472年）淮藩刻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重印本。一百册，十函。半页十二行二十三字，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双鱼尾，中有断版。题“左长史上海李伯珩编辑，伴读慈溪冯厚校正”。前有成化八年淮王颐仙序。

李伯珩，上海人，官淮王府长史。冯厚，慈溪人，官淮王府纪善。是书即奉淮王命所作。

淮王序云：“乃命左长史李伯珩、纪善冯厚取古今文章，载籍诸书。始自唐虞，至于我朝，上则王公列卿大夫，下逮山林间巷布韦之士之所述，精加选择去取。若言之冗泛浅近者去之，言之醇正畅达有关于世教者录之，序其世代，考其名氏，凡六十四类，总一百六十三卷，名曰‘文翰类选大成’，用侵诸梓，以溥其传，则不惟有以表章儒先之所著作，抑且有便于学者之检阅，一览而举在目前矣。”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云“其书总录前代及明人诗，分体编次，每体之中，各以时代为次，采掇颇详，然爱博而无所持择，往往乖谈”。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于淮王考录：“考之《明史》卷一百三《诸王世表》，康王祁铨，正统十三年袭封，弘治十五年薨”。祁铨序撰于成化八年，薨于弘治十五年。侄祐荣嗣封，嘉靖三年卒，无子。祐揆嗣封，嘉靖十六年卒。子厚焘嗣封，四十二年卒，谥宪王。此本有嘉靖二十五年淮藩垣仙重订序，则垣仙即宪王厚焘也。然则此本为嘉靖间所刷印。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明成化淮王府刻弘治十四年增刻本，藏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残）；又此嘉靖递修本则有首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多馆入藏。中央图书馆二种皆有入藏。

是本纸张白、类皮纸。末纸配抄本。此本应有明成化九年冯厚跋、弘治十四年林祥跋及嘉靖二十五年朱厚焘序、李伯珩后序，惜普大本皆为后人抽去。

钤印有“御史之章”、“季振宜印”、“沧苇”、“季振宜藏书”，可证旧藏清初季振宜家。又有“蒋氏家藏”。此藏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明嘉靖刻本《拟古乐府》

《拟古乐府》二卷，明李东阳撰，谢铎、潘辰评点，陈建通考。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白贲刻本。二册。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双鱼尾。题“黄岩谢铎评点、青田潘辰评点、后学东莞陈建通考”。前有弘治甲子李东阳序，末有正德八年王缙后序。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人。天顺八年进士，孝宗朝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多所匡正。受顾命，辅翼武宗，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为文典雅流丽，工篆隶书，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之后，东阳一人而已，卒谥文正。有《怀麓堂集》。

是书卷上五十六首，卷下四十五首。拟古者，摹似也。东阳于汉魏间乐府歌辞，颇爱其质而不俚，腴而不艳，有古诗言志依永之遗意，故此集乃“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踪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内取达意，外求合律，虽不敢希古作者，庶几得十一于千古，讴吟讽诵之际，亦将以自考焉”。

王缙后序云：“今公是编，不袭故常，不徇俗尚，撷往事以立题，据本义而生说，沉郁顿挫，清畅和平，多或数十言，少或二三语，微而显之，偏而正之。皆可以开悟人心，翊树伦纪，似澹实腴，似迩实远，言有尽而意无穷。或美或刺，有迹嗣风雅之遗音；一褒一贬，有以寓春秋之微法。讽咏涵濡之余，虽不必被之弦歌，而所以助与亦多矣”。

李东阳《拟古乐府》，明代流传较广，今所知者达九种之多。最早为正德十三年（1518年）顾俛刻本，藏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继有李一鹏刻本，藏上海图书馆；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唐尧臣刻本，藏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图书馆；明隆庆四年（1570年）淮阴章氏淮洲草堂刻本、明泌阳葛登名刻本，均藏台北中央图书馆；明释株宏刻本，藏南京、浙江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明魏椿刻本，藏北京、上海等馆；明刻本，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及此嘉靖十五年白贲刻本。除此本及淮阴章氏本外，其余七种皆有谢铎、潘辰评点，并有何孟春音注。按此陈建通考本，流传不多，四川省图书馆也藏一部，合此仅二部而已。陈建，东莞人，字廷肇，号清澜，嘉靖举人，知下，建著《学籥通辨》以辟之。有《乐府通考》、《皇明通纪》诸书。又按陈建通考本民国间东莞陈伯陶辑《聚德堂丛书》中收之。

是书末刻有“是编刻传旧矣，乃剋灭模糊不可读，近属陈学谕建，别为考订如右，乃再刻以传。岁丙申孟夏补庵白贲识”。

此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明公文纸抄本《明文记类》

《明文记类》不分卷，明缺名辑。明黑格公文纸抄本。二册。半页十行二十字。

是书乃抄录明代大家方孝孺、祝允明、吴宽、李东阳、舒芬、唐顺之、赵宽、顾清、王鏊、孙大雅、袁帙、罗洪先、王𩇛、彭华、陈敬宗、程敏政、邵宝、夏鍤等十八家计四十七篇文章，如方孝孺“懋窝记”、祝允明“建康观云记”、李东阳“清明上河图后记”、唐顺之“裕州均田碑记”、吴宽“静逸斋记”。

用纸为明代嘉靖九年、十年浙江海盐县官府之公文纸，公文字极细小，用笔若发丝，记载有关海盐粮仓一类的史料。明代公文纸印本尚可得见，而公文纸抄本则极为罕见。一般来说，明代抄本有黑格、红格、蓝格、无格之分，黑格、红格似较蓝格在时间上要早些。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抄本数部，但此书似以公文纸而令人刮目相看。钤印有“何绍基印”、“子贞”二印，均伪，估人所为也。

明嘉靖刻本《金陵新刊续文章轨范》

《金陵新刊续文章轨范》七卷，明邹守益辑。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建宁府大市街张二刻本。十四册。半页八行二十二字，四周单边，白口。题“会稽玄崖山人郇琥批点，南京祭酒邹东廓汇选”。前有王爰序。

邹东廓，即邹守益，字谦之，安福人。正德六年进士，出王守仁门下，官翰林编修，两以直谏被谪，复起官至侍读学士，终以言事触

帝怒，罢归。守益天姿纯粹，家居讲学，四方从游者踵至，称东廓先生，卒谥文庄，为姚江派理学家。有《东廓集》行世。《明史》有传。

郟琥，字仲玉，号玄崖，会稽人。师钱德洪，恪守王守仁之学，以贡生官绩溪主簿，著《和苏集》，又有《彤管遗编》。

《文章轨范》为宋谢枋得编，七卷，选录汉晋唐宋之文十五家六十九篇，以韩、柳、欧、苏为中心，其中韩愈文几居其半。前二卷为放胆文，后五卷为小心文，对所选文多有批注圈点，并阐明其篇章句字之法，供科举应试者揣摩学习。此《续文章轨范》前三卷为放胆文，后四卷为小心文，王爰序云，“仰叠山之轨范，慨遗文之弗续，乃仿商丘续纲目衍义之例，博观历代之文，如贾谊之通达，匡衡之抗疏，太史公之多闻，未与轨范之选者，不可以弗续也。昌黎之进学解、柳州之梓人传、六一居士之本论、老泉老坡之谏论、续楚语论、未备于轨范之选者，不可以弗续也。我朝覆瓿之谋略、潜溪之才识、逊志之节奏、阳明之道学，发之为议论，吐之为文辞，驾轶秦汉，相符后先时异，而未遇轨范之选者，不可以弗续也。遂集成一帙，名曰‘续文章轨范’，以附于文章轨范之末，要皆为业举者设也，亦谢叠山氏之意也。”

是书有牌记曰：“建宁府大市街新刊南京祭酒邹守益新选批点文章轨范 张二卖”，又有“嘉靖癸亥年仲春”一行。按王序中有“嘉靖甲寅夏五月梓于金陵”语。甲寅为三十三年，癸亥为四十年。今嘉靖金陵所刻不存于世，此癸亥本则为建宁重刻本也。传本甚罕见，闻诸南京图书馆藏一部。此书藏国会图书馆，未曾编目。

铃印有“仁寿山庄”、“仁寿山书院记”、“仓山堂藏书记”、“鲈香书屋藏”，皆日人藏书印。

与此同名著作，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文章轨范》，为明庐陵五塘彭龠文江草堂刻本，八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书口上刻“文江草堂”，下有刻工余坚、陈七、龚二诸人。题“广信叠山先生谢枋得君直批点，后学晋安舟山叶麟校讹，后学庐陵五塘彭铃重

梓”。此刻不见著录，有正德丙寅王守仁序（抄配），也钤有“仓山堂藏书记”、“鲈香书屋藏”等印。

稿本《沅湘耆旧集续篇》

《沅湘耆旧集续篇》一百六十三卷补编二十卷附前篇补三卷，清邓显鹤辑。未刻稿本。计六十五册，无序跋。藏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

邓显鹤，字子立，别字湘皋，武冈人，居州之南溪村，学者称湘皋先生、南村先生。嘉庆甲子举人，官宁乡教谕，厌薄仕进，笃内行束身以礼。学极淹博，兼以诗鸣，得唐人正声。《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有传，云：“尤笃于师友风义，尝以为洞庭以南，服岭以北，屈原、贾谊伤心之地也，历代通人志士相望，而文字湮郁不宣，乃从事搜讨，每得贞烈遗行于残简断册中，为之惊言狂拜，汲汲彰显，若大遭随其后。凡所著有《资江耆旧集》、《楚宝增辑考异》、《武冈志》、《宝庆志》、《沅湘耆旧集》、《南村草堂诗文集》等，共数百卷”。其发微阐幽，数百年遗文轶行，赖以不坠，有功于桑梓文献甚巨。卒年七十有五。

沅湘为水名，魏源有《三湘棹歌》，自注云：“楚水入洞庭者三，曰蒸湘、曰资湘、曰沅湘”。《宝庆府志》卷一百零三，载有魏源致显鹤函，专论《沅湘耆旧集》书名：“承示《沅湘耆旧集》，全书网罗百代，包括全楚，体大思精，不朽盛业，无以复加矣。但鄙意沅湘何以不名三湘？陶文毅序《资江集》以谓湘在九江，最长且著，必综其首尾核之，而后三湘之名可定。其以潇湘、资湘、沅湘为三湘，论虽创，实确。入湖之水，其大者止此三，非三湘而何？若以沅湘为名，湘只指长沙一水，不能核资水也。其实，潇水古人亦不能指定。源谓皆以朱子三湘之说推之，蒸湘、沅湘之外，资水亦可当。潇缘邵水入资，邵、潇二字同音，援蒸水入湘之例，则资湘即潇湘也。如此，则三

湘皆有着落，不知大雅以为何如？若得椽笔于总叙中一发此谊，并改版心为三湘，则更为桑梓增色，并为论古者开拓心胸矣。惟教正之”。源此札以为“沅湘”之名，不如“三湘”更妥，然显鹤在辑续编时未采其说。

《沅湘耆旧集》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新化南村草堂开雕，共二百卷，收录一千七百人，诗一万五千六十八首，各为小传，以诗存人。芝大此本为其续编、补编、补前编，如果细细核之，计续编收一千二百六十二人，补篇收四百九十五人，补前编收三十九人，合计一千七百九十六人，也各为小传。以一人之力，辑录沅湘诗人三千四百余人，几达四百卷，可谓胜矣。

是书收录各家范围颇广，每者收诗一至数十首，甚至百首以上。如卷一至六为显鹤诗，即收有三百八十三首。诸如公卿、名士、秀才布衣、监生训导、主事以及闺阁释道之流皆有收录，一些不见经传的诗人小传赖此得存，较之方志或它种著述要多且详。中有从朋友手稿借录者、从方志中辑佚者，如“徐教谕荣封二十一首”，徐为“嘉庆癸酉科拔贡，肄业国子监、报满议叙教谕，考充武英殿校录，道光元年举孝廉方正。平生著述甚富，尚书、毛诗、二十四史皆有纂录，稿本悉毁于兵燹，诗稿亦沦劫灰，今所见诗数十首，皆朋旧录存者”。又如收周昭侃诗二十一首，周为乾隆中岁贡生，官兰山训导，邓氏得其手稿一册，内有诗五百余首，选其诗二十余首入续集。可见此未刻稿本的价值甚高，且不见著录，知者鲜有其人，如有好事者影印或排列出版，使之化身千百，诚艺林一盛事也。

宋刻本《韵语阳秋》

《韵语阳秋》二十卷，南宋葛立方撰。宋刻本，半页十四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白口，间有单线黑口，双鱼尾。

葛立方（？——1164年），字常之，丹阳人，绍兴八年进士，官

至吏部侍郎。著有《西畴笔耕》五十卷，《方輿别志》二十卷，《归愚集》一卷。前二种今佚。《韵语阳秋》，后人或称《葛常之诗话》、《葛立方诗话》，是一部评论和记录宋及宋以前诗人流派和意旨之是非的专著，因取晋人语《皮裹阳秋》之义，故名。

此宋刻本前有徐林序，书后有立方跋及沈洵跋。据徐林序：“隆兴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罢七年矣，于是《韵语阳秋》之书成。”当为葛氏晚年之作。沈洵跋云：“吏部侍郎葛公博极群书，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尝著《韵语阳秋》廿卷，自汉魏以来诗人篇咏，咸参稽抉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发言，质事揆理而维当之为贵。”全书共四百二十二则，由于广泛采辑，保存了一些不传于世的宋及宋以前的文学作品，为后人研究中国文学史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宋刻《韵语阳秋》传世仅见此本。至明代正德时江阴葛湛为之重刻。此外明刻尚有白口十行本。清乾隆间《历代诗话》，道光间《学海类编》，清末《常州先哲遗书》均经重刻。清初宛委山堂刻《说郛》收有《韵语阳秋》一卷，仅采十七则。以宋本和明清各本对校，宋本在某些方面可正它本之误，或补其缺漏。如卷四第四页“李涉在岳阳”，明正德本“李涉”误“李沙”；卷十四第六页“刻石表功”，明正德本“刻石”误“刻右”；卷十五第五页“一弹一唱”，“历代诗话”本“一唱”误“一曲”。又如宋本卷四韦应物、杜子美、杜牧之、李白等六则都为它本所缺。此宋本，皮纸精印。宋讳遇“敦”、“廓”字皆不避，当为光宗以前刻本。全书多简笔及别体字。书体精整，刷印清朗。实为宋槧中之佳本。清初曾藏季振宜家，后入清宫，《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今藏上海图书馆。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以影印出版。

钤印有“季印振宜”、“沧苇”、“季振宜藏书”、“宋本”。又有“五福五代堂宝”、“征老毛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御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

《北京女报》

此《北京女报》，存第七六、七八、八十、八六、八七、八八、九二、九三、九八、一〇五、一〇七、一〇八、一一二至一一九、一四五、一五九、一七七、一七八、二一三、二一七、二一八、二二一、二二四、二二五、二二七、二三〇、二三三、二三四、二三六至二三九。共存三十九期，为日刊。第七六期的发行日期为“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八日（1905年11月4日），以此推算之，则创刊号当为1905年8月21日，即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清末至辛亥革命止，中国女子报刊杂志大约出版十余种左右，最早为1899年创刊的《女学报》，由《苏报》主办人陈范之女陈撷芬所办；最晚的为《妇女日报》，为1991年6月在上海创刊。

《北京女报》在各种报学史、新闻史中很少有人述及，所见仅梁宾祿等编《中国新闻业史》“从《女学报》到《中国女报》”一节云：“《北京女报》也在这年出版”。又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云：“《北京女报》，一九〇五年创刊于北京，张展云主编”。然无进一步叙述。查诸中国各大图书馆所藏报刊目录，仅南京图书馆存有部分，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十九日止，也即第三百二十五号至三百五十三号。

今所存女子报刊，除《北京女报》外，余皆为月刊、季刊，且多出版数期后即告停刊，其中《女子世界》出版时间较长，发行了十七期后也宣告结束。应该说，《北京女报》是中国女子报刊中唯一而又仅存之日刊，然其停刊时间不详，以发行至三百五十三号日刊来看，该刊已发行了一年之久，以一妇女刊物，办报之早，持续之久也以此为最。

此刊经清廷注册，印有“大清邮政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馆址在“前门外延寿街羊肉胡同中间路北”，“代办处铁老鹅庙聚兴报房”。又据“本报目价，零买四个大钱一张，每月当十大钱两吊

文”。日刊的内容有各种专栏,如“宫门抄”、“上谕”、“来函”、“电报”、“女界新闻”、“时事要闻”、“京外新闻”、“地学问答”、“家政学”、“小说”、“广告”、“卫生”等等。

其第七十六号报道有孙中山革命党消息,云:“革命党逃往安南。香港报上说,革命党孙文上月初九由日本跑出来,坐法国邮船到了上海,十五日又由上海到了香港,十八日到香港并没上岸,坐著[着]原船第二天就到安南去了。据说孙文在船上,恐怕旁人认出来,自称为日本人”。

此刊亦为白话文体,因无创刊号,无从了解其发刊宗旨,然提倡女学、科学,普及女子教育,开通女智,重视女权,讲论女德,宣传缠足的害处,旨在希望中国妇女觉悟,是研究中国近代早期女子教育的很有价值的报刊,也是当时中国北方地区唯一的妇女报刊。

《北京女报》,藏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据名誉馆长钱存训博士告知,此乃芝大某教授从一美国人家庭中偶然捡得,以五元美金易之,赠于芝大远东馆者。

清康熙内府刻本《御制避暑山庄诗》

《御制避暑山庄诗》二卷,清圣祖玄烨撰、揆叙等注。清康熙内府刻朱墨套印本。二册,有图。半页六行十六字,小字双行二十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框高19.8公分,宽12.8公分。前有康熙五十年(1711年)御制避暑山庄记,末有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揆叙等人联名跋。

避暑山庄在河北省承德市,亦称承德离宫、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清代帝王避暑行宫,也清初第二政治中心。苑圃之建,首在选址,需得山水之胜,辅以人工。重在选景,妙在点景,二美具而全景出,避暑山

庄正得此妙谛。山庄峰峦环抱，秀色宜人。武烈河自东北沿宫墙南下。有泉冬暖，故称热河，其内多亭台楼阁，湖中洲、岛罗列，实为著名之园林。

上卷诗十六首、下卷二十首，写避暑山庄三十六景，每景一诗，皆以四字题名，介绍位置和意境，朴素无华，饶自然之趣。玄烨之记及第二景“芝径云堤”，有叙述其决定在热河修建行宫之经过。揆叙等人注云：“自京师东北行，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至热河而形势融结，蔚然深秀。古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美焉”。而玄烨选中此地乃因“念此地旧无居人，辟为离宫，无侵民田庐之害，又去京师至近，章奏朝发夕至，综理万机与宫中无异。乃相其冈原，发其榛莽，凡所营构，皆因岩壑天然之妙，开林涤涧，不采不斲，工费省约，而绮绉绣错，烟景万状，标其尤者。凡三十有六，清凉爽垲，于夏为宜。每至盛暑，则奉皇太后驻蹕焉”。

是书每诗之后，皆绘有图画，山水树木，楼台亭阁，布局严谨，线条流畅，皆为画家如实摄取风景名胜本身，并无虚构，阅之颇有身临其境之感。版画至明代而极盛，万历前后，更达登峰造极之境，名画家如唐寅、仇英之作品也被镌刻入画。此本绘者沈翥，一作名喻，字玉峰，奉天正黄旗人。官至内阁侍讲学士，善画山水，尤长楼阁、牡丹。乾隆十年（1745年）又绘有雍正御制圆明园图咏。此版画刊刻刀法浑厚圆熟，精丽工致，也版画中之精品。

是本楷书精写，内府所刻，小圈及小方框皆套印。《四库全书总目》未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二十一馆、台湾故宫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日本尊经阁文库都有入藏。是书又有满文本，也内府刊刻，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九部，日本静嘉堂文库也有入藏。清末民初时，香山徐氏曾有此书摹本，并由大同书局缩版石印，今石印本也不多见。又1930年武进陶湘涉园又据清康熙刻内府本石印，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有入藏。

乾隆六年(1741年)秋,帝北巡,经避暑山庄,抚今追昔,情不能已,又有“恭和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原韵之作”。是年,内府重刻是书,每诗之后均有乾隆帝之和诗。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武进陶湘涉园又据乾隆刻内府本石印。避暑山庄,乾隆十六年(1751年)曾进行扩建,踵事增华,亭榭别馆骤增,遂又添三十六景,同时建寺观,分布山区,规模较前益宏。

此本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钤印有“陈印稻孙”。